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四十五

群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履勛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舉人臣史殿榮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四

路史

別史類

提要

臣等謹案路史四十七卷宋羅泌撰泌字長

源廬陵人是書成於乾道庚寅凡前紀九卷

述初三皇至陸康無懷之事後紀十四卷述

太昊至夏履癸之事國名紀八卷述上古至

三代諸國姓氏地理下逮兩漢之末發揮六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卷餘論十卷皆辨難考證之文其國名紀第

八卷載封建後論一篇究言一篇必正劄子

一篇業必正乃必友人之名其姓今不可考謹仍原本書之國姓衍慶

紀原一篇蓋以類相附惟歸愚子大衍數一

篇大衍說一篇四象說一篇與封建涉無所

涉考發揮第一卷之首有論太極一篇明易

象象一篇易之名一篇與大衍等三篇為類

疑本發揮之文校刊者以卷帙相連誤竄入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詞義與泌書詳畧相輔似出一手殆自著而

嫁名於子歟皇古之事本為茫昧必多採緯

書頗不足據至於太平經洞神經丹壺記之

類皆道家依托之言乃一一奉為典要殊不

免龐雜之譏發揮餘論皆深斥佛教而說易

數篇乃義取道家其青陽遺妹一條論大惑

有九以貪仙為材者之惑諛佛為不材之惑

尤為偏駁然引據浩博文采瑰麗劉勰文心

雕龍正緯篇曰義農軒碑之源山漬鍾律之

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偉

詞富膏腴無益於經典而有助於文章是以

後來詞人採摭英華泌之是書殆於此類至

其國名紀發揮餘論考證辨難語皆精核亦

多祛惑持正之論固未可盡以好異斥矣乾

隆四十三年閏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前紀一

初三皇紀

初天皇

初二皇

初人皇

事有不可盡究物有不可臆言衆人疑之聖人之所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稽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老氏謂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而盪者遂有天地權輿之說二有先後兩無後此
 有相匹之意矣天一地二者此先後之言爾地亦惟
 一而云二者言下已落第二也李明之衡山記云朱
 符謂火劫如兩儀成變化不可缺一
 當有識者辨之有太極說見發揮 夫太極者太一
 也是為太易之始列圍冠曰有形生于無形無形天
 物之母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
 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
 質之始氣與形質具而未離曰渾淪混淪也河圖括
 地象云易有太

極是生兩儀兩儀
 未分其氣混淪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
 曰易象象及易之名二說見發揮 易無形埒之數
 倍之其用四十有一無匹之謂無形埒 易變而為
 一 北方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 衍數九玄數此
 莫能名夫一至七返矣至九還矣運返

變通之謂也是所謂易者豈牽合哉 九者究也九
 變復而為一 始則終終則始始會七而復元變九而復
 氣革矣復二變而返乎本體是復 一者形變之本始也
 變為一也九轉之道亦數之足備一者形變之始也
 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四有體而一無體是
 故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而不用者一地之體數四而
 用者三不用者一一者數之始而非數也二二而四
 三三而九以至九九八十一皆可變以乘而一不變
 百則十也十則一也故亦不變去 清輕而騫者為天
 其一而極于九皆用其變者也

濁重而墜者為地冲粹而生者為人 此上本易乾鑿
 子知此說則可以 天地壹縕萬物化醇男女會精萬
 物化生而庶彙繁矣 天地交而萬物生也夫一氣之
 其性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自是衍之則為十為百為
 千萬如果核既拆則根生幹幹生枝枝生葉斯謂三
 生萬 雖然治故荒忽并魚聽近非所詳言而往昔載
 謬又類不融正閔五德終始之傳乃謂天地之初有

渾敦氏者出為之治

皇皇難得而稽据然既揄之矣此予之所以旁搜旅

摭紀三靈而復著夫三皇也

在洞神部又有所謂初三皇君

繼之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

詳發揮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主也六韜大明云召公對文王曰天運淨清地德生
 成人事安寧歲之勿忘忘之不祥盤古之宗不可動
 也動者必凶今類之會昌有盤古山本盤固名其湘
 坤經云龍首而寄都有盤古樹盤固之謂也按地理
 具徐整三五世紀及丹壹記至唐袁天綱推言之真
 源賦謂元始應世萬八千年為一甲子于荆湖南北今
 以十月十六日為盤古氏生日以一月子之陰晴云其
 顯化之所宜有以也元堂九城志廣陵有盤古家廟
 殆亦神假者錄異記成都之廟有盤古三郎之目紀
 俗之妄餘 繼之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 下卷所紀
 詳發揮 在洞神部又有所謂初三皇君 詳見
 皇皇難得而稽据然既揄之矣此予之所以旁搜旅
 摭紀三靈而復著夫三皇也 諸書說三皇不同洞神
 君而以伏羲女媧神農為後三皇周官大戴禮六韜
 三畧文曰莊子不韋春秋有三皇之說而劉勰以為
 孔門未遂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斯得正矣至
 三墳世遂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斯得正矣至
 鄭康成注書中候勅省圖乃依春秋運斗樞繼黃帝
 而益以女媧與洞神之說合然白虎通義乃無女媧
 而有祝融甄曜度與梁武帝祠史錄則又易以遂人
 蓋出宗均援神契注與譙周之史攷紛紜不一故王
 符云開古天皇地皇人皇以或以或以或以或以
 唐天寶七載始詔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
 于京城內而王與建言唐蒙仙系所宜崇表福區諸
 度昭福作天華上官及靈臺大地按父祠於是立三

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
 堂是則太古天皇外復別立三皇矣渾敦敦氏之世但
 聞罕漫而不昭晰有不得而云矣王充曰古之水火
 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
 好惡以今而見古由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歲之後
 無以異也事可知者聖賢所共知也不可知者雖聖
 人不能知也非學者之急今一切隔之

渾敦敦氏者出為之治 即代所謂盤古氏者神靈一日
 皇皇難得而稽据然既揄之矣此予之所以旁搜旅
 摭紀三靈而復著夫三皇也 諸書說三皇不同洞神
 君而以伏羲女媧神農為後三皇周官大戴禮六韜
 三畧文曰莊子不韋春秋有三皇之說而劉勰以為
 孔門未遂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斯得正矣至
 三墳世遂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斯得正矣至
 鄭康成注書中候勅省圖乃依春秋運斗樞繼黃帝
 而益以女媧與洞神之說合然白虎通義乃無女媧
 而有祝融甄曜度與梁武帝祠史錄則又易以遂人
 蓋出宗均援神契注與譙周之史攷紛紜不一故王
 符云開古天皇地皇人皇以或以或以或以或以或以
 唐天寶七載始詔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
 于京城內而王與建言唐蒙仙系所宜崇表福區諸
 度昭福作天華上官及靈臺大地按父祠於是立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一

璿又雜書云人皇出于提地之國兄弟別長九州已居
中州以制八輔則九州肇此平矣今石曰有九皇里祥
也 太平元正肇出中區 待五十年神祖降言上 天祐德
之意以為玉清一亦嘗降治國家之始祖云 駕六提
人皇蓋九人之一也當降治國家之始祖云 駕六提

羽乘雲祇車 見雜書寶宇
記作振車誤制其八土為人立命守一得
妙人氣自正 深知天地之情故悉得至道爰復風雨
以御六氣昭明神靈光降無臬擬捫萬物無門無毒以
叶言教為天下谷 言教如云言
蜀秦密傳云三皇辭祇文教也 迪出谷口 或云上陽谷
口謂今之斜谷樂史從之妄矣 還乘青冥覆露六幕罔

不承命 上下 道衰高厚何德之僭其所付畀與人天參
離良是仇 雜書通三辟云人皇別長九州離良地精生
有佐無位主不虛王臣不虛貴 制主不虛王臣不虛貴
階級尊卑名號自居史氏于次者無國應歷錄
副其所付授與天人參相結連鈎者之具不備也 政教
君臣所自起也 飲食男女相自始也 此言政教君臣所
自始則前乎此者飲食男女無君臣也 自起飲食男女所
自不男女不飲食者矣他可類推 當是之時天下思服
日出而作日內而息無所用已頽然迄終為世之日兩
皇並隆 右中天皇而下河圖年代應等皆記之三 五 應
云人皇百五十六代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小司

馬氏取之不足稽也 賈橫記云新類國石室中有三皇
石像皆龍形長六丈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
頭頭者古質故爾 若今數

有天地則有萬物有萬物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夫
婦有夫婦則有父子有君臣道也 昔者太極洋而渾
敦氏職焉渾敦氏逸而有初三皇君三皇射而二靈
作二靈後乃有十紀其六在鉅靈氏之前百七十有
八姓其四在鉅靈氏之後三紀五十二姓而疏侂之
紀自黃帝始其歲之遠近置而勿論可也 錄條刺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右端 春秋歲分應序云自開闢至履曆二百二十七萬
云二百七十六萬歲每紀為一十六萬七千年廣雅
因之均為誕妄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
太素冥蓋此道之根本也 推蹟于 歷數
之理者能知之有太素之年說見徐論

其一曰九頭是為一姓紀則秦皇氏紀也 秦丞相鯨
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者非貴于二皇也 以
其卑凡物備君臣政治之足貴也 按孔衍春秋後語
泰皇乃人皇張晏云人皇九首銜教孔廟碑云前開
九頭以叶言教是也 秦皇即九頭紀舊記不知何
真源賦云人皇服德應事乃授籙于五姓知為九頭
九皇則又非此至董仲舒贊
露乃推神農為九皇異矣

五龍二 是謂五姓紀治在五方司五類 五方之
張陵二十四治圖云伏羲 方是時也 世亟壘穴日
岳 造天地五龍布山岳也 布山
月貞明 真源云五姓乘雲車而治天下時人 蓋龍德
穴處乘居日月貞明一曰五龍紀

而正中者也 漢世祠之膚施 春秋命應序云皇伯皇
同朝俱駕龍號曰五龍通甲仲山圖云五龍見教天
皇榮氏云五龍愛皇後君也 昆弟五人 人面而龍身
然以五音五行分配為五龍之名如角龍木德之類
人以宮方上德為父配為五龍之化如角龍木德之類
人分五方上德為父配為五龍之化如角龍木德之類
二時神是治在五方亦見李善游德詩注今上郡桑
延膚地縣有五龍山蓋其出治之所也 故漢宣帝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五龍德人祠于膚施亦著地理志按膚地今隴州安
黃帝五龍祠四在山上亦曰德來祠 祝云記五龍泉
出山東一里石碁碑 祝甘美上有五龍堂而五龍
谷水乃在聖之雲陽縣雲陽宮
之西南又非上之雲陽縣五龍山也

攝提三 是謂五十九姓紀 孟說錄帶前書謂之括提
攝提首 紀 神 太史公言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
沒而三皇興是也 謂六十四氏蓋併五姓而言而所
謂三皇者乃合雜之三姓也在漢皆饑 漢舊儀云凡
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古之人能紀天地五行
之氣奉其功以成人者也 故其祭祀皆以人事之禮

食之天與土地金木水火土石是矣 又祭三皇五帝
周官以三皇氏凡八十有一姓皆古帝王也 故鄭釋
四氏為四類氏或作民誤

合雜四 是謂三姓紀 龜圖不出死從而合之所謂黃帝
俱教人穴居 錄帶書云合雜四姓教人穴居
非教人穴居 有巢教人巢居四姓謂教命紀 乘蜚鹿
以理 見真
源賦

連通五 是謂六姓紀 或作
乘蜚 蓋皆馬名如蜚菟青龍白鶴
野鹿城鹿走孤羈吾等命
叙命六 是謂四姓紀 而通之也 駕六龍而治 賦云五
七十二姓駕六龍而治天下七十二姓者攝提合雜
連通之四姓也 然云次傳五龍氏又以少六姓紀
為後五姓次傳叙命紀合一百一
十萬七千五十年至遂人則妄矣

右古六 紀在鉅靈氏前
循蜚七 是謂二十一姓紀 自鉅靈氏而下紀也 德厚
天下之人循其化以若飛也 陶
弘景譜歷云上古有循蜚紀
因提八 如辰放氏之衣皮有巢氏之編葦遂人氏之
出穴皆因其變而舉之也 即十有三姓也 諸紀不一
次五帝號五龍紀次攝提紀次連通紀次叙命紀
次因提紀次禪通紀次為合雜循蜚傳之謬爾

禪通九是謂十有八姓紀史皇氏之通封禪者十有

八姓也三墳書作通姓氏又以九頭五龍提捷三紀在通姓後妄也大率此書雖有所取然淺陋

每筆 据云

疏化十自黃帝氏而紀疏以知遠化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自泰氏

沒而嘗無君矣其于民也聚生羣處無君親之異仁

義禮智之所不用也施報往來之所不行也其有君

者五紀予不知幾氏矣司馬貞曰九紀之間豈惟數

千百載三二十皇而已哉而莊周之說易姓而王封

欽定四庫全書

泰山禪梁甫者蓋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整罅者千

八百餘所然則宇宙之崑握符登紀為萬物之主者

可勝記邪予讀易大傳而知天地之有初翔於僻邑

荒村恍見太古之俗顧豈俟身親而後信哉昔者成

湯之問夏棘曰古初有物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鳥

得物使後之人而謂今之無物可乎再求亦問於仲

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

吾昭然而今眈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

之眈然又且為不神者求也祇禱新夔蟻蟲生之州

沼創出蟲魚產之一氣之易萬物自見故雖天地必

有初也而況于人乎譚敷云道言天地初開一日為

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賤者易生貴者難

毓故今人以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為為人日其源于

知也兩間之物彼亦一無窮此亦一無窮豈以不

接而遽蔑斷之哉茲固存而不論秦皇以下五紀凡

言六在送人前鄭康成六藝論云送人後歷六紀九

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方叔機注云九頭

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神三連通六叙命四凡九

十有一如鄭所言則十紀皆在送人之後而四紀又

在伏羲之後非也馬總之徒俱謂十紀通百八十有

七代又云伏羲前三後六各立年歲亦惟取據張揖

貞到徐整等

爾皆不可質

路史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三

前紀三

循蜚紀

鉅靈氏

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象持化權乘太極而蹠灑

立乎無間行乎無窮揣九變化而與物相擊通甲開

鉅靈與元氣齊出於汾隍汾水之隍也其地隆起若

生為九元真母出於汾隍隍隍然今成慶軍是廣韻云

欽定四庫全書

鉅靈出于汾隍今華陰縣北一百二十里揮五丁之士

陰易反山川正流並生神化大凝李淳風小卷云元始

名山各有所屬分野蓋當是時六合之門有未融者故

鉅靈女媧之徒以神通智力出而合化也五丁蓋非

按五丁事蜀王開明負力能徙山通石則目以五丁矣

又言五丁其時未有號灑但以五行惟無恒處或云治

蜀蓋以其迹躡焉傳載鉅靈之迹多在蜀豈別一鉅靈

引謂國語華岳當河河神鉅靈手盪脚踏開而為兩言

長七十丈方朔謂為鉅靈異矣

予既得丹壺名山之記又得呂梁碑獲逆帝王之世

乃知天未喪斯文也丹壺書云皇次四世蜀山山傀

六世渾敦七世東戶十七世皇覃七世啟統三世吉

夷四世九梁一世稀章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

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為因提之紀倉頡一世栢

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粟陸五世麗連十一

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

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懷六

世凡八十有八世是為禪通之紀可謂備矣而又有

鉅靈氏句彊氏自句彊而下次譙明氏次涿光氏以

次至次民氏如下所叙總曰循蜚紀有號而無世自

是而上亦惟有九皇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而乃有

盤古氏基之渾沌之說其言渾沌之初所謂上無復

色下無復淵為說甚繁非足貽訓故絀焉自無懷降

宋羅泌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齊生惟始氣之先者又曰鉅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造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豈非鷗冠子之所謂尸氣皇者邪予得是書乃更為之不疑也然上之五紀卒寂寥而無詔系不得而綴矣茲亦可謂富也謹闕之以俟

以下辨論本史成而立說元不在正紀中子姓稱客準例諸史將使觀覽取之以附於逐篇之末故其中所用字俱在已所用有異覽者知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譙明氏
涿光氏

伯益之書有譙明之山涿光之山而俱載於北經譙明涿光信其為繼治者乃知遠故之事非必無傳特恨幽介弗之究爾予觀於經而信二書之足丁也

黃神氏

黃神氏或曰黃林黃頭大腹出天參政見春秋命歷叙有官統故費公彥云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人皇有輔佐經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氏有官明矣無文字以知

無易天生無散太璞按圖正端是致天極冠子云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碌碌至其成形端端正正勿損勿益幼少隨足以從師俗無易天生無散太璞

德按圖正端以致天極兩祭四致聞以正息云云三百四十歲 狃神次之號曰黃神見命歷叙按道家亦有所謂黃神蓋與此異本起經

云三始之道太初者道之初也其初精盛則為元明名曰太陽又為元陽子丹乃化道君故曰道之初藏在太

為老子乃化神君名曰黃神入于骨肉以之為人故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狃神氏

人皇氏沒狃神次之出于長淮駕六蜚羊政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見春秋命歷叙

東荒經有犁靈之尸犁靈氏之尸也以不壞於予之路史亦異矣凡孔聖之未嘗言者予皆極言

之矣予非好為異也非過於聖人也夫以周秦而下汔於今耳之所納目之所接其駭於聽榮者夥矣况神聖之事凡之莫既者邪是堯舜崇仁義六經論語其理備矣願且言之吾見焦唇乾呃而聽之者悠悠也是故莊周之徒罵以作之意以起之而後先王之道以益嚴然則予之所據正亦不得而不異爾予悲夫習常翫正與夫氛氛日趨於奇者之不可以虛言格也於是引其曠而景者著之此亦韓將軍學兵法之義而薰相國作未央宮之意也雖然詆詭亂惑猶弗薦焉覽者知夫讓王胙篋漁父說劍之惜則吾知免矣

大隗氏見于南密河南密縣有大隗山記謂大隗氏之居即具茨也 或曰泰塊昔者黃帝訪泰塊于具茨中山隗次七轍山之東三十里注崇陽密縣大隗山也即具茨今在許之陽聖集

曰大隗姓源謂云天水有大隗氏云出于大隗氏 蓋設於無垓坵之宇而

臺簡以游泰清者後有隗氏大隗氏姓苑

鬼隗氏後有鬼氏饒氏讓氏刹氏鬼隗氏鬼及鬼隗皆史云古有大鬼氏鬼鬼氏鬼隗古通用潛夫論云鬼姓饒讓刹是也三國宜皆炎帝之代封之一作讓刹者說

泰逢氏和山者實為河之九都吉神泰逢司之于黃山之陽出入有光見山海經今東陽有黃山孔甲岐處字音培集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昔者宰我請問鬼神之名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

之至也故無鬼神則鬼神之名不立矣奈何季路之問事鬼則曰未能事人既問死則曰未知生說者往往以生死鬼神為性命道德外事有不可以致詰而

子路未可與言故夫子不與之言夫若是則夫子既不誠於人之子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盡也鬼神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泰逢氏之神也

東首陽山太平御覽

死人事之大矣為而不語邪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神則知死矣生死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爾豈復外乎雖然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為徒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後開閉之不謹而好惡之偏適從而蔽之也古之聖人惟其然也是故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閉人之實而不閉天之實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陽明勝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盛陰濁盛故物欲行識性用則歸於神物欲行則歸於鬼歸於神者與天為徒歸於鬼者與物為徒亦天地之理也今天太陽而地陰魂陽而魄陰是故智氣歸天而體魄則歸地神陽而鬼陰君子陽而小人陰是故正直為神而險則為鬼德陽而欲陰男陽而女陰是故德盛成男欲盛成女禽陽而獸陰老陽而釋陰是故釋誤多毛老誤多羽君子於此其可不慙又嗟而自墮於鬼物之區哉三五之時人聰明而淵

懿純天而不人是以黃帝太少神農顓頊專享乎其土上龍芒蓐祝融玄冥作配乎其下其事然也常譽而來不能紀遠然而禹強閼伯玄枵諸稽實沈駘臺咎陶伯益豕韋夔稷之流秩猶不遺之祀橫窮卑偏剛毅一真鳥往而不神哉叔末之人佔佞儉保泰溪利政正直之道消而險險之行多是以不能神明而歸于物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本賢愚也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逢吉凶也三塗六道其備有自來矣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期區畛亦予之熱熱肺也

冉相氏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真人見南華真經注云環中中庸之道中之為道帝王之心即治天下之正道而聖人所以示世入德之大方也自成世以來未有不本是以為政而能馴致於大治者今夫率意而射則終日無所中率意而視則終身無所與必也質的設而後天下

之手無異鄉日月揭而後天下之目無異屬聖人之道獨立乎中而後天下之心無兩從蓋中也者極之則世人之日月質的也衆見之所宗萬手之所會理之至義之盡配天地而不可以復進是故道得之而為太一天得之而為天一帝得之而為帝一帝一者立乎環中渾今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而茫兮無所終窮自伏羲氏以之傳炎帝氏以之傳黃無異付也堯帝氏以之傳舜舜帝氏以之傳禹無異語也降及湯文伊尹周公而中之所以為變者盡矣春秋之世惟皇不極而厥庶民亦失其所以保極之道以故上慢下暴王室如燬數千年而不及之復則極之不建其禍正如此也嗟乎臯謨箕範中極之說備矣此家所有也大易之書明言中者五十有五所不言者否剝屯屯屯咸革賁遯夷九卦而已內之中六十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四得其中動罔不吉失其中動罔不凶是故否剝之五亦獲其吉而復泰之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不免乎凶惟其中之不可失也雖然中庸之德民鮮久矣自漢諸儒取過不及之說類之孔伋之書世遂泥於過與不及之中求之亡其統矣夫君子之於中無過也有不及而已致廣大極高明夫孰得而過邪冉相之道茲其所以寂寥希濶而不繼之豈不慙歟聖人人倫之至者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盡倫盡制豈過不及之云乎而彼儉者附誠明假權變繳繞咕囁以綢其烟而濟其姦豈惟無忌憚哉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不至於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已矣此予之所以贊冉相氏而為中庸泚也

冉相氏

蓋盈氏若水之間禺中之地禺中之名所為立以知東北若水之間禺中之地禺中之名所為立以知東北前聖之為有說不盈有蓋盈之丘蓋盈氏之虛也朝鮮朝鮮亦陶唐昆亦陶唐昆大敦氏大敦氏

雲陽氏

雲陽氏是為陽帝見道書蓋處于沙沙長沙所謂雲里沙見遁甲經今茶陵西

南十里雲陽山也又來亦著甘泉以故黃帝以來大祀

之根甘泉山本亦曰雲陽在馮云丹徒董覽吳地記

于雲陽嶺太康地記云阿木名雲陽秦始皇鑿北冥

以敗其勢載其道使阿曲而名吳錄云改曰丹徒天寶

陽今曰丹徒北者非也十道志言雲陽氏古之仙人開

陽山中有神龍池黃帝時雲陽先生養龍於此為歷代

養龍之處水旱不時祀之中有神書鐵券玉石之記故

三輔黃圖引在歸北又非雲陽山也

所言黃石山在歸北又非雲陽山也

遁甲經云沙土之福雲陽氏之虛也可以長往可以

隱處雲陽之山在衡山之陽只今茶陵之雲陽山也

予游衡湘道其麓見山川之靈秀土膏水沉方皇不

忍去亦意嘗有異人者自之西首山阜麗倚皆西面

而北上朝衡嶺矣然考之皇甫紀實為少昊之封雲

陽氏之蹤固在甘泉甘泉之山本曰雲陽以故黃帝

以來每大祀于甘泉則長沙之地其亦為始封乎雖

然丹陽曲阿亦秦世之雲陽嶺也吳地記錄曲阿正

秦代之雲陽嶺大史時言東南有天子氣在雲陽間

秦人於是發赭徒三千鑿雲陽之北岡曲之因曰曲

阿則今之丹徒也昔吳岑昏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

辛間而陳黝屯田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則今之

破岡漬也故杜佑以丹陽為古雲陽而學道傳謂是

茅山若絳北之陽石者非其正矣載言之流以為僂

者蓋知其異也

巫常氏

欽定四庫全書

泰壹氏

泰壹氏是為皇人道言天真皇人者泰壹也杜甫云泰壹奉引包載在右堯步舜趨禹馳湯

開圖提紀執大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

也是故九皇傳授以索其自然之所生復自然之解與

天地之所始見鶡冠子三皇總云皇人者泰帝之所使

者泰皇氏也傳言泰帝與神鼎說者以為伏羲之三

十九章經云九皇上帝與神鼎說者以為伏羲之三

有泰皇問泰壹天地昔者神農嘗受事於泰壹小子

人之事三執急云本

而黃帝老子皆受要於泰壹元君蓋范無形嘗無味

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者開元詔虛鴻云鴻有泰壹

道按鶡冠子云泰壹之道九皇之傳清成之初太始之

未見不祥事於名理之外范無形嘗無味以要名理之

所會抱理內篇及玄籙皆言泰壹銜金液而仙而堯人

泰壹謂泰壹者天人之最貴故漢武以少翁之言祠

身中亦有所謂泰壹者諱諱敵蓋不足致有兵法雜

子陰陽雲氣黃治及泰壹之書兵法雲氣書傳間出而

黃治雜子漢後不復見漢志七略有神農兵法黃帝兵

雜子黃帝雜子又有泰壹雜子五十三篇泰壹雜子星

二十八卷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泰壹雜子黃治三

十一卷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三卷泰壹

陰陽二十三卷兵法今或見之兵書其書言黃帝謁

峨眉見天真皇人三一經云黃帝游靈臺青城山絕巖

四極明科芭元玉籙抱理子等皆言黃帝謁峨眉其事

甚著或云在青城乃見寧封於青城隅事見玉匣寧封

告帝曰天真皇人在峨眉山因授龍蹻等事見上清記

及青城等事今青城有寧封石軒后壇及黃帝轍跡

多其拜之玉堂曰敢問何為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

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朗抗乎古之聖人盡三辰立晷

景封域以判邦國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

衛衆交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

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啟閉日星有薄失治亂有運

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

故一而成而不變類氣浮於上而精氣萃于下性發乎天

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為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

身之立權以聚財聚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由義以出

信仗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以輔道地道以保教

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以恢行勤行以典禮制

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以一德成德以叙命和命

以安生而天下自爾治萬物自爾得神志不勞而真一

定矣予以叢爾之身而百夫之所為備故天和莫至悔

吝屢庚生殺失寒暑之宜動靜戾剛柔之節而貪欺終

無所用無乃已浮乎黃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其為

教也至矣此所謂玉璣金璫妙文也自使聖人以為之

言水火大淵之事其所欲言哉務谷按道記云黃帝見天

流四方獨皇人於峨眉而問真一之道

其言大率論水火大淵之事云

予所叙古之帝王其世治壽考無以稽矣計其年皆

不之三數百歲黃帝曰上古之真人壽蔽天地蓋天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真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又曰中古之時有至人者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真人而已蓋乘間維而基七衝陵閭闔而隘八落者也又曰後世有聖人者形體不蔽精神不越亦可以齡逾數百雖有修縮之不齊亦時與數當然爾然未有不死者見素問十年為節度護之可至千歲釋氏有所謂無常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此言雖陋以台觀之物莫不有數有數故雖天地莫能逃山亡川邑郡陷谷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厓險著蟬蠶之甲晉殿破極昆明劫灰則所謂地屢敗矣河涇州郡今歲在河南南明皆如是今西北荒外沙漠之間皆是滄海遺跡亦太行麻姑朱崖等山險崖石罅皆是蠶蟬之紋顏魯公等以為桑田土石自天星隕如雨或夜明晝或越裂崩地則天有時而毀矣兩土寶石星實夜明並詳世尤不勝多漢惠二年天東北開晉太康二年西北裂大安二年天中裂咸和四年西北又裂昇平五年天中裂永帝即位又裂梁太清二年西北裂陳大有元年十二月從西北開至東南或百丈或數十丈有聲如雷山嶺皆叫或見宮室之類按內經云天墜將相死若見名字妄言語為凶殃十二年易主蕭子顯

齊書永元中夜天開而時趙錄建元初天大裂麟嘉裂是均于幻然亂應可知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宛首亦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而況於人乎宛首道君之號奈何封君世辟不知乎此蔽於方士之言以求不死不死逸然而小者亂貽天下大者喪身失國不可勝數矣稽之其徒初無是說許玉斧言黃帝鑄鼎以疾崩葬橋山莊周言老子之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而師曠亦謂周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太子晉色赤不壽後三年而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是老子初無青鹿上陞之事黃帝初無蒼龍高蹈之言而子晉初無絲鳳空騫之語皆方士之徒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寵亦自其教之害焉且物壯不老不謂不道陰陽固有終變僂佺千歲彭祖七百亦必死而已矣而荒君亂主方僕僕信事之以至于敗亂而終不悔豈不悵哉昔班生謂道家本出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以自守

清虛以自持君人南面之術而老君亦令寇謙盡去三張偽法蓋氣穢事謂大道清虛顯以禮度為首豈有茲事竊究其要與世禮正翻而尤以信行為軌軌初無不死之言子貢有云死生有命而孔子亦曰衆生必死自古皆有死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斯言為不可信予悲夫世主之甘心於其聾瞽而不悟也故博觀死生之際而極論焉尚其晚然知之而不蹈於悔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空桑氏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兗園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在西小穎之君詳少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則陳留伊尹產空桑在陳留非魯地呂不韋等矣謂伊尹之母化為空桑尹生其中大安
空桑在東窮桑在西歸藏啟莖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蓋指隅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

游於大家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空桑而干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寶在魯南山之穴故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墜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為華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尹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祀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此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離之域故周書嘗參云帝命蚩尤宇於小穎而遠遼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穎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為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耀漢甘泉宮即武帝之太時也頗頤繼少昊者故世紀頗頤亦自窮桑遠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為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頗達云言魯北者相傳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頗達云言魯北者相傳

言爾蓋以定四年傳封伯禽於少昊之虛逆之而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予既言之拾遺遠遊窮桑既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虛乎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神民氏

天地開闢爰有神民氏神異業精氣通行見潛夫論十列都于

神民之丘山海經陶唐等九丘有神民之丘蓋其所處 一曰神皇氏駕六蜚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鹿政三百歲春秋命歷叙

倚帝氏山海經有倚帝之山唐吳筠下第遂居南陽倚帝山即此實于野云今內鄉東三十里跨

次民氏洛書補亡辟注以次是民為皇次屈非也 次是民沒元

皇出天地易命以地紀此春秋命歷叙文與洛書補亡辟同注云次民沒民始穴處之

穴處之世終矣世終也六皇者此以下辰放氏而始

丹壺之書其不繆歟今既闕著而或者有不應命歷之叙其亦有所來乎胡為而多盍也貴人云何子之

好言古曰有是哉今古一也若以古為見邪前況有言詐人者謂古今異情是以治亂異道而衆人惑焉

彼衆云者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于其所見猶可欺也况千世之上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狹欺也

况千世之上乎以心度心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今古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往緣曲而不迷

也五帝之時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商周之察也而况次民倚帝之時乎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也以

後而觀則今亦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以古自觀固亦謂之今也古豈必古今豈必今特自我而觀之

千世之前萬世之後亦不過自我而觀爾傳近則詳傳久則略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愚者聞其大不知其

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惑滅節族久而絕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葛古今之異哉

右循蜚紀二十二氏六十餘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四

宋羅泌撰

前紀四

因提紀

辰放氏

辰放氏是為皇次屈宋均注春秋命歷叙云辰放皇次屈之名也洛書補亡辟以次是民

即皇次也渠頭四乳駕六蜚虻宋均云作飛虻 出地郭地郭地

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注云從謂順度 古初之人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民撻木茹

皮以禦風霜茹茹也茹毛 絢髮鬪首以去靈雨而人從

之命之曰衣皮之人命歷叙言被木枝者也 治三百有五十載同

云離光

事之始未有不善其末未有不敝服舍器用王道之

本也自生民以來至黃帝而大備創修增革更幾聖

而後至蓋天下之事因乎時不因則不立不時則不

成時之所未厭雖聖人不能以強去時之所未安雖

聖人不能以強行若興若廢特顧其時而已矣始古之時地獸方興鴻水未息人之患也極矣聖人者作渥沈鴻而致之海馭地龍而放之道然後人得平土而居天地之間滄熱而蕭曠之下足它恙於是教之巢穿以避之此百姓之所與也猶未艾也生者有所需焉故多寒也為之羽皮以禦之多傷也為之火食以遂之多疾也為之醫藥以濟之多滯也為之泉幣以行之不疏也為之歌舞以道之不通也為之舟楫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以郵之相傾也為之符璽以信之相奪也為之權衡以平之無爪牙以自衛也然後為之城郭羽皮之不给也然後為之布帛木處而顛土處而病然後為之棟宇為之祭祀以致其報為之刑政以率其壞為之車輿以佚其體為之棺槨以厚其終以至為網罟為耒耜為杵臼為弧矢為鯢鮪為茵帳為澧洛范金合土瑾竈泄井繡坐鼎食犇牛乘馬兜矛劍戟重門擊柝各以智巧變而通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

防因其時而極其用生生必具然後夫人知有生之為貴養生送死無憾然後人得安其生而樂其化此教治之大基也是豈有不善邪降及它時不原其故乃至窮耳目之好以徇人剝生民之脂以自奉傾宮璇臺不足處則更為之萬戶千門合宮龍鷁不足乘則復侈以錦黼珠兩南河西苑獵車千乘織金鋪翠費動萬計撞萬石之鐘伐雷霆之鼓窮日十夜有不足以既其懼弗聞天下之嘆嗟而施施自以為樂天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道惡盈蟬蛭蛄闕閔而何能以久生乎桀紂幽厲秦政石虎高緯叔寶齊昏隋煬之流亦可以鑒矣咄哉夔龍稷禹伊周孔孟分則人臣而安時處順不失天下顯名夏商受魯桓齊穆人君也而清虛者猶商其有禽獸之心惟其見善不明恣人欲滅天理物至而人化物爾物至而人化物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也嗚呼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受用無盡若以為足今固不啻足若猶未也

雖萬此其足邪顧是數王之所盡力又奚足為美好哉逐物喪我特不思而已矣然則如之何曰吾不為奢亦不為儉使為儉則齊鸞永泰之間分蒸蒸餘阜莫溱梁衍大同之際巨壻布帳雖唐虞何以加諸吾無取焉必也當其分適其數而已矣

蜀山氏

蜀之為國肇自人皇世本楊雄蜀紀華陽志本蜀論等語其始蠶叢拍獲魚鳧各數百歲見蜀紀蠶叢帝拍獲帝魚鳧帝或作折護與伯雍者非漢記作伯翁魚尤殊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號蜀山氏蓋作于蜀今成都蠶叢縱目王瞿上瞿上城在郫南十八里縣今眉之彭山縣東北二雙流縣有北有隄上鄉魚鳧治導江魚鳧津南北入郫志云捷為有魚鳧津逮蒲洋俾明時人氓椎結左言不知文字上至蠶叢年柞深渺揚雄記云二萬四千歲杜甫云二萬萬年蓋難取俾俾最後乃得望帝杜宇實為滿梓蓋蜀明記作開明最後乃得望帝杜宇實為滿梓蓋蜀明記作開明非說詳餘論司馬貞以杜宇出梓杜氏之先也杜宇後妄舊記有女曰剝從地出為宇杜記按女剝乃梁氏女詳餘論受祥自叢以來帝號蘆保一作蘆帝保帝在丁卯甲辰三月日何始時代久近詳餘論其妻曰妃俱葬之蕭繼刺益

治圍江南鑿石冢有椁無棺得銅器數千種玉塵三斗金蠶叢數萬珠為阜水銀為池珍玩多所不識有篆衣蠶叢氏之墓強骨曹何竹墳之內無所紀于上土神衣青衣即今成都青衣神也開明妃墓今武擔山也本曰武都在府西二百步周納三百五十步去女始作東平之歌未幾物故既葬表以二石闕石鏡武陵王蕭紀之得玉石棺中美女容貌如生體五尺掩之而著其上鏡周三五尺美女齊建武中劉季逢自灌口廟在益治北五里平橋西齊建武中劉季逢自灌口徙城內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荒亦取於蜀山氏繼其後葉益山記峨山高廟西有姜維城又西有蜀山氏故居茂州今茂之汶山有眉山樂史亦云昌意娶蜀山氏也昌意也本曰蜀山會西北九十里其會州周置喜為茂州昌意也及高辛氏以其少子封蜀則繼之者也昌意避居若水而高生石紐其地皆在蜀蓋五帝時當合中國世本謂蜀王母世相承為黃帝後而通典以蠶叢伯雍為帝倍之支梁史從之謂歷夏商秦惠文元年蜀人來朝八年至周始稱王因前設云始降侯使陳莊相之伐滅之初蜀諸戎之見史急司馬錯從石牛道滅蜀蜀中縣引作順王五年鳴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生雖聖且智其精神固有限劑而洞地之不可極今古同也奈何多欲之君溪心壑志貪以取敗然後百蟻

氏亢倉子之几蘧氏風俗通之帝疇氏和菟史之太菟氏鬼菟氏命懸叙之黃神氏狽神氏辰放氏皇談氏然皆不得致其上下獨夏后氏之書注山水之所自多有諸其號氏者豈其人之所自出而迹之所麗邪以此諦其不誣也故子得以詳擇焉

皇覃氏

皇覃氏一曰離光氏兌頭日角□六鳳皇出地衡春秋命懸

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兆

序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而不可相陵在者任之而已一而不黨命曰天放物有足矣虞書云在治忽亦任其自然而已故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管子亦云先王之在天下民比之神明之德孔氏以來說者皆以為察其然哉在職職正非屑屑致察也在之而已治二百五十

載命懸叙云次民沒離光次之

至政之謂時至變之謂世時政再而僂世變三而復

三變則百年矣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

殺矣勝殘去殺宜若小然今也善人為之猶有待于

百年何邪世變之道然也男子生三十壯有立於是

始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

必世而後仁蓋一世則變矣天時人事皆一更矣變

極亂而為極治無生而為無殺至殘而為至安豈一

朝一夕哉殘之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五帝

無殺者也三王無殘者也而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

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帝則皇皇則道矣由無安

而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必有漸也齊一變至

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風移世革宜必百年而後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今夫五月早燥人知為暑也而陰實生之十月水霰

人知為寒也而陽實始之治亂之變亦陰陽與寒暑

也寒暑之期三月而移治亂之勢百年而復善歲之

家知寒暑之必至故在暑而裘成在寒而絺成是以

終身無寒暑之憂善世之君知治亂之不常故在安

而圖危在治而圖亂是以畢世無危殆之患居今之

世不變今之道雖與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矣嗟乎

自有君汔於堯如辰放皇覃遂人有巢為世之期皆

逾二百正所不論而義炎若黃帝顛項唐虞且不下

於百年天下大治由堯而來三千年間百世矣紀載

之不可明紀者蓋亦時有之矣四海之內或合或離

或治或廢或唱或隨或強或贏一二世而其風已替

固未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雖有名世繼世而興

猶必化之一洽教之一決而後民之情始可以一變

其繼周者苟能不替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

期矣觀時會通豈欲速之功哉奈何國無百年之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世無百年之道以其代有賢不肖奚當相濫茲文王

所以望而未見時之難人之難此治世所以常少亂

世所以常多先王之治所以不務廣地而務詳其政

教誠以天下之治難乎其變復也子曰博施濟衆堯

舜其猶病諸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

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謹

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矣斯先王之政也五十者帛七十者肉則少者有不

帛而不肉矣班白者不負戴則少者不免於負戴矣

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衣帛食肉不負戴也而所養

有不瞻此病施之不博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則江

漢之民無鰥寡矣老有所養幼有所長則江漢之民

無孤獨矣數罟不入汙池則魚鱉不可勝食矣斧斤

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矣斯先王之政也然

江漢之域鰥寡孤獨無失養則遠人有失養者矣九

州之內魚鱉草木無不若則遠物有不若者矣聖人

之心非不欲九州之外鰥寡孤獨皆得養魚鱉草木

咸若也而所治有所不及此病濟之不衆也博施濟

衆此堯舜之所以猶病之也惟易有言既濟亨小無

欲濟世而不至於大則吾之仁有不盡矣仁有不盡

則吾之施有不可得而必矣施不可必則天下之寒

饑屈枉厄窮而無憐者何時已邪見其生則不見有

弗及矣聞其聲則不聞有弗及矣况其遠邪是以先

王不務廣地而於吾之所制每致其詳於吾所制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致其詳則四海之內將有聞風興起視則而視效矣然則修己以安百姓是必勝殘去殺而後可也而者曰瑛河之清夸者又曰日月冀爾是故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不至於大敗極亂喪亡相仍不止則其視義炎黃帝辰放皇覃也何嘗朝菌與蟪哉今而匹之不亦悲乎此予所以贊古人之久治而每為之三大息也

啟統氏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啟統氏別無攷見獨起居舍人章銜運紹記若通載有之而乃序之尊盧氏之後觀衡自言歷觀四部古人圖錄其亦有所取矣嗚呼治古盛德之君未有聞焉者多矣豈非地寧天澄物無害生萬庶涵泳春風之中而不知所以為稱邪草木以土為生而不知土魚鱉以水為命而忘其水是故聖人父母萬物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上清玄格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光晦迹自翳其身而人不知其啟統氏之謂乎

謂乎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五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 張溥
編修 莊 嚴 謙 覆 勛

總校官庶吉士 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 張 曾 炳
膠 錄 監 生 劉 為 幹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五

宋 羅 泌 撰

前紀五

因提紀

吉夷氏

見姓譜

吉夷氏後有吉氏

凡籙氏

凡籙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狗耳目內通而外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心知 人聞世云夫狗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伏羲几籙之所行終而况其散者成玄英云狗使也能令根竅內通不緣于物境精神安靜志外乎心知則外達于形內忘于知鬼神宜附而舍止矣几籙者三皇以前無文字之君言伏羲几籙行之以終其身也天下之人惟知其母不知其父鶉居穀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乃類處

及其死也稟昇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

足治也 亦見亢

天下莫難于無事莫險于有為然為治者多幸有為

之成而鮮知無事之為貴夫以一體諏之藥石具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四

無所用之曰安至于天下雖有聖智無所用之謂平
及夫賈萬金之方著千人之能亦已幾矣故善攝生
者無已急之功而善治世者無致平之效彼几蘧氏
之治蓋以無事治者也是以後世罕儂焉

孫韋氏

昔莊周訏道之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可傳而不可
受可得而不可見而首言孫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
義氏得之以襲氣母此所謂神帝也傳者謂是文字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前帝者之號得道以取羣品提挈兩儀者也仲尼
曰孫韋氏之圃黃帝氏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曰圃曰圃曰宮曰室謫世薄也是則黃帝氏之前矣
而或者疑即商之豕韋夫所謂挈天地者豈區區伯
据之雄所能克哉且昔夫子嘗問于太史大破栢常
襄若孫韋矣豈亦商之豕韋哉集韻孫韋音綿李軌說太史官名音治
今丹壺書繼諸几蘧氏之後四世則古固有同名而
同氏者豈得謂其有一而廢一哉發探有同名氏辨

有巢氏

太古之民穴居而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友人無妒
物之心而物亦無傷人之意逮乎後世人氓機智而物
始為敵爪牙角毒槩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棲木而
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大巢氏韓子云上古之世人

有巢氏之民禮吞三古方酒以祭薦其毛血之類是上之禮遲而合烹體其火豕牛羊實其置簋蓮豆銅羹則純乎後世先是時民稔血食而
有爭心有剝林木而戰者矣呂春秋儀禮正義謂有巢氏時勝者以長
長猶不足泣之則就其無欲者而聽令焉又不足以定
之于是刻木結繩以為政高氏小史謂刻木結繩
未委于復塞其羽革絺衣孳領著兜冒以賁體見呂覽周公告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切斲力兮
切椽琢也惰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餒者欲其血噉其臄

成王云古人冒而甸領謂三皇時以冒覆頭甸領逸頭
為黃帝作冠也其制遂明故儀禮正義云皮弁以白鹿皮
頭而象造古至黃帝始制軒冕氏之葬者猶未詳焉
過者顛泚于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植也掩覆而
已喪期無數也哀除而已其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美
下故天下之人不歸其服而歸其義晏子云古者狶衣
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美下天下不朝其服而歸其義
有處屠樂窟穴而王天下其仁愛而不忍予而不取天
下之人不朝其仁治三百餘載外紀云百餘年或云百餘
年而歸其仁通甲開山記云樓山在琅瑯昔有
妾栖于石婁之顏梁氏治此山南注城陽縣東北有婁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天下有自然之勢其未至也必至而其既至也不復
輕清之必上重濁之必下此天地必至之勢也世之
日偽俗之日澆此勢之必不復也彼有血氣者必有
爭爭則鬪鬪而不勝必至于剝林木林木未利必至
于造五兵五兵之作其可復乎有甚而已自剝林木
而來何日而無戰大旱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黃帝之
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後濟昆
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牧野之師血流漂杵齊宋之
戰龍門溺駢延于春秋以抵秦漢兵益以熾戰益以
多而儒者之談必曰去兵謂仁義之君無事于兵而
自治嗚呼是欲禍天下于兵戈者也夫國無大非兵
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是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
無有偃兵昔者魏武侯欲為義而偃兵徐無鬼以為
不可曰為義偃兵是造兵之始也君自此為之則治
不成西夏非兵而廢祀于陶唐徐偃非兵而殄世于
曼楚晉諱戰而國棄于劉聰梁諱戰而簞亡于侯景
一夫作難萬眾潰弊天下無兵汔未見無禍者是可
去邪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兵者先王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幾微之權死
生之地而聖人之所謹焉者今而曰俎豆干戚可以
為矣何事魚麗夫如是則消鋒鑄金人足以為治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州有石樓縣本曰上京隋又改曰石樓東南六十有石
樓山此
宜是 天寶七載詔有司于肇迹之地置廟春秋二享
與遂人氏同

而司馬炎不生事于晉蕭俛段文昌之儔不生事于

唐矣作易者曰以此毒天下而人從之吉岐雷喻扁

不惟覆釜之養性也而劫痼攻積巴菽菹葛猶不得

而後之以毒攻毒有至仁焉是故善去兵者不去兵

道德仁義素著于躬禮樂教化日漸于民其所以為

萬世帝王之業者固自有然其一變之或闕則固將

有乘之者出此卒伍之法寬闊之時擊刺之具侵伐

之典所以必修明于閒暇之日謂之有政組豆之中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有軍之容固非徒組豆也千戚之內有兵之備固非

徒千戚也有軍之容是故策人不得以兵劫有兵之

備是故苗民不敢以勢抗今顧曰舜孔未學豈書生

所知哉成安君號儒者稱義兵者無事詐謀奇計卒

為韓信斬之泝水之上是以聖王以戰去戰非好兵

也不得已而後動不敢為主而為客非去兵也不得已而後

應而漢祖平成之困唐宗安市之屈失于黷也陸機河橋

之敗房瑄陳濤之奔失于易也惟非兵之咎也必也主以

仁義擾以信禮不得已然後用如舜文之當然范蠡

之審諱馬服之不敢易言王忠嗣之本不生事如是

可矣又何必去之然後為仁義與若蚩尤之斬又秦

趙之阮夷曾不足為齊晉道又烏足以言兵邪彼光

武之欲三十年不言蓋有為而發也

遂人氏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屆而無四時昏書之

空同之北北極鐘火之山地數百里無日月之光猶

辨蜀之陸天常雨少出日者壬子年云去都萬里有申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獨圖近遊明之圖地與西王母接以故燕昭王游于西

王母遊林之下說說皇鑽火之妻西王母國名詳徐論

有聖人者游于日月之都至于南垂有木焉烏啄其枝

則轟然火出聖人感之論深山四時早晚與平原之不

識非若佛書所謂夜摩天之類拾遺記云遊明之圖不

至于南垂觀此迷木有鳥類啄其枝則火出取以鑽

火號遂人氏在包義氏之前蓋火山國也山海經言火

山國雖經霖雨其火常然即今武岡連澤海之遙言火

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鑿鑿別五木以改火詳發上

殞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灼以炳以熟臊腥以燔黍擇

豚然後人無腥之疾祭禮作其祝說屬其血毛腥其

謂解解組之禮記正義云先燒其石令赤以黍與豚

加于上而灼之或疑神農始藝五穀神農廣其事爾人

民益夥羽皮之茹有不給于寒乃誨之蘇古之場之使

人得遂其性號遂人氏或曰燧人鑄金為刃民大悅號

曰燧人禮含文嘉云燧人氏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

無腹脹疾熟食之意故曰燧人典著云燧人鑽木取火

教民熟食制養禮性避災去毒謂之燧人順而不一于

是窮火之用而為之政春季以出樵終以納異其時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以濟時疾鬱攸之司九變七化火為之紀謂木器液于

是范金合土為釜重作炷高甌甌成物化物而火之功

用洽矣季春心昏見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于戌而

夫心見于辰則火大壯故當是時也天下多水教人以

季春禁火有辨見發揮

魚尸雉出四佐以代天物理乃大臣職天皇輔有三名

以制官實公唐謂伏羲之前雖有三臣故皇帝象天文

未必其官位至黃帝時名位乃具爵命明由政乎陞

級降政所見畢疏辨乎方色分正方俗論語注補象

古通用史通莫不必辨成博受乎古諸都鄙之事補

侯之事按孟諸志作明都知義為有據云隕蘆錄乎延燒祭祀崔河漢云祭

祀之典著于上古人所飲食必先厭獸未有火化茹毛

飲血則有血毛之虞未有鞠黍汗尊挾飲則有酒之

漸施也後王禮物捕象云

四佐出洛言生知出遂人出天

于天而四佐洛產也龍圖呈瑞龜字効靈見

建而正方平極而定方名東西南北是也握幾表計

寘圖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指天以布籙而

齊七政康成云矩法也言矩皇持平機運轉之法本天

書劃石而謂之爾則作其圖謂之計實在伏羲前于時

也七政詳禮記主禮平威儀以為五音二少主君臣父

子夫婦政七官主文武少商主武法平

名春秋命歷紀云伏羲燧人始名物蟲鳥獸夫物蟲之

以草木亦莫如牛魚之曰魚名之一黃亦正名

百物夏禹高主山川而此道後世不復有能知者非無

其人也世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費管子云輕重公問于

曰自理國伏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成其至者曰燧

人以來其大者可得而開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

輕重而為天下者也故通乎對曰燧人達三王皆通輕

重之法以制國用是則制貨以權輕重生民以來燧人

賤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歸一云女二

十五王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子夫婦政七官主文武少商主武法平

名春秋命歷紀云伏羲燧人始名物蟲鳥獸夫物蟲之

以草木亦莫如牛魚之曰魚名之一黃亦正名

百物夏禹高主山川而此道後世不復有能知者非無

其人也世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費管子云輕重公問于

曰自理國伏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成其至者曰燧

人以來其大者可得而開乎對曰燧人達三王皆通輕

重之法以制國用是則制貨以權輕重生民以來燧人

賤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歸一云女二

十五王充

以為法制張設未必奉行陋也逸禮本命篇云太古男
地官媒氏娶女萬民之制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蓋本
乎此數大傳孔子之說亦然白虎通謂男三十筋骨堅
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
再終三天以息其民為之進退以耻其凡是故父禮而
慈子壽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是作禮由此顯矣疏云
尊者之禮起于遠皇氏云禮有三起禮事起于遠皇禮
名起于黃帝通禮典等皆謂皇始有夫婦之道蓋
始著其禮禮孔演明通經注云遠皇謂人皇在
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是遠人已著姓名治律萬
高之石室以火著記古史出古有聖人以火德王遠人伏
鑽燧出火教民熟食號曰遠人伏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氏書以遠皇與伏羲為三皇云遠人以火紀火為陽尊
故託遠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伏羲于人神農以
地紀故託農皇于地天地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
矣陰氏之說亦然故康成六藝論以遠皇為人皇云易
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
故願遠謂禮自人皇遠人梁主書起自軒轅而同以遠
人為皇其叙五帝則自黃帝至堯而止舜弗預焉謂
舜非三王亦非五帝特與三王通為四代弗亦要矣二
百有三十載六藝論云遠皇之後歷六代凡十一代乃
頭之前非也貞源賦云遠人子孫相承二萬一千年至
伏羲而世紀燧人氏沒包羲代之古史改燧人次有二
姓乃至伏羲與六藝論不同顯遠
疑是三姓而為九十一代俱要

贊曰

粵有大聖游于南垂別火滲代違其羽皮以炮以燔與
人遂性占建握機方屢以正式通輕重遠近化居四佐
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壽禮由顯
矣

顏子將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問焉子曰善哉問昔
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
不可以汲深故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者不可以損
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之以遂
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諸己而不得則惑矣遂人之
言久矣不得而聞矣舍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而已矣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
正而天下定是故遂人之制男女必致其詳軒觀乎
此然後知後世婚娶之道生也夫元氣之所孕始于
子立于己子者字之始而已者包之始也自子推之
男左行三十而立于己女右去積二十而合于己正
陽也陰實從焉是故聖人因是而制禮三天兩地自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然之數妃也自己而壬之男十月毓于寅女十月毓
于申申為三陰寅為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于甲月
生于庚日月西東夫婦之象也甲統于寅庚統于申
是故陰陽之合必以正將以順性命之理爾男子陽
起戊子三十丁巳十月至丙寅此火生木也女子陰
水元氣起庚子二十辛巳十月至壬申是為金生水
也
嗟乎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木得其性而材不可勝
用矣先王之制得其時故人皆迪智而壽命長及下
之世不知乎此動違其時是故殘其生賊其性而每
至于夭折韓雅有言鑽火變性之下父老而慈子壽
而孝義軒而降屠屠焉以相誅滅淫于禮亂于樂翼
薄流偽淳風風頹矣而或者謂南地薄殘婚宦及早而
王肅之徒遽取服經謂三十二孔子以為禮之極
豈聖人之制法哉雖然景公胡為而不足語邪彼受
獄兄者之立也而遂相之愛茶之世也而遂立之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有一乎此其所以發為政之問而
孔子告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誠以景公于此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有所不至故也然則景公果足以遂人之道告乎至
彼安士不知其君而夸焉者又多矣孟軻氏之欲齊
王湯武宜也而公孫鞅遽以帝道說秦孝公何邪抑
不知孝公之不足以帝道說邪亦鞅之所說之帝道
屢邪握鉅而兼金售皆穿窬之盜也若人者非惟不
足以知顏子亦不足以知孟子

庸成氏

庸成氏庸成者垣塘城郭也庸以兵城從戌古
塘城字只此作 韋玉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山平阿無隘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册府也
穆天子傳阿城阿隘阨也四徹猶四境一作徹册府所在庸成是立故號曰庸
成氏云容成者非也杜甫云容成氏中央氏尊盧氏肇
結繩而已百姓至死不互相往來或
作容成蓋其為一而謬 方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傳曰上
古官職未設人自為治記其事將其命而已故可以結
繩為九家易云古無文字其有約誓以相事大大其繩
繩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象寡執之事故大其事大
大其結事小小其結亦意逐之說爾今吐蕃犬羊同猶
以刻木結事 其民儻蒙莫知西東摩辱辱食而莫知其
止息託粟中棲糧隴首虎豹可尾虺虺可躡而人無

有相媚之心淮南本經實有季子其性喜淫畫淫于市帝怒

放之于西南季子儀馬而產子身人也而尾蹠馬是為

三身之國市特貿易衆聚之處張華所記本出括地圖

苑云羅馬生牛牛生馬封茶曰思是雜物也按秦本紀孝

公二年羅馬生人唐乾符二年河北中和元年長安亦

當有

庸成季子之事何其怪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

德凡事在大故地大則有堂祥岐母羣怪大翟不周

山大則有虎豹能蠶蟻蛆而况又有大者乎無物不

有而後為天地無事不具而後成世道由是而究之

則非常之故不慮之變皆適然而已矣是以太公有

云天之為遠矣地之為屢矣人生其間各自利也何

莫之有乎夫使世俗而能常有其有是乃溟溟鴻濛

世以為主莫之有七十六聖矣嗚呼天地之間信何

莫之有乎奚物而為常奚物而為怪通之則物我一

也不然吾值我非怪邪天下之物固不以自怪也必

值我而後怪始未常識遇之皆可為駭惑怪固在我

不在物也昔叔山無知且以孔丘為梧子淑詭眩怪

者而况于凡乎凡凡之情易放而難求子不語怪豈

不言邪正自難言之爾有挾怪而問者皆不之告慮

申生之託狐突彭生之盡齊侯與夫秦謀七日而蘇

荀偃視不受舍晉樞牛吼伯有介馳先氏紀載良不

少矣四海之下兩頭四臂九首六足兩口獨目三身

二體旁口反唇交脛反踵馬首狗蹄三腫四舌四耳

三角結匈岐踵半體聶耳毛身玄貫實匈離耳無腸

蜚頸羽民尾濮豕啄狗頭厭火流鬼野义落刹充物

其間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有君

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豈得

謂之無邪落刹羅刹也國在婆利聖人慮天下之

狃于惑也是故窮天下之故蹟事物之變推至道開

逕庭以引之正然而祥桑葉雉有域載鬼之類尚筆

于經是豈以夸世哉此其有以見天下之蹟知鬼神

之情狀者也而世之人以其昏昏乃復邈邈務怪不

已殆乎夫不極其變則常固不可名不盡其故則心

固不可保極天下之異而歸之正則正者不能以復

異矣伯益之所記齊諧之所識予正恐其未廣也使

世人知物我之不殊同異之一貫則怪亦常矣又奚

俟于觀流屣而大息哉前卿子曰可怪矣而未可畏

也聖人以為常而衆人以為怪是不可不諫也未信

而諫則人不與茲故因之以怪焉

右因提紀凡六十有六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六

前紀六

禪通紀

史皇氏

倉帝史皇氏倉頡廟碑作倉非是按蒼氏出于蒼舒倉

有倉萬字氏出于倉頡論衡倉頡字盡作倉春秋時

不從草名頡姓侯岡見龍顏歷序侈見內四

目靈光廟碑云蒼頡天生德于大聖四目靈光為百王

作意其銘曰穆穆聖蒼黍平六年立接春秋淡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孔圖及春秋元命苞叙帝王之相云倉頡四目是謂

明圖通明哉于是謂崇仁帝信戴千是謂清明免屠八采

是謂通明舜目重瞳是謂無景高耳三滿是謂大通湯

臂三肘是謂初聖文王四乳是謂倉良武王齒是謂

剛強不及人臣也故索靖草書狀曰聖皇御世隨時之

象為遠始作文字記其言動策而

藏之曰書契安也有辨見發揮上天作令為百王憲

昔周初有於倉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於至秦李斯辨

其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遠王或云叔孫通識十二字

而不傳矣也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識之余不

信者詳攷二句乃冠謙所纂史帝安和國主禁文也實

有睿德生而能書隨巢子云史皇產而能

字河圖玉版云倉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

慮洛洛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帝謂蒼頡陽

字

及受河圖錄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廬山在上落
于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

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初文字形位成文聲具以相生為

字字華也言滋毓滿多也與華以正君臣之分朝廷以上

嚴父子之儀之內以肅尊卑之序之問法度以出禮樂

以興刑罰以著為政立教領事辨官一成不外于是而

天地之蘊盡矣書即其所制乃古文盡舉聖古文科斗

篆是矣自倉頡至周宣皆倉頡之體也宣王紀其始編

始作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與倉頡二體所謂古文六

而用之衛恒云倉頡造書因而遂滋至今字體雖變而

義至三代不變故孔穎達云倉頡至今字體雖變而

六體之未古今不異漢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

宣帝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之傳至外孫子孫

林始為作訓子雲因作訓某此書斷所以謂呂氏書言

倉頡造大篆為非謂若倉頡造大篆則置古文于何地古

文為本篆籀其子孫矣者雖後天聖文全而為文章倉頡

祖父子孫滋蔓而相生衛恒云倉頡造書因而遂滋至今字體雖變而

滋蔓而相生衛恒云倉頡造書因而遂滋至今字體雖變而

洛出書聖帝之瑞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

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衛恒云

何怪也倉頡作書通與之會爾蓋一說也 文字備于

以存乎記注乃著績別生正名乎號而升封于介丘紀

文字以昭異世而文亂日昌矣河圖真紀鉤云王者封

泰山神稷父易姓奉度

繼典崇功者七十有二君管子墨子亦言封禪皆在先

秦春秋之世封禪者帝王易姓皆代之大禮也一姓惟

為一行之謂之岱宗其事可知矣惟後世日之以告大山

為可惡爾按白虎通義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

何報告之義也必于泰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于其

上何則高者高顯類也言封禪者莫此為近蓋謂天下

平不敢歸已推德于天哉云推德于天乃所以為有已

皆廣儒之見也夫以唐虞之盛猶曰四號困窮今乃自

謂太平不運于天地其享之乎物知封禪亦無多

事也而史始備文子故首封禪紀文字此皆亂百有一

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逾商歷周各

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秦齊卿士以為斯其胄也然自秦

秋而下諸國皆侯侯氏故姓某以為為其後侯成碑謂

鄭共仲賜氏曰侯侯氏宜多功佐國因以為氏然祀

之後與魏侯奴氏馮侯氏古引

氏侯侯氏亦並為侯氏云

鳴呼圖出河書出洛天地之所以界聖人也而其末

流禍天下亦深矣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字之所用

填典鼎彝之外亡施焉三代而下有說命有政典然

後文字亡所不用既著文字而六經託六經之託聖

人之不得已也降至後世句連苦窳牢苦若畢而後

淫辭說說始蔓羨霄塊間矣奇它之目如秋荼而民

亡所措手足章句之學如凝脂而士不知所稅駕文

者俗俗而姦者舞文至于讀易卜筮誦詩相家亡所

不至人皆郵之而不知所郵者彼市祆夜哭謂鬼亡

知吾得信諾

栢皇氏

栢皇氏姓栢名芝上清三天前紀云上清真人姓栢名

六幅人物表亦皆從本傳或為皇栢三墳書云伏羲

作伯字云借用栢斯失據矣是為皇栢上相共工下相

皇栢安也其失源于班固應劭叙于伏羲之後故爾後

世以為漢伏羲之號或云其佐皆失之莊周所記栢登

之帝叙矣 出樽日之陽駕六龍春秋失年歷云栢登

可以見矣 出樽日之陽駕六龍春秋失年歷云栢登

而上下乃 以木紀德命歷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千寶晉

論云栢皇乘陸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立

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栢皇志聖之時斯至伏羲山立

于正陽之南是為皇人山地廣記皇栢山在開封陳留

縣 其後為栢今蔡州西平古栢國有栢氏風俗通云栢

常為皇帝地官栢亮又為顛頭帥栢昭為帝醫師堯治

天下有栢成子臯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栢成子臯

辭為諸侯而畊一作子高通變經老子言自開闢以來

逮周之世有栢同為太僕又有栢侯氏栢常氏白侯

氏姓書又有白侯氏按漢尚書郎白侯

氏傷矣張昭師白侯子安云栢侯之轉

學者皆言五運尚矣自伏羲以來以斗精受命者七

神得間氣而生者又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五際者也

而終始之傳乃謂大庭栢皇悉有所紀何邪天地之

大者在陰陽而五行為之次同符合證各象其類興

亡之籙以次相代豈偶然哉是以皇天眷命必先幾

廬山在上落

于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

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初文字形位成文聲具以相生為

字字華也言滋毓滿多也與華以正君臣之分朝廷以上

嚴父子之儀之內以肅尊卑之序之問法度以出禮樂

以興刑罰以著為政立教領事辨官一成不外于是而

天地之蘊盡矣書即其所制乃古文盡舉聖古文科斗

篆是矣自倉頡至周宣皆倉頡之體也宣王紀其始編

始作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與倉頡二體所謂古文六

而用之衛恒云倉頡造書因而遂滋至今字體雖變而

義至三代不變故孔穎達云倉頡至今字體雖變而

六體之未古今不異漢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

宣帝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之傳至外孫子孫

林始為作訓子雲因作訓某此書斷所以謂呂氏書言

倉頡造大篆為非謂若倉頡造大篆則置古文于何地古

文為本篆籀其子孫矣者雖後天聖文全而為文章倉頡

祖父子孫滋蔓而相生衛恒云倉頡造書因而遂滋至今字體雖變而

滋蔓而相生衛恒云倉頡造書因而遂滋至今字體雖變而

洛出書聖帝之瑞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

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衛恒云

何怪也倉頡作書通與之會爾蓋一說也 文字備于

以存乎記注乃著績別生正名乎號而升封于介丘紀

文字以昭異世而文亂日昌矣河圖真紀鉤云王者封

泰山神稷父易姓奉度

繼典崇功者七十有二君管子墨子亦言封禪皆在先

秦春秋之世封禪者帝王易姓皆代之大禮也一姓惟

為一行之謂之岱宗其事可知矣惟後世日之以告大山

為可惡爾按白虎通義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

何報告之義也必于泰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于其

上何則高者高顯類也言封禪者莫此為近蓋謂天下

平不敢歸已推德于天哉云推德于天乃所以為有已

皆廣儒之見也夫以唐虞之盛猶曰四號困窮今乃自

謂太平不運于天地其享之乎物知封禪亦無多

事也而史始備文子故首封禪紀文字此皆亂百有一

十載見渾天記盧陵縣化仁山境舊有陸祠有倉頡像

王誤矣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高猶為倉 都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王誤矣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高猶為倉 都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王誤矣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高猶為倉 都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王誤矣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高猶為倉 都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王誤矣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高猶為倉 都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王誤矣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高猶為倉 都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王誤矣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高猶為倉 都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王誤矣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高猶為倉 都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王誤矣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高猶為倉 都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王誤矣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高猶為倉 都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王誤矣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高猶為倉 都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王誤矣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高猶為倉 都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王誤矣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高猶為倉 都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王誤矣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高猶為倉 都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王誤矣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高猶為倉 都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王誤矣今開封之祥符故波儀縣即龍泉

見于下民。聖王感運而興，必求合德以爲之表。昔者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螭，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雨金縹陽，禹曰：金色尚黑，下至湯代，金又先生于水，湯曰：金水勝，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火烏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類固相召，箕麗而風畢動，而雨雲從龍。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風從虎，其氣災則有以取之矣。伏羲高辛俱感巨跡，神農唐堯俱感赤龍，黃帝有虞咸因大虹，少昊伯禹咸繇流星，與夫搖光貫月而麗顛湯，若有同于券輪者，殆巨信邪抑又取之劉季，斷地而遂感赤龍，叔連繼水而復驚靈跡，顧豈有司之者哉？往哲遺疑，然物之來固可得而知也。蒼姬祖弃，既本跡瑞，僕先湯修嗣，羸俱膺玄鳥之祥，孰難見哉。并後周木德之祖，僕司徒商水德之祖。

馬麓截玉，梧桐斷角，承石取鐵，毒冒喻蝓，娠臨門彩，味葳嬪在軍，聳鼓噓嬰，號毓乳，吐飽血，動痲疾，發蠶餌絲，而商絕絕緣類，而升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狼黃鶴雉矢中，彘彘使虎伸，她令約止，搏旁施地，守制在氣，其生以是，乃或聞乎，其數矣。若夫距王而興，不能復禹之迹者，非道殘百年之命，則五神之餘氣也。張說論唐數，禹以金德而得生，數湯以水德，武以木德，而獲成數，伯翳之命，中而免，壽以火德，承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是以傳世數，再三百年，李唐之是以紀有統，亦當千年。緯以八元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反初，以文命者十九，而哀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天人相應，若合符節。劉氏唐書云：王物精于推步，作大唐千歲，歷言唐德靈長合承，周漢運歷不應，近承周階，經神大旨，謂以上王者，五十年一千年，年木王者，三十九代，九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乃天地之常期，符歷之大數，自黃帝至漢，皆五運之真，正五行，既臣土運，復歸乎唐，因魏晉至周階，成非正統，五行之沆氣也。而正統之論，煩結至于相承，是亦張說等之倭而。

失次共工，贏秦俱不得筮，而魏隨五代，仍去仍留，遂使應運之王，當南反北，人符天瑞，不得其時，稽之作者之獻，不如太上之無也。

中皇氏

中皇氏封禪之帝也。或云即中黃古，有中黃子道家有之，尊始自人，問登于聖，路即胎藏論也，中黃子之言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榮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曰有五帝，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爲上焉者，五其次亦五，中焉者，五其次亦五，而下焉者，又五上之，于下人，半爲聖人，所以甄天下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候聖，聖人未嘗觀焉，蓋道之不相謀者，也。亦見文子而靈樞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言伯高對黃帝，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乎五人，亦應之，故有黃子二十五人之政，蓋本于此國朝編類地理書，白帝藏之孫，陸非有秘籍者，不得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莊子云：昔者成氏大庭氏，栢皇氏，中皇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周所叙乃封禪之帝也。居皇人之山之西，是爲敖鄙山。地記謂之三皇山縣，一曰中央，見六籍等傳，記以謂虞氏之樂，有五矣，掌其中央者，氏，以中央爲氏，安矣，按虞樂乃五英，即帝信之五英言，中央氏，別此蓋又繆以中央爲英，爾。後有中央氏，中黃氏。

封禪有矣，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禪封禪帝

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簞之餽，鞠人之養也，受之于旅，且猶有謝，而況得天下乎？然則歷世而來，開山

命歷，握河登記者，之所以攀嵩緣岱，而對越乎清極，豈苟然耶？固所以告成功也，是故皇非創業，則巡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王，歷年千九百三十，其行之者

禹湯成王而已，他君曾未之行，武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豈惟懲國度，戒誣漬哉？繼世守成，顧無得而謝也，一自夷吾設祥瑞之說，鉅齊君諸儒爲必俟泰平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言難奏，帝而後中材之主，誤其美稱，不原其本，苟存華觀，至一代之數，封中問，妄引昌禪，假稱，蒙葦，臨肅，然除蒿里，以誣漬乎清寧者，武接于中，虺矣，孽臣，艷后，穢挺，嵩岱，先王之禮，意果安在，邪，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禮，而必欲行封，拘儒，辟者，不知夫禮，而必曰，曰封，奚必爾，邪，創業之辟，苟當，平世，講禮，戒費，行其所，謂代一之舉，則嗣君無事，於襲爲矣，君欲行之，則盍反其本乎？惟毋致羊皮，雜貂裘之譏，可也不然無

重發陳莊伯之歎

大庭氏

大庭氏之膺籙也適有嘉瑞三辰曾輝五鳳異色甲見通
山圖六帖韻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
海作五風誤在仙源縣內東隅高二丈
齊于大庭之館茲其所矣
治九十載以火為紀號曰炎帝後世以其大德故以之
魯妾也外紀知不可合乃以神農為大庭而後有大氏
謂與包義後大庭氏異而為二大庭蓋繆
大庭氏賢傳云古天子大填為黃帝師大山稽為黃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帝司徒唐代勃海尚其世也唐勃海姓大太山
量莫大於齊人而彼蒼為宰聖人在上情款通乎人
德惠加乎物則欣欣焉為之不可致之祥下甘露出
醴泉三辰曾輝五星循軌歎歎然為聖人延禧而永
卜及有失道則先出灾患以憲示之不知自省又出
變異以恐懼之尚不知變乃弗復告而謹極以隨之
是何數數然邪昔者秦皇倉帝大庭無懷之時清明
之感上行而際浮下行而極幽故天不愛道地藏發

泄而人化神伏羲神農之世其民侗後世以其大德故以之
知所以然是以永年黃帝唐虞之代其民璞以有立
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則不然煩稱
文辭而實不效智譎相誕而情不應一悟于上而羣
有伎心者旋攻之于是以父哭其子兄服其弟長
短頤韻百疾俱起盲狂偃萬怪偕來變不虛生緣
應而起而中材好大之君樂休祥而昧致戒己未有
善而詹詹惟瑞之言又不思所以應之而因以自怠

是以稱善未幾而昭士已韻于域門之外故儒者先
薄言其事乃至詆符瑞為無有者皆過激之論也夫
天人之相與特一指也日月星辰之麗風雨晦明之
變即吾心之妙用而饑食渴飲利用出入即天地之
機踵也拱生之穀同穎之禾雉鼎之雉退風之鷁果
何與于丘哉而宇食星隕震震水木山崩地震蜚螭
麋城春秋悉與人事雜而識之是誠何意邪豈非四
靈三瑞五害十輝靡不萌于念慮之初天道若遠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念慮之至則象類之見有不可而遮乎君高其臺天
火為灾多其下陣淫水殺人賤人貴物豺虎橫出孽
孽專政穀果不實腫致蝗臭引蝶亘古猶是故治世
不能必天之無灾而能使灾之不至于害聖人不能
使天之無異而能使異之不至于灾雷電以風拔木
發屋而歲以大熟日食震電川瀟冢崩而周以東播
惟戒之不戒爾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祲祥不勝
善政是故譁變異而悚者未有不興給休祥而怠者
未有不亡漢之武帝故意殺伐天下愁苦其治效苟
不至于大亂則已矣然在當時早暵彌年孛彗數見
顧乃以為偶然而景光嘉祥芝鴈金馬史不曠紀則
歷代之事可知矣今歲旱矣而曰天以乾乾星孛矣
而曰天報德星是則果自欺也何惑乎速化希旨者
之為欺邪惡戲能翊翊小心夙夜警戒如楚莊者
而從之乎若昔楚莊之涪域也見天之不見祆地之
不出孽則禱于山川之神曰天地或者其忘不穀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若楚莊者可謂上畏天戒謹于厥躬者矣是以雖夷
君而主盟諸夏方域大治子孫長久此其效焉行之
非難人何傷而自絕哉

粟陸氏
古以陸為陸漢郭仲
奇碑云風崇和陸
教督勤民懷諫
粟陸氏是為粟陸
自用于是乎民始攜東里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醉之
粟陸氏殺之天下叛之粟陸氏以亡子鄧析後有粟氏陸
氏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陳靈公不君洩治諫而死而傳稱孔子援詩以罪之
子以為非夫子之志也夫春秋書曰陳殺其大夫洩
治蓋以章靈公之惡悼治之賢而死不以罪也迷于
傳者乃以為夫子罪其直言于淫亂之朝而以累上
書之失之遠矣竊嘗言之春秋之書可以義推而不
可以例解也聖人之子奪若權衡然一參一累自有
輕重權隨之而移爾惡可膠權而求其分兩之當哉
稱國為討為累上此二傳之獨見非經意也穀梁云
治之死

不以罪公羊云稱國諸侯之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某則是殺大夫矣是故會聘蒞事若盜殺俱不書大夫自大夫以上始書于策而不書不當殺也稱立君致夫人而不書明不當立不當殺也葵丘之會齊小白

為載書而盟諸侯其四曰毋專殺大夫書殺大夫于春秋豈復有是者哉古者諸侯之大夫一偕命于天子及其有罪則請之天子命之殺則殺諸侯不得而專之周衰諸侯專恣大夫之罪未登于殺而輒殺

故未有不書大夫者惟樂盈良宵不書大夫以其絕于國也皆奔而復入雖然書殺大夫亦固非一律矣有盜有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三書人者七書國者三十有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衆殺之而其名賊則

大逆者也苟非弑君則不名賊三大夫者皆由君弑見及故及其賊之名孔父仇牧荀息蓋遺篋逆力有不能制而與君生死者以君而及之所以榮也杜預謂詔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國

未有稱某君殺一大夫者則稱國殺為君殺明矣亦未有衆殺之而書國君殺之而書人者洩冶之死孔

寧儀行父實殺之而書國殺曰君實殺之也書曰大夫是不當殺也夫冶致諫其君而二子請殺之靈公

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予以是知聖人婉筆書之深見其惜之之尤也而辨者執左氏之說而求之春秋

至有夫子懷寵不去亂朝之語是膠權而求分兩者之見也是後世不忠于君謀一己之利而不顧民社

存亡者之言也聖人豈有異于人乎哉昔者夫子之

言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固當

不義臣不可不爭于君紂之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為

之奴比干諫而死而夫子俱謂之仁躬丁褒委之代

垂老作書以示勸沮若冶之忠君死誼方褒嘉之不暇而且罪之惡在其為孔子也且冶在陳何寵之足

懷哉史記比干見其子諫不聽而為奴曰君有過不千件固不在宋子哀魯叔時後于何貶且大夫生死皆名禮也是故死雖無罪亦必名所以正君臣之分而非不在此也今徒以名為罪是所書之大夫無非罪矣曹宋之大夫特不足登春秋商頤以為非罪耶

晉一日殺三卿而皆名不皆罪也至于後世有曰良史而佐繆聖人之意以誣篡亂者予于班固見之矣京房以忠憤死

則以為不度淺深危言讖刺晁錯以忠謀死則以為知小謀大禍發如機至于翟義倡義討賊則又以為

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仗節死義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立仗馬不鳴鴈然後

為明哲歎王鳳以戚里擅政王章力爭以死漢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

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

身夫為人臣而量輕重以進者全軀擇利之徒也嘉

武身乎將相可以區區自處哉陽處父晉太傅也既諫以死而左氏且以為故非聖人而率肆詆短鮮有不害名教者

昔范曄謂固下死節否正直不叙殺身成仁而予且不得以固為良史通鑑論東漢實贊曰

上天作令皇辟迭王穆穆聖倉四目靈光受河之圖仰

觀俯察立我文字創制垂法朝廷之上以正君臣閭黨

之間以肅尊親著績別生升中于岱文治以興布祆奚

怪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六

前紀七

禪通紀

昆連氏

昆連氏一曰釐連氏一曰釐蓄氏釐本又作羅昆連者昏晦

之謂也昆釐皆有昏意昆連者昏晦之謂也連蓄皆有積意後有釐氏厘氏驪氏于志寧云連連胥之絕軌謂昆連氏連連胥也氏赫胥氏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自生民以來君有宇宙者多矣十紀之辟不勝計予

繹路史僅得其五其五紀則遂亡之矣有或雜出傳

記如焱氏莊子有焱氏之頌孔子窮于陳蔡晨起而歌焱氏之風有孔子而無其數也泰

氏著于莊子謂伏羲謂伏羲謂伏羲成雄氏謂伏羲成雄氏謂伏羲成雄氏謂伏羲

之著于鶡冠子近者視其善遠者慕其德是以其教一家夷歸萬國以時朝服此素皇內尚氏雖間存一

二而政迹無滅泐穆穆稽然又懼沒厥號因復著之

庶來者得以觀焉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子休曰

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信矣

軒轅氏

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山海經空桑之北有軒轅氏

智見轉風之蓬不已者于是作制乘車帛輪環較橫木

為軒直木為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或云居軒轅

也名非也蓋軒轅所造後人因以名丘非因丘而為號且其在昆崙之下世以為黃帝之所避風雨者非所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權峙美審通塞于是擅四方伐山取銅以為刀貨以

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矣軒轅金長寸七分重十二銖

字也王存義云古文軒轅字合為一按古軒轅貨一金

正同貨字古皆作化故蔡氏化清經云貨者化也變化

有幣論見發揮

贊曰

禪通著紀伊予握旋乘數稽功一德乘乾地不愛珍乃

權峙美制彼貨刀與民通變稱物平施有無以遺皇上

由尊大號軒轅

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氏之前承學之士乃

皆以為即黃帝氏失厥所謂莫此甚焉昔蒙莊氏論

至德之世軒轅氏後乃有赫胥而尊盧祝融次之又

後乃有伏羲神農黃帝其明著若是六韜桓皇氏稟

赫氏赫胥氏而尊盧氏祝融氏古之王者也伏羲氏神

農氏教民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則亦為二矣

訊諸幣欸有黃帝金而又有軒轅金董氏別

識有軒轅氏而又有黃帝氏莊子所載二古封禪之

封禪文也則軒轅自為古帝信矣後世惟見史遷紀黃帝

名軒轅更弗復攷于古失之

赫蘇氏

赫蘇氏是為赫胥胥蘇也傳謂赫然之德為人胥附

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為行

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而動夕而息渴則求

飲饑則求食莫知作善而作惡也出入一橐恍如遺

子華子也天之精氣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出也

吸入也一之謂氣二之謂精三之謂化精氣以三成空

之立數光曜赫奕而隆名有不居即以胥而自況胥史

九洛泰定爰脫灑于潛山即天柱第十四洞天也仙傳

祝融棲于潛山衡虞帝登臨于蒼梧軒轅氏

在臨濟東故朝陽陽帝輪于鼎湖也葬朝陽軒轅氏

地絕書言姑胥之壘重獵矣蘇草木疏作扶胥

甚矣人欲之不可從也求以從其欲未有不失其所

欲者也是故求為樂者失其樂求為富者喪其富求

存者先得其亡求榮者必至于辱求以為大未有不

先獲其小者也昔者穆王從欲而既失其欲矣秦皇

繼之秦皇失其欲矣漢武又繼之漢武復失其欲矣

而明皇又繼之是何邪夸與幾而已矣幾生于所無

而夸出于不足皆欲也位祿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

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祿矣其

不足者名而所無者壽爾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

之所不能致者僊也于是事四夷將服遠以夸名而

治愈卑禮方士將求僊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而

治愈卑禮方士將求僊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求之而名與壽愈不可得也雖然服遠難也猶人之所為也而所謂僂者則尤人之不能致者也彼以為致人之所能致未足為至必于人之所不能致者致之然後足夸也是以中材之主好名之心常卑于欲壽而求僂之志尤重于服遠也嗟夫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惟精惟一此白晝晝異法也義以是傳之炎炎以是傳之黃堯傳舜舜傳禹小顛顛頊高宗文王夔龍益稷周召箕盤與孔子之所共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得也穆王之倫不知出此而乃區區外馳以求之是之燕而南轅兩駢愈疾自謂即至而不知其日遠也善乎周隱遙之告隨文曰帝王修道速于入臣一言之善萬域蒙福臣之所學非萬乘所修而劉知古亦謂明皇人主長生與庶人異欲得長生當先道化人和氣治則僂自致矣若為庶人之事臣所未悉二子之言可謂知所本者代之人能因是而求夫所謂精一者則自得之矣又何必敝精神苦筋骨而與死禍

鄰哉雖然黃帝之所為不在是赫胥氏之所為亦固不在是也且以秦皇懷惑不悟卒至陵遲沙丘身首不欽為天下笑卿使穆王遺祭公之諫則不獲沒于祇宮明皇稽至德之禮則不得崩于神龍武帝苟非狼狽自悔易危為安則龍淵之廟不立矣方東方生之薦藥石于帝也固以為僂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憚不然而雖之蓬萊見僂人猶無益也而帝且不悟既晚因大鴻言于是悉罷方士侯神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人者每對羣臣自歎曩之愚惑為方士之所欺則不知道而已伊尹有言天子惟不可彊為也必先知道知道則人欲輕而民事重矣如是則脫灑矚迹不為難也赫胥氏之果僂乎予不得而知也予悲夫求僂者之喪其欲也故俯紳之學者毋謂太謾將有嘿而識之者

葛天氏

葛天氏葛天者權天也爰儼旋穹作權象故以葛天為

號說文葛蓋也與鷓皆音蓋而集韻蓋覆也居葛切蓋從葛蓋通通用故葛旦作蓋旦渴碼木從蓋瑪一從從葛瑪不通一皆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湯湯乎無能名之其及樂也八士捉拚投足捺貨叩角亂之而歌八終一曰載民二曰玄為三曰運物四曰奮德八曰臨萬物之極上林賦云聽葛天氏之歌張揖云三皇時君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捉足以歌八曲一曰云云八曰總萬歌之極幸昭云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春秋李善以逐物為育草木奮板為奮五封逮為微闢為曲塊拊瓦缶武粟從之是謂廣樂于是封泰山興貨幣以制數會故沈滯通而天下泰矣帝文有葛李洵云古葛字董氏譜云葛天氏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旋穹蒼蒼孰測至極不有聖人伊誰軌則無言而信不化而行垂法葛蓋天蕩蕩難名載民玄鳥臨物之極八闕興謠莫知帝力治者致順之道也無非事也亦無非教也夢有占戎有卜災有祈信有盟聖人未嘗廢也是故無常祀則淫祀不可勝舉矣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用矣凡民之不可去者聖人不廢也抑為之節文爾已古者未嘗無樂也洪荒之世聖人出道以應世各有一代之業有一代之業則必有一代之樂也雖然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八士八終節未嘗無也節未嘗無則禮未嘗廢也而世之人蔑禮節隳形體滂蟻以為行踵怨以為賢託音乎聚僂之傍而羅噴乎父師之側曰吾為達也吾聞無懷葛天不如是之蕩無度也予嘗學論語矣及微子之篇見其著周公謂魯公之語而遂知孔子與三仁八士之心然後三嘆孔門弟子善述聖人之志而楊雄王通皆不足以知之也夫微子一篇論出處之大致以仕為通者溺而不止以隱為高者往而不返然而特難是章于問何哉彼周公之言上以為君人者而下以為事君者發也為君難為臣固不易君臣之間微矣哉于其所厚者薄則無不薄矣親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為君人者而下以為事君者發也為君難為臣固不易君臣之間微矣哉于其所厚者薄則無不薄矣親

而可施則何有賢士大夫哉施者殺而肆之內則施

廣皆如牛羊左施秦施穀苜施羊亦如之氏廉施鹿施

那侯叔魚于市山海經穀而施之二世之殘骨肉六

朝之戕宗室此可任其朝邪大臣不以則必懷狼信

任小人矣剝喪元良而信崇虎賊虐諫輔而任尹諧

與夫信石顯而疑蕭傳任裴齡而絀陸贄此可任其

朝邪非是二者聖人不去也是故子言衛靈公之無

道猶且徬徨于其域有仲叔圍祝

去或死柳惠之或絀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

去或死柳惠之或絀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

適齊適楚八士之著于是列皆可矣故舊無大故

猶不可棄則君非有大故而可去乎朋友且不可求

備也一人或過其可求備而去乎知是則接輿沮溺

晨門荷蓀有可得而議矣於戲山林之士豈止于不

知反哉而世又有無故宅嶺稱慕巢許以蕪達者中

南少室皆為捷徑大有佳趣豈特岑岑之中南邪巢

許之事予無信焉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

何其廢之夷侯之態固嘗見于原壤矣然則數之賊

而叩之杖是乃聖人之隱也彼阮籍韋高王澄胡母

輔之之徒復何為邪讖山甫冊文王譏鞅無任而笑

天下之高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莊周不如

是也而况無懷之與葛天氏乎晉室之為夷南北之

紛更皆由此徒出矣而何任達之足云是故先王之

治先其禮而後其樂樂者混濶之竟而禮者人之禮

也禮勝則愚故樂以生之樂勝則流故禮以守之禮

也者所以嚴分而防泆者也苟嚴矣何慢之足憂苟

防矣何亂之足病彼箕踞裸裎託言為達其禍已不

可勝言矣非直聖人病之俾門佃役莫不以為病也

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夫麕既已死矣在所可棄

矣而猶苞以白茅何耶死惡其汚于地也夫茅之為

物薄而用可重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屠諸地而

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其禮之所以不可以已

而流遁者之所以獲罪于聖人也

路史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八

前紀八

稗通紀

尊盧氏

董氏鏡書有尊盧氏幣其文作是為宗盧宗

尊盧氏以夏商幣攷之知為尊盧幣也古通用故賈逵以宗盟為尊盧幣梁以伯宗為伯尊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草

天下之故惟以幣行送人而降幣下世者皆立貨幣以通無史史而後世君人者咸與封禪

以昭受命今惟尊者代有其述者尊盧之幣蓋以代別或

疑此為黃帝幣者蓋以葛盧之山發而出金黃帝取以

制幣以通百貨也然幣舉一字而合為山名不應如此之異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

德揚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治九十餘載位強臺之

陽莽浮肺山之陰即今藍田山其西尊盧氏冢存焉亦

覆車郭縣之云知覆車次有女媧谷一名玉山

寰宇記女媧氏陵亦在此知茲地為三皇舊居後有尊

氏尊盧氏縛氏見纂要文世紀尊盧後為混沌吳英有

俗通則因班表之序乃謂為大昊之世侯者姓纂

等從之非也班氏蓋失其世而妄著之于後爾

自余季甫志學遜通三經且待且業未嘗終日三商

不屬意于是史也訪博士迺異書訊旅人求金石之

遺豫是有益雖奴客必師不知祈寒溽暑之為毒于

衡湘得雲陽之從于廣都得盤古之祀于馮翊得史

皇之墓于藍田得尊盧之塚于衡山得祝融之于于

長安得陰康之家于肺山得華胥之封于黃龍得女

媧之碣于茶水得炎帝之陵于峨眉得黃帝之款于

難得帝鴻之坊于雲陽得少昊之瑜于成陽得慶都

之籟于大山得有虞之文于陳倉得城盲之疎于商

於得女英之壘于杼山得夏后之銘一何多邪獨怪

劉子政說湯無葬處而崔駰薛瓚俱云濟陰毫縣今

有湯家皇覽云在毫城北郭東三里高七尺韓嬰所

謂帝乙墓者何謂無邪按伏軾北征記博望城內有

湯伊尹及箕子家今悉成丘而杜征南亦云梁國蒙

縣北薄伐城中有湯家其西有伊尹箕子家今城內

有故家方城宜其為是而記乃稱王子喬墓毫之湯

家已氏之伊尹家顏籀亦固疑之爰求微地則又別

宋羅泌撰

有湯冢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錄水灾行湯冢者于漢隸扶風地有湯池徵陌何謂無邪然湯之都亳與葛比似亦不在茲土及攷秦寧公本紀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則知周穆桓之時別自有湯亦號亳王為秦所滅乃西戎之君葬于徵者而非成湯之墓繼觀聖賢成家記則湯之冢後魏天賜中已圮矣銘言二千年困于恩其明器悉為河東張恩竅之于河是知成湯之窆久矣無沒至是已不復存子政之言為不苟矣於戲太古尊虛祝融陰康華胥之陵尚猶慙慙可知如此而成湯之臧不壽獨何歟良可嘆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祝誦氏

祝誦氏 庸誦古通用一作頌頌禮庸鍾容 一曰祝融金祝誦氏聲及漢書為容皆作頌有以也 禮子 是為祝融氏 祝斷也化而裁之謂陸佃解月令而融之水方而寅之蓋融而熱之火也白虎通云祝屬也融續也能屬續三王之道書以爲即老谷無所造作師于廣壽以毓其德 子說見餘論 刑罰

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洽和萬物咸若 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為未有嗜欲刑也 也 未使民化之未賞民也 勸之皆古之善為政者也 于是聽奔州之鳴鳥以為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諧神明而和人聲是以耳目聰明血氣酥平而壽令長移風易俗天下大治則歌樂為之節文也 義非帝王不作樂孝經五行鉤命決云祝續祝本多作屬見白虎通 以火施化號赤帝 淮南子云義及諸樂緯其義通也 自北方之界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祝融亦號赤帝也 故後世火官因以為謂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祝融氏 祝也祝融職也本非人 都于會故鄭為祝融之名 祭為祀祀也祝融皆職 都于會故鄭為祝融之墟 會即節也其地後為鄭詩謂云漆水在郛祝融之墟墟至今周鄭東北後之為郛國春秋有郛城其地在漆洧間今新鄭東北三十里有南正重黎墓故思古賦有願帝王之都為之墟矣鳩氏人臣故齊止言建國 其治百年葬衡山之陽是以謂祝融峯也 衡山非也今祝融祀下有舜觀南有祝融冢楚靈時山崩冢毀得營丘九頭圖焉荆州記云衡山之南有南正重黎墓故思古賦有願矣今其祠廟記成以謂高辛之臣且高辛時黎為祝融黎死吳回代之而黃帝時庸光亦為祝融何得指為祝融哉且少昊四叔咸無葬處何獨于黎有墓此又漢儒臆說也 後有祝融氏祝宗氏祝史氏祝史氏 儒通義以祝融為三

皇宋襄論三皇亦數祝融而出黃帝梁武帝祠畫像述先伏羲氏次祝誦氏次神農氏乃及黃帝顓帝蓋有所本 史本崔得云帝禮之臣哉洪丞相云先儒說三皇不一太史公采大戴禮述少昊而不錄又經傳顓帝之後黎為祝融惟許予以祝融氏與伏羲神農赫胥同辭白虎通既依史記遂以義農祝融為三皇以祝融五行則又以祝融為南方之神初非通論此梁碑以祝融為祝誦而介于義農之間白虎之說也

贊曰

伊古祝融人萌樂樂刑賞未施何所造作奔州之聲庸致樂歌樂希屬續是為祝融以諧人神以通倫類順火開祥聲稱炎帝承師毓德三綱以平萬物自若天衢總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清

為治而至于樂然後可以為備矣樂者治之至也夫人之生天地同體莫不有神明之性湛然中足不自外入一蔽于物則浸淫畔肆滑喪其天以至窮人之欲而不能反其性命之朔何哉有血氣心知之性而哀樂喜怒之無常五菴六鑿壞之于外無以為之節也是以先王因其性之所自有索其天而作為之節以樂其所自生而反其朔樂者人之節而性之所

自有者也其感人也深其化人也著金石絲竹無自鳴之聲也羽旄干戚無自動之容也藏之于無出之于虛必有所緣者矣聲聲氣嘆此天籟之自鳴者也手舞足蹈此天機之自動者也具之于心作之于氣必有所寓者矣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而憂喜忿鬱感發于外者有不可得而抑是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本之于心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作樂以應天深入教化于民循數以召之因器以迎之而樂之倫合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德矣隨之以節義達之以事業起居視聽事親從兄凡所以行而樂之者一不外是夫然故至餘日以積而乖爭之念消至順日以積而拂戾之氣泯五官七體畢順其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相和而相倍詩以志之書以著之易以通之禮以體之春秋以守之本末相從五者備道故得陰陽序次聲動氣隨而物備而樂成矣情深而文明德盛而化神 螭旁魄颯颯驛驛而庶物之露生天地之德

產莫不誘然皆作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決于骨髓之間而固其肌肤之會鼓舞品彙陶冶姓族而不自知故中聲發越而塞于天地之間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凡以出乎素有之蘇中聲自至而然也中聲者一性之蘇而與天地八方之氣相為流通者也人為之主而情為之本律為之用而器為之居六間六始所以為之用金石絲竹陶匏革木則所以為之居也陞歌下筦貴人聲也歌鐘在左歌磬在右人聲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之飲也而五聲以為之侑宮肩信而侑意徵肩禮而侑神錄肩仁而侑魄商肩義而侑魄羽肩智而侑志宮弘以舒徵貶以疾錄防而約商散而明羽展而虛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錄變錄生宮而五音之氣協矣五音協而五運之氣平五緯之行正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而四六之氣得矣黃鐘者律之本而中正者曆之源也在律為聲在曆為氣以故律歷同起冬至聲生于三始而歷原于三統以

故黃鐘之律本于三寸三呂之為三十有六三律之為四十有二而黃鐘之本立矣六始為律六間為呂律準乾呂準坤是故六陽乘位而始于復六陰乘位而始于垢陰成于坤陽成于乾乾卦已而位亥坤位申而卦亥亥者乾坤之交陰之極而陽之所繇始也引于申該于亥是故亥為陽月水之位也人之孩草之莖皆自始矣乾為大赤坤為大黑赤入黑以成玄玄中生白造化出焉孩于亥根于艮而三白之化寓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矣赤黑配于乾而三白生乾坤媿于亥而三統出是故樂由陽來而水化律有五聲十二律之變既而六十卦之合得六十卦之合得而十日十二辰之數制矣因而六之當期之日致矣氣不頓進律無獨成奏黃鐘歌大呂奏大簇歌應鐘以合聲也聽樂均權土灰度晷景候鐘律以諧氣也聲合而後神示之降出可期氣諧而後陰陽之進退可效相生相化輕者甞之重者濂之畸者我之謔者削之而五運六氣九宮

四治之難去矣體用相權彌綸布摠于以退乎不正之氣而召乎不及之氣是故春宮秋律而百卉凋冬宮夏律而雷發聲宮動錄而寒谷春生徵動羽而霜電夏苓猶寓之造化而取之也聲生于日律生于辰日紀六甲辰紀五子八卦納甲而土日通焉五子居律而八卦隱焉是故以聲召氣以律定歷取八方之全聲而寓之八方之全器予以察天地之蘇命乖別之妖而敵情之勝負馬步之多少悉未逆而知之同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聲相應物之情也是故殺氣并而音尚宮武王篲紂之必敗南風委而死聲至師曠必楚之無功七六之絲合而八卦之氣成四寸之管來而八方之風至充者足以移民風而化民俗聞之者有以攷其德而知其治英莖弗得弗諧雲咸弗得弗蘇淵韶弗得弗備漢武弗得弗古探五行之妙用竭萬物之英華著其素而直其情以之節事而治容徵志之孛解心之繆去德之素違道之塞是以陽不究而陰不密剛氣

不怒柔氣不憐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貌正而氣得氣得而肌安肌安而色齊色齊而天下化空寂之室層胃之伏闢鬲之擬渾涵冰結之處隨其元而充之無細微之不入七始既定九奏具成至于鳥獸之聲猶悉關于樂律大昭小鳴四時迭起而協氣薰蒸嘉生殖社地紀天瑞諸福之物皆不約而自至若方諸之水圓鑿之火綠類而生有不期然而然者又豈復歛飲行鬱振翳竭怒之患哉祝詞氏之屬續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朱襄氏之來陰陰康氏之來蘇伏羲氏之立基神農氏之扶犁黃帝氏之雲門少昊氏之九洲高陽氏之承雲高辛氏之六厲堯之章舜之招禹之夏是皆得天地之中以發人之抑道人之伏達人之慧而為政之平則凡以得乎人聲之蘇而已故清錄一奏而風凰翳日蕭韶九成而百獸率舞其事然也三五以降醇澆而偽璞散而器而人始狙詐與物敵矣天地之元時至之氣始離次而不安其所矣其所謂樂不過留意鐘鼓

巢產之聲綴兆疾徐之文紀鏗鏘著節奏傲詭珠瑰為彌文煥飾而已簞鐘鏜鏜進俯退俯欲其召蘇氣而致柔嘉服人心而固壽命是為齊謳而希楚和吳歛而幾越應不已難矣下迨列國曹奢魏褊陳汰唐憂無足言者桑間濮上流連荒亡之音作而君驕而政散民流官壞而不可繫止煩等淫聲惱心闐耳而哀痛生之春秋之際干戈日尋魂為燕氛魄化魏土而凄怨之聲入于匏管輕生敗倫賊君棄父而變逆

之音出于金石三綱洽六紀墜選情傷化惟不能當于天心是以袂袵灾眚百疾俱起而鼓師三飯寄避河海至不可以為國千鍾作大呂鑄而內益亂新聲興巫音起而君愈卑志惟焦殺求其所謂一唱而三嘆何可得邪漢魏而來情文俱泯人狃辭狎而聲匪純懿匏不成列舞不像成陳鄭聲于楓庭陞胡部于堂上迎神帶違曲官案次能巖而房中之樂則惟恐淫哇之不聞變態之不新也不中其聲名器隨變既

聲有餘于數則更從而分之求五音而不得則益之以二變合十二律而不協則載之以四清立四通制留尺倚歌梵嗶婁羅悅般而風雅進矣夫以五日四分日之一不之減六日八十分之七不可裁而六十七之卦未嘗增也二變不得而應聲增四清不合而子聲起七五音而八律呂豈末爾邪是則雖有黃鐘大呂之聲商錄徵羽之器以旋宮則不得其變以迎氣則不得其平中聲何自而得哉中聲失則律無當律

無當則樂不比樂不比則情文俱泯情文既泯而旋宮之制迎氣之律其能以獨正乎是使後世議者見先王之所以為樂古猶今也陶匏革竹之器搏拊憂擊之用古猶今也其所謂八風十二律未必不與人齊而其所謂麟鳳龜龍其去人也遠矣于是始疑先王之事為是夸言蓋不知理之宜然而無足怪者夫有恢蕩之音者有榮懷之慶有和平之聲者有蕃殖之財淫厲而哀萬寶常所以知隋之不久宮出不反

王令言所以卜揚之無迴宮離不屬商亂而暴而子憲識明皇之播宮不召商錄與徵夷而嗣真明章懷之廢王仁裕耳黃鐘有爭鬪之事裴知古聆廟樂當慶賜之行發于其聲害于其政有不可而泯者是故龍舟五更之聲作而國不可游胡戎無愁之曲作而君不可留除愛水斷苦輪之歌奮而臺城没打沙鐸振銅鈸之伎進而屈茨卹故樂也者天地之合也其形變者心亦隨其志變者聲亦絕發于剝荊應于遐

遯雖聖人不能抑也亡國戮民非無樂也而不樂其樂蓋出之中者不得其寓而道之外者不得其所也趨數做辟煩熒濫溺此亂國之所好而哀姓之所樂也故孔子曰君子之音象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戾之動不存乎體此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柔之動不存乎體此亂世之風也治世之君以道勝欲故其音安以樂雅頌之作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之君以欲忘道故

其音怨以怒鄭衛之作政其有不乖乎世異異音音異異政然則亡國之君眩惑轉易刑政紛糾豈惟哀以思哉而其民亦困矣故君子之聽聲不徒鏗鏘節奏而已亦必有合成己之志也天地之間溫乎其和者無非樂也而得之者異取夷則之羽不興嘉慶之門黃鐘之宮不作庶人之室是故必有盛德斯有備聲必有大功斯可制樂此先王之所恃以禦也故有樂備制矣而德薄功小不足以作者豈惟不足樂

哉魯莊公國小鐘大而曹劇方請圖之齊桓公謀以大鐘而鮑叔且以為過況不有功者乎方晉侯之如宋也享以桑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至著雖而病卜之祟在桑林及平公登施夷之臺欲作清隸師曠以為黃帝所作今君德薄不足以作之曠臣請辭公弗聽作之飄瀑總至發屋亂豆平公恐伏晉國大旱夫清隸非固能變而桑林非固真能祟也蓋先王所以持禮樂之分者甚急而不可亂故其衰也邦君諸侯

一越用之則魄奪氣褫而不能以自止也故曰樂也者始于懼懼故崇次之以怠怠故通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矣癘病之生赤地之變將非恐懼之所致邪故樂之足恃也如此夫國有饑主不殫國有凍君不裘有九年之稽而後天子食備味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鐘鼓之懸是故草木未若則不煩鐘鼓之聲文德未敷則不必干羽之容鐘鼓干羽固飾飾之具爾彼杜詵之所言張文收之所

請唐太宗每折而不許者亦以謂百姓安樂則金石自暢樂在人蘇有不在乎聲也何後之世不明乎此乃復膠意于區區之累黍以祈中乎蘇氣不已乎夫絲固不足以制聲而黍固不足以稽律也久矣樂賓下生大呂八八左旋終于中呂此班固之所本也應鐘聲下大呂十律而反高一均此失不紀清濁之變也其曰黃鐘未必果非大呂也其曰應鐘未必果非無射也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繩準

無所施而平直之運無所逃此不共之術也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以聲應此不傳之道也游心乎衆虛之間而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詔其子放乎事物形氣之表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其弟三如干之銅三如干之炭同時鼓之鑄三黃鐘聲不同也而況尖圓肥瘦之不等者乎故不神解理理而恃器數以為正祇以惑也以至崇寧之初魏漢津制指尺于是上悼黍之非度謀以聲而定律而典樂之臣莫能以

也夫以神瞽定律必致中聲亦不過因其自然而道之豈河內無真葭而上黨無真黍哉高山流水固不在乎絃爾雖然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神不易也黃帝伯禹冲正所合是故律度出而幽顯遂若以齊緯隨廣叔寶之徒度之固不能損荒陋而廣正之也鳳鳴崗衆鳥從鶴在陰其子和夫物固有有其方而智巧果不足以相賓有其情而皮毛色澤不足以相使者必也以仁為恩使天下無不親以義

為理使天下無不宜殘虐暴橫不見乎其上憂愁忿鬱不作乎其下黃沙息送元戎偃伯而士農工商無或失所然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修五府蘇三事以為之理合生氣之蘇道五常之行取仁義道德之端而倡之平滄恬愉之韻布揮而不洩幽昏而無聲以為之用應之以人順之以天內以正其志外以達其情廣不容姦狹不留欲而邪污淫辟之氣無自而接上以著泰始下以善民心異文而合愛窮本而知變

故攷之于文則文足論而不認發之于均則均足樂而不流聽斯喜喜斯暢暢斯達達斯反莫不鮮然寤聖然契舍其故而趣于新君子以益厚小人以無悔而治道達矣皋鼎移梁樂以邪郁春畊秋穫休以聆缶是故諸侯勤治息以鐘鼓卿大夫卷治息以箏瑟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固非有血氣者之所能也聖王豈固不為樂哉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題與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闕入門金作以示情也

升歌清廟以示德也下管象武以示事也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重華聆鐘石而傳夏伊勢在樂音而歸毫朱干玉戚夏籥序興豈徒樂而已邪詔用于齊八佾舞于家庭世之人無或非之是徒見聲音節奏之可樂而已至孔子則不忍見而聞之是蓋不徇其情不喪其心知其德之不有而作之以禮也雖者天子之所以享元侯也相為辟公天子穆穆奚為而起三家之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

諸侯其已矣夫設兩觀乘大路朱干設錫冕而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宮懸而祭白牲此天子之禮子家駒之所以告也而昭公不知乃曰吾何僭然則臣下化之而動于惡何尤乎故禮也者樂之大本也黍豕為醴非以賈禍也而獄訟以繁化蠶為袷非以為奪也而鉞鈇益衆是故鐘鼓誠設籩豆有踐而百拜之不至則寧酸而不飲十獻之不至則寧乾而不品酒酌耳熱拔劍擊柱安知天子之尊躡脚弄目筋斗裸逐

夫又安知名教之樂邪當此之時而樂幾禍矣是故

君子窮其起謹其示哀樂之分必以禮終教訓正俗

必以禮成必禮先備而後樂之文得而舉故禮者挈

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勝數也禮作乎外而生

乎內者也樂作乎內而動乎外者也禮以治外則見

而知樂以反內則聞而知見而知者觀而化聞而知

者感而化故禮樂者觀感之術而不可以偏廢也禮

交動乎上樂交作乎下而觀感之道得矣禮極中樂

極和中之本率于吾心非假它求也亡國戮民惟

于吾心之所同然者不致察而後外此身以求禮樂

而禮樂益遠矣故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

成化不時為無樂也男女無辨為無禮也夏殷之禮

吾能言之而樂不及禮具而樂存也鯉趨過庭訊以

學禮而樂不告樂必夫自得也顏子為邦終之詔舞

虞帝教胄先之典樂非無詩禮也立于禮則成于樂

矣樂需禮而立禮非樂不成是故興世則禮樂之形

實而人因器以達本世不足以明道則禮樂之用為

虛文而人不足以化其上偏禮恃樂傷天地損人民

所以悖理而害政者至矣王德不下通民欲不上達

而欲人之興讓務本國富家給是濁源而求清流雖

十舜不能矣故曰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是何有

司請定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于禮樂則云不敢是

敢于法殺人而不敢于禮樂患人也必以俎豆管籥

之間小不備絕而不事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

此漢之禮樂之所以為可恨而張奮之所以自歎鬱

可不懼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九

宋 羅泌 撰

前紀九

禪通紀

吳英氏

吳英氏或曰子英見三墳策皇辟云為太吳臣潛龍氏作甲歷者妾也昔者吳英

之世以伐木與殺獸人民少而木獸衆人帝之世不虜

不卯官無共備之勞而死不得用享事不同而階王以

時異也伐木者衣薪之世也見商後有吳氏風俗通云吳英氏後

有吳氏而氏謂吳氏出自少昊夫氏姓重出亦多有之

如賀氏楚出而慶亦為賀來本郡後而來讖亦為來孔

氏宋後而孔達出于衛孔張出于鄭陳又有孔寧齊有

孔應孫氏晉出而一出于商一出于衛漢荀卿又曰孫

楚宋晉有司馬楚衛皆著于南周楚之王孫孫異于衛

秦宋之巫臣後于楚諸國之分侯姓三代之孫王氏

不可勝數矣至于後世兵火熾蕩又有遺諱避

仇隨母假養寄冒之類紛然層出不不可不致也

太上無名其次有為而名從之其次名先而實後名

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為也有為皆善而孰為善

邪溫良恭儉明允篤誠人與我以是名也何竭竭然

擊鼓而求亡子乎故善不可以有心為也有心則偽

而一失之矣上世親死則內之溝它日過之狐狸食

之蠅蚋蛄音古之心與目會而泚達于類于是反累裡

而掩之掩之誠也非為儉非為奢也掩之矣而土親

膚也于是厚衣之薪而棺槨興焉蓋孝子仁人之掩

其親苟可以致其誠者亡不至也喪三日而殯凡附

于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

勿之有悔焉而已矣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

稱之天子七種諸侯五大夫三十二庶人一非直為

觀美也彼藏千金之璧者緹衣十襲匣戶九局齋沐

而出之猶以未滿也況于親伏羲人帝之時非無供

備之勞者死皆用槨豈固是彌文哉而墨子曰堯舜

之喪衣衾三領窆木之棺葛以緘之夏禹之喪桐棺

三寸蘧蔭以欽餘壤為塋音庭可謂儉乎堯舜禹不如

是也下銅三泉上音南南山金玉城闕水銀河海固非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八

君子之志而孝子之心不如是之貧也雖然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動一國屬修士修士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古之數也惟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以總不以畫行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已事而竣若無喪者此之謂至辱是則舜禹若啟以刑餘罪人喪其君也是墨子者以至尊事其親也且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墨之治喪也以泊為其道也惡足以為儉中古之制聖人固不欲速朽也以璣璣斂而孔子麗級豈慮其墓之抽哉而王充猶欲明死者無知以降泊葬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嗟夫儉者一善之名聖人御世之寶也在乎內不在乎其外何說者之譁堯舜舉狗外而反卑之也且怵戒塗墜者尉李野人之璞俗土階三尺者由余窮邦之陋風華戶不扉蓋茨不剪此楚之交子魯之周子之鄙習也而堯居衢室之宮垂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衣襲幅篋如神明集五瑞而見羣后帶幅烏而入覲者若眾星之拱極舜游巖廊之上被袵衣鼓五絃繪日月于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聞鑿和動有環佩步趨中于莛招之節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欲塗墜而怵戒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也人之言曰天子無老夫食則太宰而加珍服則五采而飾玉坐設章容齋展而諸侯孤卿奔走乎堂下出乘大路趨席以養安載臯苙以養鼻錡衡以養目和鑿以養耳三公奉輒諸伯持輪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扶老養衰渠有善于此者彼桀紂之奢而亡也則戒奢者有禮存焉今也覽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茅茨土階欲以塗墜而不敢信不然矣且先王之制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琕以示登降之品而汚世之人不通于禮處尊而偏賤居大而侵小以天子之尊窮天之產罄地之毛而為園隸監門之奉亦難乎為下矣不惟以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子厥躬也而又房無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祭而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鄙野夷貊之人已乎故曰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為而況唐虞與有夏氏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昔在上世人固多難有聖人者教之巢居冬則營窟夏則居曾巢未有火化搏獸而食鑿井而飲揄菽稊以為蓐以辟其難而人說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木處顛有巢氏

風生燥顛傷燥天子是有聖人焉教之編槿而廬緝曰而靡埴塗茨翳以達其高卑之患而達風雨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禮達所言有巢氏在遠人民之巢也外紀云非人皇後有巢氏為在夏商駕六龍從日月是曰古皇河圖云有巢氏王天下也駕六龍飛騰從日月號古皇氏龜龍効圖書界于是文成而天下治易曰河出圖洛出書龜圖書界出是文成而天下治之符也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故圖有九篇書有六篇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書九疇是名書記云聖人受命則有龜字劄畫龍圖呈寶象燧以名畫有之遠缺乎瑤鈴事傳乎全冊及芭義發于榮河而興

籍圖畫萌矣鄭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語言以告王者 其為政也授而弗惡予而弗取故天下之民飯仁焉其及末也有禮臣而貴任之專而不享欲削之權懼而生變有巢氏遂亡見汝家書或以為夏高之開特起于 居子屬益部盤瓠在一方蓋數百里 居子長安三秦志云長安城有平原甚後世無山川湖水民尚井汲巢居地多生長者五十丈今興平始平原也故杜甫云好鳥不安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浮理俗坦然心神舒乃五盤嶺也王康居亦云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蓋有巢之遺化也夫鳥能巢蟲能穴天地而至今如此性不變也人何惟不然哉 後有巢氏巢友友許繇樊豨繇居泮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遑之父適聞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洗耳于頻豎方飲其牛乃殿而還朝山見之也縣居墟類水積泉及樊父還牛處石上半塗存焉而頻豎有巢父頻豎靈臺而縣汝有巢父井二臺在陽翟東十五里臨灑水高士傳云巢父堯時隱人聞堯禪曰何不隱汝光而見若身非吾友也擊而下之縣乃去之逸士傳巢父聞堯禪縣縣不受遜之以為汙也乃洗耳池演奕仲方飲其牛乃驅去之趾半飲其洗耳之下流縣字武仲陽城槐里人堅字仲父巢父家在登封東南四十高一丈五尺古史攷云縣一號巢父非也蓋因巢操言縣夏人表二人也

利器人之所大欲而予奪者天下之怨府也百金之家不滿于千金一命之士不登于三命繇庶而止有

不足者是故聖人乘理而制天下必有以厭服之然後小大罔敢不壹于正在易之觀神道設教禮者聖人之神道也五之履顯以中正而觀天下以中正觀天下故下觀而化之然而上且觀其可樂之生而有較軋之志是以觀盥而不觀薦孔子曰聖人患禮之不達于下也故祭帝于郊使下觀而化也觀化之道莫尚于祭祭祀之禮爵先盥灌而後薦盥者敬之始也薦者禮之末也然薦備物而盥無有焉觀盥而不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觀薦取虛誠以著信也是以有孚顛若無器而人自趨不言而信自諭爵賞刑政有設而不用矣豈復侵陽之事乎哉陸希聲云盥手酌鬯祭之始薦進獻熟顯顯外見則與祭者皆感應而化矣儀禮正義作不親薦非不薦也不親薦薦初六童子之觀不見其宗廟之美所觀者小故小人吉九二闕觀不見其全女廟之事若達人則大觀矣九三觀我生自觀也九五觀我生謂天下之人觀我也上九觀我生觀五也九五觀我生不知無生自我欲未失上九觀五志有未平故君子无咎五雖中正觀之于民然吾當原易之所以消長者矣一陽上長復二陽上長臨三陽上長泰四

陽上長壯五陽上長夬君子道長之時也一陰上長姤二陰上長遁三陰上長否四陰上長觀五陰上長剝小人勢長之時也五陽之卦皆迷君子姤遁否剝各戒小人而觀之象有不言焉觀八月之卦也而臨卦其前方臨之時剛浸而長而先戒之曰八月有凶是戒禍于微而防患于未朕也瓜瓠弱物也非藉物引蔓則不能上者也杞包于瓜漸引上也乾中姤長而五乃包瓜戒其進也進之不戒得亡喪乎自九二喪而遁始無臣九五喪而剝始無君初繫金柅則何進之足憂金堅物也柅制動者也故曰利用于堅制之防戒之至計也方陽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復也以一而有餘此盛衰之勢也故善用物者不使極盛不極則衰不生衰不極則盛不成自陽之不繼而後復生之陰之不繼而後始生之姤之卦也一陰遇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妃故初六曰龍化于蛇或潛于窪筮之牙象不可與長也易中垢初爻所謂一人如女尚可以去者故名之

以女馮復之卦也一陽反始故初七曰龍潛于神復以存神淵兮今吟操兮今垠象可與致用也連山復初爻反始際變靜以待定是以明王至日閉關不可以有為也君子之道始于復而成于泰泰而臨臨而復則能見天地之心矣三卦見上經反而逆復泰而不復則薦之壯乃決之以五陽之夬以反接乎六陽之乾又不能決則極而無繼極而無繼則小人出馮故受之以姤小人之勢始于姤而成于否上二卦見下經自是而退則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反乎姤而入乎坤之順自是而進則至于觀而利賓于王此觀之六三所以未失道者以觀我生而進退也孔子以三陰始否于上經次以四陰之觀乃次以五陰之剝而下經則自二陰之遁而次以一陰之姤而反接六陰之坤與夬且姤與遁否小人道長而歷先天闕不同以明用也

莫之止者而非不止也有其利而無其利勢不能反也至觀之時小人盛矣而其位足以制之中正足以臨之又觀我生以神教是以下自觀而化之苟觀又莫之能正則進而至于剝矣剝極而無繼則君子生焉故受之以復戲禮農爻禮黃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故上七曰數窮致剝而終象曰致剝而終亦不知變也連山剝上爻辭夫小人之為剝豈惟易之憂哉始乎下而卒乎上始乎外而卒乎內未有不然也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頻上失其道此剝之所以起也詩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亂之生也無窮而剝之道也不已則上未有能安其宅者也詩云溥斯害矣職况斯弘不究我躬其斯之謂歟惡戲明王先戒于姤初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庸主猶忘于剝廬方萌于用而致成焉或者謂早計也一日切近災矣泰早乎聖人之于易胡為而小人之詳邪小人無禱者也其所以加乎爾者特涂隙而已矣苟動而中正不顯其符俾無隙之可訟則天下之吝其庶矣非觀之神道設教以中正觀天下疇克爾夫有觀之位而不知變又不能順巽中正以觀焉以至于剝者其惟有巢氏乎豈惟有巢氏乎朱襄氏

有巢氏沒數閱世而朱襄氏立于是多風羣陰闕葛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蕨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盛夏而瘡痍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令曰來陰士達似是不達之訛然樂錄朱或作株劉昭云陳留林邑朱襄氏之地也歷代襄氏作秋今宋之下巴縣古史改亦云陳之秋邑朱襄氏之邑改之范志秋當作株即朱也按即陳之株野襄宇記拓城為朱襄氏之邑拓故城在下邑南七十後有朱襄氏邵氏姓解

樂者陰陽之和也聖人者協陰陽之聲制其器以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其和而已琴瑟者樂之本和者也琴統陽瑟統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是故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于王也瑟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瑟而羣陰來琴惟陽也故虞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仰秣郭巴鼓瑟而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類應也楊泉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數不踰琴以佐陽也陽主生故其情喜陰主殺故其情悲

陰陽并毘則寒暑不成而四時忒矣此帝女之鼓瑟所以動陰聲而悲不能克也故樂惟不可苟作也先王以術調鼎以鼎調樂樂和而玉燭調矣詩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古之君子無故之所以不徹歎

陰康氏

陰康氏之時水隴不疏江不行其原隰凝而易闕人既鬱于內腠理滯著而多重腫人之生也天地合其氣萬物養其用氣以形運是故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其用氣于頭則為腫故風處于耳則為聾為聾為首處鼻則為鼽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為醜處腹則為張為疔處足則為癩為瘰然亦係于上之人是以太平之世疵癘不行衰亂之時穢鬼交作子華子曰亂世之人長短頽百疾俱起民多疾病道多深極首先僞厄萬怪皆生之謂也得所以利其關節者乃制為之舞教人引舞以利道之是謂大舞見襄氏春秋孟頌帝王統錄云防記之王次于葛天有襄氏之浮而始制舞亦見魏志云次葛天非也治子華原葬之陰山也亦見長風氏陰氏見姓纂古姓書作冢相如遊獵賦云奏陶唐氏之舞陳葛天氏之歌注云陶唐當作陸康蓋以呂覽訛作陶唐乃字畫之轉誤外記云筋骨壅益而不達氣作舞以宣導之蓋因呂覽誤本之失

無懷氏

無懷氏帝太昊之先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過而不悔當世之人甘其食樂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意恙不見于色堅白不刑于心而漸毒不萌于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令之曰無懷氏之民世用太平鳳凰降龜龍閣風雨節而寒暑時于是陸中泰山以宗天禪云云以復墜仍石昭示而天下益趣于文矣見管子大戴禮史記後有懷氏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贊曰 惟彼無懷以德安形人甘其食而重其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相聞龜龍以格登代降云勒堅昭示孰曰無懷聿臻文辭 孰謂王通之不知禮乎通之言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封禪之禮豈其非古哉其所以非古者費也封禪帝王之盛禮也歷五帝三王而不能去之非不去之也我愛其禮也昔孔子之論述六藝傳也畧言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昭姓攷瑞者七十有餘君矣而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問大戴禮孔子之言惟出于此或疑六經中無之禮惟起國之君得行世所不知孔子之時天命未改宜問之所不及大戴之說偶不在乎禮記爾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昭穆之序運立之品或人亦不知者天地之間故不知者是非特孔子今截然曰不可逃于天地之間故不知者是非特孔子今截然曰欲人之自樂之非也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知示諸掌明則禮樂則鬼神禮樂鬼神其致一也豈有知鬼神能制禮樂而不達于人情治道者朝踐之前以素惟貴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惟人之事多藉食以復以文為貴君臣之事豈惟聖人推之乎帝以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惟能享親以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知禘之說則諸侯享王大夫尊君尊君之義明無犯上而敬守于掌矣故曰禮者尊尊尊尊其義也知其上下而敬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中庸兼社社神當言之其義一也云禘大祀其義子張問十世子曰雖百世可知也何獨于禘而不知哉直不欲觀之爾禮不王不神魯侯國而矣此不可言也謹者求神之始也既謹則別廟則先昭穆而不欲觀者以其逆也夫自灌已不欲觀則自始至終皆不為矣魯蓋以二小節言僱者知其祀觀而嘆說者顧以為矣魯蓋以二王之後天子之事守也魯何為哉而陽虎且復禘僖公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 喪矣夏殷之禮吾能言之而祀宋不足質也不足質者文獻不足故也 文者夏時之類 獻謂老成之人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如有用我則吾能質之矣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符瑞見而不陞中于泰山者也故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商受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于泰山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者惟成王成王之封禪蓋近之矣禮樂之禮存于大宗伯告祭柴望播于時邁之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則成王褒神之對見矣惡得謂之非古邪且屈說者尚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燔柴于泰壇瘞埋于泰圻此封禪之禮也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

此封禪之事也 大抵封禪一代惟一行之必勅業與繼之君可也又須致瑞崇德然後後可以盛厲之故商有天下六百年惟湯行之周有天下八百年惟成王行之有其功而無其德有其應而無其時皆所不行也謂之無經見昔舜類于上帝而史公之論未悉大 又初載之狩萊燔岱宗封禪之禮莫此為盛矣 柴燧 之燕香也至岱宗柴餘岳則惟望秩且初載之巡行之自後五載之巡不復封禪然燔柴望秩之禮所不廢也 堯十二 年一巡亦然 謂始皇孝武之侈邪彼以侈心用之非封禪之非也刑用之久矣咎陶用之而仁鞅湯用之而慘盜刑罪邪季氏旅于泰山子曰惡乎曾是泰山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不如林放乎猶曰泰山必不敬于季氏也 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大夫猶士庶人不得祭它人之祖于家也泰山應天帝王望祀之所也魯之祭天之禮于季氏旅為要福而已曾不知祭所當祭乃可得為福再求為季氏家臣季氏權禮夫子欲求禮之非敬季氏權禮也必求之力可以敬而求不欲述曰不能敬子不之復誰唯唯泰山曾不如林放若曰泰山有神其知禮也必不至林放之不如季氏之祭必將吐之禮之本者已不足與言矣 旅 封禪之細也 三家之僭 乎公室也 仲尼 少乎泰山也 朝見曰朝夕見曰夕 皆人臣見君之禮類于上帝旅于泰山曰類曰旅皆以臣見君之禮見天莫大之祀也故一獻之禮不足

以大旅周大宗伯典瑞職金皆言旅上帝嘗次言大旅上帝司尊彝職膳餼師言大旅皆天子之禮也又祭山亦曰旅龜人言旅則四望預矣故四望山川不設望即不用旅龜人言主有邸而已預舊例以為大故之祭則非也魯既非禮齊小白既伯會諸侯于葵丘陪臣復僭之如禮何 秦穆公九 因謀封禪 襄王元年 管仲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識者十有二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氏封泰山禪云云黃帝氏封泰山禪云云唐堯氏封泰山禪云云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虞舜氏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 表 正論云高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有異會稽禪是四岳皆可禪也洛陽天地之合嵩高天地之中然則今處天地之中告于嵩高可也不必泰山公曰寡人東救徐存魯蔡陵南伐楚逾方城一戰率服者三十有一國北伐山戎過孤竹制令支破屠河西拘秦夏涉鳴沙收西虞方舟投枹而浮于泝束馬向車越大行逾辟耳之溪南伐牂柯 不 度至邵陵陞熊山而望江漢九合諸侯

一康天下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仲乃設以辭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翅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致者十有五今鳳凰不來而鳴臯比至嘉穀不生而藜藿茂庶神不格守龜不兆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公乃止夫桓公以敬仲之言而遂安冉有不能救而季氏卒僭曰救云者為其有顛溺也司馬相如非惟不能救而又以將死之言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故曰敬仲加于人一等矣 封禪天子之事也王為天門地戶戶為明堂聖帝受天官之宮也王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于天到泰山刻石紀號仲蓋不欲明言 惡戲無諸侯不得行巡狩有天下可以為封禪巡狩之事豈不可行邪秦漢而下勢不可行也 先王所作相時而動不可以常情執方觀之時則以省方觀民設教至復之世則商旅不行后不省而省方則或剝也 古禮之名存者惟封禪矣忍去之乎方漢家之為封禪太史公自以不得從事其間發憤而卒子遷返使適遭河洛把腕啜清直以不得

從行為命誠以希濶之不可幸也鄉使始皇能下車

請罪而不至下刑弃灰卑宮室而不至上象天極孝

武能茅茨不剪而不至木不呈材舞干羽而不至于

賣武窮遠立謗木而不至誅者捕死躬堯舜之行蹈

顯譽之為使天下之人引手加額忻忻然願世以為

君然後備箱檣檣滿車躡凌兢而封禪乎天地不亦

美哉世無管敬仲弗能救其用之以侈心非封禪之

非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十

後紀一

禪通紀

太昊紀上

太昊伏羲氏吳本作界按太昊吳字方易通卦驗

牙精作易無書以畫事謂以畫卦事為治也故論衡云

伏羲以卦治天下鄭氏云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

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人皇初起鄭康成之象天地

世質作易以為政令而不書止畫其卦成之形象非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一曰蒼牙通卦驗云遂皇出握機矩表計算而其刻曰

非按雷吏有蒼牙風姓孔演明道經云遂皇在伏羲前

所謂蒼牙利鋒者風姓風姓始王天下是伏羲因遂皇

之姓矣三墳書言因風而生為姓姓郭氏世書云東方

之帝木能生風故為姓豈其然哉予因謂之世書有風

國因為姓爾故帝後有風后風國之后蓋久而後

得之玄女經云高閭風后知其後云詳國名記是為

春皇寶楨記王子年云以木德王故曰春皇

包義世多

襍轉太昊氏居東方于木德故曰木皇

亦號天皇帝王

帝皇一作熊並音包世

精之君也見鄭禮記注梁武祠碑云伏羲

母華胥居

于華胥之渚蒼精始造工業畫卦結繩以伏羲

而名乃閭中俞水之地子年以華胥為九

江神

女誦嘗暨叔嫪翔于渚之汾巨跡出焉詩舍神霧云巨

履之河圖亦云孝經鉤命決云華胥履迹怪生靈義注

云靈咸仰之迹世紀謂迹出于媪人之時又云媪人沒

伏義代之妾也述華胥決履以跽之意有所動虹且遠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鴻

編修臣裴謙履勛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生臣張曾炳

滕錄監生臣王思誦

宋羅泌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夷通甲開山圖云仇夷山四面絕立太昊之治也即今

說委長于起城今秦治成紀縣本秦之小山山谷名開山

也長于起城圖云伏羲生成起徙治陳倉與地廣記

通用詩有紀有堂作有起龍身牛首古中記云伏羲

牛首非也補史記世祀帝繫皆注云身牛首詳女媧紀

渠肩達掖亦同臂也山準日角奮目珠駭毫翁鬣龍

唇龜齒孝經援神契云伏羲大目山準日角而連珠

有骨表如連珠象玉衡星長九尺有一寸望之廣視

之專春秋合繼天出震惠明睿智蓋承歲而王以立治

紀而萬世循用之本木德
德自木木實麗東道不可尚同乎元氣是併太昊亦作

得乎中央別而能全宿而有成因號伏羲

書說謂伏羲以聖

自有句而應世故又曰有句氏句即

致遠以利天下而下服度世所有天出文章河出馬

多器教人以獵子養育犧牲服牛乘馬草鞮皮蒙引重

圖于是觀象于天效法于地近參乎身遠取諸物兆三

類萬物之情而君民事則陰陽家國之事始明焉禮舍

云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

九宮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作枝幹行爲甲子而純博

伏義三十二易草木草生月雨降日河況時龍馬負圖

申六畫作十言以明陰陽之中以厚君民之德于以洗

心退藏于密管子君之德而十言化乾坤異巽坎離震兌消息

也消退而息進謂天地萬物之間無非易非非可以文字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

見言皆非畫舊古古畫字畫法字爾古之爲畫亦爲法

九用六或作畫非觀象之變爻之動于是窮天地之

用極數之原參天兩地而倚數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八

卦而小成因而重之以盡生生之理而天地之蘊盡矣

所謂先天易也八卦小成即八卦自重者是造六畫矣

有辨別見原始反終神明幽贊于是神著著地靈龜出

洛乃窮天地之蹟極天下之動以龜爲策以蓍爲筮獻

者聖人作

說卦言昔

易幽贊于神明而生蓍故鄭舛記云黃帝受河圖而定

義也古史佚故伏羲作卦始有筮其歷度所謂乘筮者

則筮自伏羲始矣聖人之智非不足以立事也而人之

心事物容無心以故是非吉凶有時而蓍爻取信于無

終夾置上已出言辭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于筮惟占

小成而已

書伏羲曰政治大小無非取于易者麗之象又離中虛

離亦中虛然結繩以爲罔罟以收以漁所取乃重離也

離爲目罟爲繩以異變離結繩而爲魚自二至四有異體自三

至五有化體罟爲風矣爲澤以收以漁之象也是六爻

皆取兩象重者宜即此思之十三卦紛離象法豨狐作爲

罔罟以收以魚白氏結云伏羲作布足以神農有覽

罔罟以制都市織之功令黃帝內傳云黃帝新畫尤鸞

神獸絲乃稱織維之功因之廣織維之爾而淮南子乃

有黃帝指經緯結之說安也王遠機織云機織功用大

矣上自大姑下造義皇帝軒龍輿度業

是創語也特衣裳未辨裁益以機裳衣已分至黃龍

帝而衣裳等裝大立非謂謂始衣服也三禮義宗云伏羲

時瑞因以龍紀官百師服皆以龍名文賜官命賜云

九頭紀起自人皇無官但立尊卑之別故周禮疏序謂政

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伏羲因之邦子以爲龍紀而漢

儒說左氏者乃出春官青龍作爲龍書以立制號而同

文字源云龍書太平稽父象筆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百

官以治萬民以察而文籍由是興矣百官以治豈自後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也錢書目為異布又重令界家有一種長寸八分額廣六分廣廣寸一分足額五分鍾重二錢面文作父爰慕

文作與皆太昊字也攷之攷之盟鍾重可直作二則此爰之為

以信為帝字又封禪文昊異見爰按三五古幣皆異

內而方外為聘配之形也則象天之示置則象地之勢

比會而南分而坦之則人也蓋本三才之義取象如此

豈若後世之察六氣審陰陽以費之身而四時水火陸

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于是嘗草治砒以制

民疾而人滋信世謂神農嘗百草而孔子世紀皆治

水猶資群九載之功黃帝制官亦藉古茅簪之制熒炎

二聖既盡其性而後世猶有政嘗之患理熒蠶蠶草木

而官彌多致其者況不為之度邪世紀云太昊制四針

以括天柱而傳亦謂黃帝命岐伯為之按靈樞岐伯對

禍福以為之元謂後五緯各居其方在伏義乃消息禍

福以制吉凶始合之命潛龍氏筮之乃迎日推策相剛

建造甲子以命歲時配天為幹配地為枝枝幹配類以

網維乎四象故情偽相感而星辰以順則漢感志伏義

是太昊已甲子故陳鳴應書甲子伏義推策甲子

作納也本應氏立周天度音商歲日月時亡易于作旋蓋隋志云蓋天者周曆是

其傳則周公受之于商周人制之謂之周曆言天如蓋

詳其經高蓋皆周中而古者下商者周大夫天度趙君卿

云立周天度建章韋之法後揚雄落下閭張衡之流

大異之法與渾天之非也有排渾別見著躔舍無度

出又三十二易草木而造天書後一易草木作甲歷歲

年合斯萬載之一週也是書木盛于卯以卯之辰陞敷

人或疑之是說實有自來教之臺聽八風民授始

氣以作八卦方壘蓋謂天地猶佛者之言須彌今晉之

題城南十五里有伏牛臺世紀謂伏義常居然云居此

臺伏牛乘馬而謂君資于民民安于安民危于危墳

乃見陶潛純神明開肺意舉六佐以自策二日命金提俗指

苦蓋謹密臧視之未居者借力成之以請敷民金國提

以金提向芒配命烏明建方泝窾木絕港道以濟不通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奠八方旌九位而分九土真源賦伏義別九宮因此置

作八卦分九州掘共工氏霸九州則州之九分不自帝嘗若黃帝矣亦自然之勢也視地之墟物

之夥其爭日大勢不可以偏制而獨任于是經國求賢

以極治寄而閔濶制故不慮不圖而人正世謂黃帝始

也按神農以俟補遠攻風沙伏義時有紀保陽侯而佛

亦記神農有遠國近國之制矣非始于黃帝也論語猶

補象曰遠人之佐成博愛古諸家裏以有愛諸侯之事

蓋土地境絕非賢共理則聖聖人有所不徧從古然也

命視冒為魁志災惡察虛實居百賜以平民橘明象曰

主災惡命紀侗中職定于中邦二日目作紀通宋均仲

起司陸均云主平地陽侯司海宋襄云陽侯伏義之臣

云陽侯陵陽國侯也國近江以瀾大應勅謂以罪六佐

自沈二說不同宣和博古圖有陽侯彝字作陽

職而天地位陰陽得乃體春雅明利政脩兵仗以威懷

太白陰經云伏義以木為兵神農以石為兵塞修為士

貴尤以金為兵今藤州爵以金命堯修以為理者王逸

以之御敗而下情至楚辭辭以金命堯修以為理者王逸

堯修有簡吾法乎前修理也士萬民之判或以

也慶善以為密祀伏義之女故使臣于是餘率萬民平

以為理修修字異蓋異事五臣作見三墳書或以世本

水土道泉原因水居方而置城邑諸書皆言置城郭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非也國土既分城邑既立故書記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湯池帶甲百萬然無無粟則不能守也是炎黃已城池

矣石城之制既自神農則土城之作有不自後世乎往

古之事固可得言神農則土城之小重不自後世乎往

蓋因呂春秋言縣以尾為城而誤之呂氏之說特狀縣

之凶惡百令具舉乃命黃龍氏職圖父因尊事以為禮

焉爾儀而天下治書長離徠翔三墳云因鳳來而爰作荒

樂歌扶扶詠網罟辨樂論云昔伏義氏因時興利教民

震綱之教農之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按扶來歌即鳳來

之樂太昊以鎮天下之人兔園策注引佛云伏義之神農

因太昊以鎮天下之人故作樂以鎮之黃帝之人動故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宣正聲
以檢之命曰立其大衆皆唐人避國諱
斷桐爲七尺

二寸之琴繩絲以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
琴橋云尺

琴以御邪辟防心淫龍吟響響思德之琴曰龍吟故琴謂
云五音六律十二聲龍吟響響思德之琴曰龍吟故琴謂

之離琴源及太平御覽云傳此琴伏義所制樂錄云大
琴二十七絃中華古今注乃以爲絃皆二十五絃伏

琴而琴式謂琴二十絃郭璞又云十絃皆失之切故伏
義以木王者之琴三與八者木之數也故三其九爲之絃八

其九以爲其長非苟然也唐雅云伏義琴七尺二寸或
云三尺六寸六分非五絃蔡氏琴橋亦云伏義作琴五絃

也徽天音捺駕辨以通神明之寓以合天人之餘
楚辭

義駕辨矣通賦所謂趨延露而駕以絙桑爲三十六絃之
辨者劉涓子賦伏義作琴制此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瑟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灼土爲墳而禮樂于是興焉
文子世紀伏義作瑟三十六絃蓋瑟屬陰故用十六之

數世本云應瑟五十絃故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
勝破爲云二十五絃具二均聲故小司馬五絃及小史

皆云伏義所作之瑟二十五絃按揚雄主爲論云夫史
與治游乎大和准唐虞能充其任神興化蕩乎無境惟

伏義能承其統故唐虞能充其任神興化蕩乎無境惟
弓矢質之具非弭達不能以爲妙跡馳不能以爲神

又云二十七絃乃爾雅之所謂灑非此
負方州抱員

天體泰乙統乾元昭天體寂明一垂策窳方而枕繩蕩
乎亡竟以因應而覺悟乎天地之間不是賢而非愚不

活巧而尚行去羨去慕惟以道化上亡求欲于下下亡
千進于上是以百姓足而宇宙洪寧官亡共備之民而

死不用郭鳥罍蟲蛇懷于爪毒陰陽之所離沈不通者
竅理之逆氣之戾物傷民積者絕止之是以事簡民純

亡言而化天下之人浮游罔養而莫知所如往臣子以
順君親以尊故星宿溫潤而鬼神受職功揆上下洞八

方而後世不可及也乃封泰山禪云云以昭姓致瑞而
曾報之合符爾非云符瑞字從玉可見
在治百六十

有四載落賦
真源
而女弟媯媯立包
同年百九十有四葬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山陽 北世紀云襄陽之境然九域志完罕有伏義陵又
河中府有庖王廟引載氏西征記云潼關直北隔河望

層阜嶺然獨秀峯之風陵伏義氏風姓也此當是女媯
墓然古帝王墓者皆

非一所有宜必有說
都于宛丘故陳爲太昊之虛
世紀

必宛邱矣陳留田甲注云伏義爲太昊之虛今宛邱北一
里有伏義廟八掛墟震字記云伏義于蔡水得龜因畫八

卦之墟有長史張齊賢字孝邑易之黃九域志陳蔡俱
有八卦墟此後人之附會按墟址亦云然

都陳者則張黃俱在西方矣蓋其先後從弟始其父沒
黃世言伏義無父葬寔山下作兩放異或代

葬覆車之源
即藍田山也長安志云冢在
藍田縣西三十里襄宇同

厥妃殞洛是

爲洛神代所謂伏伏者
即處氏漢書音義如淳以爲伏
非也明日處
伏義生咸鳥咸鳥生乘釐是司水土生后

妃豈女哉
伏義生咸鳥咸鳥生乘釐是司水土生后

焯后焯生顧相參處于巴是生巴人
郭氏云巴之始祖
庶于巴曰子孫古之故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于姬主

乃其後僭號秦惠唐之有其地寰宇作后昭因唐人
巴滅蜀志顧王五年張儀司馬錯

巴伐蜀因取巴地分爲三十一縣巴子五季流于黔
而君之生黑穴四姓
長西巫武元

廩君有巴氏務相氏
世本云巴郡蠻本有五姓皆出武
廩君之子俱事鬼神後落鍾離山巴氏居黑穴樊韓相鄰

城爲廩君世尚秦女事詳蜀紀後漢書
黃帝應代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風后爲之相
環瑛要畧云侍中古官風后爲黃帝侍中
疑其非然既爲相則侍于中

矣故張果云免時爲侍中
因八卦設九宮以安營壘

次定萬民之窳
正訣
黃帝減蚩尤徽猷多本于后尤

北復以其輕勤其餘于輞谷人賴其利遂世祀之是爲
金山之神
山谷及利今皆

帝之孫任已實歸
帝魁其在唐虞俱有封土書缺不見

周之後夏
杜預世族譜亦有

帝包一也
遵周之興武王復其後于宿後有宥宿須句

顯皐邑于泚上寔典太昊之祀以爲東蒙主
須句乃須

在今須城京相璠云須句一
是以季氏將伐顯皐而孔

子傷之說見
須句後爲邾所併魯復取之
信公伐邾

句蓋滅于邾久矣至是魯取之後復于邾邾文公七年
魯復伐邾而取之春秋特諱無故勞民取而不守云須

反其君俱妄預云雖列國而削弱爲魯私屬尤非詳國
名而宿之後則遷于宋俱不復見
莊公十年也邾自昭

武子伐邾取邾
後有風氏佩氏
公氏並纂文又有

義氏希氏戲氏包氏庖氏鮑氏
包氏史氏顯史氏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東氏
世又以東方氏爲出女媯謂其主東方而風俗

蒙氏胸氏須胸氏任氏似氏宿氏罔氏伏氏慮氏
服本服不氏後而密本作密按黃帝後自有

密氏服氏
密而密不齊本密作密密于殿碑止作用虛

密乃密字又後魏賜劉子文及宿六斤氏並爲宿
之弟郝骨氏爲帝立制其裔孫子期帝乙封之太原之

郝骨氏國之後有郝氏郝骨氏
元和姓纂作郝骨氏唐

大昊之佐

贊曰

泰始云遠聖人成能出包應世書契代繩肇脩文教以立治紀經域奠部改漁棘帶原始反終分躡畫卦消息甲乙以成變化陞降禮樂教而不殊道凝體寂雲自蒼梧負方抱員明一坐策不慮不圖鬼神受職爰與神鼎封岱禪禹萬世允賴若稽三墳

天下有大本三上處其二下亦處其二仁者上之命義者下之命而財者上下之所共者也三者之于人猶魚之有水不可頃刻少也仁義立入之道聖人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所以配天地者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是故君子見得思義非後財也予既紀伏羲因玩其畫與孔氏之所贊然后知財之不可以不議也遲難聲搯什器藏市朝而趨隴澤者無非從事于財也今而曰利非孔孟所言而財者士之不道不幾乎又欲禍天下于財乎嗟乎喙則鉗矣出而用之則歛之也刻之也剥膚鎚髓百孔並作而長不足也何則人心則異而其情不大

相遠也伊聖人之治天下豈他術哉亦原人情而已財者聚人之大本天地之所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也故雖義災之為世不能舍是以為治不過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蓋天地之生財也莫非養人而生也是故天地生財以養人聖人為天地生財以為治是非外生之也因其理以為之理爾又非以其所養者害人也上漏下溢割鼻銜口豈聖人之為也哉請毋議其它六十有四卦莫非財也而孔子贊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而乃繼之以十三卦之象是理財之說也改漁之離未耨之以益與交易之噬嗑必先于垂衣裳之乾坤者是主財為君之說也改漁未耨食貨之本也交易為市通財之術也市道興而無道以處焉則強陵弱衆暴寡爭鬪攘奪乎食貨之場而不可以一朝居矣于是變而通之以除其蔽故能長有其天位而獲大有上九之

吉垂衣無為此惟乾坤之所以能用九六也用則變變則通而不窮矣舟牛致遠是亦以通之也致之而猶有患也故又為之擊柝孤矢以守之然後有財者始獲其安而宮室棺槨可作矣宮室棺槨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也是王道之本也苜為不安奚暇治禮義哉此大過之棺槨大壯之棟宇所以特後于擊柝之豫孤矢之睽與舟牛之隨渙也雖然張官置吏莫非為財也不有以決之不可也此書契之夫治百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官察萬民之所以不可後也是義炎黃帝堯舜氏之所以為天下者也善乎漢文帝之推言之曰吾為天下守財爾為天下守財者亦致其順而已矣是故因其情而為之治則為力易而得其功以石投水夫又為有不受者邪卻壺漿辭牛酒利之小也而民悅之王業以成是則所以使之悅者初不在與之之多也悅不在多則其所以使之怨者奚問于取之之少乎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為政于天下而齊宣以千

里畏人由此故也今而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君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聖人之所甚疾是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盜者不過于欲利而聚斂者離吾之赤子者也制其田產教之樹畜道其妻子使養其老施仁政省刑罰正經界薄稅斂深耕易耨不違其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則財不可勝用矣信能行此則四海之民仰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如父母如此則無敵于天下矣無敵于天下者天吏也斯不亦為天地生財者乎今也搢譎詭飾織詐一日百戰苟可以得之者萬方俱試而口不好焉曰士所不道吾不信也夫言者未必為而為者常不言王行之清談吾知其不若魯褒之能廉也取之有道德之有義烏在其不言哉刮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豈人也哉京師之朽太倉之塵厲適足重不肖子之過爾鹿臺鉅橋非無財也以多而害于厥躬也而昧

者往往藏舟夜半之壑獨不聞白公之愛夫財乎是
泉之愛其子之說也茲非不議之過歟是又烏足語
易之道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

紀傳設論非作史之法也左氏傳春秋每事之
要時有所謂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者蓋將以
發其緒啟其斷也後世史者乃特立之贊既非
體矣而未更為評為論又有所謂史臣曰臣某
曰臣曰制曰之類則失之矣予起路史惟中三
皇不可得而稱紀若三皇與五帝全德具美勉
為之贊其諸紀叙不敢有所論贊昔者子貢方
人夫子以為我所不暇其作春秋特亦不過直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書其事無評品也今之論辨蓋以事出緣古隱
脫難白有所不獲己者始別為錄私竊自謂以
為士子所玩在是若別之則茲史復為斷爛邸
報乃準歷代史例所無附之逐篇之末姑遂聽
之宜其用字時有本書不同君子其必察焉
證非詳致
者存卷外

路史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十一

宋羅泌撰

後紀二

禪通紀

太昊紀下

女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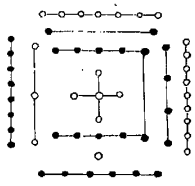
女皇氏 媧 一作去地與 按洞神部伏羲姓風
女媧氏媧 應同出唐文合集雲姓 女媧姓雲號女皇名
媧蓋古聖人有不相襲以知書傳所言女
媧風姓止本伏羲言之不知其當更也 一曰女希
紀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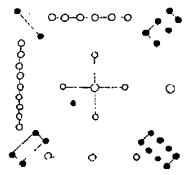
路史

云地身人首一曰女希是為女皇而姓雷希氏出于
伏羲風俗通亦云女媧伏羲之妹知義希古通用 地
身牛首宣髮 玄中記云伏羲龍身女媧地軀列子以為
牛首地形蓋人之形自有首虎鼻故曹植贊女媧云二皇
禽獸之形體是矣非真首牛而身地也韓愈柳宗元
且不之達至今繪畫義炎者猶真為太宰委地之狀夫
宛然哉然作于堂上而何以君人哉王充云世圖女媧
為婦人形斯得之矣至陶弘景遂疑佛氏地獄中
有所謂牛頭阿旁者為是三皇五帝尤可怪矣 太昊
氏之女弟 盧全云女媧本是伏羲媧非
也蓋以女媧一曰女媧媧之出于承匡 山名
城縣東南七十里寰宇記云
女媧生處今山下有女媧廟生而神靈亡景亡謬少佐
太昊禱于神祇而為女媧正姓氏職昏因通行媒以重

榮蘇得曰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
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
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
數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河圖之數也



洛書五取龜象故其
數戴九履一左三右
七二四為肩六八為
足參元定曰圖書之
象自漢孔安國別數
魏闕嗣子明有宋康
節先生卻非龜夫皆
謂如此至劉牧始兩
易其名而指家因之
故今復之悉從其舊
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卷十

萬民之判是曰神媒 風俗通云女媧禱祠神祈而為女
以昏時而昏由此神因以昏媾而因媾者始此明矣夫昏
烟之始媒者煙之聚所謂昏媾而烟媒如此 太昊氏衰

共工為始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 隳天網絕地紀覆
中冀人不堪命于是女皇氏役其神力以與共工氏較

滅共工氏而遷之然後四極正冀州寧地平成萬民
復生媧氏乃立號曰女皇氏 冀州即中冀如蚩尤亦

中國總謂之冀 冀州即中冀如蚩尤亦
州詳今福地記 治于中皇山之源所謂女媧山也 金之
平利在平利襄宇引十道要錄云抱鏡二山楚香合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志山亦見圖 繼興于麗 長安志曰谷隴山有女媧治處
谷三皇舊居之 愛絕瑞席蘿園 許氏云珠

承庖制度 火
水勝主于東方 喬潭女媧陵記云謂媧皇受命在火
火商非也年代歷云女媧火共工大庭皆不承五運理或

可信而古史致以爲女媧火共工大庭皆不承五運理或
云女媧尚白神翼赤黃帝黑少昊白高陽 德矣矣論諸說

赤高辛黑唐白虞亦此以三正言之也 造天立極惟
虛亡醉一而不嚙喋于奇事 猶深算也上際九天下契

黃壚合元履中開陰布綱而下服度 春秋運斗極云虛
皇皇者中也合元履中開陰布綱上合皇 乃命臣隨作

制笙簧以通殊風以才民用 禮記明堂位云女媧之笙
為女媧氏之臣笙簧二器詩云吹笙鼓簧並生鼓簧註以

而不吹則非笙也許說文云隨作笙女媧作簧明為二
物仙傳王遠有五舌竹簧漢武內傳鼓振靈命城陵氏

之簧說者皆為笙中之簧非也蓋等第類 命城陵氏
制都良之筦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制頌筦以合日月

星辰以易兆之農作充樂 帝系譜以都良管班管名曰
其理 用五絃之瑟于澤丘動陰聲極其數而為五十絃

以交天侑神聽之悲不能克乃破為二十五絃以仰其
情具二均聲樂成而天下幽微亡不得其理 傳言帝女
鼓瑟而云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伏羲謂伏羲女媧也故何安謂伏羲滅而補史記言
伏羲之謂二十五絃也五絃乃伏羲氏之瑟女媧用之

非伏羲也世本云伏羲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
自勝乃破為二十五絃具兩均聲而破造記亦謂黃帝

使素女鼓伏羲氏之瑟焉悲而不已後造之二十五絃
長七尺二寸則以爲黃帝滅之故宋世本注女媧笙簧

為黃帝 總飾而并加之 帶而頭飾用 儀錄云媧
人時為髻但以髮相乘而無髮女媧之女以羊毛為繩

向後髮之世故名之頭髻又云以荆發及竹為髻以貫
髮至亮以銅 于是乘雷車轄六蜚以御天 山海經云

駕青龍龍南冥覽云女媧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乘
駕青龍龍南冥覽云女媧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乘

奔地浮游道遠遠鬼神登九天朝 黃壚前白瑞後
帝于靈門宓穆乎太祖之下以此申祠祝而枚占之曰

吉 詞曰昭昭九州日月代 物神化七十 淮南子合和為以搏土為人之類為七十化且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物神化七十 淮南子合和為以搏土為人之類為七十化且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極平均土地地合于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

制度承庖彼女希迪主東方前地後端穆靈門爰
瑞席圖上際九天下契黃墟川嶽效奇馨烈宏集道標
萬物神化七十斷豔立極地平天成筮簞沓今載祀風
陵
女皇氏題

甚矣天下之不可一日無王也太史公作史記世家
侯室而紀皇王然而呂后項籍俱列本紀人皆疑之
且以為太史公壞編年之法以立紀傳予有以見太
史公為得聖人之意也夫春秋編年以王次春示天
下不可一日無王也太史公不敢擬聖人而作經于
是法外傳之體以為紀表世家焉是編年之法也惠
帝死孝文未立呂后為政者八年今不紀則將屹然
中絕其統邪知此則知太史公紀呂后之意矣班固
作書吾不知其知知否也然亦紀呂后而不敢絀唐
之舊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紀歐陽子不知出此乃以
為春秋之法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此歐陽子之失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言也聖人之作經隨事舉豈非以意而遇事是故五
剛在御而一陰得位則折以大有天地之義事則逆
爾統在惠則紀惠統在呂則紀呂豈固曰婦人不得
為君吾不紀邪惠帝立七年而史不紀政定出于后
崩中宗即位武后廢之乃立惠紀于呂后之前唐高宗
下范祖禹以為春秋不王吳楚以存周室唐有天下
武后烏得圖之遂復中宗之年號武后之號此尤倍
理不知周既革軌而易祥矣范尊華焉之號乃以謂
后者配天作合前史錄外咸于未編非其義乃以謂
盡取諸后紀之斯無識矣不知何所見而紀耶夷王
崩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于虜宣王未立有

共伯和者釋位以間王政蓋十有四年矣宣王有志
而後效官共伯歸國故當時史氏以是十四年者繫
之號共和焉知此則知予紀女皇氏之意矣有共和辨見發
嗟乎君子之制行至其窮則皆道之廢也后妃之
賢不過備佐君子求賢審官以贊其外而已成王幼
不能踐阼周公相祿之以踐阼三母之賢不敢干也
自宣太后臨朝稱制而北晨時播婦媼婉達夫子
者莫不以荐其口故宜都內人云古有女媧者亦不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正是天子也特佐伏羲以定九州而已爾後世嬖媼
越出房閨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非備昏主則抱
持小兒以求肆豈知天地之義女卑于男也邪而學
士之論不知出此亦難乎為頌矣武后時宮人李或
曰項籍與高帝同時而王胡為而著之紀曰是又所
以為編年也方秦之亡也籍既自立割漢中以王高
祖而又挾義帝以令諸侯漢中之地非惟偏也而高
祖之王又出于籍籍方分王諸侯而高祖固出其下
是天下之勢在于籍也烏乎而不紀之故必待天下
之一而後紀還于漢是編年之法也揚雄云秦十五
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禪又曰秦楚為天典命
馮遂作史以楚繼秦列項于本紀是以有天下典之
矣班固降之予傳蓋以其書主漢傳前而歐陽子論
正統遂以其說為非謂列羽為紀此豈可法且以為
屬王統後無君周公邵公為政十四年而宣王立是周
統嘗絕十四年而續故周史紀年謂之共和漢中蒙
莽篡立十五年而敗是漢統嘗絕十五年而漢故漢
史以其事作傳則統之絕何害統矣夫統者謂天下
不可一日無主也秦失其虎勢已歸楚沛公以降悉
聽命沛公雖先入關而不能有其虎勢已歸楚沛公以
娶是楚當經秦矣周之傳羽固非史記之例若張衡
劉知幾謂後漢書宜為更始立紀不知此總史之例
不然也

雖然項籍實起群盜其自為稱曰西楚霸
王而已列之本紀則誠過矣義帝從牧羊為羽所立
年太史公之為紀以繼秦而不記者以羽實為項
而義帝之無繼羽則欲蓋洪謂遂發憤書羽列項
羽于本紀以見居高位者非關有德則非矣昌邑王
在位二十七日以過憲周固無可言者然已為君踐
帝位之日乃所以暴其過也厥後魏齊王芳廢歸藩中
東歸廢帝東晉前廢帝子伯業廢帝弟齊廢帝林王
海廢帝弟東晉後廢帝子伯業廢帝弟齊廢帝林王
帝欽北齊廢帝因後廢帝帝伯業廢帝弟齊廢帝
廢帝皆列之紀蓋以其常踐位豈以久近論哉予既紀
太昊與女媧見共工氏之為以水紀事則既改正朔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革制度矣固不可沒也因更傳共工以贊于太昊紀
之末
共工氏傳
共工氏義氏之代侯者也世紀云女媧未有諸侯共工
也于時已屈原云康回怒怒地東南傾王遂
有侯國是曰康回屈原云康回怒怒地東南傾王遂
四其名屈原云康回怒怒地東南傾王遂
名鬲鬲身朱髮歸藏啓筮云共工
太昊氏沒做亂天常竊保冀方按淮南子覽冥言伏羲
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云云于是女媧鍊五
色石以補蒼天斷豔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

共工氏傳
共工氏義氏之代侯者也世紀云女媧未有諸侯共工
也于時已屈原云康回怒怒地東南傾王遂
有侯國是曰康回屈原云康回怒怒地東南傾王遂
四其名屈原云康回怒怒地東南傾王遂
名鬲鬲身朱髮歸藏啓筮云共工
太昊氏沒做亂天常竊保冀方按淮南子覽冥言伏羲
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云云于是女媧鍊五
色石以補蒼天斷豔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共工氏傳
共工氏義氏之代侯者也世紀云女媧未有諸侯共工
也于時已屈原云康回怒怒地東南傾王遂
有侯國是曰康回屈原云康回怒怒地東南傾王遂
四其名屈原云康回怒怒地東南傾王遂
名鬲鬲身朱髮歸藏啓筮云共工
太昊氏沒做亂天常竊保冀方按淮南子覽冥言伏羲
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云云于是女媧鍊五
色石以補蒼天斷豔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

廩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澗澆州平唐表言

據古列子尹子在伊萊之閭是矣然以為炎帝後則非也

以為舜時共工振滔洪水薄空桑謬矣致共工有三詳

發揮補

天辨 搶攘為傑于是左概介丘右臂終隆振滔洪水

以薄空桑 空桑莘陵之閭于女媧之都為近故共工決

之國不知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 寇劇于諸侯虛弱以逞

爰以浮游為卿 瑣語云晉平公夢來熊蹯其屏惡之而

敗于顛項自沈于淮其色赤其言善美共工之善顛其狀

如熊為天王門則近臣憂見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

邪人駭見之則近臣憂見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

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顛項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間自謂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水德故為水紀官師制度皆以水名蓋乘時雜起而失

其紀是以後世不得議其世也 荀悅漢紀引劉子政父

子承母伏義氏水德共工氏承之以水謂五行之運以

伯而不王公孫私賈誼兒馬遠皆以春在水德漢據

火以克 方其君國也專以財利貿易有亡其取之也水

處十七而陸處十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而用不匱管

子澤課信 差于陸處迨其跋戶更復虐取任刑以逞人不堪命于

是立兵仗聚亡義以奸天憲 韓子云共工之戰鐵鉅鉅

體兵仗鐵鉅 專任浮游自聖其智以為亡可臣者故官

已大備矣

曠而國日亂民亡所附賢亡所從 見汲冢書

澤失其身猶欲憑怒條其悍塞壙防百川隳高閭卑率

方輿而潮陷之 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子晉曰古

澤共工氏棄此道 之長民者不離土不崇穀不防川不蓄

也云云見周語 行達皇乾諸福弗弔災薦薦作而菑屢

臻女媧氏戮之共工氏以亡 共工氏無窮名有辨見發

州也陸農卿云皇而霸者也謂之霸入于器故也 凡四

所謂共工氏者如此若伏羲氏襲農母則全粹矣 凡四

十有五載落有子不才終死為厲 禮傳歲時記等共工

日死為厲畏赤豆故 氏有不才子以冬至 作赤豆粥以禳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紀為君傳為臣路史之書豈故為是澆滕哉紀皇王

所以尊天子也傳僭偽所以懲霸據也尊天子所以

晝天下之統懲霸據所以著叛竊之罪統既壹罪既

著則亂常犯上盜國賊民者不能一日遁形于地上

矣齊桓魯文衆所共德也孔子作春秋蓋甚貶之勤

王而請隨則併沒其功爭入而無親書齊小白曹何

問于州吁與無知乎狄泉盟王人河陽朝襄王會宰

周公王世子豈徒載之空言哉亦竊取其義以為人

道之大經而已矣百歲之後有孟軻氏者蓋知其統

矣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予之路史宜有合于此者不可以弗

察也元經何為哉彼將以進退南北也而自拂其統

也乃自比于春秋曰春秋元經于王道是輕重之權

衡夫春秋所書彼善于此則有之矣而正統常在周

也帝魏于太和之元則不知所以為始絕宋于元徽

之五則不得所以為終是則宋魏之間正未嘗分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正未嘗分則統未嘗壹也乃自比于春秋邪吳楚僭

王春秋屢抑以夷狄而有中國雖有大功必如桓文

之子而實不予可也何至抗而帝之邪是故未覲先

王之大道也未覲先王之大道而獨猥經百世區區

于麟止獨何歎嗟乎法春秋而不知春秋豈惟王通

哉使後世既于正統之論而不得其正者皆通之

咎也

路史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十二 宋 羅泌 撰

後紀三

禪通紀

炎帝 農從畋而聲弊文作由古作□故呂春秋

炎帝神農氏 管法皆云免役禮為田□之說也農厚

也編作鑿淵靈經 一作祈世以為免姓非也能

也□皆溢于此 姓伊耆 安云伊耆氏即神農詳禮

正義 顧作祝云 見春秋鈞 見春秋

天子號蓋誤當作 名執命 一曰石年 命曆序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或作是為後帝皇君 見洞神部禮記正義云神農

之君也 乘火 母安登感神于常羊 春秋元命苞云少典

神童首德之 于常羊生神子人面龍顏好耕是謂神農

詩舍神霧云龍首龍似龍也此亦後世劉樞潘夫人之

事爾常羊華陽之常陽 生神農于列山之石室 即烈山也

屬山也

也荆州記水經嶺山今江夏

陸縣北界屬嶺村南重山也

生而九井出焉 荆記云井

陸縣之廣屬嶺村南重山也

生而九井出焉 荆記云井

陸縣之廣屬嶺村南重山也

生而九井出焉 荆記云井

陸縣之廣屬嶺村南重山也

生而九井出焉 荆記云井

陸縣之廣屬嶺村南重山也

生而九井出焉 荆記云井

陸縣之廣屬嶺村南重山也

生而九井出焉 荆記云井

陸縣之廣屬嶺村南重山也

生而九井出焉 荆記云井

陸縣之廣屬嶺村南重山也

生而九井出焉 荆記云井

陸縣之廣屬嶺村南重山也

生而九井出焉 荆記云井

陸縣之廣屬嶺村南重山也

生而九井出焉 荆記云井

陸縣之廣屬嶺村南重山也

生而九井出焉 荆記云井

陸縣之廣屬嶺村南重山也

生而九井出焉 荆記云井

陸縣之廣屬嶺村南重山也

生而九井出焉 荆記云井

陸縣之廣屬嶺村南重山也

生而九井出焉 荆記云井

陸縣之廣屬嶺村南重山也

生而九井出焉 荆記云井

陸縣之廣屬嶺村南重山也

堂之
故處初少典氏取于有蟠氏是曰安登有媯國也世紀
任媯乃帝妣之母世多以執魁為神農因合之爾者蓋生

子二人一為黃帝之先襲少典氏一為神農是為炎帝

詳諸炎帝長于姜水成為姜姓 姜姓之祖也扶風風陽

太昊所賜黃帝鄭駁異義云炎帝姜姓

姬姓炎帝所賜其初國伊繼國者故氏伊耆之邦者即

文王之所伐者猶顯顏首

廟像正為王者衣裝戴冕按太祖皇帝詔脩先代帝王

祠廟至百二十間以上令禮院立定配享功臣檢討儀

所據矣龍顏而大脣懷成鈐戴玉理人名石耳蒼色

大角戴玉理注云日月清有次序故神應和氣以生三

生之大脣一作大脣玉理一作玉英猶玉勝也

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般

戲之事必于黍稷日于淇山之陽求其利民宜久食之

穀而戴之天感嘉生菽粟誕麥爰勒收拾剛壤地而時

焉已則釐牟五子偕至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

者或曰天道遠神農后稷之事未必皆然未有自天來

道第以其異異油油若有相之者爾此不通之論天人

之交何速之有神農灼其可以養民也于是因天之時

詳發揮而乘說神農灼其可以養民也于是因天之時

分地之利墜土嗟穢燒坤野以教天下播種嗣瓜瓞

之實而省殺生之敵始諸飲食烝民乃粒梁武帝像碑

宜教田開土種穀以振萬民而管子謂神農教耕生穀

以致民利陶弘景本草序神農嘗草以省殺生之弊

惟生亡德感若古政文 形 于是師于悉諸九靈學于老

龍吉祖其高矩以致于理悉諸新序作悉老郢姓辨作

子云切勿甘與神農同學悉諸非古或云大成也非

寒夫富言者謂富其理于言借事以奇者以為富言也

之說也受火之瑞上承熒惑故以火紀時焉 神農之有

禮邪不可得而詳矣董仲舒繫露云神農氏之有天下

與天地俱起乎其有所伐乎神農有所伐則可湯武有

所伐則不可也是管子云神農作禮

以神農氏為伐非邪于是修火之利 五穀于淇山之陽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

九州之乃知飲食黃帝作鑽燧生火以熟腥膳民食

無絃燧之疾而天下化此正言災寇避火火事字誤為

貴故下乃言黃帝之王范金排貨以濟國用 班志云食

重山馮澤云云可見神農氏聚天下之貨貨幣之興久矣

故社佐謂神農列都于國以聚貨幣日中為市以變有

無病致前謂邪布周正圖面文六字六分首廣一寸六

有肉四分上廣寸五分下寸七分首廣六分足間八寸

二寸四分上廣寸五分下寸七分首廣六分足間八寸

重八鍊有郭面七分重鍊神農帶也不知半代品有

一大錢圓徑寸五分重鍊神農帶也不知半代品有

色純赤有郭面五分重鍊神農帶也不知半代品有

一金佑所推知貨自神農以來因時變燠以抑時疾以

有之不知已二三分自貨貨矣

炮以煇以為濃漚醴酪也 醴味似濃醴味似洛漚 禮言

汗尊杯飲謂神農時揚仲昌加運議

云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後聖作為醴酪猶存

不知何所見古史攷文始有燔豕酒示不忘古儀酒正義云神農以上水為元酒此

災異肉境之曰炮此燧人之世謂木器液金器腥聖人

飲于土而食于土于是大堤埴以為器而人壽陶治之

遊人蓋有人事則有之若古聖人每創一事必盡其變

而後已也故卦立則有貞悔占稽之事宜立則有官隔

門牆之制故藝而烹蒸梓柱之用與粟當而炮炙佐使

之法起槌輪為大格之始杵鑿為軒輿之源潘豕為柴

望人之濫歸土鼓陶瓦之奉石理勢之來事有必至此

聖人出火而陶治燔地之事有不待于後世也黃帝內

傳言黃帝始作陶器尤作治呂春秋言官長師事悉謂

昆吾始陶治蓋廣之爾此類尤多宜考南方夏故謂

火紀故稱炎焉炎帝關尹告列子云神農有炎之德者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

通典云有火肇迹列山故又以列山厲山為氏 厲山

同按列厲與烈音本通垂帶如屬裂也故音為裂趙都

賦亦與內叶賦亦與結叶詩栗烈叶卒歲而投獵賦陸

離字為厲屬切蓋音如賴注者不知謂音小異誤矣聞

列山圖云列山氏產山谷分布元氣蓋即厲山氏蔡遷曰

列山圖云列山氏產山谷分布元氣蓋即厲山氏蔡遷曰

正義謂炎帝之無後者至漢七祀無厲而有山神說者

遂以為厲山氏矣矣杜預又以烈山謂炎帝時諸侯劉

非之預若天命正氣節審寒暑以平早晚之期謂人之

生太倉為主而太倉穀為主天下萬物亡以易于穀于

是斲木為耜採木為耒窮髮跋荒野制晦清明分龍

斷而成之耕然後穀腹以供樂盛而給軍國漢書云

教學甲百萬而無粟則不能守也兵書謂神農以石為

兵而帝亦嘗伐補送則軍旅已備矣漢代猶有神農兵

法一篇則兵武之事有不出于有粟天 爰布國禁春

之時乎第年載遠遯有不得而詳乎爾

夏所生不傷不害謹脩地利以成萬物亡救人所務而

農得以順其時教之桑麻以為布帛相土停居令人知

所趨避乃命赤冀創揀鐵為耜白作耜耨錢鋒稍鬻井

窰以濟萬民盭剝 以蒸以 民始播食而不胙 冀

即赤冀赤冀若也一作赤制炎帝之臣與攝提諸稽元

暨皆十二支神作農者誤按易傳九事非必盡黃帝克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

舜時呂春秋云赤冀作耜白而耕之以耜白為伏義作

舜時內傳以為黃帝作耜耨田 藟之類事始等始各不

同有說 故為政曰唯天生民惟君奉天唯食喪祭衣服

教化一歸于政林林生人亡亂政農 農政興之言 又設

教曰民為邦本食為民天農不正食不充民不正用不

衷士丁壯而不耕則受其饑女當年而不織則當其寒

不責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耕不彊者亡以養

其身織不力者莫以蓋其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是故

亡十倍之費倍稱之民士力耕而女力績力歸于上而

功被子下歲守十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而國有

十一歲之儲有以利下而不足以傷民乃制為之數一

穀不登損一穀穀之法十倍二穀不登損二穀穀之瀟

倍十蓰夷疏滿之亡食者與之塵亡種者貸之新農夫

敬事力作故天毀地凶旱災並作而有入于溝壑乞

請者時其時以待天權也是以年穀順成衣食足而禮

義興焉邪不作亡制令人從而人從淮南子云神農無制令

無刑罰非無制令設而不用也故六韜云神農以為實

在于成民之生然賞不施于民而天下化則非無制令

矣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衆金貨通有亡按神農貨曰一金則其為幣已衆矣

不知已二三故董氏謂謂社佑推貨自神農以來

分金貨也列廬于國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有亡于是俱興白耜之小

過交易之嗷嗷皆世之急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天下

務曰不在進山易之後神農農 民粒食故天下號

號曰皇神農南方易為神明命 歷序注云其教如神使

者信也皇神農謂亂時不殖亂氣作沴乃紀上

濃厚若神故名神農謂亂時不殖亂氣作沴乃紀上

元調氣朔以瑞啓閏拂蕪蕪辟尸隱以逃民害神農書

陰陽合精天地交運天為尸隱地為不凍君為不朝百

官為不親事不可出遊必有憂悔此復之高旅不行后

不省方之事也隋志云三朝具于攝提七曜起于天關

神農分八節蓋定之也神農之應曰太初非漢之太初也楊

所謂太初曆也神農之應曰太初非漢之太初也楊

濕使以較早晚之期故立應名太史公曰神農氣審寒

合璧五星如連珠應勸云太初曆神農最密日前如

逐乃命司怪主卜巫咸巫陽主筮 咸經有巫咸而郭氏

巫咸山賦乃以為帝于 是通其變以成天地之文極其

數以定天下之象八八成卦以酬酢而佑神以通天下

之志以定天下之業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艮

東北之卦也故種良以為始所謂連山易也後且丑歲

之終寅歲之始也萬物之終始也夫伏羲六十有四卦

食敬鬼神祭祀吉禮起于神農土鼓因于中古神農之器云 悼澆洩閔愚惑爰問于

泰乙小子曰上古之人壽過百歲後世不究天年而有

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邪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

乃稽太始說玉冊素問大論岐伯言臣覽大始天元玉

云戊巳分者奎壁角軫天地之門戶也唐馬融意林云

神農稽首再拜問于太一小子曰鑿井出泉五味煎煮

口別生熟後無氣理男女異類之各異其子曾問上古之

時人壽過百無氣理落之咎獨何氣之使邪太一小子曰

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

見西方鬼星不死象曜同光神農從其當藥以救人命

玉水古鬼災區十世相文當神農之世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說太始天元玉冊今按文有十二篇磨磨靛靛察色

嘗草木而正名之小司馬史記云神農嘗百草是嘗

記云神農耨耨耨百草盡以其平毒寒溫之性異味所

主以播百毒故說神農農字務烟藥圖序所謂神農說

亦輿而顛毒者夫草木之類雜則散殊然察其形色嗅

其臭味自可別善惡堪作藥劑可救殊疾固不待嘗而

後知然聖人必逐一嘗試制神農者蓋以重其事爾任

述意云太原有神釜岡有神農嘗藥鼎又成陽山中有

神農觀藥處一曰神農亦名藥草審其平毒旌其燥寒

山中有紫陽觀云帝于此辨藥察其畏惡辨其臣使釐而三之以養其性命而治病

養命藥中藥養性下藥治病 一日之間而七十毒極含氣也傳記說同

紀從之此亦陶氏序本草謂神農畫八卦等病商正四

百藥正三百六十有五著其本草過數乃亂見三墳書

本中白字者是神農本經者用者大驗世紀云神農著

本草四卷按漢記雜及本草而志無錄梁七錄始有之

小司馬史記云神農嘗百草是嘗

傳記說同

神農嘗百草是嘗

神農嘗百草是嘗

神農嘗百草是嘗

神農嘗百草是嘗

神農嘗百草是嘗

神農嘗百草是嘗

以孟冬祈來年初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蜡臘共故祭
月三代同之皇氏以為三代皆以十二月亦非也
司崑山林川澤神示在位而主先魯素享之山川百物示
皆豫非止八神而所重者八以尤有功于田也先魯
司崑謂曰八神而所重者八以尤有功于田也先魯
為崑謂曰八神而所重者八以尤有功于田也先魯
身哉皇氏云神農伊耆一代故師說以其子孫有天下者始
為蜡祭其先祖祖造田者故師說以其子孫有天下者始
造田謂之曰祖先是為禘事謂之先禘神其農業故曰始
禘漢晉以來東耕悉祠先農故社儀北齊以上辛丁亥
祠先神農氏則又為先農矣故禮記以先農即為先農
傳以先農為田祖又為先農矣故禮記以先農即為先農
暖據舊章樂田祖樂田暖也享農及郵表暖禽獸虎
水防昆蟲尹者之代有之自而祝之曰土反其宅水歸

其墜昆蟲亡作草木歸其澤傳以為神農蜡耕齋葦籥
土鼓榛杖喪殺既蜡而收民息已年不順成之方其蜡
不通以謹民財也也蜡與臘異有說別見惟不順成
則厭禮而婚條風至則合其亡夫家者以蕃其民是故
浮鹵作而人民毓教化興行應如梓鼓耕桑得利而究
年受福孝繼援神契云神農耕桑乃命那夭作扶架之
樂制豐年之詠以薦釐來是曰下謀扶架一作扶來即
古同音爾帝繫譜云伏羲曰扶制雅琴度瑤瑟以保
神農曰扶架蓋未達詳太昊紀

合大猷而閑民欲通其德于神明同其飶于上下曰瑞
也揚雄琴清音云神農造琴以定神榮淫僻淮南子云
神農之初作琴以歸神反望反其天心新論云神農為
琴七絃以隨萬物而政治亂而洽聞記云非也二十五絃
說文世紀隨志小史通歷又皆以為五絃非也按廣雅
神農之琴長六尺六寸有六分于是神農漢嘉穀苗乃
然亦以為五絃有說在發祥禮舍文嘉云神農脩德作
命屏封作稷書以同文攸令耒耜地應之以醴農書斷
云上黨羊頭山嘉禾八穗炎帝乃作經書用敬時令亦
見墨客及羊頭山源澤之故平北三十里羊頭山也
寰宇引山海經神農嘗五穀之所上有炎帝廟蓋郡國
志也山今在上黨有神農城下有神農東南帶太行右
有散臺今長子西南五十里有神農井出羊頭山谷中九
城志上黨有神農廟井又云隰州有穀城神農嘗五穀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于此而為神農井風土記神農城在羊頭山上清一白甘泉
呼為神農得嘉禾處地志亦云得嘉命白阜度地紀脈
級之所太原御覽屏封一作丙封
水道窅木方竹杭橫洋而有亡達春秋元命苞云炎帝
是圖地神農通水怪使不墜蟲之臣曰怪義生白阜
山川林藪所至而正其制蓋正九州之制錦帶書云神
更王軒轅紀書野分疆愛封象子命應序云有神農
萬六龍出地輔號神農始立地形經序四海遠述山
川林藪所至而正其制蓋正九州之制錦帶書云神
自天地設開至東西九十萬里南北三皇尚矣諸子言神農云
萬里蓋所制里于今有所不同者于是辨方正位經

土分城處賢以便勢于以相用而寄其誠近國地廣而
遠彌小負海之邦率三在地呂春秋云神農分國地廣而
十里之國與二十里也此特一聚藩附庸表地而至今
觀之中華上聖人以安萬國表致其制蓋制三墳書氣積
應見于炎帝之後世言黃帝始創萬國謬矣說詳國名
記國土相望彘狗之聲相聞以大用小由中下外猶運
指建瓴而王者以家焉乃課工定地為之城池以守之
詳太昊後歲省方觀民設教月省時政終歲獻功以時
嘗殺祀于明堂見淮南子及隋書宇文愷傳明堂之制
有蓋而無四方風土不能襲燥濕不能

條理許叔仲云蔽法也○形也謂九
地九地之形法摶揉調和也不以物之壞自成
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一上一下而
浮游乎萬物之祖故其民璞重端怒有善而亡惡文子
者無所施其巧勇虛素以公希聲若退樂與政為政樂
者無所措其威與治為治是故成厲而不試謂賞在于成民之生賞誠
設矣然施于人而天下化謂政亡有棄法而成治法誠
立矣然刑罰不施于人而俗善見別本六韜淮南子云
須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因空虛而不用法者而不
壞于義心則既有囹圄矣因空虛而天下一俗莫不
不忿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賢使能故官利則而賢者歸是以天下共尊共富之絕
書云神農不貪天下而天下共富之懷其仁成之心神
不以其智而貴于人而天下共尊之懷其仁成之心神
不越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知其白守其黑是故求死
而不得還金丹訣云按黃帝內經神農知白守黑求後
其身而先外其身而存其神不國其鬼不神亡隅亡適
而天下正南交北幽三危陽谷儂儂之人靡不戾止天
不牟其道地不愛其寶故黃龍川泳丹渠先產風不鳴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傷燥濕而不能入之以享上帝祀鬼神如此而已晏子所言
之燥濕不能入及上之寒暑不能入上事不文木事不言
鐘以示人之制者故王禹偁有隳氏碑云稱賴伊者儉
一時綠不用斷階無蕭茨則知自神農矣或謂黃帝
制屋廬始作明堂黃帝
安說移在賦據書補遂不悞乃伐補遂而萬國定吾云
炎帝本恭遜唐勳載炎恭恭方傳世世尚且欲從或是
兵伐補遂而禽獸尤見春秋魯秦云神農伐補遂黃帝
伐涿鹿而禽獸尤見春秋魯秦云神農伐補遂黃帝
之明不傷百姓之心有王術焉通典作補遂非三光爰崇
郊祀封岱禪云以大報而天下治也封禪之典已久矣故
曰義農之郊曰禪後代之所守也或以為起于黃帝失之襲九窳種九愬提挈形氣
而搏抗乎剛胸以竅領天下是故萬物百族皆有經紀

條雨不破崩亡扎瘞沈煇之趨跟人猶勸窪尊白飲疎
身戴聽以陶乎至化唯亡共胥之怒而不聞王役之搖

故人皆惡其死而尚其生是以唐堯數言朕之比神農
猶民之于鼂旦也而堯說者猶以為夫負妻戴以有天

下是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足以言人道邪尸子語按文
子與淮南齊

俗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則天下有受其穢者
婦人當年不織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神農親耕織

以為天下先不遇親耕躬蠶而已故曰神農黃帝親蠶
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萬民莫不殊身而思戰戰而

觀故治而不和言使萬物安樂和其耳目而六籍兩疑
云三勳皆視六懷有常天下安樂和乃立王神農並耕

天下大
平墾大
于陳今宛在
有陳城故陳國傳云大昊之虛
或云神農亦居此鄭元云故城北有

所謂義神農者其處也實者此虛之名天文張中四星
為天市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

若虛嘗朝實而暮虛也予以是知神農之去太昊常非
遠矣俾無炎帝之虛而紀載皆以為都魯此謬認大庭

為神農故前世紀神農炎帝太昊都陳豫州之域西望方外東
及明諸胡公之封神農氏亦都之是義果同處然故

義明諸胡公之封神農氏亦都之是義果同處然故
都於晉志云神農都陳又別營曲阜神農國志云自陳徙

都於此昔大庭阪嶽周周炎帝居大庭
寰宇曲卑炎帝之虛皆相承之訛也蓋宇于沙是為

長沙神農之都宜在南方故類帝之都在北蓋以知
太昊之在東少昊之在西為信第世速紀畧傳者

亂不得其定其詳
見後及國名記中崩葬長沙茶鄉之尾是曰茶陵所謂

天子墓者郡國志云炎帝神農氏葬長沙長沙之尾東
沙世紀云神農葬茶陵街圖經云茶陵者所謂山谷曰長

茶名也地有陵名者皆以古帝王之墓堯陵陸陵江陵
之類是矣然陸今在麻林兩水茂密陵不可入石鱗

石丁兩形峽險逾四十圍兩形而上陵也前正兩紫金
嶺丁未春子至焉寓人云年常有氣出之今載無矣

所葬代云衣冠亦瘞時人感發掘夷之陵下龍潭傳石
上古有銅碑陷入馬五行者舊唐代
云神農丁亥日死丁未日葬有唐嘗奉祠焉

祖撫蓮夢感見帝于是馳篋求得諸南方爰即貌祀
時序隆三獻廟在康樂鄉鹿原陵上乾德五年建太平
興國中將事官獲舟彈陸秦徒孫南陽廟

有胡真官殿云帝之從臣帝獲舟彈陸秦徒孫南陽廟
廬遙崎即止因葬于茲今中途崎梁嶺也梁坑有樵迹

承桑之君修德志武以喪其國神宗黃帝神武秘畧
言有唐滅之唐太宗金鏡述惟作桑氏即承桑也子
十有三人
贊曰
火德開統連山感神謹修地利粒我烝民鞭麥當草形
神盡辟避照調元以逃人害列塵聚吉蠲歲盛夷疏
損穀禮義以興善俗化下均封便勢虛素以公威厲不
試弗傷弗害受福耕桑日省月攷獻功明堂天不愛道
其鬼不神盛德不孤萬世同仁

欽定四庫全書

濟世有道豈可與貪而躁者謀哉天下無常勢而時
勢有通塞世固有利害而利害有淺深近而淺貪而

躁者能知之利害之長而深非聖智有所不能悉也
封建郡縣其事槩可見矣借以巨室倪音顯又賢
逾切聲也

僂豬音婁沃
壤也有十國音
芸之籍其月舉亦博矣其謀辨
亦劇矣必委能固率之將卒之儻來十鉗奴之為利

乎抑何如推國之慮民而甲之邪其致主仁民經畧
久近固不同也知此則封建郡縣可得而議矣予嘗

言之彊翰弱流天之道也封建之勢也豈利一宗哉
其于民俗尤所急焉者也是以先王世雖極治猶且

渙然莫敢或後況亂世邪聖人之憂患莫非為亂世
計也苟上有明辟則封建而治郡縣而治上失其道

則封建者亂郡縣者亡封建而民猶能存郡縣而四
海聚氣事之深淺有間矣而昧者乃謂封建聖人之

所不得已或又謂郡縣則主祚促而利于民談何易
邪請毋多言而簡喻之王者奉天地法至公者也封

建者天下之公也郡縣者一人之私也唯公也故人
皆得遂其私惟私也是故公私俱廢士民兵政一切

取苟且之術豈直越肥之視秦瘠耶又將剝之以自
厚也郡縣若此而上之人猶欲冀俗之歸厚是何異

子秉稅音拙捷
上擇柱而招狗而柳鄉猶以為公天下之端

自秦始何不思之甚歟聖人之所慮固不在于彼也
昔者鼂子請削七國而七國反逮夫主僂策行而列

侯之坐耐除者百有六可謂罰非其罪矣而汜亡叛

者七日記
納承桑氏之子
漢書作桑水氏雷傳多作
奔水氏字隸也吳起云

元年
甲戌亦謂赤帝仲舒繁雲云克以神農為赤帝河圖言
赤帝有女嫺飛之異而經亦有赤帝
靈發鳩山姪為精衛在上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其勢異也惡戲自封建法廢而後世不見成康之俗君無世臣民無常主無惑乎道之卑也國家承平百年之間民物阜毓波夷夏海實超軼乎三代唯世變風移之事視之有愧則封建不行之所致也茲豈陋儒俗吏之所知哉日者漢唐雖稍封建然而因陋就簡事不稽古紀綱法制一無或備是顧得言封建邪茲其所以歷世紛紛俾俚救弊之不暇者豈封建之咎哉制之失其道也予觀神農之治天下甄四海建諸侯處賢以便勢胥用而平民近者國地廣而遠彌小負海有十里之侯若二十里者以大制上猶榦役指由中下外如水建瓴是故上下得以相安而入皆惡死然後知賈願之謨蓋亦善而未盡聖人之經國立法其慮世防患可謂至矣三代之所以長久此其效焉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六代之季盡矣不然揚子雲豈識下于柳宗元而王仲淹豈見卑于李百藥乎彼宋祁興遮救之言尤為可切厥不出也嗚笑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張溥

編修臣袁讓覆助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陳燦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十三

宋 羅泌 撰

後紀四

禪通紀

炎帝紀下

炎帝柱神農子也魯語烈山氏之子柱內傳說同祭法云烈山氏之子曰農農官也即為柱

七歲有聖德佐神農氏歷裕原銘百藥爰慕其人比裡

定利芟芟及寒堡土時雨至則挾創又以從事於疇殖

百疏區百穀別其疏邀深耕聖作以興歲天均時而地

均財于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殷賑矣真源賦云神農有子年七歲有

聖德同應名山辨其百藥開四壑土興于穀帛化于市鄆民無征役任公而不物任法

而不數守其餘以制其畷故其人不佻不病民亾黷事

審時而權宜是以老幼安里而無謝生之心澹西盪河

源東澹海滙南耀丹垠北沆幽虛莫不來享來咨來茹

亦曰烈山氏傳云烈山氏始為稷謂柱五帝以來稷之昭公二十九年左氏云柱

為稷夏氏以上祀之周并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所言

者皆人神孝經援神契云社土地之主稷五穀之主俱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十二

土神而所主之功異所主既異故其祀亦異柱非句龍第祀食爾

說

炎帝慶甲帝柱之伯也自帝慶甲至帝臨書傳蔑記不得其攷

事固不可以概論有顯然之是而世以為非有顯然之非而世以為是者神農有天下傳七十世而書傳止存八葉年眇記落固無足惑然運歷諸書復敘張爭詭其為政之日而世交引以為是春秋命歷叙炎帝八世五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十年古今通系年代歷世紀補史
記外紀紹運紀運圖等並因乎此真語有炎慶甲而國語烈山氏有子曰柱二者記並無有以今內蘭炎氏為世以十世者亦七首于二帝然自是至帝臨汜亦無紀楊長史序云炎慶甲古之炎帝也楊君受古書云今為北大帝君隱居真語乃疑其為神農又謂神農功高無應而為鬼帝當是黃帝所伐大庭氏稱炎帝者失之夫古之有天下最長世者無神農若也故尸子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呂覽亦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豈不足信如後世之書耶尸子之言記為孔

子然世猶以為非宜乎士之不攷古也

炎帝臨通歷代紀並作臨外紀復以臨魁為神農子尤妄

通系外紀以帝臨為臨魁非也夫帝臨在帝承前年等而帝魁乃在帝承之後補史等蓋自異代世本書言夙沙氏叛以歸帝魁則非臨也惟諸歷紀炎帝八世故臨與帝魁遞為存廢或合臨魁以為一復有不知神農嘗有後代者則又以帝魁為即神農如南都賦注等以帝魁為神農而更以神農為魁傀氏潛夫論云炎帝作魁魁隗帝克碑作名尤妄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塊瓠陶潛云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砥節以自勤非帝臨也嘻儒之無特操如此夫彼又烏知黃帝之元孫帝魁哉

炎帝承帝臨息也其政因民之侈發虛土監賈區儲備廢舉以符其詭蓋五百而始收於是貢胥之瀆行焉神農書云承為民賦二十而一按管子言共工氏之竊取民有法而神農亦有終歲獻貢之事賦貢之來久矣神農置教民稼而後有稅米之賦帝承為之制爾

說

炎帝魁之後八世而為榆罔帝魁之立祇修自勤昇玄有魁罔其說非是

質沙氏始叛其大臣錮職而誹誅臨之以罪而弗服其臣箕文諫之不聽殺之三卿朝而曰禮怒而拘焉謹而弗加詳卿貳質沙之民自攻其主以歸者質沙炎帝時侯皆作夙沙亦見英賢錄文子作宿沙云宿沙氏自攻其君歸神農氏說苑淮南子尹逸告成王曰樂射之臣反亦以為歸神農此特謂炎帝爾世本唐韻等言夙沙氏兼海為鹽以為炎帝之諸侯今安邑東南十里有鹽宗窟呂枕云宿沙氏爨鹽之神謂之鹽宗尊之也或以為也齊多此姓其後爾

說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炎帝明帝魁之子子也明生直
炎帝直直生釐是為帝值
炎帝釐釐生居是為帝來

說

炎帝居母曰聽詛承桑氏之子也太平御覽詛音妖生或作譖作鄭轉失也炎居生節莖

婦人之賢亦有能世其聲者尤為不恒有也夫世罔有賢母眷其孫子而願授其孫若姪終以閑有家者杞蕩二姬為子來逆原流益別惟其賢有以知之也昔者神農取於承桑氏矣至於炎居復納承桑氏后稷取于有駘氏矣至於泰王復納有駘氏此其子孫繁衍盛大豈偶然耶夫婦人倫之本也魯自惠公而上世取于宋桓公以降世取於齊非一日矣所謂必必宋之子文姜何為哉莊公世嫡而猶制使必取其黨抑果賢而合于禮耶齊女待年公齒晏矣而且牽惑姜氏至年六六不有內主以陷不孝之域聖人書于同生徒以見公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世其聲誠為不恒有哉

炎帝節莖節莖生克及戲

炎帝克古代歷帝刻同條書皆作哀非古書克作戲又作曰繆為哀爾炎居生節莖節莖生戲戲生器見山海經書傳戲後為哀哀後為榆罔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是故狐亥首丘魚肉之

蟲集於地而北行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予

游陵山拜靈丘傍徨重卓觀玄廬潛聞之竄其間者
崔嵬隱約且二百所以傳信之神農有天下七十世
若其妃后亞旅則有之矣方金戎犯順初原之氓割
隴穿焉方中尸首會撮而脯黑玄綃單衣偃負穿中
附旁唯銅鼎劍重既取掩之他日邑胥魁或新室句
其鼎榮焉燕合未既而室燬鼎遂亾之而棄劍鼎者
亦門滅茶陵大姓老尹為子詳其事嗟夫易墓非古也太公之封
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而文武周公猶反玷畢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族葬合兆古之道也是何魯人長府之事予稽而切
悲之夫長府昭公之所居也公之二十五年欲逐季
氏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是故季氏惡公欲改
為長府故閔鶯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以言長
府自爾又何必改作以自章其惡不遑哉此孔子之
所以聞之而發言必有中之語蓋亦嘉其深中季氏
隱也方昭公之出也平子禱於場宮故九月立場宮
由此觀之則其欲改為長府意可知矣定公之元年

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
氏將溝焉榮駕鶯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穉也
緦子忍之後必或恥之季孫乃止問于駕鶯曰吾欲
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
穉將焉用之七月癸巳葬公于墓道南孔子為司寇
也乃溝而合之墓夫闕者魯羣公墓之所在也周代
家人掌公墓地必辨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中居昭穆
左右凡諸侯以前卿大夫以後惟兵者不入兆域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孫惡其君乃溝絕其兆使之不得上同先君故孔子
于足溝而合之以反于義族葬合兆自天子達由古
然矣何惑乎災墓之叢哉或曰周公蓋附其亦不詳

于禮者歟

炎帝戲生器及小帝自慶甲以來疑年古今通系系
歷帝承六十年臨八十年明四十九年直四十五年來
四十八年哀四十三年愉罔五十年小司馬史記乃有
魁無歸而諸經不祀神農後為臨魁六十年帝承繼之
帝承六年通鑑不同世紀等不逾此夫神農七十年以
炎黃之在位觀之不下數百年而命歷叙等類以為
八世五百四十年此所以致傳記之紛紛且以炎黃為

世皆逾百載其子孫無一及于百年 炎帝器器生鉅及
又皆上下于四五十間知其難據
伯陵祝庸山海經炎帝生鉅鉅為黃帝師胙土命氏而
為封鉅夏有封父封文侯至周失國有封氏鉅氏巨氏
封父氏富父氏世本鄭大夫封父彌真然代伯陵為黃
帝臣封逢實始于齊先達伯陵是也故周語云太姜之
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而說者謂以伯陵為伏
也蓋因晏子序夾鳩在其前耳太常禮書以伯陵為伏
載孫高顯碑以為顯 同吳權之妻何女緣婦孕三年生
三子曰爰曰鼓曰延延始為夏 爰戕後出臣堯云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二鼓兌頭而鮮藏云麗山與延同事是始樂風為
編鍾生靈怒靈怒生氏人山海經云氏人能上下于天
氏人齊鍾留鏡孟氏堯也記傳多作五革書之
有逢氏蠱氏堯氏延氏氏齊氏為堯達漢之後漢
氏人齊鍾留鏡孟氏堯也記傳多作五革書之
觀榆氏帥齊萬年祀庸為黃帝司徒居于江水生術翼
允首方顏是藁土壤生條及勾龍條喜遠遊歲終亥而
為祖禮記外傳荀或傳注風俗通皆云勾龍為后土
龍廟無其職其居治也能平九州是以社祀湯既勝社
以非代柱而勾龍為社不改置後世水上之神功無及

句龍者故湯不得而
遠見後世祀之輕易生垂及信信生夸父夸父以駛臣
丹朱有句氏句龍氏書傳句郭姓書云近句垂臣高辛
為堯共工不責獨功爇葬不距之山句龍生共工而傳
龍蓋漢儒因山海經之誤失之不攷夫句龍臣高陽而
共工垂堯孰有于先于父百五十年事高陽者按經後
云後生垂垂垂共工以知前者之誤脫法為信國語以四
伯為五官之後謂共工侵諸侯而自王祭法為伯九
州者 生啞鳴是為伯夷為虞心呂且功于水封呂生
矣矣 歲十二泰嶽襲呂餘列申許堯代有許繇堯之子泰嶽蓋長伯
即伯夷始繇于伏氏按朝鮮記云伯夷生禹之子泰嶽
為伯夷之子明矣故子晉云共工從孫四嶽佐之書咨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四嶽之爾太史公不應以四嶽為一人掌昭以四嶽為
伯夷 泰嶽生先龍先龍生玄氏玄氏乞姓二氏異孔晁
也 湯革夏伐氏氏人來朝帖其別為青白朮之三氏後有
羌氏戎氏楊氏符氏氏數十白馬最大非無弋後

者齊書氏楊氏與符氏同周初復泰嶽後于申 申伯
入鄉而楚蝕其壤宣王闢元舅申伯于謝詩申伯蕃蕃
召伯定申伯之宅徽 後有守氏申氏申叔氏申鮮氏謝
其土田在周之中世 周陽北海公申徽為宇文魏賜
氏射氏宇文氏大野氏周陽北海公申徽為宇文魏賜
謝鶴為大野三輔錄云後漢末

謝服以出征不祥改制
咸然元封已有射姓呂侯

曰甫春秋初入於楚
取申呂以為實田是也國語齊許

申呂皆由泰姜宣王時呂
有呂氏旅氏呂相氏甫氏共

氏龔氏藥羅氏從其姓甚共其為共工氏後非商周

之際有呂渭字子牙敏而內智而動厲諸閭游諸侯而

不用退居東海之濱及棄于室伏于茲泉
縣人史傳內汲

紀等皆謂東海人因孟子失之按汲縣太公碑云昔崔

爰為汲令縣民會稽守杜宜白爰曰太公甫生于汲故

居伯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

滅虞執其大夫伯奕膝于虞邑于百里也風俗通云

高儀采高堂公于燕采于移後丘炳元有公欽姓故郭

儂不娶之記有地丘云西王王母神異傳姚黃余他皆氏

此若閭丘鉅丘籍丘成丘梁丘廩丘蒲盧盧蒲之氏

又三原盧氏本閭丘
氏政開均亦必謂為盧宣氏之子孫封汲為汲氏非乃丁

公之于汲書引之可笑後封于盧為盧氏後氏柴氏文

仲柴孔子弟子字子羔後為柴氏其支于章者為章

置氏師太公廟命京兆功曹盧若虛張太公之後其呂

尚齊高盧柴慶國紀紹禮賀栢罕屬秦靈缺易章謝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丁申營滿采許蓋雍門東門子稚子胤子刻子功

子季公禮公半盧雍宗公閭丘仲長章仇等止四十八

姓刻記禮部外郎崔崇之制銘廟門然多有非其後

者敬按唐扶碑乃有三閭氏蔡氏呼氏之類皆失据先

是武王得泰嶽後文叔紹之許靈公徒葉悼公遷城父

曰焦夷 昭九年許遷于夷周紀謂武王封之

四世鄭滅 定六年潞古滅許以許男歸一作斯遷然

者非為復 哀元年許男與楚圍蔡蓋國滅而君在說

買氏止氏焦氏譙氏岳氏氏苴氏苴氏苴氏 堯之諱即

敏碑引謂賈唐李利涉定譙氏出姬姓故或謂不出炎

帝而出于曹按曹伯陽雖滅焦未嘗居之蓋又大妄

小帝少也佚名蓋為政日淺者自慶甲休俱兆茶陵

山尚存二百餘墳蓋

紀后親宗子屬在焉

魯僖公二十有四年襄王出居於鄭文公三年王子

虎卒求之於例則皆曰王臣謂春秋所書王臣之卒

者三尹氏紀世卿之禍劉春存定難之功而子虎之

義不明見於天下其所以言王臣又自不得其說左

氏說者既以為翟泉同盟之王人而公穀氏且以為

會葬之叔服夫王臣之來會葬同盟衆矣何獨子虎

而且指之為叔服哉此惑于左氏晉文公已定襄王

之說而臆之也王子虎周之居守者也夫春秋始書

王出居後四年五月書公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

河陽公朝于王所 時諸侯會衛以勤王因以儂狩公

京師者歸王子虎此王命也故曰 歸之子緩辭與曹伯異昔未之究文公八年書天王

崩未嘗書入也王猛居皇敬王居翟泉此圻內境而

其入也猶切書之天下之主也鄭他國也亦既遠而

戒矣孰有入不書哉 京師不必成周成周不必王城

戒矣孰有入不書哉 成周都之別所至王城然後入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其說者多不悉納天子定王室是乃人臣之極勲而顧茂

紀何以春秋為然則襄王未始入也未始入則何居

狩鄭寄也踐土之會鄭地也朝書王所則猶在鄭矣

會于温因以天王至河陽故公朝于王所踐土未嘗

書天王而朝王所故三傳以為王在不書為晉侯

諱必致天子至于再而後書狩以罪之是一致天子

為之天王千金之家三錢之府不可一日虛也文之

八年王之外十三年矣而君不立顧不有居守者

乎然則居守非王子而誰與由此觀之虎之居守可

知矣王猛居皇王猛入於王城此以宜為王也而其

卒也書王子猛未正乎其位也未正其位而以王子

猛書則王子虎之書卒又可知矣子虎書卒益以信

襄王之未入也以王子大居守厥任亦已重矣任重

者其禮異是故其卒必登于策非王臣比也烏乎聖

人之慮天下亦深而示其後世也亦至矣西序東狩

必三書而後已予既誦之而王之居外亦三書而後

已出而不入其事亦已明矣而或且疑焉至謂不能

乎母而絕之日何妄耶或曰天子無出禮然其定則

則與諸侯之奔者無異然諸侯分土而出出乎其守

圻內故不書出鄭越圻外出乎國也雖然王子取之

奔晉王子朝之奔楚出其闕矣而不書出周公奔晉

取朝等也而以出書周公有官守取朝無官守也是

不辨雖然後世學士將復彙其間茲予之所深憂

而過計者魯公居乾侯猶王居鄭也而于歲首必書

公在乾侯比其沒也必曰公薨于乾侯以是例準則

凡年首必書天王在鄭及其隕也亦必書曰王崩于

鄭而且不有則王其入矣茲益不然也之與以相

去千里周公魯公似矣而大殊也鄭雖圻外猶吾之

鄭而乾侯隸晉非吾境也惟其不入則明在鄭矣又

豈詳魯而畧周哉嗟乎聖人不作聲謂過情諸侯而

不謚則見謂今王戰國天子而蒙出則謂之少帝漢

下魏收所述且至以少帝目平陽事靡憲章乃頻于

哀王之等者與

所居政東急務乘人而鬪其捷于是諸侯携械乃分正

二卿命蚩尤宇子小顛以臨西方司百工二伯者德

不能御蚩尤產胤逐帝而居于涿鹿頓戟一怒并吞亾

親黃帝時為有熊氏實懋聖德諸侯利賓之參盧大懼

設禮于熊黃帝乃暨力牧神皇風后郟伯温之徒及蚩

尤氏轉戰執蚩尤而誅之于是四方之侯爭辨者賔祭

于熊爰代炎輝是為黃帝乃封參盧于路亦作露路今

元和籍土山高與街山等初封蓋在此

而崇炎帝之祀

于陳黃帝所崇宜在陳若故秦靈公于吳陽作下時

露也潞是後繫于河之北東商周別為赤白之狄狄歷

虜谷卑落九州之戎王符云炎帝後姜戎伊洛陸渾也

遂乃祖吾離于瓜州吾離未歸魯公與之田居伊川陸

渾北有義梁戎洛川有大荔戎渭南有驪戎潁首有豎

他皆姜姓鄭樞猶以九州戎為陸戎駒支居魯南鄭陸

矣徐僉二十二年秦晉連陸渾戎于伊川惠公與之南鄭

之田三十三年晉以敗秦于穀鄧九年晉梁西與之戎

類周人辭于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誘以去使逼戎以

戎也漢書渭羌出

子氏苗裔袁純氏斛律氏解批氏烏護氏純骨氏壹

利吐氏異其斥氏狄歷氏是延勒能訖骨氏護薛延

九姓一回純二僕因三澤四拔曳因即披野古也五同

以威安公主改為鶻高車十二族其行也盧氏泣伏利氏叱

伏羅氏窟婁氏布達渾子氏阿鄰氏莫兒氏侯分氏副

古赤狄徐種初號狄歷北也東魏北夷傳及北史云高

車車高丈餘丁零種有狄氏等六氏及十二姓潞子嬰

兒甲氏畱吁姜路之餘晉滅之後有潞氏路氏路中氏

露氏甲氏榆氏諸書惟姜世以為皆隗姓非也按狄為

伐鄭德之立其女隗氏則赤狄亦隗氏當時見傳者五

皆赤狄也推甲潞元年三月丙寅封西伯

之興有允及致老矣而歸備之未至西伯薨武急伐商

叩諫不及義棄周祿北之止陽上俾摩子難之逮聞淑

媛之言遂擿薇焉是為伯夷叔齊首陽山首陽當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也事著不疑二子之來事許呂氏書當時何有叩馬之事

楚雖史改云黃齊采謂有婦人難之故割孝標有夷齊

海之瀆于是憑立 論語說云伯夷叔齊遜魯去之北

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嗟乎適世暴亂而

道不行能凶怨乎忠天下之不善去之海濱放于義以

俟其清則其怨亦希矣一翼而獲其親安其弟美其身

求仁得仁夫又何怨之有 有論在 憑世其國定王之十

一年辭于齊 憑夷齊之弟叔士傳云守弟伯倫是也

子伯夷之弟孤竹君之子也 達海岸墜旦往視之有浮

棺尸跡未露冠者葬之 搜神記曰見浮棺破之而語破

皆無病而死此其異者 有竹氏竺氏孤竹氏孤氏墨氏

墨台氏黔怡氏怡氏台氏 周書怡姜傳云出于墨台

陽侯竹嬰後報怨不改姓加二也以存夷齊而遠于苦情

中笠其孫也夜即竹初室亦未此范史乃有割竹得兒

之說若姓纂竹 伊者之國堯之母家下及湯代有伊摯

以味進為之左相是為保衡伊尹尹豐上而允下儻

黑下聲鈞深本草妙達湯液有伊秩氏耆氏伊耆氏尹

氏伊祈氏阿氏衡伯氏衡氏 衡方碑云尹稱阿衡湯

氏英賢傳又有空桑氏妻也 夫去毫適五就湯桀

此事之難非聖人有不能彼以為為湯作問者戰國之

士私意也世記謂為湯妻有莘氏之妻臣以見紀年以

為交于妹喜而遂以開夏俱不足信有說在 伊摯

紀侯以道事齊不得免乃夫去而俾季奉鄩入于齊有

紀氏邢氏裂氏舊氏郭氏 紀侯齊襄公于周莊公四

年齊襄復九世之誓滅紀紀 路史

書云炎帝裔孫普四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以為

從塗西臨缺侯子守文因氏焉按普四生莫那自門孫

昔據普臨五世孫侯豆歸稱大單子為蒸容昆所滅六

子長是為周後魏都牧主安定侯徒代生系系生船船

化及祖也 庫莫奚氏覺也頭氏阿會氏莫賀五部

氏 宇文之別後分五部有覺也頭氏突厥氏等三年賜奚

為李氏 附 路史

阪泉氏 周書阪泉氏用兵無 蚩尤 集韻作蚩

之裔也 陰經通甲云蚩尤者炎帝之後與少昊治西方

之裔蚩尤之神蚩尤 兄第八十人 河圖云八十一人

蚩尤首虎捲八肱八趾 見婦藏歌蚩尤命苞 好

兵而喜亂 驩黨嘗懼欲凶獸惟作五虐之刑延于平

民罔不冠賊 鴟義完放攘矯虔 書云蚩尤惟始作亂

之刑謂平製號銅柱使抱及浴之之類 發萬盧離狐

之金啟九冶作兵刑劍撥劍撥作而歲之諸侯相兼者

二十一 管子云葛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

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為鵠狐之戰狐父之戈是歲諸

侯相兼者十有二天下頽銳一怒伏尸滿野世本皆云

三朝記袁公問曰蚩尤作兵戰子曰蚩尤無人而之貪者

反刑蚩尤非作兵利其械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樹林

以戰矣越絕書云神農以石為之帝榆岡立諸侯攜佩胥

兵黃帝以玉為以銅鉄鑿也 帝榆岡立諸侯攜佩胥

伐鹿弱 周書當帝 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顛以臨

西方 周書西方四方黃庭聖 司百工德不能數蚩尤產

亂出羊水登九津 頭山羊 以伐空乘逐帝而居于濁鹿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戰于涿鹿帝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頓戟一怒并吞亡親九隅亾遺文亾

所立智士寒心參盧于是與諸侯委命于有熊氏有熊

于是暨力牧神皇厲兵稱旅順殺氣以振兵法文昌而

命將熊羆貔貅以為前行雕鶚雁鷗以為旗幟列子熊羆貔貅

言勇銳之士雕鶚雁鷗亦旗之所繪如曲禮所言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謂前旗後纛左游右旗而招

插在上謂大常牛居中以正四方耳兵法止則植五峰

午地以朱雀為地白獸于地玄武卯地青龍中央招搖

何禽云言如鳥之翔如蛇之毒龍之騰虎也士既成矣逮

之奮無能敵也注以此四獸為軍陣非也

蚩尤逆塗之巫咸曰果哉而有咎晉侯將勤王卜僂巫

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時遇大有之睽或者也是也

義云卜遇黃帝吉兆是戰克也蓋得大有是天亨也是

乃率風后鄧伯溫之徒及尤嘷兵濁鹿之山郡縣志濁鹿城在脩

山陽公所居 三年九戰而城不下問之五胥乃設五

旗五軍具四面攻之三日而後得志蚩尤戰經云帝與

勝引歸泰山三日夜霧帝仰天而歎遇玄女授以兵符

又玄女兵法云攻之三年城不下得術士五胥問之胥

曰是城中之將白也商音也始攻得無以戰之東方

行乎今皇帝為人蒼色角音此雄軍也請以秋為帝曰

為之若何何曰請攻三日城必下其中黃直曰帝積三年

而攻不下何曰攻之三日不如言以罪法論乃設五旗五

軍已具四面攻之三日 傳執執尤于中冀而誅之爰謂

果下封之世不絕

之解今之解州寰宇記云蚩尤之封城有塩池之利故

池是也方塩也 水玉黃帝正赤故呼解池為蚩尤之解

其中有一甘泉得之齒乃成泉北一水曰巫咸河其水

入澤則常不復結一曰堯縣水俗作巫咸非也中冀見

周書則當參蚩尤也解州本解州天授二折廢鄆置乾祐

李守貞反鄭元也解州本解州天授二折廢鄆置乾祐

昭奏置州禦之以甲兵釋怒用大政順天思叙紀于太

常用名之曰絕戀之野尤始亂在幽州其死在冀山海

登九州之野以伐空桑蚩尤出于青丘水皆言殺之涿

鹿之野誤也高書刑德殺之涿鹿者年人頭也黃帝親

之涿鹿也今身首異處故別葬豈非其首于涿鹿地乎

身首異處 北九里高三丈皇覽家墓記云蚩尤冢在壽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械故貉焉貉祭蚩尤詳禮書九十一方漢祖祠沛為沛

長安置祠官室帝乃立祠于蚩尤于沛延蒙鼓旗後立祠

風而祀志尤說多異異龍魚河圖等至謂尤龍黃帝仁

義不能禁尤沒天下復獲帝乃盡尤像

貪必敗虐必敗淫奢必敗不忠必敗賊必敗而昏懦

不與焉方夫事之渙也常有不利族而觀之

固未有不敗者吾行年四十所聞載籍數百十萬

卷所見所聞若所傳聞衆矣自黃帝以來貪如蚩尤

如龔工如蜀王盜跖虐如桀紂如秦皇如高緯劉銀

淫如丹朱如東昏隋煬奢如秦虎如蜀祀崇愷賊如

莽卓布安史巢泚不忠如趙高王莽恭顯京下幾千

百輩矣而一身一首汙未見全保者是非其必敗耶

嗟乎為善與為惡等用心作偽與作德均致力彼作

偽而至于小人為惡而至于賊殺豈有他哉不過祈

飽爾爾君子何嘗不衣食耶堯桀同飽顏跖同暖是

故無二道也彼以豐而以此以約而長由此語之桀

跖之豐固不若堯顏之約而樂也富貴者人之所欲

也而聖人者常以不得已而後居之故其有為也必

推己之有餘以善於人而不竭人之有以奉于己是

故勞心以治人盡神以及物其任愈重其憂愈大遜

許繇遜四岳蓋未以位為樂也天下之人見其有憂

而無樂知其憂之為已也于是為之儀衛以榮之為

之與服以尊之與服成儀衛作而聖人之所以為聖

人者亦猶是也聖人何加損焉奈何繼世乘其基業

不知其憂之不得已而乃紛紛從事于末侈與服盛

儀衛崇基榘而夸子女窮日卜夜上不思所以紹其

業下不思有以保其樂庸夫安卒觀其儀衛之都與

服之妓也於是盡盡然羣起其後以篡奪之而事始

擾矣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子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

矣上墮下暴盜斯伐之矣夫盜之處心非有經世之

具也非有為仁之方也跳梁跋扈亦不過祈飽暖圖

自肆于一日而已故其所覩曾未轉盼而禍敗已隨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矣嗚呼為善作德必有餘慶為惡作偽必有餘殃此天之定理也蚩尤天之戾氣也其威力與天通矣徒以貪殘且猶不免于戮而况其降者乎然則貪淫賊虐不忠狂缺之徒顧何規于後而猶囂囂以犯于惡不韙自棄于人類也耶

帝柱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之何以死懼之刑法以治盜賊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何者民窮則不畏死法令矣施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焉今有二舟一實而一虛相薄于中流虛者恃其無傷也盛闕而俱覆焉今天下剽掠者莫非虛舟也而法令矣施焉是以先王之時民以里居田以井授耄農抑末所以處之者至矣凶年饑歲為之荒政以聚之散利薄征緩刑弛力使之家給人足豈復有盛鬪之患哉割之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必厚下者固所以安其宅下不厚則宅不安宅不安者割之道也孔子嘗言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昔者大安歸

賦雜調十五石盜賊起文成將與除之毛法仁以為軍國資用去之弗可賴常不惑卒遂躪削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匱百姓有餘吾誰而與不足于是賦調輕清而民復厚開皇之間曾未幾何常賦益輕而藏府以益積是知哀公有年饑不足之間而有子有蓋微之對為見遠矣于時之人猶以為異蓋不知百姓既足君是以足百姓既足天下尚何更得虛舟之有

帝承

非利仁之事前日未起不可從我始寓人以徇而有穢良之慘二十收一而有率靡之苛穢良而後輕殺

繆公從死者百七十有七人

臣民之怨深始漢武帝嘗鑿算舟車戶口減半墾場率靡而後

委棄山海之命易頭會箕歛道路暴骨德宗括商稅

開架人多成山海古人有言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塗車芻靈

自昔有之而必曰無後者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其曰

無後者甚疾之辭也揚雄曰備載備載美食而已

踊象人足而用之李翱云始為肉刑者仲尼猶疾之况坐視飢民之死乎蓋以踊指一刑而言之周官有

象人或說為備安石非之損下益上損上益下此天地之定理也

生老病死此人之定數人萌財晦此天地之定數也川竭谷虛丘夷淵實固未有利于此而不害于彼者黃食澤乳豈能益人之數哉伐其壽以強其欲而已子悲其欲則暫強而壽則闔縮矣用其二而民有歎用其三而父子離正恐其歎不待于二離不必于三人而言曰吾能生財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夫誰欺昔者楚靈為章華之臺伍舉諫曰君民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唐明皇既以韓休為相而無一朝之驥或請去之帝曰吾雖苦瘠天下肥矣故孔子曰未有子富而父貧者知夫此則知損益之道矣子既玩易而妄論夫財矣今又于帝柱帝承而再三者誠以民事之為重矣春秋書初稅畷用田賦皆重其首為民害爾帝柱之裔則大矣而帝承之伯世不得而聞之茲予之所甚惑也

帝魁

夫勢之去未有不先敗其本者也國之將亡必出將凶之事人之將死必形將死之為昔武王之說詩曰支支之言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而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支壞壞支其名曰逆天有不亾乎箕文之于質沙支壞也質沙之于箕文壞支也是以箕文見殺質沙卒亾其能免夫子筆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乃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堯舜之所以章也堯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以重塞之主無有存國固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責而不詔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寶鄧析名言堯置諫鼓舜立謗木湯有總銜之誅武有□戒之戮四君之勤如是至于巢睦氏殺東里子夙沙侈僂文策誅闕龍逢紂劓比干四主之嫉賢如仇是以賢愚之較九地之下而重天之上也由此語之自敗自成豈有難見者哉特其

寐已久矣

帝直帝釐

有其善喪厥善無為無作此古聖之治也非特無為惡亦無為善非惟無作敵亦無作法寒而衣饑而食誰能易之是故帝者之為世或傳焉或禪焉何容心于間哉知善其治而已矣炎帝有天下七十世何乃于禹而德衰哉仁義者教世之不可後而衰亂者先王之所不能免者也抑為之善後馮爾託人以府庫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弗能任其弗竊也託人以封疆弗能任其弗叛也先王躬仁義以善天下之俗是故俗成而竊者莫之蓋也叛者莫之與也言無咎譽則雖有百萬之智不足以勝天下之衆矣是以先王惟不私其後世之子孫如欲私其後世之子孫而不由先王之道未有能之者也炎耶禹耶葛德之衰

路史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十四

宋 羅泌 撰

後紀五

疏化紀

黃帝紀上 或作 姓公孫 初姓後改姬焉總以 黃帝有熊氏 雄 多沒其公孫者非也 名茶 河圖挺輔佐云黃帝告天老曰茶其夢兩龍以白圖授子天老曰河有龍圖洛有龜書天其授帝乎帝乃齋余故世本云伯余製衣裳准南子伯余之初衣許註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亦云黃帝王水黃帝經序及難 一曰軒 河圖握拒云黃經疏乃云黃帝名全字赫訖 曰軒 河圖握拒云黃神之精考總鉤命決云附實出降天靈生帝軒注軒黃帝名電黃精軒之氣故文選言登封降禪齊德黃軒率秀名逸矣帝軒世紀云或曰帝軒尚書中侯云黃軒率象又云黃帝巡洛龜書赤文成字象軒而論語撰考亦有軒知地利九牧備教之語軒之字曰玄律 見黃帝經疏按軒星謂之玄軒廣韻九合內志云云竹受氣于玄軒之宿是矣然則名軒而字玄律理或然也山海經帝律生帝鴻則帝 小典氏之子黃精之君也 與為帝鴻氏之字律允信 即附實河圖云黃軒母曰地祇之子 母冥樞曰符葆 附實也宋書志作符寶皇朝列祀廟 聖母是為 元天聖后 秘電繞斗軒而震二十有四月而生帝于

壽丘 河圖握拒云附實之郊見電繞斗軒星照野感壽丘而生軒而世紀謂神農之末少典娶附實見電光壽丘陸說供奉官郭坦二十二月生初以為妖百帝于

稷不動生亦無他數自有近焉壽丘在經上 邦或云濟南世紀又以為充兒非詳水經注 故名曰軒 太史公謂南軒後世從之非也天文雖云軒轅黃帝之神黃龍之體然軒轅自是古帝按錢諸古皆二種文有作曰者黃帝有作靈者軒轅氏帶也上世黃帝帶皆以代別知黃帝與軒轅為二也辨在軒轅紀 生 而紫雲充房 見王水序寶積記云黃帝以戊巳日 身逾 九尺附函挺髮修髻花耀河目降顛曰角龍顏 黃帝充 嘖黑帝修頸蒼帝并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勿慧齊長敦 乳輪見孔叢等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敏知幽明死生之故少典氏沒後軒嗣立成為姬姓 古 已姓非龍 并謀兼智明法天明 中說并天下之 謀兼天下之智以使其民 心一四國順之子是開國于熊 國于有熊鄉也 炎帝 氏襄蚩尤惟始作亂赫其火輝以逐帝帝弗能征乃帥 諸侯責于后爰暨風后乃牧神皇之徒較其徒旅以曷 小顛而弭火災 刀音彫乃牧即刀墨書傳皆作力牧按 國朝有乃牧四明經乃牧地戶開歷然 世紀言黃帝開居乃大風去土為天下塵垢又執千鈞之 弩驅羊萬羣露風乃姓力名牧者于為后千鈞異力驅羊牧 力牧于大澤亦見夢書故文運云占夢而得二賢其言

為得一奉宸

史得一奉宸道 乃臨盛水錄龜符 見黃帝 及太白陰經云帝征蚩尤七十一戰不克董夢金人引 領長頭玄狐之裘云天帝使授符得兵符戰必克矣帝 齋問符致壇似皮非皮繅非繅萬三裏一尺丈曰天 一在前太乙在後帝再拜受于是設九宮置八門布三 奇六將制陽陰二道凡八十局名曰天乙遁甲式三 門發五將具征蚩尤而斬之出水 納三宮五意之機 決一云夢西王母使盛水作成水

受八門九江之要

見集仙錄及 衍握奇以為式 見兵法 唐太宗云世傳黃帝握奇文 見河圖 或作握機踏云餘奪也音同故五旗五應六毒 見河圖 見餘篇而制其陣 黃土也鳥雲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騰却月水有漢以十月會登土為八陣是也世以出異孔 明不然孔明八陣本一陣也蓋出黃帝丘井之法井分 四道二千五百之陣分八百五十為陣其中握奇焉一 軍萬二千五百人八千七百五十五為正陣三十七為 十為奇兵陣問容陣隊問容陣衛公變為六花陣今出 龍虎為道法也李靖云天地者本乎演觀風雷本乎備名 軍亦謂法本乎隊伍古人秘之說此是炎帝諸侯咸進 堯法之年三十七戮蚩尤于中冀于是炎帝諸侯咸進 委命乃即帝位都彭城 史傳言帝居涿鹿世本云涿鹿 有黃帝祠南東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縣有 涿鹿山黃帝祠阪泉蚩尤城世止以為帝邦在是而世 紀遂疑上谷當名彭澤非也按涿鹿有三又有督濁二

音上谷木蚩尤之居而彭城乃黃帝之都蓋帝尤尤以其家來此猶漢春陵之內敵爾若脩武之濁鹿與蚩尤又嘗以此名冠之死地也

王承填而土行故色尚黃而天下號之黃帝自有熊啟胙故又曰有熊氏

其即位也適有雲瑞因以雲紀百官師長俱以雲名鹿

之後五雲花葩金枝玉葉常覆帝上古今注云乃作華蓋焉黎表按宋書靈雲五色太平之應接神契云王者

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之紀事虞舜由之作歌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雲為官名無所出惟內

傳有縉雲氏受佑等遂有青縉白黑黃五名之列與五火五水五龍並不足信乃立四輔三公

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二十官有秩以之共理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視四民 七大夫蓋卿有黃帝二十少師則時有少師論語

以制官蓋至是名位乃具 命知命斜夭老錄教刀

牧準斤鳩治法五聖道級闡紀補闕地典州絡七輔

得而天地治神明至 絡維級等也闡紀補陶潛賢輔錄

后而無鳩治世紀云黃帝也論語語補周禮五聖

為三公其將非一人也故張衡治子方將師天老耳等或

典漢志陰陽有地典六篇鳩治子一篇對胡五篇刀牧

十五風后十三鬼容蓋三篇及容

成陰道天老雜子陰道皆黃帝臣十有五年帝喜天下

之戴已乃養正命娛耳目昏然五情爽惑于是放萬機

舍宮寢而肆志于昆臺方明執輿昌寓參乘張若謂朋

前馬昆闢滑稽後車風后柏常從負書劍 謂多作習寓

或廣以昌寓字 發勃紫宮之中涉澶沙而屆陰蒲 賈誼書

海入江內取線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崑崙還中國治

天子云云風后負書柏常帶劍旦涉澶流夕歸陰蒲

孫卿子云發勃紫宮不崇朝而屆六合大抵書傳言黃

帝事如道書列子符子孫卿子之類多涉茫難也

陟王屋而受丹經 絕朴子真源云黃帝以地皇九年正

行詣青丘紫府先生授三皇錄及天文大字次西入空

丹訣次游成子即黃王屋先生石函發玉笈得九鼎飛靈神

令詣天真皇人故度信云活身紫府問政青丘也登空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桐而周廣成 莊子在空桐之下往見之空桐山在汝之

梁縣西南四十有廣成澤及廟近南陽雒陽山故馬融

世謂成謂廣成在此非也仲長子云廣成游于空桐襄城

嶺來往喚喚喚在洛之永寧九山在襄有廣成廟碑

號九山在北方唐唐盧真碑亦詳封東山而奉中華君 或云

黃丈人受 九鼎之方策大面而禮竇生 大面青城也黃帝封為五

為冢封竇子為黃帝陶正岳大夫竇生劉向仙傳以

五色烟煇火自燭或云雲國封人入金谷而咨涓子心

至昆峯 黃帝經序于龍曲山諸大夫即大塊也具茨即

于具茨 今大塊山在陽翟一曰泰塊司馬云在蔡陽密

東即神牧于相成 莊云牧馬童子相成即襄城金簡玉

小童步三綱之法三洞云襄城小童步六紀之法黃帝

天綱之經四極明科云帝封一通于太山一于勞蓋山

陞鴻隄受神芝于黃蓋 黃蓋童子 遂盍群神大明之虛

而投玉策于鍾陰自是愛紀四方而借亂者若蚩尤為

赤帝未宜為白帝之類故有赤帝城白帝城說者以少

也蓋自後代 邊城曰警介胄不釋帶乃焦然歎曰朕

之過淫矣君危于上者民不安于下主失其國者其臣

再嫁厥病之由非養寇耶今處民萌之上而四盜起迭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震于師何以哉乃正四軍 神宗高祖武畧云兵法處山

就卑下斥澤之軍必依水草平陸之高為擇 即堊豐滅四

其坦易此四軍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帝而有天下 帝交共謀之邊城曰警云云向令黃帝不戰四

帝而有天下 帝交共謀之邊城曰警云云向令黃帝不戰四

則其臣民嫁于四帝矣 謂國雖大好戰必亾天下雖平

忘戰必危矣以仁義授以信禮故投之死地而後生知

彼知己故亡敵于天下于是以兵為衛內行刀鏖外用

水火天目臨四維而巡行句陣并氣而決戰 天目見黃

推云欲知迴狩之年當視太乙與天目在四維之歲法

當迴狩冬官穡可能集聖歷云黃帝御守真女降朝殺

神策于金騰鐵兵符于玉置至若省方巡狩 傍行天下

天仗出而爰擇剛辰王師興而先求近日 未嘗屠居先之德正而後之以威刑必不誅者從而征

之是以魔之所擬而敵開戶身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

焉乃達四面廣能賢稽功務法乘數乘剛而都于陳 今

難故陳倉姚睦云黃帝都陳倉非宛丘故今隴右黃帝

遠迹甚多水經注上邽有軒轅溪軒轅谷睦云黃帝生

處通甲大泰亦治陳倉置三皇間在西乎 仙傳謂大泰山之阿世紀曰火真或作大莫非封絕即

子封鉅赤誦 赤赤也大塊即火真或作大莫非封絕即

故音書云軒轅聖人侯 臣而愛國所師固非一矣 復岐下見岐伯引載而歸訪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于治道 時岐伯已百餘歲見仙傳亦詳靈樞有問岐伯

問少師少師 于是申命封胡以為丞鬼容藍為相刀牧

似非岐伯 黃錄云黃帝坐于氍毹上與大司馬

為將而周昌輔之 容先左右輔將周昌二十二二人臨觀

風圖此圖本出河圖經運法也 大山稽為司徒庸光為司

秋合誠圖云百二十二人也 大馬山稽為司徒庸光為司

馬呂氏春秋大封為司馬蓋一職恒先為司空建九

法七相盟而下服度 六帖云黃帝時時恒先為

玃當若備盜豫若天令人知禁風后善乎伏羲之道

以為當天而配上台 春秋內事云風后善乎伏羲之道

故推衍陰陽當天 天官也陶氏職

官要錄云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環濟云為侍中管子六相又云帝以黃光明天道為當時

非桓常審乎地利以為常平地官之職管于是地獻草木乃述耕種之利內傳云升為天子地獻草木以廣耕種

乎東以為土師而平春種角穀論賢列爵勸耕種禁伐即耨龍管注云土師司空角穀菜豆庸光辨乎南以為司徒而正夏種

芒穀脩馳戒侈發宿臧靜居農以戒力以究夏功即祝

封辨乎西以為司馬玩器禽種遂穀收穀薦祖甲厲

兵戒什伍以從事謂西種白麥金穀秋收種夏死

辨乎北以之李行冬斷罪種穀刺箭伐木乃勞農始

獵殺管五行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司馬冬李

以名教帝處中央而政四國分八節以紀農功命天中

建皇極又三墳乃下教曰聲禁重色禁重香味禁重室

禁重國亡衰教市亡淫貨地亡墮土官亡濫士邑亡游

民山不童澤不涸是致正道是則官有常職民有常業

父子不背恩兄弟不去義夫婦不廢情鳥獸草木不失

其長而鰥寡孤獨各有養也世紀云聲禁重聲衣禁重

固菜又三墳所謂有衣食禁重味居禁重室免

曰吾欲陶天下為一家有道乎對曰請又其寬而時之

吾謹逃其爪牙則可矣帝曰子欲聞陰陽之義岐伯曰

岐先師之所秘柏高猶不能明則似非矣堯胡官切曰

細角山羊易言寬陸孟喜云獸名夫有兌兌為羊也曰

若言可得聞乎曰上有丹矸者下有黃銀上有慈石者

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赤銅青金上有代赭下有鹽

鐵上有葱下有銀沙此山之見榮者也至于艾而時之

則貨幣于是乎成乃斲山林破曾藪楚萊沛以制金刀

立五幣設九棘之利而為輕重之法曰自言能司馬不

能者釁鼓自言能治里不能者釁社自言能為官不能

官者剿以為門故人亡有奸能誣祿而至于君者相任

釁為官重門擊柝不能者亦隨之以法所謂李法教而

後殺故法設而亡用所謂李法按黃帝李法曰璧壘已

官之號魏主征伐刑戮之事故稱其書為李法胡建為

南北軍王假黃帝李法斬天子監軍李李也說苑云

之義人義人者殺木此致五法而布之天下故財用自

是作而刀棘由此顯矣五法乃財用之法術太公素王

用之無窮世有能知之者妙論云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

范子可謂曉之矣豈稅故率刑官哉河龍圖發洛龜

書威鄭注中侯成則也亦見于是正坤乾分離坎倚象

行數以成一代之宜謂六位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兌

藏易也歸藏初經初翼也其卦又有明夷營惑者老大

明之類經海志存十三卷晉薛正注孫孫無忌論漢初

本著三卷缺文昔故筮明筮經治洪水牧古大有初經齊世

明樂筮營惑武王伐商故占著老曰不吉謂是三易也

歸藏氏陽天南歸藏地事連山人事是不謂之易也故又曰

歸藏氏坤乾南歸藏地事連山人事是不謂之易也故又曰

受河圖得其五要春秋五始占羊疏云元者氣之始春

有五始謂此五事夫正日月者京師之正朔商元正即

承已定之法故如免齊歷象月日齊七政定閏之類後世

乃設靈臺立五官以叙五事史黃帝始定星歷于足五

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中庸注云聖人制作

其德配天地唯五始可以當之合誠圖官黃帝立五始

之法莫大於正其始也命史蘆占星即雷伯也或云

丘亦有闢芭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分星次象應著名

始終相驗于是乎有星官之書規欒儀器皆志云黃帝

星傳尚存隋志云星浮箭為象孔壺為漏以考中星

軒轅見自黃帝始隋志云黃帝

創觀漏水利器取則以分晝夜命義和占日僂珥旺適

纓紐抱負關啟浮箭以為號或疑之則非尚儀占月

繩九道之側匿厓五精之留疾即常車區占風道八風

以通乎二十四鬼史蘆非也突鬼詭訛隸首定數以

率其美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成焉四器生于律志

律之本也伶倫造律采解谿之簞斷筳間三寸九分

為黃鍾之宮曰含少漢志帝使伶倫之大夏之西崑崙

鳴籥鳴吹之亦為黃鍾之宮曰含少制十二萬竽鳳之

節間吹之為黃鍾清宮之管自清宮皆可生之夫律呂

之數或運或否凡七十二黃鍾之數焉七十八三寸九

分黃鍾之清倍之也十律律以和聲可作樂矣後代因其餘出之倍之六十為三百本于劉安未見加損也

抱朴

制十有二箏以之既陰之下聽鳳之鳴以定其雌

律御行吹律以定五始正朔服色由斯而別未聞累黍

乃作玉律以應候氣薦之宗廟察治忽以知三軍之

消息晉志云黃帝作律以玉為琯長尺六寸為十二月

及鐘聲樂乘與同謂陽律管陰律御其性也是亦用

銅矣隋志云伶倫舍少擅比什之工虞帝昭華律刻玉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之妙是虞始以玉非也統和天人非玉莫致其至東漢
二至以玉律十二候氣殿中以竹律六十候日靈臺其
用有異太始十年中書故古器校古矣不得而廢也
姑洗玉律二小呂玉律其末久矣不
名百物明民共財而定氏族易是類誰曰聖人興起其
姓黃帝吹律定姓是也律六律也故有五音律之說堪
輿經有黃帝問天老五姓姓而緩神契亦謂聖王吹律有
律而吹命陰陽得人之宮而李房推律亦謂五音生曰丘
姓遂自
定可以通所以崇倫類遠禽獸也禮大傳云繫之以姓
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或云六世親屬夫
竭財通婚姻故杜估云商以上親不隔同姓妾也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

**撓正甲子探五行之情而定之納音風后釋之以致其
用而三命行矣**伏羲已有甲子大撓特配甲子作納音
大撓黃帝史臣攸天書三式云女撓三式支遁太乙也
十取納音聲如今海中金沙中金之類風后所釋如甲
子乙丑丑墓金丙寅丁卯乘象火是也世亦有之命鈞
叙謂黃帝使風后為之以序九宮之法有納音說見餘
論
**察三辰于上迹禍福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
而不倍**傳命容成作蓋天綜六術以定氣象問于鬼
史蘆曰上下周紀其有數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
周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氣者五歲為周五六合者歲
**三十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為一
周太過不及斯以見矣**六者六氣五者五位天以六氣
則五歲而餘一氣故運一位以承六則常六歲乃因五
乃備天元之氣故六年而環會周而後始也
**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以作調歷歲紀甲寅日記甲
子立正又以配氣致重又以抵日而時節定是歲己酉
朔旦南至而獲神策得寶鼎冕侯問于鬼容篋容篋對
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書作宛時爰興封禪迎日
推策造六十神歷**索隱云策神策也**積邪分以致閏配**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

**甲子而設薛歲七十六以為紀紀二十而薛首定之原
名握先率二十而冬至復朔**公孫卿云今年辛巳朔旦
冬至在己酉朔古未有合者冬甲元年乙丑朔也按黃
後九十五年甲申朔得至又周公攝政五年丁巳朔旦
歲而冬至七十六年丙申朔旦得至至于秦漢率七十六
歲而後至一復朔果無己酉者至于下皇朝政和八年
始一合于黃帝春問曰履端于始表正于中推
餘于終而天度畢矣萬歲一週顧豈偶然哉
推三百八十年而策定然後時惠而辰從歷曰調歷元
風三年太史令張壽王言黃帝時歷者詳于安人諸壽
今陰陽大司農中丞麻光二十餘人執候晦朔齊王
非漢歷逆天道乃詔李信治調歷是也易乾鑿度云名

曰握先
即調也于是始有天地神民事物之官各司其序俾不
相亂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
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本次分范十有二鏡六乳四獸
變異得以占焉應十有二次隨有得者以占刻劃分無
徑八寸麒麟龜鳳龍鳳記汾陰侯生死以一鏡授王度
十四諫字承日則文影入見于面却却百邪云吾聞黃
帝鑄十五鏡第一徑尺五寸以法滿日此為第八度隋
御史嘗自為記述異記以鏡湖為軒室鑄鏡處處未究
**受祥金隱耀神鍾九乳神光玉聲于赤城乃本陰陽審
風聲命榮後鑄十二鍾以協月筭以詔英詔**隋志云即
鑄鍾帝命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

樂極而愛悅也曲思
賦注大容黃帝時仲春乙卯日在奎至今三千餘年
之春分亦在奎此不準月令也蓋秦歷如此浮風歷冬
至在斗十三謂黃帝時亦在斗此偶合爾**弛張合施動靜麗節是故翕純繳
繹聲而聽嚴五降之後而不彈矣今日咸池**即成純北
門成曰黃
帝奏咸池于洞庭之野劉子法語言黃帝之咸池也
道問不備也既兩宗樂論黃帝詠雲門之神少昊歌鳳
道之靈雲門成池樂殊奏異康成云咸池即大
卷大卷即大章遠達以雲門為大卷未詳何據乃廣宮
室壯堂高棟深宇以避風雨內事作合宮尸子管子
曰明堂曰
名崑崙天子從之入以祭祀此公玉帶所上制度故元
朝萬方帝明堂文中子云黃帝有合宮之號唐志言帝
朝又管子黃帝有明堂之議魏志崔暉管同或子別所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

蓋古廟建鑿殿黃帝經序云帝見岐伯于鑿殿殿其堂
者葉少蘊等疑
泰始名殿非也以祀上帝接萬靈以采民言四阿反坳
種元極即庫臺設移旋極榭格內階齒陞提唐山廡檣
幹惟工斲其材而斲之乃命簞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
以利器用並列仙傳有神人遇封教為五色烟黃帝封
為陶正積火自燒隨烟下上赤將子一作繼
命揮作蓋弓夷牟造矢以備四方陳書云黃帝作弓
父
**云黃帝岐伯作鼓吹鏡角靈鞞神鈺以揚德建武厲士
風敵而威天下**劉瓛定軍禮謂鼓吹不知誰造漢氏以
雄朔野極蕭統歌岐伯所造義纂又云

制 蠱十二授帝黃鐵制 重門擊柝備不速客 易林師
角十二以警說詳餘論 易林師

命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標直以携龍角為帝車大輅
故曲其輶紹大帝之衛于是崇牙交旒羽擗攘稍欄劍

華蓋屬車副乘記里司馬以備道暎 晉志聖人見秋蓬
作輪與墨子言黃帝會鬼神于泰山駕象車六虬馳
里華蓋之類脩見內傳晉志古今注事始等昔蚩蚩與

高堂陸秦朝爭言指南車二子謂古典無紀鈞云古有
故明帝詔今作之唐服志云黃帝造車服為之屏蔽也

命馬師皇為牧正臣胘服牛始駕而僕驛之御全矣 河
命提左輔及軒轅車紀黃帝內傳古今注等後志云醫

牛駕馬游覽八極師皇見仙傳及馬經為帝馬醫嘗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法乾坤以正衣裳制袞冕設斧黻深衣大帶靡
屨赤烏玄衣纁裳纁纁流以規眇聽之逸 玄衣纁裳

之色上佐西南南赤合黃而成纁故坤五曰黃裳元
裳下乾坤之象說文曰黃帝初作冕而世本胡作冕

注黃帝臣又世本云黃帝作黼冕也禮記云黃帝深衣
白帶白文又世本云黃帝作黼冕也禮記云黃帝深衣

物情始垂衣裳以化天下當是時素風尚近惟白布深
衣齊則緇之蓋以黃帝勞也夫戴緇孔子云黃帝齊服

是也又世本云黃帝臣於力扉履 房觀望翟草木
之花染為文章以明上下之衰褱衣榆展以為內服故

于是有袞龍之頌 夏侯太初辨樂 端璧瑞以奉天委珩
論龍裳者誤

牙以媯武是以衣裳所在而兇惡不起 易林坤
身者必誠必信乃飾棺衾以送死封崇表木以當大事

棺槨久矣向上以旉九事在垂衣裳之後又謂謂焉作土
聖以周棺槨作木槨 依內傳云帝始鑿莊子云

易擊鼓乎囑何也曰野多疾黃帝子雄黃曰逐疫出
浴齋戒以通九氣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其形趨步以

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擊鼓嗚呼逐疫出
魁焉者不知以為魁星爾以寫祀白登雲之說矣 設

鬱律 雷輶國策作余與鬱 說青鳥以除民害而民
宜之 抱朴子云精徐步則說青鳥二書今代有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則非 于是吉凶喪葬靡不備也 帝始詳內傳 乃命沮
誦作雲書孔甲為史執青纂記言動惟實 孔甲充其佐

漢志有史孔甲八篇 天下已治百令具舉猶且卹然神
田給習者黃帝始也 禍福在所密存亾在所用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

量以割其下上下一日百戰故作中凡之銘曰毋弁弱
毋俛德毋違同母教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又著瑞書
曰敬勝怠者吉急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凡事不彊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乃命
史甲作戒盤孟孟豆奩鏡劍履與席中杖戶牖弓矛一

著銘詩以彌縫其闕 凡二十六昔周公誦之於成王並
凡之銘孔甲有盤孟之戒漢志有孔甲甲非惟口起兵惟動

盤孟三十六太平御覽以為夏孔甲非惟口起兵惟動
得客乃為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夙夕念治懼然自克是以功高業廣而亾遺事 世謂太
人昔孔子見之後稷之廟按太公金匱公對武王之言

明黃帝所作皇覽記陰謀曰黃帝金人器銘曰武王問
明父及五帝之戒對曰黃帝之戒曰吾人之居民上搖搖恐

朝不及夕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我古之慎言人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于是親事法宮觀八極而建五常 素問黃帝生明堂始
建五常謂天 謂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

盪之外喜怒攻之內天昏亾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
察五氣立五運同性命紀陰陽極咨于岐雷而內經作

謹候其時著之玉版以藏靈蘭之室 濟道基經
者名之較仙行之不休可久王莽序演倉穀 倉倉穀

腹中各順色置其方面云此黃帝較仙之術靈樞亦有
說 推賊曹 黃帝元辰經云血忌陰陽精氣之辰天 命俞

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謹候其時則可萬全 素問
其時氣乃與期能合 命平彭桐君處方盡鉅漸漸刺治

色脉可以萬全矣 胃痿以下五十九刺詳素問刺瘻及黃
而人得以盡年 帝中詰世紀云帝使岐伯嘗味百藥主

草醫論今經方本草之書處出焉故家語云黃帝嘗味
藥水又命岐伯雷公論經脉旁通問難八十一為難經

著內外街 命西陸氏勸蠶稼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律
而躬桑乃獻繭絲遂稱織維之功因之廣織以給郊廟

之服 皇圖要覽云伏羲氏勸蠶陸氏始蠶蓋此祀天圓
丘牲玉取蒼 漢舊儀云黃帝以來圓丘祭天于甘泉山

清靈臺十二日燒香通天臺也史記公孫卿言黃帝作
帝郊祭上帝宿三宿土積高神明之奧故立時郊上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帝焉祀地于方澤牲玉取黃 圓邱方澤皆取自然
除璋設醪醴制蘭蒲列圭玉而薦之 圭謂辟除玉謂圭

七登之牀十絕之帳奏函夾之宮以致之而榜禮乎
壽宮 岐周之醪醴七登牀十絕帳上然禮並見內傳封

香譜云以分別尊卑華戎之佳故拾遺記云軒皇使百
辟羣臣受脤神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於焚香

出梵教今祭用之非誤矣不知古燔燒即香也 立五
祀作其祀嘏咸以數薦而山川之典禮為多命共鼓化
狐作舟車以濟不通 車亦舟也越人謂舟為車地志故
作舟樺化狐即貨狐說文作貨狄

按古貨布
貨止作化命登玄通道路正里候命風后方割萬里畫

登分疆 班固云分州周公職錄圖云黃帝受命風后受

定之 萬國樊定東西離里南北傳言神靈之封七千上唐經異

也 卿假為申公說妄也劉恕外紀辨百里之國萬區非是

詳名記命匠營國國中九經九緯五置而有市市有館以

瑛朝聘之需 班固賦分州土立王朝軒轅氏所以載帝

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大戴禮及史記本傳四監五軌

典于邦國乃建其牧立其監牧是也太守乃施

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州長是侯牧交獻而朝聘之事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外傳夫黃帝之九牧傳教即周之六卿分職以

備禮九牧也 禮記正義以論語誤故黃帝既有九州之

牧則有朝聘 茹豐達命于子刑而放之而萬國服地昔

是實墟也 楚子州城州屈以復茹人是也或作茹豐誤元中記云

黃帝軒之臣茹豐以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是為扶

伏氏 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晦以防不足八家

以為井井設其中而收之于邑故十利得通典夏殷不

易其 辨九地立什一代取民之制咸本之中正 存凶相

守有無相權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分之

于井計之于州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數詳 禮運

道既隱而云以立田里說者為三五時非也黃帝井法

井一為舜降三州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

十為鄉鄉十為州外紀誤云州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

十二鄉蓋因康成之說誤之矣 置法而不變俾民得以

安其法是以不使而成不慮而止策天命而治天下故

天報眉壽 唐裴君云黃帝顛頊免舜禹湯以功 德澤

深後世故子孫皆以有土黃祚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

見申子文 自即位百年履地戴天循機提象不就物不

違害不善求不緣道法中宿而要繆乎太祖之下職道

義經天地別雌雄等貴賤不使不仁者加乎天下故用

武勝殘而百姓以濟紀人倫叙萬物以信與仁為天下

先是故法令明而上下無尤 百年者號數帝在位七十八

喜天下之戴已又有十五年而大治又四十 年列子曰帝立有十五年

八年而登遐世云百年坤監百一十年俱委 不章功不揚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故物無忿傲之心

楛茲白戀皂焦明囉阿而龍麟搜于陪除日蟹虹螻禺

諸北貢職楊表桓魯貫向長股莫不來庭而依朔 或曰

已奧世之言符瑞者妄也曰德義也符瑞命也古之受

命者蓋當有符瑞矣後之人因其有而存之所以著命

之不可以干然不教後者亦義而已矣尸子云四瑞之

民有貴向者深目者長股者黃帝之德皆致之諸瑞在

音 義乃撫萬靈度四方乘龍而四巡 為八尺

十道志沂山縣之沂山也震宇凡山在青之益都郡

山國志云黃帝封泰山禪凡山即此公玉帶云黃帝封

泰山祀后封東泰山禪凡山或東泰山即沂山漢武以

其卑小祀之而不封者又靈武亦有泰山在河東之地

欽定四庫全書 即鎮戎之空桐山俗呼雞頭山水經

非 西逾隴欵斧屯 大隴山之別名又臨洮亦有空桐

山二山各有廣成廟故太史公兩言 南入江內涉熊湘

難頭空桐相連遊踪錄在平涼西 南方亦多故迹永初山記元寧有黃帝鍊丹處張氏

土地記東陽永康南四里石城山上有石城黃帝游此

而黃山山峯有黃帝鑿雲街山街之 北屆浮碇南臨玄扈

室陽山峯有黃帝鑿雲街山街之 玄扈

空也臨洛水河黃帝坐于玄扈之閣合誠圖云帝

再拜受黃帝洛上與大帝在玄扈閣等語臨洛水河

補周昌等百二十人臨之風術圖至帝前黃玉為匣署

曰黃帝詔司命兼帝行樂聞之其文可號宋書云黃帝

坐玄扈洛水上玄扈風集術圖至帝前黃玉為匣世紀云

帝齊宮中生玄扈風集術圖至帝前黃玉為匣世紀云

洛南有玄扈山襄子記洛南縣西北百里乃開東苑曰

余母之東苑未嘗不感 掖中宮詔羣神授見者齋心服

去之則復亦靈極 形以先馮 侯五等 作清角樂大合而樂之鳴鶴翱翔

鳳皇蔽日 握帝軒雲起鳳皇七十一年鳳皇止庭伯高拜

鳳皇蔽日而止于東園終身不去禮瑞命記云黃帝

服黃龍戴黃冠于宮鳳蔽日而來自止帝園食竹芝捷

梧桐終不去時外傳云黃帝即位守內和平問天老乃

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冕齊中宮鳳蔽日至帝降東階西

集梧桐終身不去 于是合符于釜山以觀其會 合符者

之瑞也如度帝之口瑞傳所謂黃帝合而不死者釜山

觀乎九山也昔魏明元獵平川發釜山鑄鼎虛之陰乃引

郭子橫說以為在東海中妄也大抵儒生言三五事類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引之盡泮曉說不可致知之所如拾遺記黃帝厭世于

昆臺乃鼎湖之峻處耳而說者必以為崑崙北有覆釜

山故錦上湖有覆釜山今維之北海淵源山亦曰覆釜見

漢地志黃帝記舊名山塔山其形如塔水經灑水出塔

山者今青之北海東南六十天寶山

亦曰灑源故凡不近人情者皆非也 采首山之銅鑄三

鼎于荆山之陽以象泰乙能輕能重能濟能行存亡是

諡吉凶可知虎豹百物為之賦火參鱸 史黃帝鑄寶鼎

應圖云以象三才陽極于九故聖人攝其數而天地人瑞

覆釜山在嶽氏首山在蒲坂荆山在湖城世謂襄陽若

緡雲之荆 八月既望鼎成死焉 五行書帝以甲戌日崩

人用其教是死也世言黃帝鼎成乘龍上升此秦漢方

士之言而按劍經言黃帝鑄鼎以疾崩蓋橋山後五百

年山崩空室無尸惟存寶劍赤烏是神仙家亦謂黃帝有死矣又列仙傳云黃帝自涿邑于日第七十日返還于橋山故莊子曰若人者將得日而葬上郡陽

周之橋山也慶之華池西聖道山山之真宰東八十許午黃帝陵在子午山今塚存大歷七年廟按隴天記黃帝陵南陵也故葬曰上陵山而神聖謂黃帝葬南

山甲山則首山也思元注云黃帝葬西海橋山地志亦謂山有黃帝塚史記武帝巡朔方還祭黃帝塚于橋山元魏諸帝亦數祭焉後魏書文成東逐逐鹿利黃帝祭橋山觀諸帝亦數祭焉今在上谷東南二十里九城志

橋山又觀諸帝亦數祭焉今在上谷東南二十里九城志橋山又觀諸帝亦數祭焉今在上谷東南二十里九城志

冠几杖而廟像之率諸侯而朝焉七年而立子理志成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

刑有軒棟廟晉周生招魂議云黃帝體仙登遐其臣扶微等斂其衣冠堇之扶微誤也汲書云左微乃立廟帝

非年百十有七或云三百宰子以問于孔子子曰人賴其利百年用其教百年威其神百年曰三百年也見大禮

五帝德樂伊之令也故列于大禮立后三妃以存憲憲形史曰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立后三妃也子二

小臣以備內官以教天下之內治一后三妃也子二子二十五別姓者十二十二祈酉滕箴任苒葢結儀儀諸史

記皆作青陽及二紀也夷陽餘脩姬姓古書大槩可質然非非青陽與夫彭同為紀姓是矣而又云青陽與齊林為姬姓則非也夫姬姓乃玄單而非青陽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

十二人為十一姓餘十三人皆姬姓也今乃云惟二人同于黃帝者為姬姓其得信耶且昌意玄單藏林擇賢姬姓者豈景帝當同音藏林擇賢

惟二人哉元妃西陵氏曰儻祖雷書非是集靈塚儻祖初力偽生昌意玄單龍苗昌意就德遜居若水姓書

也然任後自有昌有子三人長曰乾荒次安季悃乾荒生帝顛項是為高陽氏紀言安虞西土後曰安息漢

來復者為安氏延也按據安塚山山出於昌意之本安氏阿史德氏為親稱棧落山山之隨母嫁于虜將安延個

延僅以夫依謂道買乃虜姓之其山虜謂之戰間神舊書猶云突厥謂道李氏真為武威李悃遷北土後為黨

欽定四庫全書拓跋之說不一詳餘論至鬱律二子長沙莫雄項之辟為拓跋氏路史

氏周閔陽周瑤為車非氏又是云氏者任城王子避難是云家而姓崇播論拓跋跋敬鎮夏以討渠功賜李姓氏賜也他詳徐論

有拓跋仁福者為蕃部都指揮使亦從其姓將吏迎為州師開平子彝超彝興繼有夏銀綏宥地彝興事周為

書令中平王其後先缺繼不常事具玄囂姬姓降居派水夏降居江水即派水今之瀾派水大戴禮青

陽降居派水又誤以玄囂為青陽也生帝譽是為高辛有本

氏紀龍玄苗一作禹蓋古字故司馬氏貞作璞明爾史索作苗融融吾皆非下明棄其守降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

之南喬生白犬是為蠻人之祖見大荒北經白犬乃其熊魁龐國後代之史難猶狗為犬子豹如虎

之類非實犬也葉舒之說蓋因乎此有辨見登輝帝之南游西陵氏殞于道式祀于行本紀云帝周遊時元紀

母監護始置防長今之方相也漢祀行神以西陵氏死氏生青陽大禮西陵生玄囂不云是方雷而人物表

西陵氏乃吳遂以其始蠶故又祀先蠶北齊書季春祀方雷為儻祖耳以其始蠶故

後周皇后祭先蠶西陵氏唐月令以為天駒天駒馬祖亦不得為黃帝漢世祠苑婦人

休及清內簡休繼黃帝者也是為帝鴻氏紀言清次封

清為紀姓是生少昊紀言次妃彤魚氏生揮及夷彭魚

世姓彭雷謂青陽生揮故唐非直甫謚謂夷鼓為蒼林妾無損益般

甯非暉云揮次十五子造弧矢及以率器受封于張為

李氏灌氏李有元想灌開元想見英華九百叱羅氏周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

之因姓東方通名朝亦見時鐘新書仙傳不得其由

而多姓其說風俗通姓纂云伏羲後女媧俱夷

彭紀要子始封于采是為左人右采氏左人氏夷鼓

氏夷彭之後彭姓辨引英賢傳作夷鼓促宜誤

母漢書第四紀即揮母兒惡德充帝內之曰屬女德而

弗忠與女正而有弗翼雖惡何傷是生蒼林禺陽陽而夷

仲等皆任姓有自未矣或作禺陽最少受封于任為任

萬乃昔字唐表作為禺陽禺陽最少受封于任為任

姓唐表又云雍帝謝安舒洛陽終泉邕過皆任分也

十後各以國令氏遇即禹見潛夫或作過非姓書謂泉

國後各以國令氏出全暉封白水為氏安也高麗王為

其出也當氏細封氏拓跋氏費統氏顏超氏野群氏房

敦氏敦氏乃侯氏侯氏叔乙稱氏為叔孫氏屬車輅氏

為非氏也後魏政元覽為元氏大武賜免髮僱禮為源

其出也當氏細封氏拓跋氏費統氏顏超氏野群氏房

之屬雖憐王可也嗟夫君人得聞此言則寢不瞑食不旨尚何縱欲貪酷之有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夫誰舍之晉平公曰予無樂乎為君也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黃帝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五十者知命之年而易者窮理至命之學也以知命之年為至命之學可以無過矣而必曰可無大過是則小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者聖人猶未敢自必其無也是故過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人誰無過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易之所脩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斯聖人之所憂也堯稽于衆舍己從人舜審于衆子違汝弼豈若小人之恥過作非又從而文之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非無過也所過者化不俟終日茲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食更而日愈明過改而人益聖此聖人之所以不

貴無過而貴改過善改過者聖之資也始雖昧而今明初雖愚而今臧吾何尤一過改而一益起矣昔者太甲之自艾猶夫人也而周公贊之衛獻公之復國猶夫人也而君子貴之善補過也若楚子虔聞右尹之言乃揖而入當饋不食數日不能以自克以及于難故孔子曰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溪乎右尹子革黃帝之初志于求仙養正命子虛靈王娛耳目愛民而不戰乃放萬機舍宮寢而肆志于昆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臺發軔紫宮之中投策鍾山之下登空桐陟王屋陞鴻隄而入金谷車轍馬迹半于天下于是四帝共起而謀之邊城日警介冑不釋當此之時民幾再嫁而非黃帝之有矣然而黃帝克自抑畏剋迹遊馳即營壘滅四帝而有天下則克己而已矣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世固有大無道民心已離一旦翻然克自抑悔人猶懷之至于死而不忘漢武帝唐德宗可謂迷復者矣輪臺之命奉天之詔非必盡實

也一日而播告上首之蠱靡不為之感泣而知戎寇之不足平卒以自保其國言發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著乎遠匹夫為不善一念之悔固有言未脫口而舊變為之消弭者况稱孤之客邪易危之安轉亾之存夫又何難之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以黃帝之神聖一念之差猶幾至于不免而後之人乃至耻過飾非聞諫則拂曰吾為盡善豈不大悖乎聞黃帝之事其亦少知戒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十五

詳校官庶正臣張溥
編修臣袁謙履助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騰錄監生臣劉為幹

後紀六

疏化紀

黃帝紀下

帝鴻氏

帝鴻氏釐姓帝律生帝鴻是為帝休山海經云帝律生帝鴻亦黃帝之字

也杜預以帝鴻為黃帝國矣即方雷故營靈亦帝鴻律黃帝之字

為黃帝國矣母方靈氏為營雷詳少昊紀感極晶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于寶革命論云鴻黃世

生生而多祥黃帝厥帝休是立及以一民也免舜禹禪

體文德也是帝鴻黃帝為世及者頭矣何得以為黃帝

載史記黃帝舉風后力故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

序帝鴻于炎帝之前則又失之正朔服度一仍黃帝之

故故亡思亡為不慮不圖而臻至治治四十有七載卒

葬離離之鴻冢是矣在秦漢皆列祀典鴻冢即六鴻冢

書說者更以為鬼容丘益非按今冢在離以知所都亦不遠黃帝之都也生白民及嘻嘻生

季格西苑經云南岳登州山氏曰女慶生季格生帝魁

有本西苑經云南岳登州山氏曰女慶生季格生帝魁

紀言白民銷姓降居于夷是為白民之祖汲冢書有白民之國出乘

黃孔隗云是東南夷與白州相接天寶軍錄云日南

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裡人所居白民之後也去前二萬

刺其胸為花籠以粉其別為防風氏守封禺之間

紫畫兩目下為飾其別為防風氏守封禺之間

山在武庫東南三十里釐姓商為汪汴氏漆姓

釐姓商為汪汴或云號鄭蠻鄭蠻漆姓云即周之長狄

故鄭曰辨證亡十一年得臣敗狄俾遠以為長狄又云

人妄也外傳謂仲尼言周為長狄今為大人謂今非周

而何安繆有汪氏罔氏汪注云罔氏罔說文作汪罔

可矣此姓楚出汪罔氏景德四而緡雲氏亦帝之冑

安汪氏按姓苑出汪罔氏景德四而緡雲氏亦帝之冑

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置天下之人以比三兇謂

之饕餮山海經顓帝生驩頭又云姦妻遺腹生驩頭則

驩頭為禹之弟而苗民其猶子也免試齊時禹才十歲

何蘇有弟若姪暴恣為亂且苗民蠻頭明而黃帝子

姓弟七為釐苗民為驩頭之子而驩頭為帝鴻之後則

知驩頭緡雲之為釐姓審矣俟言三苗為緡雲氏之子

也往古之事亦可知堯曠之子三危河西諸夷俱其

類也三危在焯煌煙國名記傳三苗與防風同出是也

之後世范祖之繆矣此河關西南南見三苗姜姓之別炎帝

階書以黨類宕昌白狼皆三苗後蓋非虞之舜禹三載

苗民逆命昏迷自賢反道敗德斷制五獄之刑曰法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始淫為劓刑椽黥以亂亡辜練抑惟刑民棄保弗降

之咎俾禹徂征而猶負固帝乃誕敷文德舜干羽而苗

格遂分北之其餘入于南海者為驩朱國朱兜榮近外

矣三苗之君蓋入仕免朝其國仍故是以既氣而苗復

叛傳言三苗所以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

之波右彭蠡之水後有鴻氏洪氏緡雲氏驩氏萬

也蓋江鄂之境後蠻同音故說文音蠻為萬風俗通

氏驩氏曼氏蠻氏云驩氏荆蠻之後木姓蠻其音隨音

特改為長狄氏防風氏任時云吳越防風廟其神作龍

人姓防風氏即其後皆長大越人祭之秦防

風樂載什三尺吹之如犬嗥三人披髮而舞危氏元氏

氏改為元仔偪全誦之子

士有患博非博之足患所患者寡要而已適千里者

晚遂遙而惡驛道山者見挿架而濊甚矣書文之病

人也噫學者既病夫書文矣余顧又欲病之邪帝鴻

氏繼黃帝也而說者以為黃帝何邪以五帝位無

地以置之也虞氏之先有幕而惑于史記所叙之世

者無地以置夫幕也遂以為之虞思而不暇顧是皆

學者沈絛之意病也按春秋運斗樞以帝鴻金天高

陽高辛唐虞為五代而班氏人表既叙帝鴻于炎帝

之前矣豈得謂黃帝哉于令畀日栢皇臬陸而前為

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

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是則鴻黃為

世及者信矣雖然亦有以致其疑者昔者文信侯引

黃帝告顓頊之言曰大員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

為民父母而嚮子謂顓頊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有

天下汲書亦云黃帝死七年其臣左徹乃立顓頊三

子

驩頭者驩堯也以狐功輔錫亡其國孤功驩堯

苗氏北經云顓頊生驩頭驩苗民長齒上下相習崇寧

蔡京修生于河北得瓦棺十數其骸皆長丈餘顛骨不

圓而糖牙如犬牙下冒其骸時謂捺牙捺述異記苗民

長牙上下相冒蓋當時自有此一高辛邦之縹衣正義

種人虞氏曰棺則其時所瘞也

啗子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馱聚欒積實

侯

山又皆以黃帝

氏矣之詳國名紀

妻土敬氏曰炎融遺腹而生驩頭為

堯司徒博物志倉羨隱賊好行凶惡天下之人謂之侏

佻堯放之于崇山崇山在澧之慈利縣有驩先家左傳

子堯山在澧之慈利縣有驩先家左傳

驩頭者驩堯也以狐功輔錫亡其國孤功驩堯

苗氏北經云顓頊生驩頭驩苗民長齒上下相習崇寧

蔡京修生于河北得瓦棺十數其骸皆長丈餘顛骨不

圓而糖牙如犬牙下冒其骸時謂捺牙捺述異記苗民

長牙上下相冒蓋當時自有此一高辛邦之縹衣正義

種人虞氏曰棺則其時所瘞也

啗子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馱聚欒積實

侯

山又皆以黃帝

書世少見信然史記亦言黃帝崩而昌意之子高陽立少昊且無況帝鴻耶此鄭康成于書中侯所以依運斗樞以帝鴻為五帝而乃指之為黃帝也勅省闕云德合五帝坐者稱之今贊六帝而云余觀內簡黃帝經黃帝後歷四世乃至顓頊設不之信則少昊為世八十四載顓頊何由事黃帝哉此其不足疑者然班氏置之炎帝之前則又失之

帝魁
欽定四庫全書
帝魁氏大鴻氏之曾孫也母曰任已感神而生魁已姒世多一之考經鉤命訣云任已感神生帝魁故康成云任已母魁之母而春秋鉤命訣作任姒傳者繆也夫任乃太昊之後黃帝封之為巳姓而姒氏夏始有非任之受姓又宋衷春秋傳云魁黃帝子孫而康成季善俱以為神農之名尤殊蓋以炎帝後亦有魁爾既云炎帝後復指為神農故御覽又引任已生帝魁魁古書之誤大率如昔孔子求古史記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是矣說者以為神農非也

傳曰三王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受錄圖世有史記從政之錄帝魁以來訖于秦繆除禮樂之書三千三百有四十篇夫子刪之斷自舜始所存者百篇而已典有五而軼其三墳有三而不存其一則知記注之興文字之務時代有之其闕逸可勝慨邪一云二千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周書十八篇為中候故漢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為緯者附之篇云異者二十在大司徒大僕正平事不經矣鄭依書緯與白虎義正同余為此書蓋未嘗勉為之說而推合之其足以垂示後世亦不苟求為異也昔者夫子贊易自義炎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湯武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豈無意邪然自義炎而上則有所不書何邪豈非義炎堯舜者人道之極摯而出乎其前者即義炎黃帝而可以知之歟抑其教多本于神明懼後世不稱而有求歟亦豈于世有所疑歟予為此書以學猶欲知也予豈妄逆誇調以誣于人也哉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子聞昆侖侖矩縷宛委防山有黃帝之書空桐祝融有唐帝之碑泰山箕山青城海隅有古帝王文字霍嵩嵩岱衡華恒山會稽空桐雄耳碣石等處皆有

禹所記焉天其使得歷而訪之以詔于當來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十六
宋羅泌撰

後紀七
疏化紀

小昊
小昊青陽氏少昊帶文作小顓紀世紀青陽姬姓古非春秋諸紀名質帝之官因名曰質贊贊同故史傳多云系出可見以為高是為挈世紀云少皞名摯亦見世本宣平之子誤矣與摯通即致挈本作架乃契刻字故年代歷云少昊名架或云名契滿洙志架苦計切而契刀文正作架汗簡直以架為契然實在周書若果為契性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字故年代歷云少昊名架或云名契滿洙志架苦計切而契刀文正作架汗簡直以架為契然實在周書若果為契性
其父曰清黃帝之第五子方僕氏之生也累僕來音呼其父以音需隸者從田大載禮榘祖生昌意方雷生青陽而史記云翼亦雷祖所生然史以玄翼為青陽則非也青陽少昊之父也故帝德致云青陽之子曰摯蓋少昊亦號青陽帝王年代紀以少昊為青陽之子信矣為帝青陽故世誤以為一人辨見發揮胙土于清是為青陽清在野故樂平漢高帝封宮中同為清侯國大戴禮禮帝之子少昊曰清又云青地也一日青陽屬鄭杜云榮陽中牟西清陽亭是接清有四詳國名記然雲陽本曰青陽昔荆獻青陽以西子秦者今長沙蓋帝之始封亦緜清音二地一名少昊父子同以為號或少昊襲先封之名以來雲陽猶商亮楚鄭重名者今其後

裔猶曰青陽可見知少
吳非黃帝子者母異也元為紀姓而為姓配于類氏

曰娥居河之微逆星流槎使媚之樂樂而忘歸震而
生質白帝子也見驗道寶積等記曰星娥一作星娥處
白帝子太白也因而有桑

中之日多過實故不批既生其渚為陸其時休子云少
惹焉此亦開軸轉動而發者有說見徐論秀外龍庭月

縣通 襲青陽以處雲陽故謾號以青陽亦曰雲陽氏
致古帝王皆兼所興之地以為號張晏云少昊之時天

始下之號象其德顛頤以求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
地則非也 以金寶懸色尚白 邢昺論語疏云女媧尚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白高陽亦高辛皇陶唐伯有虞赤
此以三正言之西岳之所在

行世以觀之如西岳之號也洪
慶善云以金德王白精之君

力遠憲大昊而乘西行是稱少昊
為顛頤東西二月春秋二氣之中其氣昊淑故歐陽書

四天春夏和夏之謂也有大小爾爾雅春夏夏吳特取其大
洽開記言脩炎冬吳則差矣禮志云西方少昊諱周云

吳少者小之文古字只用小 其即位也五鳳適至而
乙遺書 田俶子少昊之時赤一羽鳥飛

鳥師而鳥名 後魏甄鸞中嘗以鳥名官故魏書美其好
高洋樓遠師少昊者夫魏與遠朔少識典

填鳥官制置 豈
關郭子之言哉乙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蒼鳥氏司啟

丹鳥氏司閉而鳳鳥氏董之以為歷正 燕以春分來秋
以夏至鳴冬至上故司至以立春來立夏去故司分

啟驚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教且天時故歷正 五
鳩五雉駕九雁之利祝鳩氏司教且鳩氏司制戶鳩氏

司空爽鳩氏司冠雉鳩氏司事五鳩糾民者也 司徒司
制戶鳩氏也祝鳩鳩鳩考為雁擊故司冠雉滑鳩氏司制

戶鳩氏也 鳩氏司事納言之職願達以為營繕之事非
也營繕有司空矣釋詁鳩聚也民思敬故以鳩名五雉

用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鶉鳩攻木之工
鵲鳩攻土之工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攻金之工希維皮工鞣維設色
之工維性介直維皮工鞣維設色

戶民亡淫者也 勤于民事命春為歲以為稼穡曰軀
勸秋厲于以收飲冬為于焉蓋歲以為稼穡曰軀

趣民耕種夏履民蠶玄趣民芸除秋履民蠶蓋趣民收
飲冬履民蠶蓋趣民蠶玄趣民蠶為夜殿殿為夜殿

趣民養蠶老履民蠶蠶趣民收參冬不得要起者各隨
時宜而督勤之貫達樊光說同獨斷云少昊致九農之

官是也 鶉鳩分德民事既正乃法度量調氣律行二十有八宿
天祐紫微經云少昊以應上象也 十二月以為元而民

事定 宋志云黃帝高辛夏后以十二月為正少昊唐商
顛頤以十二月高陽虞周以十二月所謂三正之說然

以昏中政之則亦四時為正商正在人時在天王者
改正之文無改時之實人時定在西與西近宜

既處甘泉 甘泉古之雲陽在西與西近宜
為少昊之都詳時紀雲陽氏

崇五祀 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義民之郊禪黃帝之五
帝之子名契字青陽黃帝契吳王以金德號曰金正

天氏同度量調律呂封泰山作九農之樂以紀高辛
都邑肇車牛 古史攷云黃帝作車牛少昊加以紀官正

車牛謂服 李銳謂異一布一長六寸七
好而有已否曰三字已化字曰金字古字又重讀一

于足道窮拒疲老老慈幼恤孤合獨然後矜寡窶極瘠
龍跛蹇鳩籛據握者偕有所養立史官

老脩其方而天下治 炎黃以來皆有養老之記曰凡養老
而不言不登景命放準循龜是故天用大戒久而不亂人

亡疵厲鬼亡靈響百工法而亡偽而奇術怪行亡敢煩
言孟行以過其情過其上者守故常抱雖節生而不利

為而不恃是以垂象著瑞后土錫符長庚輝日五色山
金鳴澤銅益諸福之物必至 體白帝也故長庚曜明象

君德也少昊金天氏也于窮桑日五色五色昭陽桑按易
傳聖王在上則日光明五色具禮平儀儀以為政太平

則日 愛書鸞鳳 見書斷字源
五色 禮通義纂云建鼓大鼓也少昊作之為樂樂之節

之風 大風樂書云建鼓大鼓也少昊作之為樂樂之節
足鼓也 禮通義纂云建鼓大鼓也少昊作之為樂樂之節

音樂志曰九淵文選隨書書 龍山風水日五色雲從龍
唐文集皆作九泉避唐諱 龍山風水日五色雲從龍

之章也 色賦後漢唐亦以此龍山風水以龍鳳瑞故
作之實積記謂有 德廣遠而樂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

遺鞮鞣旄人獻其羽製寶練芭栗亡遠弗屆 田俶子云
曲車鞣旄人獻其羽製寶練芭栗亡遠弗屆 田俶子云

囊毛出五采孫氏瑞圖云王者奉五行教民種種以時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則應稼麥刈獻穀德茂盛不
一世紀在位八十有四載落年百有

位一世紀在葬于雲陽 陵之圖今在茶陵之露水鄉彼縣
界生鐵成墳于游夷陵訪之圖謀保也云是 其神降于長

黃帝陵鄉俗謂為軒轅皇帝墳不知也 其神降于長
流之山主祀于 是司反景故傳又稱西皇 騷經云涉

寧西山經云積石之西二百里長流之山其神西白虎少
昊居之靈唯禹神隗氏之官是神也也 主司反景雅以世

紀今之靈唯禹神隗氏之官是神也也 主司反景雅以世
為金神之祠謂之清明斯少昊所降也 都于小顛 觀地也故周

理官所在故昔人謂治留亦參 都于小顛 觀地也故周
字于小顛宜在西方梁國之域以故吳韓韓姓多出西

字于小顛宜在西方梁國之域以故吳韓韓姓多出西
字于小顛宜在西方梁國之域以故吳韓韓姓多出西

字于小顛宜在西方梁國之域以故吳韓韓姓多出西
字于小顛宜在西方梁國之域以故吳韓韓姓多出西

字于小顛宜在西方梁國之域以故吳韓韓姓多出西
字于小顛宜在西方梁國之域以故吳韓韓姓多出西

伐窮桑者西海之濱蓋近西也故咸陽為雲陽漢甘泉宮武帝立太時平王之元年奉春為諸侯至粟公獵以渭西處之吉乃夢黃地作西時曰白屬于鄭衍于是復作下居之少曰夢黃地也

曲阜園是以云小異之虛蒙羽非河圖所謂白帝朱宣也或云曰桑丘氏是為白帝然非河圖所說白帝朱宣也

有倍氏緝氏見山海經次妃生般音譽為弓正是制弓

失主祀孤星封于尹城世掌官職尹者事唐為尹氏周尹亦為尹氏非有子曰昧為玄冥師是生允格臺駘俱臣高陽

允格封都本允姓國有子都姓虞帝授之幽州是為陰戎之祖姓纂云允格後金天氏之裔唐桓伯云先

戎州氏皆允類也郡楚滅之十道志云戎本國號曰氏謂昆吾後別在戎者周爰入居己氏城也與地廣記云

俾世守之有義氏重氏義和異出世不能別召那傳云曰重黎帝堯所命楚語云堯復育重黎之後立安國班

而青陽遂分有青氏青陽氏漢有青陽守青陽倍東海陽氏風俗通云黃帝子孫始姓之六籍精蜀唐道母青

陽氏之女曰脩生大業大業取少典氏女曰華生繇繇再生今作陶本音由易林避之既濟云茲基逢時

蘇一振禍而不仁者遂繇生子曲牟年代應云少昊四陽之後郤名世猶以李處出高陽不知故也馬口見論

子室乃立獄造科律聽獄執中為虞之氏而天下亡

冤封之於臯是曰臯陶風俗通云咎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九章聞諸百王不易之道

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廷尉寺故范滂至獄獄吏請祭臯陶廟者在東五里鄆元云臯人謂臯為琴臯克天

絞貳詭譎皖參會既裴高鄆郟止舒庸舒鳩舒龍舒蓼

舒鮑舒龔州則齒滅之絞佼則朱滅之舒貳貳鳩庸

仲甄事夏封六其後分英俱為楚并有甄氏六氏臯咎

錫之阜苻玄玉姚女而封之費費乃國名古大彭以人

若木思成三人大廉事夏后啟為鳥俗氏路俗氏俗史作

虧夏后氏衰孟虧去之而鳳皇隨焉見括地圖史作張

滴生處父處父徒步是為蜚廉生革暨季勝革惡來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見世家紀
云早死
勝三世造父封趙復七世叔帶乃隸晉九世

而武立又六世籍始命復再世而祈晉三世主父益大

又五世邯鄲秦諸大夫立嘉于代六年重刻于秦子

公輔主西戎西戎懷之號趙王世居天水史記廉頗賈

公孫梓白保趙孤事最失實程嬰梓白墓在韓之北

南二十里趙盾墓中見元和郡縣志然邯鄲西十

五亦有嬰梓白墓事為難信隨圖經云今涪州趙氏數

百家每祭則設客位以祀嬰梓白主號曰祀祖此亦魏

晉之後形影而為有張氏狼氏屏氏營氏樓季氏主

氏主父氏康氏馬服氏馬氏馬適氏莽氏武成

欽定四庫全書

氏周陽氏邯鄲氏邯鄲氏屠封馬服君後馬服之後一云

風俗通平原君勝封武成成因氏官馬氏之後彙狀云

出子蕪趙漢封周陽由為周陽氏馬何羅後為莽張遠

之後及叔帶中行戎胥冬日之氏四姓見齊氏墓誌范帶

子莊又西魏趙肅賜采于睦者又為睦氏姓書又有朝

氏齊氏之類以名為姓畢五世曰非子孝王封之秦谷

古未至若野今姓史記非子邑于秦谷明碑

使復嬴氏與水記碑皆作靡氏五世襄公勤于平

王錫之岐豐以為侯二十有九世而越政替周號始皇

帝驪天亂地振古亡與二世而漢有之始皇生于邯

秦氏非氏靡氏處氏房氏旁氏蜚氏飛廉氏廉氏徵氏

寧氏子桑氏子車氏車氏仲行氏鍼氏侯麗氏繆氏謬

氏繫氏整氏庶長氏不更氏稻氏谷氏饒氏將閭氏王

改厥尤廉丹皆為微號二徵將軍是也姓書為丁丘二

音云皆出李微者妻將閭秦公子將閭後姓纂引將閭

寬非乃穆子之將閭慈姓書秦後又王功秦仲既國襄

有襄美穆子等氏亦非乃文帝後梁漢

而復錄其少子康使有夏陽為梁伯秦盂之有梁氏梁

餘氏梁于氏將氏將良氏此乃少梁又西魏賜梁禦漢

莽以梁讓為脩遠伯奉小昊祀而又有運期氏名聯

欽定四庫全書

其食于運者為運氏自運采掩為奄氏掩氏運奄氏采

吹與姁
費別
其立于淮者為嬴氏夏世有調王命以徐伯主

淮夷三十二世君偃一假仁義而賓國三十六周王剋

之日僅即康王乃穆王時都城記云穆王西巡聞其成德

為楚文遠楚師破殺王偃後漢書七諫淮南子注走

原山萬眾從之因曰徐子昭三十年吳子執鍾離遂武

徐防山去之章羽斷髮攝李運吳子復之徐子奔楚楚

城夷而有徐氏蠆氏取慮氏李氏世勅本徐氏賜潛夫

慮氏十三州恩成之伯世為理以命族至紂時理徵為

志音隙聞

翼肆中吳伯弟合以死取契和氏適雍伊虛為李氏

欽定四庫全書

字通辨

見發祥利貞生仲師昌祖家于若生彤德其曾碩宗因

采焉命之五世孫乾元果為周上御史字元果老子之

老子母無塔故范祖高曰胎則且眇取洪氏曰嬰敷

錄索綏云元果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又云生而孤單年

七十二多言與郭氏人益壽氏野合而娠十年而生儒

道二家多言老母為益壽氏妻也國臣記云乾聖陳氏宜非一娶云惑飛星而震十有二

年副左而生儋宜生西四十二年乙卯二月十五

母名之曰玄穆是為伯陽甫生而能語黃面皓首故

謂老子耳七寸而參扁故名耳而字儋即太史儋世以

與韓

書仙傳云生而能語九日長九尺詳金蕭內經

大抵傳記老子事至多雜稽云邑子苦之賴賴乃菜

也故又曰老萊子世以老萊子別一人之陽楚王求之按

高士傳孔子至楚見老萊子時已二百餘歲斑衣戲母

側十年問答皆禮事知非二人孔學禮時年十七當景王

十餘歲蓋奔任矣以三十六法治心理性究忠盡孝

桓莊世柱下史簡靈世守藏吏太史平王時為

學禮焉蓋因劉向誤以老子為商大夫老彭也孔沒

十九歲而僖入秦西歷流沙八十餘土化暨三千九萬

欽定四庫全書

品戒云漢所獲大胡成佛寺記為西南五百里有此佛

人言老子于此昇天與聖胡泓詠而釋子諱之夫佛特

西上一聖胡中國之人不知其由乃推而歸之不可

下之事唯近于人情者為是西域諸國事佛其言可得

而致有見胡桓壽四百有四十見仙傳太平廣記等實

星等辨見秦獻公在孔子後百餘年故章昭以為非禮

谷水有壽者百二十過此不死為失歸扶怪今歸縣初

墓蘇錫云冠劍僖生宗邑段干世濟其德至世民而興

唐傳世二十則少昊瘡繇之德在人也宗魏將軍封段

生官官生譜見魏書然自段

三世而譜見後魏誤也昇養于徐為徐氏既復李

有南唐三世而倂以歸于京世言孫徐氏子不知本姓李養于温有有理氏

里氏相里氏京氏恩氏利氏儋氏時氏耽氏徵氏崇氏

段氏段干氏徵音止崇徵本皆姓李遭亂改段姓程康傳

入關去干字然段以字段干段出老子段干木之子隱如

地不可合也或武士饒鑿相里氏老氏老陽氏柱氏丙陽

及廣武老萊賀蘭堅吾大野徒何之氏周大夫有老陽氏

注以為戴公字非徒去公甚速也陸降匈奴奇孫歸魏

見于西殿賜姓復周龍居縣公明生陵隱氏與居高祖

有舊避世祖名後為李黠焉斯右堅昆氏與國質蘭山

下皆自云後周書賜李弼徒何氏魏書賜李虎大野

氏諱之高祖

相國復為李江黃耿弦茲蒲時白邲復巴寔穀廉邱葛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泰本紀羸姓十四有白寅氏姓

祁譚皆羸國也書以為復姓非乃白寅與爾

祁則越

滅之真則徐滅之茲蒲周滅之沈耿晉滅之譚殺入于

齊巴復入于夔而江黃祁弦時麋白滅于楚矣後各以

國令氏威烈八年越滅鄭傳云魯滅之非也外紀簡

逞奔楚曾孫諸梁為右司馬采于葉為葉氏尹氏諸梁

成八年曾孫沈沈子逞奔楚字循之為沈氏生嘉字

唯良二子尹尹戌戌字中達為右司馬生諸梁字

子高及子臧子高采葉號采采二子尹射字尹射為今

尹甫去隱華山沈生尹赤表極為差繆沈在汾川

以葉諸梁出

于楚保誤出

與

者非也其世序亦繆表

諸更古帝後皆封矣按周封杞宋為二後并陳以備三

恪左氏說者更以黃帝克舜後為三恪而少昊不預熊

氏云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而

遠存黃帝者歸其制作人非也

而置黃後與期于始都

計二世茲茲歸莒至紀公復姓

已載已皆莒女歷世

三十楚簡併之

與曹姓皆別故名世猶以與期為

氏萬氏莒子氏萬古莒同漢有宿猶萬章蘇林音矩傳

謂黃帝子萬陽非急就章有萬改

茲丕氏展與氏庶其氏姓葛邲氏裂氏若黎比林閻

渠丘著丘安丘且于務婁無婁菟羊之氏與林氏琴氏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贊曰
邈矣西皇小昊青陽秀外龍庭抱嶽守常五鳳既至乃
法度量通窮拒極孤獨得養惟能任道人亡疵厲德廣
樂時遠亡不至降彼長流是司反景李趙隆興于斯為
盛
感者大中之符聖人之所以順天命而經世者也其
原出于天其法成于人有其數而無其文聖人之授
受傳數而已昔者堯之為世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
辰敬授人時故其耄而授舜曰咨女舜天之歷數在
爾躬允執其中舜之受終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故其旒而授禹曰咨女禹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
中三聖之所授執中而已執中者以歷數之本乎中
也是故歷法作而中道著矣班固之志歷也亦以是
為堯之授舜者也蓋聖人之為治不過欽天厚人而
已而先儒之言歷數類皆歸于讖緯之言非先王之
正也天生河圖八卦之原也地應龜書九疇之寄也
八卦者歷數之始也而本于太極太極者至中也九
疇者歷數之成也而本于皇極皇極者大中也太極
元氣含三為一三才之所基也稽璣庶徵五福六極
此鬼神之所同故屬之天五行五事八政此百姓之
所用故屬之地而三德五紀之與皇極同居九位之
中然則聖人中道而立者亦以保其在躬之歷數而
已矣律應鳳鳥而歷數詳焉此少昊氏之傳中也豈
唯欽天厚人哉抑亦以保其在躬之歷數也嗟夫善
言古者必有驗乎今善言天者必有信于人傳歷數
豈徒為天哉以為人也豈徒為古哉抑為今也一畫
一夜一寒一暑此盛衰之常變也乾用九坤用六用
者變之謂也九六者陰陽之盡也窮者未有不為災
陽九百六此其不知變者也亢之與戰豈歷數之中
哉彼少昊之法凝矣其所以與太昊氏兩立乎九闕
之內而稱皇者唯能任道不事心不動力知所變而
已矣少昊既假歷數復于堯舜堯舜唯知變也故唯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九黎亂德苗民逆命而不抵于窮垂衣裳而天下治則其所以取之乾坤者用九六也是故易窮則變變窮數止則起六六者一變之數也以故夷昭不取幽厲失圖顛亂惠遷帶叛裏出楚子問鼎晉侯請隧猶且三十六傳一變之數先王定策之驗不可易也有用我者吾為東周潛心文王可變之謂也使其得文王之位而合其變則東周之胙何止八百年哉惜乎執中之道不傳至于窮不知變不能盡當運之數也蒼既胸矣而況秦漢而下不全其天者邪受命不知其數傳國不知其符係胙不永豈唯應數之微哉亦人謀之不臧也嗚呼甌脫摺邊幅沮桓化侯王戎狄焉能舉華哉中國丘墟生靈荼炭可勝痛耶變而通之此無窮之應數也

路史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十七

宋 羅泌 撰

後紀八

疏化紀

高陽

帝顛項高陽氏姬姓

風土故唐表帝氏彭氏皆始出風

姓顛帝之名曰顛項

顛項厚養也河圖云瑤光貫日正

後俱委 名曰顛項

女姬感于幽房之宮生黑帝名

顛項均云日月先行瑤光星

精實月集顛云顛項頻音王黃帝氏之曾孫祖曰昌意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車輞傳言若大車之渠非也渠鉅也是襲若水 文選若水 謹小呂春秋云顛王生不容參壽過百 是襲若水 處空桑乃登為帝世紀作弱水非取蜀山氏曰樞是為 河女所謂淖子也淖子感瑤光于幽防而生顛項 潛夫 幽防宮也世紀等云星月如虹含神霧云瑤光 說實曰正白感女姬注星光如虹說生月也 渠頭 併幹通肩帶午 元命苞云穎王帶午是謂清明干泰 者人形體之彰識也申盾也王勃言隨文有龍頭戴干 之表指示筆臣也宋忠注言如干盾故世紀云高陽首 帶干戈誤矣本作文作帶午言如干字 葉法善願有二午者或又作帶午非洲有高陽謀以知 遠年十五而佐小昊封于高陽 高水之陽名本隸河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今之順安軍然後後亦有高陽故城開封也蓋後都之 胃高陽之名于此爾故郡國志云汴之高陽城高陽氏 之虛也車輞秦書云新平民耕獲玉璽初有金影形顯 知圖曰王猛劭詠之形顯平表言新平高顯帝之虛都 其故有白鶴岡詠此形顯獲古帝王寶至是果信都 始孤棘二十爰立乃徙商丘以故柳城衛僕俱為顛項 之虛 古帝王于中國遠地每有二都孤棘今營州柳城 號曰顛帝之虛故慕容廆以大棘城帝顛項之虛通典云 之教農桑制同中國商丘濮陽也以帝居之因曰帝丘 都帝丘其地北至幽陵東北三有顛項城史記顛項 行東北丘其地北至幽陵也世紀云自窮桑徙商丘大 章之次水經晉志因之非迷途高陽故遂以高陽氏黑

精之君也 注 月令 以名為號故後世或姓焉 神仙傳有太 紹小昊金天之政乘辰而王以水窮懸故外書皆稱玄 帝冠十五言玄帝者皆高陽氏莊疏云十二 帝冠十五言玄帝者皆高陽氏莊疏云十二 薦玉以赤繒載時以象天養材以任地依神而制義 治氣性以立教自是不克遠紀始為民師而命以民事 釐政服度符采尚赤乃立九寺九卿 少昊顛帝官號蓋 實公彥云高陽以前畧言于上成王言 因費帝而益詳故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則上下百官之間重該修熙少昊 氏之四叔也 取出李暉則上下百官之間重該修熙少昊 氏之四叔也 以為少昊裔子婁實能金木及水乃俾重

為白芒該為葦收 惠王十七年魏公夢于西河云云實為 史置古之葦收 白毛瓠瓜執鏡立於西河云云實為 也天之刑神 修及熙為玄冥 姓氏英賢錄云玄冥為 五帝中帝王子孫有功之人左正義正熙氏在禮傳云 世居官有功以功見祀不是一時之人修熙代為水正 非一時賢者不然蓋不知北義有說別見權衡龜地皆是 二物與賢皆有左右不知北義有說別見權衡龜地皆是 之職如言 孫聖顯曜乃祝祀融而炎帝氏有子句龍俾 擊曰祝融 孫聖顯曜乃祝祀融而炎帝氏有子句龍俾

為后土是謂五官 春秋傳云句芒春官為木正 葦收秋 官為金正祝融夏官為火正玄冥冬 官為水正句龍 恪共厥業遂濟窮桑 亦立于窮桑蓋 上中表為土正 故服傳云窮桑顛項所居柱氏以窮桑為少昊之號而 先儒遂以五官為少昊所命非也顛項以來不能紀遠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始為民師木正火
正非為師之號
上世人神異業是以禍災不至而求
用不匱小吳氏袁玄都黎實亂天德賢鬼而廢人惟
龜策之從謀臣不用詰士在外家為巫史亡有要質方
不類聚物不羣分民置于祀神褻民狎嘉生不降龜策
鬼神不足以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乃命重犂典
司祝融重獻上天以屬神犂抑下地以屬民以絕上下
之通以規三辰之行隋天文志高陽氏命北正犂司地
可方物類頌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民高陽氏命北正犂司地
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高陽之世使復舊物毋相浸

欽定四庫全書

重為南正犂為火正火應劭曰犂故齊職儀

濟民用安生云類考以犂為火正火應劭曰犂故齊職儀
數二故火正司地以屬民鄭玄趙商與昭皆以為三皇
至道故舉南夏正夏冬而春秋之一正五帝中道故又命
義和于春舉北夏正夏冬而春秋之一正五帝中道故又命
以趙克舉春李齊舉夏夏湯舉秋貢高舉冬各獻一書
以舉時政宣帝時魏相請以明經通陰陽者四人各主
布十二月之政於是窮四履稱險易申畫郊畿以殿任
當作北犂安也賦立勤人以職孤為正長以惠窮置宰喪以恤工設射
志以習雅守獵耘耔以習移乃碼名閭保大澤制
十等之幣以通有亡曰權衡乃碼名閭保大澤制

貨一金也篆古高字正同董誥高陽金別種五宿疇以
等或出長平異布封演曰面有科斗書是也
成泉幣止滯工費時市臣僕州里俾毋交為是以主虞
而安民璞而親官亡邪吏市亡型民事分職正而人反
其故然猶悛慙自持焦心蟻伏以從事于賢謂功莫美
于去惡而之善辜莫大于善也非惟惡惡緣惡也乃專令曰毋慢制毋虐民貴
善也非惟惡惡緣惡也乃專令曰毋慢制毋虐民貴
臣驕而弗諱男女不相辟于道者拂之四達之衢文龍
負圖于是書科斗百辟作戒盈之器室而著復禮之銘

欽定四庫全書

後周書武帝詔云甲子乙卯禮云不

詩以為德劓之術後周書武帝詔云甲子乙卯禮云不
盈之器室與復禮之銘者也師于大欽赤木柏夷父柏亮父浚圖之
流以濬其明而畀其聖源從水見何氏姓苑傳多作繚
謂至道不可過至義不可易而後治者復迹也故上緣
黃帝之道而行之修黃帝之道而賞之弗或損益而致
治平見爾雅及賈氏新書祭法黃帝正乃注新曆十三
月以為元歲紀甲寅上日己巳日月值良維之初而五
星會于天厯天厯營室也秦用頡顛歷元用己卯竊按

頡顛歷云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于
天厯營室五度與月令合蓋秦歷以十月為歲首故說
者謂頡顛曆是首十月亦非以十月為正也按二世元
年閏在酉漢二年閏在己巳年在寅而皆書後
九月非法也傳又云頡顛曆正月用寅朔亦非
墊始動時難三號而立春至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
作樂是以萬物應和而百事理是為曆宗正月朔旦七
曆直良維之初漢大初歷冬至七曆會于牛牛按金水
十二月常附日而行故史記漢書以及前史之皆按五帝元
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而魏高允以為為史之失按五帝元
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漢元年十月乃正出末序惟
天之合正風乃行律家皆謂漢元年十月乃正出末序惟

欽定四庫全書

頡顛歷為太初後八百年差一月隨類懸楚上言亦

云又詳陰背去物按頡顛曆年數頡顛頭連澤頡顛為蓋天
以古未有歲星之法故頡顛曆冬至日宿牛初今宿牛
六度宿牛今則日且又歲與歲合今亦星一辰且如克典
日短星正今則日短星正今則日短星正今則日短星正
法則實蓋爾故劉氏歷正問云頡顛帝造澤頡顛黃帝為蓋
天皆以天象于蓋非今之
所謂澤也

為倡滄龍稱八音會八風之音以為主水之曲以召
氣而生物方時金絲竹匏土草木之音備也后世有
以生物鍾鼓其腹呂氏之說怪浮金効珍于是鑄為
之鐘大震書云其浮金効珍于是鑄為
命曰承雲漢書作六莖五英樂緯動樂儀作六莖五莖
銘凡六其字作經銘云不成也按雲和古器有謂鍾其
也國家肇建鼎樂之際于應天得之制作鐘律雙龍盤
額樂其帶曰黃鐘夫宋乃微子始封之地六莖乃高陽
氏之樂宋三王之鐘故得用之以祀則六鐘為高制而
高陽之遺法也故晉志曰數不綱英莖之制已微元結
亦誤矣劉恕以為帝系譜漢志世紀放六樂撰其名鄙
哉

欽定四庫全書

詳陶弘景

戈而人知鄉方矣見淮南子惠浸萌生信沾翔泳于是設簫
鬱陳裸曾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道物馭百氣詔雷
電采羽山葛嶧之銅鑄鼎以藏天下之神主諸著洞臺
之山陰宮之丘岳寘之移安德之石填焉詳陶弘景設玉
兆太卜三兆玉兆瓦兆原北頡顛帝玉兆象其玉帝尅瓦
瓦原之象其瓦疏云卜筮先王所作伏羲時已有未有玉
頡顛帝以來始有
北嶺幽陵南嶺交止西際神沙東踰蟠水四行天下周
旋八外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芒所認靡不砥屬集成
成紀以理陰陽處乎玄宮搏心揖志不貪廣遠故地大
而不淫在位七十有六崩詳愈云年七十九世紀云九
六立皆非按新序云齊閔丘印適宣王曰昔帝頡顛十
二而治天下故禮傳謂頡顛十二而冠蓋因立而始加

元服也
葬東郡頓丘廣陽里務顯之陽俗謂之高王陵妾

也俗名青冢山望家墓記云在陽也郡國志云顯頭

廣陽里中崔鴻前趙錄云和苞諫劉曜曰亮葬穀林市

不改葬顯帝葬廣陽下不在西十道志云顯即廣陽

山之別名也懷守記在頓丘東北三十道志云顯在臨河

相州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寰宇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顯頭記臨河東九里顯頭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

馮者一作橋極皆非也勝濱一作勝渰一作勝其抱水

見世本一作即水皆字畫之轉失卷章史及大荒經作

老童童非也顯頭生聖及回響為祝融淳曜敦芒天明地

德臨照四海是食火土生長琴及噓濁處西極以行日

月太子長琴居于搖山實始樂風琴卒帝嚳以回代之

楚語及史記云共工作亂帝嚳命祝融誅之不盡乃回

以庚寅日誅之而以弟回為聖復居火正祝融非也回

食于吳是曰吳回生陸終唐嗣云陸終古天子妾也楚

後也司馬遷乃以為皆重擊之後失

之重擊乃自二人有辨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帝系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音漬大戴方國君之妹見發揮中人取鬼方氏曰媧本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而誤之也。因史伯之言 惠連姪姓其封參胡參胡者韓是周之鄆

子其後也。後有鄆氏參氏。並見世本。鄆子姪姓外傳謂參胡無後亦非。故漢志以鄆

後失之。子為堯 之字鏗封于彭是為大彭彭祖以斟雎養性

事放勳。其彭祖事備黃山君彭祖經中仙傳以為姓鏗世本鏗在商為守藏史周為柱下史云云彭蓋

曰蕭封于彭彭為祖竊初後陸終第三子。彭蓋世本鏗在商為守藏史周為柱下史云云彭蓋

封其孫元哲于韋是為豕韋迭為夏伯夏遷于商老彭

守官大夫商王拼采女受術籒始去之終身不見彭門。記殷之賢臣顯帝壽七百六十七及有虞下及五伯如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此而巳彭祖傳云商王時傳之三百歲已殤矣仙傳乃

世本鏗在商為守藏史周為柱下史云云彭蓋

又誤為老子也。潛夫論又謂顯帝即子老彭尤非。禿諸

豎稽舟人皆彭分也。高辛時舟人舟之偽。豎稽則

商滅之禿姓舟人則周滅之韋則夏甲遷之矣。左傳言

劉蒙更豕韋後矣而鄭語乃云大彭豕韋為商伯又云

彭祖豕韋則商滅之則三國至商方盛宜劉蒙遷韋之

後而二國更復乎。然震二十四年范宣子言其祖

又云在商為復乎。豈復封乎。不然何兩立也。後有

錢氏錢氏禿氏舟氏韋氏豕韋氏伯氏霸氏覽氏壽氏

名氏諸氏諸稽氏稽氏暨氏既氏周氏。上元中賜暨佐時為周氏暨音

吉又 如字 錢鏐當乾寧以十三州王吳越者百年而偃朝于

我氏三代以來無顯者初以士為周官久而以為氏

來言邠姓封于偃是為會人介于河伊貪嗇滅壽上下

不臨重氏伐而亡之有偃氏鄒氏會氏。即鄒也。鄭語云

特險鄭武公滅之徐廣云在河南 號仲時勢鄒仲

密縣杜佑云在新密史以為鄭非。僂路云鄒偃夷皆鄒

分也。僂侯納仲任貪冒愛吝蔑賢耐弱而滅于鄭有僂

氏鄆氏馮氏馮氏 陸德明以鄆為平上去 云近楚若教

父子娶焉後滅之有云氏員氏雲氏鄆氏邳氏。邳又作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員改為員千十世祖觀之本彭城劉仕家後奔魏自北伍

涼錄已有員徽若閭姓苑云員氏南陽與楚同族。翽頭

之後今子文圖伯比之子育于鄭公辛辛生圖懷十

之。後路伯陽夷偃諸則晉滅之後各以國為氏。魯襄十

楚封其君為鉅侯。後有朱氏侏氏。姓當郟春秋後

大夫朱毛侏氏婁氏郟婁氏兒氏倪氏鄆氏倪掣氏鄆

氏騶氏蓄氏翼氏挾氏無婁氏庶其氏楚且氏鉅從氏

茅成氏茅夷氏卑徐氏茅地氏夷氏儀氏夏父氏挾氏

庚氏蓮氏繹氏顏氏。邑為氏。見姓纂者顏氏。見圖稱陳

留傳及萬洪集要皆云顏出于郟而未知徐譜謂以為

出于伯禽之庶采于顏者非也。故魯公尚書語亦謂之

徐為失。仲尼之門顏氏之達者八也。之推云仲尼母族

蓋多賢。私言根牟者倅也。魯恥之。宣九 後有根牟氏牟氏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氏牟孫氏莒則周滅之矣。非紀姓之苦周滅。伯禹定荆

州季半實居其地生附叔始封于熊故其子為穴熊。谷

野以穴姓附叔史作附祖大戴。荆楚名也。夏有楚

祖氏。穴姓熊季半即季達半姓也。世有熊子書云九五王曰

狐父厥後鬻熊子者師臣西伯。見鬻子年巳九十五王曰

少史記及釋例云鬻熊子早卒。繆乃其子事文王云。成

王時熊氏畔乃復封子繹于荆居丹陽是為楚十七世

通祈周顯號事抑乃自稱之子。黃遷邲及魏為秦詐留

子橫徒陳凡二十有五世而秦滅之。始皇楚名為秦郡

名改為馬家云。後有荆氏楚氏熊氏附氏穴氏粥氏鬻

氏郭氏逞氏能氏叙氏序氏沮氏。能如代反沮音叙古

楚。其公族氏有成啟鬪囊賁喜選祿孫逮審卮次連

算仲昭由景到聲晏即園尹后竟乘宜繹酒保枝乘春

陽鈞甲環卯武莊霜雪頓舉穿稱僕貴嚴徵度奮賀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者故吾家風也。詩云楚公族。半姓之後潘崇子冠生黨也。其複氏則有鬪者鬪乳鬪

氏騶氏蓄氏翼氏挾氏無婁氏庶其氏楚且氏鉅從氏

茅成氏茅夷氏卑徐氏茅地氏夷氏儀氏夏父氏挾氏

庚氏蓮氏繹氏顏氏。邑為氏。見姓纂者顏氏。見圖稱陳

留傳及萬洪集要皆云顏出于郟而未知徐譜謂以為

出于伯禽之庶采于顏者非也。故魯公尚書語亦謂之

徐為失。仲尼之門顏氏之達者八也。之推云仲尼母族

蓋多賢。私言根牟者倅也。魯恥之。宣九 後有根牟氏牟氏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氏牟孫氏莒則周滅之矣。非紀姓之苦周滅。伯禹定荆

州季半實居其地生附叔始封于熊故其子為穴熊。谷

野以穴姓附叔史作附祖大戴。荆楚名也。夏有楚

祖氏。穴姓熊季半即季達半姓也。世有熊子書云九五王曰

狐父厥後鬻熊子者師臣西伯。見鬻子年巳九十五王曰

少史記及釋例云鬻熊子早卒。繆乃其子事文王云。成

王時熊氏畔乃復封子繹于荆居丹陽是為楚十七世

通祈周顯號事抑乃自稱之子。黃遷邲及魏為秦詐留

子橫徒陳凡二十有五世而秦滅之。始皇楚名為秦郡

名改為馬家云。後有荆氏楚氏熊氏附氏穴氏粥氏鬻

氏郭氏逞氏能氏叙氏序氏沮氏。能如代反沮音叙古

楚。其公族氏有成啟鬪囊賁喜選祿孫逮審卮次連

算仲昭由景到聲晏即園尹后竟乘宜繹酒保枝乘春

陽鈞甲環卯武莊霜雪頓舉穿稱僕貴嚴徵度奮賀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者故吾家風也。詩云楚公族。半姓之後潘崇子冠生黨也。其複氏則有鬪者鬪乳鬪

辛廖接與季連季融仲雄大心凡八十二氏及藍厥蘇

樂芊陵權秀清郊工連翼之十三尹沈即寢風南一作男尹仲雄潛夫作熊

非其氏于邑者有馮屈閻瓦堂棠蔦遠新卷園柘拳養

包椒包申苟穰蒙蕩麻白渴潭慎匡營贊棘棗龍俞園

艾鏞苗蔕蔓萬万利都主康為與蓮卷與園固堂與棠

萬出朝臣匡匡匡匡匡而李廷昌本姓麻張達本姓

書楚有鑄音去聲及鄧陵卜梁魯陽樸陽苞丘吳丘何

然改楚自有鑄

丘軒丘商密愈豆英賢武安期思田田公白公溼陽葉陽

之氏為郝氏園公者

始秦博士避世商山分非發揮帝學之世九

黎亂時重黎失職堯子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舊葉是

為義和命義仲文甥義命義叔宅南和實為黎後為和

易見詳交紀班彪于寶皆云司馬黎後是也世紀云

四岳為一商封之程有程氏司馬氏周宣王時程伯休

人非也

六師徐伐又左傳西京雜記云司馬出史佚休父出史佚

是具程祖之謂諡云風氏支邑程程鄭是程元及靈洗

有淪孫程伯始啟士失之史遷既刑作史記下及懿師

三世事魏遂移其社為晉四世弃洛南渡又十一傳而

劉宋滅之西五十三年來一百四十年沈約晉書述奇以

邵宋者王等辨之魏收深疾南宋收其親善之司馬叔傳和仲孫宗處清繁為繁和

氏左果穀贊狀云重黎誅共工免命其子和中居春官

子孫為岳收和仲孫宗處代清者自守百姓號曰素和

氏為濮濯歸越實瀆膺慶芊蠻皆芊分也楚子取膺糜

以國其庶已而取之歸是夔實是宗輝之適昆棼以疾

廢于夔亦併于楚鄭語注楚乃輝元孫有疾自弃于有

夔氏歸氏實氏宗氏宗俱世皆作宋非也羅熊析也

後亦入楚有羅氏羅侯氏初國宜城後徙枝江漢祖

莊躄百濮芊蠻或竄或懷世不絕也有濮氏高氏高氏

後燕錄云慕容雲祖和高句麗之支云高陽氏之句麗

後故以高為氏為慕容寶養子後僭即後為高氏越狗

半姓是為南越越裳駱越越甌隴甌人且甌供人海

若氏雙氏玉氏項氏蟲氏隳氏凱氏重氏童氏龐氏禱

氏臨氏蒼氏蒼舒氏達氏叔達氏陸陸氏淵氏聖氏夫有叔達為王恭曾孫瑞與陸終氏有愚又

姓顛才子蒼舒淵淵八凱陸歎謚聖後為氏彭祖氏

季連氏高陽氏商丘氏

贊曰

玉子高陽精氣搖光通肩戴千是濟窮桑履時象天疏

以知速上緣黃帝通變不倦集威成紀悵德自持內戒

罷室外親客師惠寢萌生信沾翔泳乘彼結元范林何

世無聖人亦無愚人非無愚人也務學從師則愚者

聖非無聖人也達師背學則聖者愚矣乾之九二見

龍在田此龍德而正中者也而孔子發之曰君子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學問從師之始也三皇五帝固未

有不自師以成者而獨異黃帝氏高陽氏之取師何

如是之勵且博邪黃子諸臣風后力牧大填封鉅容

藍岐伯若廣成甯封一切師之高陽之初師于淶圖

矣師于栢夷父矣師于大欸矣師于赤氏栢亮父矣

不憚下風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何邪至道無所底失

德不以聖唯學然後知不足堯為御舜為左而伯禹

為之右入于夢而訪荷蓀涉于津而訊淵客聖亦豈

必達哉一人之智固不若衆之愚也師者人之斗極

也入之家則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則以重人之

國是故古之聖人世至治矣政無為矣民悉仰化而

天下之和舉至矣猶且恐然常若竊盜之將至而將

不免者尚友視師常若不逮故德愈隆性愈徹世愈

治而後世愈不及也孔子師於老僂師于萇弘師于

孟蘧夔靖叔而老僂且師常樞是生知者焉不學然

亦何常師之有神農師隱隴之老黃帝拜空桐之叟

滄翁桐叟豈聖者邪炎黃之聖不自聖也唐虞夏后

拜師稽古垂衣裳而天下治湯之子貸子相高宗之

于甘盤文王之于錫嘯子斯武王之于太公周公之

于庶秀成王之于郭叔此其憲也晉文公之咎犯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會秦繆公之百里奚公孫枝楚莊之孫叔敖沈申巫闔閭之伍子胥文之儀句踐之范蠡大夫種若聖若賢莫不尊師而重學子張魯之郤家願涿梁父之大盜而學孔子段干木晉之大駟而學子夏高何縣子石國之大暴而學于子墨索盧參東方之鉅狡學于篙滑六人者刑僇死辱之徒也而為天下名士顯人王公從而師禮之以其壽盡則得之師與學者君人之所知也齊小白伯者也師于管仲而致其理齊人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有士畧也者小白執質請見之三而弗得嬖者曰畧也靡臣君國之賤士也三往而弗得見其可已矣公曰烏是何言歟吾聞布韋之士不屑富貴不輕身于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事仁義不下禮于布韋之士夫子之不屑富貴則可矣謂不穀置仁義而可乎五反而遂見之天下之諸侯聞之爰胥師而賓焉于是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一匡天下則自一賤士始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其小白之謂乎先朝講臣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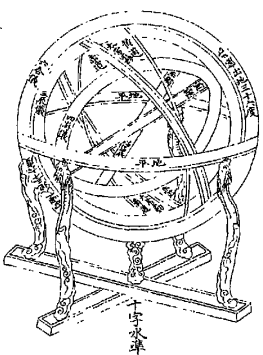
祖禹嘗為帝學八篇其槩曰三代八十四王歷年千九百三十以學見者禹湯高宗文武成王而已夏之啟與少康商之祖甲中宗祖乙盤庚周之康宣皆功業並于詩書非學不至漢唐之君則蓋有矣要之少學而無師夏癸商受昏德弃祀豈性不足與為善邪由不法先王不親賢不問學也祖禹之言其不可戒哉學者聖之資而師者道之原也是故曰說義必稱師聽從必盡力天子入學祭先聖則以齒嘗為臣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弗臣所以尊師而敬學也學堯而堯學跖而跖途巷可以為禹而舜果人也由此語之治亂之分師不師學不學之一間爾郭隗之言中虺之戒其真有國者之龜鑑歟

渾天儀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朱紫陽曰渾天儀古必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為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圍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宋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外曰六合儀以其上下四方于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以其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故曰三辰儀其

最在內曰四遊儀以其南北東西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大畧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後紀九

疏化紀

高辛氏
帝嚳高辛氏姬姓古史考云或云房姓史也云云姪姓曰嚳一作嚳集韻姓史也云云姪姓曰嚳高辛一作嚳通作嚳見世紀一作契山海經作俊言帝俊處世多
所考 嚳之字曰亡斤黃帝氏之子曰玄枵之後也世本黃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帝嚳高辛氏姬姓古史考云或云房姓史也云云姪姓曰嚳高辛一作嚳通作嚳見世紀一作契山海經作俊言帝俊處世多
所考 嚳之字曰亡斤黃帝氏之子曰玄枵之後也世本黃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志云下邑梁國也今碭山縣下邑今隸南京帝系譜云有高辛十五佐顓頊有功封為諸侯邑于高辛九城志城廟高陽崩而嚳是立以木紀德色尚黑正朔服度
惟時之宜十三禮為正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改矣鄭說三帝謂高陽氏用赤繩高辛以黑其脩諸侯用白緇以此却推齊以十一月為尚黑赤故以十二月尚白餘諸侯用白緇高辛以十一月為尚黑故用黑繩高陽氏以十一月尚赤故云以赤緇少昊以十二月尚白又謂黃帝以十月尚黑神農氏以十一月尚赤女媧以十二月尚白伏羲而上未聞易言帝出乎震則當以伏羲為始後世如漢循秦用十月太初始用夏正統景初之建丑唐載初之建子仁而感惠而信其色郁郁其德巖巖其動也時其服也士聰明濬武巖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巖巖澹澹倪衣服而不駟冬輕以暎夏輕而清靈藎其屋室土事不文木事不飾以示民之節謂德莫高于博愛人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約身博施惟愛人利物是圖謂黃帝之言曰道若川水其出亡已其流亡止是以服人而不為仇分人而不為讎順天之義知民之急脩身而天下服故達于天下而不忘緣巧者之事行仁者之操上由黃帝之道而明之守高陽之庸而正之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專其美矣于是叙三辰以著衆曆日月而送迎之以順天之則謂寅賓出日寅餞納日魯語云岱能次序三辰以治曆明時教民稼穡以因民也命重為木正黎為火正該為金正脩及熙為水正句龍為土正是為五官分職諸國封為上公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謂帝所命昭公十七年傳顓頊之下服注曰春官為木正夏官為火正秋官為金正冬官為水正注曰春官為木正夏官為火正五人神而配五正之神者句芒芒稷融之徒乃五行之神名非重熙之徒雖非其名以其名以配食故亦得名之如社稷五穀之神配食祭者亦曰社稷所謂尊本也 氏克官說天文郊下地

專其美矣于是叙三辰以著衆曆日月而送迎之以順天之則謂寅賓出日寅餞納日魯語云岱能次序三辰以治曆明時教民稼穡以因民也命重為木正黎為火正該為金正脩及熙為水正句龍為土正是為五官分職諸國封為上公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謂帝所命昭公十七年傳顓頊之下服注曰春官為木正夏官為火正秋官為金正冬官為水正注曰春官為木正夏官為火正五人神而配五正之神者句芒芒稷融之徒乃五行之神名非重熙之徒雖非其名以其名以配食故亦得名之如社稷五穀之神配食祭者亦曰社稷所謂尊本也 氏克官說天文郊下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火紀昭融而世賴之賈逵云祝其逮其繼世失遺其業守乃命弟回嗣綏厥職昭顯天地之光以生柔嘉材爰封之吳謹農祥礼飲條故六氣正而天道平五正建而人事理春秋文耀鉅曰高辛受命重黎說天文昭二十九年傳黎暉曰遂濟窮秦重黎說天所居黎乃顓頊之孫其世相及故鄭語謂黎為高辛氏火正堯典序謂高辛氏命重為南正天黎為火正司地周禮疏顓頊又事高辛如稷契事堯又事舜也乃閭闔塞履龍斷委關貨賑亡益恤遠人盍閭連墓使人相親故飲食相與守望相助而疾病相扶持揖其民力更相為師因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其土宜以為民故生亡之用而死亡傳尸貴賤賈以通其器耕以自養而以其餘應于上故乎管子應良云工費以通故闕夷而市平財亡鬱廢而愚亡不教修其禮樂正其兵農故升降得以有數長勿得以有叙而班白者不負戴矣粵命臺駘宣汾洮鄆大澤道演擊汰而民離滹泆之患帝用嘉之封之汾川以處太鹵封允格賞帥味而下以叙允格封郡以日至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日月星辰先王偕食絮其祭服備其帷帳陳之圭幣薦之黑繒右社稷而左宗廟制其谿陵明鬼神而敬祭為之數薦所以重本也儀實錄云帝始制惟夫命成黑典樂為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藝樂律和雅倫等皆作六先儒小鼓有柄曰大謂之鞀 作擊鼓制琴箏堊箎祥金之鐘沉鳴之磬伶人咸扞鳳皇天翟舞之以康帝功鼓奏以觀聲歌奏以觀舞舞奏以觀禮禮以樂敘鼓是以成命曰九招咸黑為頌以歌九招之就劉勰文心雕龍云帝傳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其土宜以為民故生亡之用而死亡傳尸貴賤賈以通其器耕以自養而以其餘應于上故乎管子應良云工費以通故闕夷而市平財亡鬱廢而愚亡不教修其禮樂正其兵農故升降得以有數長勿得以有叙而班白者不負戴矣粵命臺駘宣汾洮鄆大澤道演擊汰而民離滹泆之患帝用嘉之封之汾川以處太鹵封允格賞帥味而下以叙允格封郡以日至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日月星辰先王偕食絮其祭服備其帷帳陳之圭幣薦之黑繒右社稷而左宗廟制其谿陵明鬼神而敬祭為之數薦所以重本也儀實錄云帝始制惟夫命成黑典樂為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藝樂律和雅倫等皆作六先儒小鼓有柄曰大謂之鞀 作擊鼓制琴箏堊箎祥金之鐘沉鳴之磬伶人咸扞鳳皇天翟舞之以康帝功鼓奏以觀聲歌奏以觀舞舞奏以觀禮禮以樂敘鼓是以成命曰九招咸黑為頌以歌九招之就劉勰文心雕龍云帝傳之

春秋作成罪字之誤也免園策引呂氏春秋咸黑為九
歌六英以康帝大招湯火渡周曰咸池類頤曰六莖帝
六英矣太實帝功樂者所以象德表功而殊名也記曰頤帝
白虎通云樂者所以象德表功而殊名也記曰頤帝
樂曰六莖六莖音律應以調陰陽著萬物也帝倍曰五
樂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調服其美華也注志謂頤頤
作六莖帝倍五英美 羿以善射服事先王乃命司衡賜
者英茂莖莖根莖 羿以善射服事先王乃命司衡賜
以累贈彤弓萬矢 傳云白羽之矰是也或作繒非羿是
以去下地之白難而民得以使 封祭名也說者以為夏之窮羿失
名以故羿死託于宗布 鴻烈解云羿死託祀于宗布布
之夫窮羿非若黃尤僅作兵器徒能備敵為盜爾宜云
有祀按字書有羿云古之射人廣韻云羿古諸侯一云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射官而說文曰云羿倍時射官少康滅之則似以羿為
之後世矣故世乃以倍為帝倍之字掌射加賜弓矢封之
于鉅為帝司射應歷及虞而賈遂云 于是盡地之制受
倍賜弓矢者羿之先祖皆失所致 于是盡地之制受
少昊高陽之經理卒創九州以統理下國正剛均賦以
調民人 水中之可居者曰州州有所稱也後世加水故
州之制久矣伯禹作州而蘇子遂云北極禹始分九州
安也又黃黃九州矣通典等謂帝倍非九州蓋皆定其疆
理欲其支黃貫通得所爾非劫之也倍若後世
率意割南益北斷手屬足而不預其地地理者也 蘇以仁
義持以信禮為亡為事亡事混美于下故卿而不理 云
也動而民罔不欽言而民罔不勸男有分女有歸壯有

用老有終涼風至而陳磨太白高而轉戰然後偃強惠
命因其時而誨其民修其方而天下定守高陽之道而
不務乎其前任智守數以道其常周聽廣莫以輔其明
于是致學柏昭而師于赤松舟人授書于鍾山而拜師
子牧德 記言帝倍師牧德按四極明科謂九天真王
秘之鍾山而太實帝謂靈寶內文帝以道治世遂
以授帝倍藏之鍾山北河謂靈寶秘文內符九天真王等
化十變之書隱避日月游行星辰具其言稱致李肩紀在發
青城有天皇受帝倍五符文于此山牧德之臺今在發
節移數順天思序以道御世秉度成紀行星辰避日月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以從天地之固然故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不
出百里而求足 子攀星畢曳雲稍春乘馬而秋登龍黃
斧緋衣溉執中而獲天下 大戴禮云春夏乘馬秋冬乘
者當龍乘車駕龍 法高乎一而政貴乎信故下服度不
故今畫之非也 備待而得蘇故民反累皇道炳煥萬流仰鏡牛馬之牧
不相反人民之俗不相相 管子 修靡 霜電所沾日月所監亡
不尊親地寶天瑞應誠而至于省方以齊民之物而
登封以報其政之成是以四海同風九州共貫天下歸

往而人以樂生都于毫殷般辛其始國故號曰高辛
氏 或謂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乃偃師氏之尸氏今唯
陽洛宋城之地秦再思云周封商後于宋太祖皇帝
初作鎮于此及有天下謂契吳今高辛陸廟去宋城三
里 是為王子者 道書謂帝
載崩葬頓丘臺城陰野之秋山所謂頓丘臺也 山在魏
之頓丘
字和秋山頓丘西北三十有五有頓丘縣南唐以仲書鍾
子紀秋山家見存山覽云在頓丘縣南唐以仲書鍾
子紀頓丘山三年一享藏景錄及形神經云于曾謂鍾
山獲九州樂經一曰疾崩瘡察游海山即秋山也山
經九州志皆作變經云山陰今唯見一劍在北屢中表有
人發洛海山王子墓室中無有唯見一劍在北屢中表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數無人不敢近蓋仙者言解法 育后則前者以為三
多以劍自代也後孟夫所在云 四后 后之劍則一為四
祀並列矣故陸主欲立五后辛彥之曰后與天子亡體
齊等不宜有五而博士何安駁之謂倍四祀舜二祀何
有常數不 上妃有駢氏曰姜嫄 鄭去云倍立四祀以象
學之失 三小為次帝免因之夫妻婚既曰上祀則為后矣劉瑜
疏古天子一娶九女姬婦有稷河圖掇廟正在九房以
此 清淨專一而好稼穡 衣帝衣履帝敎居期而生非
山海經云后稷生于土列子謂之有也春秋元命苞曰姜嫄
康成記之是說也先諸詩而西也春秋元命苞曰姜嫄
游閭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迹而生稷又云蒼神精慈姜
嫄而生其地之得突故周家代商者神謂倍木王者也論
衡曰嫄衣帝倍之衣豈天帝所而姪故經之詩言履帝
武敷或問子曰歐承叔蘇明允洪猷父輩皆辨無是事

子曰神理所在居于恍惚汙漫之間氣氤通行蓋有雜
廢者今齊之章丘縣臨淄山上有神迹祠焉山覽云即
姜嫄所履者亦見 卜道志及上征記探齊地祀宋魯
南太守蕭承之立祠于山志學履之是生齊帝亦見本
史則列于前 非弃惟元子披顯象元 漸夫論云后稷顯自
言求可達非 棄惟元子披顯象元 命命苞曰稷故顯自
求 是謂好農象象角元載土食穀注云而皮 弃之每異
有土象顯而為下部下部為地巧于利也 弃之每異
嫄乃收之爰名曰弃而字之曰度履 世本嫄為元子元妃
之子其真源歐云帝末立時有姜嫄履大迹而生男軀
之三非真源歐云帝末立時有姜嫄履大迹而生男軀
名曰弃名弃亦借周未誕時有姜嫄履大迹而生男軀
妻取以入而名并諸郎伯奇生姓姜謂棄曰兵數乃收
養之元充云或名并諸郎伯奇生姓姜謂棄曰兵數乃收
履迹郭古今好怪謂不見怪則亦不異焉 性數而仁

戲惟稷稷 簡狄教之時藝黍稷 長研耕稼為唐天官及
事虞夏以耕織為本教發舊箕土別五土之宜教民時
菽嘉穀致貽有相之道 書利德考云免使稷為司馬文
命讓叔為司馬董官使禹夏宅百揆天官也契教五稼地
孔讓叔為司馬董官使禹夏宅百揆天官也契教五稼地
官也伯夷稷宗春官也答陶為士秋官也垂共工冬官
也惟夏官不言命然上言禹遜于稷契曰汝后稷播
時百穀不言官明是稷為司馬天下猶以後稷稱為
稷居官民賴其功後雖為司馬天下猶以後稷稱為
顯迹不知后稷乃官也鄭氏香禮謂文實天官又非司
馬矣參錢天降故云周有參雉后稷始貽民以麥種緯
鄰有稷山隨園經云稷播種百穀于此實萃云山西南

去安邑六十里唐之稷山今屬河中脩封疆為田順土造區迪民降爰而後闕

云稷始為明田以二耜為耦周

一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于周

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虞帝乃國之肇號后稷與台邵同一作稭昔景王使詹桓楚魯曰我后自後稷蒞焉岐畢魯西土也注武功郛城是十三州志云古文作台然稷之母有稭氏傳謂齊其地在齊世不知也百穀而山死

山海經云后稷死于黑水之山國語展禽之言世紀云死于黑水潢渚之野五行書云以癸巳日死取姑人是生稷實世濟其德榮實生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

穀是為田祖自商以來祀之五行書云田祖已日甲寅亥葬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疏并為免稷官立稼穡死祀稷名為田正詩人謂之祖亦謂師注云田祖謂神事以神農為造田之祖而后稷亦有田功故傳謂有事于尊可以及卑祭田祖則后稷田正后土亦在焉然此經言取均為田祖則自是一人知其也

世為后稷及夏之衰有不甯者失其官守竄處于非也不甯非稷之子乃夏末時人國語云不甯事虞夏非李也而史記本世紀遂以為稷所生妻也有辨見發揮

對李即春秋義渠之地相篇生鞠是為鞠陶生公劉

公劉能脩后稷之業民保歸焉周道由興生慶節始國

于邠生皇僕皇僕生弗差弗差生偽隍偽隍生公非公

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高圉能帥稷者周人報焉生侯

牟侯牟生亞圍亞圍卒弗雲都立生叔緹是為祖類

祖類生諸是為泰公生亶父是為古公泰王不甯周最為穆烈世本云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圍雲都祖緹諸太公如此而已班氏表乃云辟方公非子高圉辟

方子夷瑛高圉子雲都亞圍緹其世顯甚然史記乃無

辟方之字吾知其牽于單穆公之言而合之也故遂詳

之釋例亦云高圉侯雲都九世孫而索隱謂辟方侯牟皆

二人為叔之類人表曰公祖世表曰叔緹也避重育居

緹即公祖之類人表曰公祖世表曰叔緹也避重育居

欽定四庫全書

岐陽實始剪商復取于駘曰泰姜生泰伯仲雍季

歷居程見周書古公屬焉泰伯闢知及弟仲雍竄于荆

曼居梅里荆人義而君之號勾吳古公薨計于近郊而

還于蕃亦稱越梅里在盩厔城十五伯卒仲雍剪髮

文身贏以為俗是謂執戩虞史記謂泰伯斷髮文身

漸夫論詳之王充亦云太伯教吳冠帶執戩也俗及與之俱保也故吳之知禮義太伯改之也此與左氏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刺之斷髮文身陸氏吳武王封其曾孫仲于夏虛為西吳亦曰虞仲十二世而晉滅之仲支

孫卿于周封樊為樊氏樊仲氏卿氏皮氏虞氏方紆于傳五年滅虞定

氏五年于越入吳虞滅吳始大二十四世而越滅之有

燭庸厥由常壽夫餘鳧鳧胥門慶忌慶師公治公祖公

劉泰伯漆雕以上及夢餘句壽廷番夫槩冶廷闔屋

常聞周古蠶禽頗之氏其以邑氏者偃州州來延陵棠

谿堂漢唐谿谿都閭及郁郢或柯之氏潛夫論又有成氏

陵與州來為二姓吳有延州吳越滅吳流其三子長曰鴻流蔡源武

焉實字子越吳西七十侯郎無錫皆吳分也王追封周

欽定四庫全書

章于吳乃封章之子越于無錫魏書云倭王自稱太伯後季歷再世而興周即王季

子思云帝乙時王小或雷云帝乙命王季為文王因之西伯又命文王與治南國

史記約以西伯為三公賜文王又再世康王一晏朝而暴公

之弓矢缺斂得專征伐史述云幽周道衰始於本之祚廢而開

作關雎之詩以諷史述云幽周道衰始於本之祚廢而開

之亂以為風始齊魯韓三家則云康王政衰故曰關雎

亦云周康之時關雎作乎上陸云康王晚朝關雎作刺

也

又再世穆王老荒荒訓夏贖刑而書不續又再世懿益

衰詩人遂刺又五世幽王不道死于驪山之下申侯立

平王而東遷黍離遂作世謂孔子降王風也夫風者

土風東遷之後政僅施于圻內不能刑于四方故國人

隨其上風如此非謂周也詩以黍離為階詩南山十月

列于風且雅亦有東周之時世不知周節南山十月

之意也然新序又以為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而王

作詩詩及魯桓惡為論以為伯封作學者宜勿妄談王

政陵遲至魯惠公遂請郊廟之禮未與而顧用之于是

禮樂征伐不由于天子故孔子傷之而春秋作又十三

世而敬王丐立子朝之難遂止成周三十有八年有星

孛于東方明年而西狩獲麟聖人于是絕筆春秋而書

亦終於秦誓吾知秦之必蹶周也故十一世王然而周

卒亡秦卒有天下於呼王者之迹熄而孔子詩亡詩亡者後

詩亡于陳靈公諷靈公之殺乃魯宣之十年春秋

之作百二十一年矣絕筆獲麟有二論見發揮四

贊曰

帝遠高辛厥德神靈生而有異自言其名其色郁都悅

衣蘿屋次序三辰六畜遮育工費以通拜師牧德樂作

五雲鳳皇天翟法尚乎一政責乎信霜電所沾孰不尊

親

路史卷十八

後紀十

疏化紀

高辛紀下

周之初興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國而文武之胙又三十有二管蔡成霍魯衛毛駒告讎曹滕畢原豐荀文之昭也亏晉應韓寒狄武之穆也而凡蔣茅苒之與胙祭則

欽定四庫全書

周公之喬也伯益考之父已亡管叔誅周公為禡也召號燕陽閻郟鎬

方印息隨彤單縱窳梁項岑郟滑養盛極鞏穀謝郭密

榮丹陽陽逢觚棠甘鱗主頓鼓肥宮遂冥麗暴岐費

紀胡康夏解張隗蘭運薰潘麗馮沈賈鄭睽芮魏焦樊

巴周徐橋北燕鮮虞陽樊皆姬國也七十九國如召祭

商世所封餘乃開原畢到等猶是文之昭十有六而泰之生者十詳諸文

公采于周武功成王封其子伯禽于魯三十有四世

而楚滅之洛誥云于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周公留相周成王封其子于魯明矣陶潛作諸侯

孝傳以為武王封之于魯誤也伏云周公致政封魯老

子周心不敢遂于成王欲事文王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

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及死成王葬之葬曰吾示天下

不殺臣故公封于魯身未嘗居魯而說者更以為成王

子禮樂姜矣夫有辨說見發揮後有有螭藏會臧文臧孫

公山武仲南宮惠叔叔仲仲頌仲叔公孫東門子家子

叔子服子我子言子暈子于子成子寤子孟子駒子有

子士子華子陽子楊公施公襄公冉公為公思公石公

之公析公平公公伯公慎公索公肩公良公哀公若

公冶公輸公鉏公儀少施慶父富父賓牟意如仲梁仲

欽定四庫全書

顏孟仲叔季之四孫子陽公族子陽後子楊出手二極世本無子陽公鉏公治子孫公鉏公治

皆曰伯及聲意南懿陘般傅榮龔于賜閔閔鴛哀隱悼引

毗彌展施衡為穆作昨媿尾鞠鞠孟仲叔季之氏叔盼

其明性暴出叔述又云叔向媿矣鞠風通儀象云本

出子其其以邑氏者臧衆郭泰運郛管柳厚邱顏印費蔑

魯考公其以邑氏者臧衆郭泰運郛管柳厚邱顏印費蔑

魯考公其以邑氏者臧衆郭泰運郛管柳厚邱顏印費蔑

魯考公其以邑氏者臧衆郭泰運郛管柳厚邱顏印費蔑

魯考公其以邑氏者臧衆郭泰運郛管柳厚邱顏印費蔑

魯考公其以邑氏者臧衆郭泰運郛管柳厚邱顏印費蔑

魯考公其以邑氏者臧衆郭泰運郛管柳厚邱顏印費蔑

乙華向 周公使管叔監郟與蔡甚郟問王宥周公蔡蔡

而非也 而辟管爰代以中旒父管故不嗣周書管叔霍叔殺死因蔡叔杜預訓蔡為放二

蔡管叔初亦為蔡故云文王惠慈二蔡後有禽氏管氏敬仲相齊公伯卒

于齊其耳孫脩適楚為陸大夫漢始南陽世奉仲祭號

相君有陰氏陰嵩又為丘自陵氏後周書陽陰嵩至陸復姓君子曰管氏之

周公後管仲為穆王後皆非蔡叔既蔡于郭凌子胡改

行帥德周公使為魯卿魯治乃復之王邦之蔡澤是為

蔡仲子蔡伯生宮侯至平侯徙新蔡益徵微役于楚

欽定四庫全書

遷之州來故州來二十四世而楚滅之齊世家云周公舉胡為魯卿士

治言于成王復封蔡書疏辨之孔說云郭凌地方有蔡氏辰氏盱氏朝氏歸生

氏生氏太史氏蔡仲氏子履氏大利稽氏後周書賜蔡復姓一作蔡

總 曹叔向伯二十六世而宋滅之哀八年有曹氏羈氏

僖氏釐氏子臧氏射姑氏夕姑氏公彊氏其支于下者

為下氏欣氏子年者為曹年氏重丘氏子臧氏欣時字子臧先

賢傳有曹 曹操漢而有魏五世初于典午非高陽後

武自御 成伯子爵後附于齊還奔魯而滅于楚成十三年

子成肅公也肅公恒公皆為卿按成即昭文王之子不

詳名實字引史世武封母弟季載于郟按管世家季

載封冉又云後也 有成氏鄭氏上成氏邦氏肅氏戰國

無所見非成也 仕趙始為成氏然齊魯處以祿父降而經至永公滅而奔

齊魯皆有成邑云 齊魯早卜在岳子是復霍而登旋滅于魯有霍氏冠

軍氏僅氏閏二年與叔封司冠采康及成王降霍以商

餘地封之統三監為孟侯宋威云長也若云方伯康告

周 曰衛伯周書謂八世頃侯始侯孫和桓厲宣九

猶戒于國所謂睿聖武公者五子懿公殺公于狄宋立

欽定四庫全書

戴公狄載至徒楚丘子成公遂遷昆吾凡三十有五世

而衛亡秦二世時衛封滅不見經有小王成公公上趙陽羌師辟閔

析龜北宮強梁會虜羌憲視國祝國祝史史晁史朝史

桑太叔卷子南公世叔仲石貽石伯公叔子叔公明

公孟公孫子高公析公甫公荊公文子文子伯子玉子

鄆子強子季子齊夏戊夏丁將軍右宰司馬司寇及左

右之公子黃為與石聶彌承禮免勉左右伋壽南晁劇

輒頑衍林凌稷牧冷嗣眷兼孫孟弘洪璧辟憲孺黔渠

朝監寇賊文齊開彪孔之氏弘唐改為洪胤錯史作孟亦與魯異如街隄雖當為縣長朝又作龜孔達非宋出張氏之後以禁異姓復為衛不著其懸氏懸潘氏求氏

仇氏裴氏裴非刀康氏衛氏戚氏馮氏濮陽氏元氏元因采者也武公孫耳采于戚後為

即氏常氏商氏凌氏孫氏一作儀集顏儀邑氏音藻凌

後世去武公生季釁采于甯九世居卿為甯氏周成武師

春秋之時惟魯衛齊王政武王克商以毛叔鄭從武王

克商尚父善杜毛叔鄭奉明水到原父得毛伯

鄭為三公有毛氏毛伯氏毛伯氏有毛伯世采武王之封

曰冉季是為邾騎有冉氏邾氏冉即冉見國

姓纂出叔山冉安傳多作咄咄繆春秋尹氏訟時故關

章因亦或稱乃咄庸國故雲公咄作冉也以為借不知

辨然記皆謂季載封沈唐沈氏表云季載字子揮封沈

按成八年晉獲沈子揮蓋季載載疑沈

又恥之訛不然或聲之轉詳少異古少從邑其從邑

入晉北入宋有告氏部氏者皆出後世宋曾之類反謂

後世去音攝又于用切與叔

邑晏矣音攝又于用切與叔

繡居錯文公侯之滕三十有一世齊滅之書一貶子尋

叔繡封滕志有滕氏滕氏滕氏卜氏滕叔氏公丘氏

錯氏姓苑文公薨畢公高入職

焉姓書子季孫邑潘既復分龐裔孫畢萬事晉獻公

滅魏而封之十世而斯始命文侯子方夏惠徙大梁又

八世虜于秦始皇二有畢魏藩番龐呂獻豫芮垣靳王

呂出魏擊子騎王氏出信陵君孫卑子望京兆

山陽番同潘係見食志陳讓畢陽孫見國事及魏強

氏投魯氏風俗通云中行穆子後孫息食知為知氏智

氏孫息後為三族一公族後救生林父為中行將謂智

氏中行氏一林父弟首邑于知為首智氏一遊救曾孫

後漢荀慈為首智氏智果諫諶不從乃別族于大史為

輔氏後古云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世族諸荀豐

侯坐酒亡國以故負嬰于首以為式飲禮中豐侯也都

斷一木為之象豆而卑一同姑爵射禮置到豐西塔下

射謂晉國君以酒亡國故以為爵爵之名三禮固云

射為爵爵之聖作人形聖國名其君以酒亡國載孟以

成酒故崔駰酒風云豐侯沈酒荷墨負岳自穆于世雷

亂迷速乃象其形以為禮成式也後有豐氏鄭氏仕鄭姓

武之穆四子邗為長先是唐有禍成王以封子干

子父而謂晉十一世侯勤周受錫予昭侯立其弟

于曲沃五世而曲沃滅晉君之五世文公遂霸諸侯又

十六世而析徙穆氏曲沃武公滅晉

咎羊甲獻射席籍陽樂司籍或以及士貞樓季太戊叔

魚叔向叔夙夙季嬰楊食食我凡閭伯宗伯州公仇

公師弗忌白季子羽之氏叔向叔夙見周本公師成師

傳及顧氏纂云子羽晉公族復為楚邑大夫然

鄆衛皆有行人子羽韓起庶子亦曰子羽云其以采

者締卻步涉畜鄆白備苦冀解張楊陽端續温邾邾羊

介翼孟駒州樂及揚干銅鞮羊舌祈夜長魚五鹿東闕

邾州晉既分乃封其若于嘉其苦成庫成古成庫成出于苦

將樂書下軍及茹若樂出于樂靖侯孫隄逆蹄鞮鮪出

于銅鞮共六姓澄城鮪縣有鮪氏自云鞮分于郤郤出

于締自步居溫則為步溫至由祈易績則為績祈

居采績胥臣為原大夫夫次卿也且居徙霍為

為氏先軫封原故先軫曰原藪繼于鹿且居徙霍為

霍伯有先氏左行氏後受霍為霍伯康王以虞之幼

子公明為費伯曲沃滅之有賈氏右行氏賈孫氏晉滅

公族狐射姑即費季姓范

以費孫出王孫費者穆公出公生伯僑封揚曰揚氏揚

孫氏取取鄭覺奔宋為揚孫氏雄其出也出公游齊

揚于而溫則狄滅之奔衛一溫後或為狐氏狐氏本有狐

氏漆為大狐氏射姑為小狐氏大狐容即大戎氏云唐

叔子孫在者蓋狐本重耳外祖狐突即陽狐皆采溫故

晉後以封狐翁

韓武庶子幽世失國宣王中興韓討

不庭錫之梁山奄受北國是為韓西衛滿伐之而鄆于

海韓侯為燕師所滅宣王錫

之外紀云平王時晉滅之曲沃并晉有韓萬為戎御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伯適北燕葬父無終山為右北平人天祚玉田事亦見

子寶記范通燕書云後有難于無終山獲玉是也名世

以陽氏子敬之子封郵為郵氏靈王之太子超古幼有

成德以諫廢年十八而寘是為晉字子晉或云名晉一

山俱委字開子宗敬為司徒號王子家平陽為王子氏田

氏縲氏王人氏王氏李氏拓至氏可頻氏乙速孤氏氏

琅邪那拓諸房皆出于晉可謂者以多仕齊周者有王秉王

原並賜侯至賜氏為魏太原人貞觀志西魏賜為可棟太

速孤遂為魏眾人乃召康公願封燕名與乃實字世紀

子富良召伯商非也傳言公封燕九世惠侯始就國亦

黍苗言召伯商非也傳言公封燕九世惠侯始就國亦

欽定四庫全書

康王復為太保年百有八十其長居燕而支襲召召

世為伯王安石云元子既國燕有召氏邵氏召伯氏東

陵氏盛氏非也其分子唐者為陽伯齊滅之昭十二

僅納北燕伯于陽左云伯者欽也遠北燕歸國不達于

之然本曰唐即閏二年伯者欽也遠北燕歸國不達于

革凡四十有三世秦滅之始皇三太史公曰燕之社稷

血食者九百年于姬姓獨後亡抑召伯不鄙其民有亡

執之德也後有燕善攸繆鑿喻快噲之氏泰己音快

盛伯子姬姓之長降于齊有盛氏痛氏穆天子盛姬國

云盛也韻譜姓纂云先姓夔後改為盛蓋以漢元諱意

其字曰盛而召公之名字皆為夔也盛姬卒王改其族

為痛氏息密公榮公取公葭伯賈伯芮伯桃叔尹公

康公葭伯甘單公暴公詹伯家父巷伯方叔尹叔世卿

家後各為氏又有尹公氏奇氏榮叔氏南宮氏榮伯氏

芳氏奇出尹芳出方伯與大夫有取魯服乎世本暴辛

侯也賈芳封芮為附庸焉齊侯滅藪黍穆滅滑楚文

滅息晉文滅巴魯滅項巴楚昭安巴姬國與風姓巴別

子七國時與蜀俱稱王張侯房之為巴郡有穀氏滑氏滑伯氏傅息氏息

欽定四庫全書

夫氏風俗巴氏通氏呂秦項氏劉氏辛氏劉項伯封射

陽侯與桃侯襄平阜侯偃及先武召公備周西伯夫人

主亦廢除矣後各以國令氏甘麟主達郤樂等見潛夫

考王封弟褐河南曰東桓公至孫惠公傑分其子姓于

鞏以奉王曰西惠公號二周被王之立二周分理四十

九年秦取西周遼東惠之孫咎公子墨狐王崩秦昭取

西王稽年次七年秦莊襄取東西周地而以賜人聚為周

君祀也史速于此極公西後有昭文周西周城東洛陽

蓋時二周微甚紀魏魏二周比亡才七縣謂云秦不

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使奉祭祀于周亦未深魏矣

陽人聚謀反應二周以來詳見諸國中山武公東桓

欽定四庫全書

公子也厥後桓公荒淫不恤國王閔晉史餘曰今諸侯

孰先亡對曰中山乎二年而魏拔之處之靈壽烈王十

世本中山武公居頡桓公徙靈壽按樂羊為魏桓中山

封之靈壽史言趙武靈以惠文三年滅中山遷其君子

虢副與魯耑稷賓核顯黨惠偏公富大

泰亞辟組驪治聚治鞠鞠技支辛忌舞峻三十二

幽文內史聖子乾封元年改武惟良為魏氏風俗通文

出王內史公時有武氏子唐書平王世子手文曰武為

武氏

黑肱黑肩西周武強司空陳留之氏皆周栢也武公世

周氏共王子子國後為王史氏鄭有王子氏齊術衛皆有

王孫氏俱出周王惟楚王孫出伍員美賢傅陳留周姓

為氏漢封之衛無封也元鼎四年武帝至河南求周後

得姬嘉以三十里封于衛次妃有城氏曰簡狄一作東

子南君嘉以武後封于衛次妃有城氏曰簡狄一作東

易也于寶作索後繆書中侯云云為翔水遺卵城簡易

欽定四庫全書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謀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文壇立卵石故東智謀謀塚有石以爲吞卵之象鯉魚

而封遂失天下姬武王居之乃封其子武庚于邲邲即衛

地邲叛周公攝伐殺之更求帝乙之元子魏子啟邦之

宋戶東夏為周客魏即微封之母曰殷母未後生之商法

左氏史記云武封之不得也微封內國古胄子雖遠壽記

班爵不及故者以故官稱故二微為宋公猶以微之號

終三十有二世君偃不齊魏楚戮而三析之見呂覽

國有幾微衍尾沃據卿穆止舍近宋邲邲荀石母戚懷

既椒督沙猛政正桓完牛宰遼察虞華彰還狂白朱耦

鄭邠造坎冀仲靈祿虺劫聖省牽伉錯銳允左宗正

欽定四庫全書

六十四又有楚足並音錯音牛全後為宰又為

所遠魏將以難為楚周途兪復為牛矣未傳注來觀

記先宋微子之後以國宋滅奔陽易氏後從及

宛風俗通又有宣云宣公後邲姓解有高契二氏繆及

王夫皇父空相事父不更幹獻申屠三伉魚孫龜龜樂

王白馬黑夷鳩夷不夷艾歲西鉅中野即利子朝子奢

子蕩子罕右師左師司城司寇司馬司徒右歸公朱陽

門季老微生孔父侯老男并官武信復三十八因夷

本魚孫白為見風俗通不更不茅見潘夫論墨夷見邲

封武信世楚大夫公朱高出宋公子朱宋義事懷王

君為氏與季老男氏巨辰經氏三字因夷不茅西鄉已

氏木門東鄉祝其及木坎合向皇樂戎御魚鱗蕩氏于

采也祝其出戴公子祝其而齊靈子牙母乃戎子或又

有鍾氏之出州翠木氏出木門風俗通宋大夫西

鄉錯尸子隱者西鄉曹又南離

闕為皇父漢皇父蕩乃為皇伯其支于戴者鄭取之有

戴氏留氏留氏隱十年鄭伯伐取戴附庸不

褚氏石氏褚師氏言公子字仲思之曾潛公生弗父何

義國其弟四世孔父嘉之難子木金父適于魯為孔父

氏孔氏生祁父為防大夫子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

紇字叔梁姓解紇封聊生皮及尼孟皮襲聊為聊氏又姓

欽定四庫全書

有梁云又音魯梁謂非正聘詳少異紀家

侍音射又音魯梁尼母顏野合謂非正聘詳少異紀家

生而顛頂故名丘而字仲尼尼古與字邕蓋坊字坳貌

頂緯書言孔子反字世本云反昔張面言頂上諸也均

人謂邈水平浸為坊然字書集韻聲音為篇說云頭妍

從廟顯矣世言顏氏椅尼丘山而為名

字更著之字魯顏氏椅尼丘山而為名

眉谷窻參臂駢脇要大十圍長九尺有六寸時謂長人

事詳世本及孔子家語祖

庭記等有生日辨在餘論廣博聖武為魯司寇齊人悲

焉歸女季氏子乃去之愿于諸侯莫能用也十有三年

而歸于魯敬王二十三年去魯哀十一年冬反魯魯周

鄭宋曹柳陳楚杞呂齊梁頓牟云愿七十國

也然後樂正禮得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以示炯

戒自惟商後而宋不足徵乃述考志追商頌以尾魯故

曰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不亡幸于宋也反魯蓋

六年而沒敬王之四十有一年也商頌宋頌也頌襄公

正考父所得商詩中言湯孫而毛鄭遂以為太甲中宗

之詩安也夫言奮伐則楚襄公事也萬舞有美非商樂

也蓋宋有商王之廟而詩以為宋祀之詩此常理爾故韓

嬰馬遂亦以為美襄公時蓋因而諱之以此宋也則謂之商不

志本也六藝論云文王創基至魯備開商頌不在數矣

孔子刪詩不錄此文章宜無意哉景山商墾翼四方之也

我有嘉客亦不憚豈能忘哉景山商墾翼四方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商邑之大豈無賢才哉松柏九有在斯而遠之方斷

而散之之以用之爾松柏村九有在斯而遠之方斷

有閉而靜則既各得稱則寢成而孔安拱成董材而

任以成國則人君高拱仰成矣矣是綱繩靡戶之義也疏

云景山泰山設矣商有景宋之命而衛詩亦言景山商

之山也願伯昭乃以為人幸周室之義又謂夫子存

之者以見二王之後有

此願觀鳥足知聖人哉初武丁封季父于河北曼曰蔓

侯有曼氏蔓鄭氏優鄧其出也廣韻云封河北為鄧謨

滅于楚有鄧氏登氏鄧侯氏養氏昉氏離氏莊十六

人後有優鄭憂氏楚姓鄭之分祖庚封弟文于苑有苑

宛庚氏左傳有苑何忌封子于權楚人遣之勿處為知

氏那氏權氏莊十八年滅今為那不知

陽為堂陽氏城也蕩陽番署御姓國也四時茶共梅稚

定巢郢同黎比髦劫段瓦鐵繫沛來向施蕭鐵索空桐

鮮虞皆子國也二十六詳西伯戲黎武王復以封湯後

黎豐舒奄之有黎氏犁氏六韜決大疑云甲子武王

黎陽故陳球碑作犁陽高國萊侯與太公爭營丘及齊

復入萊其工浮棠奔棠晏弱遷之邠有萊氏邠氏浮萊

氏浮氏在國東曰東萊蕩則秦滅之一曰陽氏巢則吳滅之昭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千則受剗之十九年再封之贈太師諡忠烈梅伯則醢

之矣有蕩氏比氏梅氏枚氏梅伯氏梅曰忠侯居楚鄭

問以梅為氏韻云梅伯本出于姓歐文忠比干死子堅

梅氏銘云速出梅伯世久籍不明也

適長難林為王氏林氏王望及則河間林王為十德之

久為無

成王以商之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

尾勺氏錫魯公復以商民七族費康叔陶氏施氏氏

錡氏樊氏饒氏終葵氏皆商之族分封後為乃商之

商之舊姓桃子蕭姓春秋時猶在鄭穆公少蕭人則楚

作飢云皆

之舊姓桃子蕭姓春秋時猶在鄭穆公少蕭人則楚

作飢云皆

之舊姓桃子蕭姓春秋時猶在鄭穆公少蕭人則楚

作飢云皆

之舊姓桃子蕭姓春秋時猶在鄭穆公少蕭人則楚

滅之二始宣十太心采栢門為遷氏桐門氏太心載公子衍後是為空桐或

云太心始萊蕭為栢非夏蕭道成遷劉宋七世號齊行

代之為梁世四易入于陳又有李氏峭氏饜饜氏齊武

子巴東子響為靖樂武鳴豫章王綽為宇然宋先改其

已有勃氏武陵王已敗賜為饜饜氏李名世作悻而乙齊武

氏湯氏殷氏商氏祖氏毫氏薄氏北殷氏殿氏武氏皆齊武

湯後也姓書乙出天乙非木吞乙而江南湯悅木殷崇

今以似姓書乙出天乙非木吞乙而江南湯悅木殷崇

母為有或作陳諱

蔚氏姜次妃有陳氏曰常養生而能言髮迨其踵是歸傳又言堯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

高辛生太子康及月十二山海經曰又曰帝俊妻常羲

生月十二五月當為日十日者謂以日名如甲乙丙丁之類云義和者乃常羲有陳氏也夫戴禮名常義傳作

尚儀作常儀又作常宜士安作常其失之陳音觀氏戴史漢世紀作啞管非也劉敬叔異苑云陳音觀氏生

而娶與足齊望地能言及為帝辛八夢日而生八子皆有賢也世號八元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

誤有陳為陳豐誤陳豐為陳留商八元實沉閼伯晏

龍叔戲巫人續牙狀越也八元為虞布五教十六相十

書以狸虎豹為八元後氏宜非實沉閼伯居曠林干戈日尋后帝不臧

遷闕于宋是為商沉于大夏是為參後有實氏參氏閼氏

氏遇氏堪氏奮氏龐氏擣氏商丘氏實沉為陰陽宮閼

續牙友舜于貧貴而遺之為續氏經云帝俊生身是也

二八日皆作續牙蓋二人表續非說疑淵明

隸者多以牙為身也晏龍事虞為納言是主琴瑟生司幽是為司幽之國有龍氏也

民戡民盼姓經有戡氏之國其侯于蜀者更生號後分宜苴侯好于巴故巴仇蜀蜀伐苴苴侯奔巴巴求援于

秦秦之滅蜀遂及苴巴有蜀氏苴氏葭氏蜀志云帝俊

慕興慕利慕護庫狄豆盧寧本慕容歸義賜姓北人謂

蘭山谷及裕慕暮之氏西秦鮮卑大人裕蔚降律依慕

者為氏出此姓苑又有慕氏晉書慕

因山號矣柔僕羸土亦帝之裔末也

一曰高辛崩而帝康立襲高辛氏康元年代歷史傳皆

以帝誓為少昊而以少昊為倍之之子尹子遠有少昊逐弟之說矣也按少昊在位八十四年誓在位九年誓立

不善而少昊之德在人如此夫何疑哉世紀云誓母于四人中班最下而誓于兄弟中年最長故登位後立弟

放勳為唐侯按唐音致人必誤為誓而繆為少昊爾世孰有能曾祖哉

帝康之立不善九載以其仲立是為堯

故舜郊響而商周用禘高辛蓋意

姓也者性也與生俱生者也山行十驛形不脫祖水行千里性本其處山有形水有性是故性不可易子

孫十世不免性類我者諸姜之性弘諸姚之性仁張王之性寬李趙之性慤劉范性急贏偃性雄呂尚性

狷熊羊性晏姬黃性廣曹倫性禡豈聖人固為區哉所以別亂兆明人義也傳曰男女同姓其生不繁行

路有禮惟其原有以使之也余起路史既歸天下之姓氏見孔氏之出高辛老氏之出少昊既為周著而

後怪佛者之來獨靡適從不姓不氏而孤出乎神州之外為其徒者繫垂出沒百千萬億至亦自蔑其姓

氏而從之嗟乎彼之教以滅道來不知所從去不知所往不仁不敬理固應爾而乃不知先王大倫實亂于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

此今夫削頭鉢食羶趨而輩膈者誕誕誣調莫不佞俛自以為得高視闊步至不認其宗祖父母兄弟是

豈名人也邪冠婚喪祭此人道之大者也自天子至庶人兵戈殺戮亦不過此四者而已而今也冠昏易

亂而無以酬生喪祭蔑薄而莫以報死而又奚以生為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父兄子母所以窮理

飲食裘葛所以盡性而歸根守白凡所以至命也不窮理不足以盡性不盡性不足以知命窮理至命固

馮子斲遂王燕前後南燕皆出也詳餘又有豆盧賀蘭

非可獵等也而彼佛者每得其偏而不蔽其全故知性者必達乎理命知命者必達乎理性每執一見自為至足亦可謂不知務矣吾夫子亦何嘗蔑性而薄命哉雖然弟子之惑滋甚若老之說脩而上之至于無上清虛之境人皆空濛散為清陽之氣虛無縹緲無有形質從佛之說脩而上之至於果位入三摩地人皆罔蕩欽為善爽之鬼寂冷坐結弗復變化而無有君父妻子朋從之與往來且以父祖子孫人之所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以為際而冠昏喪祭生之所以為奉者也奈何有父祖而不得其所以為奉有子孫而不得其所以為際父祖子孫冠昏喪祭既無以自盡則亦奚用于有生寂冷坐結觸輒散弛而無有形質則亦奚責于有我哉究言索理固不足以滿神禹之一笑是以聖人于此必因乎父祖子孫冠昏喪祭事上而為之制使之不失其本原而後已然則教者其可以不嚴所道而沉迷乎寂滅誕謾之區哉自古及今亦有不仁義之

真僊若無君親之佛覺乎別生分類人道之極摯聖人之所甚急而不可後者顧可厭而棄之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二十五

詳板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張謙履勛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舉人臣李全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二十

宋羅泌撰

後紀十一

疏佻紀

陶唐氏

帝堯陶唐氏姬姓世謂堯先生伊長孺家而姓伊祈姪也伊祈乃炎帝之姓堯姓姬出于唐饜不為伊蓋皆以堯與炎帝俱火德王故謂堯為炎後自漢以來有是說世遂果以堯為炎帝子孫因云姓伊祈失之世紀云堯都寄於伊長孺家故堯從母所居為姓又云為祈氏或從母姓伊姓非其本姓亦自辨矣稽古錄從之為祈姓誤也靈臺碑言昔者都慶兆會亨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氏之第二子也母陳豐氏曰慶都史作陳當觀三河之

首見春秋合誠圖注云赤帝顛圖奄然風雨慶都遇而

萌之帝堯碑云其先出自槐龐翼火之精有神龍首出

八彩諷自侯伯游于玄河龍龜負銜投鈔授與然後受

命按合誠圖大帝之精起三河之州中土之醜流潤大

石之中而生慶都于斗維之野身形長大有似大神履

食不饑年二十寄伊長孺家觀于三河之首常若神隨赤龍負圖出慶都諱之云赤受天運其下圖人衣赤星光面八彩鬚鬚尺餘長七尺二寸許上堂下足履翼星題曰赤帝起成天下寶奄然陰雨赤龍與婚龍消而乳竟既乳視堯如圖及堯有知慶都以圖與之此事正類

後魏序紀誌
汾圖及微之異黃雲霧之震十有四月而生于丹陵甲開

山圖及微之異黃雲霧之震十有四月而生于丹陵甲開
曰昔聞唐克十四月而生乃命所居曰克母門曰克

乃人字象引士之出免也惟士能謹克可見即云後下加
本只作象引士之出免也惟士能謹克可見即云後下加

故有蕉蕉坤坤等說俱妄猶孟士爾魏周詎曰吾是曰
所賢者免爵免姓名四方以為強者非也詳見發揮是曰

放勳王功曰勳放于四方曰成或曰以帝德圖重後人所
為居如八字妄也王充宣漢云正使克復使齒舜復八

也 身體十尺 帝之為人視之豐長八尺七寸 豐下允

上龍顏日角八彩三眸 合誠圖云光面八彩謂八位皆
者繼援神契及元命苞乃云光有八彩書大傳等述非而

為居如八字妄也王充宣漢云正使克復使齒舜復八

履翼竅息洞通 下合誠圖云足聰明密微其言不式其德

不回 大戴 仁如天智如神明如日而晦如陰 仁以覆之

明以察之 好謀能深和而不怒憂而畏禍快而愉 莊子

恬淡寂寞無為 年有十三佐摯封植受封于陶 辛封植

陶今廣濟治定陶故范曄謂定陶為陶克所居辛甫謚

為舜陶之所今壽光有免水伏琛要撰皆以為免類

虞明人察物昭義崇仁禁詐偽正法度不廢窮民不教

亡告苦死者而哀婦人底底靡解百姓和欣于是改國

于唐 餘詳圖名紀有說別見 勤勞不居儉而用禮不

貴時巧不視文繡溫飯煖羹不餒不易菽衣袿履不蔽

不更御 棗上枕夏葛衣而冬鹿裘栝柱采椽為人愛

費 王天下世謂齊君其治則宮垣室屋不臺也金銀珠

玉非靡飾也錦綉文綺弗展也淫佚之樂弗設也楸橡

柱非藻飾也茅茨之蓋弗櫛檣也棉衣君履不蔽不更

為溫飯煖羹不餒不易尸子云人君之有天下瑤室

九粟而羞白屋黼衣九棊而羞大布官中三市而羞馬

居羞不盡然而由余亦言昔免餼飯于土簋飲于土壘而

免羞不盡然而由余亦言昔免餼飯于土簋飲于土壘而

取 不以鶉居易九市不以私故留耕時水處者漁谷居

者牧陵阪耕畝阜澤織罔是以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

宜其材故人得以所有易所亡所工易所拙而上下達

見文子淮南子所謂 欽明文思內行謹飭篤孝慈仁

矣安天下之所當安 欽明文思內行謹飭篤孝慈仁

敬使人知子弟之道仁恩被子蒼生德化數于四海故

仁膠漆之約于當世而道行 欽明文思駿德也欽為仁

者易之元亨利貞也而聰明文思者性矣天道主聽故

言明文思而成德聽之入道主欽故言明文思而以欽

貧以天下異而不為廉允恭克讓與道合矣年十有七

謬以侯伯恢踐帝 重謂免以楚伯愛伯恢踐帝而丹

楚今唐州亦見御覽一百七十一董仲舒亦云免發于

諸侯而蘇秦說趙侯云免無三夫之分齊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高無百人之聚以有天下高無咫尺之

以持之虛靜以待下心存天下而志加于窮民民一有

饑如已饑之民一有罪如已陷之是以篤實光輝被四

表而塞天地淮南人開云堯或曰堯謹謙曰慎一日

心于先古加志于窮民痛萬姓之罪惡愛衆生之不

遂也先古說苑作天下翼翼金匱端端虛靜出家語率

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故天下以均平百姓按靜不知喜

不知愆欣欣焉樂其性故一出言而天下誦萬物齊使

之而成戶之而止惟恐言而莫予違也管子云禁之而

莊子云免治天下欣欣焉樂其性

是不恬也不知喜不知怒善善善語初重黎受職高陽之

欽定四庫全書

代高辛氏衰等三苗復九黎之事民興胥漸周中于信

而二官以廢閔餘乖統民躋齊盟上帝不羈苗民遏絕

于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舊業九黎玄都也則自一人

黎之少二官俱廢世世志云高辛氏衰三苗復九

謂免滅苗民呂刑注遏絕此後此本楚語故或

為免也程伊川云只是舜乃命羲和絕地天通載上

天黎獻下地俾主陰陽羲和居卿而致日傳云日官為

地之官分命為四時之職六卿也故周禮疏序舜格祖

之年先始以羲和為六卿春夏秋冬孔氏方是為四

岳出則為伯羲和與下叔重六也也孔氏以其分命謂

即下四人故願達云有叔仲伯季者以其不賢豈義

氏伯季不賢和氏伯季亦不賢哉故疑國語史記載司

天和乃司命義和使主陰陽焉伯司天地接齊職焉大

品第一免命義和使主陰陽焉伯司天地接齊職焉大

言云家宰免官則固有義伯為天官卿矣願達謂時義

和似專于諸卿後世稍立渾儀暉渾儀云唐免即位羲和

卑之不得謂無和之舊器者靈曜乃命欽若昊天曆象日

中星觀玉儀之游注以玉為渾儀也欽若昊天曆象日

月星辰觀玉儀之游注以玉為渾儀也欽若昊天曆象日

義仲宅鳩夷敬賓出日平秩東作張昏中而播穀書帝

焉職在遠西即青之鳩夷近出日故敬賓出之古者君

臣尊天事如此一云春夏民欲早故令其日日出而

舉中宿言之仁均專守節中說誤矣且月令昏璧旦男

儒誤遂昏星虛歲讀之故不解常也命和叔宅北幽平

傳春言張昏中秋虛昏中道其常也命和叔宅北幽平

師而統之有時速職故修廟屬謹蓋蔽畋獵斷爻上告

疏謂在京都而送領

之天而賦之民天子南面視四星以知民之緩急急則

不賦籍不舉力役考靈曜禮四星之中大傳同舜巡三

見聖人之治簡而不亂純而不雜君三時一如春令以

入法此優游矣故二典之言常道也著推術設節首演

紀于虛之初建國敦而首大呂易乾鑿著推術設節首演

子為節首起十月朔竹紀九年云元第一紀甲子元正

十一月庚戌冬至至仁壽甲子凡八經上元然者免以

戊寅即位而非丙子四十七年始得天正甲子是年冬

起戊午自天正甲子至開元甲子三千年日退三十

八度四年甲子積凡三十三分日日至在斗十度下皇朝度

歷四千一百八十八分是歲冬至在斗五度以歲差者之每七

五十五年而差一度則免甲子歲日日至在虛一度于中

星皆正寅比壬午免在位七十載皆辰恭三百又六旬

即位舜以壬午免在位七十載皆辰恭三百又六旬

又五日而期以閏月定邪而成歲攸之諸侯而賦之租

在天為度在歷為日合朔旦則月有小虛之法取之以

加歲外之餘此閏之所起故古人謂之首氣于節六六

日示平建于月半之辰選閏餘于相望之後必得閏乃

能收三年之餘氣復四時之不忒故無閏則不義歲

不成之日以閏定之則天道之運舉精以此矣百工因天

運而作者必以此充釐之也析因夷隄不失其宜以故單

沈括去閏之論亦妄人也

民得職而不佻不病山不槎枿不麋胎故鳥獸孳尾

希革毳毳咸若正星而後正時正時而後正民事民

挺東廂養生下庭龜書乃來于是稽蓂以正月訪桐以

定閏錄龜宇而施之是曰龜曆伏滔述帝功德銘云胡

龜應述異記陶唐世越歲獻千歲龜應背有文蓋開曰

以象錄為龜曆唐始言免因軒轅龜龜有圖作龜書

欽定四庫全書

分積定時日得故百穀又而風雨時百工釐庶功興

帝之出也萬物作焉帝之入也萬物復焉物方作則聖

人之治政事者乘積于如是焉物既入則聖人之治政事

者庶積于如是焉乘積其作如春風物既入則聖人之治政事

故免于積歲言象熙熙陶于撫辰言象績績乃命遏

伯長火居商丘祀大辰而火紀時焉是時于心故因其

出入而望之以修其官而戒民事是為

鍾利器用向到仙傳赤松子與在黃帝

磬世本樂錄云磬故所造乃無句也命母句氏作離

大唐之歌而民事得南風之詩辭達而已琴清英云五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缺免作二級新論廣雅等謂二級文武王所加命實放
安也通禮義暴免使母向作五級誤七級也
山川谿谷之音以歌八風作大章之樂禮書作作鄭或
也禮書作作鄭或

于丹水之浦非惟地理遼闊而後苗乃
沈蒙泮水演天方害龍門未闢呂梁未發后土冒沒而
填星逆于水府詳後魏書帝乃憂中國之不康詔曰泮

也禮書作作鄭或

水滔天下民其咨孰能使方命則不知敬君祀則
之圯族方命而民患弗可殄不知愛親猶不妨于水事

同與樂動聲備云黃帝樂曰咸池而大司樂以咸池祀地
咸云又夏曰至于方澤泰之克蓋用黃帝之樂大成樂

又自中國至條方莫薦于是試縣倖司空欽哉程晏云
也試縣以其金九載功用不成而止九載三嗟乎予子

會者教國子舞大成注云免樂于者也作七廟制廢禮

用縣見堯之仁汲焉當是時禹年禪而在廷之可就水

五絃之瑟為十五絃命延替叟之所為瑟益之八

志闕後規嗣子之囑訟于是異遁之願軫焉充治斯云

絃以為二十三絃之瑟誤也董道謂秦文叟以圓為信云

非政所致免洪水湯大早皆以為有遭遇按太乙感數
有所謂大水浩浩周世宗使使實徹論水沄云陰陽水

自後世度嘉云七廟禮始于周建隆元年張昭議免之非

其患至于后辟狂妄以自率權臣許買以下專政不明

高皆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商政立六廟昭穆外增

賢魏主疑任縣九年為失序庾峻云聖主不容水災竊
詳書傳皆言免水九年此讀書之誤彼九年則縣當之

契與湯周七廟親廟外加太祖此先儒著于禮經元范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矣禹之用亦非按縣縣年蓋是數十年事

非孔與湯周七廟親廟外加太祖此先儒著于禮經元范

洵之襄窳

子意立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杜佑云唐虞祀五帝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非孔與湯周七廟親廟外加太祖此先儒著于禮經元范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合尊天象五府皆明堂也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曰玄短注唐虞之祭曰昔黃桓公欲藉宮室六畜管仲不可謂立五屬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天府夏世室同矣祭以其氣迎牲殺于廷毛血詔于室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以降土神然後樂作所以交神明也乃設五吏立祈祥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之盈虛乘民之緩急正其甲令而御其大權燒山林焚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沛澤以通刀布布布文作上十全又弓大止又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一也乃為金三等禹氏遶山之玉赤野末光之珠上幣汝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漢右洿之金以為中幣泉貨以成下幣勝禽獸之仇大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夫隨之鞅財高下以衡民之好惡焉楚世家注三錢府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等赤白黃為上錢為正故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為三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北國禹氏之惟南夏管子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隨之桓公曰何謂對曰令諸侯之子孫委質者以雙虎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之皮脚大夫豹飾列大夫豹飾則將散其邑冕財物以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而人得愛其流矣此免舜之數也而及為之儲備以備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其歉故沈籛九利雨電彌旬而下亡菜色免園策注免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耕餘二十年之食謂之升平九年耕餘三年之食謂之登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時暴風雨雹九日楊震曰西夏廢志惠而非兵隳城守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乘武德好貪以求于民于是伐而亡之有唐不享于是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偏以剛之喪之丹浦西夏事見神武秘略及呂春秋呂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也六船乃謂免伐有危戰于丹浦世紀謂免伐有苗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也六船乃謂免伐有危戰于丹浦世紀謂免伐有苗

矣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而信孚于升潛慶雲鮮苔五緯順軌景星炳曜甘露被野神未滋畝朱草茁牧漉泉浹岫倚嬰生厨蒲蘆茁鳳

巢閣榮光幕河河馬羣籙一日而十瑞至 見聖紀仁術

天下者克也天降精于庭為靈感百陰而為昌蒲功

英氏本草昌蒲名曰克靈符靈芝蓬蒨也冬死夏生俗作

德政清平比隆伏義鳳凰巢于阿閣羅林景星出翼軒

先出河休氣四塞迷異記王羲之與表云先生神未嘗

不貴祥瑞理人事而瑞應之因并著以見至治之馨香

者上克將與慶雲山之矢心與治立于靈扉雲生牖坐

于華殿松生棟萬物皆備于我而亡黃屋之心舉天下

以為社稷非有利也故垂髮幅委輕裘而天下治僉民

獻其沒羽封人祝之壽富竊然各以其所重報是以比

降伏羲後世莫及 先聖本紀云許繇欲觀帝意謂堯曰

已得矣堯曰余立雲座之上而雲生牖坐于華堂願

之上森然而松生棟雖面雙闕無異崔嵬之冠蓬萊雖

背郭無異回壑之紫霓孔子曰人之所貴為天子者為

其窮耳目之欲適五體之宜也采椽葛衣藜羹土機人

之所棄而堯安之勤勞求賢以協治舉天下授之舜如

舍儻然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

堯以義終舜以事沒稽諸典祀貽世永教游夏之徒豈

誣也哉堯也賈于天下者乎 帝初取富宜氏曰皇生朱即

如虞之禮朱卒葬陽 相之安陽永和鎮南有故堯城

居也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城縣以水為乃朱

河蓋夏封之在鎮西南三里而丹朱陵南八里有帝子

夜游臺內二百步相臺志云丹朱遊游之地鄭國兼

陽鄉在內黃北二十東二里有唐縣有瑯琊城九州要

記云堯時丹朱所居相之冢為是矣而經注城陽有丹

朱塚海內南經答梧之山亦丹朱葬于陰無信朱生陵以父封為丹氏房氏防

氏陵三十五世鍾昭王世采靈壽生沈 姓書陵四十八

清河守又云沈十 二代孫雅俱繆也又有屋引氏

後故姓猶有此氏又沛郡朱為丹朱後非 朱之兄考監明先

死而不得立庶弟九 莊子云堯不慈故云殺長子殆先

四十子天下不論之無義之說淮南子云堯得舜任以

司徒契司馬高司空稷為有九子之說然說堯堯時舜為

宗奉陶大理益馭禽獸九子為臣克九子為九職之事使九

子者各受其事以成九功則 其封于留者為留氏

之氏曰御龍以更颺董之後既遷于魯 事具左傳襄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言及昭公二十九年蔡墨之言云使秦龍以更承辛之

商非也秦龍乃己姓廖叔之後承辛之族周宣王在

商亦安商居大夏為唐氏御氏擾氏擾龍氏 解云堂下

之右唐公虞公也至周封帝後于鑄鑄祀是分侯于隨

為鑄氏般氏隨氏 皆有鑄仁建威宣叔娶于鑄者禮傳

云出高辛祝融二非 既更累之裔于方城為唐公成王

以舊唐封叔 楚併唐其徙杜者為杜氏唐杜氏屠氏唐

孫氏李氏 杜伯友為卿士宣王四十年誅之杜嗣記

免後為唐杜二國晉唐賜杜叔威為李氏唐武王並封

亦未必是安知滅唐遠杜司馬貞謂唐杜陸陸後亦非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杜更為祈 晉史杜杜祈是故杜伯之息隰叔如晉生焉

字子為李以正子朝朝之間官故氏為士氏 李理同土

與 之書說謂雲土為古杜字如詩言桑土固有土氏也

陶唐氏宰氏御龍氏為士氏之宅後為唐杜氏 遂以

為士員士弱士文伯景伯為士氏異哉及官司空以正

子國國亡敗績故氏為司空以正子國國亡敗績故氏

為司空是生士穀為穀氏穀生會采隨故氏為隨是

佐文襄諸侯亡惡謖傳成景軍亡敗政中軍太傅端法

集典國亡姦民是以受范故氏為范建文子燮能穆宗

祀服其服禮樂如之謂之虞賓天子子臣夏后封之唐

之子房為房侯 韻云舜封丹朱為房邑侯今荆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而朋淫 朱子兄弟有間故鄭陽傳也

以閑其情 情物志堯造圍棋以教丹朱故中興書陶侃

以此教丹朱 堯以教丹朱堯書云朱明言堯不肖

人主所宜好 使出就丹 舜使居丹淵為諸侯號曰丹

朱虛堯有丹之丹見漢應志竹書文放有丹朱今

破車城記為丹朱弄美之所丹青之益都有堯山三齊

記堯理所登伏琛云山南有二水名西丹然鄒之內

鄒亦封丹水漢丹水縣郡州記為丹川堯

之子房為房侯 韻云舜封丹朱為房邑侯今荆

祀服其服禮樂如之謂之虞賓天子子臣夏后封之唐

之子房為房侯 韻云舜封丹朱為房邑侯今荆

侯爰受枸櫞故氏枸櫞作郁士鈞受蕘故氏為蕘畢夷

采函與故氏函與而鈞氏陽氏士丐氏士季氏士吉氏

士為氏士思氏司功氏祈成氏士弱氏胥氏張氏陶氏

朱氏陶朱氏鴟夷氏范睢愛難變稱張樣入秦為丞相

宋以范仲淹隨母嫁朱復姓啓及之姓纂又有士弱氏

姓源韻有士丐氏亦作士貞按此左氏文當時語未必

有功也風俗通晉大夫有司功著于世本云句弟他魯司

夫以為氏也風俗通范蠡之齊為鴟夷子後人以為氏潛

宋微子後恐日夷之誤其秦秦而復也秦歸其幣其處

者生明為劉氏明生遠遠生陽十世孫獲于魏為大夫

欽定四庫全書

生清始居沛生仁是為豐公生端是為漢太公字執嘉

四子伯仲邦交世紀昭靈后名舍始游于洛池有五

生高祖樞誠國詩含神露云執嘉妻舍始

生劉季索隱乃云母湯氏貞時餘泗水碑天德光堯劇

項授沛邦實著符是為漢祖炎祚復輝載祀四百留秦

故為留氏而左氏謂其處者為劉氏夫伍員屬其子于

齊使為王孫氏知已必死預令改族故傳為發之士會

之徒深疑此文非傳本吉蓋漢初左氏不願先儒無以

自中劉氏從秦徒魏原出劉靈梓注此辭以獨于世明

帝時實述上就謂五經無証圖識明劉氏為免後者左

氏獨有明文前世籍此有漢氏厥氏兀氏紅氏橫氏吳

氏宗正氏中壘氏谷蠡氏獨孤氏公族氏陳氏徐氏

芮後望濮陽長沙漢沛戲孫進伯因孤山下生口利單

子以為谷蠡王號獨孤部七世羅長從魏徙洛為獨孤

氏後漢谷蠡王獻為谷蠡氏漢賜衡山王以為厥賜安樂

王為兀而齊陵陳乃後漢當相無子以外孫劉鳴嗣曰

陳鳴又蜀齊王徐明乃杜曄之

遺藥〇何氏姓苑東莞有漢氏劉備立蜀再世而魏滅

之裕起南朝者八世有員氏留氏宋書劉凝之墓伍員

事魏太武以忠比伍員改江休後難志志山民得半千

銘云十八代相賜然員古平聲出

于耶前涼錄有員徽員平自音運嗟乎物固未有張

氏坤室寶錄云魏侍中周生烈本姓唐外養周氏因為

姓亦見七錄及中經簿姓書又有免氏云出帶免雖未

足考然隨有虞揚將軍免泰矣〇又周賜唐環為紐

于氏劉志為宇文氏劉亮為侯莫陳氏至隋皆復慶

都葬靈澤

贊曰

聰明文思蕩蕩巍巍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不激不委因

事立法昭義崇仁內穆外協詢政行人問老衢室茅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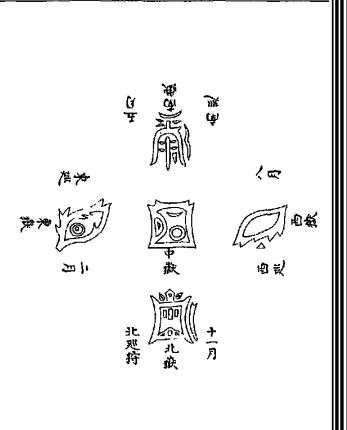
土階允恭勿失萬物備我生化咸宜誦言行道比隆伏

義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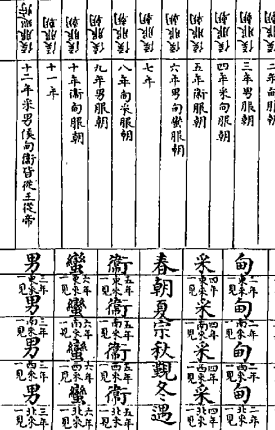
巡狩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述職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于歲之大蒸而報祭之
左氏言報祭慕為祖實達亦謂乃以慕與呂梁碑合皆
無等序舜為高陽五世孫而所謂慕者無地以置之遂
以為之後世前按內傳國語俱自自慕至于曾夏
無違命然後言舜長八尺有奇面頰黃舜後載
九尺形亦聖也世首云六尺一寸非
太上首首春秋
長于天文體太上而員首
龍顏紀日衡子之器上衡日衡
者骨圓而起也洛書靈寶表曰有人人方面日衡重華握
石權懷神珠注謂衡有骨未聽云日懷珠喻有明性權讀
如鍾言能
方庭甚口手握靈龍顏大口面頰亡懷靈珠
握靈龍神珠命謂懷珠以喻聖性隨手握靈龍神珠
路史

形卷甚色露露 莊子
形卷甚色露露 莊子
形卷甚色露露 莊子
形卷甚色露露 莊子

重暉故曰舜而原曰重華 世紀云因種子名重華參降
子重華亦重暉然但一目重華大傳言舜四童子則兩
目重矣故春秋演孔圖云舜目四瞳謂之重明承乾說
免海內富貴元命南子云舜重童子是謂重明作事提
下應三元戶子命芭子云舜重童子是謂重明作事提
法出言成章夫舜萬也蔓地連華之名有暉暉意故曰
好動而曰章或作辯書注云舜名也儀讀正義以為名
號之名非也
辨見發揮

寅畏天命而尤長于天文 大戴禮云寬裕溫良敏敦知
時而好學又云畏天愛時
世紀云禹握登見
智為天下主
初家于冀風喪其母
合神霧云握登見
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按書帝命華云姚氏緹華感
極注命云握登見大
虹意生黃帝謂舜
蒙茨煖棘哀綿五至猶未歎者喪
期之有數蓋有是顯也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未有
知其所以由來者故傳以為三月之喪雖重禮也而
許氏注謂南子以為三月之服夏之後喪矣松舟
斬裳投和散髮生辛辛濟流思屬三年通典以喪
期無數為黃帝時三年通密為堯崩後斯得據矣督叟

象得親乃成惡舜御以不道舜子
母嫁者妾
象象隨
象象隨
象象隨

是往于田泣旻天號父母負罪隱惡大杖避小杖受
子
舜子替股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
人窮則反本疾痛則呼天韓非以往田號泣為未盡命
誣
矣事親拊弟日以篤之過而尸子云事親養兄為天下
法是則更
有兄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惟恐不獲于象以貽父
母戚道而不徑舟而不游凡所以動心忍性皆以增其
所不能夫然故死生不入于心而能動人
琴操辨舜
見鳩與母俱飛相哺蓋以感恩因而作歌夫虞帝之說
者卓過實自萬幸偶井履之

說而語益紛紛有論見發揮與木石俱而光曜顯都麗

然汗著年二十而以孝友聞四海故天下大說而將歸
焉方是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而化馳若神子
曰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故此處舜以主聖素
道也充以帝王天子之德處上故此處舜以主聖素
王之德處下故此處老子曰玄德深矣蓋充以成德
為行乾之九五也是也舜則隱而未見乾之初九是也

歷陽之耕侵畔乃往耕焉田父推畔爭以督元授
歷山
在河東乃首陽山九域志云歷山有三濟南濮陽河
今秦地池陽澤陽潘城始寧等處皆有之有說見徐論
漢澤之漁淨坻乃往漁焉斂人巽長爭以深潭與
淮南
釣于澤之漁淨坻乃往漁焉斂人巽長爭以深潭與
縣西北沁水東還漢縣故城南漢之澤氏縣魏土地記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陽河有公與澤澤水合者紀在梁惠王十九年晉取十
道覆澤澤州以澤澤得名皆在河
東或云流于雷澤雷澤陰陝非也
東夷之陶苦窳 當讀
陶之陶故歸詩注云
陶之陶居如陶然
陶子河濱期年而器以利用見朝子
陶河在蒲陶城北有故陶陶城南去歷山其近故孟津有
陶河之稱一云陶河在濟之郡城蓋以東夷之說也夫
帝冀人之虞濱歷山陶城皆在冀蓋初耕于野未必遠
去父母也然善丘在濟負夏在衛則商販觀風或往來
于此一所
牧羊陽而獲玉歷于河巖所至嚮合 尼子
限一也
云舜牧羊于潢陽免舉以為天子公孫弘云牧羊于
黃河于體
云舜耕歷山獲玉歷于河際之巖知天命之
道不德當其田也早則為耕者鑿墮儉則為政者表虎

與四海俱利是故光如日月而天下歸之 見尸子云舜
南面而治天下燭息風食火飲于滄海其猶江海乎千
仞之深滿之墟墟之穴亦滿之高湯之功不足尚矣又
云舜之陶也不能利其巷南面而
治天下則蠻夷蒙福淮南子用之
父母之不我愛弟妹
之不我親故雖躬稼陶漁惡悴勞苦燭息火食口腹不
獲于美厚而諧和正救烝烝又亡入而不自適 世傳
每欲救舜其味採首每為之解詩說又云舜作畫螺一
音書也類舜其味採首每為之解詩說又云舜作畫螺一
不熟舜釋其母詣額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泣
挾其父曰毋自明免聞而妻之御澤八百二十卷引史
記舜為父淘井取金銀安罐中與父母齊東之語也嫫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或作擊一作擊列女傳舜
女弟象與二嫂諧是矣
友于常羊什器于壽丘就時
負夏未嘗暫息頓丘買賈于是販于頓丘傳虛賣賤于
是債于傳虛以均救之故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
而往為之以救敗也舜其仁也乎編蒲結筍躬耕處苦
而民從之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至鄧之虛而
百千萬家 世紀云遠于負黍每徒百姓從之接衝有負
境之北
小大說之秀士以從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說
秦不守靈甫不辟而至周旋歷漢之間為之七友迨既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禪七人者始迷之王頌云免有九佐舜舜有七友淵明亦

陶河濱而交高然後受禪時高年七十歲或者疑之

續牙人表作維陶續身一作續耳隸轉失之呂本法云

免舜得伯陽續耳而後成又曰舜樂

矣見丹朱之不足以及舜天乃求賢以異于位至

夢長人見而論治碑所謂感夢夢長人者之潛德克實

知之于是疇咨于衆詢四岳明明揚仄陋得諸服澤之

陽賢四岳禹舜免命之于順澤之陽或云即漢澤

以天下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

亡怠中信亡倦而天下自來荀子云執一如天地行微

形于四海天下其在一問以奚事對曰事天問之奚任

對曰任地又問奚務對曰務人曰人之情奈何對曰妻

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人之情乎人情

大不美又奚問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南

面而與之言席龍垵而蔭葵桑蔭不移而堯志得始尚

見帝常館之于貳宮即貳宮世紀免舜處之貳宮又

亦享帝迭為賓主語禮樂詳而不字語政治簡而易行

論道廣大而亡窮論天下事實昵修遠成叶于帝而咸

可底績于是錫衣雅琴命之姚姪尚書帝命黜云

世紀天樞董華重也論諸探考為云重董黃姚黃其德也

度人本楊之締衣與琴為樂宮室封之廣土然云舜上

桓梁后妃曰文靈一日見民也戴禮元英見世本故孝

皇帝系作女臣氏尸子云妻以城陸以承女命衆子倪

英以觀其內舊說免舜出則下聖美之為之高祖故

安之及昏到椒故婦同姓遂謂免舜之婦正姓分絕于

上斯姜媿夫惟西或氏族無也或以母姓為種稱十二

世乃相媿媿又沒則或氏後母兄亡則納養故如此有說

尹子乃云舜娶祖姑天下不論之無禮不學如此有說

欽定四庫全書

論九子事之以觀其外見孟子子伏氏世紀淮南子云

族人之子亦非百官牛羊倉廩備以屬之子畎畝之中免百官

不如度之五十蓋因記之妄舜乃飭正二女勝其胸中

之情以應天地之理滂焉此未使後使司徒時也曰往馮

觀其刑二女父子兄弟夫婦此人之至難者况以卑正

尊獨正象親正誅乎安國云免以舜治家觀治國斯得

矣妻有桑田身有南畝尹子誓順象從而不至于姦于

是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乃愿諸難使宅百揆靡不時叙

書中侯等皆云舜為太尉故世紀云命為司徒太尉正

實司天當是據位也

侯穆穆五典世之父子兄弟百揆內之百官族姓四門

俾所謂無違教無廢事無犯人無天怒者孟子

曰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

雨納于大麓而弗能迷也大麓為大野烈風雷

欽定四庫全書

太尉趙惠太尉辛融並錄尚書事歸古家寧頤之官使

大麓萬機之政以為常故沈約云免納舜于寧頤之宮使

我有說見發探○昔王介甫問呂晦說舜納于大麓何

出必載還廟之主誅賞罪而後行示不敢幸况以天下

與大不可為天子乎然以所非也因大山之麓為禪以告

謂太山為不陽吉代之所則非也方其納麓猶未受禪

豈封禪之時耶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風雨

帝覆其聖謂以天下授舜則天下幸而朱福授朱則天

下病而朱利曰子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乃放朱于

丹而卒禪舜舜讓于德弗嗣弗可遂致天下于大麓之

野屬諸侯焉典辭不費舜選于有德者弗肯副位免弗

爾崇祭非之日不祥哉誰以天下予人哉帝乃殛之羽

山共工又訛乃流之幽州必以禪舜而天下莫有非者

史云免治天下投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荀子云免伐

共工而周語亦謂免驅鯀故昔植贊免克流共工萬國

同應然治子以謂其側無大姦其惡之不可行乃隱其

惡以助治一旦舜以刑誅顧居其上且將使行之故不

能堪而作惡淮南子亦謂北人無非舜自投清

冷之淵是則舜德不足以厭眾乎故前說為近

故仲

尼曰堯知舜賢非難也不以所聞敗所察其難也正月

欽定四庫全書

上日受終于天府天府天祖所在上日如上丁上辛

也孟子曰舜相免又曰堯老而舜攝而世猶

曰舜南面免率諸侯北面朝之齊東之語

乃命羲和

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授人時在璿璣玉衡免應

其數舜職衡立其器璿精于測月璿璣為陰精之純也

玉璿于下虹氣藏焉陽精之純也璿運于上以璿為之

衡望乎下以玉為之取則乎陰陽之運也說苑璿璣謂

列舍盈輪極星以其勉物所指二十八宿為吉凶禍福

魁四星為璿璣杓三星為上衡本此

以齊七政

也克正經星舜齊緯星所以相濟器出于人故古之以

齊七政于上數出于下攝位吉祭也上帝者昊天及

斗七星

肆類于上帝五帝故以四類小宗伯祀三帝四

者非

者非

郊四類如之四類四方帝也太祀六祈一曰類而四師類連上帝則為位宗以類造為斂于正祭與祫失之云祭五帝四則則上帝其南郊矣司服主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如之是昊天上帝更有五上帝上帝為天之養之孔子以為春天主及五帝者是鄭以昊天上帝為天

皇大帝四類為神山川而七禮者所謂禮是也與文祖日月星辰俱崇神山川以地示宗祭以其舉之莫敢義為得百帝之說不同凡有十四然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六宗望于山川山川林澤有為民取材用者必說見於論望于山川下載者祭百神皆有功于民者正祀元郊

侯士瑞于正府也岳牧來朝諸侯或不能皆至則附其所以交神明者然也其祀上帝神祇可知矣伏羲堯舜禮制大備所以為萬世法今疏出之不著中岳者在王

所以交神明者然也其祀上帝神祇可知矣伏羲堯舜禮制大備所以為萬世法今疏出之不著中岳者在王

禮制大備所以為萬世法今疏出之不著中岳者在王

禮制大備所以為萬世法今疏出之不著中岳者在王

禮制大備所以為萬世法今疏出之不著中岳者在王

禮制大備所以為萬世法今疏出之不著中岳者在王

禮制大備所以為萬世法今疏出之不著中岳者在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器卒則復主盟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

云虞舜登庸厥功彌劬表提額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
疆域冀北則幽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所謂肇十二
州封十

二山也既釐下土方別居方別生分類錫土姓而下亡
達者賢

慢事築以訊之庶人之在官者教或不率朴以威之皆教也非

罪疑犯誤金以贖之以上典刑之目黃金古易得故大

以金少凶荒災青赦以肆之肆師喪事代春秋青災是

欽定四庫全書

也亦猶荒政惟怙終賊在所刑者刑惡也特許力卒

律條之情重者康誥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首惡實通罪

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實大罪之謂也人有小罪

非青乃惟終自乃不與殺實大罪之謂也人有小罪

賊刑之謂故向曰昏黑賊殺商陶之刑也欽哉欽哉

惟刑之誑哉民可觀德不可觀刑方逕狩時以獨一言

此養苗去害之說非也蓋時洪水方平不久無刑義賊

方張民無災孰故水既平而刑首議商餉子云昔舜使

高決洪水先令而有功者殺之舜法也欽哉

哉之語非先令而功者殺之舜法也欽哉

后土以揆百事百事時叙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

五教克從內平外成十六相得而天地治事詳左傳文

昏華欽傳云帝舜以二八成功虞喜疏云二八舉

而四門穆彥宏云二八升而唐朝蓋皆指攝攝時

工于幽州放驩堯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共工靜言不用功故竄鯀充黨共工

故極輕重之叙流者屏之遠地放者棄之不黨則編

管之惟難為重或云死非也安國以四罪為皆誅蘇軾

以為皆不誅而為遠國君俱失之按四罪皆在兇惡蘇軾

攝之初但史官于此據舜之功德刑併及商不然而殛

豈在肇十二州之後哉知二典亦有不次處且殺水時

三苗已誅矣何復晚年復分北哉蓋以重為殺治以

重為殺為俱殺且易二十有八載堯崩舜生三十而舉用

載先崩時三年謚讓帝子朱于南河之南天下之覲者

年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不之朱而之舜歐歌者不之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朱

或曰蒲陰今河中有舜泉坊二井相通祥符初分陰

觀賜名陳孝泉蒲陰河地水純此獨甘美中山記蒲

陰去郭城城六十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并及二祀

有虛廟宗入蒲津城樊廟神神死之事及安邑謚云

都或云蒲坂或云平陽及潘今城中有舜廟按蒲在塢

之據或西北三里亦有懸山上有舜祠黃南子改正

在此地塢如此以上承火色尚赤云尚黃非子

易服明庭玉階見章華賦立七廟孔子曰天子有虞七

自有虞以至于周不變也晉太始三泰置七廟舜禘

一廟享議以為上古清廟一宮周置七廟舜禘禘禘受

終文祖則虞氏不改唐廟一宮周置七廟舜禘禘禘受

乞依禮制虞氏不改唐廟一宮周置七廟舜禘禘禘受

欽定四庫全書

高氣血腥爛祭血虞氏高氣養生者欲血少而氣多

商不尚氣何以薦且人鬼之享不在九變之前辨

拊琴瑟不居祀者索格之後虞夏未嘗不尚樂也冕

緌絲縮衣纁裳冕服之辨也以韋之舜始作以鞞

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未知蔽後後之易以布帛獨

存其前重古道也要義謂古未知蔽後後之易以布帛獨

後作之深衣緌袍以視朝兩敦玉斝云舜朝宗廟以玉

尊尊深衣檀袿義尊壓巨大路越席水陸修絮以致

敬于鬼神日南至禘園丘配以黃帝以夏至祭帝南郊

配高辛以北至祀神州于北郊五天佐五人神于明堂

高陽高亮配焉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蓋特草

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矣王者神其祭所自出先儒謂

是感生帝鄭謂園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感生帝以建

寅園丘國南即為南郊雲祀祈穀皆謂則也春約夏

禘秋嘗冬蒸所以報本反始也乃駕五龍列子舜駕五

乘轆轤載絮旌小綏大綏陸佃以舉車為龍馬行車衡

廣氏之綏以月令繫絡青日三朝于瞽所夔夔齊粟惟

為父子者定竭力耕田恭為子職庶人之孝也以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人之孝者天子則盡天子之孝知盡其心而已而行記者

曰舜見瞽瞍其容度焉成丘魯也君暇北而朝舜虎

率諸侯亦北面而朝之是無父無君也乃建百官稽古

禮不迎尸以為主而況敢臣父乎乃建百官稽古

有虞氏官五十者安主五等公僕父親親任賢建弟象

于有畀見鄭傳傳今道州昌邑王質傳封黃帝之孫子

十有九人為侯伯都邑服色祀享封列禮之必至者故

為萬事本故先之其他常事不書詩云封黃帝子一十九人非非法義也

明四目達四聰答四方之門以招來清四方之見以廣

四方無逾于四岳也故首以是詢之言四目則知聽之

為耳言四聰則知目之為明猶言汝明汝聰皆體用也

咨十有二枚曰食哉時柔遠能遵德允元而難任

人蠻夷率服食民之命而蠻夷各隨遠土備禦故以咨而民不犯故文帝治古有虞氏盡衣冠異服以爲戮也謂象天道而作刑備畫說一作豫中復一作非履

亮采惠時舜時禹遜于稷契皋陶帝不從爾雅亮左右也曰司空伯禹司空掌土地以居民百揆非

嗣考之勳四海會同祇我德先時乃功惟叙祇古德先非錄于治蓋水未平四方諸侯會同之禮有不講而上

以統天意禹功著天下此不必明而咨岳者宅樞大職

天降桓桓乃命稷墻茨屋辟地時藪萬民乃足詩曰

命僕司徒別三族親百姓敬政率經毋亟五作十道孝

力為右萬民以成宜云五作五教也十道者謂君令臣

也孟子曰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禽獸聖人有憂

之使契司徒教以人倫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如父有秩序則謂之品及布之我乃曰教百姓百官族

姓曼其樂難化事人則事當察爾雅士祭也以五服三次五宅三居

之法政五刑以消寇賊竄穴竄穴此司寇詰姦惡刑暴

亂者夫二帝時師治浴者乃無冠賊竄穴今官蠻夷猾

而王安石蘇軾等遂謂以五流三居治蠻夷殊矣刑有

五必服其罪流有五必使有所定所謂有服有宅三說

或以五服為要荒三就為朝市原野原野之說蓋本國

欽定四庫全書

語孔又以三居為四夷與九州外千里置畧制亦流之

淑問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惟明克允刑法也惟

象刑惟明可見允當也子曰舜選于衆舉皋陶不仁

者遠矣昔揚賜稱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自以世非法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明五刑以輔五教

刑期于亡刑民協于中是乃功以刑教中陶乃祇陳九

德之序以刑備僇是故晝衣異服而竄不犯其罪荀子

則以艾罪當布衣無領以當大辟謂之戮上世用僇

而民不犯故文帝治古有虞氏盡衣冠異服以爲戮

也謂象天道而作刑備畫說一作豫中復一作非履

文事釋也草屨奇作發錄墨刑也典甫刑傳

之說不同詳完宗工司空之職使代之禹垂有創物

辨材栲栳器用之巧舉極其精故竹矢猶爲後世寶子

是百用作削簪修之迹流髹其上輸之宮寢而當時之

諫進者十有三乃崇納諫之官文子云舜造諫以自保

作漆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魏徵有進諫之說益爲公虔若于上下新

木鳥獸估之朱虎熊羆而物蕃衍命皆四岳所舉四人

欽定四庫全書

皆辭而終命之舉可謂約周官大山澤虞中士四人下

山一澤虞衆孔注云宗廟之官宋百官春

虞之伯也 夷作秩宗秩王葬以正爲秩宗錡矣降

典三禮舜時之五禮具備云三禮者據事天地人惟實惟

清以接幽玄以節天下哲民惟刑而上下讓禮上下咸

讓刑法也夷本典禮而以其法教民若享宗廟是降此

典禮折斷于民以為法也或云堯先任皋陶後任伯夷

故舜典先言之而呂刑也 后夔典樂虞帝之世典典禮

次言之以刑輔禮非也 樂屬于宗伯則為一知帝治于禮樂致詳也大

展書引傳舜五祀論鍾石定人聲此大傳語

教胄子樂語典興其風頌語言直寬剛簡惟克有濟興

詩成于樂故典樂以教胄為先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

法周子成均教樂雖異而其教則同習舒康成五帝之

學周于成均教樂雖異而其教則同習舒康成五帝之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三載一考績三考績陟幽明于是俊又在官輩后德翼
三考九年周傳考績訓云三歲小者正職而行事九歲
大考無職實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
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融之積善至
于明五福以類升故抄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

州觀風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
七始著其素以為詔退其利欲返其仁義九奏具成而
鳥獸之聲猶悉關於律統也惟五祀定鍾石論人聲鳥
獸咸變乃更著四時推律呂均十有二變而道弘廣于
是勃然興詔于大麓之野執事選歸二年謗然乃作大

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絳鳳至故其樂曰丹張辟靡
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啾啾言其和也 書帝命驗云
舜舞終而朱

來因農而擾兵因獮而蒐練富之牧伯故干戈不試而
人皆體之兵衛少而誅求寡故國不匱 陰經云陶唐氏
欲人強其命也有虞氏以農教戰漁獵習教人皆體
之夏后氏譽衆于軍中欲人先其德蓋有虞氏之兵寓
于農也故劉宗云 尚廣能賢以自輔博學以成能師紀

有虞始成于國 紀國之君即冀后故 拜蒲衣 即披衣高士傳云披衣
后 紀國之君即冀后故 拜蒲衣 即披衣高士傳云披衣
奔邇以天 親單卷 即善卷善養善慕在 學于務成昭問于

務成昭曰天下未治何以使我對曰避天下之逆從天
下之順天下不足治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從天
不足失也 新序作務成昭 于是依乎中庸庶物察

人倫執兩端而用中於民作五葆扇立誹謗木善祥諫
鼓以廣直言之路 管子舜有告善之指示不蔽也褚
不逮于總章 總章曰陽管王通曰洪杜子云有虞曰總章
云黃帝合宮有虞總章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然考
周令南明堂北方堂東陽館西總章三正所尚故夏商

周以吉明陽為名惟虞非三 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
正總章非西義堂呂氏之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下庠憲其行止蓋美德而尚齒 熊氏云國老師大夫致
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
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虞云邦饗者老學其割烹周人
養國老于東郊庶老于虞丘是也鄭云學

夏高賢取責成物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 深衣燕禮脫
屨陞堂袒割牲餽 進爵公攝凡御納鳥祝饒祝 以

養其氣體善則記之以為悖史 崔云燕禮者殺有蒸于
酒以至需酌饗禮則體薦而不食爵盃而不飲俎尊而飲
而為獻取數畢而已相尊敬也食禮則不飲酒享太牢
以禮食

之而已嘗譖于衆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而見者謂忠
為吾盡吾敬以接吾敬而見者謂信焉吾盡吾敬以致

吾下而見者謂仁焉吾是以見愛親于天下之民而歸
樂于天下之士又貴信于天下之君則取之以敬也所
以明道而諭教惟以忠敬而時鄉之是以未施敬于民
而敬 時鄉 藏金曉巖之山指珠五湖之淵而下服度
不事爰愛之 藏之山指于淵也抱樸子云虞舜承禪
抵璧于谷陸賈新語云以杜澤邪絕觀媚之情也 墟

地財取水利股肱不居故祠于田曰荷此長耕彼南
畝四海俱有志利民也乃作米廩以教于國以臧帝藉
禮傳米廩虞氏之庠也虞氏出于畝故特作米廩藏
菜盛之委焉蓋御屨神倉所謂廩于籍東南者魯之米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虞氏之庠耳曰庠者祥事也 立兩學以教國士 上庠
于此教孝或曰言祥事者禮也 大學在左右學也小學在
國中王宮之東大學在西部虞夏實而尚右周則改之
庠于周 秋養者老春食孤子 傳于是得策乘馬之數乃

割高 保太行軋羣害以作策馬貨當金貨一金二金
二四金二五金策垂馬幣 詳董氏謂其文當為尚策為
萬而佛書萬皆作筭又爾雅筭厚也楚詞帝何筭之則
筭之為萬不疑矣五二爾雅重貨也楚詞帝何筭之則
金者當重金也 又率百畝之夫而與之策率二十七日

以為子之春事以資子之幣分國穀之重而足國用春
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于子者以
為穀而稟之州里國穀之分在土國穀之重再十倍謂
遠近之縣里邑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亡幣以穀准
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而亡藉
于民不窮其力而巧于使之故民死而不怨飯糶茹廩
罪慶衣蓋領而女不以侈獲罪法下易繇事寡易功而
民不以政獲罪道大多容大德衆下寡為而用物常壯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故天下之賢皆躍而歸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亡不載
說乃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以言賢之不時也 顧願欲動而喜 爰省中河登南山

觀河渚錄皇國壇沈稷下瑩光休止 即位巡省中河錄
圖受文程讀為個地在洛水傍方禋舜沉書曰稷而
赤光起舜禪禹沈瑩免瑩赤光又起及湯觀洛沈瑩三
起矣 于是禹益進戒高謨遂申錫堯后封棄百里之

駘賜姓妘氏 妘即妘也故堯本
子氏 子氏者經授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妘氏皆益命

子氏 子氏者經授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妘氏皆益命

子氏 子氏者經授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妘氏皆益命

子氏 子氏者經授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妘氏皆益命

子氏 子氏者經授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妘氏皆益命

子氏 子氏者經授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妘氏皆益命

子氏 子氏者經授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妘氏皆益命

子氏 子氏者經授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妘氏皆益命

子氏 子氏者經授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妘氏皆益命

子氏 子氏者經授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妘氏皆益命

子氏 子氏者經授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妘氏皆益命

子氏 子氏者經授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妘氏皆益命

子氏 子氏者經授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妘氏皆益命

子氏 子氏者經授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妘氏皆益命

子氏 子氏者經授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妘氏皆益命

子氏 子氏者經授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妘氏皆益命

子氏 子氏者經授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妘氏皆益命

子氏 子氏者經授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妘氏皆益命

以為公握河紀云克即政七十年愛河圖繼云克曰嗟皆賜姓魏注履契公也自商以上三子斯封撰契阜陶舜褒賜韋臣爵實有分稷契皋陶皆益上故康成云周紀謂禹封棄于郟也皋陶能刑于封之皋而益滌

鴻奏庶食于封之梁伯夷次禹能禮于神爰封之呂商武正義云益其封于是澤承雲備咸池成池承雲九

言而賞諸侯命質作昭華之瑄尺有二寸之箭世本辨尺高誇以質為即變非夔修大招六列五英以明帝德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

以降上神通八風而齊上下拈隔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擊孔安國以為祝敬然搏拊如鼓以者為之以作止

樂則是與祝敬重設抑堂上設之堂下復設之乎蓋搏

拊非祝敬矣禮云搏拊玉聲指擊大瑟中瑟小瑟搏

拊子云懸一禮而尚拊大戴懸一而尚拊拊設于鐘

磬之東為衆樂之備禮書云搏拊登鼓類奏有鼓堂

下有戴周為衆樂之備禮書云搏拊登鼓類奏有鼓堂

擊之東為衆樂之備禮書云搏拊登鼓類奏有鼓堂

擊之東為衆樂之備禮書云搏拊登鼓類奏有鼓堂

擊之東為衆樂之備禮書云搏拊登鼓類奏有鼓堂

擊之東為衆樂之備禮書云搏拊登鼓類奏有鼓堂

擊之東為衆樂之備禮書云搏拊登鼓類奏有鼓堂

擊之東為衆樂之備禮書云搏拊登鼓類奏有鼓堂

擊之東為衆樂之備禮書云搏拊登鼓類奏有鼓堂

擊之東為衆樂之備禮書云搏拊登鼓類奏有鼓堂

擊之東為衆樂之備禮書云搏拊登鼓類奏有鼓堂

象考河命云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象天德出寧

日月照而四時行積正合仁由仁義行是故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在位猶北極題期立象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損益盡由堯道曹褒傳肅宗元中二年詔云帝命驗曰

德之期立舜禪禪禪禪禪禪禪禪禪禪禪禪禪禪禪禪禪禪禪禪

而不任於法故不賞不罰而民可用云故如故殺尊德

義責經年損己以安百姓是故寡怨于人率天下以仁

而人從之光天下之下惟好問而察通言隱惡而揚善善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

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言行一善從之若

決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亡非取于人者體仁孝之德

盡事親之道五十而嬰兒慕承安引佚立義治律而萬

物以皆作分均天財而萬物以照游于巖廊之上左

禹右皋不事詔而萬物成被袵衣鼓五絃詠南風之詩

不降席而天下治清南風詩說詳餘論功格亡泉恩

被動植山川鬼神莫不咸若故曰受命于天惟舜也獨

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有

惻怛之愛無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

禮思而能教是以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為法于天下

可傳於後世天下之明德皆自帝始故仲尼曰亡為而

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韶箭九變而帝道成鳳皇

儀五帝之樂莫盛于此舜治至風來儀然後有蕭韶九

後有大武六成成之韶文樂文樂文樂文樂文樂文樂文樂文樂文樂文樂文樂

為除故武樂六成成一變為一成前韶者舜樂樂變而止武

所執上取羽翟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

乎此世所養者然謂鳳來其有蕭也康成以百獸有辨見發揮

書中候考河命云舜曰朕惟不艾榮矣乎著百獸率舞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

鳳司展注如難而司展子曰鳳鳥不至別鳳而言表靈

物也通云夫為鶴之巢可俯而窺鳳皇何為而藏乎

故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又曰韶者舜之遺音也

溫潤以和如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物

之動人仁義之動君子時色之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

本乃封變于歸歸即變國語羊姓歸越是矣樂叶聲儀

韻于益歸注歸益臣謂為變樂史志云歸中侯云歸拜指首

今之神歸縣地有變鄉變封在此地理志云神歸歸子

國是今神歸縣去十里有變子城高書堂賦又作神歸故

山松等以為女媿歸自即位以來順堯考德欽翼皇

屈原喜而為名妾也

論十有二牧貢亡不時君子人來効龍求能食之高陽

穴長胡獻白狼之霜西母進益疆之版荒之國說詳餘

車垂綬榮矣益金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

云舜時有三足玉春

車垂綬榮矣益金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

車垂綬榮矣益金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

車垂綬榮矣益金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

車垂綬榮矣益金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

車垂綬榮矣益金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

車垂綬榮矣益金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

車垂綬榮矣益金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

車垂綬榮矣益金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

車垂綬榮矣益金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

車垂綬榮矣益金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

車垂綬榮矣益金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

車垂綬榮矣益金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

車垂綬榮矣益金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

車垂綬榮矣益金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

車垂綬榮矣益金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

車垂綬榮矣益金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

之後有董父能求其欲使秦之賜之氏曰秦龍封于戲川于是始有秦龍之官少昊氏有裔子曰孟虧能馴鳥獸而致鳳凰爰封之蕭故孔子曰舜其大智也與起布衣積德函和而終以帝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翔麟感鳥獸被德亡他好生而已書傳成王問周公舜何人也曰其政好生而惡殺尸子曰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若己有善見人有惡如己也

此有虞氏盛德也宅立三十有三載咨禹而巽位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乃更著四時張樂成于大麓大傳附于五祀鐘石淪笙管書詳見變未及終天大雷電烈風大木盡拔大屋盡發宮羽盡革二工伏祝以操雅帝乃離而歌者重篇樂正重贊舞人復綴乃更容節備十有二變奏肆夏而納以孝成四岳三公暨百執事咸贊于帝曰尚稽泰室唐為虞賓始而狂然汜茲美于四極誠禹之命數于四海詔為賓而離為主人莫能違矣于是命禹行天子事巽于皋陶弗可其辭見于書見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帥百官如帝之初

于是八風循通卿雲叢叢俊又百工胥和而歌曰慶雲爛兮糾纒纒今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拜手而進曰明明上天爛然星日月月光華宏于一人帝乃擁旋持衡沉首而笑曰時乎日月有恆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物允成蕤乎鼓之軒乎舞之英華欲遂寰裳去之百工又歌而終焉維時洪祀六沕用咎于下乃令大禹步于上帝而共禦之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禹乃其辟厥德用帝休令爰用五事建五極而共禦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共禦也也共禦之法備見大傳云王后元祀高攝之元大傳得正三載釐苗弗恭命禹征之三旬苗猶逆命益步推也詳有証乎其人者雖賢于禹曰惟德動天亡遠弗届帝之往于田也號天引詳必錄此之類也愚替亦信順至誠感神劼茲苗乎詳必錄此之類也數文德舞千羽于廟階七旬而有苗格分北其民亡世在下之非禽獸自有良心苗始逆命而終服何哉師旅而高班師矣苗聞義而始服果如詳必錄此之類也故孔子曰通乎德之

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德之流行速於郵傳用之明堂金在其後先德而後武也舜其由此乎轉詩說苑云高誘伐苗舜不許曰吾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苗初有苗負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美而美舜之德初有苗負固弗用靈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斷制五虐之刑以亂亡辜爰始淫為劓刑極黜越茲麗刑併制周差有辭練抑惟刑靡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惟時庶威奪貨以是為法而民有惡德泯泯禁禁罔中于信及是亡辭于罰遂分北于既巽禹于洞庭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張樂成于洞庭之野乃作大唐之樂以飯帝美作大化大訓六府九原之章以颺禹功而君臣之美盡矣十有七載天見妖孽黃星靡鋒帝乃死宋張謐觀秦賦云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以瓦棺葬于紀是為鳴條紀即東皮氏東北有冀乎冀于國也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記謂帝葬若樹堂覽在零陵營浦鄉失有辨見發揮年百十有一一五使攝五年而苗叛南征而亡皆安三妃娥育禮云若梧葬三妃未之從以證古無合葬先儒謂亡子禮云若梧葬三妃未之從以證古無合葬先儒謂世傳免女故選之以娥室為正而楚為成皇長故曰君次為夫人不知克欽舜之德蓋降二女方在妻列蓋降

以理下之也豈女媧哉但二女觀舜之德時以婦道嬪于虞氏舜即位乃擇立焉鄭云舜但二妃佃云三妃舉其貴于虞氏舜即位乃擇立焉鄭云舜但二妃佃云三妃舉女媧生義鈞及季荈季荈封緡為桀所克義鈞封于商是為商均是喜歌舞禹封均子于虞虞思妻少康厥後虞君惟專于樂臣爭于權民盡于利而亡見周書孫奕次妃癸比氏生二女曰宵明曰燭光處河大澤靈照百里是為湘之神及子澤謂洞庭言為神處此故靈光二女非免之女也唐屬岳司馬氏時屬長沙天祐中庶號歸節子當欲作黃陵碑言之詳見發揮辨諸家中原子七人皆釐降于齊人代宗詔云虞夏之制諸子珠封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始胡負遂蘆蒲衡衛潘饒番傅鄒息有何母棘歌舞人始徐姚上虞濮陽餘虞西虞亡錫巴陵衡山長沙皆其裔也並詳國夏之世有箕伯直柄伯戲中衰成湯寬之于遂遂世守之後為齊所滅莊公十二年齊桓公之左氏遂衰良碑云世本陳遂舜後正虞思後風俗通云商封之子箕伯直柄中衰湯封遂于陳以後舜箕伯之後箕子事紂仍諫不入陽狂為奴紂囚釋為武王陳洪範去之朝鮮以道義化其民蔚為君子之國宋世家云箕外親也而鄭玄王肅馬融之徒以為紂之諸父伏虞杜預以為紂之庶兄皆無正文以意言之大傳云箕子不忍

為周之釋去之朝鮮武王因封之朝鮮遂有臣禮故十三祀乃來朝鮮然敘之事商殺封以箕子歸而王之蓋選去歸因齊以伐約之勝假以天封陳洪範文王之年去如夷齊之子首陽非就封也十三祀保文王之年

後有箕子鮮氏鮮于氏姓纂云其支子仲封鮮于為鮮太師武王封于鮮子仲食邑於許而受氏襄字記潁川八姓有于鮮直伯之後有直氏圭衡蒲傳則商滅之胡藩則周滅之息負盧鄒則春秋時入于彊矣後各以國命氏郡國志云衛國姚有虞氏慕氏司徒氏申屠氏信都氏勝屠氏勝氏勝氏勝氏勝氏申屠見時有申屠狄然衛文公許安定厚陳成公子世紀湯後皆有此氏姓纂云申侯子居安定屠原而姓非呂氏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咸氏遂氏須遂氏合博氏李氏漢胡不害封合博侯為胡氏李叔明本鮮于氏賜胡有何皆歸姓王符云歸姓胡有何魯襄本胡公世不淫至虞闔父為周陶正武王妃其子胡公滿以太姬姓纂均後十三女孫胡姬父妻錫之媵姓與肅以太姬孝政以太姬穆二女孫胡姬父妻錫之媵姓與肅慎之瑤復之子陳左氏傳以陳備三客徐錯云今俗作恪古讀客如恪即三恪也詩云有客者故陳王問太師周存二代又有三恪何也對曰封夏商之後為二代師虞帝之後為三憲憲教也言禮之如賓客非別有三恪也

氏爰氏慶氏衡氏柳氏鍼氏逢氏氏弱氏杵白氏五父氏駟氏恩氏甄氏番氏闔門氏壺丘氏偃師氏司甄氏儀氏昭公八年十二月三年云雷陳父君吞食粟襄十年氏乃執也甄本音堅陳留傳云奔陶甄河濱後氏按楚子孫陳通奔周王以為中將其族命為甄氏云錫姓因生如堅之讀形聲轉注以真為音鎮林據儒名呼堅于櫛不知也見張說甄靈碑初齊桓公十四年陳宣公殺其太子御冠而敬仲奔齊致陳樂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敬仲有禮桓公說之以為工正為田

世云家云如齊以陳字為田氏然左氏云陳田知非仲所改應云采邑亦有七世成子弑簡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公分齊國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哀公不悟故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請討陳常時已致以義于三家使知不為大夫討本為齊也本以明君臣之之告三子宜三子之不可也然考左氏家語不可似在越前後曾之三子自是二年孔子卒又十一年公孫孫于也

又三世而田和移齊又六世而齊滅之有敬氏皮氏車氏恪氏穰氏汲氏稭氏樛氏辱氏廣信稱氏本陸氏改薛氏法氏王氏文氏荀氏光氏純于氏尉遲氏司馬氏王建子望陳留東海金城北海第五倫窮賜賜飯曰王伯業王法章後為法氏田文封薛後有薛綜穰本田氏范希文

詰田氏云將有獲直後魏賜大司空田宏其後氏則有少西子穆世本穆子子穆安後子占子沮世本烈子復子與子獻本孫子鞅子梧子坊子芒世本穆子子芒後一作芒子寤子尚世本子尚丘子石世本桓子子石後子夏子宋子禽犢子子仲陳宣子仲仲子仲之子子石後書無子夏顯孫亡字五王安平即宣庶子子西子禽者儂子儂廣武即墨於陵之氏無字二子常書字子于樂安登其後霸先亡梁以為為陳者五世而隨滅之凡三十三年霸先出武南東海者胡公後出武當者大邨之長

之弟于母鄉為胡母氏胡非氏威氏慈母氏慈氏漢初徙諸田闕中而遂有第三至第八氏沙鹿留占釐生元後是育孝成四世稱制陽陽土火相承六百四十五祀漢聖日月復當之及生政君入東宮生成帝四世稱制及崩煇雄諫漢武女與其齊田乎至漢王翁孺從元城沙鹿也葬土及沙鹿事漢孝帝後得賜為昌為始陸侯以奉其祀焉莽封之也封田漢為世陸侯莽敬仲陸後魏孝文之詔訪舜後獲萊郡民媽苟之復其家始高分帝之少子于西戎秦厲公世有無弋爰劍曾孫舞生子十七為十七種忍九子研號研種十三世燒當代雄洮罕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居河北之間大允公四世孫瑱良益貧良阜浦侵甚為所敗虞居河北真岸真虞即吾生東吳迷吾後益困依發羌吾曾孫麻奴收怨免復振源零大捷漢遷那內附中元間寇西郡馬武有弋仲襄莖是為後秦云徐論有無弋氏研氏漢氏東氏迷氏姚氏

贊曰 若昔善化臧用于民氏由不知孰識其仁北面朝堯君臣道盛齊粟見替父子以定二女嬪降夫婦以貞廉貢源源兄弟以成形成端表正萬邦作孚能事畢矣夫何為乎

子言其略經載其詳子言其詳經載其略虞夏前不著于經子則詳之而略之與典謨故曰子言其略

經載其詳四凶之去有堯去之者四凶當時世家臣似不相合然大戴五帝德紀云四凶之去皆堯也准莊子音義堯六十年乃放驩堯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年宓三苗按縣共工以誅禪夏遂今考此年載似不相合然大戴五帝德紀云四凶之去皆堯也准共工周語亦云堯殛鯀是鯀之強非舜明矣舜言鯀以治水無功殛死尤妄夫治水縱無成而仍作九年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星感修紀山行見流星賈郭感生奴或文命高注星金
精似禹氏成生或地名文命也也孝經鈞衡云命星
賈山行見流星賈郭夢楚感生高子石紐服媪之

而遂孕歲有二月通甲開山圖榮氏注云女狄莫及石
之遂孕十四以六月六日今淮南俗尚以六月六日為

月生夏禹禹以六月六日今淮南俗尚以六月六日為
自注云禹禹以六月六日今淮南俗尚以六月六日為

日數萬人屠龜而生禹禹本紀云禹生石紐高母吞珠
折契而生故仲舒原云禹生於

背契生發于背原云禹生於於樊道之石紐鄉

所謂剋兒坪者孟子云禹生石紐華陽志郡國志生于
十任豫益州記廣平之石紐林者今其地在汝川縣北四

本記作病兒畔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敢處及畜牧

欽定四庫全書

有罪者逃之捕者不追也十道記原之畏禹之神亦猶窮
山不救禹畏軒轅之丘也則道記原之畏禹之神亦猶窮

善禹生禹石之東斯繆矣禹生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
未出用之前十數載則其在楚道矣

人也青城記云禹生石紐起于龍家石紐源岷山
入也有禹廟填許山廟平八十畝每朔望日源岷

經千口水長九尺有只虎鼻河目萬禹喙耳三屬

長九尺二十耳參鍾木鄭注雜書畫準

作禹一代元載成鈐懷玉斗鄭注雜書畫準

夷掘地代元載成鈐懷玉斗鄭注雜書畫準

鄭謂懷藏戴玉衡之道載鈐謂有骨表如鈐鈐星也

玉斝履已文復已董聲露云足斝疾行左左隨口大足

為律身為度稱以出衡亦自身出故云稱以出非也

稱量而出之用權之道如異卦以巽竹權

而云異稱而聽微也其次為天秤本此疊疊穆穆為

網為紀子云為綱為紀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

大戴師于大成新序作執擊墨如子高禹學於西

王懼西王也也新序作西王懼實懋聖德夢自游于河

西四岳舉之舜進之拜治水土爵司空易林云舜生大

舜攝時躬親既死而禹用仲舒稱禹為十二國代守中按

矣傳云司空按建武詔獎書中侯云伯禹

帝克捷禹為司空皆無大名乃握括命在庶部舉之謂

帝克捷禹為司空皆無大名乃握括命在庶部舉之謂

欽定四庫全書

之形然後施沛工即云降者下土

四方即前作沛工即云降者下土

身焦思輕尺璧而憐寸陰志勤天下左準繩右規矩繩

長風沫甚雨攝從三子履四時乘四載四載多說書注

竟之水河之患為甚沛次之淮次之江漢次之濁河所
被冀充重而輕滂之所被則徐輕而充青冀重充之
流皆自其東北奔海而冀又上京故治水之急先於河
自上而下有治水先後說見

發揮善說自下而上非是

呂覽淮南子高時龍門未開是發逆壺口治梁及岐

大澗遠流無有丘陵高阜減之曰洪水高道之為五門

水戶于禹呂覽未開河出五門之定二龍門記呂梁在離

山北以東可三百餘里金石之定相龍門在陝西南梁

山在馮翊則龍門之南岐山在扶風夏陽則在其西差

遠水謂龍門時皆壅澗故始於壺口乃治梁山方及岐

所謂既載壺也南至于華陰東至底柱孟津梳三門以

口猶微數也

欽定四庫全書

莫西河既修大原至于岳陽章懷處績五門既開二地

患上及之水經高壘砥柱以通河水謂之三門今在陝

一曰開流地記河水東流貫注于流者在南河水峻

害曰一九龍勢三限所言龍門下駛如竹箭者鴻益

中楊為言底柱於遠成帝使鑿沒水鑿之不能去水益

怒至今伯高為萬世慮豈有可鑿固以俟焉者之說斯

二渠史記新留二渠而北載之高山遂有二華之說

今河與北流亦非深川水流周漢移改非古河之說太

史公易北清亦深川水行地中無書載之高地事

洛水至大陸為九河合為逆河以入海今大始元城

三里故濟也新論王平仲云西南河開涇渭漆沮伊洛

澤淵澗流輻湊昏墊常先聖人故于冀究開逆設為河

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于民耕既至則

不隳自舍周禮定王五千里河徒故道今高壘口者以水

石也惠極于冀冀之水患在壘口也其功之所施見下

說曹州既又於是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充青徐為東

偏離高於豫豫高于青徐離豫餘流由鞏洛而入河揚

下于荆荆下于梁梁荆之水東自揚而入海故東南次

充青又南次徐四州治而河患息又南沉於揚又西次

于荆以放江淮江淮又而洪水定滄沛潔決汝漢引南

河以通淮泗排淮泗而注之海南河汴也道元云大禹

有汴汴別入于海從下駁入淮淮陰入淮書云東來

南轅云自淮必流至高郵乃至于江係引五子謂淮

河當入江淮之舊迹也熙寧中遣使按圖求之見故道

宛然入江淮已深無復能至高郵所謂故道

者果耶傳云醜澗決流由青徐而入海尤妄

于是由荆

而北次于豫由豫而西次于梁由梁而北次于離以奠

江河之上流謂道積石此治九州餘浸者舊云水自下

充徐接境何自徐上魏幾以譚高賈陸五州之中與

之冀為帝都在所先而地屢東北于五行為水水生木

木東方故次之充青徐土生金火南方故次之梁離火

生土中央故次之充青徐土生金火西方故次之梁離火

謂舜倫依彼蓋本于王安石冀地下而在北方水所始

之言洪崇微愛之非也冀由有治水先後說見發揮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柳泉鑿以汲諸術澆澹以距諸川洄九川以距諸海

九州滌原九山封崇九澤始陔子晋云封崇九山決洄九川陸障九澤堂植九國語云九原宅九德合通四海史云禹漸九川

類川如恒樹既從階澗其道之類山如棠羽其野既濶

旅平之類川不可使之堙澤不可使其散故或導之使

行或鎮之使

鮮食阜通有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义上鮮食肉食

食魚鼈也山林與益同之行川澤與覆同之功方興

必先圖食于時五穀不隳食鮮而巳黍稷之類水則施

功尤難得

以濟無則懋使之遠以從有故士農不墾刑

而械用足工商不耕稼而穀粟充物不可積故使之化

有無化屋始禹之治水七年矣傷功未就慈然沈思子

是上觀于河河精授圖書中侯云伯禹曰吾河精也授臣

河圖曰入湖伯高拜辭注即括

地象也曰去鳴今天下經乃北見六子獲玉匱之

書以從事詳于福地記受黑書于臨洮得綠字于濁

水乃駐江山樓桐柏受策鬼神之書乃得童律狂章鴻

蒙之徒制其水怪水怪無文新事詳岳流經集仙錄晉

淵之內可得而言天志云昔大禹觀蜀河而受綠字蒙

也有支祈說別見乘龍降之乃命范成光國哀御以通

原天問云鷓鴣曳街翳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王

鷓鴣曳街之語洪注飛鳥水蟲曳街而食之柳子爰有

能正有應能說別見聞宛委黃帝書乃吉禱剖白馬

三月庚子登覆謁探穴獲五符知治水要仙靈符會稽

昆侖祭云道青泉赤淵分八洞穴金匱玉符以鎮川瀆

高功祀六龜河之際沉秘景符以鎮五方水患後人當

類焉昔王原引杜暹下浙江觀禹五匱事見紀聞

是時也晝不暇食夜不獲寢以與萬民同務燒不及攢

濡不給拈冠冕而弗顧履屐而弗納淮南子禹身執耒

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定海為民先此洩

不暇擯濡不給拈冠冕而弗顧履屐而弗納淮南子禹身執耒

垂充云見莊江河不福東巽異矣躬操橐籥而九雜天

下之川集韻作鴻余非也居外三十年三過門而不

入東至榑木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攢樹之所摺天之山

鳥谷青山之窮髮髮帶方之地南至交趾孫漢續構之

或丹粟沸水之際南媿黃支之堵不死之望西過三危

之巫巫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三面北至太正之谷夏

海之窮祝粟之界禹強之里積水積石之山未嘗暇息

勤考之勳憂其黔首身解降之河即陽舒經所言纒極

水又出于陽舒陵門之山者穆王之洲也括地圖書河

有陽舒在今扶風涇縣之西周書周禮以爲冀州委

外鑿二十壘十七湛疏三江道四涇通十有二渚並

開峽口川陝瓊江賦云巴東之陝夏高所鑿故闕伊闕

鑿轅轅破碣石伊闕即今龍門在伊陽縣是為河津巨

津河川廣八十步若際鳩遠通水經云禹決梁山所謂龍門孟

之巨厄此經禹鑿岸深崖移王西出孟門九洲之澄

者河出兩山之間最廣渚深崖移王西出孟門九洲之澄

記云禹治水至龍門今夏陽縣是禹巡遠至逸山即此

龍門山即龍門關檢嶺西馬彪云禹梁門又鄉寧

西南北五番石城據險臨谷西南仰龍門

之上口號倚梯中有高廟魏孝文至立石碑

以載厥功意即其上十洲記水所穿鑿南山以青泥封之使

工刻其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文版里數皆為

明書也不但劇五岳諸名山亦皆有之亦見雲笈二

十而矩數行矣周禮經高語周公積矩之法禹所以

以自照周禮曲明按張衡傳即測視玉版也

遂周行

義玉簡長尺有二寸及八卦圖開山圖又云龍龍門伏

神探東海得玉圭長尺二寸高執簡平定日月關山圖云

以自照周禮曲明按張衡傳即測視玉版也

遂周行

義玉簡長尺有二寸及八卦圖開山圖又云龍龍門伏

神探東海得玉圭長尺二寸高執簡平定日月關山圖云

以自照周禮曲明按張衡傳即測視玉版也

遂周行

義玉簡長尺有二寸及八卦圖開山圖又云龍龍門伏

神探東海得玉圭長尺二寸高執簡平定日月關山圖云

以自照周禮曲明按張衡傳即測視玉版也

遂周行

義玉簡長尺有二寸及八卦圖開山圖又云龍龍門伏

神探東海得玉圭長尺二寸高執簡平定日月關山圖云

以自照周禮曲明按張衡傳即測視玉版也

天下主名山山川以利于民張揖云禹為堯司空辨九州

山川名山別舉水禮云夏禹主名

走蜚動蟲魚俾益疏之以為岳瀆山海二經越春秋云

經見聖賢所書在九隴東南天柱號曰銀瑤承以文玉

東巡登衡山求之赤精文衣男子自稱玄夷茶水使者

水之理遂巡周行天下四清通至名山大得金簡通治

後益疏之以為山海經玉充別清通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

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俾山海經非高行遠山

海經不遠仲舒積重常之為子政識二負之尸以見經

東造絕跡西延積石南逾赤岸北過寒谷而裴回乎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瓜腓亡然儀色徵支不遂跳不相及寤息不通勞而不居以勤于民而中帝心古人云明德遠矣微禹之功吾

其魚乎其功之施于下世者如此其深且著也年三十娶于塗山氏

舜攝之十五年呂春秋云禹年三十未娶孤九尾塗山氏曰塗山氏也九尾者陽數也于塗山

塗山氏合昏于塗山之地塗山鍾離西七十里五塗山也即平河之當塗縣太康地記云古當塗國也漢當塗

縣隨為塗山縣世本廣雅是為倣女子名曰倣女生啓故世本高納曰倣

氏是為倣女也辛壬癸甲行十月而生啓啓見其父呱

歎定四庫全書 路史

呱而泣而弗皇子也 劉向說苑及孔氏云出先人書家私害公自辛至甲越四辰而復往治水或謂辛壬癸甲

為癸甲下缺文俱委夫娶與生子乃自二事其要出於辛壬癸甲四日也子生啼而不眠子之二也吳越春秋

生也列女傳言辛壬癸甲行十月而生是啓十月

王逸言辛酉日娶甲日而去有啓故說文云九江當塗氏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而水經亦言汝淮之俗至

今以辛壬癸甲 稱 築賦 遷程土后 呂氏云禹之決為嫁娶日也

碑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者禹之所見遠而民莫之知也淮南齊俗云禹時天下大雨令民堅土積薪擇丘

之畧畧基平版軸坏城郭謹關遂以御寇攘使民知

閭 屋室之築 城也古有高作郭爾傳云處土東里槐弱守敵者戰故城郭由下高乃進而作三章強者勾

之成諸侯背之高乃壞城平地散財物禁甲兵施之以德心藏子胸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列萬國故機械

為說之為 謂人亡食則不能使也不利於人則不能勸異如此

也故襲河而定之九牧鑿江而消之九路疏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不怨利于民也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

矣 外紀云通九派疏五湖鴻水竭中州乾率然 人阻饑 乃儻子者取歷山之金制幣幣之美脣脣給以均諸侯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高道穆表高道大水以懸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遠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子事本管子傳言夏以

乃商九州之高下相其原隰及山川之便利任其 滕格肋胗其殖 剗忒沙桀作其畦疇正其疆界以杜

爭奪 傳言高經啓九道畫為九州高貢九州之畫寬在可十二乃

復為九龍九州之土有常有物有次五沃之土五粟為長五臬所毓凡彼草木有十二襄

氏以大同徒因土古如十二州之土如職方所掌職方氏時王剛司徒固上古如十二壤每土有十二之別若

以青黎塗泥其說非是上土廣烏黃壤赤腫中土黑墳

白壤墳墟下土青驪塗泥民居成粟而正九賦 隨食志

九等而康歌興九州以上土色定田皆有定賦惟冀豫揚揚錯出冀豫荆青徐雍雍揚梁為次然雍雍皆六六而

九一夫履地五十而貢 井田古法孫毓以為井邑丘甸也 亦云盡力滿溢書云濬賦澗此治

制也詩亦有云惟禹向之何云未暇乃復定其九貢沈之漆絲織文青之鹽絳海物惟錯岱賦絲象鉛松怪石

菜夷厥絲徐之色土羽賦夏翟泗濱浮馨聲陽孤桐淮夷之玄織縞班珠及魚 高貢之匪三出于夷傳不之別

非揚荆三金齒菡羽毛惟木揚之搖關筱蕩島夷卉服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織貝橘櫛錫貢 貢今之黃草貝今之吉草代亦弗知說珠珠之有聲者荆之柘幹栢屬底斧丹及箇路梧玄纁織組

包執莠茅 荆惟一老人識之豫之漆象絳紵纁纁磬錯梁之熊羆狐狢獾鐵銀鍔磬鼈之球琳琅干東海魚

須魚目南海魚革瑛珠大貝西海骨幹脇北海魚石魚劍出瑱擊閭 貢魚石魚頭石魚刀魚魴魚兵如刀劍者

與魚革瑛皆不以錫小東鹽金青羽葆者狷牛尾樂舞用非六尺可治閭周書言閭如凝膏浮水上擊閭如船大

州注射禮以閭為射器射射注以為戲謂似驢安大都

魚魚刀河坑蟬五湖元唐鉅野之芝鉅定之贏治中騰諸孟諸九江大龜隆谷玄玉歲咸會于尚方以俟

其工之需上農赫土出金上工礪石出玉各以土產任土作貢 貢者夏賦之總名別九州賦九等貢九等聖人

于王賦歸諸侯也任土作貢不云賦者九州之物惟貢入得者也鄭志云凡所貢匪皆以稅物隨時價市之其地

不善于貢然則貢賦非高之法乎此高之後世高之時法已有助安不善爾 畿不貢穀米兵車是之取百里賦

乃知其有不善爾 畿不貢穀米兵車是之取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銜三百里鞮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適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重而速輕凡五里為甸服 甸甸也鄭當是謂芻芻成來者蒙之屬如云衮衣之總為粟種鈺所刈種稻為粟非准

重則致反輕為不貢者以其入穀而入州地遠較田賦之內以其多寡為賦之常非九等賦之外有貢也

經文納銜以下不及所輸物惟賦出也 甸外率五百里為侯綏要荒侯服之內采男諸侯隸隸 卿大夫衆

百里皆侯也 大庇小故在外灑小陵大故在內 綏服之內以揆文教以奮武衛 百里之內使揆文而已千三

如今邊地右軍武畧文藝要服之內夷蔡厲馬荒服之

內蠻流屬焉示其遠為之紀蠻夷三百里流蔡二百里向味夷蔡在要服蠻流在荒服夷姓之里州長短與畿內侯

者流蔡以王圻定遠近今以逐處論異矣夫蠻共工蔡蔡

叔此五宅二視數歲之豐約酌以為常上下足以相輔然

後禮成而教行取之有制而之所以垂法也九州攸同

九隕咸宅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致重財賦咸

則三壤成賦中邦九州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四

不墜者千五百頃定賦九百一十萬八千二百四

萬有二千頃冀流廣而河濟盛水既退而民作多故

作十有三載而後同共十三載或止以爲兗州舊賦康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

成蹟遠更以為併禹縣之九年舜攝元年九州始畢

也按洪範經稱死為乃功而禪舜是十二年八月十

三年而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顯達因之誤矣高唐隆

云治洪水前後二十二年之外特記過門不入之年而

平豈得行巡狩哉八年之載以特記之至門不入之年

乃命暨步經大章行緯暢於八極方以為國十國而

有長長有師五長而一師師五十國州十有二師州有

牧牧粟命于上京州十二師百二十長孔氏謂州十二

此不過所謂承以大夫師長者商周師為三萬人非也豈州等三萬庸哉

之連帥卒也薛氏以為有兵封漢即成五服至于五

千八月按比是也伏生以入聲讀衛外迫四海咸建五

長小比大卑承尊故入越事而赴功小大之內外之

侯三正之所用者蓋七千矣候服內三千里九州舊說

州為七千方百里詩箋謂高湖成五服方萬里以七千

之高密以處于攢是為有夏曰夏伯審今審之高密

生高密是為高宋云高之封國機今之許昌故世本云

屬潁川唐陳河南有高山高故城及鄭之樓邑昔武王

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置洛邑謂樓也世紀古

夏今陽程即此地志云陽翟程宇記鄆州引漢志潁川

本夏高陽周為中國按志潁川陽翟程充為唐陽嗣位

今南陽中在錯陽之兩誤云潁川充為唐陽嗣位

奔以虞地得達高由夏而起湯自商而興皆本與昌之

志云堯封夏高為伯也或云封在虹虹今宿丘縣與地

志云堯封夏高為伯也或云封在虹虹今宿丘縣與地

丘縣北齊為夏丘郡世初繇以崇伯事帝繇封于崇

故國語云崇伯今在鄂東熙寧五年議廟事王安石有

為高非因繇受封故揚雄云禹以舜作土謂前代固以

欽定四庫全書路史

不待有國王天下者禹是也上曰縣治水或有封不可

知安石曰據書傳封于有夏曰有夏曰有夏曰有夏也無

陳其五行水不閏下上帝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

敦三兩城又歷高東三十五又清河西三十自宗城界

梁而灑之臨河西十五潁潁軍黎陽界五十有命縣治水

乘之障故無功又潁潁清軍城東南五十有命縣治水

飛狐界古長城即克遠洪水命縣城之者經云洪水滔

天縣高帝之息壤以闢洪水帝令祝融殺之涿淵淮南

之說本此息壤生息之

壤也有息壤說見餘篇連帝授歷縣則殛死禹乃嗣興

從而道之百川順流天乃錫以洪範九疇彝倫攸攸所

謂洛書者也順之即即奉陶陳者言縣述之以凶為

鬼神予奪之者潤下者水之性而輕靈之以拂其性此

五行所以亂彝倫所以敗高能修之得其文故五行攸

致自漢儒以亂河圖洛書之說以天錫禹者其文自出

高因次之自初四六十五字皆龜背所負者或云三

十或云者古二十七字怪事出于理之自然非人力

私智所成者古人之必重怪事天出范範極內輔度位外

非由帝崩舜為天子命為司徒代典百揆內輔度位外

數起帝崩舜為天子命為司徒代典百揆內輔度位外

行九伯百揆衆職之尊禹以功德蓋極禹萬乃授雖未

禪而意已見蘇軾以為司空之異名蓋以左氏

使事而上問官水事與四岳屬諸誤之不知熙帝載非司

空之事而問官水事乃司徒使諸誤之不知熙帝載非司

至是已六十餘岳屬之語殆如今制首敘功勳

或以為若魏晉之相國有禪之漸則除者無是三十

有三載帝以教期券劇時帝年九十受命以位舜將用

之聖二女矣又歷試諸難舜禪禹

不加試者六矣三事之效已效也曰汝惟弗倦朕朕師

遜于伯益皋陶不可則拜稽首固辭重弗獲命正月朔

旦受命于神宗克授舜告于祖舜授禹

朔如虞故故事雖齊七政顯

朔帝禮宗巡狩之類皆行之帝告禹曰予告汝九術五

勝之常可以克之汝能從之師徒其興見河圖攬

攬矩紀乃治六

見河圖攬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攬矩紀乃治六

左右曰彼則不刑于王何痛焉曰天下有道民不離幸

天下亡道罪及善人堯舜之民以堯舜為心朕為民辟

百姓各以其心是用矜之吳越春秋云針于蒼梧而見

市殺人下車而哭曰萬方有罪在人予一人故其興也勃

然淳化四年閏十月上謂輔臣曰孟軻于刑獄優拂不

斷以為夏高注辜曷效之不明古聖之旨刑深味以下

斷大高止能行王道自悲不及免辜致人死法所以理

車而哭之今謂罪之人情理難恕立諫幡陣建鍍

朕固不容可謂異世而同仁矣大正

云高居人上懷懷如不滿日乃立建鼓管子云舜有告

善之誣而主不蔽焉立建鼓于朝而備辭訖何故傳云

高致教誨之福故光武詔云舜居人上兢兢如履薄冰

高居人上懷懷如不滿日敬勝意則吉義勝欲則昌日

欽定四庫全書

謹一日壽

終無殃也

不矜不伐

不滿假假

一饋而七起

一沐而

三捉髮

曰予惟四海之士須于門而四方之民弗至也

諸侯朝覲而親報之

士月見而躬接之

曰諸侯能亡以

予為驕乎

諸大夫能亡以予為汰乎

其驕若汰而不

予是逢君之惡而教寡人之殘也是以天下大治

諸侯

萬人而一知其體則能以愿為之也故未施于民而民

敬之賈誼新書云禹猶大恐諸侯朝則問于諸侯云云

之薄老日士見則問于士云云敬者道之本禮者忠信

立三幣而捺其重策以守國毅存丘立駢守以為民

饒以人御人逃戈及而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而民心

一政德既成而聽于人矇誦于朝史箴于位官獻使勿

堯采臚言于市政百事于廷着艾脩之以聞其缺而對

酌之行善而備敗是以事行而不悖天下復璞文申子

軌而天下瑱瑩禮

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記

神勞五岳形瘦九州而不以為苦攝位行政攻之于天

是以克勤于家克儉于邦而盡敬于神故孔子曰禹吾

欽定四庫全書

無間然矣

非欲飲食而致孝鬼神惡衣服而致美黻冕卑

宮室而垂意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諸侯王表云舜禹愛

百姓攝位行政攻之于

天下數十年然後在位越在先時開伯火正實事唐虞

及是更以相土居之商虛入為王官出長諸侯有勤于

民以食于味襄公相土就

命任奚為車正文子克以奚

仲為工師淮

南子免治天下以后

稷為大匠任奚為工子吉光暨相土佐之異物以時五

財皆良乃初鈞車戎車也

商曰寅車周曰戎車周氏之路作句絡同今

宋代制軍人所望晉志商曰朝叔周曰輻車司馬法夏

后余車二十人華商胡奴建綏旆明堂位夏后之綏綏

十八人周后旆十五人綱練禮弓亦云綱說亦謂之綏也曲禮武車綏注綏無旆所謂大慶周禮王建旆

哀公所以問新

書作民信之設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歷歲紀甲寅鈐

天行施敬授人時人事是重故建首寅而後冬夏正春

斤不升山夏罟不趣淵以究生長而專民力乃布令曰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故其時傲曰收而場功備乃畚楬

營室之中土工其始火之初見其于司里速哇堊之就

而執成男女之功故生不失宜而物不失性人不失事

天得時而萬財成焉昔孔子觀夏道得其四時之書者

是矣歷象免舜之法三代以來未始可廢而書不著者

法已成于免舜後王守而用之故不之復錄大聚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月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

月川澤不汜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禮云夏不田以生長

之時也鄭謂夏高以仁讓得天下

觸其名夏故不田此運斗樞之文謂土少則民失業土

多則內亡守于是有不稱之災故其箴曰中不容利民

乃外次又曰小人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

大夫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亡兼

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故諸橫生盡以養從生

盡以養一人不殺胎不夭臭不隳時十年而王道固乃

立祈祥以固山澤立器械以使四國破增藪楚沛澤以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雕勒粉澤流髻其上蔣席袖朝頗鰣酌有采箋豆有

踐而當時之不內者三十有三國綽子云禹作食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纒

粉未為衰濃曰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澤者葬于澤桐

棺三寸制喪三日亡得而逾見尸于淮南子云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墜陸死

也深者葬澤節財也故節財葬葬節服生焉又云以洪水之患陵瘠之事故朝祀葬葬所以因時偶變見形施宜

祝餘徽徽以生事親祀飯九具作葦葦行初作葦言氣所交也商人水德以飯首謹閉塞也周木德以槐為

槨風俗通董仲華有叢呂春秋言湯被伊尹以獲葦欲子

孫蕃不而牆置要綱練設疏立凶門用儀器有金革則

殯而致事而人于死者益以致王肅要記云魯哀公葬其父無功何用焉孔琳之議曰凶門杓棊不起自末代

宜罷故禮論云政葬立凶門不祭謀曰政葬若得喪及

與父別止立凶門之故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卑私

之喪皆別凶門形整登問謂凶門薄帳不出禮文有懸

重于庭以席覆之形似于此後世于門外表喪由是命扶登氏為承夏之樂歌九

敘以樂其成是謂九夏六府三事此謂九功九功惟敘以鐘鼓奏九夏即大夏也大宗伯奏九德之歌九韶之

舞舞師掌九德之歌以娛太師故左氏曰九功之德皆

可歌也謂之九歌猶言舜之韶謂之九韶爾蒸氏以王者為君九夏以夏夏為首蓋偶然設五器于

庭門一作而詔于簾曰有以道憲我者聲鼓以義告我者

鳴鐘以事詔者振鐸以憂聞者發聲以獄復者掉鞮政

天下于五聲後世實用至于追蠡謂于禹治天下以五聲而置鞮以得四海之士為銘于荀莖

云云淮南汎論注五聲官商之屬妄矣作棧鐘于會稽

以定奏王澄云夏商之政九州貢金以定奏晉世則縣雅鐘之小子田得鐘長七寸口徑四寸銘曰條刑之

者棧音蓋遠方國物貢金九牧鑄九鼎于紫金條刑之

山鼎之為物左氏嘗言之人得藉口舊云九鼎者所謂九州鼎實則一鼎

又別有九鼎圖路史

九則有方鼎圖使人知神姦入川澤而不逢不若魑魅

罔闕莫能逢之鼎成而太白見者九日瑞圖云金銅之精知古五凶亡

不費自沸不汲自盈不舉自藏不遠自行日移五步亡

都鄙來日東南移今不知所孫暢之述書云道人商行

陽秋咸在則寢城門外有光取得九鼎一湘潭縣興唐

寺在磯上眾流芟洲石散旁入及帝女儀翟醞釀麥

法堂下有大鼎兩連錄以為高遠帝女儀翟醞釀麥

以為酒醪醪變五味進之帝飲而甘之折額而嘆後世

必有以亡國者遂疏儀戰國策云魯君諸梁王昔帝女合儀作酒非度酒養老

來尚矣本草夏仙經取昌蒲玄酒封百日綠葉色于

投黍米十四日出飲之去三十六種風不自後世

是舉舉陶而薦之將畀之政辭乃封之六其仲子克世

使龔六奉其祀文王之使龔玄編之太祖時為高占得奉陶縣比于此見六箱宅立一

十有五歲七表承風化制殊類青縈九陽奇怪之所際

莫不內拱八風循通而百穀用成木榮冬敷天雨稻黃

苑應瑞圖云雲苑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歷年仁孝于民則德而于駿蹄者后土之孫自能語言王者仁

治水有功而來求駒出即駿蹄見孫氏瑞應圖方澤出馬隨巢子

靈龜穴庭宋書志玄龜者天符也玄龍御雲孔氏命時靈龜穴庭德書至湖泉浴出龜書

之見侯期門穴庭穴庭穴龍御雲路史

禹之有天下也不與焉于是大宣教化制殊類玄編

五載一巡狩夏后之因歸元勳祠上帝水功大天帝

以贊文火字鳴禹佩免北海溺水之難故方朔十州記

云禹治洪華乘瑞度弱乘至鍾山功上帝于北阿當天

九乃大計治道外美州靡息慎之功內演龍德以當天

心撰玄要集天書道學傳云禹高撰冥靈之玄要集天心

承命都印原馬之先得玄女之法標其二九九跡之衍

以舜命禹步修神仙之術開鑿玉測以藏南浮之洞

銷金呼馬步修神仙之術開鑿玉測以藏南浮之洞

山也詳于福地記高功記云渡江河遂致擊臣于鍾山

即會稽書山一曰擘山越絕保安吉云揗鐘也中茅傳云

高詣鍾山行九真此也亦曰茅山晉灼言會稽茅山是

矣故越地書也春秋皆有禹登茅山朝羣臣乃更名曰會稽

窟城云禹會處故塗山亦有會稽之名宋之問云朝

王泉今何地聲存而處亡杜預以為常在壽春之塗

矣以觀其用執玉帛且萬數禹之初進而受命者七千

國左云萬國者說數爾齊王瓘云天下之時諸侯

氏後至戮之以徇于諸侯伐屈驚攻曹魏而萬國定之

初正四罪末年分三苗禹初治水誅桀而誅至是四十年

戮一防風天下可大治蓋始之刑以誅我之綱後之誅

以立後世之紀後代初來南塗山之女作歌以候其伯

聖王不可不知也

姬曰候人兮猗而南言自此始至周之君臣取風焉寔

為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南樂名存楚南以雅以南若象箭南

箭是也豈得謂之風也未有舜始大夏而不特獨其詩

而己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

事故繫之召召諸侯之伯也豈周公哉周自周自周自

愛及姜女王季太任思歸周姜太姬嗣徵古自有賢妃

之助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詩以後妃夫人之

德為二南之首

以漢南置南郡周書云舟濟于江黃龍負舟人甚恐帝

南國名是也非南方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

清議亡易龍顧弭鱗而逝事見呂春秋淮南子水經地

中乃巡天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立典則以

賜子孫見越絕書禹敷水至大越所謂開山和釣者楚戈

甲而夷人附楚戈甲而夷人附舜舜于咸而苗民舉禹

思覆誦之書復會諸侯于江南述如杭之餘杭即秦故

謀之吳與史記始皇二十七年上會稽塗山此因立縣

杭即越也史記亦明圍越不知然皆在是

東行舍舟楫登陸于此蓋秦海會航皆在是

董道不知以杭州常用所部屬潁川音抗作刀劍劍

錄山高密在位十年以戊戌八月鑄一劍藏之

秦望山腹上面刻二十八宿比記山水日月 伐靡山

欽定四庫全書

而邑之塗山之會禹為志也非常之會得謂塗山此因立

崩因葬之之南苑宛中者則意在此矣夫舜特為望九

段地未必然竟地猶言竟天今語統衮聖周葛以緇之其坎

深不邇水上不通臭收壤為墳廣終畝木不改列奮不

易畝世紀云衣衾三領桐棺三寸墨子云桐棺三寸絃

神美觀畝故其言曰禹埋洪水親蒞桑林沐其雨樹疾

風置萬國為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後世墨者多以

哀禍曰不知如此非高道也不足為聖年百有六實祀于

社官任復立官稷以禹祀社以稷祀稷亦謂白帝王符

星意感生白帝文命

后越生啓及均塗山于是獨明

教訓而致其化乃立庶子之官嗟乎天下之命懸太子

若塗山可謂知所本矣越世傳作文橋靡列女傳皆作

圻福生禹後子塗山娶妻生子名啓子塗山有禹廟亦

為其母立廟寰宇記塗山在滄州巴縣東南八里泜江

南岸平陽國志以聖塗山為江州塗山皆非

后越死莖陽城德游錄三門

生循輪是殺緯大帝念大荒經國作

北人號突厥寶匈奴別種代國

事約七十五諫不從文王以為史封之長子別錄昭

王南征辛繇靡為御右拯王而俱溺封其子西翟有辛

氏計氏司空氏宇文氏辛弁普屯氏

于周文王有崇危帝崩而啓立

相彼夏后天地功深纂脩前緒載惜分陰斬高喬下纜

風沐雨身解揚口為百神主克勤克儉菲食惡衣奏

艱鮮手足胼胝捉髮投饋為綱為紀河洛興思明德遠

天下公器不可得而私也主之必有道而處之也必

有義主之不以其道則亂處之不合于義則爭是故

君天下為甚易而授天下為甚難丹朱商均不足以

託天下而舜禹者可以託天下于從而授之時無舜

欽定四庫全書

禹之有可傳而啓可傳則從而授之啓是聖人之意

矣戰國之士不知乎此乃謂禹不勝其私而傳子知

啓之不足以任天下而私意勝陽以天下授益而盡

以啓人為吏禹崩啓連黨而攻益取之此鹿毛壽等

以喻子喻使巽之子之者辨子外傳亦有此說

陰而益佐帝之日淺澤未洽于天下天下之人不歸

益而歸啓矣豈暨禹同事唐虞而同功于水佐帝之

日不為淺矣功施于人者不為不久矣且啓之德固

無以尚于益而謂天下不歸益而歸啓其然乎符子

通天下于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聖山川通河

濟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遠不能

為子之勞矣乃從去之而墨子云禹舉益于陰方之

中授之以政而九州成夫益雖壽年亦有高死矣無

從遊啓辨 六經之存聖人固不以纖芥疑後世也堯

受終舜受命一于文祖一于神宗而禹之末無是舉

也堯曰汝陟帝舜曰汝陟后而益之初無是語也禹

之傳蓋天下之不復昔也王充問孔云書言無若丹

朱乃高之語識辨語始堯為世使民心親民有為其

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為世使民心競故子生

三月而言不至于孩而時誰而人始天也及禹治天

下使人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而人自為

釋矣蓋三聖之季功美漸去而其世且然爾禹初嘗

以天下巽於奇子伯益奇子伯益辭焉而死矣啓可

傳而傳之顧可以私召亂名啓爭哉子不可傳乃蔽

贊曰

事見呂春秋淮南子水經地

說詳徐論

大會計

楚戈

苗民舉禹

秦故

因立縣

以爲夏禹

抗即秦故

古

路史

望九

夫舜特

何勤子

屠毋

之政

之致

之致

之致

之致

之致

之致

之致

之致

之致

之致

之致

之致

之致

之致

之致

之致

之致

符子

鹿毛壽等

符子

鹿毛壽等

符子

鹿毛壽等

符子

鹿毛壽等

符子

鹿毛壽等

符子

鹿毛壽等

符子

鹿毛壽等

符子

鹿毛壽等

符子

鹿毛壽等

符子

鹿毛壽等

符子

鹿毛壽等

符子

鹿毛壽等

符子

鹿毛壽等

符子

鹿毛壽等

符子

鹿毛壽等

符子

鹿毛壽等

符子

卿或六卿外別有此六人無事掌其鄉之政屬于大司
徒有司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為之軍將屬于大
司馬官宰更從時事于司馬執整軍實以伐之不勝六
卿請攻之常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兵力接焉而

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為於是般師琴瑟
不張鐘弗撞鼓弗致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

能隱神期月而戶來享夏之失德始于喪自孔子故湯
誓特以見夏之喪自孔子故湯

行云訊夏啓于甘澤兮知帝典之始傾注謂夏德之薄
同姓相攻失之魏霍性疏云夏啓隱神三年而說苑乃
云子貢謂禹與有扈戰三勝而不服啓修一年而以誘禹
呂春秋以為相伐虐六卿請復之云云莊子亦以為禹

伐之非遂滅之復昭夏功之罪理雖無明文史記以昭為虐
文非遂滅之復昭夏功之罪

天子而虐不服啓滅之顯達謂免禘禘而啓獨繼故不
服書云不恭其事亦可知矣周書言夏之興也虐氏弱
而不恭夫滅傷五之亦兼三正則不用正啓則其為罪
其明此所以伐之而許救重則以為虐伐啓啓滅之呂
春秋淮南子以為為義而亡朝蓋之更謂有違擊之心
而啓討之抑又妄矣夫問云有扈救豈云何而違擊於
先出其命何從王遠以謂虐本救人達時為侯啓攻之
于牀聖救之洪慶善謂啓滅之遂為救人遠云虐流之
國故承遠之誤既征西河紀年二能拘是達啓惟

愛而能拘是達言能愛而能拘是達言能

愛勤拘執者變通之敬承繼禹之道商契之來孫曰冥

愛喜水功命為司空勤其官而水死商人是郊文武之
功起于

后復故推以配天然祖有功而子孫不有天下亦
不郊蘇降水而醜死冥勤官而水死郊

之孟涂敬職而能禮於神爰封於丹今建平郡有丹陽
城在秬歸縣之東

七里也丹山之西即孟涂之乃立五廟蓋選鼎補黃帝而

郊縣鄭云夏無祖但宗禹而已并四親為五商祖契而

廟出于周或引伊陟謂七世之廟考之不然唐書六廟七

云夏以大禹為始祖漢以高祖為始祖不祖也命大廉

祭鼎昆吾之谿昆吾言夏后鼎鼎成方不坎而自鼎
不舉而自藏不動自警不違自行圓象萬物歸于鼎側
以祭昆吾之虛使箭離乙灼于白若之龜其兆曰達達
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一西九鼎成達三國禹失之
商人受之商人失之周人受之一云禹也歸藏云修筮

欽定四庫全書

徒九鼎啓果徒而蓋享大陰之上是為鈞臺之享陽山
之是則徒也

啓蓋享神于大陵之上即鈞臺也鈞臺在陽翟地道

記云下有鈞臺俗謂之臺陵九域志有鈞臺驛又

筮於晉之墟作旋臺於水之陽在大棘棘賓商九辨九

歌天問九歌云為九辨九歌夏康康諫以自斃王遠以
九辨九歌云為九辨九歌夏康康諫以自斃王遠以

均作賓九辨即九韶蓋商均以帝後得用備樂也辨當

如辨夫禹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而王遠以為九州物可

以辨夫禹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而王遠以為九州物可

有業品而作之妄也舞九招九年舞九韶登壇犢馬乘

翳執環而聲九辨中聲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上海三
頌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天指舜禹尊其賜爾注謂

天帝之樂啓登天籟之以下妄矣經言大樂之野夏后

啓于此舞九伐馬乘兩龍雲蓋三層左

手秉翬右手操環佩玉橫在大運山在位十年三十而

年九十一一髮行十月而生啓年九十九在位十
六年又十五年在父朝六十年在虞朝生當舜攝

之二十一年分封於衛是為五觀楚語觀射父云夏
康立厥第五人分封於衛是為五觀與朱均管

蔡並列知為姁姓而左氏言以五觀為觀夫觀與虎

各國類達引此為姁姓之言而以五觀為觀夫觀與虎

其支於莘者為莘氏辛氏氏觀氏卜氏世本莘國姁
世家高後文王

祀家詩傳同楚武伐都偃觀丁父歸以為師故楚有觀

氏世掌問卜曰卜君為卜氏氏苑又有啓氏與姓慕之

啓氏皆非云

出夏啓皆非

欽定四庫全書

以上討下奉辭伐罪之謂征敵曰戰是故春秋有書

戰而無征虞之於苗仲康之於羲和其事是也有戶

氏諸侯之國也啓禹子也以天子討諸侯宜曰征矣

而孔子序書乃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不謂之征

有若敵然何也啓失其天子之禮也古者天子有六

卿卿將一軍諸侯有罪則奉詞以討之天子弟躬也

茅戎不道定王伐之為戎所敗春秋書曰王師敗績

於茅戎言王者之師非戎之所可敗取敗而已王者

之於天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豈可捐忿而與臣

子爭一決之功哉有戶不恭則文德以來之文德而

不至偏以廟之可也焉用戰啓失其御乃至遷廟而

臨於小國之侯以至大戰而軍不勝予以是知夏德

之將衰矣甘誓之書所以及戰而不一及成敗成敗

不足言也然則聖人於此可刪而反著之豈惟傷之

哉又將以為萬世戒也

帝太康太康既尸天子以佚豫蔑厥德尸猶尸素尸厥
官者居住而曠

訓之謂孔蘇騷經云不顧難以圖後遠注太康
訓之主非假國亡政不顧後圖忘伯禹之命周播棄

五則而叶比於淫聲騷經云不顧難以圖後遠注太康
訓之主非不違禹啓之樂更作淫聲放縱情

欲卒以於是四夷背叛黎民咸貳爰大城築開封太康
失圖

後太康七年改曰太康孟于言夏后治地莫不善于貢謂
求用益置而貢以敵後代之君非高也若高之為豈至

于是有辨見發揮曠於洛表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儀于洛汭

過時弗反有窮氏羿於是因民弗忍距諸河太康失邦
五子咸怨述皇祖之戒作歌聞焉五歌之作在失邦後
今按四子述高之戒

其五乃自述以傷己之亡致之其一哉于微二言其亡三振其亡國四恨其獲宗而五則雖違時之無及從微之序如此 夸翔河上衆散亡歸而其弟仲康立 古文

大康居斟尋乃失邦斟尋今壽光漢之斟縣 蹟以為河南有尋未考也 孔安國云為羿所祀 不得入國遂葬

之在位蓋十有九歲失政又十九歲而死 康之後世莫謂在位蓋十有九歲失政又十九歲失政而崩外紀歷之刀劍錄云太康二十九年歲次辛卯春鑄一劍上有

八方面長三尺一寸頸方蓋釐 遂之後然辛卯乃二十七年也

帝仲康太康之弟也 古史從之非也左傳屈服皆不及

自太康之失德天厭災流四國亡政不用其良日月告凶不

用其行惟仲康肇位肘制於羿皇天哀禹錫以彭壽思以正

夏 史彭祖也 本 乃命胤侯大司馬統六師 徽國之侯入為司

於時義和涵淫 也世曰夏時義和以官為族如倉庚氏非

也 顛覆厥德遷棄所司而酒荒於乃邑脇從巢噉傲擾

天紀 荒于邑則不在其位矣脇從則嗜聚卒旅矣有邑

之也 乃季秋月朔辰不集于房誓鼓鼉夫馳鹿人走

道人番夫治官之屬郵堂令之官遂有郵書 而義和

葦聞知 唐書云五年此劉柱之說東帝之官無非也蓋

辰不集房之歲九月日月合辰今不集故或以為失閏

而非食夫魯奏鼓鼉夫馳則騎矣夫馳則走者連連奔

救以答天喪將失主而無所歸矣夫馳則騎矣夫馳則

胤侯征之 職賦經誅之一法史可證時亂日官為占天

房后之命出于夷羿仲康所不能制說者皆從之至謂

房迷天象辰不集喪道數其前日之愆或謂子孫惟言

胤侯征之見非仲康之命皆安按此篇與且字族夷仲

為司馬時及征夷之六師並出二孔尤當先時

不及時為指司馬之失時此蓋二孔尤當先時

崩子相立 世系譜以相為啓之子說年代歷二

鄧為鄧氏 華夷國仲康子徒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學者復胤征其言有八妾夫義和有夏之賊臣而仲

康則剛明果斷之主嗣后者忠亮有為之臣也說者

乃謂義和雋羿而忠夏謂仲康者夷羿之所立而胤

后稷偽命以行誅是則仲康乃優柔失權之主嗣后

者黨奸怙惡之人而義和誠有夏之忠臣也方夷羿

之放其君也蓋因民之不忍未必心乎操懿之行也

然而天下之事多由馴致辨之不早則將接其柄而

初首反六師以命胤茲乃先漢文帝自代入立夜拜

周昌投幾之會也以故夷羿雖懷慳望汔仲康之代

而弗得肆則仲康之辟得其御天下之柄歸於夏羿

不得有之也夫義和蓄其反德嚙類囊橐而崇飲於

私邑其將以俟釁而圖不軌也久矣渠魁脇從叛夏

之迹顯矣豈直廢時而亂日哉而蘇軾乃以為命征

作詰皆出后羿或者又從而增釋之謂之挾天子以

令諸侯如司馬懿之誅王陵諸葛誕蕭道成之制沈

攸之楊堅之討尉遲迥皆以忠於王室而不順己之

所圖者至謂書有非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豈理也

哉夫以先後時為羿所以名義和之罪玉石俱焚

為羿所以狀義和之惡以威克厥愛為任刑之事以

脇從汚染為文致之詞其果然耶爾眾士同力王室

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則侯之忠忱見矣豈據諸侯

假王命者一切之言哉政典之言尸司馬法也其與

玉石等語皆侯之所以戒救吏士者也豈羿之所以

數義和哉威者果斷之謂愛者姑息之名也豈刑與

仁之謂耶始魯昭公六月而食祀史請用幣平子止

之昭子知其異志蓋小人之圖國未有不自蔽其君

始此胤征之書所以著於百篇之內者誠以見仲康

之能立而胤后之能職也使非聖人所取而且存則

是王莽之大誅誅翟義者文致之語一切之言又得

與將罪使胤之典並傳不朽而胤侯之罪畧亡一句

以示譏豈所以垂戒天下後世俾亂臣賊子之懼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帝相 史記帝太康崩子帝仲康立帝仲康崩子帝一曰

相安 紀相安之立選蠕而皆兵征淮隄 年云元年

逐之播於商丘 依二 二年征風黃夷 范氏黃夷

依二 國以為後 依二 二年征風黃夷 范氏黃夷

廣 並紀年表載之世夷戎之來不盡德化非必繫國盛

乃服 八年寒浞殺羿 傳之說相表義班固以為為劉安之

說既升而子孫全逸其失夫羿之篡夏蓋故相世本

妄與征伐內傳謂羿因夏之衰代夏政八年而遇

後有窮氏□氏羿氏

成敗不難見哉夫與死同病者越人所不醫與亡同政者屠秦所不處用賢則治有德則昌此不易之理也是故古人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秦為暴虐羽親滅之而暴虐益甚陳為淫侈隋親滅之而淫侈益甚安得不亡哉夫以繼體之君艱難不知而抵于敗是故不足怪今也躬自伐之而躬自為之躬自成之而躬自敗之此何為也邪甚矣夫人之愚也湛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酒色小病大死人舉知之而人舉甘之好任小人大亡小亂理之必然而小人必用今世固有誨人以酒色亡身而自溺于酒色諫彼以小人破國而自惑于小人者矣是非不知戒也知思于憂患而死安佚也武王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鄉使文章非魏徵之徒朝夕勉之以隋為監則唐之為唐未可知也太康以佚豫作禽荒般游亡度而亡其國此羿所親滅也而羿不知戒復恃射而忘

國卹淫于原獸是又一大康也家衆亨之顧非其不幸矣嗚呼服留黃醉紅裙蓋其不知戒哉而卒自蹈之故君子非苟知之

寒浞傳

潛夫論有姁姓括地象云過姁姓國是也本以寒為邛姓國者失之

寒浞者姁姓國是也本以寒為邛姓國者失之寒君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好為讒屢后寒惡之棄諸窮窮羿入之讓以為相而信使之方羿之逐后相相浞是從及羿立而荒游浞於是蒸其室而虞之以於岐内外從之則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繼殺而代之襲羿之號蓋循其所稱之名號非也且因其室生澆及豷澆惟恃力盡舟走陸是曰畀一作殺說文云生救及豷澆倪帛切集韻澆灌字一作澆浞任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帥師滅斟灌斟斟氏處澆於過處豷于戈過今□之旅縣宋齊問邑弑夏后相夏命易天明四十有三年為伯靡所殺距大康及相立始逐之而自立八年夏祚未絕及寒浞殺羿而代之蓋二十餘年始殺相代夏至是又四十三年計澆之篡蓋六十餘年夏之亂向百數矣年代應云之四十年其說為近繪漢書羿逐篡夏數十年代言之而通應等云說二年外紀云十二年是紀年云十年紀運圖云三十年其篡其失夫浞之殺羿固因其室而生澆澆

長殺相相死少康始生少康復生四子逮事而後誘澆浞以中興非數十年可知夏本紀言相靡子少康立

少康滅之及女岐天問何少康逐犬而殞厥首注也少康易厥首注謂少康夜因田獵逐犬擊殺澆斷其首又云難史臣言唐安史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以子弑父以為天道之好還蘇竣之亂桓彝涕遺俞縱遮守蘭石竣數誘之縱益死守或勸以利縱曰吾德桓侯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有死報吾之不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君也石演芬胡人也假父李懷光將遂與朱泚而演芬亦請討之懷光罵曰若為我子奈何亡我家耶對曰若天子股肱我公之腹心若負天子我何得不負公吾嘗言之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非惟報之其報之也必厚天道豈難知哉惟其效有遲速之不同爾而歐陽子遂有幸不幸之說惡可謂誼理也哉秦政焚書阮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而其子胡亥已不分于鹿馬曹操令不仁不孝而有兵政術者咸舉無遺民俗未化而其子丕經未反哭廣設百戲顯納二女殺妻害弟不善之報如是豈有所謂幸免者耶舍人須驗商鞅法也而鞅竟以無驗執納饒熾炭周興計也而興竟以熾麗服索元禮作鐵籠以囚囚而卒自冒之李林甫好歸獄于天下而國忠亦即其術以推治殷洪喬不作置書郵而子浩遂有竟達空函之厄小且若是秦宏達天地之道則天地達秦亦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宏矣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唐虞以遜禪帥天下而商湯去其所以帥而帥之以其非所帥然則周之子高姜間馮曹孟德能欺孤兒而奪之司馬仲達亦能紹其寡婦而攘取及劉裕之平逆亂則又司馬德宗之曹操也隋煬弑父殺兄及宇文之變而父子更相為疑此豈有所愛者皆能與白狄伐秦秦亦能與白狄伐晉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

其兄石勒病遣二王俾之國虎留之而紹以遣及虎

之病留二王使輔政妻逐之而紹以留虎之於勒姪

也殺其子以及其母遵虎子也亦殺虎而及其母甄

后之戕郭后康室其口既甄之戮亦以康室其口朱

温令蔣輝弑昭宗昭宗環柱而走劍之擊柱者三乃

歸獄于裴季暨友珪之逆俾馮廷諤以劍犯温温亦

走旋柱劍之擊柱者亦三乃歸獄于博王友文及末

帝之討逆友珪竟倖延諤進刃而廷諤亦自殺矣夷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羿之不道以臣逐君絕后夔而其妻與其相混亦能

賂靡蒙而殺羿子亦死于窮門浞能弑相而伯靡卒

能滅浞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天道好

還豈不明甚矣哉予觀慶封滿鑿之於崔杼慶舍蒲

癸之於慶封與夫元昊訛嘯等事而益嘆羿浞之會

舉天理自然者故曰愛出者愛入福往者福來鶴鳴

于陰其子和之三者之喬皆王而有吳者卒夷昧之

子孫視履考祥謹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帝少康初桀之弑相也后緡方震亟出自寶歸于有仍

仍太昊後生少康少長為仍牧正殊才異畧至德正仁

忌界而能戒之界使臣椒求之奔有虞為之庖正姚思

妻之二姚而邑諸論論今宋之虞城竹紀年楚吾得及

汾陰古陶邑為少康邑秦師伐鄭國庖氏者博物志謂

何得近舍虞仍而速即汾陰陸陸詳國名記有田一成衆

一旅乃布德兆謀謀其官職旋收夏衆而用之一歲十

也九百夫地五百人為旅八百家慶得四息伯杓曲列

而五百人有增常衆象志叶也慶得四息伯杓曲列

龍留季柎俱賢逮事乃俾女艾謀異季柎誘豷伯靡自

高收二斟之蓋滅浞而立少康汝國即女艾豨異被服

彊圍朋淫不義而弗豫不虞少康乘之滅于過而伯杓

復滅豷于戈復禹之績以紹都于櫟十道志云陽翟有

夏少康故邑水經灑水東歷康城此是方夷來賓

獻其樂舞汲紀年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左傳魯志云

五千里中興不失舊物正法度振凋劫嚴祀崇禮撫

少康封于會稽有子九人流于此山而名新閭經云伯

少康九子今說為鬼侯山以為山龍之居者妄矣

帝杓一曰松蔓音說見代歷世非是為帝與杓本云季

云杓杓注少康子與也墨子亦云與作甲中侯作子

一作守又作倬世紀一作后子集韻云夏后音守

始作牙甲滅豷及即位都于原原遠于老王原王

地五歲征東海外三壽本云王壽紀年云夏伯

仲曲列于繒是曰繒衍至周為荅所滅魯襄乃封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氏曾氏室室之後以字為氏妄也封云西甌處于埤中

削髮文身以負俗曰無余無余者杓也云即季杓少康

杓誘豷杓少康之長子不得謂季然豷書云少康崩時

季杓尚少則豷豷非杓也襄字記少康庶子無餘封于

會稽世討豷初禹之會稽山也復于衆曰食其寔者

不傷其枝吾獲獲釜書以除天下民有慮里其德溥矣

死則予欲瘞焉於是邑之安民治屈以為之法及崩羣

臣葬之至于太康歲弗及祀方皇不忍去人名其處為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而與民編及周之東有無壬百姓奉而君之是為滎粵

東粵越也記云周遠時有人生而言曰鳥禽呼嘯嘯指

民請命而喜而為之我無余君之齋來也將修前祀為

元常故越北界有語兒與萬歲感之說異按國語通

典為兒蓋禦兵云暨元常而始伯元元命之或

莖滅吳而遂霸于五湖南而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

率九夷七世莖卯逃位巖間寢罕越人熏而出之是

為無顏即子搜自勾踐而下傳無是為無顏按紀年勾踐以

立是為不壽十年卒朱句立是為王翳三十七年卒王

翳立三十六年卒子諸咎殺之諸柱立是為乎諸柱一

年其大夫寺區定亂立初無餘八年故子搜曰越人三獄其君

其弟無疆為楚所破顯王四十六年楚滅歐滅越慮有其

為伯長翁泰末為百粵君長餘並詳國名紀無疆之

長王後去琅邪其民見越春秋其次子蹄守歐餘之

陽歐餘山在烏程歐文忠云諸子為歐氏謳氏謳氏餘

氏烏氏高餘氏歐侯氏歐陽氏歐羊氏語區既歐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治洽之即東洽今福之開縣也按福圖經云勾踐六世

孫因云東越王保泉山在建安南泉山都之稱開越王朱

買臣云東越王保泉山在建安南泉山都之稱開越王朱

界今衢之信安南二百里泉嶺山其季餘善與孫搖又

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孫保泉山保泉山

東海王居東甌號東甌王顧氏諱云勾踐七世開越王

孫胡上書云雖七世殆俱非建越六開越王郭尋南越王

郭舉兵無諸子孫君且獨不預謀乃立為越王東越王

越王元鼎六餘善反元封元冬兵入東越縣君居服殺

越善降上以東越無多阻開越數反覆從之東越遂虛

今之開越

以願餘王東越搖無餘侯海陽奉越祀尋以漢

兵衆歸分郡之會稽郡姑越漚句章吳門餘復黃林餘

不甌鄧俱其美也越絕書云吳樓門外馬寧溪止復城

越王城也無餘史表越絕書云吳樓門外馬寧溪止復城

作母餘後詳國名記後有駱氏驕氏疇氏靈姑氏諸及

廣皆勾踐後駱舊作驕其持有驕力徐諸及

廣一作駱是為越驕無本齊有馬驕矣諸氏搖氏僭氏

稽氏多氏植氏莢氏舌氏余氏越氏羊氏諸越亦有越

為越氏姓書少康封少子會稽為會稽氏漢初勃難並

稽山為稽氏漢功臣有多軍封無錫越將子仰嗣云龍

苗居仍為竇氏六十有九世擲出北方任晉二十世統

以武誅入鮮卑拓拔部南竟代郡號沒鹿回為沒鹿氏

魏穆命為純豆陸氏其歸華也魏武又復之為竇氏字

鳴橫常山故姓書又有唐相

平公氏主氏說氏或作純豈非懷正敗溺僂尸為毒氏與太

謀逆帝杼能帥高者故夏氏報焉二十有七歲陟子

槐立世本外紀立三歲而東九

帝槐或作槐非一日芬是為祖武並世

夷來御或十方黃白赤玄風陽二十有六歲陟十八年

紀年四十四年俱非子芒如立

名以主謂字以尊德名字不正則紀不順而文不從

帝芬帝槐也固未悉其名若字也班氏表古今乃列

欽定四庫全書

芬于上下置槐于中一作非特是也變后變也居

變于上中居后變于下上章豕章也置章于下上置

豕章于上下章在樂時豕章在南庚時又出到姓豕

豕章在武丁時居中上章國名也此猶可

豕章郵郵與王良並著即尤无恤范武子與士會俱

垂此何為邪武子列上中以至列帝柱玄冥之後而

龔工與女媧齊等陋矣夫人物之表也

帝芒史記夏后芒一曰和世紀帝芒芒如之元年首

以玄圭賓于河年見紀乃東狩海紀年云東狩于海獲大魚十有八歲

陟紀年后亡陟子洩立

帝洩一作是為世宗二十有一歲六夷來御於是始加

爵命或曰赤玄風陽之六夷也紀年云蘇是服從故范

獻其樂後漢孫子經書云夷也紀年云蘇是服從故范

帝不降是為帝江晉江山海經帝江當一曰北成世本

帝降或曰北成非六歲伐九苑紀年五十有九歲陟

帝崑或作崑國世紀云芬子帝芒芒子帝泄泄子帝不

號曰高陽或名曰高陽二十有一歲陟歷等同子

厘嗣太平御覽晉近是也世紀作廣年代一曰頓代歷

帝厘歷云一曰厘又曰量江皆字之誤立二十歲而陟圖二十二子

甲立人表帝厘在立二十歲而陟圖二十二子

帝庖有孔甲年左傳作孔甲世遠從之非也按古

甲之立涵洋僻僂而不敏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

始衰諸侯叛之游畋黃黃之顏東陽黃天風晦冥遇神

禘而迷字書云禘黃黃山之神能動天地孔甲急趙氏

舍主人方乳皆曰后来不勝句之必殛帝取子之曰其

誰敢殃及長慕動撩析而中厥足帝曰有命遂以守

斲斬左足遂為大閭呂氏無此取嗶緩之聲以為破

斧之歌始為東音而民邪僻之心生矣晏子春秋云於

是得乘龍于河減蔡墨云孔甲能擾于帝帝賜之言不

能飲食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服事之賜之氏

曰御龍左氏它日龍戰于庭流糝積詳國語論衡如

欽定四庫全書

瑛讓止任谷路史

所化之女者既一雌死累潛醢以奉甲已而求之懼而

之魯或云師門非向列仙傳云嘯父冀州人梁母操其

火為夏甲御龍不能厭其心患孔甲殺而埋之野使

一旦風雨迎之山木皆焚孔甲利之未至而死死異矣

庖甲在位四十歲後居西河刀劍錄云孔甲四十年以

劍一銘之曰夫長四尺一寸黃伯思以上紀年年代

引孔甲劍一銘曰甲以為之銘十年有妖孽十日並

照於東陽說別見其年庖甲陟歷云三十一非子臯立

帝臯或作是為臯臯世紀年十有一歲陟葬于穀

所謂南陵蔡叔曰穀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子敬發

墓今洛之永寧三嵎山也說詳餘論子敬發

書置座右見周書古有聖說者以秦制樂與六璽以為
三王俗化龍圖中為璽章曰有璽符璽春秋運斗極璽後至
云黃帝得龍圖中有璽章曰有璽符璽是古有發明

德作八政命于總章禮大戴 德賢良築五庫藏五兵與民
休息書商君 爰封少康之後於杞以邠禹後分于曹東之

僂是為東樓生西樓公郭生云湯放桀封其後于杞故
于杞僂蓋其折也 周興求後得東樓公後之杞為二後

九世成而即東陵又十一世簡公而滅于楚楚惠滅之
夏餘也公也後則非 弟侂奔魯受爵為侯有封于陽其

以州公為杞後則非 弟侂奔魯受爵為侯有封于陽其

後去魯之沛分沛立譙為夏侯氏侯氏杞氏題氏僂氏

樓氏姜氏劉氏丐氏離丘氏郁釐氏孫氏杞氏夏侯嬰

尚主隨外家姓孫而娶子孫遂為孫漢高帝云曾孫顛

也賜姜敬為劉姓墓杞若避重卓難改為杞或作杞劉

築立四十有三歲而放三年死于亭山年代應諸書五

或非 夏氏凡四百八十有三歲十七世汲紀元年并窮

統曆云十七主通并況四百三十二年四百七十二年三

六屬大明云禹之德流三十一世至桀為無道湯得伊

尹一舉而後 嗟乎湯放桀所以定禹功也然而猶有慙德

而後世猶曰于湯有光是以君子不為也殷祝解言桀

于千里奔魯百姓去之湯不前止乃放之無戰之 始夏

之興青周止郊雨金樸陽而祝融降于崇山崇國之山

處 及是回祿信於聆隧空臺覆岱淵振亡翟潞而湯

之里社鳴焉亦天命之反郭也見春秋左傳深山崩度年

容臺禮容之臺桀不行禮振動而覆外秋潞澤北淮南注

亡五行記云夏末年翟山地一夕為大澤深九丈九年

湯放 禹初妣姓其後分封以國為氏有泊氏弗氏郝氏

鬻氏冥氏鄭氏褒氏沈氏芈氏有南氏彤氏彤城氏姒

氏弋氏綸氏弋即始定姒杞姓公羊作定弋休去苦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也春秋公子諸鄆出姒氏即姓金一作鄆誤弗見世本

姓姒作費然少昊後自有費姓解石綠云費少昊後陳

湘姓林云音豈夏高後自不同如無極長房出此孫盛

獨諸云益州諸費名位者多字本作桀鄆弗同漢有解

衛公孫瑛 有南以二臣勢均爭權而分後有南仲翊宣

王以中興辨註二月生八子孫盤庚杞姜氏夢亦龍入標

生條孫仲為尉將平發稅官括為文王臣封南陽侯生

上大夫南季聘 亦亡矣彤伯事商而沈子亦滅於蔡矣定四 姒叔救仕

夏氏夏后氏差氏禹氏王孫滿百家圖蘭陵蕭道游娶

俗通云夏氏為氏史記禹氏女而南唐將有禹萬成風

氏戈氏有息氏非也乃高陽後 桀崩其子淳維妻其

衆妾遁于北野隨轉徙號甯育逮周日盛曰獫狁

匈奴樂產引括地圖云桀放三年死于獫狁妻之衆

安居北野謂之匈奴蓋別號獫狁故服虞夏時為獫

狁又史黃帝北軒後畏其子紀自後世也不能別矣 秦有勾

奴單于頭曼者復入于冒頓蔚為疆暴破東胡走月支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燕趙始長城却胡李牧破滅襜褕

秦亦被蒙恬城塞外既僭燕代窘厄漢祖於是屈婁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敬之策和親單于由是稽胡子孫感漢為劉氏望河間

扶羅助漢死子約生淵居離石遂號漢二世而聰滅晉

曜改曰趙石勒夷之四主二 十五年勃勒興朔方為赫連氏

王去卑之後中平中羌族扶羅將兵助平黃中扶羅

子約為左賢王生淵為前趙右賢王去卑裔廉仁 三

世號大夏後魏滅之有鐵伐氏雲氏其始姓虛連題是

為擊靺氏范史魏 厥後異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丘

林氏離氏洄氏漢表匈奴記 盧氏赫連呼盧古 師

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 與蘭須卜三六姓宜皆出此宕昌白狼之羌亦其散也

有宕氏庫氏黨氏渾氏房當氏夏亦二十五年夏錄勃

玄圭之錫號夏辰祖北邊幽朔狄語音殊中國故從母

為劉氏從母非禮朕以義易之王者係天為子是為輝

赫寔與天連今改氏赫述正非統者以鐵伐為氏故號

大夏亦聰之族也晉書以聰為晉預後勃物勃左賢後

黨出西羌故姚秦將黨耐康曰祖本夏后氏後為羌蒙

隋書以黨項白狼宕昌為三苗後失之黨集韻作黨鐵

氏本曰鐵伐勃物勃玄庶支族子 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是也

古人有言天下之勢猶一堂也夫為堂者必得乎基

址柱石然後堂可立為國者必得乎賢人君子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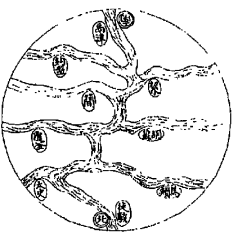
國可存也基址堅柱石固是故居之安而罔飄搖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患賢人至君子用是故處之泰而無枕隍之憂賢人
君子其國之基址柱石也歟桀紂之亂久矣其可以
亡矣然而兩賢猶在三仁未去則猶未至于遽亡及
其一旦釋而去之基址傾矣柱石僵矣堂其能以獨
存乎是故商書終於微子之命而夏書終於女鳩女
方言賢人君子之去就社稷存亡之所繫也昔者子
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何為而不喪子
曰仲叔圉治賓客王孫賈治軍旅祝鮀治宗廟夫如

是奚其喪紂之去武丁未遠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然則國無道而幸存焉者亦必有人焉而為之也桀之从其位惟可知矣君天下者何至掘基址而仆柱石哉

禹 疏 九 河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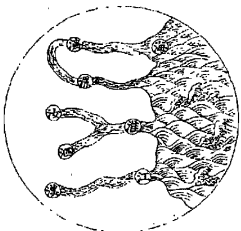
按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鈎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此與集註小異吳氏曰曰簡曰潔集註與爾雅簡潔合為一而其一則河之經流殊不可曉然以水道考之九河率在河澗路滄洲境內今存有五六處何得盡湮入海南皮縣有潔河未聞與簡河合一集註未為非也

帝 太 康

黃河之水天下之最大者也禹則於兗州之域疏大河之水為九河以分其勢又疏通濟水漯水并九河皆注之海九河濟漯皆取北方水也又次南決海水漢水排淮水泗水而注之江天下大水則有此四水而數者皆漢其流而注之江海之中然後大地皆平中國之民可得而粒食也

雅德曰太康失邦五觀胥怨其兄之不道而弟怨之仁人固如是乎曰仁人固如也是也小弁人子之為詩也是人子之怨其親者也親天也天可怨乎怨者親愛之情也伊人子之於親惟欲用其情耳於其親不得用其情能無怨乎雖然君子之為怨亦有道矣思而怨怨而不訐是故康帝怨申生亦怨豈若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人莫知之歎方幽王之愾也將放其太子宜白而殺之夫為人子而將見殺此人情之至痛而無告者也苟於是而不怨則是陷父不義而致己于不終矣此小弁之所以不得而不怨小弁之怨親其親也親親仁也兄弟之親情同手足安則同安辱則偕辱邦分崩族離析於此猶得而相忘乎然則五觀之怨亦涕泣乎關弓者也孔子曰詩可以怨此於詩所以取小弁於書所以取五子之歌禦務急難誰如兄弟至于失國而不怨則亦路人而已矣

禹 導 九 河 入 海 圖



小弁

說在發揮嗚呼予於五歌見五子之賢而可哀也古之為

會也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三者備然後出會者所以講信而修睦也猶必仁者以為守而後出洛表遠矣十旬以矣雖無后羿蕭牆之變起矣卿使太康棄國不務五弟之中有一人焉為之守吾知夷羿之不作夷羿雖作亦可以不亡矣曷至五弟皆從傾國畢出以至於覆沒而莫之救邪柳莊曰如皆從執守社稷太康之萌依于是甚矣五子安得而不怨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帝少康

天下之亂未有如夏氏之乂者也羿浞之篡蓋歷四世幾于千百年其根株可謂固矣少康之初以夏遺孽布德兆謀旋收其民而用之蓋五十有餘載然後始克復祀是豈商周漢唐中興者比哉皇父謚以為少康之興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漢再命不階成旅平暴反正續漢書謂復夏尚有虞思伯靡內外之助光武起自匹庶靡有憑藉以數千屠百萬克復炎漢

無以加之是則俱以過少康矣豈亦未之思邪大抵因時特起者易為功而誅鉅積難者難為力故論成敗而不徵其時勢之難易而惟其一日之功言之未見其可也羿浞澆豷皆積年在內盤錯強梗之姦而王朗王粲者乃一時在外崛起不根之盜其難易固不可同年語也世之人有所席則有所懷無所顧則無所賴是故懷寶越都者競競一踣惟恐失之而為計命抽聲身摩壘者滔滔獨往無所顧惜則其從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輕唐神堯能以一旅取天下而其子孫不能以天下

取河北光武之興亦可謂因時而特起矣一成一旅惡得以是殿成功哉以數千屠百萬是直一時之幸又可論之常勝之家邪於乎喪亂百年民心亦離夏矣浞豷之強梗以南征北伐之威討之猶懼或殆以光武而誅鉅希不傷其手矣竊尚論之后少康之志與夫辛苦艱難越句踐可畧似之光武不足媿也雖然禍亂之小大抑又懸矣彼高貴公之以高帝為論

劉知幾之以劉蜀為比擬人其倫于是為爽

帝杼

甚矣人有肖其祖也夏高長頸鳥喙少康亦長頸鳥喙越王句踐亦長頸鳥喙非惟貌之肖也自夫椒之辱棲身會稽以致姑蘇之霸其辛苦艱難又何與少康無異歟

兩越之分

備國名記或曰越徐吳楚皆先王之族也

春秋何貶焉曰非貶也王非所以為稱也

春秋書侯 夫獨以吳國則人之之子之言春秋者不知四國皆然乃以獨吳楚也哉聖人貶而稱于此大要也夫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人一視同仁也亦人也何貶而況吳楚亦皆先王之後

耶蓋春秋之作所以尊王上無二王而此四國當稱王矣筆削之際子辭弗順故諱之而曰子示不可重書一王非有貶也禮辨人明註祠版有封書受封無封書夫人亦是意也或曰滕侯來朝以其國時固自奉朝以用禮禮故悉書于斯亦繆矣二國當時固自有說非

示貶 奚以信曰不志葬凡葬必以寔所以正其終也齊小白晉重耳必於其葬而後書齊桓公晉文公也齊越徐吳楚之君將何以為辭此不得而不子之非貶也

春秋聖夷雖大曰子昭二十六年楚 左氏曰

子居平定十四年吳子光卒是矣 其葬僭奚獨四國之葬僭哉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聖人豈徒較其區區毫末之僭哉

春秋雜紀 祀小國且書卒葬獨四國

不書如難乎其稱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若書

越王卒葬正則是與先王無異矣故必子之

帝廡

於乎夏自少康而後周自宣王而後皆累世循常政事無大過人可傳於後世者何邪豈非先王之後紀綱大定法度素著苟非辱虐惛悖則雖以庸常之君守不變皆足以保其宗社而太平之後富庶之世雖以中材之主血氣未定作聰明事故作厭鈍聘駿以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乘快於一驟而乃蹶而遂不起與由是觀之任智者

固不若愚而聘駿者未必如跛也蜚廉終日馳不能不蹶惡來終日搏不能不而危然深坐以觀焉者常自若也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致中和而不於其未發之前求之則其所見無非喜怒之與哀樂其去中也遠矣而況以淫于游于畋于觀于逸以害其心哉極欲易衰省欲難老此天之常道也是以古之聖人不殖貨利不

宿 男爵周武王封宋人遷之謚公元年及宋人
人遷宿不云宿盟于宿莊十年宋
遷于某亡之也杜預云東平亡鹽有故宿城

亡鹽城在今鄆之須城東三十六里隨宿城
縣也秦置須昌在須句城北開皇十六年改
昌曰宿城于宿城西北三十二里別置須

鄆 一曰胤今之須城秦須昌後唐以
按太康地

記有東西二鄆西鄆魯公所居今濟之鄆城
鄆與魯境舊云昔附庸以昭元年傳言季武
子伐莒取鄆誤之經二十五年齊人取鄆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須句 居昭公不附莒也昔
何得附庸亦非魯地東鄆即此城鄆與成公
九年楚人入鄆在今沂州沂水有莒亭
即鄆亭城實字以此為莒魯所爭亦非

子爵成風國鄆伐而魯取之私屬皆非經書
伐成傳曰來一作胸地志胸城在壽昌西
奔列國也

北今須城西北須胸故城者京相璠云須胸
一國二城兩名非也蓋鄆歸須城而胸猶是

故所 子爵沂之費縣西北二旅有顛史故城實字
記沂

顛史 水西北八十里
今在費縣西故漢顛史縣開皇十八年以
省入費

巴 海內南經有巴國所謂巴賓彭濮者伏羲後
生巴人郭璞云三巴國今巴縣是也隸恭州
巴郡本隸渝有古巴城在涪江之北漢水之
南蜀將李嚴修古巴城者三巴記云開白二

水東南曲折三
回如巴字故名

閩 華陽志巴子後理閩中閩水斜回三面
地在其中而名地形

志云閩中居蜀漢之半東道要衝今鄆城即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古之閩中城 巴之邑郡巴皆子也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

子巴東至魚復西連楚道比接漢中
南極牂牁皆其界春秋戰國不改

郝辰 巫 武 沅 五州皆巴後分王黔中者

今太原有郝鄉太昊弟郝骨氏後一云右扶

風盤屋鄉也見長安等志 帝乙時有子期因

封之曰郝云舒石切又

傳曰任宿須句顛史風姓也邑于濟上實

司太昊與有濟之祀風姓顛史魯親之舊

也故邾人滅須句成風請封之言于釐公

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公聞之爰復須

句惡戲以成風一婦人不出戶庭猶存繼

絕之心豈惟先王之澤哉蓋人情所同然

者不可易也且伏羲去周幾年矣而猶國

焉欲世之不厚不可得矣此其可知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襄王十三年左氏傳邾人滅須句須句伐

邾奔十四年當僖公二十二年經書公伐

邾取須句傳云反其君焉至文公七年當

襄王之三十二年再書邾伐邾取須句傳乃

以為實文公子劉氏權衡以為皆無其事

謂其若來奔與反其君皆義事當襲其事

公子封邾臣當貶而不書夫使邾不滅

須句當無緣取之取之不復後無緣再

伐邾取須句蓋邾當滅須句而邑之故當

再取則知當復邾須句矣不然何得二十

年而後兩書取邾諸侯不得專封故復

則自見其難雖而未滅矣若襄文公子何

足書哉詩序云讓或 狄而封之知其安也

炎帝後姜姓國

蓋亦上世所國今洛之伊陽縣有伊水堯之

母家伊侯國

侯爵自伊徙者爰曰伊者猶陶唐

也故大傳作西伯戡耒史記言王伐阮

帝之潯邦一曰列是曰列山亦曰麗山即厲山

黎見商後國九域志

厲鄉村有神農廟 今隨縣之北厲鄉即賴

鄉也有厲山在隨縣北百里神農是生鄆國

志云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厲山神農所生荆州圖經云水

陽縣西北有厲山神農所生處春秋之厲國

信十五年 通為賴然厲賴異見周

齊伐厲 世國

扶風姜陽有姜氏城南有姜水

封 封鉅國黃帝封之是為封胡通典云封丘古

封國也今隸開封有封父亭封丘臺即封父

國魯國都記衛之延鄉高

伯爵伯陵之國黃帝所封夏有逢蒙一作蟲

穆天子傳逢公其後也地今開封蓬池一曰

逢

厲

國

逢天子傳逢公其後也地今開封蓬池一曰

逢澤 縣東北十四里九城志逢陂忌澤深冢紀年梁惠王發逢忌之官會
宇當音胤秦孝公使逢子少官會
諸侯于逢澤天寶初裁更名福源

北齊 內傳齊之先有逢伯陵蓋伯陵前封逢後改
于齊故山海經有北齊之國姜姓是兩齊云
伯陵之子堯代有爻戕即齊地冒淳也一作
朱故傳作朱戕

江水 祝庸之封地今朱提
侯爵伯夷之封杜預謂在南陽宛西南陽今

呂甫 侯爵伯夷之封杜預謂在南陽宛西南陽今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隸鄧 宛後周併 而太公乃出東呂呂莒也 物博

志曲海城有東呂鄉東呂里太公望所出也
也寰宇記密之莒縣東百六十漢曲海城霍

邑亦曰呂武德初為呂州 年廢 圖經以新蔡

為古呂國蓋後來之呂近申在周亦曰甫一

作邠 上蔡有邠亭

伯爵初為侯平王母申姜國楚靈遷之今信

陽軍之方城內也唐申州之南陽漢之宛縣
詩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微申伯土田 見

高 潛夫謂在南陽苑北序山之下所謂于邑

于序者

伯爵荊州記棘陽東北百里謝城是有謝水

水經出謝城中伯之國黍苗芟云宜
王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 棘陽城

在唐之湖陽西北

太公居今汲郡治汲縣有古汲城在故新鄉

東北四十八里有太公泉及廟 水經一云故居

齊 侯爵伯陵氏之故國以天齊淵名呂尚復封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都營丘今青之臨淄也然營丘故城乃在灘

之昌樂故萊侯與太公爭營丘 齊地記丘下周三百步高

九丈北廂下 後胡公徙薄姑地志謂尚封薄

姑非 詳古國中

許 男爵太叔之封鄭滅之年 王符云潁川許

縣 魏文曰 周靖帝始為州今治長杜一作鄆

說文作

許靈公徒萊 成十三年楚平立還萊 至悼公遷城父 今都

毫 曰焦夷 昭九年遷于夷
戎王十五年楚 魏為譙郡後周為亳州
併之 伐陳取焦夷 魏為譙郡後周為亳州

今毫治譙縣有古焦城譙焦一也 襄宇記古譙城下邑

析 地即白羽 昭十年今鄆之內鄉也鄭樵以為浙

川 本南陽析縣二名見魯德二十五年傳 斯遷遷容城今華容

內傳齊之先有逢伯陵而伯益書炎帝生

器器生伯陵故周語謂天龜之分我之皇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伯

陵太姜之祖逢公伯陵之後為高侯伯封

于齊地而伯益書更有北齊之國姜姓是

知伯姜姜姓炎後前封于齊而太公其繼

焉者也昔者帝嚳取于有駘氏曰姜嫄生

后稷而后稷之封亦曰駘說者咸謂帝堯

以其母國封之然及秦王復取于有駘氏

曰秦姜是姜姓之駘至周猶在豈得云以

是而封稷哉乃不知稷封之駘在于武功

而姜姓之駘在于琅瑯固不同也前事之

缺失可勝悼哉

艾 隱公盟處 六年今牟縣東南有艾山或曰艾陵

山在下邳 杜預疑為臨沂東有艾亭 懷城

犁也一日犁丘預謂濟南隰陰縣或云隰鄆

在懷西南懷貞觀入武陟 西有古

柯 齊邑柯澤在鄆之東阿 莊公會齊侯處東阿故城在須城東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與鄭 成公十七年 衛之柯異 襄公十九年豹

今隰大名 故柯城內黃 會處杜云東北

丙 邠也宋之下邑晉大夫所封古邠災國 穆王

于邠乃邠 邑初也

高 故高城在齊之禹城漢故縣

棠 大夫棠公邑襄六年晏弱圖棠預云國也今

菜之即墨有棠鄉與魯棠異 隱公失魚處乃

檀 武王時有檀伯達地志瑕丘檀城古灌檀也

瑕丘今隸兗有檀鄉

與地廣記

或作檀

魯賢若士出于此

漢河間王妻

若齊地與蜀

若苗

興之若異

吳興記長城下有若下美酒曰上若下若

周有井伯廣韻云子牙後

穆天子臣井利

或云虞公

族非字書作邢誤

正邢字

齊附庸今淄川劇縣

德公十年

崔丁公子采預云濟南東朝陽西北有崔氏城

路史

盧姜姓後封

今齊之盧城漢縣北

隸濟

有盧水

郭東平土鹽東北有章城古章國齊人降之

莊公十年

劉賈依公羊穀梁為紀遺邑預非之

云附庸如郟郟是也

風俗通云高後采

閭丘本屬莒後歸郟

襄公二十一年

郟其以閭丘采奔預云南陽

縣北有顯閭亭

廩丘世本齊大夫廩丘子邑今濟之郟城北有廩

丘故城漢廩丘縣屬東都

晉隸濮陽併入郟襄公二十六年傳

齊宋遇廩十二年穀梁謂郟郭之間去齊八

百里云昌邑西南梁丘鄉今武成有梁丘山

隸單昌邑今在濟之金鄉

廩丘世本又有梁丘廩丘皆齊采地

風俗通齊公子雖采于移後為氏

後漢移良

右齊之分

神農之為世說甄四海紀地形經土分域

路史

以與賢者共理之其所以為制也近者地

廣而遠彌小負海之邦多十里與二十里

以大用小猶軒役指繇中下外若居高屋

而建瓴水焉其制可謂得矣然攷其疆理

遠國廣陘纔俯後世一附庸爾斯萬國之

制也

十里一或外大夫士之采如郟張解

楊廣輪才一十有四里若今海州堵嶼十

里二十里亦有至宰世為業者不在大也

雖然神農之國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而唐

虞之制則近小而遠大甸服之外親賢所

建百里之內為采二百里之內任邦而餘

三百悉封諸侯必先小而後大神農之使

大國處內則近大常稟京師之制而遠小

自微雄大之陵唐虞必使小國居內則小

國易獲神都之蔽而日圻亦茂疆學之迫

唐虞神農豈故為是擾擾殊哉

晉志五百里侯服百

里采二百里任三百里侯任

即男也故有任氏為有男

古今有異時

亡異勢勢或變易而存亡安危之幾或不

在乎此惟疆大之處內則尾大之憂自去

而上常惕疆大處外則僭擬之心易釁而

上常怠神農之制故可謂兩盡矣而況于

德處者乎抑又求之先王之法亦固有微

權其間而非為是固也周之五服男列侯

外而晉鄭宋衛棋布近甸萊牟耿彗星分

遠服固非小必近而大必遠也然則神農

之國亦豈必近大而遠小哉大封建之君

于此必有擇矣

氏人山經云炎帝孫靈怒生氏人為氏國

俗作非

後為勒勒通典勒勒自西海東據山谷不絕

骨僕同羅韋訖拔野古都波覆羅並號侯斤

膚咎杜例云赤狄別種

杜例亦狄別種盟會圖疏云在潞州今絳之

輿落

垣縣西北六十故輿落城是世曰倚薄

乞姓羌也今文鳳二竟白馬氏者居仇池曰

氏侯今興武成階四州地蓋岐隴而南漢川

以西皆氏云

楊 柁 泉 伊 雒 陸 渾 九州之戎

僖公十一年有楊柁泉伊雒之戎二十二

年有陸渾九州之戎陸渾河南屬縣楊柁不

見而泉乃洛陽西南之泉亭伊雒之間則洛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陽縣西南之故戎城皆姜戎也

三十三年姜戎在晉南鄙

秦晉誘致而城于此或以為允姓戎者非

赤狄
赤狄潞氏
隗姓皆隗姓故上黨地赤沙城今涪州地

露
地名
參盧之封茶陵露水鄉有露水山予訪災陵

稽其始封字亦作露蓋商周間衍于河東北

爾

參盧後春秋之潞子都曲梁

即難澤沼州難澤縣周置

路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潞州建德七年今之潞城漢故縣亦作路有潞水

并之潞子廟

隗氏
傳二十四年
山海經有賁神隗氏春秋隗氏之地

潞
齊邑昔鮑子及潞者八年一云土軍縣今有

地曰露漢之東露而幽之潞縣亦有潞水

河也知後代之承襲猶殷商楚郢所至以為

名也

潞氏屬晉滅之

宣公十五年荀林父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滅赤狄甲氏及

留吁

留吁皆潞之屬杜云上黨只潞城縣東有古城潞氏之國也

潞氏屬于晉屯留故城南即故留吁國也與

潞俱附中國也與潞俱附中國為赤部胡

索隱春秋地名云潞氏今曰赤部胡

舟
禿姓亦有舟人明為國也古罍有舟姜敦博古圖讀為周敦矣按楚有息舟

亦有舟道哀公二十一年傳齊地

駘
后稷母有駘氏後泰王復取于駘

盟會圖說云郭炎帝

之後周魯東鄙地今沂之費縣南故駘亭是

地接齊邦亦作台故越使魯還邾田封境至

于駘上哀公十七年莒人伐我園台哀公十二年伐我

宿敕台哀公十七年泊哀公時齊亂景公子荼遷于駘則

入齊矣非武功之駘

是為淳于故城在高密之安丘東北故淳于

淳于公杞併之遂遷江南預云華容今監利

戲
郡縣圖志昭應東北三十

驪山之北水名今新豐有戲亭

有古戲亭皇甫諡云新豐二十季昭云有戲山幽王死焉

音希
兩京道四十里或云幽褒戲此而名妄也

怡
里記等正

一曰默怡今營之柳城亦作台即墨台禹師

墨如或云墨台

孤竹
今平之盧龍東有古孤竹城小白之所至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道記在肥如南十二里秦之離支縣漢今支

也營州皆其地一作觚

向
本以孤生之什可管而名

向姜國今河陽西北三十五有向城鄆元云

軹南四十五向城

蘇田按紀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向二月城

陽向

西曲有故向城即周之向國然代以為承之

向乃莒邑

桓公五年州公如曹說者為即淳于與地廣

記高密密安城淳于本春秋州國也今海之

東海縣有大小州山

云襄內侯者非也

懷之武德北

錄有州輔皆吉成侯

薄
今拱之考城東北有薄城漢縣屬山陽本宋

地

京兆鄆西南五里有甘亭

國啟扞戰于此

侯蔣姜姓與地廣記侯故城在壽光

紀

世紀云周文妃國姜姓非也桓王后季姜也

孫遜送紀參軍序云周

公之祚紀為之首繆也

隨 隨侯炎裔得地者故李白云漢東之國神農之後季良為大賢送債公序而世以為姬姓詳周後

國 紀要邑後為齊莊公三年紀預云故穀城西有地曰鶩北續述征記安平有鄒亭安平齊廢今隸臨菑記云齊國東安平乃菑川國故之城在郭今東阿東杜例贛榆東北有紀城此紀郭也唐併入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水之鄉潞水之山若諸露之名遍于茶陵

攸邑澤衡之境益以是知諸露之始有在

于此殷周之代衍出幽冀上黨之郊爾書

其爵土又書其名氏又別其種族徒以見

盛衰之不常其重絕先王之世也三五而

來未聞有賢狄也

黃帝後姬姓國

少典

帝之開國今鄭之新鄭輿地廣記云古有熊

國黃帝所都云都非

壽丘 在宛之曲阜東北六里高三丈今仙源廣記

昌 昌意後 昌意國今越鶩之臺登盟會圖疏以為郡故

世本云允姓國昌意降居為侯非也詳高陽紀

安息 安之後 惘之後

玄囂國若之下流泝水也今蜀州

卞明國湯伐有卞隨或云卞以說文字林

大小篆無卞非也卞和卞莊子自為姓尚書率猶太卞與卞不同今泗水縣有卞故城漢屬魯國季武子以自封姜氏會齊侯處

隨 隨侯炎裔得地者故李白云漢東之國神農之後季良為大賢送債公序而世以為姬姓詳周後

國 紀要邑後為齊莊公三年紀預云故穀城西有地曰鶩北續述征記安平有鄒亭安平齊廢今隸臨菑記云齊國東安平乃菑川國故之城在郭今東阿東杜例贛榆東北有紀城此紀郭也唐併入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資 北狄 始均之裔

陳留風俗傳云資姓黃帝後姓纂云益州資

少昊父封詳見後

揮之封然黃帝臣自有張若故河東解有張

陽城漢之東張今邢之任縣是通典云漢張縣地紀

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陽南鄭是也

紀姓夷彭子故左人地今中山之北平王符

以采任姓非

清 少昊父封詳見後

張 揮之封然黃帝臣自有張若故河東解有張

陽城漢之東張今邢之任縣是通典云漢張縣地紀

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陽南鄭是也

紀姓夷彭子故左人地今中山之北平王符

以采任姓非

采 紀姓夷彭子故左人地今中山之北平王符

以采任姓非

資 北狄 始均之裔

隨 隨侯炎裔得地者故李白云漢東之國神農之後季良為大賢送債公序而世以為姬姓詳周後

國 紀要邑後為齊莊公三年紀預云故穀城西有地曰鶩北續述征記安平有鄒亭安平齊廢今隸臨菑記云齊國東安平乃菑川國故之城在郭今東阿東杜例贛榆東北有紀城此紀郭也唐併入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紀郭 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管子所奔近海周十里

資 北狄 始均之裔

陳留風俗傳云資姓黃帝後姓纂云益州資

少昊父封詳見後

揮之封然黃帝臣自有張若故河東解有張

陽城漢之東張今邢之任縣是通典云漢張縣地紀

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陽南鄭是也

紀姓夷彭子故左人地今中山之北平王符

以采任姓非

清 少昊父封詳見後

張 揮之封然黃帝臣自有張若故河東解有張

陽城漢之東張今邢之任縣是通典云漢張縣地紀

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陽南鄭是也

紀姓夷彭子故左人地今中山之北平王符

以采任姓非

采 紀姓夷彭子故左人地今中山之北平王符

以采任姓非

資 北狄 始均之裔

中今資州資陽有資川江然古資陽城在簡

之陽安祁之無極有資河衛之北斜山而潭之益陽有資水

出縣北流入資口即益水鄭云即

資水之株目武岡又有資水出唐或其派喬

潛夫論詹鄜翟黃帝後故玉篇云資鄜故

國黃帝後封在岐山之陽所謂周原膺臚者

顧伯卿云昌意後止于夏商間

風俗通虞氏出黃帝與陳留傳同今河東聞

喜虔聚畀集韻音寔非

冠 在鄜有冠水北行唐一作冠本今莫

之任丘西一里有冠水枯瀆陳留傳冠氏自

黃帝出

翟 故南陽鄜音尺今內鄉鄜澤鎮也字一作

北地古翟國後徙西河盟會圖云今慈州

地記伐衛鶴公者賈逵云處北地後為晉

所滅此春秋時陲姓翟炎帝後非此也

詹 周有詹父莊公十詹桓伯昭公圻內地與楚

詹尹異

葛 郡國志高陽有葛城今鄆西北有葛鄉城一

名依城漢高陽地然葛鄉故葛城乃在寧陵

北十五鄆城北三十周四里去毫城百里即

葛伯國說文南陽陰鄉鄆城隸許寧國本

屬應天今隸扶應郡杜佑樂史等並

云古葛伯國都非贏姓之葛吳後

髦民 依姓山海經髦民國近積石

狂犬 黃帝後任姓分見潛夫論

鄭 前也中絕武王後繼之記皆為祝祀堯後

橋 欽定四庫全書

僑即鄭橋也葬于橋因食其地以世祀者篇

韻鄆國名皆為九唐表橋姬後云周文帝

小切非唐表橋姬後命去木安

余披傳記見蠻夷之種多帝者之苗矣若

巴人之出于伏羲氏羌九州戎之出于

炎帝諸蠻髦民黨項安息之出黃帝白民

防風驩兜三鯀之出帝鴻淮夷允允戎焉

羣舒之出少昊昆吾滇濮鬲闕駘越之出

高陽東胡僖人暴與吐渾之出高辛兜奴

突厥沒鹿無餘之出夏后曰是固有矣緡

雲之子黃帝之孫其始不肖以至不才幾

何而不胥為夷也遼東存箕子之佃大夏

有季陵之苗信矣然元魏自以出于蒼林

慕容自以出于猷越赫連自以出于伯禹

而祿山亦謂安息出於昌意之子安是果

信邪余常言之夷蠻之醜雖有盛彊苟非

先王之後者皆不足以得志中國彼之

所傳亦必有所本矣且時聞之春秋用夏

變夷者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彼

以是心至斯受之矣不然則求之四夷而

從風嬉何陋之有

逸論語云子欲居九夷從風嬉

黃帝之宗

祈 蕪也歐陽修祁公銘以祈為黃帝之子所封

非也祁少昊後祈黃帝後

酉 即酉陽今黔之彭水漢酉陽也有酉水

滕 今徐之西南十四有故滕城古蕃縣

年古以滕國為名一作勝紀年越王朱句二

十年滅滕是也司馬貞云滕之祖閔二年

衛有鍼成公六年邵氏姓解作箴皆音針

任 禹陽國倉頡為任大夫管邑今邢之任縣

苟 戰國有苟變子思薦之能將五百乘

譜以河內多杞氏焉安也

釐 僖也齊國釐城為來音簡王十二年舒庸人

道吳園業及釐虺

邳 估是見詩風俗通云殷時侯國一作吉潛夫

論云邳與姑同而字異周封女媧氏於南燕

非也說文

信為正

儂 與孃同音輕也集韻音旋非

依 史伯說十邕有依疇歷莘皆鄆邑後屬鄭韋

昭云國

紀 劇是今齊之臨朐東壽光西南故劇城漢之

劇

劇

劇縣紀劇要為二國故寰宇記古紀城在壽光南又有劇南城云故紀國鄭樵云紀後遷劇所謂胸劇云紀劇聲訛非也

胥臣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為姓十二姬紀祈酉滕箴任荀釐倍僂依蓋皆以國而為氏嘗攷之古之得姓者末有不本乎始封者也其氏子事者蓋寡矣而姓書氏譜一每為之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說至有弃其祖之所自出又牽異類而屬之豈不悲哉余述路史又起國名紀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大定矣且以張王李趙易類是謀謂皆黃帝所賜姓而世莫詳焉姓書則謂王出靈王李因老子張趙始周之中世而乃不知商有李徵夏有趙隱王倪在唐堯之代而張若者黃帝之臣又黃帝子揮亦封于張西廣洞首汭今惟此四姓為雄易傳之言未為無本而姓書之不足證類蓋若斯嗟乎萬姓同本而岐其枝百川派別而宗于海君子之欲求其祖之所自出舍路史國名記何以哉

滑濟

右二國箴之分

舜受禪水土平伯禹子是邛成五服至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五千四海會同爰申錫其土姓土以立其國姓而立其宗土姓錫而宗國定矣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所以立國也雖斷密雖滕箴祈酉釐僂依此所以立宗也國立而後氓人有所依宗立而後族姓有所係人有所依斯有以君之族有所繫斯有以宗之是故公劉遷邠有為致力朝廷而君之者有為致力宗廟而宗之者

本于土姓之有所錫也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胙之土錫土

也命之氏錫姓也契封之商稷與邰此錫土也賜之子與姬此錫姓也方水未平諸侯固各有國土百官亦各有族姓矣必九州攸同而後錫之者前乎此惟有所不普至是而後得以錫之偏爾 滑濟二國名衆地博有不可而指云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奚 鄭樵云魯奚邑今徐之滕東南六十青丘村有奚家家奚公山陽睢徐州記云仲造車轍存焉

薛

侯爵 莊公三十二 吉光國今滕東南五十有薛城故漢薛縣國屬齊為徐州秦為薛郡有仲祠 後魏書薛縣有美仲廟 或曰大薛 今潯州南四里十

伍

邳也今淮陽治下邳城漢下邳國 永平十五年 梁下邳郡周邳州唐隸泗城三重處泗沂之會 襄宇記祠在徐之沛有仲虺城見有仲虺祠 九域志邳樵云仲虺居在薛魯奚仲遠邳後以邳為薛安

擊

祖己七世孫成封周文王母太任國今蔡之平輿有擊亭

謝

歐陽修謝絳銘云黃帝後昔周滅之以封申伯在南陽之宛見詩嵩高其地西甚廣鄭公友言謝西之九州者二千五百家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章 章與謝本皆任姓周始以封太公之支子舒 春秋之留舒去穀七里亦曰柳舒故城在鄆之須城許氏作郟郟之下邑 說文郟在薛縣集文音塗 周書之有洛氏史伯云北有路洛泉徐蒲韋昭云皆赤狄宜與此異或作絡 衛賢者 絡疑 雒廣漢屬縣 昌 黃臣有昌若宜昌邑其東昌故縣近滹沱河有昌亭西昌縣春秋昌間多在河東北

薊 縣今范陽治地多薊水經注薊城西北隅前

丘為名班志云薊故燕國名非今薊城南北九里東西十里

終 商有終古宜即終後有終氏見廣蒼北燕文人終萬 終

泉 洛陽西五十故伊關縣北有泉亭周世狄居之俗呼前亭伊拒泉泉是也昭二十二年有前城

卑 宜晉郟邑一曰郟郟年文元 絳之垣東九十有

過 郟郟隗卑氏所出蔡邕胡太傅碑有卑整 非越馮水有卑

儋 儋 山海經儋人任姓今儋州周有儋儋

牛黎 經云牛黎之國儋人之子儋令有黎姥山

番禺 貴隅也今清海之屬縣有禺山傳云禺號南海故子謂此即禺經文有無腸繼無之國皆

任姓

右一十六國任之分

周人之制內之天子三公外則二後之君

曰日康誥之周公召公畢公三公也微子之

之建上公二後之君也然攷諸經五等之

君通稱曰侯亦通謂之公康王之告羣公

與儀禮同稱之公春秋之稱諸侯與餘經

通稱之侯皆兼五等為言蓋公若侯爵之

貴者代故以是為稱聖人亦因而不之奪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乃若班爵則固自有差矣非可紊也春秋

列君平居必正其爵至薊則從其稱從其

稱所以副臣下之尊敬正其爵所以存王

度于不凋也雖然正其爵矣而于盟會總

稱惟曰諸侯世族所稱猶曰公子公孫魯

君侯也卒以公稱至于盟會亦或侯之矣

楚子也僭故不蕪然至世族亦稱公子惟

其爵之貴爾家國之稱抑又不一至于言千乘之家而王制縣內之采

一皆曰國周官朝大夫且稱每國是國亦謂之家而其上亦或稱國矣豈非公侯卿佐

則正于君自臣道言之雖國亦家而自君道言之則邑亦國郭采邑曰國則卿大夫

夫固可謂諸侯矣所謂內諸侯也

南燕 伯爵伯僚國后稷妃南燕姑氏也石梁曰吾

稷元 今涇之胙城東北漢南燕縣隨改曰胙

城王二年鄭敗燕師于北制桓公二年會燕人說為南燕 亦嘗曰東燕云

魯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者史誤以之為北燕也

密須 子爵世本云商有密須文王伐之晉志曰魯

有密須之鼓杜預謂姑姓國在安定陰密今

涇之靈臺也十道志陰密屬鶉縣故括地象

涇之保定郡縣志在靈 臺西寰宇記古密國地史索云是河南密九

域志以為郟之致密城皆非

闕 子爵今郟之壽張有闕鄉而闕古城在中都

極廿一年寰宇記 云今屬齊之柘野闕亭又在須昌東南公末

年取闕者郡國志東平 陸有闕亭今壽張也 齊有闕止

允 高陽時有允格或云少昊後出黃帝

蔡 蕪春江中有蔡山在廣濟縣高崇文傳有蔡山實華云蕪水

光 春秋圖有光國今光州

敦 鉏任冷敦之田許地也鄭取之陳留風俗傳

云敦氏姑姓後

偃 晉襄公母偃姑國即周之偃陽國扶日初詳

伯爵宜為東燕與南燕北昭三年北燕伯歎亦姑姓

魯 汝之魯山縣非充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爵汴之離丘鄭莊夫人離姑國姓纂云宋

之離氏本姑姓寰宇記離氏黃帝後姑姓是

矣又翼之堂陽東北三十六亦有離氏城寰

宇之高□城本于隴切自漢州名人姓皆于

用切談苑云當作平聲昭十四年傳晉尸離子杜云陽翟東北有

晉地有斷道即卷楚也世本作段寫誤

密 河南密縣東四十故密城是武德三為密州

斷 者非

與須城比故說者謂即密須蓋亦號密須云
史索云密須今河南密縣與安定姬姓密別

開封長垣近須城是衛今在澶之衛南二十
八里衛詩所謂思須與曹者由聲轉也

右一十四國黃帝後結姓分結本姓今多用從女字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為姓十二姬釐俱帝
而任結二姓為此二十九國其他子姓固
稱是也禮傳曰舜即位封黃帝之子孫十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有九人為侯伯蓋不得攷矣後有見者當
併綴之

路史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二十五

宋 羅泌 撰

國名紀

帝鴻後釐姓國

白氏 山海經云銷姓國而汲冢書言白氏之國今
亦見博物志 孔晁以為東南夷與白州接

防風

釐姓守封禺之間二山在今湖之武康英興記云

英興西有風渚山一曰風山有風公廟古防風國也下有風渚今在武康東十八里天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改曰防風山禺山在其東二百步說文作禺
震字記云以禁樵采曰封山山東南二十里
有禺山高十二代孫帝喾所居皆安今錢塘
之金鷲山鄞國志云防風氏封此山下有風
諸然謂古鄞
囑國者又譯

汪苙 即汪罔說苑云汪苙釐姓說文云封禺山在

吳楚間汪苙之國歷代故以為防風也

縉雲

今處州縉雲郡有縉雲山是為縉雲堂縉雲
氏之虛也永初山川記永寧縣有縉雲堂是

矣舊經圖記皆以為黃帝之號黃帝之蹤失

之 以壁臣狐攻專權亡國荀卿云免伐之今弘農有地

驪兜 名晁志為驪兜之都然意驪為國當如魯驪

未必晁地其後竄之崇山則今澧之慈利也
有驪兜墓然領外驪州圖經記以為其竄所

樂史亦記驪州為所放處則去崇山遠矣驪
隨為州是為驪朱國山海經云國人似仙人而為喙捕魚海島郭氏謂免臣有罪放南海死帝矜之使其子居南海利之而神異經言驪兜民為足仗翼而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崇山 在慈利上路之涉東南亦有崇山非也

驪朱

今驪州詳上

三苗

周景史云柴桑彭澤之間古三苗國左洞庭
右彭蠡負固而亡者今衡岳潭之境而南海

亦有三苗國山海經三苗國在西北赤水之東南南海三苗之國記云禹伐有三苗其餘裔叛以入南海外國圖云去九疑三萬三千里神異經云苗民人形而破翼不能飛為人象髮淫佚而無度居西北荒

三危

今戎虜瓜沙等州是其處有三峯山俗曰升
雨山在焯皇南三十里地道記云鳥鼠同穴

西有三危山三苗所處是也

重

穆天子觴重氏地在長琿近黑水其先三
苗

羌

今河關西南皆羌地濱于賜支至于河首餘
地千里

見西北經釐姓

大人

久遠之事謂人似狗蓋有知之者矣四兕
之姦曰侏侏曰窮奇曰檮杌饕餮而已侏

佻侻張之譬窮奇離奇之謂檮杌轉之之
稱饕餮貪叨之號爾而言者率過實傳曰

投之四裔以禦禍祿又曰堯竄之以變四
夷計四兕之在堯朝則為兕族蓋有今之

君子所不及者不然則亦安能禦禍祿變
四夷哉我之下駟當彼上駟然則四夷之

四夷哉我之下駟當彼上駟然則四夷之

視中國豈不甚相遠邪先王於此蓋有以處之矣此氏戎蠻與夫白民驩隗防風三苗鬻民狂犬鮮卑安息等之所以不去於國名記者豈惟先王之族哉亦欲世人知生華之為幸而不自棄于禽物之歸而已雖然山海經云驩兜苗民至有甚異而東方生神異經更以侏僂窮奇樁杌饕餮為之四獸人之于獸遠矣然樁杌之饕餮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不已則去華而夷化人而禽不希矣離仁義人雖名固二足無毛爾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人之為人豈惟衣食飽煖而已哉

少昊青陽氏後

清

帝德考云少昊曰清清地也一曰青陽春秋圖清有二預謂榮陽中牟西青陽亭是中牟今隸開封然汝清地非一一在鄆漢封宮中同者或謂少昊國衛地今鄆之東阿東北西十里有清亭隱公四

年遇于清者哀十一年在濮臨濮西三十社云字在濟北盧縣東一在濮五乃宣十二年魯宋盟清丘者其邱高丈又昭十一年一清丘魯地一在并解清源在解之聞喜今在安邑北五十宣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清者而并又有青原亦狄伐晉之路一作故樂平成十七年國勝待命于清者

雲陽

今茶陵有雲陽山有青陽氏墳蓋即青陽今長沙皆是

青陽

今潭之長沙昔荆獻青陽以西于秦者然貝之青陽漢之舊縣故城在今縣東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貝今之恩而青陽熙寧四省入清河而歐公子役志辛亥次青陽乃宿泗間蓋子孫之敝處者若池之青陽則特在青山之陽爾天聖元年

置

窮桑

宜在梁離之域詳紀中說咸以為魯詳前紀蓋以傳謂伯禽之封為少昊之虛或其後所徙非始國窮桑也

今究之仙源輿地廣記云少昊之裔

凡人育子八歲教讓十三出之俾就外傳居宿于外誠欲以尊德性而廣見聞歷艱難而知疾苦也國君有子獨不知誨之乎太子者天下之本也其善者非他在乎早教諭而習人事爾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夫世固未有不先賤而多能者昔文王之卦乾父西北坤母西南中男近父中女近母少女介乎父母之間而長男獨遠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居乎父母之外遠乎父母惟以成其德多其能也是故一暈出震向明取離而天下治矣雒陽年少蓋知其一而未悉其二也彼知自古聖君少庸君多故亂日長而治日短者在于人主教諭之不早而不知晝夕聞聞耳目之所接者盡富貴無非陷溺其良心正性者也能保其終不流乎風雪之中有柰草蔭覆之下無美楫舟腹之

垣豈固少經綸之材邪佚則生疾安則忘患是故洪舒蒲假從欲敗度而無不至夏之發商之受周之幽厲秦之二世與夫漢桓靈晉惠懷東昏叔寶若夫後代之奔迷菽麥惑屯毛繆豬驢而疑鹿馬者皆是物也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及其得位則垂拱無為而天下治晉公子十九年在外險阻備嘗而楚君華路藍縷以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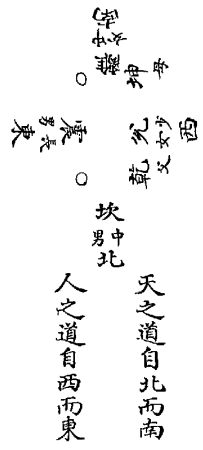
路史

起草葦俱霸諸侯夏之仲康少康商之盤庚祖甲漢高祖唐太宗與夫文帝光武之所以能恢復境土致太平者咸由長於民間知人疾苦而已矣德慧以疾疾存聖賢由忍性達是故愛子不可存之膝下孟侯元子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暑至于寒寒至于涼而已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何自而知稼穡之艱難哉畀以天下是何

異于倬螭執鼠鼯捕蝥其不失之者無矣
子繹絡史見伏羲之出于庖神農之出于
耆黃帝之出于熊少昊之出于清與夫高
陽之出若水帝嚳之出高辛俱自遠方以
陟帝旋致昭泰然後知古之有道之君未
有不養成于潛者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
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滄
淵者神農養神之所而潛邸者聖人養德
之地也可不務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少昊後國

倍伐倍宜國

葦姓夏滅之山陽東緡 漢縣陳留風俗傳云東緡故陽武戶牖鄉

今濟之金鄉有古緡城鄒衍云予登緡城以

望宋都后緡國也 傳二十齊二十六年楚各圍緡同全緡故晉邑賈

遠以緡為有仍之姓妾

一曰姑葦 姑引語猶于越今充之瑕丘有姑葦故城

預在卞縣 邾魯盟處 魯附庸庶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尹 般之封今汾州鄭樵說故尹地及周為尹氏采

有古甫葦王符云慶姓蓋亦作允 格 允

汾 貽封汾川以處太原絳州正平之汾水也故

曲沃有貽神 通典絳州曲沃有臺貽神元和志壹貽祠在曲沃西南三十六

里

臺 臺貽宜以國名或即汾川一曰臺貽障 九城志祠

降並 太原

沈 故國在汾川晉滅之 沈約說成八年無之當是文三年沈潰者然恐其不

在 此與汝南之沈別約自序失之 姓氏

郟 郟名世云奴乃國名非姓也 辨誤

蓐 蓐郟也所謂郟俱在河南有郟山後蓋為

蓐收國風俗通姓纂云蓐收後未然 商密楚地在商之丹

郟 子爵舊郟本商密秦楚界上小國 在商之丹水水經西南鄉 丹

後遷南郟 預之說按晉志云南郟縣郟子國輿地廣記云楚附庸楚滅

今襄之宜城西南有郟亭山上有城險固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郟 郟郟水 郟居水仄貞觀嘗為郟州通典皆作郟故諸地書多以為郟意所封失之

戎州 允姓古戎州己氏之邑今拱之楚丘己氏城

漢隨之己氏縣 詳紀

少昊後偃姓國

偃 陶之封杜云偃姓當與咎同商有咎單讀為舊非

取郟者今許之郟城有故城而蔡之褒信故

郟城乃漢之匭 匭元年有匭云郟地盟會圖疏云匭城在豫州泛言之

州

今荆南監利故華容古州也昔隨絞州蓐伐

楚敗郟者皆近楚小國 外紀以為 姜姓州誤 莊辛言州

侯者非淳子之州 預云華容縣東南地然謂淳子杞併州遷于此而名

絞

絞 絞也楚伐取之二年郟邑有絞在隨唐之南

極十 漢有倭強或云原伯倭後傳云倭小而輕是國也 二年又

曰日度四邑 極十 一年顛倒如此

在隨州南昔屈將盟貳軫者

貳

在隨州南昔屈將盟貳軫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軫 左氏傳記軫國在楚東南鄭樵三國未詳 姓 宛

黃帝造車軫 後賜氏安

謠 見潛夫論郟鄒傳有繇延音遙 歐陽欽舉 督郟縣延

謠之訛臯繇名也

晚 伯爵漢為侯 論衡云虛江故晚侯國續 漢志云虛江自舒徙居晚舒之

懷寧有晚故城晚公山 諸葛洛 所也 晚伯廟九域

志宋州郡志云晉安于舊晚城置懷寧 郡治方 為晉熙

與記舊晚城武德五年王弘讓析置在古達 龍城內魏書臧霸討難當逆戰達龍即此居

皖水之北
因號皖城
史云夏姓
非皋陶後
楚滅之
佑作

皖音忠同

參

會

阮

文王侵阮是矣或云周中葉阮鄉侯晉伐秦
圍邠新城蓋與元同文四而切為願晚故說

同阮然代之五阮闢乃音通而地異也邠新

言宋彭城爾說以邠為秦邑姓纂謂城如

在岐渭之間說文云邠邑蓋自別

葉

鄭地文公會鄭伯處十三說即棊林宣元年

年今開封宛陵有棊林林鄉一作棊集韻棊

一作棊音肥漢侯國

在魏郡宣說

止

今首陽北故曰止陽

楚滅之成十在舒城與庸別寰宇記舒庸城

舒鳩

楚滅之襄二十襄公時吳子使舒鳩民誘楚

民或作氏襄五年故城在舒城內襄十四離城襄十五

荒浦二十鳩茲皆其地

舒蓼

鄧也集韻一作楚滅之宣四武德四為蓼

州領軍丘七盟會圖云在光州杜以為二國

既非而通典更以為湖陽湖陽乃廖國預之

繆預云棘陽東南湖陽城是漢志從之

舒龍

預云六西南有舒城又西南有龍舒今舒城

西有龍舒故城去州三百而舒城懷寧皆有

龍舒鄉大小龍山曰龍以別羣舒然境以龍

稱水城在龍舒水西南中有池深仅無耗

世本云小國寰宇記舒鮑城在舒城西北龍

舒水南小於諸城晉悼公大夫舒鮑無終

鄆

今南陽屬縣

右二十二國偃姓

孔子作春秋凡并國邑在內皆曰取取田

國邑十四直書取小國限年鄆郕鄆郕

鄆防與闢是也書伐莒取之者本其附

屬如伐鄆取須句是也公孫

揮父伐鄆取鉅離內臣亦曰取外而書取

必其以計若本有者也舊伐杞取牟婁宋

取莒必其元者也伐鄆取長葛鄆伯

鼎皆元有者也僖三十一取濟西田濟西

書田而我取之宣四年濟西田以賂齊故

曹齊取十年而歸于我昭元年春取鄆

秋鄭取田見非我者十五年齊國公出取

鄆以居公故書齊侯善之也哀八夏齊

取謹及閭冬歸之定十歸鄆

鄆謹龜陰田此皆計取者徐人取舒何也

三舒昔屬徐今屬魯而徐人取之也外取

內邑不繫國故代以謹闢鄆為魯邑不知

鄆闢鄆亦皆昔不屬而今屬鄆者文之昭

也豈宋屬鄆然罪之宋則見其今服宋故

伐宋而取之知此則知舒之所屬矣據考

其地宜居徐魯之間而非羣舒哀公十四

年有舒州者正乃齊地據以舒為羣舒江

淮雜夷而徐取之為夷蠻之自相并此尤

繆矣預例以為勝國不用大師曰取用大

師曰滅抑又大妄夫成國重于附庸附庸

重于都邑春秋必謹于此惟其罪有輕重

淺深也今顧不然而反為不道者記師行

之難易邪衛侯滅邢可謂易矣而不書取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用大師矣而不書滅

不為難易書亦明矣穰輒以徐稱人為莒尤疎雖然秦

高

郡國

遠宜

舒龔

充之龔丘東南二十有古龔丘城然與羣舒

舒龔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舒鮑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今之記載

少昊後嬴姓國

六 中甄國壽之安豐南有故六城漢縣九江王

都元狩二為六安國治六而以蓼為屬東漢都並屬廬江晉省入安豐寰宇記斷之廣濟之秦漢有阜陶家在舒城東南六十陵中

英 楚與國魯僖十七年齊徐伐英氏者漢為黔

布國

贏 也 駮能縣物而封漢縣隸泰山後魏復置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于萊蕪唐入博城所謂贏博今究之萊蕪本

齊邑 公會齊侯處

盈 贏之枝作雒云熊盈以略者與熊郵皆為周

公所郵一作郵姓也或云即贏者非

費 駮之封音沸費仲費昌國費州費水之地與

蕭 魯費河南費異 河南滑費高後扶末切魯之費音秘各見

孟虧封徐之蕭漢故縣屬沛北征記云城週

十四里南臨沔水

非 蜚也蜚廉國龍門縣南七里蜚廉故城非

子祖也又絳之正平蜚廉城云事紂所居

趙 晉之趙城南三十五故趙城造父封 史注趙城在河北

東永安隨義 寧二置趙城寰宇記今趙州其地也齊為州

曲沃

警 趙奢取服君封今海之永年有取服岡

取服

邯鄲 磁之屬縣唐隸洺風俗通云邯鄲氏以國為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姓

矜 矜禾名隸省為秦非子初封秦亭今隴之汧

原隴西鎮有秦亭秦城 元和郡縣志城在州東南二十世本云

附 肅然非子初封實秦谷在今秦州隴城漢隴

縣襄公始侯有岐豐地 莊居大丘 今永興與平漢

槐 里文復汧渭 德遷離 今鳳翔大興 獻遷樓陽孝

徒咸陽 並隸永興 遂世處之伯爵

鉞

成六年晉楚遇于繞角

繞

北微也今同之澄城

梁

伯將木少梁夏陽也 伐曲沃者秦德公三年梁伯來朝索隱云贏姓

是矣秦惠文公更 名夏陽今韓城 今同之韓城有少梁故城 在

城梁伯所築樂史云 晉伐秦取少梁者 好戰而亡 亡今有新里

在澄城本華氏邑 有梁山 及岐山 高治梁

梁餘

遼山縣河東圖和順縣晉大夫梁餘子養邑

將良

本日良今淮陽軍有古良城 預云下郡良城縣哀十五年良

地屬 史作將良

運

京相璠云慶丘東八十有運城廩丘隨併入

鄆城今隸濟晉人執季文子還待于鄆即此

六年

掩

即奄郵也究之仙源故曲阜有奄城奄里古

之奔中 先云史記出魯奔中 自運遷掩故

史有運掩氏魯近淮夷武王伐之 唐韻鄆國

祝佗云因商奄之民以命伯禽者按將潯姑

成王政侯云踐奄而周官言滅淮夷大誥言

佳夷叛而多士乃言取來自奄知為夷也 業二

十五年奔中預疑為泰山萊蕪西塞口谷

鍾離

子爵 世本云 國徐之別封城志 今沂之承有

鍾離城乃晉吳會處 成十五年預云淮南縣

楚並得會其地預之誤也 遂 應劭云鍾離子

國在九江蓋其後徙于此吳滅之 昭二十四

年傅吳滅 離不言疑 光武為侯國今濠之治東六里

鍾離故城也而宜咎之所城則楚地矣今漢

陽軍

尋

今尋陽字一从水

漢馮翊屬縣今同之白水東北六十彭衙故

城也 文二年彭衙杜云郃陽西北有 彭衙城馮翊故城亦在白水東北音魚如

吾穆公子采 一音牙亦音語訝非

秦邑同之白水有汪城在臨晉東後屬晉二

年晉伐秦取汪及彭 術索隱云不知處謬

汪

菟裘

盟會圖云究之泗水縣預謂菟裘在梁父縣南梁父唐入乾封今之奉符也

不羹

春秋時二不羹襄城西不羹汝之襄城東南古不羹城在今龍興之南定陵為東不羹在定陵西北定陵今在西不羹龍興楚併之子革云四國皆足畏謂為東不羹

陳蔡二不羹也昭十一楚城之子暫曰三國賦皆千乘見非小邑

東灌

以有斟灌故此為東

東閭

修魚

即蕭魚鄆地襄十一年杜開

密如

預云費縣北有密如亭費諫沂一作

高陵

蓋秦昭弟高陵君封今屬京兆

裴

邕也河東聞喜邕鄉是

解

洛陽西南大解城也又有小解非河東之解

徐

趙孟曰周有徐奄括地象云泗州徐城縣北今徐城鎮在泗之臨淮鎮北三十有故徐城

號大徐城周十一里中有偃王廟徐君墓去徐州僅五百郡國志曰薄薄城本下邳僮即今臨淮

取慮

徐之分漢屬臨淮故下邳西南有取慮故城

在虹北百二十光武以益楚者以取慮益楚國十三州志

請如管輅和婁野王音秋聞

淮夷

世本云贏姓蓋非一武王所伐其一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右三十九國皆贏姓

諸贏為少昊後不待較矣由漢而來皆謂伯翳為伯益而後始有以諸贏為高陽之後至有知伯翳為少昊之後者則不知伯

益為高陽之子言氏族者襲偽驛訛莫知其繆文字滋多大率相給求其為適不亦

難哉予亟矜之是以論其世也後有識者

蜀益損焉

路史

少昊後李姓國

李

徐廣云河內平阜有李城李阪今溫縣城是昔李同却秦兵死封其父李侯即其地史說平原

封君

苦

碩宗封今亳之衛真漢苦縣隸淮陽國晉屬梁國後魏為谷陽唐為真源有渦水瀨鄉祠老子生處

萊

段干

寒叔處干干國也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伯非惠于干智于秦也郡國志衛縣南有干城詩于干者今開封有邗溝有段干木廟九城而墓乃在汾之孝

義東北二十五孝義乃漢茲氏

右四國李姓

段干

段干李姓邑也初邑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以呂

氏

春秋干木光子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以為封段而為干

木大夫疎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

木豈其名哉姓書或更以為鄭共叔後抑

又妄云

江

晉志汝南安陽江亭也同按在信陽縣之東南新息之西有安陽故城寰宇記安陽故城江國之地

黃

子爵楚滅之傳十二年光之定城西十二有故城

欽定四庫全書

樂史云黃國故城十三州志云定城置在古黃子國南十二里少司馬云戈陽故黃國戈

陽即今定城其去黃州四百五十先儒亦疑其相

遼不知其異昔黃不事楚曰自郢及我九百里非齊安亦明矣

耿

伯爵河中龍門縣十二故耿城晉獻公滅以賜趙夙遂曰趙今晉之趙城閏二年都城記耿嬴氏國辨誤

弦

子爵楚所滅傳五年杜云弋陽軼縣東南今光

之仙居東十里弦亭也武德三為弦州城在
仙居北四十里志注在西陽西陽今光山縣故歐陽志以光山為故弦國

牟夷以防茲二邑奔魯預云姑幕有茲城姑
九城志姑幕後齊併入東莞今高密有故城幕城在密

然太原亦有茲氏城晉志

蒲 晉志云隰之蒲子今隰川縣北四十五故蒲

城晉重耳居通典云故蒲城縣長安志云蒲城縣同本之蒲城在縣東三十里

與衡蒲別衡之蒲在開封長垣東北十里子路所宰

欽定四庫全書
博昌有時水春秋之乾時元凱云早則潤故

曰乾時齊大夫時子

白 蔡之襄信西南白亭是楚平滅以封子建之

子勝曰白公

鄭 子爵故東海鄭縣唐入下邳無壇云願齊試兵南

陽莒地以聚常鄭之境則齊莒之間也今淮陽

軍治有古鄭城在東北百五十沂沐二水間周

十餘里有鄭子廟漢志少昊後外紀與地記云己姓國秦為鄭郡

優 今優州春秋以來楚地

巴 左氏傳巴師侵鄭今巴瀘二州境宜與太昊

後異

寘 史記作寘云寘後有白寘氏則以白寘為一

也寘在陝詳周後國

穀 詳周後國

麋 詳高陽後國

邳 邳子邳夫人國也世族譜云贏姓傳太叔會

邳乃衛地表十非邳姬二姓邳

葛 魯附庸齊昭公母葛嬴在河內修武有葛伯

城葛伯墓九城志湯始征者

祁 太原祁縣以祁數名自漢不改其地甚廣金

坡遺事係小國蓋以祁奚邑爾祁奚墓在安邑

子爵齊桓二年滅之魯莊十年今齊之歷城武德

中為譚州東南十里有故城預云濟南東平城實平云今齊州東平陵鎮陸西南有古譚也與地記平陸唐或作平陵一作與鄭異

齊世家作滅鄭故世以譚鄭為一而銓以作譚為非皆誤

右一十八國亦贏姓

魯宣公十三年齊師伐莒楚子伐宋二國

之興兵皆以晉也晉從晉不事齊宋與晉不順楚彊大之

為虐春秋極矣 方虜之會鄭會而陳不

至故林父伐陳以即楚也楚子伐鄭以服

晉也並宣九年夫為盟主不務德以聽諸侯之

去來而每以力勝豈長久之道哉 沈服

欽定四庫全書
楚晉伐沈江與晉楚圍江同文三年曾未幾何

沈潰文三江滅文四雖晉楚亦未如之何者故

君子務修德不修德而爭諸侯徒自悴爾

此聖人所以皆人之歎

莒 紀姓與期二世茲丕始封都計後徙莒外紀

樂毅破齊城莒獨不下隨為莒州今密之莒

縣理厥後徙鹽官故世謂南莒

計 計斤爾樂史云茲與始都今高密東南四十

箸丘

渠丘二 莒子朱居為渠丘公莒邑也實楚子重伐莒

圍渠丘者今莒縣有渠丘故城風俗通云晉

有渠丘公乃莒也 與齊邑異齊渠丘乃醜

西北西安故城也

安丘 漢縣隸北海今隸密有安丘亭西南十二有

漢安丘城實字記云安丘望之穆康高士傳

無婁 即牟婁也本年夷國後屬杞今密之諸城有

婁鄉城字書無婁微視也音牟

犁比 林閭 凡莒邑皆公稱

且于 右紀姓國

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但共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

下此詩人所言王治天下弭禍御患而以

膺夫天眷者也密密須也密須之人旅拒

王命侵逼阮共之二小國王始以其不道

赫然奮怒整治師旅以遏絕其徂莒者蓋將以除禍亂于下斯天之所為福也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斯人之所為悅者以故孟子援之為說而鄭氏乃以莒阮徂共

為之四國蓋惑于前者四國之說不惟遠失詩人美王去亂之意而於詩文亦不亂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此言天之所以興周者也皇矣上帝臨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有赫則監視而下語可知矣二國者密人崇侯也崇密為虐政可謂不獲矣而公乃以為之殷夏豈其然邪維此四國爰究爰度此言天以四方君侯付之周王而究度之故下又云乃眷西顧言其卒與周也何得以是充四國乎按馬遷言文王征伐之數甚備孰有所謂徂者顧亦何嘗伐阮共哉昔楚人之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

大夫諫之秦伯曰同盟之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矣故君子曰詩云維此二

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乎文三惟孟所言以遏徂莒而今乃

云以按徂旅斯則秦之後出于民間定于講師之口者耳彼上方言爰整其旅而此遽云徂旅其不然昭矣春秋初年紀子莒子為盟于密莒杞密之近也王之伐密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此遏其往莒之師戡亂之禍理必從其亟宜莒之為正云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二十六

詳按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履勸

總按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磨錄監生臣安宇樂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二十六

宋羅泌撰

國名紀三

高陽氏後

高陽三帝之初封瀛之高陽縣在高水之陽也至道

三割隸順安棘棘城實為高陽氏之虛柳城東南

一百七十今浚儀亦有高陽故城蓋後所都

濮陽傳三十一帝後所都今澶之屬縣所謂帝丘有顛帝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城內帝冢亦號顛項之虛

梁西梁伯益國地理風俗傳扶柳西北五十有梁城

故漢西梁縣西梁故城在今冀之南宮堂陽

鎮鎮之東鹿南六十縣道記西梁故城二三里一名五梁城後漢入

扶南梁在汝詳周後國以別大梁少梁云

數梁析傳謂顛項大數之後詩云薄狩于數是

也今沂之新泰東十一故數國有數山昔堯

伐胥數者

安 姬姓今壽之安豐與六近故漢為六安地書

述六安安

蓼 姬姓侯爵淮南子陽楚公子燮滅之襄王三十

今壽之霍丘杜云安豐蓼縣安豐有蓼故城

武德四為蓼州七年廢襄王元圖疏云在光

州廣記云偃姓水經臨水縣與舒蓼別

安蒙皆姬國也故班志云安姬姓國而世

本蓼亦姬姓則俱庭堅後矣杜預乃以庭

堅為高陽之字妄也按文公五年秋楚仲

歸滅六冬公子燮滅蓼臧文仲曰臯陶庭

堅不祀夫臯陶乃少昊之後四世而庭堅

則高陽氏之子六臯陶之後而蓼則庭堅

之後也預既誤以庭堅為臯陶字乃復以

蓼為臯陶後偃姓失之矣予嘗考之臯陶

之後有舒蓼而非蓼也舒蓼偃姓而蓼則

姬姓蓼滅而舒蓼猶在至宣公之八年始

滅其地乃壽之霍丘而蓼乃安豐地正相

遠舒蓼與蓼地正為二而舒又自一國黃

帝之後任姓見潛夫論預既不知別有舒

與蓼而乃妄分臯陶之後舒蓼以為二謂

皆偃族正義遂以為文公五年蓼滅而復

封楚復滅之果皆臆見信公之三年舒已

滅矣

己 邳紀也故南郡邳縣己姓之祖

己 欽定四庫全書

昆吾昭十己姓樊之國衛是澶之濮陽昆吾氏之虛也

隨昆吾縣開皇十六置在潁王城內武城中

有昆吾臺所謂昆吾之觀漢守以昆吾夏末

遷許

己姓子今濮之范東南二十八有古顧城人

表以為鼓師古云即顧

己姓子今孟之溫西南三十有古溫城漢溫

縣傳十年秋滅溫王子以賜晉愆生邑亦曰蘇

蘇 己姓子攸在夏曰伯今懷之武德有蘇古城

在濟源西北二里襄王三十陽樊溫原十二邑

皆蘇

戶 己姓商之崇扈古文作

風自後魏屬京兆今永興鄠北二十有故城周四里

有戶谷戶亭

颺 己姓廖也昭二十九有颺九城志方叔切今唐之湖陽一作

颺

董 己姓伯聞喜東有董池陂董澤之陂也竹紀

季魯武公元年尚一軍芮人乘京荀人董伯

皆叛者非秦川董舊云臨汾有董亭是或云

宗鎮董亭

己姓說文云周邑野王西北詳後

醜 董姓醜夷也今濟陰東北四十九有龍池醜

亭即三醜亭在定陶東北二十蔡墨云舜封

董父好龍舜遣秦龍觀夷氏其後九州要記云

於陶丘為秦龍氏 集韻去聲非

秦龍

董姓在滑之韋城古城內有秦龍井然寰宇

記秦龍城在臨潁今長葛西四十秦龍城秦

龍氏邑也而汝之龍興東南五十又有秦龍

城韋城為古邑 故王屋山有龍逢祠潁長

垣有龍逢屋皆在後長垣東南二十有龍城

龍逢屋有祠墓而靈寶

己姓帝堯時國

戎州

斟 己姓漢之北海斟縣北海今灘去州七里

斟亭襄州東一作斟草繆

斟姓傳謂斟灌廣記云今青之壽光東南有

斟灌城灌亭斟灌城一名東壽光故淳于

斟姓傳謂斟尋斟灌城一名東壽光故淳于

斟城斟亭一作斟鄩今九江為尋陽一作

斟鄩斟亭一作斟鄩今九江為尋陽一作

謂河南有尋蓋周地也

昭二十三郡預謂

介 斟姓斟介也傳謂介斟在東郡衛地或云即

斟灌非若葛盧國則密之膠西

東北百里 有葛盧墓

斟姓是為斟戈左氏世本皆以為即斟灌氏

非按宋鄭問六邑有戈錫

後為 魯國

右五斟本出己姓形聲轉繆而遂為姒故

史記以斟戈尋為夏禹後非也賈逵更以

之為曹姓蓋因史伯之言失之

欽定四庫全書

云 員邳同姒也姒姓之祖亦作佺偵嬭鄭又用

覲雲晉志云雲子古之雲夢

在江本今王 沙江夏雲在

會圖云邳子國在安州

東南今安州 城曹秋

邳人楚滅之封閭辛為邳公今安之安陸有

邳鄉邳水邳城邳公廟周為邳州

參胡 姒姓韓也惠連國

邳 姒姓僂子爵

景王二十 一邳襲之班志云東海開陽故

邳國開陽故城今在臨沂北十五里

春秋 故陽

彭二 即大彭彭姓之祖舊云徐洽彭城有彭城山

彭祖墓廟春秋為宋邑

魯楚滅之為 寔宇記

州里外城即古大彭國考之初國當是彭州

有天彭大澤垂拱為州後遂徐爾

仙佛歷陽 有彭祖宅

韋 彭姓商伯元詰之封豕韋也

國都記韋 彭氏之國劉

索更封之故世本謂豕韋防姓隨韋為城縣

則白馬南之韋鄉也

杜云東郡白馬東南有 韋城今濟之韋城有墓

龍井在韋故城內有古碑記云左

右直爰上日泗水下八十一口

欽定四庫全書

豎 彭姓沂之承有豎亭即古豎國

杜云鄆縣東 北有豎亭今

承縣東其沂者為諸豎本日餘豎有豎浦諸

山隸越一作既則江陰也

常之江陰 晉曰既陽

諸 彭姓密之諸城西北三十春秋之諸國

漢諸 縣故

城在西南本魯邑

正倉切或如字

稽 彭姓毫之譙有稽山

舟人 禿姓楚地昔常壽過克息舟城而居之者

昭 十

三年越 大夫

僂 邳姓一曰會人邳也詩之檜國在溱洧之間

今新鄭東北三十五有古郟城

詩註國或公 郟姓國

減之然謂滑以水名按春秋之汾滑

乃在絳故伯郟以為滑之誤妄矣

僂 邳姓今襄之宜城楚之郟都一曰郟

昭四達 賴于郟

者漢惠三 與莒郟鄭騶異

穆叔如莒及郟陵 登郟陵城今沂之

安陵也鄭克段于郟則開封之騶陵漢之故

縣晉鄭戰郟陵則郟地名入姓宜有定音陸氏

里 八有僂騶郟氏 兼平上去三聲非是陸氏

欽定四庫全書

路 世家徐音于乾切而今郟陵人皆平聲呼

之與姓同今定郟騶楚郟上聲徐為平

郟二 邳姓漢屬漁陽

郟 邳姓春秋二郟一在晉

司馬彌牟為大 夫者太原郟縣一郟

地 隳十一王取郟今在懷杜云樂氏西

南有郟聚樂氏熙寧為鎮入僂師 上聲

集音烏

僂陽 邳姓子晉滅之

襄 十楚為傳陽 漢縣春秋僂陽 國杜云彭城僂

目 陽縣扶

夷 邳姓詭諸邑楚滅之今亳之城父陳之夷邑

曹二 侯爵曹姓之始傅董也今興亡之濟陰漢之

定陶東北三十七有定陶故城即古曹國有

曹南山髮山曹人之墓

髮山廟定陶四五層 阜之上連十五里曹

國莖地髮髯於山也自抵鏗

至伯陽二十五世皆葬焉 而曹城在禹城

若衛之曹則下邑也一曰漕在滑之白馬俱

徂侯切

朱 曹姓子邾也周封挾後遷豎是為邾婁今濟

之任城南二十有邾婁城

吳齊邾都毛實 守邾城在是 非

欽定四庫全書

江夏 說文江夏郟縣

王 亦在黃 黃岡東南百 城楚宣城 郟徙之此

騶二 曹姓子繹也寃之郟縣有繹山郟文公遷繹

後曰騶

戰國滅于楚劉蒼騶山記云郟山即 古騶山郟文公所卜郟縣本郟國當

穆改曰郟而山從邑變郟城在山

南通典云周四十里在郟縣東南故或謂騶

即郟內傳郟伐魯史作騶也

趙岐云郟本春 秋郟子之國至

孟子時改曰郟後為魯所併又言楚併者非

然郟本二近而移非改也郟為魯併而郟

為楚

古騶則今之郟平 武德為州則今

有卷城非鄭卷今鄭之原武西北七里有卷故城周十里故漢縣曹大家東征賦歷滎陽而過卷者姓辨並上聲

蕩 舊記蕩侯國楚地

蒙 姓纂云高陽後封以為蒙雙云有雙氏預云東莞

艾 今隆興分寧西北里有艾城春秋吳慶忌居之漢艾縣開皇廢入建昌年九真傳云今查田即今之寧州也

蒙陰有蒙陰城蒙陰後齊入新泰隸沂有小蒙城六國楚為蒙縣莊十五年蒙澤也昔莊周為漆園史今宋之考城古蒙城東魏為蒙郡今興化之宛亭有莊子漆園漢之宛句亦蒙地也

艾 今隆興分寧西北里有艾城春秋吳慶忌居之漢艾縣開皇廢入建昌年九真傳云今查田即今之寧州也

蕩 舊記蕩侯國楚地

艾 今隆興分寧西北里有艾城春秋吳慶忌居之漢艾縣開皇廢入建昌年九真傳云今查田即今之寧州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麻 棘鄴麻俱楚邑按襄城縣乃故麻城今黃之麻城而辰有麻陽又礪山西北故麻城漢之麻鄉風俗通麻氏齊大夫麻嬰後

穰 楚別邑今鄧治秦宣太后弟穰侯魏拜皆半姓楚後

邠 汝之襄城有邠城九域志云今邑邠教邑

聶 楚屬有聶本衛大夫采傳元聶北地或疑後屬楚又云即攝俱非楚攝當別自楚地又博之博平有攝城

邠 邠陽有白公城即白公邑子西昔使處吳境為曹大夫曰白公

析 楚有析公邑葉二今也今廣漢有鄧鄉

慎 十一有故慎城慎水通典漢慎故城在今潁州潁上西北九域志楚縣白公之邑故白公教慎

盧 春秋有盧戰鞏國語注盧楚邑戰鞏為盧大夫

匡 郟也本衛邑中屬晉文元年鄭伐匡今扶溝有匡城鄉匡亭而匡故城在滑之城西僖十五次于匡者漢之長垣地道記長垣南十里

夫 繇基先鄧大夫有養甥楚地璠云襄城邠縣西南有養水由基之邑邠城今隸汝

有衛故匡城孔子所厄淮南子注襄邑西匡亭承匡今拱州故襄邑近有匡水承匡山在

葉 子西為商公今商之商洛之地志屬弘農裴駘謂在順陽魏晉始分時隸之

邑東七十五瑤云襄邑西二十有承匡山

椒 檉也預云新蔡東北有檉亭昭四年吳入檉

鄭地成十亦楚地昭十始齊大夫采今灘之

魯陽 有故檉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半淪江水

都昌西有警故城國本屬紀一作鄆西警也

芭丘 或云荷丘楚有荷丘子

齊遷之莊元昭公時楚遷警人五十樵以為楚

虞丘 吳丘也楚相虞丘子邑吾丘壽王說苑作虞

東警枝哀六非警母葉十警婁云傳十八長父東十六

軒丘 楚文度子采邑

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棘櫟今城父東北唐有棘陽唐之湖陽北有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城春秋之棘邑十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三州志云戰國設宋有大棘鄭破宋師處范志陳留有大棘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鄆城在棘邑西南今南京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括城在棘邑西南今南京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棘里社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云城中鄭有上棘葉十棘澤葉十衛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有棘澤翼之秦陽東北二十七有棘澤城呂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有棘澤翼之秦陽東北二十七有棘澤城呂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有棘澤翼之秦陽東北二十七有棘澤城呂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有棘澤翼之秦陽東北二十七有棘澤城呂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有棘澤翼之秦陽東北二十七有棘澤城呂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有棘澤翼之秦陽東北二十七有棘澤城呂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有棘澤翼之秦陽東北二十七有棘澤城呂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有棘澤翼之秦陽東北二十七有棘澤城呂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有棘澤翼之秦陽東北二十七有棘澤城呂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有棘澤翼之秦陽東北二十七有棘澤城呂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有棘澤翼之秦陽東北二十七有棘澤城呂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有棘澤翼之秦陽東北二十七有棘澤城呂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有棘澤翼之秦陽東北二十七有棘澤城呂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有棘澤翼之秦陽東北二十七有棘澤城呂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下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

有故城在固始西北七十

漢實開告布反封期思侯

楚地

右楚之分

四

春秋褒貶乎曰無之有進退乎曰無之無則奚以勸曰善善惡惡善其善惡其惡直書其事而人自勸矣進者不得不進因其進而進之于何褒退者不得不退因其退而退之于何貶曷嘗求夫經之所以書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乎夷之日盛華之日微豈人所願哉徐之初也稱戎隱元而稱徐莊二十又盛而人之以僖又盛而稱人昭楚之初也稱荆十既而楚矣又盛而人之二十又盛而子之二十已而有使通矣已而有大夫矣聖人豈有心於進之哉因其進而進之至於此也蓋王道衰諸侯僭一再降而政逮於大夫又再降而制歸於夷狄

聖人豈有心於退之哉因其退而退之至

於此也春秋徐初稱戎自稱徐不復見稱戎者山戎北戎皆種別之蘇文定

妾人與子何羨文之多哉五年一朝諸侯之於天子禮也天子於諸侯有聘而已諸侯而相朝聘講信修睦豈有大小彊弱之分哉周室東王政不綱於是大國聘而不朝小國朝而不聘故春秋書魯朝者三十有六皆邾杞曹滕之君未有一大國也魯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聘者三十有一皆晉宋齊秦之人無一小國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魯之朝楚者屢而楚未始一朝魯其徠聘也偃然既以大國自居而聖人亦因以大國書之矣晉宋齊秦然始其來聘進而人矣未名通也其再至也進而名矣未氏通也六文又至而名氏通一之意豈不欲與中國諸臣儕無別矣聖

哉不得已也鄭與楚盟又復與晉故楚復舍之始欲縣陳申叔時一言而楚亦遂

止已而伐蕭蕭因宜僚楚命勿殺蕭人殺之即復滅蕭則不為大悖道且春秋之於夷非不齒也徒以彼陋借擬視朝享而陸諸夏余至於伐衛救齊有以排衆難而安和諸夏也而罪齊晉也而使諸侯知所將進賢退不肖歸用而愛人懷仁義以事其君撫邦交定諸夏聖人何嘗焉或曰

慕義徠也故進之不然慕義周公明堂之盛舉也荆之聘三成之元穆之八與邾教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二載俱其熾盛之日時魯方弱有無禮而加我余具徠聘也固自謂大而將責備於我者齊桓死晉文未起方僖公之盛際且甘心委質之孟之會至不出而受其捷未幾而乞師伐齊取穀則魯之附是以矣孰有慕義於莊公哉

濮

熊姓書彭濮彭濮人皆峽外為楚害楚滅之文十六廢人平百濮伐楚昭十九楚子為舟師伐濮預云建寧郡南濮

夷地建建故縣今為鎮隸石首以多曰百濮

一作濮巢彭濮蠻國一作非衛濮

羅

熊姓羅君也初封在襄之宜城故信陽有羅國城在襄春後徙江陵之枝江古羅國地桓秋時附庸

之宜在此桓公十一周東乃定長沙今潭之湘陰東北六十有羅故城秦之羅縣梁為羅州太清四年大業十三羅縣令蕭觀起兵說為岳之巴陵岳陽志隋場

元年始為羅州非有羅水所謂羅汭汭水注湘處汭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夔

熊姓子爵歸是楚滅之僖二十夔宇記夔之巫

山縣夔子熊擘治多熊姓今秭歸城東二十有故夔子城荆州記秭歸西有楊城即繹孫所居
半姓子宗也頃王四年居執宗子遂圍巢十六國春秋常璩志云宕渠古寶國寰宇故寶城江流縣東北八十四古寶國都又廣安軍

渠江縣北十二即始安城宕渠今入伏虞實城見存蓬州中興書云虜君後非

漢王國今洮州與夜郎以西蠻皆云莊蹻後虜同所謂虜庸即虜也今之房陵楚錢與漢

伐楚楚子再敗麋師于房渚者桓王荊州記引釋例在當陽非也當陽乃虜岳志以岳之巴陵為虜子

國地有兩城址尚存相去十里岳志以岳之奔隨王使王孫由于城虜者有虜州

文十一又定五半姓子今荆之當陽舊云均之鄖鄉非也乃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古錫穴鄖鄉乃漢錫縣志漢中郡之潘崇伐虜至錫穴者

右高陽後濮羅夔越等國諸侯以保社稷為孝是故國君去國止之

曰奈何去社稷大夫以守宗廟為孝是故大夫去國止之曰奈何去宗廟士以守墳

墓為孝故士去國止之曰奈何去墳諸侯失國曰喪大夫士之失位亦曰喪以不孝

處之也孟軻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効死不去此重去社稷之義也顏淵曰去

國則哭於墓而後行此重去墳墓之義也土地人民諸侯之寶也是故春秋于外取

滅必書所以見不能保其土地與人民也卿大夫死衆士死制是故國君死社稷謂

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四郊多壘大夫以為辱而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則大夫

不可以不死衆矣奉命以出有死無賞士大夫死行列百吏死職則士不可以不死

制矣雖然國君死社稷而太王去邠大夫死衆士死制而管仲不死子糾蓋死社稷

以為民也去邠以為民無死可也死衆死制以為君也死非為君無死可也故君子

之謀國勇足以制敵智足以謀必以死為尚哉所守然爾是故國滅君死之正也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尚哉所守然爾是故國滅君死之正也聖

人猶不必其死也其見滅焉猶以取滅之道書之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祥胡

豹曹陽邾益之名所以見不能修德保社稷而之滅諸侯失國而后託于諸侯孟在黃溫子之衛子以為禮若譚子在苦強子

子歸不名非其所取滅也楚人謂熊渠不祀不伏楚人疾之遂滅之書楚人罪華滅也

社謂變不祀故楚不識滅同姓安也衛祖康叔不祀故楚不識滅同姓安也衛祖

祝融非所以為罪也況楚得專滅乎以歸錄實也或曰以蔡侯獻舞歸明蔡之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越 半姓古南越盟會圖疏云南越廣州按南海

桂林象郡皆是非姒姓之越十道志云禺州分秦為象郡而容東南二越諸儒皆一之疎

邕等州本皆越矣

越常 今灌之越裳縣吳置

今濱治鬱平通典貴州古西甌駱越蓋古甌駱周書載言

云潘州古甌駱越之地而史記亦有西甌駱交止九員之域十道號駱侯姚姓李奇故九

員有駱田益州記交止有駱田仰潮水人為王子將兵徠討駱侯自名駱將漢代蜀

稱安陽王尉佗滅之邕有駱越水水其散居襄通典襄陽縣漢之中廬駱越人徙此或云甌閩誤史記

甌越 梁四公記合浦落黎縣甌越也董道謂于越又訛為甌越安

甌閩 太平御覽引周書五來切

且甌 郭璞以建安為西甌非此集韻音嘔駱越別種郡國志鬱林西越也故杜佑云西甌即言

西以別東爾寰宇記鬱林廣靈州經善務縣即古西甌居

供人 或云文明民也今之峯州

目深 又大荒北海深目之國矐姓近南地

摧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謂冬收藏交易為言東作西成南為朔

易皆以民事言非也謂歲改易者亦非有易

水出固安故固安為北易即安國河出故安

經云故安謂之復有南易燕趙記有三易漳

北易作故通為南易文云燕與

趙易以龍亢分門與燕者而臨洺為漢易陽

昔燕文公徙易則漢之易縣也有故城在城

西五里有故易京城在涿之歸德南十八里

公孫璜害劉處于殿下詭云燕南垂趙北際

惟有此中可避世璜以易地當之舉城臨易河

後徙都曰易京鐵門樓榜千重袁紹破之石虎

自遷從此悉其園毀之寰宇記歸義東南十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程

商封吳回後今咸陽故安陵城周程邑也地志

安陵故扶風關

綱云古程邑一云洛陽上程聚程伯休父

卿士之采

桓公再會黃人爾登之黃縣東南二十五里

故有黃城本紀邑後入齊黃亦多矣如內黃

縣外黃有故外黃城小黃黃國東北漢故

相小黃晉縣劉騶沮立與封丘隨元年宋

城土黃今襄之南漳與封丘隨元年宋

敗處有黃

池

涪陵等皆有之岑彭破侯丹一作玉篇

太昊宅東少昊宅西炎帝居南顛帝居北

予嘗證之矣南交北幽東瑁西柳處乎四

方此不遺之次也已酉冬周益公退舍歸

首以炎陵事來訪謂三皇五帝並居中原

炎帝之墓無因南方即疑為偏據者予曰

不然古之聖人惟與天地合必於我者無

一毫之不盡則示之後斯悠以而不渝後

世聖人取之於古必其所履能合於天地

動靜曲盡而無媿者然後執之視以為則

苟在我者一毫之不盡則推之於彼者將

厭棄而不繼矣盛德在火不刊之祀其帝

炎帝其神祝融此實司南方者是故炎墓

茶鄉而祝融墓于衡山地道記誌顯頤之

虛實在幽州遠遊章句寶積等記西皇所

居乃在西海之津斯未得信然秦漢來大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祝雲陽甘泉則雲陽固在咸陽之區而姓

氏書譜皞顓等姓亦皆出於西方魯為少

昊之虛衛為顓頊之虛固左氏說也開元

撥天下景林邑驪愛所至悉謬而獨交州

之畧分寸不訛予以是知聖人之所以為

萬世法豈苟然邪而孔子國猶以為夏與

春交果何義歟嗟乎隨室考嘗天枉相繼

而後姓神農本經句字不可變三十餘歷

昏旦悉異而後信放勳之典中星不可違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而猶未得其所以

高悲夫安國字

高辛氏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高辛

高陽封之今南京穀熟高辛鎮也梁載

襄邑有高辛城襄邑今隸東京而高辛故城

在穀熟西南四十五地理志在梁

稷封作釐釐康亦作台駘邠今永興武功

高辛

西南二十二有故釐城有后稷姜嫄祠隋為

稷州恭帝武德三分武功好時本日周漢志

右扶風本曰見後國許云邠姜

周故後曰周與姜台異姓炎帝後稷後稷廟記

云武功本名邠後改曰城失之

邠

邠也諸記開元十三年以幽似幽改邠按魏

大和十四已為邠二十年乃為幽幽先

一年為邠本谷名班云扶風枸邑公劉邑

班邠邠之三水西南三十有故幽城徐廣云

幽斯邠之三水西南三十有故幽城新漆縣

東北有故幽字

九城志太王都今幽亭枸故城皆在三水東

北龐川水西有姜嫄公劉廟按渭水南一里

為邠州三年廢故城今在邠

不窳居今慶之安化有尉季城在州東三里

作尉季誤

不窳

今安化有不窳城不窳墓州東三里

故順化也周地圖

之邠邠城在白馬馬嶺兩川交水口水經尉

不窳疑邠邠之訛周語不窳或秋開章

昭以為居幽故詩正義謂生來于幽邠

古公亶父或云亶地呂氏云宓子治亶父然

不窳

不窳

不窳

不窳

不窳

不窳

不窳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不窳

宓子治乃單父也

魏

景王之十二年昭九使詹伯辭於晉曰自我夏

王之代以后稷之功故受魏駘芮岐畢為吾

西土武王克商蒲姑商奄為吾東土巴濮楚

鄧為吾南土肅慎燕亳為吾北土則周之先

嘗受魏矣平陸乃故河東之河北縣春秋屬

晉今陝之平陸有魏城

岐

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遷岐之陽今鳳翔岐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山縣西北有岐城故址後魏為岐州以山之

岐而名即箭文王初為岐侯琴在郃西北不

百里而幽又在郃西北四百南有周原而乾

之永壽亦為幽地故傳謂自稷至武五遠不

出所封以此一作郃地志文王縣道記隴

州吳山縣東四十五即岐山縣西南界有一

故城彼人謂之文王城寰宇記考文王都鄭

不合于此有城疑是漢杜陽縣又岐山縣東

十九有杜陽為內亦有杜陽故城二縣俱屬

扶風據十三州志郡縣道里數即隴州杜陽

故城近之據漢志注杜水南入渭即普潤界

文王城近之

周

黃帝臣有周昌商有周任千姓編云周國从

矣預謂扶風雖東北有周城離唐為蓋即周

原岐之小地名泰王遷之在美陽南故說文

謂文王封岐在美陽中水鄉而漢志謂美陽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西北中水鄉周泰王邑或謂太公徙岐下之

王季之居周書王季宅程世在今咸陽故安

陵亦在岐南與畢陌接所謂畢程呂十八武

文王作豐武王作鎬豐豐宮鎬鎬宮豐在豐

水之西鎬在豐水之東皆宗周地本小男國

武王伐紂乃收虞師芮師豐師鎬師者亦作

鄭寰宇記文王鄭宮在鄠盟會圖云豐鎬相

去二十五里

鎬

在長安之靈臺鄉鎬京宗周元和志鎬京在

漢穿昆明鎬之遺址淪焉北之鎬陰即京

周昭或作郟非是世本苒子皆作郟六韜鄭

秋後傳然本只高字光武起郟邑者若常山

郟邑在河南北自音郟一作陽集亦音鎬非

王城洛二武王遷鼎郊廓成王定之作東都洛曰王城

今河南縣皇城也澗水西亦曰郟今縣西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子朝後居之二周分理此為東周報王遷之

而此為西周矣周羊云咸陽東與秦之王城

異杜云臨晉東有古王城今名武鄉城秦城

之王城乃昭十五陰始生會秦伯虞即大

東周三西桓公孫惠公封少子于鞮號東周

經姬叔叔均國蓋別一國

宗周三周公既營洛又卜灋水東作下都遷商頑焉

曰成周今河南洛陽故城是洛陽臨鞮字省入

泉泉詳

樞周地水及子朝入王城故王居成周曰東

周周衰為二而此為西周桓公居自武以鎬

為西豐為宗周後更鎬為宗周正日周宗悉

詳

秦以處東周君

陽人聚 秦以處西周君今汝州之西

承休 光武封姬常今汝東有承休故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契封在華陰之鄭鄭縣有樂都城及故藩邑

故世本謂契居蕃闕駟云蕃鄭西今之蠻城

是矣地有商山魯連子云在太華之陽世紀

謂在商洛故世謂上洛漢商縣非也括地象

關云商州上洛九城志輿地記云契始封通

與陽商之商洛古商邑乃商君封檢地志蓋

于漢之商縣

郟

昭明居

上甲微居即桐也世紀云郟西南有上司馬

砥石

昭明居

上甲微居即桐也世紀云郟西南有上司馬

砥石

昭明居

上甲微居即桐也世紀云郟西南有上司馬

砥石

昭明居

上甲微居即桐也世紀云郟西南有上司馬

砥石

昭明居

上甲微居即桐也世紀云郟西南有上司馬

砥石

昭明居

上甲微居即桐也世紀云郟西南有上司馬

砥石

昭明居

上甲微居即桐也世紀云郟西南有上司馬

砥石

昭明居

上甲微居即桐也世紀云郟西南有上司馬

砥石

昭明居

上甲微居即桐也世紀云郟西南有上司馬

砥石

昭明居

上甲微居即桐也世紀云郟西南有上司馬

砥石

昭明居

上甲微居即桐也世紀云郟西南有上司馬

太甲之居今湯陰有司馬泊司馬村或云太甲蓋以鄴西桐有離宮商之墓地而繹以上

甲為太甲爾

商大夏實沈封大夏是為參今太原陽曲舊晉陽城也

商隱元高丘閭伯封相土因之宋是今南京理宋城

漢之睢陽或以為漳水之南商虛失之

相 虹之西北有故相城寰宇記云即相土居

龍 晏龍國名龍皆以王符云優姓魯之北鄙成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年齊伐我北鄙 圍龍世家作陸預云太山博縣西南後為博

城今奉符有龍山漢陳署為龍侯者唐乾非

長垣之龍蕭縣東三十有龍城水經復水所

續 續牙國晉邑也狐鞠居采

巫人 今之巫山歸之巴東故漢巫縣利州其北境

載民 經有巫人載民彤姓帝俊後廣韻有載

國集音替

司幽 一曰思幽見經列子曰思幽之國思士不妻

而感恩女不夫而孕

蜀 支子封蜀侯國自益昌西南至蜀皆其地張

儀滅之蜀王八戰不勝而滅蜀王元

苴 蜀王封其弟苴萌于漢中為苴侯後命其邑

曰葭萌今利州縣一曰吐費城

搖氏 經云帝嚳子國即搖氏

東胡 厭越國後曰鮮卑盧縮所居鮮卑山在柳城

東南二百里伊尹四方令東胡正北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吐渾

慕容 柔僕 一曰羸土之國

赤烏 穆傳赤烏之國在春山西三百與周同祖

中路 玄元國

帝嚳之孫子何其盛歟傳曰昔帝嚳卜四

妃之子皆有天下常儀之子為帝摯慶都

之子為帝堯契之後為商而稷之後為周

商周之後盛莫京矣予嘗求之帝嚳之治天下其迹之聞于代者初無赫赫之功是

何邪得非有功者不如無過之難而作陰

德者弗若絕陽刑之患大乎體嚳之政亦

惟仁柔無苛而已而其裔之昌如此也不

亦姦乎其若商周之後國別著于篇

仲讎後陝之平陸吳山有故虞城虞井虞城

在平陸東北六十本帝舜之後國所謂西虞

虞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互吳 伯壽命圭有吳大也即泰伯居句吳

也句吳故城在無錫梅里平虛城在無錫東

蓋閭城北五十里字太伯城西去縣四十

平地數丈與地志吳築城梅里平虛即此城

內有泰伯宅及泰伯之墓在無錫縣東三

會稽吳縣北梅里與地記宅墓十九里家墓記在

東五里乃泰伯塋梅山也 姑蘇吳興丹陽

為三吳句踐即今越滅之

棠谿 夫梁奔楚封之世家吳春秋云昭王封之為

棠谿氏定五姓寰宇云唐陸在汝南吳房

丹來封夫梁封 今蔡之遂平有棠谿亭吳房

吳國曰吳房 城游夫論云在汝南西平通典在郟城

彪亭字在吳房吳房元和十為遂平盟會

圖作棠谿云在豫之郟城界

延陵 延陵五一在代一在綏今綏之延福一在丹

徒隨延陵皆非季子之居一作金陵然亦非古

今涇州延陵縣太康 古延陵在今常之晉陵

二分陶阿延陵縣置 古延陵在常之晉陵

故延退耕在是地志會稽罷陵季札居公羊

此今江陰芙蓉湖西 有札退居延陵終身蓋因封

焉今江陰芙蓉湖西 有札退居延陵終身蓋因封

馬鞍山札所耕處 有札墓孔父所至今在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北七十申浦之西

江陰西三十五

州來

古國楚滅之吳取之封季子成七吳入州來

昭十三滅之又 釋例地闕地志在沛今壽治下蔡

伐封之 自延陵徙故曰延州來今延陵東

夫差遷昭 子廟太康地志云吳封季札

州來而居延陵故曰延州 野王云吳自有

延州來地先已封季子非楚州來邑未詳

朱方東二潤之丹徒東二十地曰朱方吳邑也故慶封

入吳與之朱方昭四年楚圍朱方者

郁閭

郁又閭也或曰郁國又閭其名一作鄭今單

之魚臺故方輿縣東南有郁郎城或云馮夷一曰郁都

有郁氏國語齊相郁賁

鳩茲

預云蕪湖縣東今皋夷也今太平蕪湖縣東

四十員卿吳地記云有鳩茲城按輿地志以

為皋茲今蕪湖之德政鄉有句茲杜句茲港

為古鳩茲樂史以為松滋失之寰宇記壽之

有松滋故城蓋本古今地記松滋古鳩茲漢

屬江陵魏屬廬江一名祝滋談松滋楚地楚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伐吳及鳩茲無因在江陵咸康三年以松滋

流戶在荆上立松滋縣河東乃荆之松滋

一作觀吳地發揚也杜云鄭發揚也桓王十

今海陵今泰州治縣西

西吳

一曰虞離支子封今陝之平陸東北六十里

故虞城也漢大陽地本帝舜後封即西虞有

吳山虞井

樊

仲山甫采堂王也今京兆杜陵有樊鄉樊

川昔惠王使馮公伐樊執仲皮者記漢馮賜樊喻邑因

號樊川姜王符以為封南陽在南離州記荊州圖

副擊虞等皆以為襄之鄧城然究之取丘亦

云樊仲皮國寰宇記取志西南樊故城古甫

之墓則在南皮漢縣郡志云樊仲皮國古甫亦

作

安陽

周章次子風土記武王封周章小子斌于無

錫安陽鄉今常之無錫有安陽山莽有錫

閩

仲奕閩國三公晉之閩縣成王封康叔以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有閩之士者定四為衛地近洛與甘縣接壤

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閩嘉爭閩田預闕之樂

史在河陽有閩坎一為閩田解縣也非鬼閩

鬼閩亭魏川今許長平西北有

廣陵東南有邗江即邗溝

太鹵

太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狄曰太鹵地與狄

境今陽曲

海陵東南有發繇口哀十二年之發揚也

右泰伯仲離後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

讓民無得而稱焉禮讓為國之本也昔者

虞帝一讓而九官皆讓范宣子一讓而其

臣皆讓下之視劬芴草偃風況始國之君

哉詩云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少康以克

艱興而句踐亦以克艱興泰伯以天下讓

而季札亦以吳國讓惟其有之下必有甚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焉者故能禮讓則知禮而敬上矣知禮敬

上于為國乎何有古公之時周家之業蓋

已形矣其所以當得之者泰伯也乃不受

而三辭之其不受也非為名也非為其弟

也以天下故豈其心之有是哉心無是是

故天下莫之知天下莫之知何從而稱之

哉范烜亦言泰伯伯夷未始有讓若許由

者能逃天下而不能逃名迹不泯也鄉使

泰伯遷延退辟不能堅決則民得而稱之

矣豈至德邪泰伯無子弟文王者天之所

命也伯惟知此是故致國不屑夫以君之

元子而乘宗國以逃形身本中夏而冒先

王之太禁以從狄安行獨復又曷嘗以讓

為為美而為之哉符子曰泰伯將讓其國於

一國之事屬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不君

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責一代而萬代以

之責吾焉能責乎一國而幾乎萬代哉乃

去其國夫泰伯以國讓而云以天下讓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非用天下讓為天下而讓也方古公時邑

于梁山之下一怒而安天下稷穡何嘗有

天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稷文王何嘗有

天下為天下讓故民無得而稱若以天下

而稱哉 三讓之說亦推見至隱而知周

之所以得天下之本云爾太史公云伯知

古公欲立季歷亡之荆蠻斷髮文身何嘗

見其三讓如所謂南鄉讓天下三哉方太

王皆王季而王季以衡文王文王以與武

王皆泰伯啓之也論衡云泰伯見王季與武

聖子知太王意欲立之乃入吳采藥斷髮

文身以陰格太王薨泰伯還王季避世泰

伯再遂王季不聽三遜曰吾之異越異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為宗廟主王季乃權受之古今樂錄云泰伯與虞仲俱去被髮文身變形託為王采藥及聞古公卒乃還發喪哭於門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於是季歷謂泰伯長當立伯曰吾生不供養死不啗飯哭不睡喪猶不孝之子也何得繼又斷髮文身則刑餘之人也戎狄之民也三者不除何得為君委而去之故孫盛三讓論曰鄭玄以記采藥而行不與發喪斷髮文身為三者之美隱蔽不著而王肅則以謂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玄既失之肅亦未為得也如玄所云天下共見何云隱而未著且逃去與不發喪本止一事而斷髮文身與左氏明文不合子言三以天下讓如季札子臧之倫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按王充書古公三子其季曰歷季歷生

昌在襍瑞見古公曰吾世當有興者其不

在昌乎泰伯知之乃去之吳夫泰伯蓋知

天命之在昌不去則惑惑且亂是故翩然

有不俟駕此其去之為天下者明也真父云自

窳荆吳以讓季感也讓季感者以有昌也

所貴昌者以有發也伯見季感仁人者文

武又聖知天意方啓周室故然焉而遂讓

仁人者一讓聖人者二故云三以下讓

夫以為伯知文武之聖當得之而后還讓

則武之牧野無是心也而沉於泰伯乎時

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此憲之所以讓太

子也若齊景公篡其君兄之位雖有千駟

死之日曾何足為稱哉秦王世民功既高

矣而建成元吉猶不之寤卒以自斃則知

為己而已夫又安能以天下哉泰伯可謂

至德也已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二十七

晉校官燕吉士臣何思鈞

編修臣張謙勛

總校官燕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滕錄監生臣沈成均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二十七

宋羅泌撰

國名紀四

陶唐氏後

陶 高辛封之今廣濟軍治古定陶城有陶丘范

蠡變姓名間行止陶今鄆之平陰有陶山

唐 國即中山今定之新樂與唐縣俱是即漢唐縣有

堯山唐水望都故城望都里東北有廣唐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即中山故城張 東有堯故城俗訛為堯姑猶

睢州之中人城 後都平陽安邑亦皆曰唐平陽亦丹朱封也

楚 許氏叔重謂堯以楚伯受命今之唐州故湖

陽有西唐山宣十二年之唐乃唐成公之國

記云成王滅唐徙其後於許郟之間者也

丹 朱之國今朱虛有丹山丹水出焉東丹西丹

二水近有長阪遠峻謂之破軍坡記為丹朱

弄兵之處又鄧之內鄉亦有丹水漢之丹水

縣荆州記云丹川堯子封者九域志云在鄧
有丹朱家然丹朱陵乃在相之永和鎮

房防 朱封防也昭王取房后今蔡之遂平西南四

十吳房故城孟康云本房子國輿地志云房

之遺房于楚夫榮奔楚封之因曰吳房國楚靈滅

平因曰遂平即西魏之先遂國周為遠州水

經云陽武有房故昭二十二年兵

城非趙之房也秦之防陵房亦作防世國

唐王墓武德初為房州與趙房異詳周後

大繇國唐帝後夏封之在虞號之間在河東

十里有顧鈔說阮蔡之所有傳虛傳嚴傳說之祠古之

北虞今隸平陸尸地多傳姓子云傳巖在北

海之洲妄也

長子之後妘姓留也丘中有麻彼留子國者

漢隸彭城鄆云留縣故城翼佩泗濟張良遇

水縣東南二十五或以為

粟元年宋呂留在彭城也子房之封有廟墓

蘇鴉云騰縣有留城是鄭留邑陳併之曰陳

乃此城氏之劉亭隱今徐州

十一半傳之劉也今徐之留城鎮有留鄉

留故城繁休伯避地賦朝余發

繆也說文無劉字春秋劉康公

防姓韋也見世本或云劉氏非

侯爵祝也充之龔丘治故地丘屬濟北有鑄

鑄廣記云龔丘春

秋之祝阿寰宇記為古祝國黃帝後故城在

今豐齊東北二長清東北四十五記云黃帝

後封因禮

欽定四庫全書

唐二 築伐有唐堯帝後洛陽之唐聚昭二十三注

南有唐帝若郊之戰唐侯為楚左拒預謂楚之小

國定五年秦子期滅唐者隨之唐城唐鄉也

御龍邑左傳云懼

侯漢屬南陽國云南陽魯縣今汝之魯山有

魯陽關有大龍山堯山今日大陌山因索立

堯祠水經注索

公墓秦龍城汝之龍興九域志魯陽關城

在鄆有松嶺即古魯陽關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杜廣 一曰屠括地志云杜伯國今永興長安縣南

十五有下杜伯家廟記云杜伯所築漢之杜

陵今萬年杜縣有周右將軍三杜主祠通

為杜城在萬年東二十四杜陵後魏

萬年東十五非杜伯國唐杜兩國也

隨州杜城在安山國也志云

隨州杜城在安山國也志云

士會邑晉地晉人逆晉侯于隨者非隨州然

按類林隨侯祝姓則亦陶唐氏之後

范三 士白封今濮之范漢故縣有故范城武德二

為范州領范一縣與范陽壽張異郡之壽張

河東永安東北故彘縣也今晉之霍邑晉先

穀為彘子宣十二年彘子尸之者有彘水

即漢昭二十九年

彘縣非周彘傳周國地

函與

右五色皆士氏

冀氏也併于晉郟芮封之昔白季過冀者三

三漢之隋縣今隸晉有冀亭在皮氏東北傳

云冀為不道者非冀州

博之屬縣繆所出桑欽地里志云繆出高唐

今濟南之祝柯預云祝阿西北上堂城

唐之名非一若帝堯伐有唐則為上唐故蔡

陽上唐鄉晉楚之戰後為縣晉上

城有故唐城劉累之封則南唐也見復有廣

唐北唐之類冒其名耳高唐齊邑今齊之章

邱則故高唐關輿云漢縣平原郡南五十宋

章高唐故城在齊之禹城南五十昔夙沙衛

以高唐叛後使盼子治高唐地者

堯之子十其長考監明先死而不得立故

堯有煞長之誣監明之嗣式封于劉其後

有劉累事存漢紀唐表云陶唐子孫生子

手曰劉朱又不肖謂不似其父母非

而弗獲嗣然亦弗絕於世其代之封者可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得而知矣

有虞氏後

虞

三

帝先世所封河東虞阪所謂嬪于虞者今解之虞鄉一曰吳在虞城北十三志云平陸吳山上有虞城舜始封是故虞城在陝之平陸東北六十穆天子登薄山冀軫之隘宿于虞是也首山即預在河東太陽陝之夏縣有太陽故門樂史以為安邑同故武德為虞州元乃都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媯

六

本作媯因媯同見說文古書賈昌朝音辨柱所都蒲阪今之河東有媯水逕首山下復一水曰洎洎南洎北西注河河東舜廟記云二泉在首山東北山中中記出河東縣南三十首山南流洎北流洎孔安國馬季長呂忱王肅杜預皇甫謐以為為洎水之曲非也並見有帝廟宇文護造然潘城洎皆有媯名下而洎水亦有媯亭媯亭山在兗之洎水源陶長沙有媯水皆有祠去都遠矣又安息去代二萬千五百亦有

水

商

義鈞國今商之商洛漢商縣有堯女墓盛弘之云武關西北百二十商城是

緡

季釐國見山今濟之金鄉詳少昊海經

虞

公爵虞思國少康所依商均後虞漢虞縣伯禹所封即有虞哀君專於樂臣爭於權氏盡於利而亡

主

鄭穆妃主媯國後為邦秦武公伐邽縣之者武公十年伐邽戎置下邽今華陰有下邽天水有上邽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城在成紀有邽山

胡

古胡子國歸姓范史汝陰本胡國汝陰今穎治西二里有胡故城九域志開封有陳胡公廟胡公媯姓而盟會圖胡在豫之鄆城此姬姓胡楚所滅之昭二十三年越世家云折郟宗胡

索隱

宗胡邑也為胡姓之宗

負

世紀舜選于負黍按少室一曰黍室負黍城在其南定六年之負黍也杜云陽城西南有負黍亭今在登封

遂

虞後商人真之遂見風俗通杜云商封虞邑瑤云在她丘東北十里字書作隧今兗之龔丘有她丘城

盧

西北十里有隧鄉漢隧縣齊滅之莊十年國故楚地今襄之宜城漢中盧春秋時盧子

黎者縣北有漢黎丘城應氏謂在盧江非郡國志志字記應劭盧江故盧子國故通典以為盧州蓋古盧戶亦或通言故戶潘辨載籍無戶盧而左傳盧或亦曰盧在宣城西山中劭以後因以戶江為戶戎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蒲

蒲衣之故國河中之河東西二里蒲津關也

街

郡國志云東郡衛公國姚姓本觀國也有河牧城亦見水經今鎮之靈壽西北

潘

故縣屬上谷左傳潘獲潘子者本北燕州貞觀改曰媯州今媯之懷戎亦曰媯虛魏土地記下雖

鏡

今之西城有姚方媯虛世紀謂媯虛佑云本曰鏡洎有舜祠或謂舜生於此世本云媯虛在西城西舜居而穎容釋例亦謂舜居西城西本曰媯洎非也

傳

河東商滅之桑欽水經云濕水逕鄒平故城鄒元云古鄒

鄒

侯國舜後姚姓今在濟南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息

今新息楚文妃息媯國後周之息州隨志周置息州大業中廢築古錄有息州刺史梁洋碑非姬姓之息杜以為姬姓非也

母

按字書鄒齊附庸今齊南郡衛地在曹衛之間田世家伐衛取母者田氏取之以封胡之支子遠本胡公為胡母氏春秋

轅

齊之禹城西有故轅城寰宇記作暖池哀十年趙鞅取轅宜非此漢有袁良食遺鄉按良

衰

漢劉楚為胡母侯屬泰山

負

負黍

滿為陳侯至陳濬塗以宅立姓曰袁漢有關內侯良食遠鄉

餘姚 風土記云舜支庶所封今縣隸會稽在餘姚

上虞 山之西以河東有姚故曰餘姚武德為姚州今縣隸會稽拒餘姚七十鄉道元所謂虞濱西三十有虞山以有宋之虞曰上虞上虞故

城則在餘姚 太康地記謂帝避丹朱于此故縣北有百官橋一曰舜橋郡國志云禹與諸儒會事于此相慶樂而名尤安

西虞 齊桓公收西虞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餘虞 即虞吳今長興東北四十二有餘虞浦陽美之東

周處云諸漁浦一名餘吳溪舜虞時人化之徠居故記每作餘漁非也

巴陵 古巴丘今岳州有黃陵舜妃登北氏墓詳路史舜家辨

長沙 今岳之浙江潭之益陽梁之重華縣有重華城一號虞帝城記為帝都非

濮 帝子散封者今濮州有歷山靈澤故衛有曲濮定八城濮二極十宛濮八 濮水在曹之南華莊子釣處

箕 箕子之先箕伯之封小國也春秋猶有箕崇之國姓纂云商之圻內今太原晉敗狄于箕者傳三預謂太原陽邑有箕城是陽邑隨之大谷後為骨打都今遼之榆社東南三十古

箕城在遼山 又地志與琅邪 漢其國屬琅邪宜文為箕侯今 青之益都 襄邑 冀州郡必苦縣有其山 益都有箕山 石勒破來衣冠號君子城其平幽州攝苟 韓等還冀邑今訛為箕子城矣

朝鮮 箕子後封遼之樂浪今平之盧龍有朝鮮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故武德以遼為箕州年八而高麗亦其地

鮮于 箕子之支子仲國顏真卿云武王封之鮮于仲食邑於於一云朝鮮後入海者為鮮國

直 直柄國昭二十三年直人周地

瀉 長沙縣有瀉水水經云東入臨湘

陳 媯滿之封本商侯武王伐而封之今陳治宛丘苑城城記云胡公所築楚初滅陳項襄後

昭 都之八漢初淮陽國章和為陳國 年二後魏為

陳郡隨為州

陸 郡國也漢縣屬魯國今滕縣 移蕃城中去古滕二十里一作

番 鄒邠音皮白褒魯國記云陳子游為魯相太尉陳番子也國人為諱改曰皮

罕羌 燒當後

有庠 象國今道州孟子作鼻

象城 漢縣屬鉅鹿今趙之臨城昭慶鎮西北古象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城趙趙舜弟象居九城國 經同故仁壽以廣阿為

象城樂史引左傳舜弟所封二國 附

君必不道而後國不祥國不祥而後國幾

亡陳殺洩治宣九明年而夏舒弒其君

夏舒弒其君而後楚入陳十一年楚 莊殺夏舒陳招

殺世子昭八年春未幾而陳侯卒陳侯卒而後

楚滅陳十月楚 靈殺昭楚莊欲孫陳已而復之故

楚靈滅之凡四十 八年楚靈滅陳已而陳吳復

歸昭十三年故楚惠復滅之哀十七 凡

滅陳矣昭八年滅陳九年書陳災劉向謂

蓋不見智滅而猶存也前書叔弓會楚于陳見楚子已在陳繼書陳災所以災楚且存滅國若陳之未滅者傳言神靈謂災五年當復封封五十年而遂亡亦左氏

妄方其欲孫陳也以申叔時之一言復之

既而納其致亂之二臣故聖人書曰納公

寧儀行父子陳夫復人之國而乃納其致

亂之臣則是制人之國而使之不得其君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臣之道也昔者晉人以幣如鄭駟駟乞之

立者子產辭曰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國

之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

為辭之幣而報之晉人舍之四國有王它

國非所當與也今也納其致亂之臣則是

私利之而制之國矣存亡繼絕顧若是耶

納者莫之受而強焉者也然則為楚也如

之何猶夏舒之宮封洩治之墓施孔寧儀

越州治謂之句踐城與南越異越絕書云句踐小城山陰

爵不過子

王會解有會稽或云即越蓋自一國

今處州通典云本甌越之地

一曰妹妹夫末也晉之龍丘令衢之龍游有

姑蔑城在穀水南三里東門臨薄溪昔彌庸見姑蔑之棋

者漢之夫末即東陽之太蔑縣而取丘其析

臨元年盟郟之處今克之取丘有姑蔑城

會稽

越之別漢書荀子呂覽明作于昭云是餘于

今隸饒漢之餘汗杜佑謂句踐之西界所謂

于越淮南云越人有變必先守餘于者韻作

邗為孟音非重述以為亏云即于越因杜以於為發語余漢音云南方越名

周書有句餘蓋句越也亢倉子言句越之幹

者山經有句餘之山郭云在句章之北餘姚

之南取二縣以名不然

今烏程東二十有歐餘山一曰烏山一曰甌

亭山以王逸少昇之曰昇山

輿地志漢文封東海搖之子期視為顧余侯

侯今昇山東十八有西余山

海內南經云閩在海中許說文云閩越地種

郭氏以為西甌今建安非鬱林乃今福之閩縣即東

治亡諸之封治後分為會稽故地城今在永嘉亦曰西越

志西越建安郡東甌永寧郡今福州南九里南臺江有亡諸釣龍臺州南二百步越王山

乃亡諸舊城中有越王井其中金雞有

姓黃林者是或云東越者非開元錄云閩川越地即古東甌

今建州亦其地皆地種有五姓謂黃林等是

其裔無諸封閩越王乃秦之閩中或云即東

越非也建元三年閩越發兵擊

東甌六年擊南越不得為一

烏程有餘不鄉扶鳩切今湖之德清東百步武

康東二十四里有餘不溪溪水絕清與餘溪

不類晉孔愉放龜於此愉餘不亭侯沈氏家傳後漢沈戎居烏程

餘不

見王會解說云顧見下然在漢世一云姑熟於

孰音轉也

見王會解漢之揭陽亡餘復封是今潮之海

陽縣舊謂南越地二越之間爾

漢縣故城在密之諸城東句踐圖霸徙此起

觀臺山上徙三萬戶于下

上元西南七里故越城越絕書云東甌越

王所立元王四年范蠡築寰宇記在今瓦官

門東南曹氏記云在秣陵西十五句踐平吳

成之而築去建康宮八里

王搖王東甌今温之永嘉也郡國志云永嘉為東甌漢之治

有甌水永嘉記甌水出永寧山郭氏以臨海永寧為

章安之東甌鄉也地有回浦浦東乃漢侯官

都尉理閩越王東甌告急遣厥助救之未至

出乃以東甌地為回浦光武以回浦為章安

越之分封顧余者號東越郡國志云婺州正

得東越之地

四方令越温在正東越之分或云即甌人温

歐甌區通

故城在明之鄞縣西圖經鄞縣東有甬東及

句章故城郡國志句章本是華平山

史記句踐平吳徙夫差於甬東韋昭云甬東

即句章東溪口外洲句踐都即哀二十二年

之甬也預云甬東乃句章東海中洲窮地也

王會解云甌人鱣蛇字注云東越甌人海內

南經甌居海中注岐海今臨海永寧縣即云

甌人

秦縣界有諸山暨浦元常之都

甌鄒

諸暨

隨寰宇圖云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于此

武城

秣陵

觀臺山上徙三萬戶于下

王所立元王四年范蠡築寰宇記在今瓦官

門東南曹氏記云在秣陵西十五句踐平吳

成之而築去建康宮八里

王搖王東甌今温之永嘉也郡國志云永嘉為東甌漢之治

有甌水永嘉記甌水出永寧山郭氏以臨海永寧為

章安之東甌鄉也地有回浦浦東乃漢侯官

都尉理閩越王東甌告急遣厥助救之未至

出乃以東甌地為回浦光武以回浦為章安

越之分封顧余者號東越郡國志云婺州正

得東越之地

四方令越温在正東越之分或云即甌人温

歐甌區通

故城在明之鄞縣西圖經鄞縣東有甬東及

句章故城郡國志句章本是華平山

史記句踐平吳徙夫差於甬東韋昭云甬東

即句章東溪口外洲句踐都即哀二十二年

之甬也預云甬東乃句章東海中洲窮地也

王會解云甌人鱣蛇字注云東越甌人海內

南經甌居海中注岐海今臨海永寧縣即云

甌人

秦縣界有諸山暨浦元常之都

甌鄒

諸暨

隨寰宇圖云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于此

秣陵

觀臺山上徙三萬戶于下

王所立元王四年范蠡築寰宇記在今瓦官

門東南曹氏記云在秣陵西十五句踐平吳

成之而築去建康宮八里

王搖王東甌今温之永嘉也郡國志云永嘉為東甌漢之治

有甌水永嘉記甌水出永寧山郭氏以臨海永寧為

章安之東甌鄉也地有回浦浦東乃漢侯官

都尉理閩越王東甌告急遣厥助救之未至

出乃以東甌地為回浦光武以回浦為章安

越之分封顧余者號東越郡國志云婺州正

得東越之地

四方令越温在正東越之分或云即甌人温

歐甌區通

故城在明之鄞縣西圖經鄞縣東有甬東及

句章故城郡國志句章本是華平山

史記句踐平吳徙夫差於甬東韋昭云甬東

即句章東溪口外洲句踐都即哀二十二年

之甬也預云甬東乃句章東海中洲窮地也

王會解云甌人鱣蛇字注云東越甌人海內

南經甌居海中注岐海今臨海永寧縣即云

甌人

秦縣界有諸山暨浦元常之都

甌鄒

諸暨

隨寰宇圖云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于此

秣陵

觀臺山上徙三萬戶于下

王所立元王四年范蠡築寰宇記在今瓦官

門東南曹氏記云在秣陵西十五句踐平吳

成之而築去建康宮八里

王搖王東甌今温之永嘉也郡國志云永嘉為東甌漢之治

有甌水永嘉記甌水出永寧山郭氏以臨海永寧為

章安之東甌鄉也地有回浦浦東乃漢侯官

都尉理閩越王東甌告急遣厥助救之未至

出乃以東甌地為回浦光武以回浦為章安

越之分封顧余者號東越郡國志云婺州正

得東越之地

四方令越温在正東越之分或云即甌人温

歐甌區通

故城在明之鄞縣西圖經鄞縣東有甬東及

句章故城郡國志句章本是華平山

史記句踐平吳徙夫差於甬東韋昭云甬東

即句章東溪口外洲句踐都即哀二十二年

之甬也預云甬東乃句章東海中洲窮地也

王會解云甌人鱣蛇字注云東越甌人海內

南經甌居海中注岐海今臨海永寧縣即云

甌人

秦縣界有諸山暨浦元常之都

甌鄒

諸暨

隨寰宇圖云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于此

秣陵

觀臺山上徙三萬戶于下

王所立元王四年范蠡築寰宇記在今瓦官

門東南曹氏記云在秣陵西十五句踐平吳

成之而築去建康宮八里

王搖王東甌今温之永嘉也郡國志云永嘉為東甌漢之治

有甌水永嘉記甌水出永寧山郭氏以臨海永寧為

章安之東甌鄉也地有回浦浦東乃漢侯官

都尉理閩越王東甌告急遣厥助救之未至

出乃以東甌地為回浦光武以回浦為章安

越之分封顧余者號東越郡國志云婺州正

得東越之地

四方令越温在正東越之分或云即甌人温

歐甌區通

故城在明之鄞縣西圖經鄞縣東有甬東及

句章故城郡國志句章本是華平山

史記句踐平吳徙夫差於甬東韋昭云甬東

即句章東溪口外洲句踐都即哀二十二年

之甬也預云甬東乃句章東海中洲窮地也

王會解云甌人鱣蛇字注云東越甌人海內

南經甌居海中注岐海今臨海永寧縣即云

甌人

秦縣界有諸山暨浦元常之都

甌鄒

諸暨

隨寰宇圖云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于此

秣陵

觀臺山上徙三萬戶于下

王所立元王四年范蠡築寰宇記在今瓦官

門東南曹氏記云在秣陵西十五句踐平吳

成之而築去建康宮八里

王搖王東甌今温之永嘉也郡國志云永嘉為東甌漢之治

有甌水永嘉記甌水出永寧山郭氏以臨海永寧為

章安之東甌鄉也地有回浦浦東乃漢侯官

都尉理閩越王東甌告急遣厥助救之未至

出乃以東甌地為回浦光武以回浦為章安

越之分封顧余者號東越郡國志云婺州正

得東越之地

四方令越温在正東越之分或云即甌人温

歐甌區通

故城在明之鄞縣西圖經鄞縣東有甬東及

句章故城郡國志句章本是華平山

史記句踐平吳徙夫差於甬東韋昭云甬東

即句章東溪口外洲句踐都即哀二十二年

之甬也預云甬東乃句章東海中洲窮地也

王會解云甌人鱣蛇字注云東越甌人海內

南經甌居海中注岐海今臨海永寧縣即云

甌人

秦縣界有諸山暨浦元常之都

甌鄒

諸暨

隨寰宇圖云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于此

秣陵

觀臺山上徙三萬戶于下

王所立元王四年范蠡築寰宇記在今瓦官

門東南曹氏記云在秣陵西十五句踐平吳

成之而築去建康宮八里

王搖王東甌今温之永嘉也郡國志云永嘉為東甌漢之治

有甌水永嘉記甌水出永寧山郭氏以臨海永寧為

章安之東甌鄉也地有回浦浦東乃漢侯官

都尉理閩越王東甌告急遣厥助救之未至

出乃以東甌地為回浦光武以回浦為章安

越之分封顧余者號東越郡國志云婺州正

得東越之地

四方令越温在正東越之分或云即甌人温

歐甌區通

故城在明之鄞縣西圖經鄞縣東有甬東及

句章故城郡國志句章本是華平山

史記句踐平吳徙夫差於甬東韋昭云甬東

即句章東溪口外洲句踐都即哀二十二年

之甬也預云甬東乃句章東海中洲窮地也

王會解云甌人鱣蛇字注云東越甌人海內

南經甌居海中注岐海今臨海永寧縣即云

甌人

秦縣界有諸山暨浦元常之都

甌鄒

諸暨

隨寰宇圖云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于此

秣陵

觀臺山上徙三萬戶于下

王所立元王四年范蠡築寰宇記在今瓦官

門東南曹氏記云在秣陵西十五句踐平吳

成之而築去建康宮八里

王搖王東甌今温之永嘉也郡國志云永嘉為東甌漢之治

有甌水永嘉記甌水出永寧山郭氏以臨海永寧為

章安之東甌鄉也地有回浦浦東乃漢侯官

都尉理閩越王東甌告急遣厥助救之未至

出乃以東甌地為回浦光武以回浦為章安

越之分封顧余者號東越郡國志云婺州正

得東越之地

四方令越温在正東越之分或云即甌人温

歐甌區通

故城在明之鄞縣西圖經鄞縣東有甬東及

句章故城郡國志句章本是華平山

史記句踐平吳徙夫差於甬東韋昭云甬東

即句章東溪口外洲句踐都即哀二十二年

之甬也預云甬東乃句章東海中洲窮地也

王會解云甌人鱣蛇字注云東越甌人海內

南經甌居海中注岐海今臨海永寧縣即云

甌人

秦縣界有諸山暨浦元常之都

甌鄒

諸暨

隨寰宇圖云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于此

秣陵

觀臺山上徙三萬戶于下

王所立元王四年范蠡築寰宇記在今瓦官

門東南曹氏記云在秣陵西十五句踐平吳

成之而築去建康宮八里

王搖王東甌今温之永嘉也郡國志云永嘉為東甌漢之治

有甌水永嘉記甌水出永寧山郭氏以臨海永寧為

章安之東

建國今具之武城北十里有故城

沒鹿

經之無勿說之而有經之直勿煩之而紆魯僖公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會于曹南邾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會盟者彼自為盟而已往會之也用之者亦猶易之用牲云爾或以饗或用享所不得而知矣聖人惡其詳而書之曰用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則其惡己矣夫焉用究然執鄆子固邾人而左氏者乃以為宋公使邾文公執而用之次睢之社說者復有叩鼻血社之說蓋因上文曹南之會相屬而為之言茲大妄矣夫經文之曹南乃別自一會也于時雖有邾人而非文公共會盟于邾也乃是邾國自為盟事而鄆子往參之鄆子參之因以見執非復向者曹南之會也曹南者曹

之南而邾者直邾國也若以同為曹南則經之書必曰如會不得云會 盟于邾矣即

按曹南在濟陰東二十里邾在東濟任城南二十里西南去曹三百一十次睢在宋城南其東北一百八十至單又一百八十而至濟其西北至曹南二百八十道路越絕不知何為而有是說且曹南之會寔非為盟亦何得謂之會盟而辨疑更以謂用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為牲而歎之以盟不知鄆子已用則復誰與盟耶以為盟曹南之人則非惟壤隔而已酉後曹南抑又遠矣宋公亦當代之盟主也而今為會乃遽制使邾子執用鄆君則罪正在宋不在邾矣春秋胡得越宋而理邾哉設以宋公使邾子執鄆君而用之則春秋必曰宋公使邾子執鄆子某用之宋公主使國君戕一國君理無不書不

書宋公是宋公未嘗使邾人執鄆子書邾人執鄆子見執鄆子者乃邾人宋無豫也

夫以季姬之使鄆子休朝猶切書之况使他國之君執國君而賊之乎果以宋君使之則宣之十八年邾人之戕鄆子又誰使邾昭公十一年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時之日且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又名其二君曰誘曰殺曰執曰滅曰用其辭之曲盡如此宋果使邾度得而不書乎蔡友之用左氏以為用祭岡山而公羊則以為用其頭以築深戒小人之不能順事者果聖意乎然春秋之諸侯死不以其道名鄆子不名其所以放乎死惟自取也季姬許嫁邾鄆子請強委禽焉既歸邾矣而鄆子者復往而參其會其取死者固非

以其道也胡文定云用為臣僕用為臣僕固不足乎書也

二

南粟氏桀之封秦為居粟 亦作鄆羽傳 范增居邾人 今無為之屬鄆縣也古粟伯國 見書亦為子 入楚為粟公吳滅 昭二十四襄字記楚滅非 既為葦舒邑故楚圍之 故粟城在皖北 同志粟城在桐城襄字記在縣南六十 六東 五號古重城城有三重南北川澤左右 阪 合肥粟胡云居粟臨者九城志 湖故有夏水 謂之焦其志作勳同呂交切 非衛粟 杜云異楚邑邑無書滅 左云楚邑邑無書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杞 定似國商封之今汴之離丘有古杞城武德初為杞州 又開皇初杞州 今濟之白馬 傳十四遷緣陵 魯陵地志云北海營陵亦謂營 丘唐者入北海今雖治有禹廟 後復遷淳于 今高甯嶺云即緣陵文 公遷之桓六洋子公亡 貞定二十四楚滅之 微不紀公羊僅 十四莒滅之 古作 衛宏 樓也本作樓商所封即牟婁 隱四莒伐 杞取之者曹東 之地一曰無婁之諸城有婁鄉牟夷國也說謂封杞而號東樓繆東樓與魯婁穰鄆異

五 樓

隱四莒伐

德二十四傳妻晉地而南陽穰鄉乃妻也漢
祖云妻者劉也故吳嘯縣漢改為妻姑蘇嘯
為妻

陽 即陽樊在濟源晉文公曰陽夏商之典祀樊
仲之官守焉者

沛 見潘夫論或云即鮑然自有鮑

泊費 費也一作郝扶味切今河南緱氏滑都也與
魯費異費音秘陸氏一之誤 姓纂有郝氏別為郝並

欽定四庫全書
音非也玉篇以郝為手氏之鄭亦非 路史

冥二 鄭也陝之平陸東北二十有鄭城箕伐之者
後為虞氏邑又哀六有冥陳地與哀十九越冥異

褒二 夏有褒君褒姒祖也盟會圖云梁州褒國故
漢之褒中義熙之苞中有褒水褒谷褒國故
城為褒水所壞褒字記褒中古褒國都賦理在興元西三十三樵謂

沈寢 蔡之褒信
沈姒國子爵蔡滅之定四 穎之沈丘縣亦謂之

男南 寢地叔敖之封在縣南百步隋為沈州
世本之有男氏潘夫作南周書之有南也二
臣勢均爭權而分楚地記云漢江之北為南
陽漢江之南為南郡者是

彤 商有彤伯地即彤城

鬻四 齊公子荼母鬻姒國昭二
齊之歷城歷下城東三十四有鮑城三齊記
鮑叔牙之食邑而漁陽有鮑丘之水潯水也

鮑四 鮑叔牙之食邑而漁陽有鮑丘之水潯水也

欽定四庫全書
毫之城父亦有鮑溪水非舒鮑
路史

流黃 辛姓在三巴之東山海經云廣三百里亦見
鴻烈等書

葦育 熏粥也後為獮允匈奴
後為黨項宕昌白狼羌

大夏 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即据典牒成湯放
桀丙伯命巢蓋建之也辭曰放為放象放
堯顧有以處之矣雖然尹放太甲晉放其

大夫胥甲父于衛蔡放其大夫公孫獵于
吳昭 三楚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昭 穀梁子

曰放猶屏也豈建之云乎曰不然辭固有
同而辨然則桀非不仁歟曰桀雖不仁君
也湯雖仁臣也以臣而建其君置其天下
之大而小之一國非放而何哉太史公曰

禹之後分封以國為氏然自有扈氏斟尋
氏斟氏戈氏則失之矣扈出昆吾斟戈出

于己姓蓋由世史誤以己為姒爾非其後

云

商氏後

毫五 湯都南毫今南京穀熟高辛之都與葛邾葛今寧陵
萬邾毫有五一在杜南先世之居有毫亭有
水一偃師西毫屬西京或以此為湯都蓋以
師去葛八百毫衆安能往耕而童
于魏食裁水注梁國二毫是矣

北毫屬開封 後魏拱景毫薄是漢薄縣隸山陽 有景山毫城

湯亭宋宗廟墓所九 湯亭城志景山在澤湯受命都之古毫城在
五十三有湯堊亦襄十一 而譙弗豫
有澗水盤庚徙治一鄭地盟處

毫縣本濟陰故毫今毫州 離都近南毫南北毫亦皆曰商 後代
或以實三毫阪尹者妄謂南北北毫或以
為北毫穎達不能辨杜謂景毫乃周地故今
筆縣西南湯亭亭而降之垣有景原記為湯
誓師處按三分毫民于此三所爾

緜西降谷分毫民于此三所爾

般也讀如衣見呂 蓋本杜毫契都故不韋曰
湯當約于郭薄春秋 然考城穀熟安陽俱有殷

名穀熟湯都古之商丘昭相土之居所謂從
殷者毫之內地鄭云始于 號非也云始號曰殷
已前皆追號

仲丁居教也在陳留浚儀秦之教倉今鄭之
榮澤西十五有教土有教城穆傳畧氏之隧

即詩薄狩于教者字書陔隄

元和志內黃東南十三故殷城董甲居董字
今相州有畿城商亭董甲故城在安陽西北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五里 寰宇安陽 宜甲冢在城外西北隅洹水

南岸 元豐七年水毀民夷之有銅 魏始名州

后魏書道武帝都訪立州 昭元年 非鄭相相鄰也

祖乙勝即居之 紀 年沃甲祖丁因居之

南庚更自庇遷奄 紀 後陽甲居之商奄也 伏周公志

奄君附祿父周公踐伐之 三年踐奄

奄然與祿父封相連或此是

今河中龍門故皮氏東有耿鄉城為河所毀

耿 邢

今河中龍門故皮氏東有耿鄉城為河所毀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晉滅耿賜趙夙者開皇之耿州 十六年改定

州南祖乙城今慈 陽為耿州以

州若隰之吉鄉 即為邢故通典云祖乙遷

邢 音耿通 史記云先耿後邢正義從之失之

紀年盤庚旬自奄遷于北冢曰殷虛北冢蒙

字爾即景毫湯都今毫之蒙城漢之山桑 屬

後漢屬 汝南 天寶二改縣北八十有南北二蒙城

魏孝文築相拒四十步先武幸處今宋城縣

十五小蒙故城六國之蒙縣復有今蒙城縣

北四十 一里 或云河北非也 地形志北梁有北蒙

域索隱殷虛南去都

三十是殷虛南地舊曰北冢夫宜甲祖乙居

河北不利盤庚涉河以民遷矣豈復在河北

都 水鍾紂都在冀 州大陸之野

武丁遷之在朝歌故城南詩沫之鄉者近紂

沫 水鍾紂都在冀 州大陸之野

北般 庚丁徙河北號北般地即殷虛在相之安陽

西有激水北去朝歌百三十里 史項羽傳三十

水南般虛述征記河內懷有般城元

是河北地有般城志在武涉東南十里司

馬邨都按紀年秦伐鄭 劉聽以郭

次于懷城般般城久矣晉之般州 嚳為般州

朝歌 唐縣今通利 黎有鹿臺 十有三

朝歌城 陽縣今通利 黎有鹿臺 十有三

大陸

牧野 衛之汲與地廣記故商都牧野之邑寰宇記

汲近郊三十

商之王蓋屢遷矣書自契至成湯八遷湯

始居亳盤庚五遷八遷自湯之前而五遷

在盤庚之前故班固曰商今屢遷前八後

五蓋十三也自盤庚至紂蓋復五遷世不

知矣 盤庚遷蒙 武丁遷沫自沫祖毫

之 庚丁徙河北 武乙丁徙朝歌至紂居

八遷之可考者六契居番昭明居砥石

復遷于商相土處商丘上甲居韜而湯居

毫此世所謂不可得而知者至于五遷則

畧相庇奄耿也庇奄書所不載而世儒輒

以湯盤庚之兩都足之已失之矣而或者

更以五遷俱出盤庚尤為妄亂夫盤庚之

遷本于洪水都國墊溺為之是豈得已而

不已者哉蓋六四曰中行告公從利用為

依遷國勢或不利用有不得而不然者盤

庚之告民曰王不恆厥邑于今五邦是

則所謂五遷者非指盤庚而今之遷為有

所不得已矣且其遷也涉河南渡而說者

猶以為盤庚之遷在于河北儒學荒疎之

惑世也如此 鄭云祖乙去朝居耿為水所

修造疆土地迫近山川地焉至陽甲立盤

庚為不樂從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

俗故不樂從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

元見陽甲宮室侈奢下邑色居墊壞水泉

瀉園不可行政政故徙都殷虛殷云喪民用

祖辛來民皆奢修故徙盤庚虛殷云喪民用

不之能悉庸復著之 應氏地里風俗傳曰

河南陽故相州圖經云安陽紂都也在淇洹

之問所謂北冢戰國策言紂兵在飲淇右

義以為盤庚後徐王遷之 鳥呼商之屢

遷亦可謂不幸矣貧氓徙關塞土日更

者何異自湯至于盤庚將二十世都始五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史建中復為澗州 二年以陳之澗水置真

史建中復為澗州 二年以陳之澗水置真

史建中復為澗州 二年以陳之澗水置真

史建中復為澗州 二年以陳之澗水置真

史建中復為澗州 二年以陳之澗水置真

史建中復為澗州 二年以陳之澗水置真

史建中復為澗州 二年以陳之澗水置真

史建中復為澗州 二年以陳之澗水置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蕩析離居事可見矣類達以為久居水變

非必奢侈也以盤庚名篇則鄭云為臣之

時事宜 予記國名而商氏之都不一學者

有據 予記國名而商氏之都不一學者

不之能悉庸復著之 應氏地里風俗傳曰

河南陽故相州圖經云安陽紂都也在淇洹

之問所謂北冢戰國策言紂兵在飲淇右

義以為盤庚後徐王遷之 鳥呼商之屢

違而民胥怨不安方且詰諭大臣諸侯惟恐或沸豈將以其勢毆哉鄉非北都圯廢則初之以愛子吾知盤庚之不遷矣太室三塗洞庭盟門天下之險而國之者不一姓是地利固不足恃也然則為國者必有道矣奚至朝河而莫隴哉春秋之書以國違者凡七邢衛蔡各居一而許處其四悉譏其輕動而不能自反也然則為國者亦

必有道矣

邶

鄆武庚之封漕是一作漕今滑之白馬有鄆水

即妹之邦紂所城一作邶晉有邶霍叔尹之詩

謂邶霍叔尹之邶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曰三監孔氏以管蔡商為三監霍有不預班固從之非也武庚得為監以蔡仲之命致之鄭為是武庚之封乃紂之都在邶境也東

街南邶北邶邶鄭亡於春秋前故有詩中街

公孫東邶伯邶云南邶東邶北街俱非史周公誅三監蓋以其地封康叔謂庸叔子孫強兼二國亦妄邶詩言亦從其流則在北也

鄘

楚丘城是今衛之汲東北十三有故鄘城新鄘

鎮西南三十二或云楚丘城在漕之街南西北七里有鄘水出宜蘇山其後

東徙野處漕邑而云在彼中河則街東矣

曰曹曰衛以在畿域分曹遮街馮翊扶風之

義也三國以淇為分鄘云送我于淇衛云送

子涉淇而邶云亦流于淇地俗異也

蘇文忠曰武王非聖人也夫手鉞其君而

國其子使三叔監之是豈得已邪使武庚

而非人也則必不叛假二叔卷而非親也

亦豈至于助逆乃一亟而悉誅之子瞻之

言劉知幾之說也鄭厚本此而學者詳之

知幾曰武庚合謀二叔節節三監君親之怒不忘臣子之心可察稽之名教生祀無

慙而論者以其無成即以頑民為目若少康子胥不幸而敗則亦肆逆醜徒竊名逆

息邶武庚紂之長子也武王已國之而大誦乃曰般小腆誕敷紀其序曰予復則

庚之事可知矣証可以此為之罪哉或以春秋之法罪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之

魚臣子論

庚尤非類方武王之誅紂也三年毆蜚廉

子海隅而僂之滅國者五十此皆助紂者

也紂雖不善然猶有助國與若林之旅如

此而乃死之南單之臺而分天之明知微

子之賢不立乃貪于武庚之不肖而立之

復疑于此而以三叔監之是誠何心哉夫

以洵洵之商而輔之以三卷此武王之失

策也鄉使克商之後舍武庚求微子以世

祀雖無三監吾知商人之不反矣立微子

于商退即諸臣之位以聽天命之所屬彼

天下之勢既一去而不可反人心已離而

不可挽則雖以玄德之賢決不能挾區區

之商以令我夫然後之中國踐金肥而朝

諸侯俾天下後世知吾心之不利商則雖

三聖之授受不是過矣惜乎武王之志荒

也書曰武王勝商殺紂非南子云武王殺

王伐紂還馬而進厭旦散之而紂卒易鄉

遂乘商人而進誅紂是以為商人殺之是

聖人不信也不知乘商人者誰歟乃周人

也易紂斷其首懸之攻于後者也荀子所謂

夫赤太史徒尼書言右秉白旄因謂題之

太白爾孔氏欲謂武王不殺紂謂紂之自

焚也史遺本紀謂武王以戎車馳商師商

師大崩帝辛奔內登樓臺屏遮自燔于火

武王手太卜麾諸侯進拜王揮之入王所

射之事三發下車誓以輕劍折之懸之太卜

死而罪之則生必不釋之矣殷天討有三說

或曰罪浮于桀或曰不共戴天或曰對多

智不殺則必有扶之以叛如武庚者尸子

云武王親射惡來之目斬商紂之頭手汗

于血當此之時猛獸者湯不殺桀也故

鄆醜云下放一等則至于殺其說如是

君子曰武未盡善又曰義士猶或詳之謂

之義士則不義有所尸矣或曰孔子般人

也于武王猶有憾然而居周也故于夷齊

數致意焉曰否是無義無命也漢武帝時

既封周子南君求殷之後絕不能祀丞相

衛曰王者存二後所以尊先王通三統也

其罪絕者更封他親以承其始今宋已失

統宜立殷後非當繼宋乞以孔子世為湯

後不幸事廢逮孝成時九江梅福更以為

言始以諸經相明錄其後世為殷紹嘉公

微三 郿 子爵本扶風郿陽今岐之郿縣有郿鄉紂徒

畿內則在聊城十道 今故城在潞東北寰宇

九城志博州有微子城或云在魯今徐沛東

南微山有微子冢非也亦曰郿莊 魯公羊

云微子國東平壽張作微杜云魯下邑 瑤

西北三十有微鄉

宋 古商邱火正遏伯之虛相土因之漢睢陽隨

為宋城今南京治縣西南十二有微子冢廟

五隕石

目夷 今徐之滕東有目夷亭

木門 今滄之清池西北四十六有木門故城衝鱗

所託裴二十七奔 魯地志云中有大木因名

桐門 樂大心采

不其 今秘之即墨西有漢不其故城

祝其 今海之懷仁故祝其也

長勺 宋之洵陵城今在寧陵東南二十五後隸魯

坎氏 宋附庸英賢 鞏縣東坎聚服云鞏東邑

向二 許之長社東北有向城向岡向鄉鄭地兼十

鍾 向一云尉氏西五十向城

鍾離 今亳之臨渙漢之鍾縣

樂氏 州犁采楚地

華 鄭地津名兼二

欽定四庫全書 華子國鄭十邑有華

鄭 皇瑗之子般邑鄭曰鄭般

戴圖 齒也博雅稻析也或作戴櫛蓄今拱之考

城有故戴城考城今 初併于鄭隱十鄭伐取

庸故楚戴宋曰穀謂之穀漢之 戴應氏近

故詩箋以微戴為城圖 戴聲近

云楚漢兵起邑多災而名妄章帝為考城 戴

考取光烈 隋為戴州有戴水國都城記考城 戴

昭二 褚十六 共公 子段采子 今洛縣南有褚氏亭褚氏聚

合 向氏邑向戌曰 也今同之郟陽徐史音龍

防 今單州有古西防城隱九取防杜云高平

西防縣城在單父北常防城 防

鞞 向魃邑成 二穀梁云去齊五百里

防 魯下邑今充之魯孫預云魯縣東南垂城是

樵未詳孔子之生處與孟軻之鄉異或作 防

武王既勝商殺紂即武庚而立之夫弔其

民誅其君而乃立其子獨不以其他日之

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德也至于周公

讓使管蔡二叔監商監之云者所以制止

其沈涵淫奔之俗而納之道爾土地人民

皆我之有固非利其國而欲之如宇文之

于蕭氏也及武庚之作難三監淮夷並起

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洵矣周公于是

濯征龜伐至久而後克之茲宜深監武庚

之事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微子啟夫以

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

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為故亳商之舊

都民之被其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而非

人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恪非周矣而成

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統承先王修其禮

物不少為疑而宋之臣人卒以按堵非聖

人之盛德能如是乎予以是知立國惟在

于賢而不在于疑之多也秦漢而下不原

仁義而徒汲汲以防虞天下為心豈不大

可懸哉

曼 鄭邑曼伯國標十二鄭京 一作蔓符

曼音 鄭也成二集 鄉在廣漢穆傳曼伯

曼音 鄭也音 鄉在廣漢穆傳曼伯

曼音 鄭也音 鄉在廣漢穆傳曼伯

曼音 鄭也音 鄉在廣漢穆傳曼伯

曼音 鄭也音 鄉在廣漢穆傳曼伯

曼音 鄭也音 鄉在廣漢穆傳曼伯

鄧 曼侯伯爵鄧莊 今襄之鄧城二漢鄧縣古

鳳林也是為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鄧音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

陽郡 十六年封 今鄧故城在鄧城西北十餘

里而蔡鄧盟處則蔡地乃今鄧州與鄧城接

鄧之分姓曼子爵鄧也 寰宇記鄧子國巴人圍之八

楚併之傳云鄧之南鄙鄧人是已今鄧城有

鄭城沔水之北光武言宛最強鄧次之者范謂安

養有鄧聚是

武丁子文封苑城為苑侯今鄧之南陽漢宛

縣也為平去二聲非

今荆門當陽東南有權城臨權水口 當陽古

楚武滅之遠之那處閻縉尹焉非定之權北二十

有故權城古捷鄉也

後為御叔之邑

御姓湯也潛夫作湯今相之湯陰漢蕩陰也檀王

蕩年秦寧公伐蕩氏取之

御姓侯爵淮南

御姓鄒也史夫差取番者今鏡之番陽漢之

番陳勝傳番番盜有番江今縣東有番故城

御姓錫時子之先今均之鄖鄉有錫穴漢之

中錫

御姓

侯爵漢縣今在冀

堂陽

春秋之時來鄭地子姓世本子姓有時氏蕭氏預以為

榮陽之釐城璠云榮陽東四十釐城是

茶鄒 鄒也王符云皆殷氏舊姓鄒陽鄒城是

恭也世族譜云附庸國今朝之共城文王侵阮沮恭

者即共伯國漢之共縣共故城縣東百步非

叔段邑詳畢史登揮共和辨

伯爵寰宇記云梅伯國紂所滅今譙南四十

有故梅城河南密縣有梅山集韻音每

史記商後有稚氏以國為姓

渭水有定城是郭述征云定城去潼關三十

夫人定子世以為諡失之

子姓一作鄆南陽棘陽有鄆鄉吳人伐巢克

棘者有巢亭在襄邑南二十與衛巢異大叔

十一或云居巢非也

鄆

一作國春秋地圖謂今同州為同國

黎氏故國或黎山氏子姓國侯爵宣十五鄧舒

黎侯而立或黎一作國篇文王所載者與紂都

黎侯而還一作國

接今潞城東十八有故黎侯城黎亭即黎陽

曰黎侯城水經黎陽故城在黎山東北班志

上黨壺關東北有黎亭九城志亭在黎侯縣

街地故黎侯寓衛今通利之黎陽漢黎縣

以中潞泥中二邑處之

比北 比千國蕭云紂諸父今唐之北陽有泚水後

魏為殷州而比干墓乃在偃師西北十五冀

宇記在汲北十里有石銘云大夫比干之墓

魏者文弔之黎陽西北三十枉人

山云比干殺于此而名止陽三山有廟在滑

唐太宗

九城志石州有比

干山比干祠稱驗

髦魏 見世本一作髦姓書複姓有比疏重誤

漢平原有枊縣音勒世本劉辟強為侯國者

段干也芮城東北十五有段干木墓高三丈

貞觀雜樵采

瓦 定八 也街地會處有亭在胙城杜云亭在東

胙城燕即今非成紀之瓦亭也成紀有瓦亭東北

並出世本

子爵來也登之黃縣東南二十五故黃城是

樂史云即

古之萊夷今文登東北八十不夜

城也元和齊人遷之鄆曰東萊漢故東萊郡

陽川通萊乃齊

境上青之臨胸隨立萊州亦作邾宣七又

邾邾 邾寄

邾侯云時來邾之時來非萊蕪俱非魯萊梓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之地實萃云菜人流播邑落荒蕪
而名萎菜蕪故城今淄非東南

桐二桐
桐三
空桐也世本云
商後國宋之虞城南五里有桐亭故

空桐地今尚曰空桐
哀二十六年公卒大尹奉公以入空桐襄字說
峒非桐鄉一在扶溝即開封之桐本鄉地一
曲沃西南開喜西南八里桐有桐鄉故城隨
國經云俗以此城為桐宮皆云放太甲處按
湯葬在今尸鄉乃
放處在偃非此

五
皇甫作都沛國之向漢屬龍亢今入穀孰
西南

龍亢城附庸國
世族詳炎 尉氏
西南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沛
徐也有沛氏商人六族有條氏徐氏王符云
殷氏姓也

繫二
澶之清豐有繫淵繫陽故城而臨河有繫泉
郡國志云繫陽城漢之外黃有繫陽亭
通典城在內黃西北應云在繫水之陽漢強
占為繫侯者亦音蟠一在汝陰
杜云繫陽亭在汝陰桐陽

南今類
州也
本嬉國紂伐有施有施以嬉進今施州

樊
慶姓
晉
夫今襄之鄧城有樊城鎮漢之樊縣有
樊古城樊陂樊侯國也
襄字記樊陂在南陽西南 南離州

記荆州圖副摯虞等皆以為仲山甫之封
荆州
圖云樊城仲山甫所封
記志皆然詳泰伯後圖樊村鎮在宜城皆其
地魏孝文帥十萬攻樊城不下者
曹茂錄
云樊噲所食采

薄
姓書宋大夫食邑為氏

鐵
欽定四庫全書

條
舊是周亞夫封條今冀之薊縣樂史云即條
晉地

索
鄭之索氏
昭五年鄭勞叔向處 故成皋東有大索城成
皋開皇為汜水
孟今 鄭之滎陽有索水

鮮虞
續志云子姓國鮮虞子中山新市也有鮮虞
故城白狄別居種最大晉伐之
昭十五年定 今

定之新樂
通 漢盧奴故鮮虞縣後周鮮虞郡
唐鎮州
應氏地理記左人城西西北四十左人
鮮虞故邑左人即今定之唐縣

路史

姚
春秋姚子國子姓
或云蕭姓非

蕭
子姓附庸
莊十二年大心然南宮牛始封為附庸本宋邑
宋高哀為蕭封人云

楚滅之
宣十二年定王十徐之蕭故漢縣屬
沛北征記云城週十四里南臨沔水

虞城

梁丘

樞書待子橫硯貽孫有田祿思以貽其子

孫人情所同然也是故諸侯有國以處其
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采者服事之

稱也
所謂亮采一作采爾雅云尸采也采義亦同
郭璞云官地為采同官為采
采字書又作日集韻音菜云臣食邑俗

圻外之侯惟嫌紛變是故必世子而世祿
圻內之侯入為王官必選賢德是故異於

外侯有祿而不必世然有大功亦有采地
以嗣其子所謂官有世功有官族者邑亦

如之所以處子孫也書大傳曰古者諸侯
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

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
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

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
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亦見詩外傳

若古封建惟以其功德于民者則與民共
封之所以繫民心也至于後嗣弗能遵守

廢祀失國則民望于是絕故必興而繼之
使歸心焉漢道何後魏錄由世縱其不肯

猶當十世宥以勸能者後世不知乎此見
功臣之子孫有無功而受祿則思所以削

而奪之而不知其乃祖乃父固當功于爾
民功于我矣吾之有天下亦猶是也孟軻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也成季之勲宣孟之烈而訖無後則為善者懼矣特厥苟有先祀何廢二勲武

仲云若子文而無後奚以勸善楚王官人以世

雖紂之執政然賞延于世者皋陶之訓仕

者世祿亦文王所由興也所主惟賢豈其

不必嗣歟句龍共工皋陶伯夷昭明伯益

相土伊陟三五之時祿不免世春秋胡為

訊世卿哉八元八凱世濟其美尹單甘劉

代食厥地豈非繼世象賢則以興鮮克由

禮者以亡而非繫于世不世乎公羊以為

詳官制中左氏說者知其不然故又云公卿大夫世祿而不世位父死

子食其邑而不繼賢則復之烏戲以人情

為天下則天下莫能破昔蘇軾論夏以為

人之愛子天下之通義有得為而欲與其

子孫人情之所皆然聖人以為為不可易

也故從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陵

是封建之理也事情深盡今古無二然至

海外之說乃大不然豈作以蚌異于蛤而

二五之非十者乎宋景文傳宗室謂李百

藥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歷祚之短長不緣

封建為臆論及十一宗諸子之傳乃以為

歷數短長自有底止漢七國晉八王不皆

常得其效以此見其非好惡之不同特知

識之未昭爾若蘇子者蓋亦習于百藥宗

元衆楚之咻而未晰其致者歟土蕃設官

父死子代非其種類汜不相伏屈茨之法

國首首領相承不絕他姓別系決不得而

處之燕吳禪亂葉白爭滅古之君子豈顧

自為膠擾而欲民之定哉明賢于斯亦有

所決擇矣

路史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二十八

詳按官庶言臣張潯

編修臣袁燾勛

總校官庶言士臣何恩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峇

謄錄監生臣王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二十八

宋羅泌撰

國名紀五

周氏

號郭

仲之封為西號在岐今鳳翔號縣通典云岐州號縣西

也東遷之際自此之上陽為南號矣其處者

為小號秦滅之年魯莊七年亦俱曰郭公羊

郭郭究碑言郭叔禮註號或為郭在武都南百里有號城集韻引傳攻郭音號

東號

叔之封制也今鄭之滎陽有號亭世紀以成

叔之封故通典以洛之汜水為東號國即制邑左傳云制嚴邑也號叔死焉制今在孟之

汜水漢之成臺臺家在焉皇覽云基址及冢尚在或

云仲封者非左疏亦云東號制也賈逵虞翻

上陽是上陽城在陝縣之硤石鎮西三十六里常陽驛之東南下陽即今同之下

亦非馬融云叔封上陽仲封下陽疏謂二地

皆號邑不得二人分封其處今號之號畧正曰南號以其

仲後所都故亦號西九域志周封號仲非世

紀三號仲為西號不在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此春秋公子譜上陽號叔之後亦非

北魏

男爵今陝理西四十五里故號城是漢志引

號世一以州治 是為大陽漢志北魏在大陽城為即古號國 是在秦陽西魏在魏今陝平陸皆漢之東陽地天寶元年守李齊物開漕得古錢有平陸字改為佑 以此為仲邑仲後也

盧氏

地道記郡國志皆云西魏之別詳商世侯國

夏陽

序之封晉滅之傳二 今陝之平陸見歐志漢

夏陽城又在韓城東北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康公邑在緱氏杜云緱氏西北舊有 魯地非也襄公十五年盟 惟詳字 有銘然古亦無之

渠之封文王異 弟之子 今梁國北岑亭風俗通云古

岑子國

右王季之穆

齊桓公遊于邠見亡國之城焉訪諸野藿

郭氏之虛也公曰曷其虛對曰善善惡惡

公曰善善惡惡固政之嫩也奚而虛曰惟善善而不用惡惡而不去也公歸告管仲仲曰若人為誰惟弗知也曰然則君亦一郭矣公退招野藿而進之故春秋書郭亡猶梁亡者言其所取亡也夫亡國之亡也未嘗不以其取亡者也今郭之亡所善不善而所惡不惡也所善不善則無貴于知善所惡不惡則無貴于知惡矣美其在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始郭君之出也徑諸澤語取者渴取者進清酒語飢欲食取者進梁肉脯糗君曰何給對曰臣昔儲之為君之將出亡道飢渴也曰然則若知吾且亡乎曰然然則孰不告對曰君喜道腴而難至言誠恐先君之亡也君怒取者辭焉曰今天下之君無賢而吾君以獨賢泰賢此其所以不之存而之亡郭君於是伏軾而詰曰賢顧若是難

邪舍車躅山中屋飢力解枕取者而寐取

者易之塊疎行而亡之郭君餒死中野詩

者聽言則對語言如醉郭君之謂也惠王七年 詩外傳云為狼所食齊潛居衛謂公王丹曰吾之所

以亡何也公王丹曰主之所以亡賢也天下之主不肖而惡主之賢也潛慨然曰賢固若是苦耶此亦不知其所以亡而亡者

公王丹之所過也若宋昭之出也僭謂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者吾今知所亡矣被服而立侍者無不曰吾君麗者發言舉事朝者無不曰吾君聖者內外不見其過茲吾所以至於此也宋公于是革心易行安幾行道居二載宋人逆而復之死誼曰昭故君子莫大乎自克

之非是而代莫之明也故并及按此郭乃年之所書者賈誼書作號君亦曰郭二十四乃北燕之地寰宇記云聊城今有郭城博州國經云山國郭氏之虛是也管子亦言桓公之郭問郭老何以亡春秋地名云 不相及諸家皆不知郭公繆文

魯

齒也曲阜少昊之虛曲阜小地名在魯 十二門魯國記七門有鹿萊 大中祥符間曰

仙源隸兗

今鄭治管城古中牟自漢為中牟 開皇管州十六年即

管

今蔡治上蔡漢蔡仲子 蔡伯括地圖云豫州

北七十里上蔡古蔡國縣西南十里有故蔡

蔡

城蔡山岡故國也

侯爵穆傳那侯替侯來弟弼為伯毛駘醜靈皆伯祝駘言文王子惟替為伯左妾

興仁之濟陰漢之定陶東北四十七濟陰界

有定陶故城即古魯國南二十有管城有管

南山周為管州今與仁府

管

有定陶故城即古魯國南二十有管城有管

南山周為管州今與仁府

成 邠是也伯爵濮之雷澤北三十故城是漢屬

濟北晉屬東平後遷其陽曰成陽漢隸濟陰京相璠云

東即歷丘南故邠郡故襄守記雷澤古邠伯姬姓國縣北有邠都故城誤也按漢止有城與成陽樂氏安爾與周成十三年周地屬魯

邠魯在河內蘓之邠異邠邠蘓念生

伯爵僮也始亦侯穆天子傳僮侯邠

霍泰山霍水郭璞云平陽永安西南汾水之

西有霍城非六安之霍壽之六安霍山天監貞觀為霍州

欽定四庫全書

衛 侯爵故朝歌本衛州衛縣周為州隨為縣熙寧六年

省為鎮入黎陽熙寧三年廢復隸衛州六年省

毛 伯爵原父得毛伯敦蓋于扶風文稱伯河南籍水傍有毛泉

近上邽

伯爵也龍字京兆今有亭

世繆為集韻那丹同音男益失

子爵伯二十也今登封有廢城是為南

與晉異太原原有城所謂其者

伯爵今懷之修武有故雒城范志云山陽有

雒城杜云雒城在河南山陽西周罍有雒公緘鼎非秦之雒

侯爵傳十九年本徐屬縣詳黃帝後遷公丘

而地為小邾故充之龔丘有古滕城今滕縣西南十四里

周世居太王王季皆都今京兆咸陽有畢原畢陌關中

欽定四庫全書

原 伯爵今澤之沁水縣西北有故原城晉伐原者後越

同為原大夫即此或云忿生邑或云潁潁水

經云潁有二源東源出原城即晉伐者今孟

州潁源西北九里有故原城

侯爵初文王作邑以治南國今永興鄆北二

十豐水之西有豐故城竇莘云在長安縣之

靈臺鄉通典鄉在長安西北

侯爵詩云荀伯詢也今猗氏西南古郇城

是佑云猗氏古陶國元和志西南四百里正平西十五竹紀

年次于郇者徐鉉云荀氏郇侯後宜用郇字世云今河東多此姓不作荀音

或云郇之三水柏邑非也晉伐荀以賜原氏

右文王之昭

唐虞稽古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公侯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由夏達商未之有

改至于武王雖曰反商政則由舊故班志

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弗可改也孟軻曰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

侯公侯百里不百里不足守宗廟之典籍

子惠子云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而

子產亦謂天子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

古之言封建無以異者王制之書州建之

國亦不過乎五十若七十與百里正有合

乎子思孟子先王之制斷可識矣獨周禮

書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率百里

而差之果周制乎夫以男國百里食四之

一為五十里餘為所比之封附庸土也然

子伯侯公地乃大異諸公之地乃至二千

五百縱食其半猶當千二百有五十如千

二百五十則以多如五十則以少其果然

邪顧魯侯也而百伯之地豈治世法哉粵

自周襄上失其御諸侯無政讓相侵併而

後土宇逾越燕越之壇埒于王圻而齊未

相所刺方二千有餘里秦地為方千里者

五郅楚且以六千而為人役故子產曰今

之大國兼數圻矣此諸侯所以惡其議已

而圯其籍又從而屏之制曰上公之地方

欽定四庫全書

荀 靈臺鄉通典鄉在長安西北

侯爵詩云荀伯詢也今猗氏西南古郇城

是佑云猗氏古陶國元和志西南四百里正平西十五竹紀

年次于郇者徐鉉云荀氏郇侯後宜用郇字世云今河東多此姓不作荀音

或云郇之三水柏邑非也晉伐荀以賜原氏

右文王之昭

五百里且謂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故特

加之四等之上使兼二十四附庸者益以

闕矣夫太公之封齊周公之封魯地非不

足也而儉于百里此孟子為魯人言者于

百里猶曰儉則周公太公何嘗越百里哉

今魯為方百里者四十九有王者作則果

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

仁者不為况殺人而求之乎形方氏制邦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國正其封疆無有乖離之地正使小國事

大大國比小是先王之意也公侯伯子誠

使成依司徒之數則職方所率千里惟可

四公聲禹所正八州不過三十二公侯伯

以降已不容屠設以盡為男邦亦不能八

百國王制之千八百豈三千所容哉說者以周

九州方七千里州得千里者六以千里封

四公又以千里封六侯又以六里封十一

伯一千里為二十五子一千里為百男凡

百四十有六國不及二百一十之數猶一

千里取之以封五十九男六侯之方餘二

百里以封四男十一伯之方餘一方以封

一男凡六十有四男合一百四十六為二

百有一十儒之無特見至此且魯方七百

里為公侯地百里者四十九為伯

地七十里者百云十伯之地尤殊

秦

柳

成

邱

費

二

顏

郎

預

云

高

平

方

乾時之戰有秦子莊公所臺慶三十一年

展禽邑地理風俗記高城縣東北五十有柳

亭故縣世謂辟亭

桓六年城預云泰山鉅平東南

厚也厚成叔辨邾之須城東三十六有郈城邱亭

鄭氏云闕其南面叔孫所隳也

鄭也德公以鄭賜季友季利涉歸古命氏云

今沂之費西北二十有故城臨沂東三十六一作柴

古文書柴響或作柴誤柴音背恩柴也非河南費

預云高平方與東南郁郎城方與今單之魚

臺

防 臧氏邑魯東高昭公五年莒牟夷以來以防

即齊魯會處今密之安丘有莒城莒亭

取丘二 桓庶子菜漢隸泰山公叔文子升取丘項羽

名孟康以為取丘人姓有取丘申陽申陽蓋

姓蓋自為一姓因文顯之說今充治取丘

取丘在其西南與衛之取丘別衛取丘在今

十因郭子瓌陽東南三

負取也

殺梁 鄭氏云博陵有殺梁城

陰下陰 襄之穀城東北有陰城師古云古陰國乃故

鄭地又有下陰在陰城之西後之所遷昭十

公子赤遷漢陰縣陰于下陰今光化乾德隋陰城

穀 平侯都今蔡之屬志云平侯自

新蔡 新蔡今黃梅有石蔡山上蔡徙都此或云黃梅皇

州來 昭侯徙此號下蔡今壽治唐屬潁春秋時有

地記成蔡成公與公徙此樂史云下蔡有二處水經淮水東岸

一城即下蔡新城二城對據是也

卞 季武子以自封者今兗之泗水開皇中以故

卞城置十六年

康 登之牟平在牟山陽而夷平開皇之牟州三

內國 姓書康叔故城在潁川孔安國宋襄以為畿

本曰曹戴公居之宋桓公立盧于曹泉水載馳皆言衛

地今滑之白馬衛之下邑西征記今白馬城

曹邑戴公

楚丘 郡國志成武有楚丘亭城家記齊桓公築衛

文公居僖二年所城

杜云在成

今澶之衛南西北四里楚丘城也

非拱之楚丘今楚丘縣戎州之邑即戎伐凡

伯慶鄭氏以為文公徙此九城

志南京有楚

丘晉文公作

碯邑周有石尚姓書云王父字為氏非

文八年晉解揚歸斥戚之田于衛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東流河處此文公

遷楚丘今衛南縣

裘 仇也柳莊采裘氏地

彌

咸也衛附庸在河上文元年注相世家以為

宿如宿舍于宿河流北過元城而咸在河外

故陽虎從晉伐咸曰右河而南必至馬十六

晉伐衛今在衛縣之南預云咸頓丘衛縣西

春秋之時河與晉異由晉而言河西為內東

東為外故云咸在河內春秋時在河東也集

韻並音錄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元 咥邑今大名之元城應云魏武侯公子元邑

陽處父聘衛過甯者一作寧今拱之寧陵古

信陵故魏安僖封弟於信陵號甯陵君然甯

城在獲嘉而武陟亦故甯

肉叔初封預云平輿有沈亭平輿城在今蔡

之汝陽東汝水南通典云古沈子國

宋併之桓二年今曹之考城東南有北部城

鄭樵云南北二部城在單之成武

鑿 滕叔初采今沛之公且

魏王地記云下洛城西南四十潘城是華分

州志潘在廣平城東北十里

龐 畢之分龐鄉越世家所謂讐龐長沙者

唐韻姬姓國本說今范陽李澤中有馮水

即古馮池故馮夷國

在安邑芮近寰宇記芮城北五有魏城即萬所封周八里樵云河

中河西縣河西寧寧三省入河東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大梁 魏惠六年自安邑徙大梁遂曰梁孟子見梁惠者今

開封祥符昔之浚儀而汴城西有故魏城魏

惠所築九城志古梁城張儀所謂四平無名

山大川之阻者東魏為梁州

令狐 魏顆邑晉惠公濟河圍令狐者傳二今猗氏

西十五有故令狐城

懷 寰宇記懷州云管蔡廢紂封康叔為懷侯于

此即為衛後遷河內晉于是晉南陽狄伐晉

圍懷者韋懷也宣六紀年秦伐鄭圍懷殷或云

隳懷念生之邑今懷之武陟西有故懷城

康叔孫封楚有恒思公世本云後有恒氏

恒 右文昭之分

周監二代封爵五列子弟勲賢必參封之

秦除五等設爵二十身稱皇帝而子弟為

匹夫微侯關內一至無廟可立二世國絕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漢祖龍興創其孤立奮然封建然而襲秦

戰國先王綱紀掃地之後莫究其事忽忽

晉土設爵二等大王小侯張耳吳芮韓信

彭越臧荼跋布韓信盧縮異姓之王者八

蓋時求安反反不得不爾而王之號遂為

臣下常稱二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四年

帝之約異姓非功不王至呂后遂破約王

台祿產自茲不改洎建武初尚襲二等皇

子為王而其餘以列侯及是朱佑峙議天

無二日人臣之爵無過于公于是正為郡

公十五年已復稱之識者貴焉十七曹氏始

列郡王晉且封國皇子稱王而王之子為

侯太始元年子弟宋齊以降爰列郡陳

室即有郡嗣藩之三等逮乎元魏王公侯

子分爵為四皇子若元功異姓稱王皇族

若始藩為公王大郡公小郡于是王者七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十旋為六等北齊因之大氏子晉宋若梁

靡異開皇國郡王分九等煬帝謾以王公

侯為三等李唐之起務廣宗藩自從昆弟

郡王數十孩提並列及文皇墜封彝說疎

悉降公時惟數有功王而止貞觀之十一

年即詔前元景等二十一王督刺代襲後

復制皇兄弟若皇子為王皆國親王太子

男為郡王庶姓卿士功業特盛亦得郡王

由是異姓畢王侵尋戰國五季之事至德
之元迄大曆三異姓王者至百一十有二

不亦異乎比後之世更以王子兼師保官
果何為邪夫以此號既立既久而不可易
邪則世祖固嘗改文皇固嘗降矣以吾之

子弟非王其號不足以貴之重之邪則文
武成康之親子弟管蔡成霍孟晉之徒止
于侯伯一適之外其子不過守其故土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食聊采公且無有未始不貴且重漢魏而
下蠻酋冷伯王稱且不勝計其果重乎南
粵尉陀若閩尉粵亾諸四夷酋長固不得
同中國如口轉賜之重授南粵元鼎即賜
之相及內史中尉太傅印得自置
賜非矣然漢王子曰諸侯王徒名王而其實
則諸侯言之不順而有此目則名浮之無
益辨矣聖人復起果將奚先亦惟名之必
可言而已季札辭國胡翼之以為見父兄
之王號難乎革也革而不用則

左右國人習于僭擬之久有所不順因而
不革則非季子之心自度有不足以辨此
故辭之以全操使有伊周材具則不辭而
為之矣水惟就下人惟從是安有習于僭
擬之久而不順者

唐

故唐都郭夏虛也世本云叔虞居郭今大
夏故云唐本堯封在夏虛

後曰晉以水名今并之陽曲故平晉西南

十六有叔虞祠墓故詩止曰唐

韓

同之韓城南十八有故韓城韓原也秦晉戰
處古今

地名曰韓武子食采韓原一曰宗丘與臨晉近謂之少梁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邠也今懷洽河內故邠縣有邠臺邠城京相
云河
內野山西北三十有古邠城邠亭邠臺水經
云故邠國一云邠氏邑在陽曲東七十即為
邠者周以與
鄭後善晉或作邠誤
今作應古應侯爵增世為應侯盟會圖

雁 云汝之魯山有故應城今在萊汝有應鄉

翟 孝伯封狄城也績志臨濟本狄國唐韻云春

秋時狄國也

寒 侯爵定公三年有寒氏晉地一曰五氏南宮

中鼎云王在寒師即此字書以為
邠

右武王之穆
武之穆四唐為長後曰晉次桓叔韓是也
邠三雁四而狄寒亦其別者富辰曰邠晉
雁韓吾知其說無推次也惡戲聖人之經
書大畧為世長慮豈後世腐爛之儒苟目

前者之所知耶昔者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于是封文之昭武之穆者二十有餘國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叔不咸周公宜戒同姓疆大之禍而弱宗
國矣乃復大封同姓焉此可與腐儒苟目
前者言與先漢孝武懲七國疆大之禍于
是務削宗支逮元成時宗國蔑矣而移漢
者王家也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凡四國之
分封者今復修于下方

曲沃

成侯之居以封桓叔故地有晉先君之廟獻
公城之居申生曰新城漢為曲沃今隸絳藩

岳云陝之曲沃是也

絳

穆侯居見詩譜莊公二十
六年士蒞城之二漢為縣今隸絳

有絳山絳水有故絳城在翼城東南曲沃南

二里元和志周勃邑
今隸絳邑故城景公遷新田又曰絳乃

以翼為故絳二後魏北絳縣在
翼城南絳在絳

孝侯居因曰翼侯蓋與絳近今翼城東十五

有翼故城絳邑之東八十魏五年伐翼者
集韻云國名云

即絳改非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翼九宗嘉父逆晉侯于隨納之鄂曰鄂侯晉

地魏

澤之屬縣西北三十有端氏故城

郤 叔虎邑俗作郤

絳 郤也預云野王西南有絳城今在懷之河內

畜 郤劉為邠田後復歸周以賜晉文公故又屬

畜 備郤也邢侯邑曲沃南二里有故郤城雖子

奔晉與之鄙者姓書有畜氏鄙氏云因非子畜養妄

涉 涉佗邑漢之涉今隸潞

苦 苦成也王符云都犇采于苦曰苦成故城在鹽池東北後或為楷齊人改曰車成又作古城

冀 芮城西三里有郤芮墓芮死文公命闕下軍大夫復與之冀今晉之冀氏芮故邑

張 晉分漢張縣今邢之任是郡縣志縣西南二十七即濟陽城

解 王符云河東解邑有張城西張城呂春秋云魏之分非唐叔後今河中臨晉東南故解城在桑泉之南虞鄉東三十城猶屬解信十五解梁以略秦者非昭二十二之解後

揚 魏為二南解度郡北解臨晉以蚩尤體解名集韻音蟹繆一曰揚氏寰宇記趙氏之寧晉春秋揚氏說文

續 狐鞠居采謂之續簡伯云晉城賜吟郡縣志同

溫 叔虞後封在河內狄滅之信十年溫子奔衛襄王以賜晉卻至采焉曰溫季狄孫陽處父亦采此

祁 太原祁縣有祁奚墓寰宇記在開喜東二十二里

介 卻步揚邑玉篇作云亭名

孟 孟內孟大夫祁氏漢縣隸太原唐邢今陽曲東北八十故孟城劉子伐孟定八續志云國非衛東

孟也定十四年劉賚獻齊者又哀四年孟周地若宋孟信二十一公作霍穀

原 先穀封曰原穀後封氐

駒 卻克采鄆名世姓辨誤與子錡皆謂駒伯

霍 汝之梁縣西南七十霍陽山漢為霍陽縣有霍故城一夕之期襲梁及霍在是哀四周地

箕 箕鄭采晉語鄭為箕大夫

樂 賓邑靖侯孫真定樂城漢為平棘開皇樂州十六

今趙之平棘西北十六有故樂城近栢國夏取樂遂南徙曰南樂漢南樂故城在鉅

鹿鄆耶

屈 夷邑采麗姬曰蒲屈君之壘也今隰州有故屈城南屈也韋章救鄭次南屈者汲古文北屈

見後中古國

犇 臨汾有犇氏亭樂史云卻犇采非魯山之犇楚有中犇昭元年犇乃南陽之犇本鄆地入楚漢犇縣今汝之魯山南十九有古犇城

荀 逝遂采本鄆地重耳軍盧柳濕次于鄆者晉語

銅鞮 羊舌邑漢縣今隸威勝本屬路太平與國三置軍有銅鞮山銅鞮水南十五銅鞮故城宮址存焉子產云銅鞮之宮南六十有銅鞮伯華墓

揚干 唐叔後在狄者有大戎氏小戎氏

戎氏 按桓叔封韓蓋初封桓竹紀年有桓侯非諡

桓 也漢梁孝子明封桓邑侯是也

韓西 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城是

趙蘭 漢西河屬縣

平 代之雁門故平縣東漢之平城紀在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今魏之南樂縣圖云平邑在縣城東界

右武穆之分

虞隰雋滑霍揚韓魏姬姓也八國皆為晉

所滅昔者晉假道于虞以伐虎宮之竒曰

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

穆也為文王卿士勛在王室藏在盟府將

號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桓

莊之族何罪而且害之晉可謂不仁矣方

文公滅曹也以其地賜宋人文公有疾曹

伯之寺儒晉莖之史佚諱之以曹為解曰昔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郡縣志縣西南二十七即濟陽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呂春秋云魏之分非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集韻音蟹繆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說文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子產云銅鞮之宮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晉語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伯華墓

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而君滅之能無及此乎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公悅復曹伯及霍之滅霍公求奔於齊晉國大旱卜之霍泰山之為也使趙夙召霍公而復之齊景公之伐宋過泰山夢二丈夫怒甚晏子曰湯伊尹也語其狀信公曰何如對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可以無後今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宋矣而君伐之請散師而平之公不從再舍鼓毀將殪公辭乎晏子乃散師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之所以獲天福也祭二十六虞虢之滅惜乎無以三者之事沃晉侯者 晉滅魏取霍皆當不訂

凡二

伯爵衛之共城西南二十二凡故城也杜 共縣東南有凡城袁山松云西南郡國志又

臨朐東陽城亦曰凡而益都有凡山並諫

蔣 初伯後侯班志云汝南期思里蔣鄉古蔣國楚滅為期思今尉氏西五十故蔣城是新鄭界杜

云在弋陽期思期思故城在固始西七十

邢 侯爵邢治龍岡城內西南隅小城也秦之信都莽之襄國隨為州漢項作為邢襄邑邢傳

形刑從井說文戶經切乃作邢故字書要以邢為井而邢玉篇邢控干切韻邢在河內 在鄭邢侯國

夷儀 范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瓚云夷儀城在襄國西百劭云邢侯自襄國從此曰邢丘通典

北百四十有夷儀城西百五十七有夷儀鎮元和志龍岡西四十有故城俗呼隨宜有邢家人 在河之臯曰平臯有平臯城狄國邢丘丘者紀年梁惠成三城邢 彪後志云縣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封非也平臯邢丘非始國也

祭 伯爵商代國後為周圻內桓云在河南 穆

傳正公父說文 周公後 城在開封長垣今管城

東北十五有古祭城也

胙 今滑之胙城燕併之故曰南燕後漢燕縣屬東郡 南燕

木屬酸棗有胙亭然晉元東郡武德胙州

茅 殖綽伐茅氏也東二 十六 戚之東鄙本衛邑茅盈

系云姬甯之分漢有東茅侯預云高平昌邑

西有茅鄉城今金鄉西北四十二 有昌邑故城 非修武之

茅

警

有二西警在濰詳見 東警在鞏 西有故城屬周單子取之昭二十三 年取警 姓苑云此本出祭氏

周

兪 盟會圖云充國周公後所封疑即魯之謂右周公之族本亦文之昭第國多故別出亦以別其祖禰之所自出云伯邑考 公為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豈惟後世之愚然哉晉文公之出也歷者七國齊桓女之楚成享之宋襄公贈之馬而秦穆公乘送之卒以得國此四國者皆異姓也而能繼之若此衛成公曹共公鄭文公皆同姓也而皆不禮焉是所謂不如我同姓邢昔者晏子患齊之公室卑子華子曰詩亦有云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蹻蹻臨于上人將卑是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取何懼而不獲兄弟之不協焉能協諸侯之不睦邢與衛同姓之國也狄伐邢莊三 十二 齊救之閔元 暨遣夷儀乃從而為之城德 元 年狄入衛則 則為之城楚丘德二 年正 二國者俱齊侯所存之亾國其患難正相同也齊桓卒十七 明年而宋衛遂伐齊救救之故邢與狄冬伐衛又明年衛伐邢二十有五

年遂滅邢一書狄救齊有以見諸侯之罪

再書狄伐衛于有以見救齊之美也方狄人之迫黎侯黎侯寓衛衛不能脩其職及戎之伐凡伯衛且不救致王臣之無援逮為狄滅齊復為之城以居之衛人忘亡可謂飲其德矣今也卒再朔則遽起而伐之况王在難而乃稱兵滅人之國絕先祖之支體無人類矣故聖人書曰衛侯燬滅邢夫春秋國君未有生名之者今日燬蓋甚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責其無人類也禮云諸侯不生名失地則滅同姓名此以一節而別經者其說未然書稱呂伋君與詩言召虎生名也楚子滅夔滅沈晉滅下陽虞號滅同姓也衛侯奔楚鄭伯徐奔失地也而皆不名采地之大夫附庸之君未爵命于天子則不盈乎君道不盈乎君道而猶異大夫平居則族而名之有所降則舍族惟天子尹宰與公之孤特責故又以官加之異列臣也姓有同異其所以滅之貪土地利人民上絕王命下絕人紀其惡一也楚子虔誘殺蔡侯弑平姓杜弔蔡錡更以煨字為周下煨字而誤增之不知文之前滅國皆人無稱爵者此將名之不可曰衛人燬故特加爵正如楚子虔者置二爵亦誤耶胡以名為常不名為燬陋矣

侯爵成王子次子云翟今洛陽城中太倉西南池也世紀景王葬翟泉在今東陽門內大街北太倉中北眺翟泉戴延之云太子宮東今無水

彤 伯爵成王子唐韻作彤云成支庶
單 成王子單子國單襄單伯子也今單之單父非魯之單伯

鄭 伯爵厲王子初采咸林咸林國語元
伯爵厲王子初采咸林咸林國語元

伯爵厲王子初采咸林咸林國語元
作咸襄六年
縣地許地
中東西連三小城字文朝移于西南九里故鄭城開皇三又移里
初縣在鄭城屬京兆蓋未為國國語桓公
王東遷更稱新鄭云穆王弟友所封子與平不得以封桓公為周司徒王定將亂謀于史伯寄寄于鄭父之丘是以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師古亦非之蓋是采于彼今因其名以來此非至此始有鄭名京兆畿內自不妨

新鄭 幽王敗武公徙河南併號鄧十邑居之曰新鄭故莊公曰吾先君新邑於此若新豐者今鄭之新鄭祝庸之虛

南鄭 今興元者舊傳云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漢中為南鄭

鄭別都厲公居後屬楚王隱云翟也今許之陽翟莊公城櫟真子元

制 此制號東號也本滎陽隱元而北制虎牢乃成阜五今孟之汜水有制氏成十六制田鄭地滎陽制澤今宛陵

共 共叔邑杜云汲縣非

京 太叔封所謂京索鄭詩叔出于京者今滎陽東南二十有故京城故京漢後齊廢

成 侯也宣王子幽王封之曰楊侯其地平陽楊氏縣漢之河東楊縣也

陸 宣王支子陸氏譜云封陸鄉為陸侯

謝 宣王支子是為謝丘盟會圖云謝城究之龔丘與姜任二謝異

縱 平王子精封英賢錄云因為精縱氏

梁 平王子唐封南梁也今汝治梁縣有梁山梁故城在承休西南四十哀四年梁云河南梁南十五古梁國城十三州志云周南鄭邑縣梁縣西國事云南梁楚襲之安

周 平王子秀封在汝川秦滅之為汝南郡光武封姬常為周承休公居麻城今在汝之梁縣

甘 惠王子叔帶封即昭公生成公成公生簡公及悼公過鄭元云河南城西二十五有故甘城俗曰鑿城在甘水東十里洛陽南北對河南故城佑云城在顯上

陽樊 景王後河陽濟源東南三十八皮子城是皮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陽樊 景王後河陽濟源東南三十八皮子城是皮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陽樊 景王後河陽濟源東南三十八皮子城是皮

氏城水經曰逕陽城即樊氏邑

無終 蔣之玉田故無終縣陽氏譜云春秋之末爰

宅無終仙傳拾遺陽翁伯遠北燕葬父母無終山有天祚玉田事亦見于寶記范通燕書云後有難于無終山獲玉是也

郵 敬王子或作甄非劉子盟處周地與元和志

云濮州理故郵城中栢所封曹植

襄王居鄭邑捨地象云汜城在許之襄城南

汜 韻云國云言凡有汜水在濟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皇 王猛居郵也今鞏西南有皇亭記多作黃非北三里有黃亭黃陌京相云營城黃水營城今隸鞏

陽人 東周分釋地云鮮虞地中山國治盧奴佑云

中山 常山靈壽中山國有故城在西北靈壽今張隸真定

暉 暉中山記云郡謂中人城城中有山故號中

山 山其山仄而欽上若委粟漢中山靖始移郡

出山居盧奴隋經云中山城在今唐昌東北

馬 三十中山故城是中山故宮在安喜釣臺戲

膚施 今隸延安即漢之靈壽世本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

右周氏世封可見者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百里大

國七十里次國五十里小國此三土也唐

虞三代以莫不然周官武成王制之言成

王周公經世之制率此不越然在行人司

儀饋禮皆以公為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

等故世遂以公為上國侯伯中國子男為

小典命注夏官序更以公侯伯為一子男

為一則侯伯俱為大國子男小國徒二等

矣公羊說者復以伯子男同稱子謂春秋

書變周從商制皆從子此特國語師旅之

說蓋因子產一時自解之言尤無足據子

產當時特以鄭伯班次許男有所不平而

為之語故曰鄭伯男也而共公侯之貢正

亦以是為辭且欲下其貢于諸男而已豈

得視為品之成邪乃若白虎通義禮記外

傳謂商爵三等而無子男武王增之始為

五等董繫露言周爵五等土三品春秋三

等合伯子男為一爵土二品康成定謂箕

子微子為是畿內因乎夏制且謂質家爵

用三等文家乃用五等微所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南宮 武王時有南宮仲見室和博古圖春秋時周大夫南

宮極其裔也即冀之南宮縣盟會圖呂后封張

偃為侯國

密 盟會圖云周圻內國宣王滅之此河南密

也公密妃國然密康公墓在靈臺故說者以為涇近

榮 榮伯采也榮叔說說為榮錡今河南鞏西之榮錡

澗子朝之亂景王崩于榮澗錡氏大夫食其地者然榮城伯駕驚魯

出聲伯盼之后也

莒 周之支鄆氏云山桑縣有瑕城晉使詹瑕處

瑕燭之武所言焦瑕即唐改蒙城今隸毫晉

惠臣賂秦者各一國

桃 僖二十四年桃叔采

尹 子朝入尹周地昭二尹氏采杜謂鞏西南偃

師今汾州有吉甫墓記即其邑

鞏 鞏伯國晉鞏朔亦曰鞏伯今河縣鞏縣西周故居鄭

氏云有鞏故城洛地圖云在洛之間四面山

鞏固也

見前

仍 仍叔采

暴 暴新公采鄭邑也一日隨世本云周圻內國

文公八年會雒或盟于暴鄭詩謂周圻內無

暴邑失之箋云為卿士者皆食圻內故有周召毛原莊祭尹樊鄆成單甘劉南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仍叔采

暴邑失之

宮而無罪

單

巷伯采姓纂云巷伯後氏

顏叔采為顏氏

顏云姓解云顏人姓

方叔采許說文云邠廣漢縣乃什邠非此周

書武王命伐方乃商圻內

邠叔采山陽邠成縣

富大夫富辰采

邠

子朝之亂邠皆為之邑故有上邠下邠北邠南邠之名今鞏西南有地名邠中有邠谷水故邠城即大夫邠盼采

詹

詹桓伯采

昭九年大夫詹父後夫非楚詹尹詹嘉為晉取大夫

家

家伯采後有大夫家父

幽王太子

右周氏族卿之采

日為君月星為臣是故月近日則虧遠日而盈星近日則伏遠日而疾臣之于君則

近厭而遠申是故外以邦國內以都鄙外侯射三內侯射二

司裘外守節以玉內以角掌節外達節以金內以管人小行

隅內以門阿外經途以環法內以野法

匠人

天之道也車攻之諸侯會王則赤芾而不以綵覲禮之侯氏朝王則墨車而不以輅

會王畋獵則王者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在國畋獵則國君不合圍大夫不掩羣王賓

射則公執璧卿執羔諸侯賓射則卿執羔大夫執鴈王視朝公卿特揖大夫旅揖諸侯視朝則大夫特士旅之蓋諸侯之在國則南面制節以存君道而有以與王同俸朝則北面謹度以全臣道而必以與王異此禮之大辨也雖然公侯伯子男命數五七九而公卿大夫命數八六四或奇或偶說者以為在國陽爵居日下者陰爵則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不然五等之命非無六八公卿大夫非無五七九也特五等以尊言而公卿大夫以卑言尊言卑言偶從其辨順也三禮義宗雖云公卿大夫以四六八然亦有七命卿若五命之大夫如公作伯則亦九命故云元士三命則陰爵非特偶也四六八此而上爾公侯伯子男五等正矣故以附庸四命則陽爵非特奇也九七五此而下爾

云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此與內夫人嬪世婦相應言公侯伯子男五等而妻皆曰夫人則其命為可下上大夫卿中下大夫四等而妻皆曰世婦則其命為可上矣以四命大夫視伯六命之卿視侯則知侯八命矣周之諸侯實惟八命非王後不為公避九命也困之九二綵紱方來利用享祀九五赤紱利用祭祀赤紱為君綵紱為臣祭祀祭帝而享祀則人鬼矣是故綵紱為降漢代丞相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其儀為可知矣

正曰掾副曰屬漢舊儀注

邵也預云扶風隴東南有召亭雖今鳳翔天興東遠後采於垣則今縣東北六十召原也有康公廟

廟在王屋西三十五原在縣西四十分陝之地非也說文邵音邑謂鄆鄆齊師所戍皇與元置鄆郡大統為鄆州義寧元為

邵陽

然易縣故涑水縣城在州北四十二亦曰邵云周封邵公子于此蓋歸老之地

與國六年併入

召公初封春秋之燕毫以其僻遠有寢丘留侯之意地逼山戎六國時寢大置漁陽上谷

右北平遼東西郡地秦滅之為上谷郡漢立燕國昭帝為廣陽國廣陽郡武德元年為燕

州今幽治薊

國史云今范陽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燕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州今幽治薊

北燕

燕之分燕地廣矣北燕伯云亦姑姓者以燕而名予初謂爾

按張采使遼錄云亦姑姓者其燕州乃隋館北去羣燕飛翔大如鳩鷄

遼西郡以處諸部內附事詳隋北蕃風俗記

燕之分本曰唐併之大谷漢之陽邑今定之

唐縣班志云燕之別邑昭十二高儀齊人遷

之因二

盛伯國亦曰成績志云濟北成本國預謂東

平剛父西南有盛鄉竇革云鄉今在鄆即晉

之剛父公羊云成者何盛也盛降齊諱其波同姓書曰成

右燕召之屬

治國之道牧民而已牧民猶牧馬必入安

其馬馬習其人胡為而數易之嘗試語來

建康一會府爾而史氏之所志自開竇八

年盡乾道之三二百載中牧民之使已百

二十有五易其罷去若祠去與夫致仕而

去者咸六不祿若憂去者五不見其去之

期者二十一召去者十有五而即除者五

十有六其得滿而替者二十有一而已或

一年或半年或一月或二三月若王益柔

之至俯六日而迢迢應天府矣再任俯七

而馬亮乃四受部然亦未嘗一因任者區

區徠往俗安得不啻窳民安得不罷撤哉

府之邑屬正可知矣府與邑屬宰牧若此

天下又可知矣史正方太平興國之八年

日本僧裔徠朝嗽其國主相襲者六十有

四世矣文武僚吏悉以世官上顧鼎臣喟

然嘆曰是夷虜者而世嗣乃如此臣下世

爵能有古道中國即自唐季海內分裂五

代世數尤以淺促而大臣子孫亦鮮克繼

父祖基業朕雖不逮往聖然孽孽願治未

嘗自佚所冀運祥隆永諸臣世襲祿位罔

俾遠夷擅享斯美由此語之持久不動之

北燕

燕之分燕地廣矣北燕伯云亦姑姓者以燕而名予初謂爾

按張采使遼錄云亦姑姓者其燕州乃隋館北去羣燕飛翔大如鳩鷄

遼西郡以處諸部內附事詳隋北蕃風俗記

燕之分本曰唐併之大谷漢之陽邑今定之

唐縣班志云燕之別邑昭十二高儀齊人遷

之因二

盛伯國亦曰成績志云濟北成本國預謂東

平剛父西南有盛鄉竇革云鄉今在鄆即晉

之剛父公羊云成者何盛也盛降齊諱其波同姓書曰成

右燕召之屬

治國之道牧民而已牧民猶牧馬必入安

其馬馬習其人胡為而數易之嘗試語來

建康一會府爾而史氏之所志自開竇八

年盡乾道之三二百載中牧民之使已百

二十有五易其罷去若祠去與夫致仕而

去者咸六不祿若憂去者五不見其去之

期者二十一召去者十有五而即除者五

十有六其得滿而替者二十有一而已或

一年或半年或一月或二三月若王益柔

之至俯六日而迢迢應天府矣再任俯七

而馬亮乃四受部然亦未嘗一因任者區

區徠往俗安得不啻窳民安得不罷撤哉

府之邑屬正可知矣府與邑屬宰牧若此

天下又可知矣史正方太平興國之八年

日本僧裔徠朝嗽其國主相襲者六十有

四世矣文武僚吏悉以世官上顧鼎臣喟

然嘆曰是夷虜者而世嗣乃如此臣下世

爵能有古道中國即自唐季海內分裂五

代世數尤以淺促而大臣子孫亦鮮克繼

父祖基業朕雖不逮往聖然孽孽願治未

嘗自佚所冀運祥隆永諸臣世襲祿位罔

俾遠夷擅享斯美由此語之持久不動之

為美可知矣句麗國主高姓故漢書國志

五代史同光元年韓中來其王尚姓高則秦漢至是亦止傳一姓也孟軻曰

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武有天下卜

年七百而魯衛燕宋皆垂千祀周召毛原

尹劉榮單布滿朝著悉世其祿與周匹休

有天下者固將君臣相與守其家法以保

其祿于無窮焉而已矣海邦千數羈縻八

百莫非世襲不可得易此有天地生民以

來自然之道也何至朝恟莫縱一龔十竄

為黔首尤哉嗟乎天語重開可謂百世幸

矣而當時在廷莫有成其美者豈識學之

未哉哉天時之未厭哉王嘉曰孝文帝時

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皆安官樂職然

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及孝宣親政

以為太守史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

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侍

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至于子孫終

不改易黃霸云數易長吏送故迎新其

費及姦吏竊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耗費甚

多皆常出于民至和三年諫官范曄言恩

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事凡七

換河北諸州類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不

可得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

德恭材勇智慮可責之以辨治乞令久任

任之不久而欲其成事不可得也李牧為

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并州威以久而

伸而晉人陰計中吳則使其將帥屢易議

故澤潞得以收功蓋責任之不久則不足

以有功而

平功業也

伯爵預在筑陽今襄陽穀城西北五里有故

穀城有穀伯廟

穀城有穀伯廟

齊魯城小穀以為管仲私邑莊三城中有夷

吾井即管仲井本曰穀景公曰桓公以仲為有力

邑狐與穀者乃姜會齊侯處後漢置穀城縣

屬東郡晉廢入東阿故城在縣東小穀魯邑

有曲阜西北小穀城有穀城山張良得或曰陽穀孫明復云

阿南東四十二有陽穀亭

侯爵楚文滅之莊十四今蔡之新息北三

息十有古息城孟康云後東

息州也說文新鄒鄒姬姓西十有息侯廟周

春秋別有鄒齊南鄒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滑 伯爵鄭入而秦滅之襄三十二年鄭入滑十三年伐之二十五滅于秦後晉今拱之襄邑西北有滑亭鄭地為周秦

養 絲基先邑今汝之郟城有養水楚子逆吳公使居養在此

極 魯附庸無駭入之隱二年穀梁子云滅同姓也

隨 世本云姬姓楚滅之之隨侯逸莖四又伐之傳二十年以漢東諸侯叛今隨之隨縣晉之隨郡有地丘

丹 楚屬春秋時有逢伯或作逢誤

逢 楚屬春秋時有逢伯或作逢誤

鱗 涇之鶉鱗

頓 子爵昭四年楚滅之定十四今陳之南頓故頓縣有

鼓 子爵白翟別焉鞮國中行穆伯攻之經年不能下荀吳滅之二十二滅之今祈之鼓城

肥 子爵本白翟地晉滅之傳昭十二八年子爵本白翟地晉滅之以肥子縣卑歸月真定

宮 之奇之先國玉篇國為徒冬切非

寔 鄭也冀為不道伐鄭三門乃虜地傳二

麗 麗姬家商時國盟會圖一作驪男國也集韻

伯爵鄭入而秦滅之襄三十二年鄭入滑十三年伐之二十五滅于秦後晉今拱之襄邑西北有滑亭鄭地為周秦

養 絲基先邑今汝之郟城有養水楚子逆吳公使居養在此

極 魯附庸無駭入之隱二年穀梁子云滅同姓也

隨 世本云姬姓楚滅之之隨侯逸莖四又伐之傳二十年以漢東諸侯叛今隨之隨縣晉之隨郡有地丘

非 秦曰驪邑今臨潼東二十四有故麗城里

載 左傳有載國風俗通云姬姓後陳留外黃是韻作云古國

紀 今緜氏故紀縣

胡 子爵楚滅之昭二十三吳敗胡師胡子貜滅

隗 與胡公之國異

隗 與胡公之國異

隗 與胡公之國異

冀 冀子冀戎國今秦之清水故伏羗城秦漢之冀縣也秦武公十年隗囂據此稱西伯

賈 伯爵華之蒲城西南十八有故城賈大夫冢

芮 伯爵今陝之芮城百二十有芮故城水自河

芮 伯爵今陝之芮城百二十有芮故城水自河

魏 今陝治平陸有古魏城在河伯縣在河之東

魏 今陝治平陸有古魏城在河伯縣在河之東

魏 今陝治平陸有古魏城在河伯縣在河之東

萬 二芮萬奔魏故或以魏為萬邑紀年晉武

魏 今陝治平陸有古魏城在河伯縣在河之東

魏 今陝治平陸有古魏城在河伯縣在河之東

也伯萬母惡子逐之于魏處非其國

焦傳魏姬姓國郡國志陝州魏城昔芮

弘農陝是本北號之上陽晉滅之惠公以賜秦紀年魏

襄王六年秦取我焦其大城中小城故焦也云召公子

國樞云焦故城在梁載言云姬姓

陝州東北百步非毫之焦與毫之姜姓焦

別州東北百步非毫之焦與毫之姜姓焦

在此非也按傳虞號焦滑皆姬姓也晉是以

大後十五年獨之武說秦亦以焦取

巴姬之國楚靈晉文公西伐巴蜀此也春秋

今果之南充預云巴之江州縣江州今恭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巴縣紀年桓王十七

項子爵齊滅之僖十七年左云魯滅之非也公

言滅漢之西華後曰項城今縣隸陳東北

一里有故項城楚襄徒陳以項為別都楚考

父項燕世楚將封于項

徐徐姬國穆王時滅偃以封姬姓

鮮虞本子姓國詳見以處姬姓子爵翟也種地最

廣乃鮮虞也春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十五

昔陽昔陽今平定之樂平東五十

子爵本肥馬肥子後

有昔陽故城東有昔陽城是晉滅之昭十二

志趙鞅晉陽實守記昔陽吳假道于虞遂入昔

陽鮮虞在北昔陽在南昔陽恐肥為備故從北

還假道鮮虞遂入昔陽也故鉅鹿境一曰夕

陽開置昔陽陽置今祈之鼓城

夏陽下陽也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書滅國

矣或曰號邑非也滅國曰滅君

書五年而書下陽之滅于此罪虞也之所時下

陽滅而魏去魏去而虞舉矣滅下陽者晉

而以虞昔兵賄也虞之賄孟于三傳詳矣

右周之餘族可見者

烏乎姬周之國楸矣方其歲時述職朝覲

會于明堂日月省月致時享歲貢來有湛露

之燕去有形弓之送怡怡偲偲以藩屏周

及其衰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

宗族于成周而作文王之詩曰棠棣之華

萼不煒燁凡兮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

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

下也猶懼有外侮故以親屏周是以楚子

彊梁心張問鼎而猶畏迫宗周不敢竊發

不幸後世上失其道宗國恣橫諸侯相併

王官不討陵後至于三四然後枝葉相扶

報降為庶尚四十年而後秦得而挹之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王以降世之乏王然如齊晉勤王世有能

者故猶五百歷年數極德盡而後位去則

磐石之宗可賴也一自東遷宗國恣橫謾

相侵伐以至于滅禽父一國當春秋伐侵

國者十入國者六圍者十三取者十四而

伐人之國者四十九會伐十九及伐者三

而公之伐者又十伐若以某師伐者咸一

大夫伐九而會伐者又六公之伐十而邦

居其六大夫伐九而邦居其七公會伐十

有五而鄭居十二人之侵我五代我者二

十一而齊居十五追戰敗滅不與存焉其

諸為可知矣鄉使宗國循良不矜外姓以

穆諸姬則周室至今存可也詩云駢駢角

弓扁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爾之遠

矣民胥然矣魯乘同姓從而伐之其為反

也不已甚乎齊之見伐其為然也不已洵

乎或曰諸侯之吞威勢之必至楚莊滅陳

而以為縣樂毅下城七十皆郡縣之是破

滅諸侯不可復封建矣曰不然楚之不縣

陳當時之論亦已明矣而燕之郡齊城亦

孰見其安且利哉伊昔先王所以立之九

伐之法者凡以禁其相吞景風至而利建

建德策勛存亡繼絕者所以為不滅之道

而今諸姬恃親強恣陵蔑外姓循至尋鈇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此秦楚所以自為計不然則亦俱祀宋而
弊矣嗟乎王法不行使秦得志盡絕先王
之世豈惟秦之罪哉蓋由諸姬自賊之所
致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二十九

宋 羅泌 撰

國名紀六

古國

饒

嵬姓今深州有饒河齊大夫采邑
趙孝城 魏冉今鄧之穰縣

據

嵬姓宜即穰穰侯國
秦封 魏冉今鄧之穰縣

利

嵬姓潛夫云嵬姓饒利一作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雲陽

今茶陵西南十里有雲陽山少昊亦居之
又在甘泉亦曰雲陽山在馮翊雲陽縣今隸耀

非丹徒

蜀

今成都見揚子雲蜀紀等然蜀山氏女乃在
茂詳後妃后國

蠶

蠶叢氏國今彭之渠江有蠶厓而漢之蠶陵
縣在翼之翼水縣西有蠶陵山

瞿

今雙流縣南十八里有瞿上城益之西南二
十縣北有瞿上鄉

路史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二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 臣張溥

編修 臣 袁謙履 勳

總校官庶吉士 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 臣李 荃

謄錄舉人 臣唐 燦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二十九

宋 羅泌 撰

國名紀六

古國

饒

嵬姓今深州有饒河齊大夫采邑
趙孝城 魏冉今鄧之穰縣

據

嵬姓宜即穰穰侯國
秦封 魏冉今鄧之穰縣

利

嵬姓潛夫云嵬姓饒利一作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雲陽

今茶陵西南十里有雲陽山少昊亦居之
又在甘泉亦曰雲陽山在馮翊雲陽縣今隸耀

非丹徒

蜀

今成都見揚子雲蜀紀等然蜀山氏女乃在
茂詳後妃后國

蠶

蠶叢氏國今彭之渠江有蠶厓而漢之蠶陵
縣在翼之翼水縣西有蠶陵山

瞿

今雙流縣南十八里有瞿上城益之西南二
十縣北有瞿上鄉

渠江

魚鳧治今眉之彭山縣北東二里有魚鳧津
南北八郡志云犍為有魚鳧津廣數百步

韋

杜宇治
石樓也開山圖云石樓山在琅邪昔有巢氏
治此在城陽縣東北有婁鄉是然去琅邪遠

婁

矣今隰有隨石樓縣隨本曰土京東南六十
有石樓山水經注蒲水出石樓下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庸城

許所遷定四年楚城今岳之華容
垂拱二以 武氏諱與 雒之容成皆改 增上天寶復舊

陽武

柏

柏皇後黃帝臣柏高春秋之柏子國楚滅之
今蔡之西平有柏亭
襄字九城 云古柏國

大庭

魯地昭五年傳有大庭氏之庫與地廣記云
在仙源今隸兗

東里 東里子諸侯也梁陸夏后臣有東里槐

祝宗 祝融氏後

祝丘 祝融氏後祝丘氏今沂之臨沂東南五十有

即丘城春秋之祝丘也桓五年城祝丘鄭

彌 在益部詳紀中雅云漢即丘縣

朱襄 九域志云南京柘城古朱襄氏之邑

右上古帝王之世

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使民以時學之為王者事其此已矣千乘諸侯之謂也而所謂道道此而已敬者所以重事也信者所以立政也節用所以富國愛人所以固本而使民以時者所以興財也五者治天下之常經而聖人之所

未始得邦家也而曰得邦家者上之所以

道其君而下之所以道其民者固所以行

之天下而得邦家也湯於亳文王之于岐

因此道爾故以毫之政道之天下則商之

王矣以岐之政道之天下則周之王矣夫

子之得邦家特亦不過推中都之政道之

天下而已矣吾固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此治天下之常經而聖人所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以道有國者也故曰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豈惟千乘之國哉

三皇之世

苑 即鬱鬱華國

金 金提國帝堯時有金道華種蘭唐韻云周附

庸金州也金氏出此唐新羅金姓漢金日磾因利金人為姓非也

紀 紀侗國後有紀后為虞帝師

陽 陽侯伏羲臣許慎云陵陽國侯也國近江今

宣之涇縣有陵陽山

蹇 蹇脩國後有蹇氏蹇氏秦有蹇叔姓書云因邑又有蹇氏姓解音

四者太昊臣

共工 地在弘農虞帝時共工或云居此

赤 赤奮赤松炎帝諸侯後有赤氏赤民高陽師

天國州鉅鹿郡

巫 巫咸國故巫縣今變之巫山漢巫咸隋曰巫山淮南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子云巫咸在軒丘北經在女五北今巫咸山在陝之夏縣

屏 屏封屏翳國

白 白阜國六者炎帝臣

胡 炎陵廟胡真官者同遷侍臣也按媯歸後皆有胡然按世本胡曹作衣當不在五帝後攷

工 工媯胡之筭云胡子國在楚

補 炎帝伐補遂史伯云鄆蔽丹是也姓苑有補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人則又時使之矣固諸侯之事也故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記曰國家未道此擇人所以道國之政事者也上失其道則其散亦以矣而願可國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乃若夫子之得邦家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固不外乎此也夫夫子願

氏通典作輔遂非

遂 炎帝伐之秋 易之遂城古遂武也媯姬皆

有遂

質沙 帝魁所伐世本之夙沙也後有夙氏夙沙氏

宿沙氏齊夙沙衛鼓子相夙沙楚

吳 炎臣吳權黃帝母吳樞國紂時亦有吳伯今

陟之平陸有吳山

廣壽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廣成 仙傳云廣成居空同今汝之梁縣西南四十

有空同山廣成城廣成澤廣成子廟宣和中

守林時奏其事立觀其澤漢安以賜貧民有

廣氏風俗通

刁 音彫道書多作刁仁廟編陰陽書猶有刁牧

地戶開歷世盡作力白虎通云黃帝師力牧

晁錯云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姓書後有力

氏未究

武關按此晉禦楚之塞在商洛東南九十今

永興軍漢有習警陳相

離

涓子黃帝師臣

即岐豐至商文王為岐侯詳高辛後國

岐

靈 靈伯國漢有靈侯屬東海

容區國商有鬼侯即九侯今漳浦有鬼侯山

亦曰九侯山俗云山魃之居國經容區謂少康九子之居皆妄

鬼

庸

庸 庸先侯國詳商世侯國

奢

奢比國

車

車區國

冷

冷倫國衛之冷邑近魯作冷非

冤

冤也冤侯即冤侯冤胸是今曹之冤句云古冤濼

俞

郇也俞跗國今大名夏津西南五十有郇故

城後魏漢清河之郇縣四蛤邑音輪德州平原西南 呂佗

為俞侯國有俞氏喻氏漢有俞達勅救切

虛

俞跗或作虛跗今郟之陽穀有故虛城齊地

以廢後扁鵲居之

桐

仙傳桐君世族譜云楚東小國文二年桐叛楚地名九秋

志云小國楚附庸 今舒之桐城圖經云春秋時桐國蓋桐

邑也漢之桐陽昭五年災 西南有桐亭舒城

敗楚難岸注桐國離尾濟

榮

榮援國周之采地或云榮鄭地宣十二乃榮陽榮澤然閔

橋

姓辨書云黃帝子孫守橋山者或云喬非

沮

沮誦音誼黃帝史後有沮氏

共

黃帝判茹豐古中 楚地昔楚城州屈以復茹

人城丘皇以遷警者使熊相謀郭梁季然郭卷子太叔聞之曰楚王

方 方回國帝堯時有方明

風俗通云習國名傳有少習哀四 預云商洛

習

闕 闕紀黃帝臣

鳩 鳩治黃帝臣乃俠也漢俠侯國有俠氏

山亦作常

恒 恒先國常也一作常 先衛康叔孫封之世本云後

有常氏恒氏老師常從楚有恒思公宜為恒

公

徐盧國也漢句奴 有容氏姓慕容成氏仙傳

容成 侯國漢縣隸涿本蜀易今隸雄州燕之西境

二十里有小窳城今在懷戎

窳 杜云汲郡脩武今衛之獲嘉有窳城故脩武

也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窳改曰脩武 魏土地記大窳城西

子姓鄧二

鄧 黃臣鄧伯溫魯地隱十年齊魯盟處與南陽

伍 件也伍胥黃帝臣見之女兵法 今慈之件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刁 音彫道書多作刁仁廟編陰陽書猶有刁牧

地戶開歷世盡作力白虎通云黃帝師力牧

晁錯云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姓書後有力

氏未究

俞 郇也俞跗國今大名夏津西南五十有郇故

城後魏漢清河之郇縣四蛤邑音輪德州平原西南 呂佗

為俞侯國有俞氏喻氏漢有俞達勅救切

虛 俞跗或作虛跗今郟之陽穀有故虛城齊地

以廢後扁鵲居之

桐 仙傳桐君世族譜云楚東小國文二年桐叛楚地名九秋

志云小國楚附庸 今舒之桐城圖經云春秋時桐國蓋桐

邑也漢之桐陽昭五年災 西南有桐亭舒城

敗楚難岸注桐國離尾濟

榮 榮援國周之采地或云榮鄭地宣十二乃榮陽榮澤然閔

橋 姓辨書云黃帝子孫守橋山者或云喬非

沮 沮誦音誼黃帝史後有沮氏

共

黃帝判茹豐古中 楚地昔楚城州屈以復茹

人城丘皇以遷警者使熊相謀郭梁季然郭卷子太叔聞之曰楚王

方 方回國帝堯時有方明

風俗通云習國名傳有少習哀四 預云商洛

習

闕 闕紀黃帝臣

鳩 鳩治黃帝臣乃俠也漢俠侯國有俠氏

山亦作常

恒 恒先國常也一作常 先衛康叔孫封之世本云後

有常氏恒氏老師常從楚有恒思公宜為恒

公

徐盧國也漢句奴 有容氏姓慕容成氏仙傳

容成 侯國漢縣隸涿本蜀易今隸雄州燕之西境

二十里有小窳城今在懷戎

窳 杜云汲郡脩武今衛之獲嘉有窳城故脩武

也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窳改曰脩武 魏土地記大窳城西

子姓鄧二

鄧 黃臣鄧伯溫魯地隱十年齊魯盟處與南陽

伍 件也伍胥黃帝臣見之女兵法 今慈之件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刁 音彫道書多作刁仁廟編陰陽書猶有刁牧

地戶開歷世盡作力白虎通云黃帝師力牧

晁錯云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姓書後有力

氏未究

俞 郇也俞跗國今大名夏津西南五十有郇故

城後魏漢清河之郇縣四蛤邑音輪德州平原西南 呂佗

為俞侯國有俞氏喻氏漢有俞達勅救切

虛 俞跗或作虛跗今郟之陽穀有故虛城齊地

以廢後扁鵲居之

桐 仙傳桐君世族譜云楚東小國文二年桐叛楚地名九秋

志云小國楚附庸 今舒之桐城圖經云春秋時桐國蓋桐

邑也漢之桐陽昭五年災 西南有桐亭舒城

敗楚難岸注桐國離尾濟

榮 榮援國周之采地或云榮鄭地宣十二乃榮陽榮澤然閔

橋 姓辨書云黃帝子孫守橋山者或云喬非

沮 沮誦音誼黃帝史後有沮氏

共

黃帝判茹豐古中 楚地昔楚城州屈以復茹

人城丘皇以遷警者使熊相謀郭梁季然郭卷子太叔聞之曰楚王

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云云昭二十五 記音加張揖以為荷

離 郡國志許州離城黃帝離又為杵白處或作

羅非

於 則作履者今鄧之內鄉東七里有於村州

副 圖與商近所謂商於說者以商於為一國失

之 在於中所謂商於劉氏云商於二國相去

二百里傳言商於 折鄰四邑近南陽有於氏袁紹傳

左 徹後有左氏今聞喜漢之左邑

左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有北 帝戮蚩尤遷其民善者于鄒屠惡者于有北

詩云投畀有北惡可知矣

右 三皇時侯伯之國

萬盈數也易之比曰先王以建萬國堯協

萬邦以其號數之多也而塗山之會贊玉

帛且萬數則古嘗萬國矣粵自黃帝畫塗

分壇方割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而劉恕

遽摘其非謂百里者萬非方十萬里有不

能容是殆尺分之也尺以一寸 國界之分

直依梓畀梓畀之勢百里者萬特方一萬

里爾是故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方百方

里者為方十里者方千里者為方百里

者百方萬里者為方千里者百方百里者

萬矣梓一十九路方為 雖然虞夏之前四

正疆理東止郎邪之海西積石之河五千

而縮南至衡山北洎單于府五千而贏使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皆封建百里之國惟堪二千五百縱並遼

東勃海長城外盡契丹高句驪積石塞黑

水鞣鞣流沙之地亦不能五千國況古百

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為得所謂萬

區百里國哉蓋古嘗有萬國之制而非皆

百里也故呂覽言神農封建彌近彌大彌

遠彌小海上乃有十里之邦以大運小要

如臂使指者而孔子亦曰安見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而非邦者是衰周時列國雖足

強大猶有不五十者然則古之萬國從可

知矣執玉者不皆百里則執帛者安能皆

五十哉伯七十里則百里可二子男五十

則百里可四矣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

者九古之天下方三千里止矣五千里者

古今盛衰山川菜藪之通數也周世九服

號七千里而職方藩畿為方萬里斯亦未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記之敵王畿所止亦曷嘗千里哉宗周八

百成周六百此以百同度計言之故子思

曰天子封畿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虞夏商周之常制也畿門域也

非所謂王圻者也周官班固蓋因玄鳥之

詩而失之不知玄鳥所云正以謂門畿內

而所謂千里者特徑度三十一里半而

強耳公侯之畿徑度十里伯畿八里半而

弱子男七里而強又奚以宗周八八成周

六六而合於百里者百哉九州之

九州特亦以槩率者王制之言四海之內

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此槩率約也五服之

制王城之外甸侯綏服面千五百已盡九

州三千里地要荒二服綴九州外其數然

也而况九州面距不齊自恆山距南河東

河抵西河為各千里此則圻內甸服所建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然自東河至東海西河至流沙南河至江

亦各千里南西二方侯綏所建外為要荒

可矣而東距海要荒已無容繫北距恆山

已接邊陲雖侯綏有不得而立惟南自江

至於衡山更越千里則要荒二服亦並在

九州內而自衡山南盡揚域且復千里未

汜南海悉為荒外南為太嬴北為太胸則

知先王之制必有圓法豈至說者之拘哉

九州之界濶河淮岱相去不能千里荆河千里而瀛海岱千里而縮荆山衡陽二千而遠海西河二千而近而壽春之淮朝陽之海相去五六千里龍門之河屯堽之黑相距且四千里華陽黑水窮數千里猶未知其所終荆河淮澧之間斷長千里不能淮海一州之半則周之西都今之關中而東都則洛陽也二都地踞南山之陰北

山之陽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猶不能以千里今古不變而禮王畿四方相距為方千里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率相距為百里豈千里之方所能容哉固知

畿服諸說有匪圓通上世必有除補相乘之道為疆理之定制者方隨盛時東南並海西且未北五原東西九千三百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唐文皇時東極洋海而抵焉者九千五百一十南盡林州北延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茲亦人迹逐曲所計而步畿之法取之虛空鳥道揆以日景而

參之乎圭表其於人跡迂直大約三而去三萬五千之折正亦五千而已王制之言惟其大約也

五帝之世

少昊時諸侯外傳云玄都氏黎國或謂重黎非也周書云昔玄都氏謀臣不用龜策是從忠臣無祿神巫用國而亡洪翁志都夫人按風俗通出古元都玄都氏避聖祖諱為元氏都氏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涑 高陽師涑國或作涑圖今湘東澧陵有涑水或作瀛非

鱧先國宜為澶古之得姓俱自其封國而命其呂字者蓋匙蹇脩鵠治之類亦必其封國也

爽鳩 齊地昭十今之青州季前繼之晏子杜云虞夏諸侯有爽氏姓爽鳩氏姓

後有且氏

祝融 儉是今鄭州有祝融冢與祝融氏異

咸 高辛臣咸黑宜是咸陽有咸水

柞 柞卜邑

展 展上公帝嚳時得道者

陰 唐虞時國商世陰君長生之祖故長生詩云惟予之先佐命唐虞周有陰忌今濠之定遠有陰陵城項羽失道處管叔後采于陰則今襄之穀城東北有陰城是云古陰國又有故鄆地師古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務 下陰在陰城之西陰後遷此左今化光乾德漢陰縣隨陰城春秋時道柏栗呂申息房應胡陰桐興楚比者

庚 帝堯時侯國春秋時有庚子皮皮子過邑於維氏為庚氏庚公差姓書以為帝堯時掌庚大夫之後

爰 爰戕國齊地一曰冒澤即朱故亦作朱戕有爰氏

朱 朱虎國號之朱陽

嚴 許繇之友嚴懣按穰里子傳嚴君之封在嚴道

樊 帝堯時有樊仲文今武昌有樊山

放 放齊後有放氏

被 齧缺師被衣被陽也今淄之高苑西南八十步有漢被陽侯國故城音皮

齧 春秋時有齧桑衡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狐 狐攻定六年狐人周地舊十六有狐厨今晉治臨汾西北有狐谷

絲余

鴻蒙

育唐 帝堯夏桀皆嘗伐之南陽章陵之上唐鄉也

班固云古國括地象唐鄉故地在隨州

西夏 今鄂故大夏有夏水漢水也漢水之曲為夏夏記沈尹射奔周書云西夏仁而去兵城郭

命于夏納者

不脩武士無位堯伐亡之

帝堯欲伐叢枝胥敖四國也或云兩國

春秋傳或伐楚侵豎枝豎枝楚地

胥臣胥氏之先一作須舊春秋圖有滑與檜

接在號密之間

榮澤西有教山有教倉城在榮澤西十五秦置在教山下舜

曰夫三子者是宗膾為三胥教為一也

帝堯欲伐宗膾者按漢一曰宗昔文十二年

子孔執宗子遂圍巢則在廬江預云宗巢二

國羣舒之屬

當即會會人郟也在河南密縣

齊桓之伯江黃道柏附之四國皆姪姻郟云

安陽縣道國也杜云汝南安陽西有道亭楚靈遷之今蔡

之確山西南有道故城後有道氏楚有

三國皆帝堯時

九江壽春記金明城西南百二十有零婁城

堯之婁子城也寰宇記零婁城在霍丘

帝堯時有臨侯望博見春秋

趙之臨城漢故縣

雄陶或為熊夏有熊髡

東不和仲訖國或作陳非南南郡夏禹西

秦不莊三十宇魯地臺於秦者在濮之苑北一年杜

秦不路史宇魯地臺於秦者在濮之苑北

長垣東北十里有蒲城詳有虞

氏莒地三年春秋有蒲侯

帝舜師單卷今鄆城有單父城即善卷也傳

善卷或吳之善道也南徐記春秋時善道也

夔之封一曰夔杜甫所謂夔子國者後有憑

氏詳高陽

不脩武士無位堯伐亡之

帝堯欲伐叢枝胥敖四國也或云兩國

春秋傳或伐楚侵豎枝豎枝楚地

胥臣胥氏之先一作須舊春秋圖有滑與檜

接在號密之間

榮澤西有教山有教倉城在榮澤西十五秦置在教山下舜

曰夫三子者是宗膾為三胥教為一也

胡 歸姓世本左傳皆云胡子國歸姓歸姓夔出

有 歸姓王符云歸姓胡有何有子也有九委

音故本一作涓宛地今開封扶溝有涓水有

曲涓城

何 歸姓虞帝末何侯得道於九疑今道之寧遠

廣濟鄉有何亭墟然伯陵同何女緣婦則何

姓黃帝時已見若僧伽何國人則非此僧伽

傳云僧伽何國人世謂不知為何國人按西域有何國見隨書

謹 濟之乘丘有謹亭或云謹堯國今濟治鉅野

齊人歸謹預云濟北地丘西有下謹亭說文

作鄗

中容 山海經中容之國舜之所生或云即諸馮穆

天子傳有容氏國或是

右五帝時侯伯國其有先代後者見逐姓

下

必嘗謂古之法皆可行于今學者得無笑

之封建民兵井田肉刑豈惟可行於古固

可行之今非惟可行之今亦可行於後惟

通變而已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通變

天下無敝法矣唯古與今同此之天均此

地又等生乎此人日月八百率十里為

湯沫於王城何得此八千里況以商三千

率三十里於泰山之傍乎商之三千使率

依男為附庸三猶應附九千國況以夏萬

國率九率十於侯伯之邦乎是備湯沫者

固有數而無附之國滔滔是也町原防井

衍沃則衍沃者以井而原防固以町是井

田不可概施高厚之區矣戮防風流共工

則宜戮者戮宜流者流是肉刑不得專用

於三五之時矣是故外諸侯嗣有所不必

嗣內諸侯祿有所謂嗣先聖之法要必如

是而後可以行之萬世而無敝專用者固

不脩武士無位堯伐亡之

帝堯欲伐叢枝胥敖四國也或云兩國

春秋傳或伐楚侵豎枝豎枝楚地

胥臣胥氏之先一作須舊春秋圖有滑與檜

接在號密之間

榮澤西有教山有教倉城在榮澤西十五秦置在教山下舜

曰夫三子者是宗膾為三胥教為一也

帝堯欲伐宗膾者按漢一曰宗昔文十二年

子孔執宗子遂圍巢則在廬江預云宗巢二

國羣舒之屬

當即會會人郟也在河南密縣

齊桓之伯江黃道柏附之四國皆姪姻郟云

安陽縣道國也杜云汝南安陽西有道亭楚靈遷之今蔡

之確山西南有道故城後有道氏楚有

三國皆帝堯時

九江壽春記金明城西南百二十有零婁城

堯之婁子城也寰宇記零婁城在霍丘

帝堯時有臨侯望博見春秋

趙之臨城漢故縣

雄陶或為熊夏有熊髡

東不和仲訖國或作陳非南南郡夏禹西

秦不莊三十宇魯地臺於秦者在濮之苑北一年杜

秦不路史宇魯地臺於秦者在濮之苑北

長垣東北十里有蒲城詳有虞

氏莒地三年春秋有蒲侯

帝舜師單卷今鄆城有單父城即善卷也傳

善卷或吳之善道也南徐記春秋時善道也

夔之封一曰夔杜甫所謂夔子國者後有憑

氏詳高陽

不脩武士無位堯伐亡之

帝堯欲伐叢枝胥敖四國也或云兩國

春秋傳或伐楚侵豎枝豎枝楚地

胥臣胥氏之先一作須舊春秋圖有滑與檜

接在號密之間

榮澤西有教山有教倉城在榮澤西十五秦置在教山下舜

曰夫三子者是宗膾為三胥教為一也

無時可時而措之何時而不可哉可井而井可町而町何厭乎今田之井可流而流可戮而戮何患乎今刑之肉而益削之法堯舜之道蓋亦設法而時措之者天下之大萬國之多惡者何勝削而善亦何勝益哉諸侯之疆有定域也今日之益曰取之開田明日之益地於何取東西有開田南北當益地將越數百千里而取之乎抑乞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其鄰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今日削十數明日削數十果先王之意邪吾固曰此先王之法設而時措之者也且湯伯也文王伯也湯以七十里而文王以百里自稷契始也自契至湯自稷至於文王如是矣夫非無賢德也而地不加舊是則無益地也然則禮記白虎之義其亦繆而不足徵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錫魯

狂 郭氏姓篡出老童非
夏后臣章律狂章按經有狂水逕綸氏城在今陽城有狂氏 宋大夫狂校
繇余 錢記作由
晁氏 今弘農有地名晁一作鄆
盧氏 今之盧氏縣有盧氏山
章商氏
黎婁氏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鴻蒙氏 右五神夏后所因者
鳥 烏陀陶臣或云烏陀猶鴻蒙又烏木田太康地志梁國烏縣今國孰西南二十鳥城
郭 郭衷夏后御博之聊城有郭水出東南郭商有郭崇子 三一經云商人彭真人弟子以嘗殺人不得真人
范 今幽之范陽漢縣有故城在易東南有范水
扶登 扶登氏典樂之臣
豎 豎國或作豎亥

公也錫山土田于周受命錫召虎也無益地哉蓋昔先王三歲而一脩封必其俊異之功殊偉之德乃於千百輩中陟其尤者一二而稍益之故善者以勸必其敗羣之懃違命之最乃于千百輩中絀其一二尤者而稍削之故不善以沮時而措之是所謂益削也魯公召虎見之歌頌惟其希濶而不可易得也乘馬之法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則必廣川之上高無近旱而水用足下無近水而溝防省因天之材就地之利是故城郭不必用規矩道路不必用繩準又孰有城畿國服開方引直而可為者益削之法豈一概之施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杜 鳳翔普潤漢杜陽地有杜水
既 七大夫杜子墨既子黥
孟 孟涂國隱十一年向盟即孟今河南孟津偃師西三十一里穆傳至於孟氏近河南
丹 涂後封今建平郡有丹陽城括地象云丹陽故國歸州巴東縣也
野 鄆西五里甘亭水經在甘水之東啓扈戰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夏世侯伯
夏后師西王嚳
童 童律一作僮即鄆也故下邳鄆縣後有童鄆

屈 北屈 隰之吉鄉北二十一里有古屈城北屈也 晉二
驚 夏后伐屈驚呂覽云啓
曹 潛夫論曹有姜姓者
魏 夏后攻曹魏呂覽亦以為啓詹伯曰祖自夏以魏魏駘為吾西土盟會圖云贏姓 非魏姓
西河 后啓征之見紀年
洛 洛也

童 童律一作僮即鄆也故下邳鄆縣後有童鄆

有洛 洛也

上洛 商州上洛郡治上洛晉地紀年晉烈公三年

楚人伐我南鄙至於上洛漢屬弘農唐洛州

侯爵風俗通云夏諸侯國今利之眉山乾德

三年平蜀天寶元曰眉山出舞衣今川有脣

氏嗣氏鄒氏云

粗 隄邑四蒙澶之街南縣東十五有故粗城一曰

外里襄十一年城粗者邑界宋魯

有窮羿邑楚地今壽之安豐有窮谷窮水即

窮

路史

窮石故記皆謂刪丹蓋以淮南子弱出窮石

窮石山在刪丹今在張掖似太遠隔楚人救

潛沈尹戌與吳師過於窮潛今之舒與寒過

皆相適因夏民代夏政則此為近故得及夔

子也說文作窮

寒 泐國邑樂史云伯明氏所立本國世本云邳

姓今灘之北海東二十三有寒亭杜云在平

光晉地五氏界非晉塞一曰塞氏

過 夏之國即有過括地象云猗姓國今萊之掖

西北二十有過鄉過亭地通記有過氏

戈仍 別見

高 有鬲氏夏諸侯近高津後有高氏姓書膠

德之安德西北有故鬲城即有鬲世族譜有

為二 漢之鬲縣應氏以為偃姓皋後酈氏以

為有窮后國俱非

武 世本云夏武羅國冀都之武邑一云衛北境

武羅

路史

武父陳留有武父城

厖圉 厖圉國莒邑有大厖宜出厖降

猗 河東猗氏縣南二十有猗氏故城魯人因陶

朱興富於猗氏因曰猗頓

棲 猗姓

猗姓潛夫論棲疏猗姓

女 女艾國汝也商有女鳩今之臨汝一云晉之

汝濱本陸渾地晉取之集韻如音如媽

東海 后抒征東海伐王壽

王壽 宜是平壽衛之下邑在濰州西南三十里

有易 經云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女王

亥取僕牛竹書云殷王子亥賓於有易淫焉

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施之是故殷上甲微假

師於河伯伐有易滅之殺綿臣

原 后抒居原者預云泌水西北有原城今河內

軹築以原侯夸師者

千

路史

築桀千辛邗也說文邗國屬臨淮一作邗吳

地昔吳城邗溝今揚州故廣陵開皇曰邗江

八武德邗州七年今作韓江繆

蒙山岷山築伐蒙山氏即岷山氏今蒙州蒙山郡非晉

有施

扈

趙 桀世趙梁

伊 摯所尹六渾伊川許氏所云伊維侯國

菜 湯佐命菜朱國

登 湯御登恒有登氏

慶 湯臣慶誦

湟里 七大夫有慶誦湟里沮

卞 樵云鄭地

卞隨蓋晉下

漆 鄒國乾之永壽漢之漆縣今鳳翔之普潤有

漆

路史

漆水昔隗囂攻畧陽上至漆漢之漆今邠治

也寰宇記邠之新平漢漆縣有漆水屬扶風

非寬向長垣之漆舊云防風氏漆姓後然

南巢

右夏世侯伯之國

堯禛舜禹為司空平水土卽成五服至於

五千里其外荒服五百里要服之內方三千

成謂方萬里以七千里為九州委也方以為國五國有長長

有師十長而一師師五十國州十有二師
州有牧牧稟命於上京此以傳之說裁之外薄四

海咸建五長四海謂千里要荒之內要荒

長五國之長也雖異九州不盡建侯亦有荒

一國每方五長五百里以為甸甸佃也為

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鎰三百里納秸服四

百里粟五百里米通重而遠輕甸服之賦

供天子四方之賦供諸侯甸之外率五百以為侯綏要

荒甸服外即為諸侯侯者暇也惟以射而

外遠遜侯外漸遠綏之外則已綏者控也綏

於夷矣此唐虞之制也周之九服不能如

是佃服即移侯服之外采又在男之外衛

乃在采之外而侯邦男邦且雜建於天下

無復遠近之別知虞夏之制為蓋善侯服之內采男諸侯之

所隸也卿大夫采在六百里內男國小在

七百國內侯國大在千里內以大夫

庇小故男在內擲大陵小故侯在外周又異於此矣綏服之內以揆

文教以奮武衛千三百里之內近於侯服

三百里之外過於侯服使奮武以衛而猶今之邊郡尚武器也要服之內

夷虜焉夷荒服之內蠻流屬焉馮黃蠻流

蔡二百里此言其實與上古侯甸不同夷

性近人蠻性遠人故夷近而蠻遠罪輕則

蔡之夷罪重則流之蠻大不可以變而不

忍殺則放之要荒焉左傳蔡叔說文作

黎散也放散之也書云因於郭都安國以為中國之外非侯綏之內八

州所布州六百國凡四千要荒之內惟不

悉建隨地而區通之則甸服親事時時而

見侯服歲朝綏服再歲而朝要三荒四四

歲而天下諸侯畢一朝一朝則天子時巡

所謂五載一巡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

無餘矣况流風善政之欲知乎後世之士

蓋不勝脆薄也德藝智畧不足以任建

立而第相粉澤蚤功蚤德以剔金石而

蕚取流傳乃至爭起片文隻字以圖自託

於不朽者其果足以滿戴晉人之一喙耶

彼夢者之在寢也其四肢鼻口率故形也

据其旁者未始一見而若之神游或羽而

僊或冕而朝城郭宮室輿服臣妾乃忽富

而驟榮宮僭與乎時國薄敵乎後若無有

極速其既覺遽遷然無毫釐之可攬矣然

後自笑其始之妄而爽然以悲然則竊勢

希合次且憫日專利臣封己者其犬言齷

裾未始少變而且愕然顯大自智莫之與

對顧不為尹氏老役哈者鮮矣孔子曰禹

吾無間然矣夫孔子之功惟見于六經而

自比于禹夫子于禹若不相似然而後

世且曰生民以來未有則六經之文比隆

堯舜可也此之于禹蓋小着矣宜乎後世

之不以為非也予觀班志劉畧文字固已

不勝紀矣其果皆有益乎無益也而隨唐

之書卷之多動數十百千萬使後之學

士腐唇蔑齒時昏雙明而不知其統豈不

悲哉古人云脩短隨化皆期於盡予攷古

之封君曾無隻影而文人詞士殘寫竹帛

誠不能不以之興懷從而列之焉知後之

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

馮 馮夷國詳文昭中

應 汲古文云商時國震宇云故城郟城東南四

隄 十故殷之應國杜云陽城交南 史伯云南有應郟西有晉隄集並隄 說文

蓋七十有餘國十二謂之制州六百國故

百國州擇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以九州則

異矣鄭謂每州得百里之國八百七十

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州計千四百

國以二百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百國

立一師州十二師八州計九千六百國如

折內子男備數為萬所謂萬國固非必如

是佃服即移侯服之外采又在男之外衛

乃在采之外而侯邦男邦且雜建於天下

無復遠近之別知虞夏之制為蓋善侯服之內采男諸侯之

所隸也卿大夫采在六百里內男國小在

七百國內侯國大在千里內以大夫

庇小故男在內擲大陵小故侯在外周又異於此矣綏服之內以揆

文教以奮武衛千三百里之內近於侯服

三百里之外過於侯服使奮武以衛而猶今之邊郡尚武器也要服之內

夷虜焉夷荒服之內蠻流屬焉馮黃蠻流

蔡二百里此言其實與上古侯甸不同夷

性近人蠻性遠人故夷近而蠻遠罪輕則

蔡之夷罪重則流之蠻大不可以變而不

忍殺則放之要荒焉左傳蔡叔說文作

黎散也放散之也書云因於郭都安國以為中國之外非侯綏之內八

州所布州六百國凡四千要荒之內惟不

悉建隨地而區通之則甸服親事時時而

見侯服歲朝綏服再歲而朝要三荒四四

歲而天下諸侯畢一朝一朝則天子時巡

所謂五載一巡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

狩董后四朝

嗟乎塗山之會贊玉帛者萬國

其君長世及不知其幾侯伯也其可見于

是佃服即移侯服之外采又在男之外衛

乃在采之外而侯邦男邦且雜建於天下

無復遠近之別知虞夏之制為蓋善侯服之內采男諸侯之

所隸也卿大夫采在六百里內男國小在

七百國內侯國大在千里內以大夫

庇小故男在內擲大陵小故侯在外周又異於此矣綏服之內以揆

文教以奮武衛千三百里之內近於侯服

三百里之外過於侯服使奮武以衛而猶今之邊郡尚武器也要服之內

夷虜焉夷荒服之內蠻流屬焉馮黃蠻流

蔡二百里此言其實與上古侯甸不同夷

性近人蠻性遠人故夷近而蠻遠罪輕則

蔡之夷罪重則流之蠻大不可以變而不

忍殺則放之要荒焉左傳蔡叔說文作

黎散也放散之也書云因於郭都安國以為中國之外非侯綏之內八

州所布州六百國凡四千要荒之內惟不

悉建隨地而區通之則甸服親事時時而

見侯服歲朝綏服再歲而朝要三荒四四

歲而天下諸侯畢一朝一朝則天子時巡

所謂五載一巡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

狩董后四朝

嗟乎塗山之會贊玉帛者萬國

其君長世及不知其幾侯伯也其可見于

云商諸侯為亂者或以為莘非集小禮初

傳云商有妣妯昭後三有妣氏云郟也定元年有郟

薛地今淮陽治下郟集同胚姓纂纂要方凡

切姓苑始音郵一音缶

終葵 商時候國後有終葵氏

高平 商有高平子見三一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薄姑 商諸侯即薄丘一曰蒲姑在青之博興地志

有薄姑城在臨淄西北五十杜云蒲姑城在樂安陸博昌北

唐博興也青圖經云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

太公按史記則胡公徙之按晏子與鳩氏始居之季公因之伯

陵又因之薄姑氏又因之然後太公因之與

鳩太昊時季前夏季而伯陵薄姑商末也然

營丘非此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因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

菜之膠水為古膠東國括地象云在膠東南

六十里即墨城也

錫錫時 商末錫疇子斯一云錫疇國鄭六邑有戈錫

錫宋鄭之間鄭人滅之以處宋元公之孫

瞿 商有瞿父鼎有商瞿氏宜為瞿上

陵 玉篇國名宜即隸三隸也湯伐之字書書傳

作般從舟故雅訓至隸從月史通通典一也

漢廣川子則封三融侯屬東海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甘 甘盤小乙臣高宗學焉後受遺有大功

九鬼 紂三公即鬼侯明堂位為紂所殺彪云鄆西鬼侯國

也隨國經臨水縣九侯城今相之隆陽有九

侯城磁之澄陽西南五十誕生音仇故或謂即阮非

姜里地在相音九或即九字書音牖失之

鄂 史記九侯鄂侯為紂三公紂虜所封南陽所

謂大夏有鄂氏姓書出晉鄂侯或作鄂非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鄂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鄂侯音鄂作鄂訛或云即鄂即

蒲侯 襄公與莒子遇蒲侯氏二十年預云邑名

蒲如 商侯國齊地有蒲如氏預云下邳取慮東南

有蒲如城春秋蒯隨或云即薄姑蓋其分也

姑幕 商侯國今密之莒東北百六十有姑幕故城

故晉琅邪姑幕縣後齊併入東莞晉志通典

十道記等俱謂即蒲姑蓋非又史以為薄姑

氏國與四國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又云青

之博昌界有薄姑城是亦一之按書大傳謂

菴君薄姑語錄父舉事以薄姑非名誤矣傳

所謂薄姑商奄吾西土者豈惟晏子之言哉

鄭山是後為鄭氏食其氏音異基其孫賜為氏侍其氏

其曾 賜氏

黃洛 襄宇記盧龍有黃洛城黃洛水殷諸侯國

成湯時有貸子相

商國周有邊伯莊八年

膠 膠革國今沛之公丘續云本膠國通典則以

胤胤書胤 昔文王伐胤本作阮音祈即著黎也周書傳

五年伐著而大傳作戡著故說以為黎也傳周

密 文王伐之詩云密人不恭者事見周書蓋與

約有謀周之意

黎 夏諸侯九黎預云東夷國晉侯畧狄土立黎

侯非文王所戡矣故晉志二黎國

虞芮別見 文王質虞芮之訟暨師武伐紂乃收虞師芮

師六春秋虞公虞仲之後周初封之小國稱公今陝州

實中城曰坵直加切城西南有崇侯廟在廟與

秦崇異杜云杜承和志云在秦晉之間蓋以宣元越穿侵崇以求成於秦也張

非一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崇二 崇侯虎紂佞臣文王虜之今崇有崇城崇侯

墳九域志云虎也集韻襄宇記彭城北三十

坵城臨泗水秦地志云坵城古崇國宛人謂

云邗侯俱非按世紀邗侯事紂以忠諫死而

邗為文王所伐文王豈伐賢哉邗見武穆中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邗 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即邗即

一年賀歲丙二年伐邾三年伐密須四年伐
犬夷五年伐者六年伐崇周紀平虜丙明年
伐犬夷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伐
者又明年伐邾又明年伐崇侯虎字書帆訖
○胤胤同集云伊○古瓜子號接軌有新
音免置叶遠趙王歌龜策傳皆言之也

豐也事周紂惡之韓子云文王侵孟克苜舉
鄆三翠春秋徐之豐縣又楚地杜云祈縣
南有豐鄉

閔 有閔天為閔氏漢廣陵
相侯瑞

散宜 散宜生後有散氏

於陵 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今淄之長山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長子 周史辛甲封今潞之長子晉執衛石買處

商蓋 周公勝殷將攻商蓋辛甲曰難攻請先九夷
攻九夷而商蓋服

庸 庸氏伯爵助武伐紂今房之竹山漢之上庸
文十六楚滅之楚胤率諸蠻叛楚也寰宇記
上庸故城在州西二百五十楚子為庸浦之

者說襄十三蜀地文邠南夷國寰宇記金州
庸庸國地戰國時為楚附庸後滅之楚使盧
戰蔡侵
庸 有裨儵魚三邑

犛 庸蜀犛犛微盧彭漢皆西南夷助伐紂者

微 盧戎也古文作齮齮之長清南五十有盧城

齊鄭尋盧之盟者然非此記每為盧今襄之

中盧 寰宇云中盧盧戎國十
六年楚師自盧以往者

彭 黔之彭水縣又有彭溪在忠之臨江即巴賈
彭漢者非濛陽矣

楚 楚侯國今戎之楚道音撲一作集音棘云

縣名又音拍慢

靡 周書世俘云武王伐靡及陳者

戲 武王克商命呂伋伐戲方云紂畿內按襄九

年戲鄭地

艾 侯爵穆鼎有艾侯作王倅以為共誤并之

廣陽漢之上艾後漢石艾也又吳有艾縣隋

入建昌有艾城今在武寧

武王俘艾侯侯小臣四百六是也皆商國

恭 姓纂云商末侯國

華 國華

思 康成云商有思侯梅伯

霍 侯爵武王禽之汝之梁縣西南七十有故霍

世本云霍國真姓今本作
姬姓知非晉霍

臧 文王觀於臧遇臧丈人釣者近渭

遲 商有遲任賢者集韻引書遲任

呂春秋揚世本又君新字從邑僭也當

邑國

右商世侯伯之國

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

國三十公 七十里之國六十十六
卿 五十

里之國百有二十三十二小卿
圻內大夫 凡二百一

十國三等
相倍 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大二百四
次二百

八十小九 名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同財
稅供而已其

餘以為附庸開田州餘方百里者十方十
里者六十若封者為附

庸未封者為開田有功者取之開

田錄之其有刑地則歸之開田 天子之

寰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公之田有致仕者

副之為六餘三以待封 天子之國二十

一為視伯者六為六卿之田致仕者副之

命三孤無國 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

子者二十七為大夫之田致仕者副之為

五十四餘九以待封王子弟此鄭氏說非

必盡獨然鄭又以王制前所言三公等田

為高制後言縣內國為夏制采地殊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凡九十有三國三等而
名 山大澤不以

盼虞人掌之其餘以祿仕以為開田畿內
無附

官以大都之田任盡地公所受地在焉小

都之田任縣地卿所受地在焉采邑之言

任稍地大夫受地地任甸地元士于此受地

之然則公邑之田任甸地元士于此受地
可知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有不足蓋句
有通法故卿或在縣地取足于封而已句
稍縣都無過十二謂如百畝而徹賦民什
一於一之中又以十分為率取二
也畿外諸侯以歸公上大夫畧如此九州千
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

不與 八州餘方百里者百八十方千里者四百八十附庸祿仕開田在焉

內夏后氏之畿也故康成以為夏氏之衰

戎狄內侵諸侯相并國滅數少商湯承之

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以為九州建此一千

七百七十三國杜佑因之蓋失之矣夫湯

之興資者三千 王燭云湯時諸侯三千洛

千長育其材設其禮義被 傳云武王伐殷同國三

之文章便可與事宗廟也千八百者周家

之始受也 九州州方千里此於高麗之數

里內斷長補短建國多寡之數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三代同也鄭謂湯制中國方三千里周公復唐虞之舊為七千里姜也孝經說云周千八百里諸侯布列五千里內足相參說為在七千里之萬國至商湯至周逾數百年何得並無減損如此商之去周又數百年何得並無減損如此周數商益多矣書傳云謂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去謂此周所因商世九州諸侯之數所謂萬國固亦號數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甸者稅治田出穀稅采者取以當穀稅謂所貢物上言

其中舉矣天子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為御 官官府所用御御府所用百里內謂如納總管粗者千里內謂

如粟米皆精者太府入賦不以遺物待近近物待遠近供官遠為御也太宰制國必合王府之賦為之調度此則王府之

所供止百里膳服之御必千里也千里之外設方伯 州伯五國以為屬 以屬制名大小事則州四十十國以為連 以聯制專遠屬有長二長

國事如聯也連有帥 州二十三十國以為卒 以卒制名言以此連卒有正 州七正連

非卒正三年來徒 聖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 伯牧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二老茲商周之通制也 八州八伯五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凡五百六十 六正一百六十八多少雖不同方伯連帥一也嗟乎置天子非以優天子收天下也置諸侯非以優諸侯收一國也諸侯之有方伯連帥牧長卒正非以優疆大在小國也故以小事大文字小致治之要春秋之所與也分災救患濟弱扶傾是王政之所急黎侯迫逐衛宣不救而旒邱以為責四國災流許人

不吊而君子必其亡 詩云伯也執爨此州小伯見

國語是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

於師畋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夫然

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內患為屬連卒

州以聯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其人夫然

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此大司馬

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若職方氏邦國小大

相維之事也先王之建諸侯豈顧私其力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以自衛使子孫世得王哉不如是有不足以寧天下而世之治不治子孫之世不世有不在乎此也世之人徒見三代之能長則以為建侯之力見春秋之紛亂則以為建侯之失夫以禹之功又非無諸侯也而世未三易太康不道俄失其國其所以未亡而再集者幸有窮之顛越而少康之明賢爾諸侯何力之有東遷之後非無疆大也然而載祚數百世之令主猶克永世雖危無咎則周公之法在而四國不能以相賓也諸侯亦何罪邪先王之設法固為後世之能守者設也使後之世果能守邪安有春秋之末世苟不能守則亂之起有繇矣豈設法之罪哉謂諸侯之敵有春秋之末世則司馬氏之季天下裂於夷狄大業之際天下散於盜賊其為禍亦至矣豈以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有諸侯至此極邪 武王時丁侯叛者 美侯今武功縣界有美陽故城或云湯陰者非 湯陰北六百里美里城史音彌里元和志異里一名美城湯陰北九里通典相州湯陰美里城隋國經湯陰有防城封因文王築此防 之 濁 有濁氏 元后傳 鄭有子濯孺子風 俗通云濯縣之後 說文 濁水出齊郡屬鉅山東北

紂 穆王伐之，大起九師，東至九江，玩蟬為梁。在江東矣。紀年四十七年

因 穆王西征，至因氏，郭云國也。近河。穆王里圃田之路，東至於房，郭云房子國。越

房 地有墳山，紀年作鮒，即高邑之地。十道志云：高邑，趙房也。通典云：趙臨城，舊房邑，襄守。有房子城，漢之郟邑，後漢之高邑。

崩 穆天子傳有子郭云：夷國有德者，稱子崩。備也。崩，伯榮國穆天子西征，至於崩河宗。

崩 之子孫，崩伯榮逆天子郭，巨肯切。伯爵，榮名。廣韻上聲引之云：漢有崩城侯，又步登切。故楚漢春秋作憑城，又作馮馮朋通也。地記陳倉有崩城，云河宗之子孫，則宜在此。非沛之

崩 說文沛城，父有崩鄉，玉篇蒲梅切。蘇林廣韻為薄，回切。云鄉名在右扶風，集一作鄆，又音浮。顏為薄，肯切，則又誤矣。姓纂，鄆氏以為出伯榮國，在虞芮間者，妄。或作非。請刪鄆。詳

鄆 是春秋得之先，訛為崩，苦怪切。括地志河南縣西四十有崩亭，縣今有崩鄉，玉篇說文從。省汝南安陽鄉名，或作賈。

周世侯伯 鄆也。魯取之。三。預云：亢父有鄆亭，元父隸濟。說文附庸國。漢志詩亭詩國水經云：春秋詩國也在任城，界樂盈，克鄆乃齊地。例云：平陰城西有鄆山。

鄆 成六年取鄆，外紀云附庸。鄆之三水，東北二十五，拘原上有古拘城。見

拘 字記郡縣志云：安定縣界有三水，故城。周鼎銘云：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者，班固以為文昭元和志從之，非也。應云：鄆侯伐晉者，今謂水南一里有故城，建德二為拘州，三年廢，皆因國誤。城今在鄆。

津 楚淖國先為淖氏，集韻音卓。當共王

福 周器南宮中鼎云：福人是說，文有福。子爵，蔡之褒信，有賴亭，楚滅之。昭四年。非炎帝

賴 後賴春秋滅賴，古本作厲，故世以為即厲。非也。晉志：厲，賴二國。又襄六年，安孺子如賴，乃齊地。

庫 王良邑為郵氏。呂覽晉文之霸東伐，庫盧者。畿內國，周大夫渠伯糾，後有渠氏。昭二十六年，渠周地。

昔 周大夫所封，見風俗通。通作夕，故有夕侯。後

用 有昔氏，夕氏，鉅鹿故昔陽城，一云貝丘，今恩之清河有昔亭，乃音籍。清河乃秦屠縣，貝州也。或云臨清，有昔鄉，非。

呂 風俗通云：古用國，見毛詩在高唐，乃用地，故有用姓。名士，錄有。用羽之。

鄆 徐之彭城，東有呂梁城，五十九里。春秋為宋地，漢呂縣。

鄆 甫也。汝南上蔡有鄆鄉，鄆亭，或云即呂，非也。孝經偶引呂為甫余。

鄆 在潁川，玉篇云：甫侯所封，非按鄭世家有鄆公，本許云。

鄆 鄭地，今滎陽有鄆水，城鄆水，濬也。而故鄆城在襄邑東南，有故城，襄元年次鄆者，非。姒姓，鄆故晉志有二鄆國。

宋 春秋有宋子，乃小國。今趙之平棘有宋子，故城漢之宋子縣，非微子國封。

慎 奧一作都，有都氏。姓苑。魯有慎，潰氏，奢侈逾法，敗。語家

沈 古附庸，後魯沈猶氏。孟予有沈猶行，姓苑云：太山人。漢劉穢為沈猶侯，地在千乘。韻直枕切，師古音審云：沈亭是。

無終 無終子翟國，今薊之玉田，渙陽亦其地。晉滅之，燕為右北平，有無終山。故無終縣，在右北平城，西三十萬歲。

零 齊桓公北制零支，今平之盧龍，故零支縣。古

零 齊桓公北制零支，今平之盧龍，故零支縣。古

零 齊桓公北制零支，今平之盧龍，故零支縣。古

零 齊桓公北制零支，今平之盧龍，故零支縣。古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離支也

故侯國漢郎邪牟虞縣

中牟 佛脞邑今縣隸開封開皇之內牟北十二有

中牟故城又河北有中牟在濕之北趙獻侯

徙治者晉地瓚說詳矣班固柱佑以為滎陽

中牟縣故樂史以為河南有脞墓因年表誤

之衛侯如晉過中牟不在趙之東也定九年

樂在中牟預當疑之吳曾云當在溫水之上

通疑年表趙都中牟謂新鄭恐趙當都亦膠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東牟 文登西北百一十有東牟古城

堂陽 九城記漢縣今隸冀城冢記商之太子封母

弟才為堂陽侯在堂水之陽

闕鞏 國也昭十五年傳有闕鞏之甲

郕取 預云郕取古國傳二十四

郕郕取氏伏氏云在解東郕

郕取二郕音環詳周國中取見卷末

析成 今郕之內鄉

介根 東夷預云黔陬東北計基城即介根國漢之

計斤今密東南四十計斤故城廣記密之膠

黔陬隋省入膠西故城

在今諸城東北百一十

徐吾 徐吾氏茅戎之別後有徐吾氏今潞之屯留

西北三十有故漢餘吾城

闕與 通典儀之和順韓之闕與趙奢破秦軍處

和順今隸遼

宇記今名島蘇城銅鞮西北二十今潞之銅

鞮故闕與城漢梁榆也九城志一曰榆城盧

之虛郭乃闕與

之舊都謂此

安陵 國事云小國侯其後氏安陵經為楚王妃

卑梁 吳之邊國吳梁氏卑梁人也楚滅之今濠之

鐘離吳世家昔卑梁女與鍾離人爭桑相攻

遂滅卑梁

曲梁 晉伐之宣十今之潞預云廣平曲陽縣今潞

之雞澤漢曲陽地

仇吾

一曰仇繇韓子云仇繇小國為智伯所滅後

有仇吾氏呂春秋中山國有風繇之君

智伯伐亡之即去一之誤

仇猶非國事云智伯欲伐之遺以大鍾韓子

以大鍾遺仇繇見二十卷

二十六卷又云遺以廣車按河東孟縣有原

仇城元和志以為仇繇樂云即孟之外城仇

繇城俗名原仇九域志亦在九原并

班志屬臨淮今泗之漣水代以為即仇繇非

智伯所伐不在是

鍾吾 一作鍾吳春秋鍾吳子國昭二

吳滅之預云

泗之宿遷西北十里司吾故城是

鍾吾氏

餘丘 於餘丘也莊二慶

父伐之預云為邾所併故二傳云

沙隨 春秋地名云本國也今南京寧陵西北七有

沙隨亭成十六

預云北

即邳來紀邑今東莞北有邳鄉邳鄉之西有

公來山邳來澗

彭戲 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於華山地近華陰

地丘 音移封者為氏泰山地丘縣

葵丘 外黃東有葵丘大夫邑食者氏焉英賢傳有

葵丘欣

春秋圖有潁國樂云潁侯國通典以為洛之

潁陽考叔邑即城潁許之長葛西一里有故

潁城潁谷考叔家在

汝廟在許亦有周潁

伯玉先國陳留傳云長垣有遷伯鄉一曰新

鄉伯玉之家

單 單伯魯孤與周之單子別

介 之推先國即汾之介休有介山縣上山地今

沁之縣上竇莘以為密界晉黔陬乃介根也

楚附庸吳圍巢伐駕圍釐虺者成十

湯 秦寧公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蓋京兆杜亳

亳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九城志一曰榆城盧

之虛郭乃闕與

之舊都謂此

國事云小國侯其後氏安陵經為楚王妃

吳之邊國吳梁氏卑梁人也楚滅之今濠之

鐘離吳世家昔卑梁女與鍾離人爭桑相攻

遂滅卑梁

晉伐之宣十今之潞預云廣平曲陽縣今潞

之雞澤漢曲陽地

之雞澤漢曲陽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昭二

吳滅之預云

泗之宿遷西北十里司吾故城是

鍾吾氏

於餘丘也

父伐之預云為邾所併故二傳云

沙隨

春秋地名云本國也今南京寧陵西北七有

沙隨亭

即邳來紀邑今東莞北有邳鄉邳鄉之西有

公來山邳來澗

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於華山地近華陰

地丘

音移封者為氏泰山地丘縣

外黃東有葵丘大夫邑食者氏焉英賢傳有

葵丘欣

春秋圖有潁國樂云潁侯國通典以為洛之

潁陽考叔邑即城潁許之長葛西一里有故

潁城潁谷

考叔家在

汝廟在許亦有周潁

潁周地

伯玉先國陳留傳云長垣有遷伯鄉一曰新

鄉伯玉之家

單

單伯魯孤與周之單子別

介

之推先國即汾之介休有介山縣上山地今

沁之縣上竇莘以為密界晉黔陬乃介根也

楚附庸吳圍巢伐駕圍釐虺者

湯

秦寧公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蓋京兆杜亳

亳

亳

豐 秦襄公以弟穆嬴為豐王妻地蓋豐水之西

一作鄆哀 四昔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而紂

惡之子預云南鄉析縣南有鄆亭

儲 齊大夫有儲子姓源云儲人後繆

鄆 春秋鄆闢一作謹在鉅平今濟北蛇丘山下

謹亭唐入鉅野今濟 然此為聞喜之鄆有鄆

亭自音園水經蛇水逕下謹城南即灌水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析 今集 五 所謂析鄆楚附邑白羽之地秦人過析隈今

鄆之內鄉有浙水魏浙州故漢南陽浙縣

聊 聊莒即墨皆齊東界今博之聊城漢屬東郡

十有故攝城博平西 或以聊攝為一誤

博 充之奉符漢之博縣隨為博城

涓 齊有涓子涓蜀良之先荀子涓蜀呂濁良非

離 本舒鳩地今通利軍之黎陽有故東離城漢

鄆弱為離侯於此史表或云黎非

儀 儀封人儀之封人也注衛邑今開封東明西

北二十有儀城

后 宜即邱有后氏弟后處云

牟 牟子國楚滅之為附庸預云泰山牟縣今奉

符廣記奉符漢牟縣故牟 國樵云登之牟平非

鄆莊十 衛縣大夫鄆子士音眷衛侯自鄆入哀十 本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齊豹邑曹植之封晉八王故事云東海王越

洎鄆城城無故壞今濮之鄆城漢屬濟陰

本紀邑有郡故城在青之臨胸東南

鄆 昭十一年鄆魯地舊云都昌西之營城詳楚

密之安丘西南六十故鄆城漢鄆縣社云下

有鄆城 隨之鄆縣縣武德中併文七年 又

屬魯南 與鄆境 莊元齊遺莒鄆鄆凡書遷者自是

減矣

崇 春秋之箕崇小國趙穿尊崇者非崇侯國

廬 九域志廬州古廬子國 有廬氏

郟 鄭地時來也預云滎陽東釐城

呂 河東永安博物古今地名記有呂鄉呂甥之

邑郡縣志云霍邑西南十里有呂城紀聞云

非彭城魏云彭城東五十 九里呂梁漢呂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肥二 漢故肥城今在鄆之平陰志肥子國屬泰山

唐隸濟然蓄川劇自有肥亭志亦云肥子國

蓋二邦云

魚 魚人逐楚師者文十 長楊之魚城也長楊西

四面 舊云魚復通典夔州春秋魚國也然魚

復故城在州西十 裨僚魚庸之三邑

裨 文十七年待於僚樵云晉鄭之境

僚

漆 從征記高平南平陽東北有漆鄉社 同定十五

年城漆鄉庶其以徠奔者襄二 今充有古漆

城

宛 即有宛長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衛宛濮也

戎州巴氏邑今宋之楚丘九州記云巴氏戎

襄十七 預云濟陽東南有戎城此會潛伐

凡伯者隱 又山戎在漁陽圖都城記云燕北

也今幽州東二百十三瀋陽縣 莽戎在陝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襄戎在秦九 襄戎在秦九 襄戎在秦九

姜戎傳三 陰戎昭 陰戎昭 陰戎昭

衰四年蠻氏潰蠻子赤奔晉今河東伊陽伊

闕鎮即古戎蠻子國漢新城唐伊闕也襄宇

其國今謂麻城

夷 紀所戎夷國也隱 二城陽壯治夷安漢壯 西非魯地之夷閔二殺 若臯夷淮夷 十

三東夷居淮上者安國以為徐夷之屬非也
閱官詩與昭四年春秋淮夷徐明為二

同會伐紂故不得而不封且以為一旦封
之此皆書生嘍嘗試疏闊譚也

翟也晉語蒲人翟人狄類非一居中國者若
白狄傳三十八與秦同州預云故西河地有白
狄部胡神異記白狄先今鄜坊綏延間皆其地白翟
居乃秦高奴故董辭為
翟乃都高奴今膚施 中行穆子伐翟乃鮮

暴長者云云推久長之策造速成之功
此非陛下之福天下非一時之用海內
非一旦之功云云朱淨云

開 虞列子言襄子攻翟取左人中人則鮮虞矣
開羗居金城今蘭之五原

上世紀后之國
伏戲母國在閩中列子云華胥氏之國在弁
州之西台州之北

風俗通云遠秦邑集韻音錄有录氏遠氏有

娥陵 女媧氏之臣有娥陵氏

右周世侯伯之國
事之弘遠固有不得盡計於其始而有俟

少典 黃帝父大叢少典氏則其後襲封者有典氏
少氏妻 又
姓纂又有

於後之人者封建之事非一世之利固非
一旦之可為非一朝之事亦非一日之可

有喬 僑也一作橋少典取有僑氏傳作有嬌賈云
諸侯集云古諸侯又云上世國名國語有嬌故玉篇為居兆切後有喬氏
橋氏嬌氏春秋有嬌國漢有嬌序
冲姓纂以為嬌牛後

計要必因其平時漸而為之則何事而不
立是故古先哲王擇明賢比勲德年增而

承桑 神農取承桑氏一曰桑水陝之靈寶有桑里
亭晉桑田今即
陵有桑里

歲益之所以成爪牙之勢者固非一旦而

西陵 黃帝元妃嫫娃國作僮同今江夏安陸間故
吳以安陵為西陵有嫫娃西陵氏春秋有西
陵見世

象建之也脩禮法謀連帥朝厲而夕勉之
所以為長久之計者固非一日而驟為之

方壘 黃帝次妃方儻氏一曰方霤霤聲注霤祖
用字每相犯故世方霤有霤氏壘氏儻累雷儻
以方霤即霤祖誤單從田皆

也規模者本之前善善者存乎後是故義
炎以來歷載千百而封建之設猶有遺利

形魚 黃帝三妃形魚氏國固表作形非

則凡事之立固不在乎始謀之善不善者
漢封諸侯初本率意事微周度是以土宇

千類 青陽取千類氏生少昊後有類氏

過制歲未幾何而叛九起則其始謀者既
不善矣誠使惠文景武而徠克原其故脩

蜀山 昌意取蜀山氏益土也詳前今濟有蜀山或

方伯謀連帥明君臣父子之恩正疏戚尊
卑之分漸而維之使安其樂絀貪殘寵賢

鄒屠 高陽取鄒屠氏者昔黃帝戮蚩尤遷民善者
於鄒屠

德崇惠而涵養之則三代之緒將復見矣
奈何吹過計一蝨廢膳遂使成功頓毀

勝潰 勝奔也高陽允妃勝奔氏國帝系注或作
騰隍誤襄云國名

美惡俱盡而不可以復起豈不惜諸是故
成以長之業者必非一旦之可為也周有

根水 卷章取根水氏今土軍縣有根水是史多作
卽水非

天下商之諸侯存者猶千八百因而崇之
故為勢易而說者謂周之興也八百之侯

根水 卷章取根水氏今土軍縣有根水是史多作
卽水非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遠並高軒
將遠並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鬼方 陸終取鬼方氏殷高宗伐鬼方或此

陳豐 一作鋒錐也僑極取陳豐氏生帝嚳嚳復取

陳氏生帝堯齊之豐丘陳氏邑也

有娥 帝嚳次妃國訛作蒿殷武疏 蘭狄國築敗有娥之虛

蓋陝號閭故世紀晉志築敗於焦淮 南子有城在不周北遠 有娥氏

蒿氏

帝嚳三妃之國音輒史作訾陝或作陬訾俱

姓書陬三 非皇時諸侯

富宜

帝堯取富宜氏史記班表作散宜散宜為二

登北 帝舜之三妃傳多作癸北姓纂又 作癸比經云國在

鉅燕之南倭之北屬燕

有嬖 縣納有嬖氏生伯禹唐韻云國名帝繫作有

莘今陳留有莘城國語之莘虛

土敬 縣妻土敬氏見山海經

塗山 太康地記塗山故當塗國固云九江當塗今

壽春東北塗山也山在濠之鍾離 四百七十七里 當塗故城

州西九十六有禹廟塗山神祠山頂漢魏不

害劉聖公為當塗侯國應以為會諸侯處 非塗山侯國大誤

鄒山 戎胥軒取鄒山氏蓋即鄒侯

契和 老子祖理徵取契和氏後有契氏

純狐 后羿妻純狐氏泥納之

有仍 見商世國

州山 南岳取州山氏曰女

右上帝帝王妃后之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子曰周監於二代都都乎文哉文者禮文
加詳之謂也夏商氏非不文也以周而視
之則猶質也方封建之行也豈惟利其私
哉予之所嘉亦正以其文也且姑以大婚
一事言之王妃取於諸侯而王女下嫁於
國君之世子不過下一等爾逆送之有文
以相接丙丙乎不可尚矣自其郡縣而兩
勢懸后妃遂取於齊民而王女下嬪於匹

庶矣豈不異夫桓二年紀侯來朝何休以

故封之以百里謂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

得專封非也劉元輔云天子養天下之民

居天下之尊守天下之法能刑人能專而

然刑人當以罪罰人當以德望以得專而

妄刑人爵人哉又况禮以情愛接百里之

命於匹庶經宗廟祭社稷使後代庸諸六

典云兩漢皆列侯尚主自魏晉來尚主者

皆對馬都尉對馬都尉都尉

矣然兩漢亦不專列侯也或曰何傷乎是

所以為無私也嗟乎亦不究其本矣天下

多故人非齊聖敵則敬其相洎者未有不

生於不平等者也秦漢而徠不原其本脫先

王之義務以尊君抑臣為治列侯尚主帥

使男事其女而公卿婿天子者一至舅姑

屈跪其婦以故王陽條奏原以為失長樂

王回亦首其敬謂父母至不敢畜其子而

舅姑且不敢有其婦人倫悖於上風俗頹

於下則不平等而已矣惟不敬不敬不敬

故相洎相洎不敬失伉儷之義矣失伉失

儷又烏足以言之封建之代哉

古之亡國

皮氏 信不行義不立哲士陵君政禁之生亂而亡

皮氏詳雜國中

華氏 方正日遠邪人專政禁之生亂而亡六韜作 華氏又

平林

挾德責數賢能日疏位均而爭遂亡詩會伐

平林後漢平林盜起者按平林在隨縣東北

三鏡

美言聞於內惡言聞於外內外不相關而亡

義渠

二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以爭而亡秦

平州 秋之義渠戎秦昭滅之為北地今慶州
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賞功臣怒而生變平州
出奔盟會圖疏平州在汾州介休西若齊之
平州漢平州國在梁父宣元平州杜云泰山 牟縣西有平州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九城 史記有平林老引見 姓纂
或云三苗昭元
二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以爭而亡秦
秋之義渠戎秦昭滅之為北地今慶州
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賞功臣怒而生變平州
出奔盟會圖疏平州在汾州介休西若齊之
平州漢平州國在梁父宣元平州杜云泰山 牟縣西有平州鄉

有林 召離戎君朝之而不親禮逃而誅之天下叛

之林氏以亡六韜林氏國出驪經與葛虜近

預云中牟林亭非今開封秦秋之北林

自伐其智廢仁義事彊力賢良伏匿君孤無

使榆州伐之而今符陽郡有集云萬山所

集六韜作西譙州氏伐之

孤而無使曲沃伐之而亡見博物志當亦儀周書文今不見儀

之榆社或云魏榆晉曰醜榆亦曰魏榆預云朝歌東有醜榆城今衛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有郁 茂爵損祿後君少弱禁伐不行重氏伐之而

亡攷之潛夫即祝融後也今鄆城六韜曰會

氏

重氏 伐有鄆者宜白芒國滄之南皮有千童城年

表云故重是也城在今無棣漢縣也云曰徐福姜

上衡 與林氏爭權林氏再戰弗克上衡為義弗克

俱亡

有果 好以新易故故者興怨新故不合內外不附

而亡今果州

畢程 損祿增爵羣臣貌置而亡文王卒於畢程長安

陽 志引孟子今作畢耶而武王嘗窮於畢程呂十地今咸

陽氏 自伐而好改作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

下而亡夫國以陽名者多矣如陝有上陽下

陽晉魯鄧越皆有東陽南陽難可悉數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穀平 慢類無親破國弗克業荆用國內外相援而

亡一作平氏

縣宗 狠而無親執事不從守職者疑羣臣解體國

無立功而亡六韜作懸原

扈氏 鄭地預云滎陽故卷有扈城亭卷後齊入滎

陽故卷城在原西北

洛氏 宮室無常池園廣大工巧日進失其民時民

人匱竭饑饉不食商伐亡之即有雒雒以色善魚養

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水加佳妾也按漢字從水不改師古云光武後改亦非史記已用之

六韜作有熊誤

重丘 以美女遺青陽者括地象云曹州武城有重

丘故城今在濟陰東北三十一亦曰糜城孫嗣欽

馬重丘遂伐曹取重丘者粟十七穀宇以乘氏東北北三十七古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重丘

兵四布於天下而尋皆亡者羣臣官吏務

其所以亂而不務其所以治也戈盾異用

刀鏹殊施易位而用之則俱廢矣三公九

卿人之司命令也不惟其人而惟親戚便

倭之與無故而處豈非大不智歟韓嬰子

云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

妄為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

亡無日俱亂之道故明主惟能愛其所愛

闇主則危其所愛矣予讀周志而益信國

之亡未有不自已以求者後之取亡亦未有

不出此而君人者尚不知戒豈不悲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三十

宋 羅泌 撰

國名紀

雜國上

賈 賈也賈鼎賈所重齊宋盟處預云蒙縣西北

有貫城水經注俗曰薄城按定陶有貫城今

在濟陰名蒙澤城即古貫國有賈氏國事齊有貫珠

鄴 盟會圖疏云鄴侯國在慈州鄴伯卒處七鄴

地杜闕音躁集音縣非

炎 兩制擬封皆用古國有炎見金坡遺事

桑 秦昭襄二年桑君為亂誅

藍 梁惠王三年秦子向命為藍君年紀今之藍田

襄 今襄陽古襄國黃帝時襄城小童者代為重

棘 鎮非襄邑在汴乃秦秋襄牛地

號 陽翟有上棘城

燕地與齊境昭七年

沙 魏之黎陽有牽城是相臺志云古沙侯國一

音瓊今元城西南有沙亭

瓊 鄭也開封宛陵西北有瓊侯亭記河南鄭亭

也一云瓊澤成十二與瓊異昭五楚地有瓊氏委

有瓊高唐書

厥 班志云無塩東平陸古厥國玉篇源國名後

月切隨之唐城魏為厥西志一作厥孔子所宰今

鄆之中都有厥亭有厥氏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棘 伯也為棘氏鄭城棘寰宇記陽武

又有南隸城北隸城襄北十里

曠 鄭是字書鄭古國有鄭氏音荒又有荒氏見

姓鄭臨淮人千

湛 河陽軻有湛水傍有湛城襄十六年有湛阪

以為襄城之昆陽北有湛水後有湛氏

隄 玉篇國名諧眼切

玉篇國名阻生切

玉篇國名阻生切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袁謙履勅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孫慰祖

郟 國名見玉篇

郟 古國宛丘西南四十有郟亭是宣十一辰陸杜云長平東

郟 南有郟亭陳州地 後有郟氏杜

郟 古國後有郟氏亦見左傳

郟 莫也鄭州文安郡漢元十三年改州有鄭故城

在鄭縣東北三里郟子顓三郡記云顓項造

者景雲二鄭始去邑有莫氏河南莫氏出代北姓書云出莫

非教

欽定四庫全書

郟 景王十三年魯伐莒取郟在琅邪梗音然晉

自有梗陽瑤云晉陽西南十榆次界入陽

趙稷奔臨弦陔驪之晉邑有臨氏姓書大臨後非

廡也昭二十有三有廡人直人周地

眭 故國今沛之竹

梧 故國本鄭地取之漢陽成延為梧侯者

今彭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斯 後有斯氏

麥 麥丘也昔麥丘人年八十三祝齊桓公公封

之麥丘漢有麥侯即此有麥氏麥丘氏

尸 召伯逆王于尸周邑也在鞏西南故偃師之

尸鄉即尸氏齊桓尸臣晉有尸侯為商君師

著尸子

新 楚地靳尚先封

毗 魯邑哀五年城毗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

菑 郟也漢濟南郡隨為淄州

鹹文十 澶之濮陽西南有鹹城杜云濮陽東信十三續志云古

鹹國也

苗 晉地今垣縣軹關南逕苗亭西亭本周之苗

邑賁皇采

均 均國近庸蓋州均也

池 後有池氏池仲魚

眭 後有眭氏漢眭孟許邈師眭子烈

郟 隰郟之郟今懷之武涉

稅 蜀王以稅氏五十遺廩君者盛荆州記云建

平陵今有稅氏

良二 幽之良鄉漢之良縣又郟之壽張宋之良邑

漢初之壽良今下邳北六十古良城晉吳會處宋地

清 育也今之洵陽育清故城漢育陽縣在育水

之陽應云育水出弘農後入加水種秦云籍東有穰清者今郟之南陽亦漢育陽也

有壽為清州唐為縣有育氏集一作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郟 國名見玉篇

郟 古國宛丘西南四十有郟亭是宣十一辰陸杜云長平東

郟 南有郟亭陳州地 後有郟氏杜

郟 古國後有郟氏亦見左傳

郟 莫也鄭州文安郡漢元十三年改州有鄭故城

在鄭縣東北三里郟子顓三郡記云顓項造

者景雲二鄭始去邑有莫氏河南莫氏出代北姓書云出莫

非教

欽定四庫全書

郟 景王十三年魯伐莒取郟在琅邪梗音然晉

自有梗陽瑤云晉陽西南十榆次界入陽

趙稷奔臨弦陔驪之晉邑有臨氏姓書大臨後非

廡也昭二十有三有廡人直人周地

眭 故國今沛之竹

梧 故國本鄭地取之漢陽成延為梧侯者

今彭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斯 後有斯氏

麥 麥丘也昔麥丘人年八十三祝齊桓公公封

之麥丘漢有麥侯即此有麥氏麥丘氏

尸 召伯逆王于尸周邑也在鞏西南故偃師之

尸鄉即尸氏齊桓尸臣晉有尸侯為商君師

著尸子

新 楚地靳尚先封

毗 魯邑哀五年城毗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

菑 郟也漢濟南郡隨為淄州

鹹文十 澶之濮陽西南有鹹城杜云濮陽東信十三續志云古

鹹國也

苗 晉地今垣縣軹關南逕苗亭西亭本周之苗

邑賁皇采

均 均國近庸蓋州均也

池 後有池氏池仲魚

眭 後有眭氏漢眭孟許邈師眭子烈

郟 隰郟之郟今懷之武涉

稅 蜀王以稅氏五十遺廩君者盛荆州記云建

平陵今有稅氏

良二 幽之良鄉漢之良縣又郟之壽張宋之良邑

漢初之壽良今下邳北六十古良城晉吳會處宋地

清 育也今之洵陽育清故城漢育陽縣在育水

之陽應云育水出弘農後入加水種秦云籍東有穰清者今郟之南陽亦漢育陽也

有壽為清州唐為縣有育氏集一作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路史

密商 楚邑有密商氏或云密商本郡邑水經南陽

丹水西南密陽鄉亦謂之二戶今在鄧之穰

平都 簡子立今遼之平城開皇于此城立縣

烏程 烏程氏國秦為縣今隸湖郡國志云古烏程

氏善醞

赤烏 穆傳有赤烏氏在秦山西

留昆 穆傳留昆氏歸玉紀年云國名

陵澤 音俊致賂于王即陵子壽胡也郭云隗姓國

欽定四庫全書

石窮 齊之長清地名預云濟北盧縣東

濁繇 穆傳四濁繇氏食滔水

鷄韓 穆傳二鷄韓氏有樂野

割閭 穆傳割閭氏音倚

關胡 穆傳關胡氏音遏

諸鈇 衣被胥谷

巨蒐 巨蒐氏即夏貢之渠搜

西夏 西夏氏在河首至今為國

珠余 珠余氏去西夏千五百里又皆西征所次

柏人 趙郡柏人縣

甲父 傳有甲父之鼎預云古小國名昌邑東南有

甲父亭今甲父城在單姓纂云古諸侯以國

為氏實莘云在濟州南

黃父 晉地一曰黑壤

莒父

武父二祖在河南預云陳留濟陽東北有武父亭今隸

欽定四庫全書

開封然定四年傳封畧武父以南則衛之北

境非河南矣

陸氏 今晉之冀氏居義切

注氏 紀年梁惠九年晉取注氏即汲書趙獻子城

注氏者地在上黨澤之高平漢之注氏有注

谷水

齊為衛伐冠氏春秋晉邑今為縣隸大名

許地襄十六年

懿氏 戚縣西北五十有懿氏城襄二十六壇戚田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與孫氏因姓也風俗通

輔氏 出齊懿公妾父桓公時已有懿氏云

晉地秦師敗處宣十凡地名帶人與氏者皆

古國是年有黎氏乃黎侯國亦晉大夫采

乘氏 在兗州風俗記云濟陰乘氏故宋乘丘邑也

元氏 鎮之元氏趙孝成樂元氏漢為縣云趙公子元邑明帝

野生于此襄字記前元氏今巨西南五十七元氏故城今真定

欽定四庫全書

輪氏 故登封西南今洛之告成西南有輪氏城漢

輪氏縣開皇十八寰宇記作綸誤

寗氏 魯大夫邑廣集二韻有闚姓姓源引闚大夫

誤

尉氏 鄭大夫邑今開封尉氏或云古獄官

苑和 與陰戎境今上洛有苑和山或云苑氏今尉

氏西北四十有苑氏城野苑陵南昭五鄭旁

晉獻公田見翟祖之氛歸寢不寐卻叔虎朝

翟祖 公語之出遇士為曰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

忌其臣競諂以求媚伐可亾也為以告公悅

伐翟祖克之釐王十一年也

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膠西

廡 今京兆有故廡城漢廡縣

秦虜負芻于今徐之縣周秦之故邑陳

涉走今蕪州北有薪水吳蕪秦郡有薪水

姓苑云以國為氏從說文從艸誤

欽定四庫全書

鄒 曹邑昭十今濟陰乘氏西北大享城寰宇記

古鄒城也

允 所謂姑允二水在即墨有允氏代作姑允姓

苑有允氏乃別出

蜀 一作鄆成二預云泰山北平西北有蜀亭今充

之奉符故濟陽有蜀山

賁 今沂之臨沂南襄賁故城漢襄賁縣音肥漢

賁亦音肥姓書有墳奔二音云賁賁父後妄

蔽 史伯云鄆蔽一作弊

畫 故畫城在西安城南有澧水耿奔進軍畫中

者胡參切或云臨淄畫邑水誤臨淄乃畫

齊大夫之封見風俗通有畫氏孟子宿畫者

鄭地鄭有郊張姓苑云所封邑今汝之襄城

有故郟城亦楚邑今許之郟縣子瑕城郟者

漢屬潁川魏龍見陝之摩陵改曰龍城

趙之高邑有古柏鄉城故郟也哀四齊伐晉取郟光

郟

路史

武即位改曰高邑或云會齊侯之處非也六經

穀 郟哀四 年會于文公羊作郟穀梁作蒿

嘖氏不知時方定許何得在此

壺也有壺氏郟氏壺子壺巴

籍 上邳有籍水一曰洋水又哀十七年籍圃衛

地 郟

穀 郟 隰州有穀城非姬姓穀

商 紀年秦封衛鞅于郟改曰商梁惠成三十二年紀謂故

下博縣有商城今鉅鹿故城是然鞅封商於

乃商洛九域志止洛商君之邑張儀以商於

地賂秦者此也

郵 今高陵有郵鄉許徒力切本屬扶風集音毒

篇韻音攸失之

垂 引八宗衛過處曹之濟陰北有垂亭即犬丘

非上黨築居之垂與垂隴郵棠垂隴在榮陽東鄆地叢叢十

屠 甘陵故屠也秦昔漢屠城七亦切桓帝曰甘

陵今見之清陽東南三十有故屠城上人口

有屠氏燕有屠壽春秋後語

潛 楚邑在廬之廬江南二里有古潛城漢之潛

吳伐夷侵潛六沈尹戌救潛遷潛于南岡者

昭二十七吳使公子掩餘燭庸圍潛

楚救潛注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 盍閭四

年伐楚圍潛者史記非魯盟戎虜

蔡也紀年梁惠成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

伐我郟者郟國志山陽有郟城京相璠云在

山陽西北六十今河東臨汾

充 襄宇記充國故城在閩中西南九十四今在

新井東北二十八又有西充今果州南充郡

治西九十五唐西充縣武德 有西充山大歷

四為充州襄宇記以古充國為名 有充氏孟予充虞

常 傳言郟常之境郟國在淮陽常在南陽田文

之封

瑕 水經山乘縣有瑕城詹家之故邑山乘故毫

瑕

路史

之蒙城璠云解西南五里故瑕城鄆云在故

解城東北二十四猗氏故城西北俗名郟城

預云猗氏東南僖三十 故郟視為孤證成十

地昭二十 四周地

右雜國下

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之乎

國危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併

治亂齊則不能以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

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冠帶之國

舟車所至不用象譯狄鞮而通者方三千

里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

中而立官擇官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

千里以為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

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衆封建非以私

賢也所以便勢令威而博義也義博利則

無敵無敵者安故當觀于上世矣其封建

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

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

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侯以大使小以

重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所以家且室也

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以宋鄭則

倍日而馳以齊楚則舉如網旃而已所用

彌大所欲彌易湯無郟武無岐賢雖十不

能成功以湯武之賢而猶藉之乎勢况不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上人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上人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上人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上人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上人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上人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上人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上人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上人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上人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上人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上人口

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減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今欲濟一世安

黔首功名著于盤盂銘篆垂乎壺鑿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水用舟陸用車泥用

桶沙用鳩山用樛因其勢也因其勢者令行是故位尊而教受威立而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十乘易以千乘令一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家易以一家令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諸侯非欲臣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權輕重審小大多封建所以便其勢也王者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故有知小之愈于大少之賢于多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

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

亂嫡孽無別則宗族亂彭蒙曰雉兔在野衆皆逐之積兔在市莫有志者尹慎子

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繇未定分分未定堯且屈力况衆人乎積兔在市過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

定分已定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國家者定其分而已矣熊侶園宋九月熊招園宋五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月熊當園宋十月凡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無時止也故功之立也賢不肖彊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辛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則危上願君之去一人也公曰非若細人之所議也居無何陳成攻辛予庭即公于廟公喟焉曰余不用鞅言以至此也失其數

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奚益此不知恃可恃而不恃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漢國

惡呼秦為不道喪亂先王之法制廢封建廢井田凡先王之所以維持茲世立經常簡易之法者一切壞之矣漢室隆興四方旋定宜求遺書召故老講明王制取封建而首正之脩禮法立親賢使遠近小大咸適其宜而後廢阡陌還井田以惠其子孫天下後世推二帝三王所以公天下之心而廣之使子孫天下後世必來取法顧不偉歟當是時其去秦之世為未遠經界封畧必猶可攻城邑郊遂必有存者奈何高帝不知稽古除贏滅項而志願已滿故雖懲秦孤立分建同姓而割地亡制擇立亡法封三庶孽一日而爪天下之半苟且一時使子孫天下後世受其敵而不得見二帝三王所以公天下之心豈不惜哉雖然高帝之智固不足以知此而子房之流亦樂因循亡有為之長慮者何邪豈非王跡當熄霸道當興天不啟其衷邪不然樂若是而止也漢之封列初亾足道比之晉唐則為近古因錄之以備采監

土軍 位次成信侯也包河內
中牟 河南

戴 留也章帝曰考城
德 志謂表在濟南

上邳 王
朱虛 王卿邳

行 汝南
便 桂陽音鞭

期思 汝南
震陽 汝南續漢書作淇陽

義陵 一作義陽義陽在汝南
桃 信都

沅陵 武陵
陸量 如淳以為江南陸梁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平都 東海按永和乎都國乃安平也屬長沙漢表在百十史無次第

淮陰 臨淮
陽夏 淮陽

任 廣平
棘丘 鄆弱封史失其始末因離去之

江邑 離去之
合陽 馮翊

周呂 應云周呂國索隱云周及呂非濟陰有呂都縣又封合

建成 沛
平 河南 一有此次三十 二在費之下

高皇帝五年減項趣定功行封六年十二月甲申始剖符封列十八侯之位次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高后二年詔丞相

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之宗廟副在宥司今以其次錄之 史漢表傳互有不

十有七又有周呂建城在外咸合陽爰頡沛德四人在王侯定百四十有三然按

平定梧狀上邳來虛使沅陵乎都八國非高帝所封固表來云百四十七又云百五

十三皆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誤多十夫功勞建賢德所以崇國基勸天下也是故功必稱地位必稱德然後庶

人不議而天下定按留侯良曲逆侯平勳業之具在漢必有出其右者乃不得豫于

十八位之中張敖者何人而反危然顯據第三及后叙定良居六十二乎次四十七

而淮陰信且結於列噫論功定封而以私意行之可乎唐之裴度平淮之功固非李

愨下也韓愈氏評之得其槩矣而憲宗乃以愨妻皇族命段文昌改立碑頌歸功於

愨於是議者盡午夫以度之公議固不可掩而一時所屈亦足以銷志士功名之念

而沮忠臣事上之心憲宗可謂失君人之道矣抑嘗言之惟天下之亾私者可以為

天下漢之封法既不善矣而又行之以私意欲不擾且亂顧可得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筑陽 武陽

蕭鄉 右三鄆之屬一更南宮

信平 睢陽

樂昌 右四宜平之屬
修 史漢作徐音同

平曲 高城 右二絳之屬
繆 曲成之屬

重平 魯之屬
臨汝 潁陰之屬

安陽 汾陰之屬
夜 東萊

垣 河東 右二曲成之屬
塞 潯陽之屬

鄆 沛十三州志音多 鄆之屬
池陽 鄆之初封

節氏 右成之屬
南河 河陰之屬

渠費 之屬
發婁 宣曲之屬

繩 高京之屬
山 河陽之屬

江鄉 汾陽之屬
戔 深澤之屬

臨汝 赤泉之屬
陽平 長修之屬

泰山 德之屬
張 芒之屬

令 深陽見地通記舊云 吳合陽之屬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鄆 一作 周呂之屬

胡陵 建成之屬
右百四十三國之後分封者惡呼漢之諸侯可謂真不幸矣方高帝之封也其封券

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之白馬之盟可謂惠矣柰何高帝不學面牆不能講禮制度與為長久計上亾道接下亾法守功臣子弟亦復不閑有家一旦得國正猶鄆人

之驟獲放意酒色而不知所興起迨文景

時氏歸戶息富厚什伯於前矣為子孫者

唯宜講禮脩樂以樂其生而乃驕忘其先

亾兢兢於苛世之禁墮命亾國匹匹相繼

洎武後元異姓耗矣耗音毛或絕失姓或

亾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

隸而死為之傳尸傳音轉即是胔之豈惟在

下之不教哉亦上之人不知所以患之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道亾制以保之也唐有天下子孫蕃衍其
初咸有封爵至世遠親盡亦隨賢愚與異
姓雜仕或流因民間繇此而言開國之君
其可不知所以患之道而為之善後者
乎

扶柳 信都

樂平

松滋 盧江國作祝茲非別有
呂瑩八年為祝茲侯

中邑

山都

成陶 固作成隆

勝 沛

祝茲 聊郡

醴陵 長沙

東平 東平

不其

右高后封

陽信 物海

樊 東平

南濱 河南有濱字音程

餅 聊郡

按道 濟

故安 涿

章武 物海

鄒 史作清都固作鄒鄒大原邑非也按
史古本為清鄒則齊封田嬰者

周陽 上郡

右文帝封

俞 鄉名在常山 江陽 東海

遽 臨淮 新市 鉅鹿

高陵 臨淮 建陵 東海

建平 沛 平曲 高城

山陽 或作陽山 安陵 涿

垣 河東國作桓非 道 涿

容城 涿 易 涿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范陽 涿 翁 內黃
亞谷 漢表在河內 塞 內黃
魏其 聊郡 蓋 渤海
隆慮 河內 武安 魏

周陽 上郡

右景帝封
長平 汝南 平津 高城
冠軍 南陽漢表在東 周 長社

樂通 高平一云臨淮 牧平 平原

富民 薪

南奔 茂陵中書同此本字匹者反
衛青傳作甯說文柳宥反

葛嶧 龍額 汝南非豫章者

陰安 魏 發干 東郡

南陽 樂平

冠陽 翁 內黃

特轅 南陽史作特裝 親陽 武陽

欽定四庫全書

若陽 平氏 平陵 武當

岍頭 皮氏 涉安

昌武 舞陽 襄武 隴西

樂安 聊郡漢表在昌 合騎 襄垣

涉軹 齊漢表軹在西 從平 昌邑

隨成 千乘 博望 平陽

衆利 在陽城姑莫 濼 濼陽

宜冠 昌縣 輝渠 魯陽鄉名

浞野 平原 下廬 在猗氏國作摩

深陰 平原 順梁 上三年侯多方便故孔文祥以為一邑封二

河碁 濟南 常樂 平氏 義陽 漢表在郟 龍有沈者談龍乃魯城

符離 在沛朱虛國作 邳離 邳離 壯 東平國作杜非 衆利 為諸縣

臧馬 朱虛 散 陽城 臧 南陽舞陽

街陽 下邳 龍亢 譙蕭謫云廣德所封止曰 陳留漢表在郟 龍有沈者談龍乃魯城

成安 陳留漢表在郟 龍有沈者談龍乃魯城 昆 鉅鹿

將梁 魏 梁期 魏 安道 南陽

隨桃 南陽 相成 堵陽

海常 瑯琊 北石 濟南國作外石

下鄴 南陽國作邳非 緯 菱

蕪兒 越 開陵 臨淮

臨蔡 河內 東成 九江

亾錫 會稽 涉都 南陽

平州 梁父 菽苴 渤海音秋杜

灑清 齊 音且畫索隱 駸茲 瑯琊

浩 河東 詒 詒 詒今詒之永和縣 詒一作詒徐作執俱非

幾 河東 湟陽 南陽漢表作齊

海西 東萊 新時 齊

承父 渤海 柁 濟陰

重合 渤海 德 濟南

題 鉅鹿 邳 河內

輅陽 清河 富民 齊

蒲 琅瑯 富民 齊

右武帝封 安陽 汝南

博陸 漁陽文顯云無此 縣失之 安陽 汝南

桑樂 千乘 宜春 汝南

安平 汝南志屬涿 富平 平原

陽平 東郡 柁 濟陰今成陽有柁亭

建平 濟陽 宜城 濟陰

弋陽 汝南 商利 徐

成安 潁川 平陵 武當

義陽 平氏 營平 濟南

昌水 於陵 平丘 陳留漢表在肥城

陽城 漢表在濟陰陰乃成陽 陽城屬潁川汝南二郡

爰氏 單父 扶陽 在沛之蕭

平恩 魏 高平 在臨淮

平昌 琅瑯 樂昌 汝昌

陽城 汝南與潁川陽城 邳成 濟陰本屬濟南

安平 長沙 將陵

平臺 常山 博望 平陽

樂成 平氏 雲南陽城 博陽 汝南南頓

建成 沛 西平 臨淮

長羅 陳留 爰戚 山陽

鄴 河南何之玄孫封 本紀名係 博成 淮陰

高昌 千乘 平通 博陽

都成 潁川 合陽 平原

安遠 在慎縣 歸德 汝南

信成 細陽 義陽

陽都 樂平

冠陽 樂安 儋

陽平 東郡 樂安 儋

義成 安平見上

右文帝封 高陽 東莞

安昌 汝南 高陽 東莞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安陽 平陽原

高陵 琅瑯

成陽 新息

定陵 汝南

宜鄉 順陽

博山 順陽

武陽 郟

成都 山陽

曲陽 九江

新都 南陽

延鄉 球鄉

童鄉

樓虛

右成帝封

陽安 夏丘

孔鄉 夏丘

高樂 新野

楊鄉 湖陵

汝昌 陽穀

新陽 新野

高安 朱扶

宜陵 杜衍

方陽 龍亢

長禹 濟南

右哀帝封

扶德 賴榆

扶平 臨淮

承陽 汝南

褒成 瑕丘

賞都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右孝惠以來侯者凡二百四十三間有附在前者又不數焉太平御覽孝平時郡國百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有

其如孝武所封冠軍博望從驛之類名亦詭矣自高帝以侯生為平國君妻敬為奉春君而後有劉胡子光武亦有楊胡侯其有功德侯者為朝侯自通者為微侯通侯也其侍祠無朝位者為侍祠侯食內者為闕內侯又有倫侯若建成侯趙亥昌武侯為母擇者但有封名無食邑霍光之封博陸亦取博大陸平其後曹操遂至立名號侯鄉公亭侯亭伯之類故樊子蓋

以功濟天下遂有濟公之號皆不足法且多匈奴方士雜筮

其間封法壞焉時宅開陵博望成安宜恭安陽冠陽陽平博成周陽

帝封功臣信誓之辭事關宗廟豈後世臣

子所得輕議哉武帝乃以酎金文致奪之

不數年間而見侯者四不亦悲乎太初之

年異姓漸盡封滅紹絕時也不幸帝且殘

忍動以法絕獨難意鹿一切耐除或一歲

誅或再歲斬藍難胥悖園免交驚吾何以

觀之哉憶有國家者其毋以若所為也

漢魏春秋云高祖封許負為明雥亭侯裴

松之疑時列侯無鄉亭之爵孔衍之謬然

劉備傳謂中山勝之子貞亦元狩六年封

陸城侯按貞封乃元鼎二年此亦誤

漢王子國

惡呼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公有與漢俱存者矣歐陽

子云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五十三後世不以為

私也蓋所以隆本支崇屏衛雖其敝也有末大之患而

猶崇獎扶持歷四百年而後亾蓋其德與力皆不足矣

而其勢或使然也唐有天下雖不封建而其子孫咸列

封爵及世遠親盡然後各隨賢愚與異姓雜仕入居尚

書出為督刺故雖天下分裂而猶翕于它人高帝時梁

楚燕趙出入缺望一皆異姓之憂而所恃者惟宗族昆

弟是以兄仲奪國伯子甫侯而諸侯莫敢非末大之禍

固始謀之不善而非封建之末敝豈可芘焉而縱尋斧

哉文帝封梁王城陽災川景封河間常山長沙中山昭

封廣陵高密廣陽諸國比莽攝而廢矣宣帝所封雖云

有及莽世又年淺亾足論徐鄉嚴鄉武平陵鄉之徒忿

然以誅莽死亦足尚矣若夫東漢王子百餘亦亾有及

建安末者豈非天厭漢德而先蔑其人邪抑人事之不

既邪鄉使絕輪輻續與為長久之計雖不能驟以勝天

而漢祚亦未必既如此也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修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襄城 顯川

軹 河南

壺關 上黨

昌平 上谷

右惠帝子封

營其 臨淮

東牟 東萊

營 榮陽

斤丘 魏史斤作爪 固作氏 皆非

楊虛

楊丘 平原

欽定四庫全書

安都

平昌 平原

武城

白石 金城 右齊之分

阜陵 九江

安陽 馮翊

陽周

東城 九江 右淮南之分

右文帝子封

平陸 西河

休

沈猷 高苑

宛胸 濟陰

棘樂 右楚之分

乘氏 濟陰

桓邑 右梁之分

右景帝子封

安成 豫章

宜春 豫章

句容 丹陽

句陵 長沙 固作容陵 右長沙

杏山 臨淮

浮丘 沛

廣戚 右魯之分

丹楊 蕪湖

盱台 臨淮

湖孰 丹陽

秣陵 丹陽 史作秩陽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睢陵 固作淮 臨

張梁 右梁

龍丘 鄆

劇 北海

壤 固作懷昌

平望 北海

益都

平酌 北海 固作平的

劇魁 北海

壽梁 壽樂

平度 東萊

宜成 平原

臨胸 東海 右菑川

霑 東海

東莞 琅瑯

辟 東海

辟文 南郡

封斯 常山

榆丘 魏

襄囓 廣平縣

邯鄲 魏

朝 朝歌

東城 九江

陰城 右趙

廣望 涿

將梁 涿

新館 涿

陸城 涿 本作陸

新處 涿 右中山

蒲領 東海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西熊

棗強 清河

卑梁 魏 史漢作畢梁

房光 魏

距陽 魏

萇安

阿武 涿

參戶 渤海

州鄉 涿

平成 南皮 史作成平 蓋魏一云蓋胥志在泰山 右河間

廣 渤海

榮簡 在平固作榮關

陪安 魏 固作陰安

陪 漢表在平原

周望 史作周堅

葦 平原 固作前

安陽 平原

五據 泰山

富

平 河南

羽 平原

胡毋 泰山 右濟北

離石 西河 漢表在上黨

邵 山陽

利昌 齊

蘭 西河

臨河 朔方

隰成 西河 固作濕

土軍 西河

舉狼 臨淮

斤丘 平原 斤 史作千 固作千 非 右代共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博陽 汝南

寧陽 濟 南甯陽也

取丘 山陽

公丘 沛

郁根 魯 虛黨切 韋昭云屬

西昌 右魯

陘城 在辛處 固作陸地 是劉備傳 作陸城 亭侯 右中山

武始 魏

邯平 廣平

易 在鄆屬 涿 右趙

象氏 韋昭云 鉅鹿縣

攸輿 長沙 攸縣 是表在南陽 無 之

路陵 南陽 史作洛陽

攸輿 長沙 攸縣 是表在南陽 無 之

茶陵 非 長沙 固云在井陽

建成 豫章

安衆 南陽 右長沙定

有利 東海

運平 東海

海常 東海

南城 固作杜原 右城陽共

莊原 固作杜原 右城陽共

東野 平原

廣川 右中山靖

披陽 千乘

稻 鄒郡

雲安 鄒郡

雲 泰山 右齊

柏陽 中山史保州清苑引漢祀 柏陽紀無之表伯暢非樂

高丘 常山 右趙

柳宿 涿

乘丘 深澤一作桑

牛平 東萊牟平也

柳 鄒郡

山 渤海

定 千乘

千鍾 固作重侯在平原 右河間

臨鹽 渤海

廣陽 頓丘史漢作廣陵非

鈞丘 固作驪

山川 固作驪

利鄉 馮翊衙縣亭名

東平 東海

樊輿 涿

安郭 涿

安險 中山

夫夷 零陵

春陵 南陽

洮陽 零陵

永陵 零陵今永州固作衆 零陵一作泉陵右長沙終弋右衡山

麥 鄒郡

鉅合 平原

昌 鄒郡

零葭 鄒郡

石洛 鄒郡固作原洛

扶滯 鄒郡索隱音浸固 作俠術

枋 平原

父城 遼西漢表在東海

庸 鄒郡

瞿 東海

輶 東海

彭 東海

虛水 鄒郡

拘 千乘史作拘非

陸 壽光

餅 鄒郡

甘井 鉅鹿

泉虞 鄒郡

祝茲 鄒郡

參驪 東海

沈陽 渤海 右河間

南 鉅鹿

安檀 魏

爰戚 濟南

汶 鉅鹿

柳裴 東海 右趙

松茲 東海

蘭洪 東海

良成 東海

蒲領 東海

容丘 東海

溫水 東海

右武帝子封

澎 右中山

高城 堂陽

新市 右廣川

成 右中山

江陽 東海 右城陽

右昭帝子封

朝陽 濟南

南利 汶南

利鄉 常山

脩市 渤海

宣處 右中山

東昌 東海

平曲 東海

安定 鉅鹿 右燕

新鄉 清河

東陽 右清河

邯 魏

樂陽 常山

張 常山 右趙

陽興 涿

樂鄉 鉅鹿

樂望 北海

景成 渤海

平隄 鉅鹿

高郭 右河間 鄒縣

成 北海

廣鏡 齊

翁閭 河東鉅鹿

襄陵 河東鉅鹿

魏其 鄒郡

高樂 右齊 右濟南

沂陵 東海 右廣川

漳北 魏

南陵 臨淮

安檀 魏

粟 沛

豹 鉅鹿

溫水 東海

容丘 東海

蒲領 東海

新利 南陽 柳泉 右膠東

復陽 南陽 鍾武

高城 右長沙 海昏 豫幸 右武昌邑

遼鄉 右真定 廣鄉 右鹿

成鄉 廣平 曲梁 魏

平利 魏 平鄉 魏

平纂 平原 成陵 廣平

陽城 濟陰 祚陽 廣平 右平干

東襄 信都 樂信 鉅鹿

昌城 信都 武陶 鉅鹿

歷 鉅鹿 右廣川 昌慮 泰山

平邑 東海 山陽 東海

建陵 東海 合陽 東海

東安 東海 丞 東海

建陽 右魯 高鄉 鄉 耶

茲鄉 鄉 耶 藉陽 東海

都平 東海 乘原 鄉 耶

箕 鄉 耶 高廣 鄉 耶

即來 鄉 耶 右成 右成

右宣帝子封 右孝文以來侯者二百七十有七其後王者一十有五 東牟 楊虛 枋 安都

平昌 武成 白石 阜陵 安陽 陽周 乘氏 桓邑 武始 春陵 襄

陵別封者七休分紅 離石分涉 蘭分 武原 隰成分端氏 臨河分高俞 土

軍分鉅乘丘斥夏分夏丘漢自元成政出 王氏其矯偽褒封者蓋百有五十見於班 表年淺制率亾足紀洎莽攝据封繼俞多 亾以述焉惡呼武帝發主僎之謀令諸侯

王得推恩分子弟於是諸侯王子孫侯者 百七十有七 元朔二年制詔御史諸侯王 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

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單侯 五元侯者七元朔百二十有七元狩二十

鼎五而王國遂弱此賈誼之策也故善為 計者事立於亡形方文帝時分齊為五以

封悼惠王之子淮南為三以封厲王之子 則誼之策畧施行矣 賈曰欲天下之治安

其力割地定制令齊楚趙各為若干國燕 梁他國皆然文帝以代王即位後分代為

二國反恩賈生言乃分齊為七淮南為三 淮南廬江衡山凡三城陽濟北濟南菑川

膠西膠東齊凡 及乎景帝因晁錯計欲削

七國而吳楚遂反豈其施之昔而不可行 之今哉失於欲速而不得其道爾 錯為御

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支郡三年楚 宋朝錯請誅之詔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

章會稽及前二年趙有罪削其河 間郡膠西以賣爵有罪削六縣 子曰欲

速則不達東漢疾橫議而黨錮興文宗急 姦竅而訓注起同此轍也鄉使孝景沉思

熟計脩禮教正名分以迪之則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不勞而天下定矣豈有不削亦

反者計非不臧惜乎其為說之鄙也 王國自高帝至孝平凡六十一

繼封十一 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此仁人於弟則

然也兄為天子弟為匹夫則不足以為國 矣雖然將以愛之而不知所以愛之適害

之爾象至不仁封之有庠可謂親愛之矣 然封之而使吏治其國象不得有為於國

則制之亦有道矣欲時時而見斯使之源 源而來則處之亦有法矣豈若後世燕安

嘗試率然而為者乎孝武分王諸弟其思 固已沃矣然未幾何衰淫並起悉就夷滅

豈教之不至者適足以害之歟乃若孝景 非惟不能教而反縱其為及其有罪然後

從而誅之若路人然可謂親愛之乎昔者 成王封康叔衛作書三篇其所以告戒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者至矣是以康叔卒能奉承王命垂法將來洵為長世有道之國漢諸侯王以百千數其保於今終者蓋尅况敢祈永久乎然則為之君者其可不知教而有民社者其可以不知德邪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開國承家王者之大業惟不可匪其人比之匪人如勿封也雖然匪人禍矣懼其禍而遂至於不封亦豈先王之意哉高皇帝時韓彭黥豨販繒屠狗咸據要會而光武之興寇鄒耿賈高勳鴻烈而所封食不過四縣丁恭猶以不合古制嘗迹其故高祖自謀則拙自戰則敗平秦夷楚惟韓彭是賴故其為報不得而不厚光武命將咸繇指授從令則捷違教則北故其為報不得而不薄高祖蓋知承家之義而微勿用之文光武拘於勿用之文而蔽承家之義亦可謂兩失矣嗟夫孝子慈孫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固陵之會韓彭之徒召或不至故子房亟勸捐地連城駢邑蓋出一時求安反側有非經久之計而光武之心亦欲一時未足其欲固皆有待後之人者鄉使孝惠以來脩明禮制日反於古顯宗而後稍正土宇以漸合於中則三代之盛且復見矣惜乎就簡因陋而

東漢

不知其要既得之復失之以棲遲於短祚也詩云萬邦之屏之屏之翰大君有命其可不思易之所以承家者乎
光武五十八 明帝二十八
章帝六十二 和帝九十七
安帝六十五 順帝五十六
冲帝六 質帝十
桓帝十五 靈帝十一
獻帝十二

右四百有二十列縣鄉亭總馬見熊方之表紹興十年進按光武十三年侯宗室及絕國百三十有七十四年十子始為公今可見者此爾續志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四百石小注縣大者置令一人千石次置長者二百石雖然東京法蔑侯不分茅長相內租列侯守寵而已自列而降位博士下

東漢

所謂猥諸侯也以述焉前漢非朝侯侍祠侯以下士小或以帥騎宿親若公主子孫奉墳墓在京師者亦隨時見謂之猥諸侯中興備之其列士特進朝侯雖正質執壘治民如今其長而不臣但納租秩如本縣無官室如朝侯雖擬置社而土宇殺矣光武十王並列圻近顯宗八子不茆遠民方之前朝地裁十一是以西漢之王連城數十或載黃屋而東漢之末四海潰敝八方不能內侵則衆建而少其地真令典也後志云漢初立
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惡呼周與漢皆封制地廣大且至千里建其事固不同矣而皆有諸侯之患周之初基諸侯迷職而周以之疆及其末也用兵爭疆而周以之弱西漢之初大啟九國而叛者九起及其末也分國子弟而諸侯之患遂消故論者謂周得之始而失之於終漢失之前而得之於後是不然天下亾不敝之事而人君有不敝之術周之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弱特自弱爾方千八百之建也旦望之勳不過百里當此之時豈得尾大患哉成康諸侯而強平桓諸侯而弱果侯罪耶吳楚齊晉固曰強大然猶迭主夏盟崇獎夾輔而不抵於速亾及漢之興急於矯枉不思

經久之計於是大封同姓周匝三垂而天子之所有纔十五郡列侯公主頗食其中故韓彭彭繡相繼叛逆蓋其始者既不善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矣及夫主僭策行而諸侯已亾政有茅土者特亦不過食租稅是以衰成之際宗室弱極而新莽得以高步雍容坐移鼎祚故予嘗謂周得之始而不制於終漢則首尾兩皆失之若光武者雖亾侯王彊大之禍而本枝之緩終以少固此董卓之徒之所以得肆行亾忌而漢遂亾也然則劉昭致論謂聖帝英君欲返斯敗必當更開同姓

之國置不增之約然後可以還堅路而反全安之轍信非謬說

異姓侯

光武一百七十四

明帝二十七

章帝二十一

和帝二十七

安帝五十一

順帝三十二

冲帝三

桓帝四十五

靈帝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右見熊方表按光武十三年三月功臣增邑更封三百六十有五其外戚恩澤封者

四十五不得盡見矣續志明章至順凡郡國一百五為十三郡光武併省郡國十凡縣道侯國四百餘為十三州理至於宋加置郡國一百五凡縣道侯千一方桓帝時封賞逾制內寵狼盛百八十

於是陳蕃元疏謂古諸侯上象四七所以藩屏上國也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而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亾功傳賞一門之

內侯至數人是以緯象失度陰陽繆序則封賞之失當其禍乃如此也迨獻帝時政歸曹氏然猶名在漢室所封之侯於舉書壽志可見者百五十有一名存實亡茲用不錄

跋

天下之事欲其成也嘗費辭而其壞也一言而已事固不可以言句索也固有言之甚美而姤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於理者小人之言未嘗不美於君子之言也未嘗不宜聽於君子之言也然而姤於理也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斯言信美矣然未小信而天下服其禍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以聖明達識之主必廣受謀謨而嘗索其利姤於言句之外蓋智以言昏而事因說惑也久矣封建之事有國之大利三皇五帝之所以法上象而為天下後世立簡易可久之法者也秦漢而下惟憂不

得行之一有行之而以一言廢之固將不勝也柳子之論吾固不患焉屬者披蘇文忠海外之篇有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三代非不欲

罷侯置守而亾罪不可削也始皇立守宰若冬裘而夏葛此不失時也是固柳子之說也又曰自書契以來臣弑君子弑父無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至漢而來君臣父子相賊弑者皆諸侯王子孫其卿大夫不世襲者未嘗有也讀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此駭然寒而復汗曰東坡先生而為是說也牢其可搔乎封建之論其闕矣因竊稽之禽獸奸義蓋皆出於衰周之世而諸侯之靡故者一皆有亾道之資其爭襲者蓋無幾也傳可致焉漢諸王國七十有二其世百八十有六以罪除者二十七以法死者二十二如上所說者亾有焉諸王子侯為國二百八十有五其世七百八十有二其王者十有八以罪除者百四十六以誅

盡者三十二而惟二死於奴如上所說者亾有
焉高帝功臣之國百四十有三惠帝之世又倍
於此者百國凡世九百七十有七以罪除者二
百一十有一不令終者百二十有八而惟二死
於賊其餘皆以武帝淫刑自盡或誅殺若棄狗
者而如上所說者亾有焉元成而下王子之國
隨啟隨滅莽篡而絕者百八十有一國而如上
所說者尤亾矣東漢之侯可見者六百餘世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解壬辰八朔書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濬
編修臣裴謙覆勛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崧
謄錄監生臣馮士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三十一

宋羅泌撰

國名紀八

封建後論

惡呼治古不可見矣予嘗稽古之所以為治之具見其
不可得而跂及其為後世之所輕毀而至於慟矣若古
聖王思建一事立一法必為萬世不可易之計其所周
旋必有不可容啄之處逮為之也不惜一身之勞不憚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三十

百年之久而必為之長慮盡策持之以定期於成而後
已故或有跨數世而後始克有立焉者逮其立也靡愆
於素自然蘊利而足世守蓋以一勞永佚豈使朝庾而
夕改哉雖其中間或有損益亦其小者而其大者終不
可以少指也故孔子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因之而已
未聞有改其所損益固可知也往者然矣來者其有異
乎大者已足因而不改小有損益救弊時生豈難知哉
又曰其或繼周者所損益雖百世可知也何特百世千

世之至可坐而知也豈唯孔子知之如泌之愚亦可以豫知之也奈何後世不求其故不知千世之利百聖之勞而見其一朝之害則軒然肆毀曾不遺疑遂使萬世莫良之法一朝而歸於亟壞豈不哀哉原昔先王之立法也正朝服色之外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歷夏商周世世守之未之有改至於秦氏世尚權謀以變詐有為富國強兵而有天下狃於故習遂取先王之法一切變革而不之顧其繼秦者覩其有為近利而不知利近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禍急若長慮者之可以久安也更有為為能而以守常為齷齪循之為常爭事改作罷封建廢井田墮里選除肉刑先王良法掃地就盡而為治者猶曰復古文曰追治殊不知本既拔矣而切切焉漑欲以青其柯而握其枝後難繼矣顧常言之萬事失理皆繇封建之法弛也封建之事自三皇建之於前五帝承之於後而其制始備歷夏達商爰周邦隆而後其法始密可謂勞矣不幸後世上失其制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禮樂

征伐侵尋四潰而王官方伯相與黷貨莫之或討浸淫浸淫以至亡而後已故人皆曰周以弱亡論者徒見周之弱亡則以為建侯之罪而不知其所以長者正以國存也鄉使上之人稍失制於郡縣之前則夷厲已失之矣夷厲不失此封建之得也秦以險資濫居天位見周之亡以弱而已之得以侯又□前日取之之難而用力之多者以六國也於是罷侯置守功臣宗室尺地蔑有當是時秦固謂得計矣然而未幾劉項興於龍斷惡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在得土乃王哉賈生之計諸侯不過欲衆建而少其力而柳子乃以為郡縣之利朝拜而不道則夕絀之夕授而不法則朝斥之是不以諸侯為難制而郡縣為易支歟是何三代建國無匹夫橫行之禍秦漢置守羣盜並起而州郡莫有制者東周雖萎然猶侯伯相維而未遽亡莽卓盜淫天下郡縣無一人敢議者部刺史以六條問事五為二千石不法而部刺史或不循守與郡相迫

睿移國樞極之間莫之或阻雖南郡一太守慷慨奮事亦不旋踵而就滅則郡縣之權素奪陵遲至此而不足恃也以唐明皇號能優假守刺躬加勳擇至於以侍從選可謂重矣而一祿山變起河北二十四州靡然胥應建國立郡其事概可見矣方漢之初首鑿秦轍革土宇建諸侯計非不韙也惟其法制不立以故中有不掉之憂漢之君臣不知乎此而乃專專歸咎強大於是極意以謀弱之逮元成時宗國弱盡而王氏之子孫已滿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朝宇王侯宗室厥角稽首至陳符命上璽書無一人焉為之禦其禍福亦明矣世祖隆興仿鑿時弊然而不原其本元功碩德一茅不建故當靈獻奇禍迭作而內外無援曹氏懲之宗賢雜置而亦復隔千里第存名號是以元首致論而爽弗知思及乎一旦浮梁奏泥至求死而不得魏之封固亦自是不復國晉復懲魏倍聞同姓然而姁枉過正置軍授職卒致八王禍不還踵則制之失其道也宋齊之間爰以晉戒諸王宗國謹以典籤而

諸王之誅悉以典籤宇文懲之復失孤弱及隋文之混一申鑿其事夫何討究莫及壞子介宗悉援大鎮即致驕奢不度權倖帝室而不得以令終嗟乎天下果難制哉蘇秦洊魏五百年間下之所以□□而議上之所以擾擾而治昏叟斐疊之不一者惟封建之不決也繇晉洊隋五百年間下之所以□□而議上之所以擾擾而治昏叟斐疊之不一者惟郡縣之不專也時人失之東後必西鄉者誤之白今必黑此歷世實臣□議建國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郡之大較也胸中憤憤當嘗只尺之或見哉有唐太宗亦可謂英明不世出之主矣方其有天下感周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語慨然以為不封建不井田而欲復周公之治不可得於是奮然講封建事而以陳就之事望之魏徵可謂得獨見之高矣惜乎明之不至不能斷之於己其會直中書徵不能定而設爵之制遂興封建國論洊不行於天下而禮樂□壞之象帝尚憫焉是以當時雖號大定府兵方

靖然而武氏一亂幾以不唐改號騎變藩鎮怱怱蒙擾而卒以亡唐則天下之勢不立其禍正如此也即此語之封建二字千五六百年而議未定也而暇大脩政事邪故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是皆率作興事致慮不熟之所至也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為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渠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辨治乞令以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徒舉二三州為之一一黃障江河徒無益也

名臣傳

請以誰昔河東之折靈

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它日暉卒太祖武皇爰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勛於是二方始費朝廷延略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敵人滅之武皇於是俾其世襲每謂外寇內入非世襲有不守世襲則其子孫久

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為防設或叛換自可理討縱其反噬原陝一帥禦之足矣况復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它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算固非未垂窮谷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兩鎮因茲遂失靈夏國之與郡其事固相遠矣高宗在御范宗尹等會議將以京畿東西湖北淮南並分為鎮以鎮撫使為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歸之朝廷依舊置提督官其餘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監司悉罷財賦除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州縣官許辟置惟知通須奏朝廷審授運興許以便宜從事帥臣非召擢不除代捍寇有功則許世襲上詔從之既擬世襲上曰若使世襲恐事太重當俟保守無虞然後許之於是詔以河南河陽唐汝授河南翟興以楚泗連水授楚州趙立以滁濠授滁州劉立以光黃授光州吳翊以舒蕪授舒州李成海及淮陽授海州李彥先承及天長授

以舒蕪叛擾江西此失於議臣輕舉而不知政也李牧為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太原威以久而立將帥屢易是乃昔人陰計中吳使渾瑊成功者責任不專與雖專而不以欲其有成那可得也使數子者一時反噬禦之原陝一帥誠是何世襲不便之有論者乃以武皇之懲唐末五季之事而以鎮兵歸朝廷為不可復封建愚竊以為不然夫武皇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南兵馬凡十七年敵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洺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熙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坤鎮常山馬仁珪守瀛王彥昇居原趙贊處延董誨屯環武守琦戍晉何繼筠牧棣若張美之守滄景威累其任管權之利賈易之權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誘募驍勇以為爪牙軍中之政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少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蓋使人

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醜虜長驅百舍直搗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莫或支持繇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齒惡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不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晉以為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為是尋常苟且之治也式觀昔之謬著欲論定者衆矣揚雄王通固無尤也陸平原之論所論據古驗今而反覆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自時無或肥之至李百藥始建立祚不緣封建之說而後好新奇者作宗元於是孽孽文之可謂不達國體者矣下逮宋祚惑於其說而誤於杜佑之言遂遽以為建侯置守當如質文之遞救夫朝庚夕改者乃小家之錡釜老婦之餅盆且猶不可而茲何事邪予為國名記愴先王之事時而暢之不能自己因併著異時之肤論於後以俟他日必有能熟其制詳其禮濟之以必而持之以以容易行之如主父者熟其制則無嘗試之為詳其

禮則有可遵之法濟之以必則事無不成持之以久則事無不定矣尸臣人牧又奚患於作舍不成與尾大不掉之咎邪

究言

庚申歸自誠齋作

天下萬事必有其綱一綱舉而衆目從矣今夫一家之事巨細百出必大綱之正而後事可為一郡之事巨細千出必大綱之正而後事可理况天下之大萬務之繁而可隨事帥意嘗試而為者乎封建者天下之大綱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始予論封建有大利十郡縣有大害十再十年後論封建則事蔑其非郡縣則事無其是然前之論知古之為利而未及乎今之利知封建之未弊而未明郡縣之終非大抵封建郡縣正猶愚智千慮之失得侯伯百十豈無酷惡守令百十亦豈無令德哉說者徒見陳靈衛宣魯桓齊穆則以為諸侯之失見卓魯龔黃召杜則以為守令之得而乃不知漢四百載守令數萬循吏不數十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侯伯千輩其不道亦正可數縮徒

億萬豈無遠肇熒澄而餘何不稱賓進百千豈無韓范文富而餘何不算三數百郡縣邑千百百年之中宰牧萬計三年大比廷對千百百年之中登拔數萬豈不各有數百翹拔為推首者而稀疎寥落之若此何其不知權輕重之如是邪大率人情習於目前而昧於目之所不及故為人臣貪爵位喪廉恥特不過冀尊顯以為身榮圖世賞陷賊墨特亦不過為私計以貽子孫爾顧所以為身榮貽子孫者豈必官高而地大哉小國寡民徒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亦欲其以欲其傳欲其為已物而已今士大夫急資轉事奔競將以及子孫也然不一再而微子孫汜不承廣田宅事兼并將以貽子孫也然不一再而窶子孫汜不保則亦不知所以長久者而已崇教化而教化汜不行而風俗汜不厚禁兼并抑奔競而兼并奔競汜不止百千年間論議洋溢朝野紛紛亦可謂勸勤矣然說里選而不知里選之不可施說宗法而不知宗法之不可設

語民兵而不知民兵之不可復策井田而不知井田之不可行省刑獄而刑獄汜不省立家廟而家廟汜不立以至劬農取吏澄允清流若清賦而載俸者爭談競議動盈匱匱而汜不見一說之得以通行其或論建詳至今布嚴肅能遵而行之者亦不過數十百郡邑中而五

七遇五七之中又不過一二載而逝去政亦何補於君民哉抑乃不知不封建則其勢不可得而行而一封建則其事不言而自復大綱不是區區講發正亦擾擾徒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勞頰舌而耗煤楛爾請試以百里之縣言之東西南北不過五十吾之家也游處朝夕奚事不及耳目所接奚物不知者賢碩德不過百輩何得不審官師卿士不過百數何得不精胥吏吾民之靈何得不嚴獄城吾民之命何得不詳田萊不過百里何得不闢賦用不過一國何得而不清哉

乃無所限故得熱其風俗人事爾燕之畏齊之割近義矣然亦戰國之事所貴者猶知地境之非周禮也邑備故生產絀生產絀故兼井絕

復則不言可自復今合天下而欲行解舉里選是不通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世無泛濫復無用之學古通而後試官職稱故仕路澄故精今試而後選故試之以是能居是官以是材居仕路澄故奔競息是職材養兼副自無俸之舉今無贊不推資格舉主是視而

而上又有常勸
則逐未者自少宗廟立故兄弟親兄弟親故風俗厚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巴斯 有廟 有盜

強大之弊爾而天下之勢民俗之病有不在乎此世徒

見晚周諸侯之強而不知天下之勢合見後世守令之

弱而不知天下之勢散故論封建失之弱而實以強郡

縣失之強而實以弱皆率然之對也夏商之世衆建諸

侯固非有兼并之弊也禹初七千至商三千至周而千

八百特其子孫不一二世輒不自振廢退厭絕以歸於

滅息者朝廷不修封君上不留意而致之於是爾竊又

諗之國壞之廢必有餘貢餘資之始其勢必至於附近

附近歲久廢積日多而會不能稽則鄰封之接者因以

認而有之逮其強也適周之亂讓相侵據而遂不可正

爾曰公子張告楚虔曰齊桓晉文其始入也四封之內

不備一同而今至有畿田屬諸侯句踐之地南至句吳

北至禦兒東至鄆溪西至姑蔑其廣運才百里故曰鄆

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顧豈其本爾邪今而曰建國利

一宗列郡利百姓豈知言邪東遷之前二代之際建國

何嘗不利百姓桓靈惠懷肅代德憲之世列郡百姓泥

沙塵土亦曷見其安且利哉吾故曰建國利一宗復利

百姓列郡不利百姓復不利一宗封建之時一人縱以

失德於上而萬國之中各有政化聞者得以興起郡縣

之世一人失德則波頹瓦解而四海共罹其禍事固不

可同日語而說者猶以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亦目

熟慮虛僞匿而不知秦帝清都琳宇之遠謚者乎雖然

事亦難乎言矣世之主計議及清賦則曰未可輕議姑

循其舊有及澄冗則又曰畿苟安爾庸庸生事如此而

欲以其封建之說進不幾乎見癩癩之尪而強之烏獲

之任其不折而死者無矣辛寬有言吾乃今知先君周

公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朱晦翁歎天下之事皆不是

未窮天下之大綱也呂東萊懷天下之事不可為不明

天下之大綱也李泰伯刺萬事之不一行而知邦國之

不興兩程子知百事之無一是而不知封建之不置惟

失制也先達賢德封建之說大率不過率然為之魏徵

馬周李百藥輩猶不過習紙上至於侯守實利實害何

可澄胥吏決不可繩姦究決不可懲士卒決不可精教

化決不可興財賦決不可省人無常主刑無常辟官無

常事吏無常畏士無常守民無常業凡百有為特亦不

過苟且之中求少優異於行間則已矣云為注措每每

失議是豈苟且然哉蓋亦不知今古末弊與夫利之不

利郡縣之勢正如此也是故必封建而後宗法民兵可

以行之於天下必諸侯而後鄉舉里選可以施之於列

國誠使封建朝復及莫使無奔競詐譎寡廉鮮恥之為

爭奪自植乾沒兼并之患而迎送道途奔走費之勞

試院政官浮末濫號之弊一皆可以隨去至於勸農馭

吏澄冗清流若清賦而裁俸者但不言而自正矣下有

貢而無賦上有賜而無俸事百循理又孰有朝更夕改

而不可為者與服成妃子備倉廩實而禮義興姻好結

朝聘講刑罰省而盜賊息則榮願亦滿矣宗廟之美百

官之富既得自足其樂而付子傳孫榮世顯族亦已各

足其欲則亦惟時脩其禮法以示後世選其賢者能者

而共理之抑何至憧憧役役相欺詐互稽薄膏洵湧而

事剝取以貽司敗之誅哉河北州郡古之畿服定遠東

西八十南北七十二里寧邊東西八十二里南北七十

文安東西八十南北六十破虜經緯皆止三十靖戎經

緯皆止四十五里雖曰險劇而得之者目前時暫咸以

為榮一何至望望迷惑而烘談四五百里邪一國不道

自取其滅一帥不道自速其絕則亦奚至絃絃出出疑

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強大特

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強大特

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強大特

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強大特

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強大特

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強大特

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強大特

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強大特

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強大特

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強大特

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強大特

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強大特

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強大特

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強大特

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強大特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欲定四庫全書

路史

嘗少究其略而況初蘇文士爭衡冊府務為新特之說者乎茲予所以不憚老志喋喋疏寫顧豈祈為舉子誇哉直欲騰中朝野人人傳而戶議之年深歲久熟其利害之鄉而博大高明者攸然中作一舉而施之天下則豈惟區區之願得以少副實天下之休而萬世之幸也

必正劉子 五月日

必正久不獲面每切傾馳但時從仲威詢問行李備聞盡屏外事專意家學神宇既定氣貌益昌聞之矍然喜而不寐過辱厚意不棄其荒落墮廢之人猶欲以著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聞其茅塞病中展省過於昔聞蓋惡意病此久矣古者以四海不可以一人專之故分封藩屏與之共治使人各愛其民以為永乂不廢之業其為之慮也長為之法也信為之惠也廣為之治也精不復有後世苟且之弊而復上古淳篤之風民既信之吏固畏之無朝夕紛更之心而有因續成功之利為之主者亦不至信任之非人而使天下嗷嗷然失其所守俾四方萬里朝令夕

改以猖狂失守而在上者儼然各行其心柳子厚所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而不知私天下之端自秦始也今天下梯山航海以奉一人政心易面以奉一吏是豈聖人之心哉大利有十大害有十二了然明白不可枚數姑以大綱言之則振領而裘整矣然此事誠難為言人亦不信正由私天下之心在昔則在下者安得舉而正之姑以俟後人之不惑可也倦甚未能接論草草姑此以復來命唯略皇恐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國姓衍慶紀原

路史

氏族之興所繇來遠矣自一姓以上推而至於有國有家者均不可不原所自來也不原所自來而區區於五廟七廟目前之奇偶昭穆是講是究則先公風化之所繇前代甄陶之所致者豈不因是泯沒而後代之雲初更相承繼將欲追尋族系於數千百年之上者不知何所考信哉況國姓之淺深尤有係於國脈之修短世運之盛衰天命人心之去留者而可以置而不論歟昔秦

皇燔簡編薄姓系君子竊嘆其敦倫魏帝捨托跋紀元氏君子深責其背祖太史公作堯舜本紀謂其源皆出於黃帝後世目以為良史唐史臣作世系表先宗室而後宰相後世指為全書蓋祖宗積累之源流千萬世享國之明驗倘錄其小而遺其大詳於臣而略於君豈不為一代紀錄之闕文耶恭惟國家列聖相承太祖太宗以英睿定大業真宗仁宗以忠厚守成憲高宗孝宗以謨斷成中興之功自開基至今日甲子逾四周繼今日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以往固將傳之無窮而趙氏得姓之因歷諸儒討論猶莫之核議者徒見史記所載程嬰杵白之事遂以為趙氏得姓為始於此而不知其不止此也又徒見左氏所記趙朔趙武之事遂以為趙氏得姓或由於是而不知其不止是也抑徒見史記所謂造父以徐方功封於趙城為趙氏及張說氏族對以韓陳富衝許鄭若魏與趙氏並言遂又以為趙氏得姓以國而不知其亦不止於國也嗟乎處劉漢之朝而不知劉氏之為堯後居李唐

之世而不知李氏之為少昊裔者皆考訂有所未到況居堂堂天朝而不知天派之所自來可乎我國家之有天下也詔有司講求趙氏得姓之由大中祥符間作玉清昭應宮復詔儒臣講求趙氏得姓以來有名可知者三十六人繪祠兩廡元豐間郎臣又以前星不曜乞訪程嬰杵白墓而廟之其於氏族非不以為重也而副墨之子不能將明聖意推而上之德厚功積源深流遠之效而獨安於淺見溺於成說例推援造父之後抑不知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夏氏之季已有諱梁字者見於正史則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明矣商氏之初亦有諱隱字者官為牧師則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審矣戰國中衛平嘗以名梁者言於宋元王後魏中李諧亦以諱隱者言於寇謙之曰三六之上有弘真正尊者姓趙名道隱得道於商初及百家諜風俗傳易是類謀俱言張王李趙皆黃帝之所賜姓抑又知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亦校然矣竊况程嬰杵白之事俱為無有同括屠岸事又皆

不得其實是尚得為至論乎大抵百尋之木生於千仞之崗其根之蟠於下者與枝幹嘗相等百川之水朝於衆宗之海決亦不自潰潦無根源者起商有天下六百餘載蓋孕育於六百餘年之契周有天下卜年八百亦固自夫八百餘年之後稷有以胚胎於其先也趙氏得姓於今蓋歷四千餘歲而後太祖武皇始為天下根可謂深源可謂遠重之以明德厚之以仁政享年有永奚必智者而後知之歟家國之壽何以異於人惟攝攝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護嗇元氣必長演而過之道德以繕俗仁義以膏本則膺期過厯固非客龜短筮之所能知也仙源積慶臣嘗於所述路史辨之詳矣庸復纂載以備史官之採擇

路史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三十二

宋 羅泌 撰

發揮一

論太極

道不可以言知言之愈希夷性不可以辨索辨之益晦惑性與道固非言與辨之所能竟也子貢曰子知不言則小子奚述焉其欲聞之也可謂至矣而性與天道終不得而聞之豈非上焉者示其朕已得於言辨之表而下焉者不得其所以言愈曉而愈瞽邪易有太極是生下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太極之與兩儀四象八卦析而語之則一十有五蓋而言之則一一即太極而太極者即太一也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惟有性而無形其與兩儀四象八卦與我偕生一時具備而未嘗生未嘗死者也蓋有中則有兩位四方八極有太極則有兩儀四象八卦自天地細鑿萬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象物物具之而無餘欠有形有色孰不具此極此儀哉

傳曰太極元氣含三為一曰含三者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也太極與兩儀即二而兩儀與太極即三一即三三即一也豈惟含三五十有五莫不具焉猶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焉爾是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惟其有與天地萬彙融和一而無所先後終始是故道得之而為太一天得之而為天一帝得之而為帝一萬物無不稟而謂之命無不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本而謂之性無不生則謂之天無不主則謂之心自古自今無時而不存亦無時而不有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邈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今夫果核之未坼也斯以謂太極也方其未坼固具兩儀兩儀之間兩果各具兩果之具即人字也蓋所謂桃梅杏人者三才之道一時具足於此見矣一生為☐☐與人同所謂側☐是故木之性仁而善謂之

殺皆有生之理也方夫兩果以謂之人造其☐土復生兩果而榮復生則為父矣父者人之著者也故孔子曰仁者人也方核未☐人在其中是以賜果君前核則懷之人存焉爾田此觀之人雖一物而與兩儀並生其於萬物也殊矣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可不重耶嗟乎子則不言荀揚之徒奚擇焉後荀揚者可得而知矣始予默探於是以謂可與易埒者惟有字學欲著成書惜乎叔叙重王安石輩不足與言也爰伸佔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畢惟特立後起者與明焉

明易象象

易者明象之書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曠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妙有不得而言傳者於是儼之形容近而身遠而物一皆取而寓之於象以見焉茲聖人之大患也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方三畫之未峙也固已有是象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皆以象而告者也是故八象立而八卦之義見矣

非惟八卦而六十有四莫不皆有象也澤中之火山中之天豈故為是夸哉大腹白眼豕塗鬼車語淺淺鄙而取類甚大蓋不求之顯則幽不得而闡不取之近則遠無自而明內外上下遠近小大是必交互反錯遞相煥發而後理無餘蘊也抑又求三百八十四爻一皆有象而曰易曰象曰象是亦一象也易者過也日月更過而相質者也象者也瘦去匿遼而迹焉者也至於象則像此而已景兆彷彿而未有形焉者也如玄之有測象猶想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也如玄之有擬曰避甲者起數藏匿法蓋形也者象之也豚之放者一起足而有隱去之意

著而象也者象之章也即而言之則易與象象亦以三物取名易取於象象取於象而象取於象何謂也易者虛纏之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本其變也易即刺易蜥蜴是也亦曰石鳩曰辟宮曰龍子也曰蝶螺曰經螺曰祝螺曰蠲虎曰守宮又曰蚺蠶東齊曰蝶螺曰經螺曰祝螺曰蠲虎曰守宮又曰蚺十二時每時一變色故正名曰易螺以米砂則丹漢武用之宮闈為守宮之術與龍通氣故神雨者用之又能嘔電與魚合六象者茅犀之名豨神是矣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象者取於幾也象亦曰茅

犀狀如犀而小一角善知吉凶交廣諸山有之土人謂之猪神而象則直取其身形相象遠近不變有成位應四時而已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各自想其生故諸所悉想者皆謂之象今諸獸之異是故謂之象身具十二少肉惟犀其本肉隨四上季移於四足五歲始乳三年一產亦能知吉凶洋化中上季移於四足五歲始乳三年一產亦能知吉凶洋不獲問之姚象死之前去其足是故易者象也取諸物以為象聖人之意見矣如乾之龍坤之馬小過之鳥損益之龜姤中孚之魚解未濟之狐童牝之牛積羸之豕虎豹菟狗羊鼠豚豚牲禽見射隼雉鴻雞鳴鶴鳳皇咸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取而象之鳳皇見穆至於器則取于牀于几于枕于柅于舟于車于鼓于輿于簣于輻于輪于輶于匕鬯于資于簪于圭于衣于縵于屨于屨于袂于袖于繩于囊赤絳黃裳于布于帛鞶帶徽纆於居則取于家于室于庭于宮于庖于藩于牖于舍于廬葦屋王居于次于處棟榭門戶於都則取于邑于國于階于衢于城于墮于闕于虛于廟于巷于比鄰郊野於物則取于稊于華于杞

于瓜于蘭于竹于葦于木于茅于茹于莽于株于葛藟于枯楊蒺藜藜棘碩果包桑在天則取於月於斗於夜於晝於雷出入於日中吳風雲冥晦雨霜堅冰終朝幾望先甲後庚三歲旬季七日八月在地則取於田於淵於河於川於阪於險於泥於干於塗於陰於甃於磐於菑菑於丘園於九陵於岐山於穴於沛澤於谷於平陸坎宮林鹿剛齒金玉泉井沙石東南西北在人則取於躬於膚於項於趾於頰於輔於口於鼻於頰於舌於牙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於齒於鬣於限於陽於尾手足耳目頤面須髮腹背膺拇腓髀汗血股肱心膂眇跛孕育天剝剝削荷校桎梏刑渥尸疾婚娶慶慶齊咨涕淚歌號笑語啞啞泣成儀志意逋係闕阄空來焚棄靡不結之猶未離其類也高宗文王王母箕子帝乙鬼方同人弟子康侯大君士夫家人元夫大夫師子宮人考妣妾婦壯叢羣醜臣子童僕主賓朋友大夫小子女須姊妹邑人行人寇盜戎介警衆族類史亞商旅武人惡人夷主配主金夫後夫老

妻女妻不速大首建侯行師幽人丈人錫命好爵災青驅田戰征耕獲馭涉弋獲靈言禴元筮失律南狩納約以至鼎足黔喙翰音華菓飛躡踴角特羽翼香臭甘苦玄黃朱白孚膏公餽乾肺腊肉飲食烹飪勿藥遇毒之類一皆比配曾無遺棄謂不如是不足盡其意也是以象立而卦明象設而爻顯曾何凝滯之有而後之學者煩荒辭溺章句且不知易之為義何繇而詣其情哉雖然是一象也若夫龍非惟乾也而坤亦為龍馬非惟坤也而乾亦為馬龍與馬非惟乾與坤也而坎震亦取象焉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變學者能因是以索之則可以見義文之心見義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義文之心即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即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今也不因是以索之徒覩代之人執象以迷易而咎伏羲之費畫以為文王病乃不先明於象象而欲深求於易此負苓者之妄人也舍蹄而在索兔舍杭而窮海古今豈有是哉神而明之則必有在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矣

易之名

或曰夫子以易象象為三物取名義則然矣敢問聖人之
之意乎曰予不得而知也賢者之言可以一途盡而聖
人之言非可一途盡雖然請試為若漫言易之說乾鑿
度曰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夫易之道廣矣大矣而
乾坤以為首乾坤者易之門也昔者聖人體諸天地先
立乎其二卦以為天地日月陰陽鬼神而六爻為之六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子三才以二卦之畫成六爻之位而八卦之象著生
之理具矣畫始於一立於兩一奇象天兩偶象地是故
奇畫成於三而為乾偶畫成於三而為坤繇乾之畫交
於坤而三男生繇坤之畫交於乾而三女生自主卦言
之一卦之中八卦成具是故卦體一立而分陰分陽四
五以上上卦陽而為天初二三以下下卦陰而為地初三
五之三陽為震坎艮二四上之三陰為巽離兌而八卦
成矣初之與三既以陽畫始終而象震巽又以二陽而

象春夏四之與上既以陰畫始終而象離兌又以二陰
而象秋冬周旋酬酢有不待夫坤者是故用數三百六
十乾全用而坤全不用卦變其始爻變其次倒卦不足
繼之反類反類不足繼之互體而易道辨矣此所謂變
易也天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用二變以成八卦天有
四正地有四正而共用二十八變以成六十四卦是故
小成之卦正者四變者二而成六大成之卦正者八變
者二十八而成三十有六純陽卦乾純陰卦坤自一陽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始復而為卦六一陰始姤而為卦六二陽始臨而為卦
十五二陰始遯而為卦亦十五三陰三陽始於否泰而
為卦者二十凡六十有四陽自下以順生則陰反上而
逆復陰自下以順生則陽反上而逆復始於乾坤中於
咸恒而終於既未濟又可得而變易哉是所謂不易也
故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動變不居周
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是故易以變者占而亦有
不變之占以變易為道而亦有交易之道焉陽畫為剛

陰畫為柔外卦之畫來而居內內卦之畫往而居外而
交易之理見矣或順生以往或逆反而來或正以交索
或反動相對而剛柔每兩相易變適也嗟夫交易之
道予於日月見之矣月行乎天三日而成震初見乎庚
故震納庚八日而成兌初見乎丁故兌納丁十五日而
成乾乾納甲壬十六日而成巽始退於辛故巽納辛二
十三而成艮爻退於丙故艮納丙三十日而成坤坤納
乙而消長之道成矣故曰日月為易謂之日月而於文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正為勿勿月彩之散者也故月散於日下為易散於日
上為智相對為明對而虧為昫易者朔也所謂朔易智
者晦也明者望也昫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昫谷明
載東南而朔易二郡乃俱著於東北今夫日往月來月
往日來物之易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時之易也將旦
忽□比夜忽昶行之易也熱劇而電寒劇而雨氣之易
也暴雨積草炎休勢之易也地化而鸞鸞化而地
形之易也魚羣而飛鳥羣而沉性之易也精氣為物游

魂為變精之易也始感而生終化而死神之易也喜而
禍伏懼而福倚事之易也是故萬物不易不生六子不
易不成艮兌以終相易坎離以中相易震巽以初相易
始則終終則始所以為不窮也顧可一途盡哉易內篇
曰日月相逐為易故病有陰陽易者乃大病之後交者
輒易男曰陰易女曰陽易易者三輒輒死繇此喻之日
月之交易斯益灼矣易曰日月合為明謂明者無踰於
日月爾然明非合也嗚呼安得史籀鍾雲房而與之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按沈括論日月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也如扇也
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
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月本無光猶銀丸日曜之
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
日漸遠則日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
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
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程子有云

遂音播夸

哉父與日逐

日月之為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

同名氏辨

耳目之所接有不得而盡世知孔子之謚文宣王而不
知齊之竟陵王子良與隨之長孫雅亦曰文宣王漢兩
龔遂俱為郡太守而兩京房俱明易災異然則千歲之
从萬里之遠其不約而合者渠可既邪雅昔嘗聞有唐
亮與虞舜矣及據梁史則又有所謂虞舜者官丞太常
嘗薦明堂之議即虞舜同名錄有漢名盜曰虞舜而漢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更有唐堯為臨武長堯舜而可名哉臨武接交州舊
然桂陽志中汝南唐堯為臨武長
宜後人悉其體而易之時永元中予起路史既白祝融
氏共工氏帝魁氏青陽氏高陽氏渾敦氏與夏后啓商
湯若有巢氏豕韋氏之不同者而後帳或人之無識也
劉恕以神農為大庭氏而謂與古大庭氏異却為非是
蓋牽于舊說夏后啓鄭公之子與白公同時見呂春秋
夫經史之間名氏同者衆矣如劉弘王褒俱有十一
一十見前錄一北齊獲澤縣公褒十一九前
錄一漢鑄工見者成鼎一真人自有內傳 張良有九

而張敞王吉皆有八然則記錄之下可勝惑哉錄見前

士 士鞅之父也而乃相鞅 士文伯也亦范氏之族與

牛傳又並作可或疑此為正字非也春秋時人名昭公亦

皆相配文伯之字伯服與楚陽可之字子瑕其義正同

而鄭洵乞亦字子瑕可乞同義也襄公三十一年使在

請中上一在中下相 書載四代亦既該兩伯夷 一度

去不遠殆不可曉 書載四代亦既該兩伯夷 一度

見昭公二十四年 書載四代亦既該兩伯夷 一度

諫武王君雖不在書孔子所稱也又杜南之諫亦有伯

夷與謀伐水詩然高陽師伯夷世或作柏前錄從之一

類柏夷誤矣而論語一書乃有兩南宮括世莫察爾 問

辨者一大公之 夫公孫龍為孔門高弟而顏回為魯代

左在十亂中 夫公孫龍為孔門高弟而顏回為魯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羌師時殊事異正得不遜有如王羲之之仕符健張華

之佐慕容德韓信降虜曾參殺人亦既並時得不為之

投杵邪昔蕭繹陸善經俱著同姓名錄然特不能包刺

即以後世固不勝窮而在古猶不少請誦其涉史篇者

左方按古有庸成氏而黃帝之臣亦曰庸成列仙傳楊

蒼牙義臣曰巫咸而來又商家曰帝曰未宣而為唐刺

張若事黃帝則指夫秦士妻若並見莊子秦張若即蜀

者李水代 趙隱任商國而亟舉魏賢魏賢俱共築成都城

之見蜀紀 趙隱任商國而亟舉魏賢魏賢俱共築成都城

宰相趙應以大中三年登第見唐書 馮夷友費昌而竟

科記 武王伐商開兩日下韋事 馮夷友費昌而竟

孫叔均見習朋而疑齊臣黃帝臣洽 馮夷友費昌而竟

風后見 說伍胥為楚族黃帝臣洽 馮夷友費昌而竟

皇朝平 而以季連為柳惠等伍陸終之子又季 馮夷友費昌而竟

亦號之 而以季連為柳惠等伍陸終之子又季 馮夷友費昌而竟

孟戲之弟之兄 而孔甲為孔子之孫皆有錯於見聞

者也 孔甲黃帝史官而孔子八世孫亦 復若帝譽之

臣有窮之君俱曰羿而俱以射名少昊之子魯國之士

皆曰般而皆因巧著凡此族者悉莫能紀且以虞仲之

孫實曰虞仲之孫 蔡昭侯申實蔡文侯申曾孫之子也

是匡訓者劉安父云今又曰申連也夫名同其祖恐仲

不然而魯孫之孫有仲嬰齊而文公孫曰公孫嬰齊仲

嬰齊者從祖也又乃同時鄭有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

亦字子石乃公孫段從父子也蓋族大 漢趙王曰如意

有不相統者近代名子申之宗正善矣 漢趙王曰如意

矣而廣宗又名之唐義成曰琮矣而奉天又名之鬱林

曰恪矣而建王又名之此何為邪三代之王悉尊謀系

下世乃有即姓而襲先代之名者焉知其非祖歟以晉

王氏一譜而有兩渾 渾元父兩愷 君夫仁 俞子

父兩澄 渾弟兩處沖 渾兩安期焉 渾子豈惟它族素用

而無識哉嗟夫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則固不可謂

仲尼矣然則君子又奚必逆襲以貽識者之譏哉

論遂人改火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伊古明王之為治

也願亦豈能違理哉因天事天不逆焉而已是故著時

令授人時法而建官象以作服凡以順之也昔者遂人

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鑿別五木以改火豈

惟惠民哉以順天也 四時五變 榘榘黑故冬

榘榘白故秋取之榘榘黑故冬 榘榘黑故冬

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教時疾 予當致之心者天之火

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

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之卯為心之明堂心至是而火

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成周盛時每歲仲春命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揆命篇云蒼義農黃三陽翊天德聖明說者謂蒼為倉頡義為包義與神農黃帝之四君者俱能奉三陽以輔上帝益以譚倉頡之為帝而在包義之前矣故河圖玉版云倉頡為帝南巡陽虛之山巡狩之事固非臣下之所行也昔者孔子嘗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見者七十有餘君三皇禪於繹繹五帝禪於亭亭三王禪於梁甫而莊書言七十二代之封其有形兆壑堦勒紀者千八百餘所興亡之代可得而稽矣管夷吾言於桓公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曰無懷曰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黃帝曰高陽曰高辛曰唐曰虞曰禹曰湯曰成王皆受命而後封禪無懷乃在伏羲之前是其可紀者而不識者六十又在無懷氏前此皆孔子之得見者而七十二君之前又有孔子之不得見者詩外傳云古封泰山禪梁父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故類達謂文字在伏羲前特未用之教世至伏羲然後始作書契則知封禪之文其來从矣上古之君其世夥矣壺記以史皇首禪紀梁未之盡也以彼其說雖不鑿

見於經然士攷質詩書以其所見推其所不見則自無懷而上可得而論矣倉帝史皇人臣之號哉

辨葛天氏

世紀言大庭氏後十一世為葛天氏而服虔以大庭氏為即葛天氏敢問所安曰昔莊周叙古帝皇惟曰庸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庸氏伏羲氏神農氏如是而已曾不及葛天故服虔以葛天為大庭氏六韜大明所叙復有其工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氏渾沌氏吳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而無大庭中皇赫胥此學者之所疑也班生表古今人物也庸成乃在共工之後大庭繼之而葛天亦在朱襄之後然自女媧共工庸成至無懷一皆叙之包義之下在遁甲開山圖亦然世紀從之故世遂以為皆包義之後代及其制度無聞則又以為皆襄包義之制亦厚誣矣不惟是也如圖所叙復黜其祝庸氏軒轅氏蓋以史記稱黃帝名軒轅而高陽之代有祝融謂即其人而

黜之爾此孔仲遠所以謂無祝融氏而金樓子興王依莊周所叙而去其軒轅也彼高誘者更以朱襄為炎帝鄭康成更以大庭為神農而六韜所叙共工且在尊盧之後庸成且在祝融之後而葛天又在朱襄之後遠離蔽固不可勝算此禮記正義所以謂封禪之書無懷在伏羲氏前而以為世紀不足信歟開山圖自女媧至七千七百八十七歲外紀云千二百六十歲或云五萬七千七百八十二歲或云千一百五十歲或云萬六千八百七十九歲楊朱語伏羲此與三萬餘萬歲者無信也近世有所謂三墳書者乃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以有巢為提捷之子遂人為有巢之子而包義為遂人之子大庭無懷而下則皆以為義之臣佐復有天一遁甲者正以祝庸少昊等為之四帝居於四方佐黃帝而為治此蓋謂月令四方之帝為黃帝之佐者非黃帝所滅之四帝及王符著潛夫論又謂顓帝身號共工代少昊氏子曰句龍生禹其後裔為高湯炎帝身號魁隗其後嗣為伊堯而以帝譽為伏羲之後帝舜為皇帝之後禹為少昊之後離蔽蹟亂尤為可擯委也

論幣所起

傳曰君有山山有金以金立幣以幣準穀而受祿而國穀斯在上矣金木水火土天之五財與天俱生與物偕行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民知飲食衣裳之用而貨幣作貨幣作而天下通聖人守之所以為治也則其勢之來其當生民之物乎昔商之民有無鈇而債子者湯以莊山之金制幣贖之夏之民有無鈇而債子者禹以歷山之金制幣贖之而沈演論布以為興於周代班固桓譚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皆謂夏商靡記何邪易稱神農氏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是貨幣出於炎帝之前矣予嘗博訪古幣訂以封禪之文區洗之刻證以汗簡集綴古文編韻外書集字等識則有葛天軒轅尊盧之幣大昊九棘神農一金黃帝少昊之貨譽貨一金高陽平陽金堯泉舜當金策乘馬之類憲憲如是是古未嘗不以輕重而為天下者也辨如異布中有作曰錢一金錢諸例目之為奇品俱不能分屬廣一寸足闊六分有肉好釤文作舌芒又有作曰山舌者少昊貨也長廣皆同有好天寶元年李幼奇得

乾兌離震在天為陽在地為剛故在天則居東南在地則居西北巽坎艮坤在南則為陰在地則為柔故在天則居西北在地則居東南五立地自然之理如此矣即坤字即坎字即震字即巽字此歸藏本文

卦皆六位即黃帝易是所謂三皇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

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者歸

藏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商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

六十四卦著周易六之文謂之周易傳謂夏曰連山商曰

歸藏周曰周易九六之文謂之周易傳謂夏曰連山商曰

之噬嗑未耨之利則取諸益而黃帝之舟楫亦取之漁

矣豈惟三代哉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

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

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杜子春從之誤也按歸藏之文有

乾為天知與今易通矣或曰歸藏黃帝之書而坤為血卦

乃有堯降二女以舜妃之語薛卦云殷王其國常毋咎

日也其文非也伏羲書而有帝乙文王等語文何邪其卦

是也易之文特文王之作至文辭則歸藏公而湯漢則

孔子

易者易也變易也而乾坤以為首連山者重山也

故重艮以為首艮山也歸藏者萬物藏焉故也故重坤

以為首坤者藏也從時配位是三統之政也三統為三

乾為正艮鍾丑二月故坤為黃帝為人正正月十一月故

乾為天地正十二月故坤為商人正十三月故艮為首

夏得人統故用連山商得地統

故用歸藏周得天統故用易 三易之書其書一其法

異其為卦皆六位經卦皆八而別卦皆六十四書一也

易尚變連山歸藏尚不變法異也變老也不變少也易

用九六尚老也連山用七歸藏用八尚少也尚變之占

三百八十有四不變之占亦三百八十有四凡七百六

十有八其所以逆天地陰陽之神數定天地陰陽人事

之休咎者備矣 或云商書卷三十六蓋商氏之易主于

也 或曰易以變者占則不變無占乎曰否凡變之占以

所變之人為占不變之占以所不變之爻為占古以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易參而占之非不用也 變則以不變者占古又五俱

之不變繇上而之其不然者惟乾一卦全移美之筮遇

艮之八其筮變惟六二不變故以為占唐人不知以

但求反于周易非也 雖然易道主於用余至三易則用

於占而易道不豫焉連山歸藏其數皆六十有四與易

同也惟易則變故一可六十四而六十四可以為一

故以六十四乘六十四得四千九百有六其與連山歸

藏倍一之理殊矣於是復以五十約之為三千二百則

今之易卦三十二陽三十二陰者也大衍之數五十實

筮乎此是伏羲神農以來歷數之本也 一倍之而二二

之而八八倍之而十六十六倍之而三十二三十二倍

之而六十四以五十乘六十四得三千二百即三十二

之數 或曰三易之變不變則異而其書一皆首乾曰首

艮者以艮為首法爾以艮為首法者法其止而不變非

首書也曰首坤者以坤為首法余以坤為首法者法其

靜而不變非首書也得意忘象何首卦之云是不然蜀

亦知夫大易之掌其法而不掌其書邪書果一則連山

得陽歸藏得陰繇屯而下卦卦分也而在三易則卦不

欽定四庫全書

分焉故曰不異抑且不知雜卦之次與序卦之列不同

焉又何歟伏羲氏之小成神農易之為中成神農之中

成黃帝易之為大成伏羲氏之先天神農易之為中天

神農之中天黃帝易之為後天豈非易道廣大變通不

窮有非一法之所能盡是故伏羲之前而神農黃帝

相與振明於後惟變通之術不得不共而其為道則未

始不同之歟世之說者不原乎此乃更以為易道不一

可以隨時而變置者亦誕惑矣千世而下誠使一遇大

聖得知占法之可變而卦不可以損益則易道辨矣亦

何至書名之混而變不變之紛哉夏謂之連山商謂之

歸藏而周謂之易其用雖不同其致一也

跋三墳書

書籍之逸豈特後世邪昔楚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之書及孔子求古之史記自五典九丘之外三墳

八索已不得而見矣後世不知其何書也 亡書有九共

之字誤也隸丘為丘因繆為共丘者區也按左氏或丘

九區云九州之區域攷古多以丘為區故鬼容蓋為鬼

欽定四庫全書

非也又云迷職方以除九丘亦是妄臆 孔安國以為

義炎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嚳唐虞之書曰五典虞

成從之而賈逵亦以三墳為三皇時書五典為五帝常

典至馬季長始以三墳為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五

典為五行之說籍外論之豈其然哉 安國又以八卦之

志曰九丘賈逵以八索為八王之法說曰八索九州亡國

之成而張平子以八索為法之八議九丘為周之九刑

紛紜不一大孔穎達云三墳之書在五典上數與三皇相

當而墳又大名顯達云三墳之書在五典上數與三皇相

為二帝之典推此而上則五帝當五典矣賈公彥

云孔穎說無正文故延叔堅馬季長所解有異 按道

家者流有所謂洞神祕錄者謂是三墳小有經下記云
三皇治世各受其一以治天下是曰三墳後有八帝繼
三皇而起亦以神靈為治各受其一是曰八素至黃帝
述歷得其所謂三皇內文者此也抱璞子云黃帝來至
先生授以三皇內文雲笈云八帝治百八千
歲上曰三精次曰三變次曰二化凡八卷三洞叙目云
小有三皇文本出大有天皇地皇人皇各一卷上古三
皇所受之書也字似符篆藏在名山多不具足惟峨眉
山備有之昔智瓊以皇文二卷見義沆不能解遂以還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王公以帛公精劄所得傳之賢達大字叙說一十四
篇是天文次第之旨小有經下記所載者十有一卷推
部本經分別儀式合一十有四卷孟先生之所錄者其
山中之所傳猶十一卷二本並
行於世晉武帝時南海太守晉
陵鮑靚於元康二年二月二日登嵩高石室見古三皇
文皆刻石為字靚以總五兩告玄受之為之叙云三皇
文者古初以授三皇名為皇文而三皇經叙則云鮑君
所得與世不同靚後授之葛洪是為三墳其陸修靜所

得者則以授弟子孫游岳本止四卷至陶弘景分析枝
流稍至十一卷與今皇文小異然觀三皇經文雖號三
墳多是符架等事黃蘆子西岳公之所傳者於逢逢之
言戾矣按三皇經叙云天皇開治用治天下二萬八千
歲地皇代之後次人皇各萬八千歲合三卷號
曰三墳鄭先生所傳
焉逢逢之說正以內經素問靈樞與
易當之果何所蔽邪靈樞素問醫家明堂之書也世儒
第見深言湊理莫探其朕故推之與易並非實貫也予
家三墳書自大父孝俛先生傳有三卷以山氣形為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三墳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生
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而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
氣謂之坤乾復有河圖姓紀與天皇策地皇政典之
類大率似假義炎黃帝為言以遷就於孔說云元豐中
得諸南陽逆旅酬偽書也云毛漸使
西京得之大抵書生高譚風
月華草間猶足以蓋其淺至於語易自非悟入鮮有不
可笑者今觀其書有云伏羲作易而君民事物陰陽兵
家始明焉一語之中淺鄙備見是豈隆古包氏語哉有

如以燧人為提捷之子有巢為燧人之子伏羲為有巢
之子軒轅柏皇大庭無懷則皆以為伏羲之臣而加之
龍官火紀之號尤可靳也周鼎商盤籀篆佚書已與今
不相侔而此書大率作所謂柳葉篆者於今代俗書殆
不多較履可知矣夫墳者防與大之訓蓋禮法之書而
索者究八體之應也故史伯云平八素以成人建九紀
而立德近取身也張平子以三墳為三禮而馬融以八
索為八卦惟有以也或曰孔子贊易道以除八索則八
索已滅矣亦豈然邪三墳近聞有為之傳以進者宜其
究是摭未之見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女媧補天說共工有三
聞見之不明智識格之也夫智識不超者在粗猶惑况
妙乎予觀列禦寇記共工氏觸不周及女媧補天之事
此古列子之文如足王充說天所引觸不周故尹子盤古
篇云共工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女媧補天射十日
惟舊本列子先叙女媧事乃及
共工蓋近世繆之非古本云 蓋言共工之亂傲擾天
紀地維為絕天柱為折此大亂之甚也女媧氏作奮其

一怒滅共工而平天下四土復正萬民更生此所謂補
天立極之功也而昧者乃有煉石成蝦地勢北高南下
之說何其繆邪甚矣聞見之誤人也伏羲地維神農牛
首此事之辨者而世莫之解掘井得人而夔一足鄉非
達者時而鑄之今猶信也何則識不超者見聞蔽而樂
人之諛己也共工氏太昊之世國侯也及太昊之末乃
恣睢而跋扈以亂天下自謂水德為水紀其稱亂也蓋
在冀土故傳有女媧濟冀州而冀州平之說是女媧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平共工之亂明矣以故鄭子述祖之言叙炎帝於其後
斯可據矣而傳記縕結莫可尋詳劉安費遠則以為與
高辛爭帝史記文字則以為高陽誅之苒卿氏以為禹
伐淮南子又指以舜時此無它蓋堯典言共工故學者
以為堯時舜典言共工故或又以為舜時也夫共工氏
非堯世之共工堯之共工又自非舜之所命者臣不知
也堯之共工乃少昊氏之子而舜之共工則炎帝之裔
垂也論者惑於衆多之說遂一謂共工乃職非人名而

傳記顯譽堯禹時之共工皆以為之後世何其妄邪彼
共工氏自其號氏有國家者而舜之共工職也帝曰垂
汝共工是矣堯之共工是則名爾左氏之傳可見焉可
妄意而為說乎或者又謂共工氏為即炎帝之裔尤非
所謂知理者夫垂特工師之任水紀大事渠得謂為垂
哉且炎帝至堯殆二千載事相遠矣夏革曰自物之外
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以今揆古年載誠渺人情則近
可得而知也吁亦目睫之說矣天下一理物之外事之
先其別有一理邪理一貫奚古今事物之殊哉

共工氏無霸名

顯曹君子有諍予以展禽共工氏霸九有之言傳者咸
謂霸無錄而王者其德力粹駁之謂歟曰否霸之名我
未之前聞也其當周之標季齊桓晉文之事乎曰韋顧
昆吾非商之霸者乎韋顧昆吾固聞諸後世也豈德力
粹駁云哉國佐有言三王之王也植德而濟同欲馮五
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當是時周故家名分猶

有存者故國佐知王之不可以為霸而霸之不可謂之
王也書中侯注云霸猶把也傳云五伯之霸謂以諸
侯長把王者之政大抵霸即伯之強者云介至
戰國之士遊談馳說架虛穴空以信行其計而後德力
粹駁之說興焉喜乎季泰伯之言曰霸諸侯號也霸之
為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道之粹駁在人而王霸之號
不可易也王之道安天下也霸之道尊中國也非粹駁
之謂也借之紂克改作武志不信則西北霸之盛者而
已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秦漢王

而駁者也要之其言王霸之道皆欲粹而不欲駁豈直
王霸然哉帝皇之道一也泰伯之言知其一而未悉也
予於司馬文正得道同之說焉其言曰古之王者必立
三公一公處於內二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周衰二
伯之職廢二伯之號乃轉而為霸霸之名自是而立前
揚以來不原其本遂以王霸之道分為兩塗此霸道之
由始也未聞古之有霸也漢之學者患在望聲求影徒
見後世有五霸則以為古亦有霸見共工氏之迹不白

則曰昔霸者也其言往昔未有不以當時準也羊容云
古之帝
王中分天下而使二公治
之曰二伯如周召之分陝曰然則共工氏繼乎包羲之
世將羲炎之徒歟曰非也其項籍之類乎籍嘗霸有九
州矣當秦漢之間橫行宇內尊義帝分天下以王諸侯
而自稱曰西楚霸王則其自處者然矣彼共工氏蓋籍
之徒而非桓文之徒也竊乎帝者之間而不得謂之霸
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三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嚴謙覆勛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舉人臣孫炯

發揮二

共和辯

嗟乎後世之士何其不能得古人之意而惟敏於為妄邪夷王崩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於虜共和十四年宣王立右鼓作於是年司馬溫公應年始於是歲說者曰周室無君周公召公共和王政故號之曰共和自史遷至溫公無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議也敢問所安曰予不敢以為然也夫厲王之時周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周召二公時皆痿弱不足有為公則無聞焉庶民詩言仲山甫保宣王而立立說者遂執之以為周公矣夫仲山甫乃史記之樊穆仲春秋之樊侯國諸侯之樊仲山甫也後屬於齊樊之與周異采各邑樊可合漢杜欽云仲山甫異姓之臣也無親于宣也封于齊其言明予聞厲王之後有共伯和者修行其即非周公之後

而好賢以德和民諸侯賢之入為王官十有四年天旱

廬火歸還于宗道遙共山之首宣王乃立魯達子云共伯名和伯和者行仁義諸侯賢之請立焉後歸於國得意共山之首莊子及呂春秋言共伯得志于共首即其人也共國伯和爵和

其名司馬彪云共伯和修行而好賢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也共伯賢諸上下不聽弗獲免也厲王為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歸還于宗道遙得意于共山之首故汲冢紀年及世紀云共伯和即于王位有史記亦謂共和十四年天旱火焚其屋伯和篡立故有大旱政之諸書其事章著篡立者篡繼而立後世以為奪為篡者非矣按人表厲王後有共伯和孟康謂其入為三公蓋周十三州志云共伯和攝政唯其日又故有火早之變周公十三州志云共伯和歸國遠得意于共山之首故其篇篡則共山立之可得志于共山之首故其今衡之共城故漢之共縣隋曰共城有故共城在東北今步有共山傳謂至共頭者字一作躬乃漢高帝八年封龍師為共侯國又非詩之恭國與段邑也按實字記云厲王流奔諸侯請奉和行天子事十四年厲王崩共伯和請諸侯奉王子靖立為和行天子事歸于國共山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在縣北十里其事益明水經注云即共和之故國共伯既歸帝道遙共山之上山在國北故又曰共北山是以王子朝告于諸侯猶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子胤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是宣王之前諸侯有釋位間于天子之事者矣然則所謂共和者吾以為政自共伯爾若曰周召共和吾弗信也設以為政謂之和可曰共和者不成語古無事亦書年無此法雖然然庶民有言天監有周生仲山甫王躬是保是必朝廷有故而後天子始保佑于山甫也由此語之和之即王位果其篡者邪曰不然

也臣之保君周之居守者事也哉正此類詳炎帝紀下篡者後世小人下豎豺狼

也哉正此類詳炎帝紀下篡者後世小人下豎豺狼

已者也向秀郭象援古之說以為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于共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

立之不喜廢之不怒斯則得其情矣歐陽子論曰伊尹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此歐陽子之說也和之非篡顧亦有知之者厲王

之後武朝廷之故哉吾觀聖人之書王子虎卒而益知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共和之不易也或曰夫子曷不發之曰是不輸伊尹之復世之有篡聖人之特見豈俟于著而後知邪是故不語力亂懼後世見者之不一也抑嘗語之力亂不語此常語正者率致其畧而于淫亂之等必廣記而備言之若張魯之遠使衛靈之慶兵李虎齊魯隋陽之奪布幽靈呂武奪后之汚穢石顯楊素李林甫之叢通每切諫復唯恐或遠蓋以淫亂之事利于聘辭而不知中人也夫又安知聖人之所慮哉

共工水害

禹治黑弱

聖人有一視同仁之心是故有兼濟夷夏之事關于之

洞極曰凡命于兩間者謂之人靈蠢不齊皆人也是故

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天下之大一人之身也

一身之間皮毛髮爪皆吾愛也攝之不至而一手足有

或偏而不舉則君子謂之不仁至于半身不遂此可謂

之仁乎仁字詳首卷論太極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

聖人同憂天地之間孰非吾物邪一人民之失其所一

蠱鳥之失其情與夫一草木之過而不遂皆吾仁之不

至者也聖人莫不憂之而萬物者果能與聖人同憂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是聖人以一心為天下而天下之物不能以其心體聖人豈不悖歟嗟乎私于己者形骸有爾汝之分私於家者樊落有比鄰之異厥裁不廣邑屋皆然一視同仁吾於禹功見之矣夫以九州攸同四陲既宅斯足以為仁矣然足以見其仁而未足以見其仁之至至於導黑弱而西戎即叙然後有以見其仁之至焉夫九州之既濛九澤之既陂而九州同四陲宅則凡江河淮濟之瀾漫泛濫乎中國者舉順下流之勢而九州之赤子免於魚

矣民免於魚禹之功可以已矣而又導黑又導弱禹之仁其有既乎黑弱二水塞外之橫流失其故道而為邊民之患者也今也為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使不為吾民之害則已矣又奚必因塞外而決之以入於流沙南海而後已哉計弱之距流沙與夫黑之距南海皆數千里而遙然導弱必至于合黎而納餘波於流沙導黑必至于三危而入其流于南海者凡以塞外之民猶之吾民而裔國之患等夫中國之患詎可以吾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民之欲安而致塞外之民于不安之域哉湯湯之患天實為此而禹見天下之溺猶已溺之是則禹之心一視夷夏不惟不以洪水之患病吾民亦不以病乎塞外之民篤近舉遠又詎肯以吾民之利而遺其害于塞外之民哉大抵蔑其私者無時不仁而私其私者無時而仁一饒而丹溪流一怒而赤原谷知有我者一毫我也又孰能仁其人而以天下為公哉漢光武在邯鄲趙瑒王子林輩請決河流則赤脅之百萬衆為魚矣而光武且

不答伯禹之心可得而知矣聖人之愛人何此疆爾界之殊哉禹視西戎無以異梁州之民光武視庸衆無以異漢家之衆此天地之為大也戰國之時齊趙魏皆以河為界趙魏頻山而齊卑下齊人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播于趙魏于是趙魏亦為隄于河二十五里使其水東決于齊夫為齊利則趙魏蒙其害為趙魏之利則齊蒙害違天害物真所謂以鄰為壑者也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國觀其決汾以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晉陽其不沒者三板厥後或決絳以灌安邑或堰肥以灌合肥成祖其事及梁武帝作浮山堰堰准以灌壽陽壽陽之都一皆為魚共工氏之事不過於此矣由此觀之共工之水害從可知矣驪高堙埤以亂天下其欲不亡得乎抑嘗即武帝所泥報讖之說言之因餓臺城欲一孟蜜水不得而死此宗廟虧牲而不血食之報侯景之兵梁之宗室殺殆盡此堰准以灌壽陽之報也夫

子而獨屑屑于不錢羅綺人之不靈一至于此夫亦豈知伯禹之以四海為壑一視夷夏而不見彼此內外之分哉然則人之為仁而至於一視皆同以成兼濟夷夏之事微伯禹吾誰與歸

雨粟說 地獄之說無稽

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若子休可謂知春秋矣惟天下之變故不勝窮也天人之相與不勝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變也然求其所以然者則有時而不得言或言之有時而不得信此說者之所以類推而歸之不可致詰之域而世遂以天人為相遠而不相及且以為變異之事聖所不言猶致君人漫然不見所畏恣為非理而忘國郵夫亦豈知天人之相與甚密而可畏邪太虛之內大而天地細而昆蟲明而日月幽而鬼神金石沙礫人吐草木孰非一氣之形哉五藏象天六府象地是故藏病則氣色發于面府病則欠申動于貌眼矇有酒食燈華得

錢財為鵲噪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况家國之間乎逆氣成象而凶惡生順氣成象而吉祥止亦天地一指爾翼奉之言人氣內逆則感動于天地殺一孝婦何預于陰陽而天為之旱烹一虐吏何預于陰陽而天為之雨春秋之世災異變見何日無有變異之來顧若非涉于人事而人事之萌兆朕未嘗不先見於天地之間唯其德有小大而應有遠近是故或不旋踵或五六年或數十年而始驗聖人經世蓋難言之是以蠱螟蜚蠊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糜蜂鷓鴣日食星隕星字水冰無冰不雨雨電霖震山崩地震屢災屋壞之類春秋悉與人事雜而志之存而不論將使智者雜而觀之則知其所自矣知其所自則凡遇變故皆得以恐懼修省期於消去斯聖人警世之大訓也比歲甲午二月二十四日晏食環城百里悉雨木實如沐莢子紅黑黃綠鮮明異色種之乃條先是二年三月雨蛤如桃梅人犁塊之間畚之滿塹盆坳所貯際晚皆亡由此觀之神農后稷之事為不誣矣况復後

士擗於妄福不知先王之大道與夫天人相與之意于是盡摛其藩而撤其戒曰天變不足信聖人不足言也昧昧相師遂使天地變異昭昭之理散而釋之徒得以闢其堂閭而以其耳目之所無有阿比地獄無稽之說初而入之以毆一世之人於奮奮昏昏之地而世莫之寤也予嘗作原化傍甄地獄之說雖同門之哲弗予諒也於是為之究解而後信之者始一二見猶曰所患子為必然之說爾曰世之惑不解正患無必然之說也變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三謂梳起于赫胥氏蠶始於蠶叢氏蓋以骨梳聲同而後事始若撮子胥之髻而續西門豹之尾者矣唐八至廟見其像五髯長鬚為垂米之色及鄭城西門豹祠絕袍之下垂一豹尾以二絃為文武王之所加是則方書有所謂文武火者是必以周王執燬而後可也庸生之汲為妄如此哉鄭氏以過作則暴為失文武之意是矣嗟乎以其小者見其大者此先王觀政術也五絃七絃雖或增或損而七絃之為用詳而有本知其神農法也然則先王之制度從可知矣茲予所以每贊古人之制而每嘆後世之不如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論太公

者之可追也詩云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神農琴說

正道之不明自戰國之急於功利者滑之而漢儒不能明後世不能討也太公亞聖之大賢也其任于周也亦不苟矣孟子曰太公避封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賢者之去就可知矣而大史公乃以為漁隱于渭文王卜叟于渭之陽載與俱歸爰立為師且以為西伯昌囚姜里尚隱茲泉其臣閔

天真新論琴道云其琴七絃而鄭遂洽聞記乃以為神農之琴二十五絃夫二十五絃在所未聞而七絃則世皆以為起於後世或謂周代之所增絃亦嘗發之琴書矣若古聖人凡創一事立一制必有不可易之法是故窮思極致無遠近無小大必致其三而後已固非若後世之士率意而作之者也既討于傳黃帝虞舜琴皆五絃而神農唐堯之琴其絃皆七斯其信者然則聖人之制果無意乎黃帝虞舜土紀者也土之數五故其絃皆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天散宜生南宮括者相與學訟于公四子于是見西伯于姜里而復相與求美女文馬白狐奇物以獻紂而脫其囚歸而與之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然乎夫太公之為人果如何耶其出處之際必有義而致君也亦有道矣何至操切譎詭為檢人之舉哉鬼谷之午合曰昔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呂尚三八入商朝三就文王然後合聖賢之出處惟可知也今夫閭閻小子之愛其君必有道矣公之所學者王術而其所事者聖人也願不若閭閻小子之愛其君者乎方紂在上播棄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五神農唐堯俱以火紀火之數七故其絃皆七是皆可得而稽者也五絃者琴之本制也蓋以當乎五音大絃為君小絃為臣而六七兩絃實為少宮少商故禮斗咸儀云少宮主政少商主事衷以為聲五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君臣任重為之設副者也二少之絃時謂文絃武絃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而世遂以二絃為文武王之所加斯大妄矣夫世固有見湘溪二女而以為娥皇女英乃舜女見別論聞周室三后而以為禹伯后稷周公君陳畢公亦稱

也願不若閭閻小子之愛其君者乎方紂在上播棄黎老而文王思皇多士欲盡得天下英材而用之而天下之英材亦莫不心而願為之用矣故其詩有疏附有先後而又有奔走禦侮之臣孰有天下之士歸之如此有如太公而猶伏于漁者耶且太公之漁也有意于天下乎抑無意于天下乎有意于天下當文王而不出何時而出無意于天下則雖俱載以歸猶將鑿坯而遁而又奚以師為遷之言蓋取之戰國一時辨士之說而不知

決擇者也且既曰畷得之矣而又曰四子於隱所相與見西伯於姜里其相盤乃如此且君奭之言文王之脩和有夏也時則有若虢叔若閔夭若泰顛散宜生南宮括曾不及于太公而孟子論五百歲聖人出則以太公望散宜生于文王為見而知之然則公之聞道實有自文王矣此武王言予有亂臣十人而說者始以為太公在焉是太公未嘗為文王師也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則公之在當時特將帥之任爾劉向別錄云師之尚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父之合三元以為名則非公也至維師謀乃以為號師尚父則亦未諸此也夫學訟而脫人之囚與陰謀以傾人之國皆兵謀詭計出于後世所謂太公六韜書者其果信邪六韜之書顧非必太公也班固述權謀不見其書志雖有太公兵謀而乃列之道家儒家有六韜六篇則又周史所作定襄時人或曰顯王之世故崇文自謂漢世無有今觀其言蓋雜出于春秋戰國兵家之說爾自墨翟來以太公于文王為午合而孫武之徒謂之用間故權謀者每並緣以自見蓋以嘗職征伐故言兵者本之以為說騎戰之法著于武靈之伐而今書首列其說要之楚漢之際好事者之所掇豈其本哉君子于此其可不審所取而謂說之是狗耶

太公舟人說

伊尹庖人

昔之人有負鼎以干世者人見其為鼎而不知其所以為鼎因曰庖人也然則太公負釣以干世而或謂之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內汲人也其為人也博聞而內智蓋亦嘗事紂矣紂之不道去而游于諸侯退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翻然起曰吾道信矣或曰僚七十餘主而不遇人皆曰狂丈夫也文王獵而得之嗟夫風雲之會不約而合豈繫俗所窺哉方公之遇文王說者謂其陰謀詭計以午合此既失之而或者因其釣合復以為之舟人漁父韓詩傳云文王舉之舟人七十二矣其果然邪夫太公于文王孟子之說最為近之始其來也蓋以釣道說爾陳以釣道豈世俗所謂漁哉迹文王畷于渭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陽也太公鉤餌手竿而蹲于茅王問焉曰子樂漁邪對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然則奚其餌對曰魚求于餌乃牽其緇人食于祿乃服于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揭以祿取人人可殺以小釣釣川而禽其魚中釣釣國則禽其萬國諸侯是以公之為釣非舟人也明矣伊尹之負鼎俎蓋亦以滋味說豈庖人哉滋味之說鹽梅之說也具之呂覽本味之篇由此語之太公之事益可知矣然則莊子謂湯以庖人籠伊尹而范

睢以太公為漁父厥有由也鬼谷子云尚三就于文王然後合于文王必其知之至而後歸之而不疑豈苟合邪辭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興矣知其興而求以求合其道則其所以釣釣文王者豈在魚乎雖然卜畷之事我知之矣太公之賢文王既雅知之豈又懼夫世不之知而我異故于是為之畷且卜耶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飡予者武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託之夢然則文王之不得不託之于卜也審矣知武丁之夢為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為非卜矣武丁之夢文王之卜是或一道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夷齊子南兄弟之間天理之所在也然天下之仁義自兄弟始而不仁不義亦多自兄弟始蓋是非之相形朝夕見也有能禮遜得不為之肅矜而屢嘆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夷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子兄弟之間予列之詳矣二子他日義

夷齊子南

國其弟去而歸周其賢可得而知矣是以孔子每亟稱之凡有為也茲未暇細姑迹子南一事以明子貢之問而信後世學者之弗察也子南公子郢之字靈公之介子而黃瞶之弟也黃瞶既奔靈公游于郢子南僕公曰予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祇辱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夏靈公薨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也異他子君沒於郢之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為正且

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子南之德實媿夷齊孔子居衛蓋有疑輒逆德不可為君而子南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子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以為問夫子以為古之賢人求仁而得仁者蓋以明其志之得也始叔齊之遜夷也固以夷長而當立也曰無兄弟之義何以為

國夷以叔齊為父之所命也曰無父子之義而又何以為國爰與俱去一遜而兄弟之倫正再遜而父子之義立兄弟正父子立而君臣上下之分定可謂求仁而得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仁矣故聞夷齊以遜國為仁則知夫子不為衛君而郭賢可知矣當夫人之以君命而立我承之可也而固以輒在辭此叔齊之義也使輒當時逡巡避授之子郭以俟黃臚之入則伯夷之舉矣而顧不知是方且嬖嬖周章固位仁人君子之忍言歟曷儒老先而猶昧此乃更以為夫子善夷齊兄弟之遜為惡黃輒父子之爭蘇轍更取而著之伯夷之傳至謂夷齊之出父子之間必有間言者豈夫子志哉父子之爭十惡之罪首也當時

諸侯固數以為譙矣是非隱奧也孰有求賜高弟不能知此而反聖人疑邪且出公之欲用夫子也子路固以政之所先為問矣子曰必正名乎何名哉直父子而已矣而君子猶以為隱後世如公羊高者果以輒之拒命為正謂其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故慕容輿輩遂至以子拒父為可嗟乎父子之間純乎天理者也豈較是非曲直所哉替嫂殺人竊負逃之則凡世間之事不暇顧矣今也爭國則父子之義蔑而國不可一日立矣乃復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當立不當立邪黃臚欲入為輒者繫鼓去位而唯父之從可也顧兵以拒之邪黃臚見書必以世子明當立也圍戚必書以罪輒也聖人豈為輒哉奈何謗譏徒知輒之受遜於郭夫亦豈知世子之名誓之天子而黃臚之出先君未嘗絕之邪雖然爭者怨矣而遜亦有怨乎曰怨出乎心而人之為遜非必無心也宋宣公魯隱公與夫韋元成劉惺丁鴻鄧彪之徒其初未必出于矯拂勉強以沽名然其心顧不能不以為世間之美事也時

以為美則有時而怨矣有心者怨之府也介推子胥沒齒不釋豈君子之為哉郭之去可謂求仁而得仁矣求仁得仁夫又何怨之有或以郭遜悔而怨者唯予知其辭出于誠無怨也黃奚不怨輒奚怨哉

論伊尹

嗚呼人之諒亦有如伊尹之大者乎君臣者天下之大義也以民而伐其主以臣而放其君二者天下之大不義也而尹且為之泰然不疑豈其忠之未諒哉義有時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而不濟也今夫匹夫匹婦得一豆甌而不知所處以一人人臣起于耒耜之間而犯二難焉非有脫畧萬乘芥視天下之心嗜克爾爾唯其平日養之者至達道義之所在而能不以天下動其心故其出而制世有不可得而變者湯誓太甲此聖人之所以不廢者亦將以為萬世君人者之戒爾雖然予不敢以為正也昔孟軻氏以仁義游諸侯思濟斯民然其要說諸國之君必以湯武之事是其所以自處者非伊尹不為遂以是得罪于後世

之學者惟其尊之者眾詆者未幾而詆之者至矣卒未得其衷也夫其言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又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而所言者必伊尹予則曰仲尼之徒有道桓文管仲而無道伊予非異于聖人也聖人之意則然也何則孔子之于管仲未嘗不愛之也所惡其小器者特以三歸反坫山濼藻稅之事累大德爾至稱齊桓之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斷以為管仲之功而至以如其仁許之如其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哉其稱於管仲也蓋如此而未嘗一言以及伊尹伊尹之事不可掄也或曰論語雖不及之而書固已取之矣聖人非不稱之曰不然書者史而已有其事而可監則直著之非有議也而論語則聖人譏評折衷之書也學為君子者必于此乎取之取之此也伯夷伊尹柳下惠是皆以身制行特立乎天地之間以為人道之大經者也世固未有臣伐君者也而伊尹以為

吾盡其所以為臣之道而不得其君湯者天之所命也吾不忍坐視斯民之塗炭猶人而逆天子是俯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然天下之大義惟君臣爾今以君為無道而伐之則後世亂臣賊子將羣起而效矣故伯夷不敢以武王而廢天下之大義于是叩武王而告之以伐君非忠夫存伊尹則廢人狗伯夷則逆天于是柳下惠復出而正之不羞汚君援而止之而止固盡其所以為臣之道而幸其君之能奉天而已矣故仕于定哀之間而不去曰後世必有得吾心者然子謂伯夷餓于首陽之下人至于今稱之謂柳下惠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至於伊尹又未嘗有言焉蓋伯夷柳惠人之所不屑為而伊尹之事不患於無人為之知夫此則孟子之獸在所致矣雖然柳惠之行近于降志而辱身藉使其君又不可幸焉則仲之業在所進矣以其君霸而致天下于一正則已矣豈必曰如彼其卑而棘為其大哉吾見秦漢而下篡竊之等每為也果於秦漢之前則誠軻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尤也雖然軻於三子亦既俱以為聖矣至論開風興起則亦不及于尹豈非清和者可學而任者不可學歟學清和而不至猶不免于隘不恭學任而非其志弊如何耶然則軻豈不知其弊哉嗚呼微軻之論則伊尹之志幽微吾之言則夫子之意蕪矣固不可墨也如曰若何甘處于仲之卑而弗自致于尹之高則弗病

伊尹無廢立事

李昱之雜說惑伊尹曰伊尹未盡善也君之不明持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顯而正救之可也黜而放之可乎太陽不明星月奮曜非星月矣大海不受江河自納非江河矣且操刀而割藏貨而集利曰不為屠費吾不信也尹為厲階權臣逆夫假廢立以圖國竊此道爾或曰尹之得至公之稱以有三年之歸政也世有醫生善視疾者語人曰吾能易爾腸胃更爾系絡則疾可為也然人無肯致其身其難信也周旦北面相冲子不僭天下之尊不居假王之位聖人之心不可易者同也尹縱明誠自誓懷至公于不

疑一旦溘先朝露則太甲之於天下一旅人爾大事已去其如何邪羅詠諫則又曰唐虞以揖遜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契以厚風俗成湯放桀而有天下揖遜已異浮樸大壞伊尹放太甲立太甲而臣下知權矣乃曰耻君不及堯舜夫尹不耻其身之不和仲稷契而耻其君之不如堯舜在致君之誠則善矣顧厲己之事如何哉二子之說如此歸愚子曰伊尹之事願非不韙也第君臣之義為弗順爾且以世之亂臣賊子莽丕懿裕之徒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盜國柄者曷當不假尹以餬口茲其所以致議者之如彼也抑嘗求之攝王之事周公之所無而廢立之事伊尹之所無也周公之坐朝抱冲子而太甲之居桐宅諒陰爾蓋古者之君薨太子諒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父母之喪天下之至痛也念慮一起手足俱廢是故繁務之來有不及察苟可以委而置之者悉委之矣聽於冢宰豈唯天子然哉國君亦各有攝臣以上卿為之惟痛均也滕父兄曰吾先君魯先君亦莫之行則其

禮廢已久時人無能知矣太甲之書伊尹之事宜後世之弗及知也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始居陰之時也百官聽於冢宰此處喪之常紀非攝也唯太甲者立而不明既乃背去師保之訓則亦戾懷自用而不可以順導矣故尹於是因其諒陰營宮于桐俾之密邇先王之室而作其憤悱之心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言抗世子之謂爾非廢也惟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冕服奉鬻王歸于亳是起復之例爾非再立也始曰太甲今日嗣王其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亦已明矣自漢漢儒以淺見昧經旨而廢立之說昌及霍光將廢昌邑告于田延年曰古有之乎對曰昔者伊尹相高商太甲以安宗社後代稱為忠臣將軍誠能行之亦漢室之伊尹也光計遂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之延年循俗無識之言遂使後世信以尹為果嘗擅廢立者莫之省也抑又攷之太甲之三篇其上篇乃甲居憂之時中篇乃甲喪之後而下篇則尹去位之時作者曷嘗有廢立之一言哉聖人之志蓋簡而甚備也嘗試

即太甲之史觀之前有伊訓以始事矣而後復取咸有一德以終義則尹之在當時有甚不得已而無一毫之私欺見哉且以復甲也則曰唯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其喜之亦至矣及告歸也則又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尹之心豈將利私哉予罔曰廢立之事伊尹之所無所可議者以舜禹君臣之義概之則有愧爾雖然尹之迹為有愧而心無愧後世為尹事者心迹俱可以唾去矣曰然則尹之事其終不可言歟曰有孟軻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志識則可無孟軻之志識則亂而已矣奚以尚

黃帝輕重之法

先王之制治莫仁於刑而其所以祥刑莫仁於法法者仁之寓而刑之所取中焉者也夫人之仁非人之仁也天地之仁也人之不仁非人之不仁天地之不仁也寒而給之衣饑而給之食豈能為仁哉不能不為仁也無食則使之饑無衣則致之寒豈能為不仁哉不能不為不仁也是故代天地司牧者制五刑必即天地于民之

可以仁而不仁者刑之所以輔天地之不及也可以仁而不仁負天地者也不可以仁而不為不仁不受制天地者也先王之心豈不欲天下之人皆仁而為君子也奈何天下之人有不足以當吾之望以自棄于不仁而為小人之歸自棄于不仁而小人之歸夫然後不得已而待之以小人焉蓋望之以君子者先王之心而待之以小人者天下之法也一怒而天下安四罪而天下服其所以為仁亦已至矣刻膚斷領豈聖人之心哉吾故曰制治莫仁於刑刑者先王之惡石也惡石者神醫不得已而用之刑亦先王之所不得已也不得已寓之法是故法者天下之公而非先王之所得有也管叔作亂司寇致刑瞽瞍殺人士師可執又烏得以吾仁而屈法哉吾故曰其所以祥刑莫仁于法今夫殺人者誅欺君者誅此所謂法也先王豈故為是嚴哉咸莫大于殺人而罪莫大于欺君也擅殺人之威而無殺人之罪敢欺其君而無欺君之誅小人何憚而不為哉是故謀殺人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者坐之以殺人之罪謀欺君者與之以欺君之誅則小人何利復敢生事于國吾觀黃帝輕重之法自言能司馬不能者擊鼓自言能治里不能者擊社自言能為官不能官者劓以為門故相任寅為官重門擊柝不能者亦隨之以法其于欺君邀功之罪何其重邪雖李悝之法不是過也然輕重之法黃帝用之而天下大治李悝之法商鞅用之而秦有覆窠之禍何邪唯所附之不同與用之之有異爾吾故曰法者仁之寓而其所以不仁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者人不仁也夫唯明者為能用刑唯仁者為能制法刑欲重而不欲急法欲嚴而不欲詳刑重則犯者鮮法簡則人易避以是為辟何有惡德黃帝氏之法亦此之由也而律魁大士不是之法侮文亂典動則失哀不有過急必有處息是二者雖不同而皆可以速亂幸而不亡後王繼之必有法令不行之患然後小人得以沿隙勦竊而天下亦從之矣梁統嘗言刑罰在中無取于輕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是故殺人減死而人益犯法此初元

建乎之際盜賊之所以浸多而不可制歟嗚呼後之持律者亦不在涕持丹筆唯黃帝之為法哀矜勿喜而母使有鬻炭凝脂割鼻鉛口之悔則幸矣

黃帝乘龍上昇說

或問荆山經龍首記黃帝服神丹已龍來迎之去羣臣追慕靡所構思或即其几杖而廟祭之或取其衣冠而葬守之一應神僊之傳至于儒書以莫不然而夫子紀其為死置其然邪曰有以明之昔公仲承問于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于明堂之庭帝乃采銅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于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羣小臣不得上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于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其弓曰烏號而藏其衣冠于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智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智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智識也人之異于龍龍之異于鼎鼎之異于雲言之辨也曷足以相感召而帝使之邪此其必不然也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實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以而詭偽則智者正之謊甚而殺亂則智者止之黃帝之治天下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神之宗為百神之宗則是百神受職于庭矣帝乃采銅者鍊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剛質也登彼首山者就高明也作為鑪火者鼓陽化也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之器也雲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此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智識也雖與人同然而每上也成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微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智識之不及者攀龍之胡有見于下也不得上畀無見于上也有見于下無見于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帝所

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故于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世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為慕羨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甘心黃帝之所為矣夫生而少壯轉而衰老轉而死亡此人之大常聖凡之所共上帝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古記之傳若存若亡大庭中皇赫胥尊虛以來聖人者不一族誠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恐大圖之上峽謝蹊累雖數千百有不足處而復何主宰何臣使而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乎此不然之甚者也然世之人智者羨愚者矜跋而不已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大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異是可以決疑矣歸愚子曰無見于下衆人之所同有見于上聖人之所獨首山之銅予不敢伸誠恐游方之士文從而引之以歸于天庭至寶之言故言之不可易也如此

論槃瓠之妄

有自辰沅來者云盧溪縣之西百八十里有武山焉其崇千仞遙望山半石洞鑿啟一石貌狗人立乎其傍是所謂槃瓠者今縣之西南三十有槃瓠祠棟宇宏壯信之天下有奇迹也予曰是黃閔武陵記所志者然實誕也 記云山半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迹今三開屋一石狗形鑿俗云槃瓠之像今其中種有樹曰木村樹明戶起居飲食類諸省民但左在二日施漢武源歸明蠻人三曰山曰四曰貌猴雖自為區別而衣服趨向大畧相似土俗以歲七月二十五日種類四集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老攜幼宿于廟下五日祠以牛鹿酒醴椎鼓踏歌謂之樣樣靈語祭也云容萬人猶俗之妄 樣當用養 曰然則所謂槃瓠者非歟曰非也何以言之予稽夏后氏之書知之也伯益經云卜明生白犬是為蠻人之祖卜明黃帝氏之曾孫也白犬者乃其子之名蓋若後世之鳥獸犬子豹奴虎狔云者非狗犬也雖然世之誕妄厥有形影其言之不典亦實自于經也按經又言卜明生白犬白犬有二自相牝牡郭氏以為自相配合蓋若今之婆羅門半釋迦者 鳥有曰鶉曰曰曰者一身之間 自為北牡半釋迦者其種有五有

具男女二體者有半月 而應劭書遂以為高辛氏之犬 名曰槃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是為南蠻則知其說原行于此是殆以白犬為麗爾至郭璞張華子寶范畧李延壽梁載言樂史等各自著書枝葉其說人以喜聽而事遂實矣且其說曰高辛氏募有得犬戎吳將軍首者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杜君卿固疑其誕謂黃金古以斤計至秦始曰鎰一也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得萬家之封二也將軍周末之官三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吳姓宜周始有四也佑之難亦當矣又引其獄中與諸甥書證之然不知其說之不出乎臆也 伯岐同吳權之 矣實不可謂吳姓至周始有謂吳狄古無姓也伯益 為百王將軍女立五軍之將不可謂將軍周末之官 謂吳狄古無姓說可 夫人畜之交通世蓋每有昔元嘉 中孟慧度之婢蠻與犬通處者且逾年然高辛之事常 竊誕之 慧度吳興人事 槃瓠者特 狐之轉爾 大尾 玄中記槃瓠浮之東南海中是為大封氏蓋因本風俗 通然亦不謂蠻人之祖 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

之狗曰繫狐七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訓浮之會稽東有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為狗女為美人足為犬封氏玄中之書崇文總目之生男撰人名氏然書傳所引皆云郭氏玄中記而山海經注狗封氏事與記所言一同知為景純曰然則盧溪之祠君武山之像何彰邪曰見石西俯則以為為惠遠點頭見石東僕則以為為秦皇赴海木石之象物類頗多矣偶然喚作木居士豈特一槃瓠而已邪不然犬戎國之神哉經亦有云犬戎國有犬戎神人面而獸身非蠻人之祖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三十四

宋 羅泌 撰

發揮三

辨玄囂青陽少昊

玄囂青陽少昊三人也說者以玄囂為青陽或以青陽為少昊或蓋三者以為一劇為淺陋按春秋緯黃帝傳十世雖未足信然竹書紀年黃帝至禹為世三十世以今攷紀亦一十二世昔漢杯育治始終黃帝而來迄元鳳之三三千六百二十九載帝世年世正自多有內簡黃帝後有帝鴻有帝魁有青陽有金天而後乃至高陽金天少昊俱為青陽之子攷之書則無疑質之世則不詭青陽玄囂自二人固也 一水黃帝經序云黃帝九子荆三曰犁封青四曰青陽封徐五曰顓頊封預六曰高陽封雍七曰帝嚳封梁八曰帝辛封克九曰姬都封陽陽者非謂其生也謂其世也求之世則然矣而其記則誤也二金天當是帝魁三聖當是少昊四青陽則少昊之後六高陽則顓頊之子八高辛則犁九姬都則免也 司馬公作史記不紀少昊不識其所出而言玄囂不得居帝位夫少昊之架度

顯在人目三代以來皆所專用祀于五帝之位正于月令之次德之在人如是之著而玄囂不得居帝位則玄囂非少昊明矣 外傳史記古書皆不言少昊為黃帝之子也 史記云黃帝生玄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此太史公之誤也黃帝之子二十五宗賜姓十二惟紀有二餘十有三皆姬姓也 云得姓者十四人此本國語為十二姓二姬二紀其文甚明解者乃破為十三蓋不知國語姬紀二姓青陽之失 青陽與夷彭同為紀姓玄囂與蒼林同為姬姓少昊生子青陽循其紀姓帝嚳出于玄囂循其姬姓世本紀姓出于少昊而帝嚳之子帝堯猶襲姬姓氏姓之來各有派別則玄囂青陽又不得為一明矣 玄囂西陵氏之子少昊于顓氏之子 夫玄囂降居江水青陽安得降居江水之事蓋太史公統記二人皆出黃帝而並列之後世因傳習而誤之其初宜曰生玄囂青陽玄囂降居江水爾 少一玄囂 魏曹子建之贊少昊也亦稱祖自軒轅青陽之裔則少昊為黃帝之孫而青陽之後矣惟帝德攷云黃帝之子少昊曰清又曰清者青陽也其子曰摯茲太史公之所取所以致學士之疑者蓋少昊二字傳之者之贊之也 少昊非清而摯即少昊邪子曰我祖少昊摯之立是也 是以張衡條遺園之違誤謂帝嚳說黃帝產青陽昌意與周書之說異而郭璞亦云少昊金天氏帝摯之子也然以摯為青陽之名則又誤矣記注紊亂如此學士何從而要質之乎故詳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論史不紀少昊

以顓帝帝嚳又繼之以唐虞以為紀三皇邪則不及羲炎以為紀五帝邪則不應黜少昊而首黃帝學者求之而不得其說此所以致後世之紛紛而蘇子之所以紀三皇也竊觀太史公記首黃帝者特因于世本若大戴禮帝嚳五帝德蓋紀其世而非主于三與五之說也抑以為後世氏姓無不出黃帝者故首而宗之至于羲炎鮮有聞焉是以不紀是太史公之本意也 孔安國劉向為三皇而司馬遷列之五帝首禹錯錯禪王肅遂以黃帝推夫以黃帝首五帝則五帝為六而三皇少其一故甄昭度益以祝融氏白虎通益以共工氏鄭康成益以女媧為皇而五帝為六人以為德合五帝者稱之不必人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

數拘而梁武遂以媿人為皇帝少昊顓頊帝嘗為
五帝舜弗諱謂舜非三皇亦非五帝特與三王為四代
無據然而少昊不紀則失之矣以為易不著邪則易稱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顓嚳且無而況少昊氏乎易
傳不言固得謂之無哉無其人則無是號矣年渺世夏
傳者自少豈直少昊與顓嚳乎蓋五帝者皆循黃帝之
道無所改作故易傳不之著劉恕不知出此乃竟黜而
不特紀果為得歟雖然此特世之所知者也世之所不
知者又不少矣萬禩之下其或書出于巖壁有得以信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聖人所不言者多矣非不之言之不及也非言之
不及也制度之不章也言之不及後世因無得而觀焉
此學者之不幸也豈直少昊顓嚳邪或曰易傳之不及
之既聞命矣敢問周用六代樂封三恪何以皆不及之
邪曰不用其樂先賢言之備矣蓋制度之弗傳爾且夫
司樂以雲門祀天神以咸池祀地示以大磬祀四望通
夏商周之樂凡六祭古韶字今周官等皆作大磬謂
舜樂大韶之外別有大磬也夫

黃帝之樂多矣何獨取之雲門堯舜之樂多矣何獨取
之咸池大磬乎蓋以法度之可尊醇厚之可樂也所不
用者法度之不足而遺之是以三統懸言周遺其樂故
易不著崔靈恩謂非如舞之制又非今宜故越之而用
雲門不立其樂亦不為恪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昔
者六國之君魏文侯為最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者竇
公獻書乃周官大司樂樂章也厥後河間獻王與毛生
等采周官及諸子言樂者以作樂記然大司樂有雲門
大卷大成而樂記則有大章咸池亦自抵牾矣雲門大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卷皆黃帝之樂大成即堯咸池之舞而大章又堯樂也
豈非法度之可尊醇厚之可樂故邪且英詔本皆黃帝
之樂後世所不知者鑄十二鐘以詔英詔是也顓頊曰
承雲帝嘗曰大韶則是高陽承之而高辛大舜發歌九
淵以美禹功禹因之為大夏則固少昊之樂也帝嘗作
大韶六列五英舜修而用之則是三后之樂虔兼修而
用之矣然詔不言譽而稱舜淵不稱少昊而言禹者以
其備本紀若曰三恪之不封則我未之前聞也少昊之

後周封之于莒矣弟以代遠而黜于恪顓頊之後為禹
為陸終禹之裔固已在恪而終之六子周代俱列土宇
非不封也帝嘗之後則為陶唐為商周唐及商之裔已
俱恪矣周固不論也若夫上古之君其世渺矣其系微
矣其政散其樂缺有不可得而致矣雖欲用且封其可
得邪又或封之而所封不見亦不得而紀也固陋之言
固不足惑然後之君子之所欲聞予得而略乎

明三正

路史

甚矣周秦而下先王之政無一定之說也三代之所尚
正朔異服色殊昔者竊聞之矣果且有是乎哉果且無
是乎哉以為有是乎而說者以為正朔聖人之所不言
文武政而正朔循贏秦不害于治贏秦政而服色從三
代無損于亂顧其本而已矣以為無是乎則說者以為
五帝以來正朔悉異三皇而往服色舉變不若是不足
以為盛而廣川先生河汾老子猶以為言卒不得其衷
也或曰授受者循其故革命者變其時是故夏禹而前

不有改也其然乎孔安國云自古帝王皆以建寅為正
建用子蓋以為革命者必新
惟商革命夏命而建用丑周革命命而
制度以變天下之耳目也昔孔子作春秋書王三月
而古之王者必存二代所以通三統也三易之書首乾
坤艮而怠棄三正扈氏之所以為不恭者何至於禹而
後革之哉三統合于一元故春秋書春王正月者九十
時王之正月所以通三統也故漢宣詔曰春秋于正月
書王重三正謹三微也高堂隆云三春稱王明三統也
然竊攷之三皇之代歲皆紀寅顓頊帝之曆攝提首紀而
帝堯之分四子亦鳥正于仲春是則其建同矣惟虞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法雖不著見而分巡岳鎮必按四仲是則三聖之相授
所守一也使舜易堯正則禹改之矣夏正得天明不改
也是不然亦人事而已矣蓋亦有天事焉何則天下之
事有本有文有因有革文者天之事而本者人之事可
革者其文而不可革者其本也在文可革則三皇而必
革在本可守則雖三代而必守是故湯既革夏而建用
丑矣至于作歷紀元則復以冬首外紀湯革夏改正朔
殊號而作歷不復以正月朔旦為
節更以十一月冬至為元周從之武既革商而建用子

外紀

武王克紂改時巡祭則猶用夏時是則本者未嘗革也時巡祭祭享猶用夏時二事蓋本世紀感紀實出汲冢周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湯用禘于夏曆天革命改正朔變樂制統文與實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也我周周以政正異制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時巡祭承享猶自夏焉為知夏時不可改改正而已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之正月也不以不相沿而己

商正紀惟一月既南至周書之正月也不以周正書正月繫霜四月維夏五月鳴蜩六月徂暑九月授衣夏之時也故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人事然也春秋書王正月說者

欽定四庫全書

為周正月周正建子天道然也雖然天道始子而春必寅卯辰若以建子之正月二月宜得為之春哉故周官所言春養秋冬皆為夏時小雅雅風亦皆夏正毛鄭之說皆然蓋春秋方以尊周何得不用時之正大天時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以與民變革也疏正謂年始朔謂月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戎改始故朔隨新正唐影儀所謂王者之政以變人心為上是也魯得常侍議應遷擇則不改正朔禮變征伐則改之魏受漢禪亦已不謂此傳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夫不相沿者樂之器而樂之情未嘗渝不相襲者禮之文而禮之實未嘗易是故正朔之所異者寅子丑而春卯秋酉則同服色之所改者黑白赤而上繪下緇則等忠

質文雖異尚而簠豆升降之節均爵富親雖異貴而仁義禮信之施一也豈非文者可革而本者不可革乎子曰商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商繼夏周繼商有改制之名無改制之實革其文不革其本也今夫忠質文之相胥以成治猶寒暑之相代以成歲也有偏勝爾烏可以獨任哉奈何說者離之而指為相殺術耶易曰兌正秋也夫以兌為正秋則震為正春而坎為正冬離為正夏也必矣周書之周月曰四時之成歲春

欽定四庫全書

夏秋冬各有孟仲季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谷雨以至冬三月中氣天地之正不易之道故斗指寅而後謂之春必建巳而後謂之夏此不易之道也今也以冬為春而以夏為秋則四時反易而失其位矣且既曰建丑矣而書始復位則曰三祀十有二月是月不易也曰建亥矣而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是時不易也子丑非春亦明矣謂之年太史歲年以謂之年太史歲年以敬事如也又用先代之懸周正建子而四時之事亦用夏正如此又讀諸法三歲大計群臣使用寅建也如司稼視用子建也昔者顏子淵吾夫子之以帝王之道許之

者也方其發為邦之問也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如乘輅則商之從服則周之從惟至於時則斷俾之行夏識以人事之不可得而革也行夏之時見商政之得天服周之冕周政之得人三者備然後成之以韶樂樂者政之成也昔蘇子問于思曰顏子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商周之異政天因于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行夏也商周革命以應天因改正朔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而世有為歲本之說者乃謂子當夜半則輒屬來日遂以子丑之月屬之來歲蓋亦不知此天事爾夫又烏知日出之二刻半為明聖人本人事而施之哉知夫

欽定四庫全書

此則三正可得而議矣天地化之道蓋自有理人生自寅而成于申地化自丑而畢于辰天施自子而後于子于此又繫矣雖然商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于周周以建子革商正固不可行之于夏秦以刻建此何等時邪其不可行而謂之閏位也宜矣漢室承之不能改至于孝武而始克用夏魏初寅建至其子叡乃建用丑及孫齊芳始復從夏唐至永昌尚猶行子既而用夏上元初載爰復以子又年而復寅紛更膠葛之如此雖然由漢迄今千有餘載惟夏正者卒莫能易豈非

文可革而本者不可革歟紛紛之論夫亦豈知三代之政文變而本不革哉不然三代而下豈予之屑言歟

青陽遺妹

人主有大惑九材者處其四而不材者處其五好貨貪仙悅女色而事四夷此材者之所惑也為游觀喜符瑞好樂便佞而諛佛此不材者之所惑也是九者皆足以喪身亡國而女色為尤急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天下之物好之斯惑之矣小惑易好大惑易性是故攫金者不見市賣逐免者不見泰山而况女色之移情乎艷妃姚姬嫫媧柔撓方其好之窮身究欲以至五情爽越人倫悖謬而不知所為主雖其屋漏隱隱無往不用其至有如當塗之子留心閨室無非肆意得志之所怦怦鞅鞅惟恐不極幽而甚密也當此之時敵國奚求而不得哉譖愆行于尊俎之間鴆毒作于言笑之下日脍月浸夫孰得而知之然則化人而禽自盛而衰孰非是邪昔者孔子用于魯齊景公以犁彌計歸女樂于季

氏而孔子行舟之僑用于號晉獻公以荀息計歸女樂于號公而之僑去由余用于戎內史廖為穆公策遣以女樂二人而由余奔子胥用于吳陶朱公為勾踐策遣以西施鄭旦而子胥死是非神秘之畧也非有駭異之謀也然而四發四中如出一軌良以人之好者不大相遠而德色之心不能兩重故雖大有為之君一蔽于是則從聖如孔子賢若僑余有去而已忠若子胥有死而已尚何道之能行而何謀之能濟哉雖然是特以取小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國爾故有以下大國者矣昔者夏伐岷山岷山以妹喜伐夏商伐有蘇有蘇以妲己伐商周伐褒而褒以妲己伐周晉伐驪而驪以姬氏伐晉故曰三代之亡皆足物也然則鄭武公困于胡人而先妻之女以娛其心然後襲而取之重丘氏苦于青陽而先遺之妹以惑其志然後襲而滅之斯亦秦越人小兒宣轉累效之名方也嗟夫理義之備所以養其心鳥秦之設所以養其形也理義勝者正氣盛而天理行鳥秦勝者血氣滋而人欲熾

人欲熾則好色之心軒天理廢故好德之心輕權輕物重權重物輕此不易之理也三代晉侯既覆于前而吳魯戎號復溺之于後然繼此者代不乏有是何邪亦不剛而已矣剛者天之德而君子之操也終日乾乾自彊不息則凡天下之物有不足以動其心而況于格物之餘乎刑寡妻刑二女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又奚至氣轢萬夫而困躓于一粉黛哉由此語之貞觀之君亦足以豪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貞觀二十年高麗遣美女二太宗謂其使者曰爾其歸告爾主美色人所重也爾之所獻謂美矣吾謂不然爾其歸父母兄弟于本國留其身而忘其親若夫愛其色而傷其心既不取也近日林邑獻鸚鵡鵝為尚解思鄉

辨伯翳非伯益

秦趙宜祖少昊

事有若迂而實先似緩而實急者世次之亂姓氏之失此人倫之所由紊習俗之所由薄也予之紀少昊也既辨玄囂青陽少昊為三人矣復合太史儵老子老萊子以為一既辟仲衍不得為孟虧之弟矣乃復明伯翳不

得為伯益之名若字豈無說邪夫孟虧當夏啟之時而仲行事商大戊豈有同父之兄先已而出于四百載之前者乎伯翳者少昊之後皋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隳歟也然世俱以伯翳為即伯益其謬甚矣予嘗攷之伯翳者嬴姓之祖也書傳嬴姓實出少昊其源甚著非高陽後也鄭子云我祖少昊而鄭語嬴為伯翳之後他記多同中候苗與云陶苗為秦秦陶少昊後也按陳杞世家序舜禹之功臣十有一人云伯翳之後平王封之秦而云垂益變龍其後不知所封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不見也又云皋陶卒封其後于六或在許然後舉益而授之政則伯翳不得為伯益尤顯故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益與伯翳主驅禽獸是則益翳為二人亦有能知之者第太史公于益翳有時而不分所以致後生之繆爾秦本紀云高陽之裔孫女脩生大業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女脩乃高陽之裔女而適少昊之後大業之父者蓋大業之父名不著見而秦趙二家遂以母族而祖顛顛非生人之義也鄭子曰我祖少昊而嬴氏

乃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為得其正班固之徒不知攷此乃直以女脩為男子而系之高陽之後故世遂以伯翳為伯益不復別也抑又稽之伯翳蓋封于費者也足以前大費之稱若夫封大唐者費昌費仲俱其後也而世亦復論更以大費為伯翳之字益可嗤矣且大業者皋陶之父也而史記音義復以皋陶為即大業蓋以史記大業之下無皋陶而失之至世紀書乃直以為高陽生大業又以大業之妻女垂為大業之子而別出女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華之妻名曰扶扶扶始生皋陶皋陶生伯益唐書取而用之此春秋元命苞之說不足實也元命苞云堯為天子季秋下句夢白帝遣以鳥喙子其母曰扶扶升高丘白帝上有雲如虎感之而生皋陶扶扶問之如堯言鳥喙子謂皋陶也

原楚

甚矣焚尸之酷也其禽獸之不若乎夫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存心也以其有禮也孟子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養者盡其事而無媿之謂爾生有養死有葬所以事也子夏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

禮也人之生世豈惟自求飽煖逸樂而已哉生欲以為養死欲以為禮爾今也生無以為養而又離之死無以為禮而又焚之非惟離之又絕之非惟焚之又棄之可謂人乎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夫能養亦難矣而猶未足為孝然則孝者豈惟能養而已哉必有敬焉既不敬復不養既不養復不葬此何理耶曾子曰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喪祭之禮薄則倍死忘生之人衆矣敬惟不棄為謹馬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也敬蓋不棄為謹狗也孔子貧無蓋于其狗死猶與之席聖人之于物亦且致其盡矣父兮鞠我母兮育我而顧生離之至于凍餒而弗之顧比其死也復一舉而焚之撲之湍流微塵漂散示以不返其不及犬馬也遠矣嗟夫焚事戎俗也在昔三代罪至惡逆乃有焚尸所以示凌遲而絕之人類也奈何末代不知其故反狗戎俗舉凌遲惡逆之刑而施其親豈不大可哀耶當試語來殛孕者胎必傷扶生者尸必疚天地之所以使人重其

生也覺昏而夢靈生冥而死神造物之所以使人謹其死也立和表而為神道陳玄典而設偽物敬塗轅馱鼻啤而祝發之勿震勿驚凡所以安神而妥靈者惟恐其少不至斧棺裂柳過者褻魄是所謂安靈耶方其熾焰皮被盡罐筋骸縮胎至有起而蹲者茲禽獸亦不忍而孝子順孫時且為之于汝安乎抑嘗稽之雷公之書炮灸之方一骨一石必曰存性而今熟者晞薪燭燻囊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鼓之務桀其事靡遺餘力父母之一性果復存乎然而愚者卒惑至自喜其能然曰予之能事畢矣反控其故則曰佛者教也彼善為祝而善懺是將生善地也吁一何愚之至此極耶世有導人溺者語人曰我善為祝將俾而為水仙而第溺之母憂而信之乎夫既已離而絕之方且燔不根之故楮以為薦既已焚而棄之方且作無用之蠻語以為祝其果信乎生受離絕之苦死受焚棄之酷而顧區區從事于無有所益之薦祝是之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其不情悖誣也明矣曩予觀于秘

閣閒談有鄭氏張福詮者貴難為雷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死既而讖曰福詮震死亦備苦矣而又且焚不已甚乎予以是知焚事之為死者苦也甚矣可不戒歟易曰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夫欲人之歸厚必自人倫始人倫之切莫若喪祭而顧可為畧耶藏千金之璧者緇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恐不敬况于親乎王喬之仙彼固以為天下玉棺是則人情之不可磨滅者雖天上不廢也且其說曰世尊之死金棺銀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櫛其自奉也蓋若此而顧以焚棄之事待世人乎謂不然矣若曰能遺形乎則波旬之叫哭文殊頓足果遺形乎然則今之為焚事者真禽獸之不若也孝子順孫蓋亦為之却慮而深思邪雖然流俗之為之抑有由矣奉佛事則曰無餘貲而不葬也溺陰陽則又曰無善地而不葬也嘻上世無佛地獄何無末代謂經天堂何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而願佛者何為忠孝既昭三鶴自戾碑誅雖崇無後可守高

緯之父母非不卜宅兆隋文之墓田非不叶吉而反為殃亦可以理曉矣然則世之君子蓋亦為之觀相而節度之乎設棺槨以飲之捐塋原以安之使比化者不暴于外追遠者不失其處而又為之法制以禁其逾期不葬而為佛事說陰陽者其亦庶乎其可矣

原理李二氏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世之謬誤者無氏姓若也非氏姓之無統也由人之好言氏姓者謬誤之也予起路史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得其正矣臯陶之後有嬴氏偃氏以其為理則又有理氏李氏理天理也故天官書云左角為李然則李理二字在古特通爾非有他義也陸佃說禮用云李水之子又水子也可謂正矣仁實也故古以為理官之字管子書云冬李也又云黃帝得后土辨乎北方以為李而呂春秋亦云后土為李又云臯陶為李昔晉文公命李離為李以為臯陶之後是矣是古者理官之理字直為李其義一也傳云一介行李即昭公十三年傳之行李也

社

行李謂使人今世並用周語行理以節送之賈遠曰理史也小人行也而孔荒本亦作季云行李行人之官室公三十人傳行李往來蓋在夏商之代已有此季氏矣

母以為姓迨其孫洪傳諸神仙因謂老子生于李家猶為李姓非也漢屬國侯李翊碑以李氏為出于箕子尤為無所本矣吁後世之妄日益繁矣氏姓不勝誤孰正之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老子化胡說

德經曰日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歸陰分道德為二經其義斯在昔未有知此者唯道君皇帝以僧為德土蓋體之矣夫一性之元湛然虛微曾何有于生死哉其所以生死者出則為生入則為死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生者居其三也死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死者亦居其三也而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者則是一性本生而願不能靜每以物動而自趣于盡者十又處其三也蓋生者居其一而死者處其二也既已十管其九矣而其一置而不顧者是何邪非出生而入死者邪乃不生而死者也是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也佛者之教不出于此矣老子之所以化胡惟此道爾謂之德經事可見矣詳五千文意蓋留積後人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倒食陽干前一陽干為食神後一陽干為倒食互相倒食皆在干十三數以是為為無知者輒諱其事所言生死之徒溺于術矣然釋氏之無知者輒諱其事又從而誣罔之固非毗鱗尸之意釋氏推過去毘婆尸佛而老子者不知出此乃復羣起而較其容儀之盛衰與夫出世之先後以爭之祇見其不能勝爾雖然釋子之無耻豈能誣老哉義媯孔顏之聖且弗免也彼腐儒者既莫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能誦又從而怖之吁釋者所謂造天地經云實感苦蘆下世間號曰女媧學河迦葉號曰老子儒童菩薩號曰丘丘復有清靜法行經云真丹國乃能從化其見侵侮

迦葉往為老子淨光童子往為孔丘又達月明備童往為顏回三弟者出出生其國乃能從之說而特愈曰佛故唐孔子吾師之弟也釋者遂有詆辯論其無忌憚也雖然道家者流亦有記莊王癸巳之歲一陰之口中老聃生佛者嘻事亦善于擬復矣夫天下之事豈有二道老釋之教其初則一而其立教各開戶牖以自為異而末遂至于不相涉爾今陳水縣南七十五里有儒童寺者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遂以孔子寺以孔子謂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過己丑聞闍化胡經書

論恆星不見

語之無所稽妄言也聽之而不審妄信也之和之而弗擇妄隨也佛者曰方摩也之誕也川地震動天夜有天而恆星不見此則妄言者也佛之父為淨飯王母為摩耶夫人摩耶者莫耶也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古今論衡周書異紀云姬周昭王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井泉泛溢宮殿震動而恆星不見五光貫于太微王問太史蘇繇對曰西方有聖人生却後千年其教法來此矣是以世謂孔子書恆星不見者將以為異時之證而傳記悉從之此則妄信者也汲紀年云昭王末年夜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五色光貫于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所引異紀蓋即此爾按春秋在昭王之後夫春秋所書恆星不見乃莊王之十年甲午之歲上去昭王之甲寅有三四十年之差故顧微之吳地記謂佛法之始典籍無聞而亦狗舊以魯莊公之七年夜明恆星不見為佛生之日然恆星之不見乃四月辛卯之夕是歲四月丁亥朔辛卯乃月之五日非八日也是皆不得而牽合者莊公七年乃見莊王之十年故齊王中有周魯二莊親昭夜夢之語通漢書以為癸丑七月十五日託于摩甲午又非甲寅甲寅又後二十年此則腐儒習于妄說屬意牽合而不知所致者蓋釋之徒欲覓老子化胡之說故推而上之知所致者蓋釋者又不能以其道勝復為指曰老子以高王陽甲庚申之歲降于玄妙之胎紛紜誕妄不可殫紀使知退之弟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之語則必嗟乎川地震動天夜有光而恆星不見不為此妄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星隕如雨變有大于斯者乎傳曰 臣 備言其多既隕而後雨皆非夫晝星不見則見是夕無雲及雨矣故復孔子非雨也春秋不修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而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隨者之談經如此方三川之震于幽王之時也伯陽甫以為周亡之證厥後果然春秋外傳而歷攷前代天夜有光漢成帝元延元年魯穆帝永和十年皆為歲星亂權宋元

嘉十一年張祚元恒星不見古曰主不嚴法度清又云天子失政諸侯篡橫國亡

之象陳太建五年九月晦恒星不見漢永始元元年皆不以大亂凶年

大始四年乙未皆西流太康九年八月壬子宋元嘉二十

十年三月乙未皆北行至晚不可計又二十四年正月

十二日月乙未廣德二年二月丙寅中元九年八月癸丑

及十二年十一月天祐二年三月甲辰長興元年

九月辛酉皆亂世之兆以春秋言之前乎此則五國連

亦以五侯擅權王莽篡祚自此而後皆非佳事况諸祿叢

還晉梁尤多蓋皆佛氏浸昌之應皆非佳事况諸祿叢

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此變而生固非家庭之令器矧

復年庚日甲無一者可合邪然倡之者皆以為實勃

又從而神之茲非妄隨者邪或曰安知非昭王時乎曰

以春秋所書在四月辛卯故遂誤以為八月爾古今占

鏡云莊王九年四月八日巳失不致而杜預更以為七

日豈自以為長曆而自移之邪又按高僧傳世說宋書劉

曰傳皆以為四月八日為佛生日而歲時記乃以四月八

日為彌勒生二月八日為釋迦生信捨之家庭八月八

日齊香花連城謂之行城故唐陽記梁典有四月八日行

城樂而阿那含經謂是日當行年之戒云二月者蓋

以周正而記者妄別之爾故言佛年十九以四月八日

出家之日又未起經云二月八日踰城出家則此八月特

家之日而老始生之日也再按春秋恒星不見後百十

五年而老始生而有十五年而孔始生妄者不知後百

此求以相先故一意推而上之爾于通曰三教可合為一

既曰三教則孔老釋迦之生必不異時而佛決不以恒

星不見時生三教鼎立何有異代傳記之言誠不足惑

然佛教必出于老者也抑又言之恒星之不見雖非必

佛之生然稽其變知亦為後來之有佛也謂孔子為有

為書之庸有之矣劉向曰夜中中國也其子欽曰夜象

夷狄夫欽向雖說異同而其言俱理何則聖人不識夷

狄因其有弊而中國蒙其弊則著之佛之為中國弊也

篤矣三代之時闢譏而不征凡奇伎奇器怪迹孟行者

皆不得進于城門之內慮其搖民蕩衆而之能出也

彼佛之教固非三代而下有也三五之時固已有是人

矣農門荷篠何代無有第先王之道充滿乎天下天下

之人厥有恒性而彼之偏習無自入三代而下四體虛

羸方切畏戒而且不知守此邪風戾氣所以得長驅而

入之方莊列之出也佛之教將出矣孔子知之而莊列

不知也觀微子之篇則見聖人之所以憂之者矣三代

之際每切譏禁豈苟爾邪及後之世不惟撤其譏禁而

從之又延之柵內而盡室以聽之矣二千年間其醜精

破膽以至于死者不知幾千百億而猶以為得邪夫狂

者東走逐狂者亦東走迷者赴水拯迷者亦赴水此未

為失也其所往同而其所以往則異也今也見狂者之

走亦竭屢而效之觀迷者之赴水亦祿禴而從之其狂

迷亦甚矣豈不哀哉

佛之名

學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釋名曰變佛也言掌

引佛戾以制馬也故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

勿佛佛者撓戾而不從之言也觀佛制字以一弓從兩

矢豈不拂哉語曰從諫勿拂是輔拂之拂亦作□□義

可見矣佛曰吾之道佛子于人也人曰彼之道佛于我

者也人固以此而名之佛固以此而自名其所謂佛如

此而已而庸人事佛欲以崇之而不得其嘉號則轉其

義以從嘉釋曰佛者覺也噫謂佛為覺亦不知所以覺

矣梁武以佛有特音始特音為佛後始經

史備之非也宋于京既于國語音義正之雖然世俗

之所以尊之可謂至矣然皆欲尊之而不知其所以尊

之者予請得以大其說而遂解之曰滿世之人皆莫能

譽佛欲夸其事我則能言之矣瑞應本起因果之經皆

所以說佛者也胡不揚孔子中備經之言以附之乎中

備經曰觀夫震爻之動則知有佛矣又胡不舉列禦寇

所記商太宰問孔子之語以譽之乎其為說曰太宰見

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豈敢博學多識者也

三王聖者歟曰善任知勇者聖則丘弗知五帝聖者歟

曰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三皇聖者歟曰善任因時

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孔子動容

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

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矣弗知

真為聖歟真不聖歟是則非佛也邪中備經列禦寇之

說吾不知真孔子之說歟非孔子之說歟然說如是則

三皇五帝俱不足以方其聖矣是則佛者不亦危然甚

大矣乎然則世之人其亦有能如是而譽之乎吾故曰

世之人皆莫能譽佛欲夸其事我則能為之言矣將譽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佛者請參之台之說

佛之俗 長中富貴

浮屠之為教所可惡者尤惡于以利言也夫人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欲存而惡亡欲安而惡危欲富而惡貧欲佚而惡勞欲壽而惡夭何哉物重故爾聖人忘生不留于物自非聖人未有能免此者是故貧者莫不欲富也而處富者更憂其復貧賤者莫不欲貴也而處貴者更憂其復賤危者咸欲安也而已安者未嘗不惡其復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危生者皆欲壽也而既壽者未嘗不惡其復死欲之既至牢不可解而為佛者乃為姦偽以中其情曰吾能生之安之富之貴之不惟是也而修吾事者則富弗復貧貴弗復賤而安且壽者弗復病且死也雖斷無是而世之愚莫不惑而奔之至于截髮掛缸煉腕釘髀賤身祈嗣棄子禳灾靡所不至而莫之禦也甚至在上之賢不知孔子所以長守富貴之道而時且為之然貧與賤病與死卒有時而不得離則亦不知以彼為非也彼姦偽

記天竺等事藥可見矣顧豈若今之詭誕哉或曰子何釋之議惟不視其書則已矣程子有云佛書直不必觀觀必入之矣是則不然不觀其書此程子一人事也今有道德者擲埴而示曰足之下寶窖也然後過者梃足莫不徘徊觀夫窖之得也知其罔者必發掘明告之而後來者不惑懷恐其入而止之則自亦不明其窖之真有人無也人滋不信矣故予為之發其虛窖以諭之則人心庶乎其正矣嗟乎堯孔之教立之如登天浮屠之人壞之如燎毛因循苟且此天下之至大患也庸人之所喜而聖人之所憂焉者也庸情之徒易以誑惑而況樂因循而彼且與其因循安苟且而彼且誨之苟且此其教之所以易與而不可返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終日乾乾天行也未聞以因循苟且為之德也障百川迴狂瀾君子曷動心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道以異端而明

者度知貧與賤病與死之不可免則其伎有時而遂敗于是又為不可勘之說以欺曰西方有極樂世界焉修吾事者死將得金地以處也雖斷亦無是而愚者信之愈益固則亦以其無從質故也夫舍衛諸國臣服天竺雪山鸞嶺驛使常至夜叉落剎本乃三國而炮烙地獄正本自阿育王金剛舍利琉璃碼瑙第如華之產鐵而青獅白象囊佗孔雀正猶華之畜乘斷刀破械解驢吐火皆本幻術而剪髮費耳吹蠶擊鉞俱其習俗本然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豈異端之所能昏哉浮雲翳日月何嘗昏其所以為月者者常存惟決其翳而月愈清異端害道道何嘗昏其所以為道者常在惟去其害而道愈明爾道以異端而昏亦以異端而明也佛老孔氏之道端大不同矣而世之人每惑而不能判者惟不知其所異爾其所以不知其異者由其不能合見故也不合其見安明其異不明其異鳥識其尊此聖人之道所以至今為不明歟泌請獻其所以異夫老言命佛言性而孔氏則兼陳乎性命老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惑人曾不之知乃類推而歸之不可致知之神其淺鄙者又倡而為詭怪之說殊可詆笑按晉宋浮屠記云臨倪國王生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那邪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若青絲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產從左脇出生而有鬢能行七步如此而已洎漢哀時景匿受大月氏使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其所載者正與老子相出入蓋昔老子西游出關過于天竺教胡人為浮屠厥後其徒更相推譽流傳而失實爾諸如法顯道安輩所

說生佛說死而孔氏則兼明乎生死老修道佛修德而孔氏則合道德而修之茲其所以大不同也雖然老之于性非不言也而以命為之重於德非不修也而以道為之本佛者則不然惟知性之為急而無俟於命知德之為尚而不契于道其所以違于道命者亦徒不知下學之義與夫窮理而已矣若老子者非惟恭篤禮信治國有道而兵戎之事尤所致意博愛之方既已異于彼矣至于孔子則天地功深生人道備何特生死性命之

一端邪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害道在所
攻矣而聖人且不之攻者非不之攻也攻之則害有甚
也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彼之道可與行邪吾固不得而
不責今既知其不韙則不應與之矣乃奮而與之較既
以為異端則不應進之矣乃引而與之列虎兕出于柙
而牛羊殞于陸矣然後從而仇之是誰之過歟嗟乎佛
之為吾道害也久矣昔之大賢莫不欲去之也然迄莫
去之者睨者又從而挽之也王子曰吾乃今知三教可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合為一柳子又曰其言往往與易論語合夫將取其不
合而辨之是與而較之矣夫既引而與之列而三之是
誘而進之矣豈非攻之則斯害也邪學者之大患莫大
于不識易而妄言王子曰大易之妙盡在佛書此宗元
之憤憤也更引之邪今夫蚩氓稚子見弄木虎者驚喜
嘆訝且畏且愛歸而誇于鄰之嫂逾年未已而乃不知
彼真虎者耽耽蹲伏深林之中神色不動宛不異狗第
人不可得而即之然則庸人之要佛者亦蚩氓稚子之

愛木虎者以其可即而弄之爾二子之說予將置之邪
則恐世之人以為真而莫之識辨之邪則復慮若等惑
之之深而反見誹以貽斯害之灾雖然猶不得不畧
正之大抵天下之事大過則反傷理之常也真君之坑
沙門毀像事至與安而復建德之毀經像還僧道至大
象而復及會昌之撤寺宗民僧尼至大中而復夫亦豈
知易道之變通哉曰然則終不可攻邪曰正其義不憂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三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鴻
編修臣裴謙覆勅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任構文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三十五

宋 羅泌 撰

發揮四

九合諸侯

事不白則教不成齊侯之為會十有五云九合者在葵
丘之會言之也淮之會固出其後而貫毅之舉又非
其盛者乃若兵車之會則有之矣莊之十四年伐宋二
十八年救鄭僖之元年救邢四年侵陳蔡六年伐鄭與
十五年之救徐首止之役定王世子所謂一匡天下者
也說春秋曰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而未始
歎盟兵車之會四而未嘗大戰是信厚而愛民也仁其
仁者如其仁之謂言如其所成就是以仲之仁爾者晉
平公問于叔向曰齊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豈君之力
乎臣之力邪對曰譬之衣然管仲制裁之隰朋削縫之
窟胥無純緣之辯子曰窟胥無君舉而服之爾臣之力
也師曠倚瑟笑之平公問焉一云齊對曰凡為人臣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庖宰之于味也管仲斷割而隰朋熬煎之賓胥無齊和之爰進之君君不食誰其強之臣何力之有焉且君譬壤地臣草木也必壤地美而後草木碩是以君之力也九合諸侯齊桓之盛舉也而夫子以為仲之力者蓋以為齊桓者正當上佐天子恢王綱纂舊服顧乃區區合諸侯以勤王是特小相一卿之事故也嗟夫詩于衛存木瓜于秦取渭陽所以訓齊魯之美也而桓文不存焉管仲霸者之佐也匹之伊尹其器業正小矣而孔子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哉當其解桎梏堂阜而致位乎上卿則慕之理舉賢能立四民而制軌里却子華之計信曹沫之盟幹山海責包茅安衛文而攘戎翟其功業固可尚矣佛者之事視管仲之功孰愈哉夫不試乎冬之寒者不知夫春之煥不睇夫本之正者不竟夫末之靡揖遜救焚誦詩拯溺揖遜誦詩固雅事然亦何補于焚溺哉晨門荷蓀不無用于世顧亦奚用于世耶篤信明義崇德報功吾固不以為

責歸馬放牛囹圄空虛此輩之所能歟約法三章外戶不閉此輩之所能歟拾桑麻任穗彘乘五穀而嘍海錯語人曰彼以世間法我以出世間法吾見其大言之相悞也

佛事太盛速天譴

俗人不可以為大臣而俗士不可以為史杞用夷禮春秋惡之謝靈運蕭瑀王縉之徒合爪殿庭膜拜廊廡此何為者耶夫為胡事乎朝著之間而羞惡之不知可謂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大臣歟梁武不道捨身同泰寺為僧奴百官僚隸傾庫藏以贖歸之俄而閃電霹靂風雲冥晦焚毀其寺浮圖堂宇一夕蕩然及再捨身光嚴禪室而重雲殿浮仙花生忽皆震動三日時以為瑞而識者因以季龍之事方之同泰佛閣七層寶飾大同十載震火畧盡更造未半景亂尋起此則上天明譴顯戒可以見矣當時史氏雖能紀其捨身之謬至于天戒之事則黜不錄豈非史官俗士怖于佛者一時妄福之說而沒之邪唐武后為薛

懷義起功德之堂明堂比也其崇千尺佛像之隆度九百尺一準之偉逾于千斛之舟小指之間匝十數輩偽圖血像頭度二百尺所觀者溢郭士女爭施俄而火起像室延于明堂以及寶庫飛烟突漢鐵律涇尺半夕之間不遺片拊風裂血像分飛數百然則非理之事豈釋迦本意哉在昔大順二年七月癸丑汴之相國寺火是夕大雨震電有物類毳塊而赤轉于門譙藤網之間周而火作頃之赤塊北飛又宛轉于佛閣之藤網之間亦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既周而火作既乃大霆平地數尺而火勢益甚延及民三日不息而所謂日月隱檐樞者亦且燼矣詳觀歷代若此者殆不勝記是則佛者果不能達理為之福矣蕭做嘗言佛者可以悟取非可迹求寶柱煥爛珠璣的皪此敬則所謂神怨人怒禍積患生者也奈何愚俗不知出此乃更崇侈至于菲葑蕘養以爭趨而佞奉之金碧翬飛過于玉闕鎔金銷翠單困民用由此語之免禍幸矣何福之為予憫夫世之士者為其誘惑流通而莫之

止也故表而出之以為炯鑑梁武事或見之僉載隋志亦稍及之明堂大順之事亦微見唐志云

益為朕虞

佛氏戒

或曰墨氏兼愛何不思之甚也墨氏安能兼愛哉先王之時鴻水乎矣民粒食矣又從而教之墨者能之乎蚩尤乎矣管蔡定矣又從而富之墨者能之乎夫害已去難已平其愛之亦至矣亦可已矣而又富之又教之先王之心仁民而愛物者其有既乎吾知墨者之無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非無是也實不能也非徒不能也實不知仁之方也不知其仁而徒曰吾能兼愛何從而兼之不能仁民而惟以戒難犬護螻蟻為之兼愛一何淺邪吁是特妾婢傳媪修小廉以惑衆者先王之戒殺不如是也夫畜者未有不殺而其所不殺者非畜也試以一劇之郡言之蠱屯螿蟹戶輒數萬孰不難孰不狗而孰有不殺之難狗哉彼墨氏者其亦果能戒之邪是以先王惟制禮以節之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

忍食其肉是故足逆不適于庖厨而魚肉不及于廟闕豈其不之戒哉其所以戒之亦有道矣郊社特牲宗廟特牛而神得其饗矣七十二膳八十常珍而親得以養矣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取麇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而後天下之畜無妄殺也爰復設之虞衡之官按其生育之時行山林禁澤梁以及乎其可生者大寒降土墊發水虞于是講罟罾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于是禁罝羅獵魚鼈以為夏禱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禁罝羅設罟罾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仲春之祀用犧牲而季春之月置罝羅網畢罾之具俱不得出于九門之外豺不祭獸不以畋獵獾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擊不出畢羅昆蟲未蟄不以火畋不探穀不射宿不濫淵不巢覆不成禽不獸不中殺不粥債毋殺孩蟲毋食雛鬻鱗不尺不取彘不葑不殺

不剝胎不髮□不成毛不登庖毋麇毋麀不卵不蹊蚘蜂窠糞各有常禁而物不失其性矣時方長養則野虞禁止其斬伐未至黃落則斧斤不入乎山林毋殺毋藥毋絕華萼不風不暴不以行火而恩被于動植矣此則先王博愛之實也故曰虞氏之恩被于動植是真被于動植者也豈若彼之假仁義而繆設虛言也邪魏正光求幣藏空竭于是有司請損百官蕃客廩食肉之三一歲終計省百五十有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唐世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五九月格刑屠禁采捕月率十日斷宰割是不過緩死爾賣狍雉肉饌狩還筵茲固有善于彼假之不已烏知其非有哉雖然予之所以尤病焉者二喪壞先王之風俗其害固已急而靡兵之氣厥禍為尤大夫世不能無暴亂也是故立之兵以禁御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所不能去也非惟聖人不能去之雖天亦不能去之惟不能去是故必立之威威立而暴亂止矣威之不立則將無以御暴而適求侮古者婦人不入軍中凡以其靡兵

之氣而將無以示威也噉欲谷曰寺刹之法教人柔弱非用武之道不可衆置語罷伽曰突厥人寒而皆習武唐兵雖多無所施用凡以是也厥今佛者其靡兵之氣也甚矣士有壹為其說輒威索體解而不可用然則予之所以病焉者是非惜乎兵也惜其兵氣之靡而天下之禍起也昔者黃帝之初志于求仙愛民而不戰于是四帝共起而謀之然而黃帝克自悔禍擇兵稱旅以威不軌而後天下始復定夫以黃帝之明且聖猶幾不免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而況于不黃帝者乎明皇之始賢人佐職事無不舉納姚崇之議削中宗之偽濫者萬二千數是以天下太平海內充富奈何帝以中人之性不能保之于是終天寶之末廣鑄金龜度僧造寺舍前日照昭已效而甘心乎未來昏昏虛妄之說于是祿山之亂乘弊而起陵遲播蕩幾于不振黃金之像不可以助威福縮龜之流不足以應凶虜而生靈挺血之禍已徧于寰宇矣故凡言不殺者是必馴致于大殺而後已此齊梁之殺伐之禍所

以尤毒于戰國者兵氣靡而威不立也吾不知齊梁君臣奉佛尊經與夫護戒禽蟲之惠可以贖其蔑威致寇棄師劫國之寃也邪吾故曰使佛者能去其君臣而治絕其兵武而安則其教無不可立也予見學者不知先王之道大而受佛者之毆皆以為佛道廣大而能兼愛故因先王虞衡之意而備說之益將以廣其見

辨四皓

揚雄曰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代之所謂四皓者園公一綺里季二夏黃公三角里先生四也遭秦苛政避地商之藍田山中漢高招之以皇帝善嬖士不至迄帝為戚姬故欲易太子高后以留侯計致之太子以定四老人之力也既去弗復見後俱塋于安陵太白所謂蕪沒四墳連者百姓義而祠之今京兆藍田軹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及上落商東嶺俱有祠廟或云為秦博士世亂乃隱故園稱陳留風俗傳云園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之起禮聘不就惠帝立以為司徒園公者園公也其本園

姓而崔其所贊亦謂四皓為秦博士然質之傳四皓當
秦在時已入商洛深山不見其為博士且漢世無司徒
元壽二年始置大司徒公亦何自為之此稱繆也雖然
四皓之名言者不一如園公在史記以來漢書法言諸
所記載俱作園公洽聞記作郭園公贊與仙傳拾遺又
以為東園公角里先生在孔安國秘記及漢紀仙傳作
角蠡而魏子作祿里是特音相假耳角有音祿故禮大
為祿顯達云聲相近顧野王切敎字為所角翻知昔人
直作象音世不能明安有從刀從人之分項太祖皇帝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問崔僅係以李覺奏四皓一先生姓或云用加人或云
加崔對曰臣聞刀用為角一夕一人俱不成字此亦據
陳留志李匡文
辨之僅係誤也 至綺里季之與夏黃公則畢文簡特以
綺里季夏為一黃公為一蓋以逸少淵明子美有黃綺
之語非也按仙傳拾遺云綺里季東園公角里先生夏
黃公與張良為雲霞之友間二子而言之而夏黃公在
崔氏譜老子中經皆謂之夏里黃公則不得云綺里季
夏矣又元和姓纂亦有夏里綺里祿里三姓夏里云出
四皓河內軹人則文簡之說正為失之往歲商於人有

得四皓神胙機者乃有綺里季與角里之神坐則夏黃
公之自為名益可知也神胙刺更有園公神坐及園公
神坐機字正作園而顏師古正俗引園稱之自叙亦云
園公之後則知園之為正抑復攷之四皓姓諱有大異
者在陳留志則園公名庚而字宣明襄邑人始居園中
因號園公或云姓園名乘與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
里黃公為友乘庚字轉是亦稱園公爾故風俗通云四
皓園公本亦園者夏里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
居夏里爰號夏里黃公姓崔譜而角里先生則係秦伯
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謂之霸上先生角里亦其
號爾淵明亦嘗引此則非不知黃綺之實者四皓之刻
始見于黃伯思董道繼見隸纂為不誤也三輔舊事玄
惠帝為四皓作碑于隱所則知神胙機俱當時所刻者
或云園公姓韋韋口聲也園口意也殆度辭云云風俗通
云園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也從園表聲今市
語韋氏為園家

稷契攷

天下之同者不必異而異者不必同聖人之于人苟可
以傳者不求同而矜異也堯契棄之為譽子明矣而諸
儒皆疑之以為契棄既皆堯弟堯在位百年則皆百餘
歲矣豈有堯在位如是之久有賢弟不能用至舜且未
死方舉而用之乎仁人君子固未有遺其昆弟而為國
者是好異而求同之過也即按內傳史克之言高辛氏
有才子八人時謂八元舜舉而用之杜預謂為高辛之
裔稷契之倫而張融孔穎達等以為稷契皆在其中謂
去聖遠信其言為高辛之裔非高辛之子且信緯書之
次謂譽傳十世堯及稷契皆不得為譽子亦不得為兄
弟識氏亦疑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帝譽之子因謂
其父微故不著名且其母有城闕避與宗婦三人同
浴于川方為道卯而孕之則子觀堯之繼孽也契棄既
非譽之妃不知浴川之妄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皆已用之矣傳稱堯以契為司徒棄為農師及得舜為
司徒然後以契為司馬則堯非不用之也王允每言稷
而佚氏書及呂春秋皆云堯使棄為田按田乃古農准
而南子云堯之治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稷為
大田師乃按褚生叙孔子語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

有湯也命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堯禹嘗不用之哉特
至舜始大任焉故太史公以為堯皆舉用而未有分職
傳記之說畧可見矣惟于書無聞爾夫書于堯最為粗
畧官司制度禮樂刑賞咸無見焉在位百年所得而
知者惟分命羲和異絲試舜數事而已及舜受禪則復
以契為司徒棄為后稷又其官任皆出申命則是因乎
堯之舊者况復推用皆在歷試之年則固堯為政也甫
刑云三后邠功茲正堯之所命然則稷契之任堯朝端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不疑矣或者又曰詩言藺晉惟言從帝詩美后稷惟稱
姜嫄曾不及譽劉向叙列女傳履迹吞乙之事俱當堯
代而傳記藺晉乃謂有城之佚女則姜嫄果為帝譽後
十世之妃吹求微類以疑其所自者是不然世本大戴
之書言昔帝譽十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為周
周人既上推后稷為譽子矣何所疑邪曹植贊嫄狄云
為王帝摯之崩承天綱鄭氏箋謂始疑于緯遂以姜
嫄為譽後十世之妃然注禮禮弓則又用帝系之文亦
自異昔有城氏有二女長曰東迷次曰建庇東迷為譽

次妃是為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譽何宜乙鳥致貽女何喜又云高辛之靈盛今遺乙鳥而致貽夫古書之

存者惟屈原莊周韓非管子山海經為可質其言簡翟未嘗不及于譽何嘗有十世之說哉貽一作貽古貽貽貽我三魚嘻譌漢而來學者之談商頌鮮不謂是稷契無父

而生先儒張夫子王逸之流且猶惑之鄉非褚先生孰能知其神不能成須人而生也邪夫以嫫媿信在堯朝

則亦信似無歸之子果為佚女抑何從祀于禖宮哉

欽定四庫全書

皆閑美也與妹同織緯之言信亦謬矣如言五帝三皇

之辨若數千里之外豈皇王之祀后而率彼曠野者又

其所叙之迹皆有似淫奔之事斯所以為難信歟

學

者之學正不可爾僻又可貴詳于經乎彼其猜之予故

辨之細

周世攷

禹為夏契之後為商而稷之後為周夏十七世商三十

世蓋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

之時稽之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次僅是然是叙

乘后稷十有五世而至文王中間乃闕夏商二代所較

者三十餘世踈脫甚矣夫由堯帝至周文王千一百有

餘載而其世云十五豈人情也哉嘗竊致之信書不窳

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蓋當周家十葉

之間故左氏云文武不先不窳而外傳乃謂夏氏之衰

不窳始失官守妻敬亦言周自后稷封郤積德累仁十

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

君桀之時蓋所謂夏之衰者尤不當出乎履癸之前然

而說者無謂太康之世曷不諦之如是邪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以為稷之曾孫而康成遂謂與太康並世安矣傳云大王釐父去公劉二百餘歲則其去文王也四百餘年蓋當仲丁外壬之時云爰復詳之夏氏之書記帝王之世

者夫亦知夫所謂興者有非文王而不正為公劉也邪

即稽世本不窳而下至于季歷猶一十有七世矣一十

五世而得遽而盡之哉甚矣系牒之難理也

夢齡妄竹書

六經之書惟禮記雜而多妄夢齡之事殆同讎緯之言

前哲多非之而心疑其說予嘗攷之信書武王之壽鳥

有所壽九十三邪且以武王少文王之四歲文王崩服

未終而伐紂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相出入才七年

是文王七歲而生武王也况復武王乃文王之次子則

伯邑考父之生也文王年才四五爾此其必不然一也

外紀注文王十二而冠十三生伯邑考引左氏冠而生

子之文大姜按文王九年大統未集武王欲繼志伐商

故不政元十一年伐紂乃武之三年十三年乃武之五

年也克商二年而崩世紀紹運圖云武王七年蓋計大

誓十三年之文自前九年至十三年

為五年也伯考乃文王之嫡孫也且以武王之崩成王

方居祿祿豈有九十之年不見嗣息踰于衰耄而始生

育者乎夫聖人之異于人者智識爾其精華數至則與

衆無以異此其必不然二也按致周公襁抱孺子以朝諸侯其事為核鄭志乃謂

武王崩三年周公始避居東時成王年已十三居東二

年一皆妄也夫公孫不遇一七歲子竊致成王年已二十

而尚齊探者我公之歸成王年已志學豈後侯公之攝

攝七年哉真源賦云武王之崩太子始生是為成王周公

屬慮疾子才國危大臣未附公于此時正患天下之事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勝以侯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

而成之乎未可知也

別有說徐鉉謂古無此齡字若有之或云王不應不達而云西方有九

竹書乃魯太康二年魏人不準盜發魏安釐家所得古書也綽有事實惟其舛駁不純世頗疑焉抑載攷其尚父致師周師自誓至于罷兵與武王徵九牧史佚典九鼎若度邑等事俱見史遷周紀美男破舌縵奈何等語明引于戰國短長太子魯等事見于王符著論而少昊之証備于張衡之集則知漢世其書猶在而人罕有傳者子華子曰吾之君歸采于周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而今程典猶見其書蓋盡出後世哉班固志書古今書外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以為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文尤爾雅非漢人所為也

魯用王者禮樂

明堂位

士之不學古我知之矣智者不屑于稽而昧者不知其所以稽也魯侯爵也而設兩觀作五門備六官而勝三國立太廟建明堂乘大輅載弧獨旆十有二梳日月之章季夏禘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專用犧象山畚俎用

稅巖鬱用黃目灌用玉瓚大主薦用玉豆彫篚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散璧角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千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襦而舞大夏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而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夫人薦籩豆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大雩帝夏禴冬蒸春祠秋嘗而遂大蜡復廟重檐扃楹達鄉崇坿出尊康圭疏屏木鐸振朝玄典和表納四夷之樂于太廟此何為者邪求之先覺則皆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保之以踐祚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制禮作樂頌度量而天下服七年歸政成王尊周公故賜之以天子之禮樂以廣魯于天下有人臣不能為之功則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明堂位之說曰昔者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于天下賜以上公七百里加之四等之上使兼十四附庸而用天子禮樂吁是有乎天下有達道不可得而易仁義禮信士之所當為孝者人子之所當為而忠者人臣之所當為也是故事親若曾子而所君若周公者可也臣為忠子為孝豈有過外而臣子

所不能為之事哉世道衰教不明于天下而忠孝之等少是故一有獨行則指之為分外于是始有冒數濫典越禮樂而不知所為怪學士大夫習于亂說不果決擇則又從而申之豈識先王之意哉禮天子禘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侯而祭天惟王者後此不刊之典也非天子非王後魯帝郊天抑何典邪禘者帝之禮也是故不王不禘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則魯顧以享帝為宜而不知其非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太廟天子之廟明堂王者之堂也而顧用之其合矣乎季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曾子且不忍以季孫之菁斃公而以王禮筮于汝安乎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管仲齊侯之周公也而莖之以侯禮三歸反坫聖人猶切辭之以王者之制而魯用之然則三家以雅徹舞八佾旅泰山而禘僖祖厥有由矣

傳曰大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夫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天子有事焉于其君而于十紜及其高祖諸侯有事焉于天子而神其祖之所自出此周之未遠非太平制名器正上下之分也

公侯之地百里

伯七十里此周公之制也天下不敢不守而公十兼之是為法而自棄之也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魯為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里于百里猶曰儉則周公固未嘗越其制也董子之說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然則仲舒亦以為成王之與之矣是不然禮之有天子諸侯自伏羲以來未之改也成王周之顯王也蓋亦謹于禮矣而且亂之則成王其惡矣此劉原父所以謂使魯郊者必周而非成王蓋平王以下固亦未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悉爾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所墨翟之學魯用之郊正亦始于此矣夫魯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荆人請大號者周人不許荆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矣兩觀大輅萬舞冕璪有不于茲乎使成王已與魯則惠公不請矣惠公之請由平王世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之郊豈所以尊公哉

呂氏春秋以為桓王使史角往非也桓王立于隱公之四年蓋平王

云

明堂位或者疑為戰國妄士僭君分謗之所為書其為言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以為有道之國夫桓公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禮之國夫桓公獄隱而自立矣共仲殺子般弑閔公而立僖公襄仲殺太子惡而立宣公則君臣嘗相殺矣齊僖公立煬宮從祀宣公丹楹刻楹而致夫人不告朔娶同姓而大夫宗婦覲用幣則禮嘗變矣萬仲子之宮鐸襄仲之卒則樂嘗變矣伐莒獻俘用人亳社則刑又嘗變矣兵甲作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賦用則法非不變也初稅畝合中軍則政非不變也祠爰居鼓大水矢魚而觀社則俗又非不變也未嘗之言殆誣魯者而予未嘗疑之矣飽思厭索然後知非夫子不能作夫魯之作無禮非一節矣顧未嘗不以成王周公為解當時之臣蓋亦有知之矣是故書也設以明堂之位而繼之以其所僭中之以三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而後結之以未嘗相變相殺之語其貶薄之意亦深矣出游于觀固所以甚歎魯禮運禮器傳記之言豈蚩

儉之嚶語哉魚目猶疑宜攷信于大傳

獲麟解

魯哀公十三年冬春秋書有星孛于東方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絕筆歸愚子曰盛哉聖人之言也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春秋不作天下何由知有東周乎春秋之為書予既已知之矣始何為而書魯隱乎為東周而設也終何為而筆獲麟乎為東周而設也周自后稷公劉積功累仁八百年而王業成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勤王家其辛苦艱難可謂至矣文武不幸以幽繼厲顛覆宗周幾于不臘平王之立周室東遷是歲秦始列為命侯受西周之故都方平王之東轂天下之人引領以期其中興至隱公之元年平王在位四十有九年矣論其數則過矣攷其時則以矣而竟不能西歸諸侯僭大夫強禮樂刑政寢尋靡廢而不可復故孔子作春秋于

文王之詩列于二雅其政惟可見矣秦稷流于國風仲尼何容心哉命者天子之所制者也成之于蔡康之于畢穆王之于君牙皆一出而下敬命至于平王制命于申天下莫知有周也當其蒙犯跋块一命文侯而遽有弓矢之貽由是征伐自諸侯出秦離敵復雅渠可得邪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隱公立三年而平王崩聖人之意不難見也自是以降生民卒癘童亂皆知無復春秋未作時矣下及正沔日以陵遲三十有八年有星孛于東方明年而西狩獲麟文之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年有星孛入於北斗昭之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春秋之書字皆辰次此何為而東之邪桓之四年公狩于郎莊之四年公狩于禚春秋之書狩皆地名此何為而西之邪且之二者繼書而終聖人之意我不敢知也昔者成王定鼎郊廓以為東都至平王遂居之曰東周孝王封非子秦亭以為西垂大夫地故堯典之西也東遷之元年秦始皇大逐犬戎祠西時號曰西秦而東西自此

分矣曰東曰西時之所知聖人之意我不敢知也春秋之為書法不諦麟曷為而書哉以出非其時為聖人之應乎則聖人之著述豈自為邪聖人之意實不在于是邪夫麟王者之嘉瑞也字彗所以除舊而布新者也除舊于東而西獲其麟此聖人所以反袂拭面泣涕沾袍遂放筆而稱吾道窮嗚呼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奈何腐爛之儒為之說曰聖人之所以聖非淫巫瞽史若也何滑稽焉惟未來災異之推邪是不然夫推言禍福以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搖人惑衆者類淫巫瞽史之為聖人固不為也至于感而遂通遂知來物是乃聖人之餘事而興亡治亂者聖人之至切者也奚為而不感邪若昔柱史儻之如秦也語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別別五百歲而復合合十四年而霸王出位出尾箕之際經大微掃東并大史張孟亦告圉堅謂不一紀燕其有秦後二十歲代且滅燕是則先時之告也不然書者帝王之典而秦誓諸侯之書也書何為而終之悔過自誓我不敢知予迷路史既及

春秋之所以始終感麟出之非時作麟說

或曰夫子之解獲麟辭則微矣而謂孔子知秦之必繼周者則似不然使孔子知繼周者在秦則於周身之防宜無不知者矣然一出而圍于匡拔木于宋窮于陳蔡削迹于衛奔走乎一十二國役役以終其身是則今之不知命者然也命且弗知而尚奚秦之知曰不然惟其知之此其所以然也問者或曰是何夫子之給誑我也世固未有知禍弗避而故即之者曰謂禍可避此中人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以下者也聖人知禍之弗可違也故必身從艱棘以晒其致匪自己而猶或可謙也若以今之不知命者為之則必敗于匡必蔽于宋不蹶于衛必勃繆于陳蔡矣代之人以顏淵陋巷自樂而無跌踣為勝于孔子正是見也昔唐鄭虔之為學也有自滄州來師者曰鄭相如嘗謂虔曰孔子稱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豈惟孔子僕亦知之因言天寶之末當有大亂而先生當污于賊惟守節宜可免齊柳世隆一日目典籤季黨索高齒履筆于

廉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曰永明之元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齋亦于此既矣厥後皆如其言夫以相如世隆之說不謬則知孔子知秦之繼周也審矣唐盧齊卿之方幼也嘗訊來詳于孫思邈思邈告以後五十年位登方伯而吾孫為屬而張燦熾之告蕭儼亦謂繼此二載官掌武于東宮及免而厄于三尺土下六十一而刺滿十月晦而祿竭厥後思邈之孫孫浦始生逮齊卿刺徐而浦丞于蕭儼後亦以失職塌于高麗土窟者六年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六十有一刺蒲而卒事之契言皆不違其畧夫以齊卿若儼一介人臣而猶災祥之不可移如此况國之大事乎夫書始于堯始于舜不終於秦終於周世不知也方孔子之自齊反也攝魯相事齊景公患之于是內犁鉏之計歸女樂于季氏而孔子行始也適衛既而靈公並載南子招搖都市于是趣宋適鄭如陳會晉楚侵陳爰過于蒲蒲人止之乃復適衛將之于趙聞鳴犢殺屠河而返遂復如陳及蔡楚昭將聘而封之子西沮之還

復于衛亦有意于衛矣而靈公者老益荒怠也達夫子詭而問陣退命駕而行衛人止之會齊伐魯魯以冉有之言而迎請于子于是自衛反魯蓋春秋六十有八矣左氏傳孔子將攻大叔訪于仲尼曰靈監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之子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與論語所載蓋一事也按子以啟王二十三年去魯時年五十六三十五年復自陳適衛居外凡十有三年哀公十一年季康子遜公華公賓公行以幣迎子乃歸魯凡兩至陳蔡五至衛世多失其經林之次年運而往始傷卒老而不得載之行事乃刪詩定書正禮樂繫周易作春秋以為萬世之典法返魯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六年而坐奠之祥作其懽懽于數篇之空言可知矣百篇之書皆帝王之大訓而特置秦誓于其末是誠何意哉藏之屋壁謂之不知秦禍不可也楚燎之酷雖知不免猶不敢廢人事焉爾是故畏匡厄蔡禍也乃不憂己之喪而憂文之喪然則匡蔡匪子之畏厄而秦燎為子之畏厄也審矣若以為重繆公之改過則彼時要服之荒君至死而猶用其良而何以為改過乎嗚呼小白一霸而陳完來魏丕受禪而仲達舉服卒之歲劉季肇生

齊滅之年侯景載孕而建成元吉遇害之際正武氏之首胎然則東遷之年西秦始命雖蒙且知之矣彼夏書之後繼之以湯征而商書之後繼之以西伯戡黎皆剝膚之漸也然則繆誓之接于周奚惡焉成湯西伯夏商之異姓而繆公周之異姓見微豈止于聖人哉如其不然則願有以詔我惟母曰所惑而起故所以為終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賢者以一身為萬世法有不幸而遭世之亂其所以潔身而去之者亦已難矣而世之君子弗之或察又從而誣之遂使去就之義不明見于天下後世而姦人倍叛得以誣其誣而資口實真可謂不幸矣微子紂之庶兄也其去商也蓋以紂錯天命誓亡將至而將不免者于是不忍坐視其壓不得已而去之故孔子曰商有三仁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說者乃以為抱祭器以歸周吁有是哉按商本紀數諫不入乃與太師少師謀而去之及比干以諫死箕子奴而後商太師少師挾祭樂

器以奔周武于是乘以東伐于商二師初不明誰何人至周本紀則以為大師庇少師强事本周書當時蓋有挾器去者而非箕子微子也惟宋世家始言武之伐商微子自持祭器伏于軍門可謂擇焉而不精矣至蘇古史遂正以為商紂之亂微子即持祭器以降于周果可實乎夫微子之去也豈苟然哉其謀之箕比也熟矣故其言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而父師之詔亦曰王子出迪則微子之去志決已以矣其所以遜吾行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特欲二子之一言鍵其決爾所謂去之者特不在其朝而所謂遜于荒者直亦盤庚之出避荒野以自免于刑戮而已矣何至挾祭器降周哉抑嘗稽之箕比微子皆紂之懿親位尊地近而與紂同休戚者也紂之不道固不得而苟去今也即其自靖之語觀之則知三子固恐一旦溘先脩夜則無以殺先王而欲各盡其忠以自獻者顧忍以先王重器適他人乎紂雖暴虐吾之天屬宗國雖危猶未泯也孰有宗國未泯遽倍天屬挾彝器

而屬之異姓之仇乎覲成敗賣宗戚此項伯之所以為利鄉里自好者有所不為而謂仁人為之乎且微子之辱身而急歸周將有益于國乎抑無益乎使周而成果行王政則成湯且不廢禹之祀武王其肯絕湯祀乎使其不有存繼之心而遽挾此危亂不祥之器以趣新造之邦祇以蒙詬而貽戮曷補于國辱其身無益宗國雖甚慙有不為而謂微子為之乎方商佔危微為重親使潔身以去之則為仁若棄商而歸周則為叛謂仁人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決不叛君親于危迫之際而叛君親于危迫之際者決非仁人二者甚水炭也况以重器歸他人乎僖公之六年楚人克許許子面縛啣璧衰經輿觀見楚子楚子問焉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後之楚其觀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是則微子之歸周在商之既滅而祿父已封之後其去商也蓋當邦之未喪箕比無恙之時矣其遜去者特以跽伏隱晦以俟紂之改若宗國之復存爾及紂不悛箕奴比死武

王舉而踣之當此之時微子在野俱無一毫豫于間也何以覲之微子武庚尊卑賢否正相遜也使商未亡微子先降于周則已在武王之側矣以武王之賢而呂望周公實相之二子在側詎肯捨長立幼棄賢而植不肖以遺後世之憂哉蓋武克商急于大義未及下車而亟求商後故即武庚而立之未暇于微子也及夫武庚已國微子始見王乃復而復之微暨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周公誅之然後訪微子而立之其始終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去就正如是也面縛啣璧曷嘗有祭器之抱持哉雖然史遷本紀以為微子去而後比干死比干死而後箕子奴子是大師少師始奔周世家則謂箕子不忍彰君之惡狎狂為奴比干見其奴乃諫而死于是大師少師乃諫微子乃去其先後正衝決與孔子之言學者固折衷于孔子然而賢者之去就有未大明則將有以資亂故并覈

氏姓之牒

古者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氏族之牒別自一家也是故有內傳有外傳而又有世本之書不可節也太史公作史記乃以其族舊之遂國與入天下謂之紀傳子是事類始有彙大而錄小太史公可也而自固以下下之能改是為得與歐陽子之紀唐氏也爰表世系蓋欲景文之為臣而世不之知遂使宰相室室至今異傳諒可歎也予述路史既歸天下之氏族而特異高辛氏族姓之多乃為之紀而復歎後世氏族之不講也夫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氏姓之著人倫之所由叙風俗之所由篤亦政教之甚急也而世咸忽之使不明焉然則俗之澆惡豈惟民之罪哉古者司商以協民姓氏庶之家無妄改也後世官歷之書反著天老乞姓之文此何為邪若是而欲氏族之不亂不可得矣武為虺揚為梟蕭為蜻孫為厲此惡號也亦必有由焉王為可頻李為徒何楊為普陋如而蔡為大利稽此夷語也然而猶可稽也奈何氏姓之書不知其由乃復妄為之說如以雙姓為出蒙雙奇姓為

知矣雖然堯舜禹之爲名其受命於尊者而放勳重華之與文命則其號謂之名人之所以名之者也放勳者極功也推而放之無所至極者也重華者繼明也紹堯之後唯有光華而文命則特文德之命若贊舜之格苗者是也孟子曰放勳乃徂落放勳曰勞之來之屈原曰嗟重華之不可迕就重華而陳辭而書中候亦曰文命德盛俊又在官而朱草生夫攷古之迹必求古之無意於言者推之屈孟之書此無意之言而又出於秦漢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前者也然則史記大戴世本不爲無所本矣王肅淺陋取大戴禮五帝德惟去其放勳重華文命與赤帝爲炎帝之語且易其秋乘龍與教熊羆爲猛獸之說特未達厥指說者又曰放勳重華第言其德乃若文命而以爲之號名則數於四海者爲何事邪以類言之則允迪當爲皋陶之號而下文亦不相侔斯又謬矣夫禹皋兩謨其文正異其云大禹謨曰者此叙書者之曰也云若稽古大禹曰文命者此史官之曰而祇承於帝曰者乃禹言也蓋所謂數於四海者數土也禹既數土而後敬承於帝而言之也是故禹謨首三曰而用各異皋謨則不然其云皋陶曰允迪厥德者是直皋陶之言爾故禹復之曰俞斯可質矣惟協於帝者舜之德而數於四海者禹之德然也猶曰其名如是其德亦如是若劉寬之寬班固之固申屠剛之能剛謝安之能安皆名象其德也若以是爲不侔則重華之下尤不侔矣正不可若是其拘也舜禹帝者故世有號以尊其名皋陶人臣自不應有也有益益不可知大抵雖儒教之於垂章句之學雖不可泥然亦有不可攷夫經指義之於晦正以章句之不明也鄭少梅云放勳重華文命史官以此稱堯舜禹之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將聖後世因史有稱遂以爲之號如子貢稱孔子天縱故不可以爲稱程子云放勳猶言仲尼或曰夫子云或曰孟子爲信則謀蓋都君皇父謚旣以爲舜之字矣奚爲廢之則又非也揚雄韓愈李翱旣有辨蓋都鄙之君云爾一徙成市再徙成都之有君自昔然也雄翱云都鄙之都愈云張之名以制義以義則堯遜也舜運也禹舉也名有五以德命爲義斯之謂矣允遜也上只作堯在三士後下加從中庚拊搏之意後加於奕字赫並說故堯華堯紫堯極華翻反皆有舜名高舉也从究九禹曰也外乘而

強禹高同意若堯龍類古人名多有此廣雅云堯曉也鄭禮記云舜亮也篇云禹鈞也是亦一義善善傳聖曰堯後世彰明曰舜受禪成功嗟乎堯舜禹之名一無所隱而人之所以言之亦唯如此而已後世從文制爲號謚緣天以誅之曰文曰武斯已矣至唐天皇事不師古於是始取祖宗號謚而悉變之天寶之後加增重復遂至繁不可紀是則以爲過三聖邪夫祖宗之功德果足以超世歟則唯曰放勳曰重華一二言已足矣苟無其實是厚誣之而誘後世之訕毀也故孝子仁孫之欲顯其親則莫若使名副其實焉聞以號謚繁多之爲貴哉莊生曰夫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沒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予以是益知堯舜禹之非謚而後之學士指言堯舜禹者其爲不遜昧去就甚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古之法行于今者唯謚行然二千餘年而靡有定法大戴氏曰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謚法周書之說亦然故今周書有謚法一篇頗爲簡要至杜預取而納之釋例而世遂重出之謂春秋謚法蓋不知也異時有廣謚者沈約賀琛皆嘗本之約又撰著謚例事頗該備而琛之書特少去取且復強爲君臣婦女之別亦無取焉太宗皇帝爰命扈蒙裁著新書然而亦莫究明太平八年八月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爲美七十仍令翰林學士承旨扈蒙中書舍人王祐同詳定蒙等奏廢增五十五字皆可用沈約賀琛續廣謚諸廢不行蘇洵于是究定古今斷以書傳列其重複以爲法雖其或得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或違時亦有合聖人之意惟其必欲以堯舜禹湯等入謚而謂其法起於三皇五帝之時則大繆矣夫謚者原其號者也其不出於周公之前予嘗論之彼號近古而好牽合者無過漢儒而漢儒亦自謂堯舜禹湯不入謚法則其說可嬰見矣且在周書初無堯舜禹湯桀紂之文至預而後增之以湯益無所據商之太宗中宗高宗本非謚法特以其一時功行推而崇之爾乃若甲丙庚壬乙辛丁癸何由而爲謚哉若古論謚爲法最簡故賈

山云古聖作謚不過三四十世而蔡邕之書纔四十六然猶不見世本大戴之所載者洵乃以為二書邕無不見見則無不載矣周書之篇乃周公之法而春秋之謚乃出於此今洵反謂周公者為最繁雜而春秋者為簡而不亂又謂周書謚法以鄙野而不傳則知三書洵亦未嘗見也按洵書云匹夫之有謚始東漢之隱者婦人之有謚始景王之穆后夫婦人之典周三母其著者也而穆王之盛姬亦有哀淑人之謚見于穆天子傳匹夫

也王制制三公一命衮有則賜夫三公八命更加一也命則服衮龍與王者之服同矣春秋書錫命者此侯伯之命公羊以為加者服者非左氏說以為命遂使以朝晉羊玄云誦者諸侯朝服所執成公八年乃錫則三年如晉何執哉是知命者策書教令也然禮禮諸侯奉策以將之爾故子思子曰王季以九命作伯而文王非專教令也

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已謚曰康見于高士傳二者其來久矣比楊侃為職林書謂公主之有謚自唐之唐安始乃不知世祖之平陽昭文公主與齊高帝之女義興憲公主謚也邕之言漢母無謚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於是請正和熹之號而乃不知元帝之母許恭忠而高帝之母媪已有昭靈之號又何邪五年二月甲午日昭靈夫人五月辛未日昭靈后見之後書紀論邕不改見而獨于和熹以為當然豈禮也哉婦人無外

因之記有九錫錫九命之外有加賜者或以為九命者非也鄭司農許異義以九命與九錫為一蓋以禮言人位則賜車馬不知九錫車馬故伯有始賜宗伯八命作故注侯伯德者加命得專征傳晉文侯受賜皆九命之外故錄不成知在春秋說以車馬大駟一衣衣服與九錫不同

行者也是故生也姓配其國沒也謚從其夫明有屬也秦嬴鄧曼陳媯燕媯以姓配國者也秦穆姬宋共姬魯文嬴與夫共宣莊之三姜此以謚從其夫者也唯死先夫則異其謚景之穆后桓之文姜莊之哀姜之類是也後死而殊謚抑何典邪今不知攷而更請正和熹光烈之稱豈先王之典哉嗟夫禮不下庶人而謚者非下之所造也顏閔至德不聞有謚而蔡暉子穆輒正加以貞宣及穆之死邕復以文忠被之穆則廢典邕亦不知禮

詩天子之所以錫有功諸侯者也平王有犬戎之難文侯是保是以有弓矢桓魯圭瓚之錫爰及襄王楚人不供而文公是賴是以有輅服虎賁弓矢桓魯之錫出於曠典俱匪常秩暨漢武帝詔議不舉者罪議者乃謂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而應氏遂以九錫天子制度尊之故事錫予但數少爾臣瓚乃云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齊桓晉文且不能備今三進賢而輒授之此殆不然當只受

大宗伯以九命正邦國之位九命者一受職再受服三受位四受器五賜則六賜官七賜國八作牧而九作伯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

以爵再黜少以地三黜而爵地畢此之是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得賜密者資密于天子之國然後祭此晉文公所以執
街侯則歸之京師也平王錫晉而書記文侯之命者聖
人于此見征

伐自諸侯出錫也者賜也上公九命數已崇極勳業更
茂蔑以加矣是故制之褒錫以寵綏之車馬以代其勞衣

服以章其德樂器以頌其神納陛以節其陞虎賁以衛
其軀朱戶以表其居鉞以重其威弓矢以資其權圭

瓚以廣其孝蓋有之矣其數比之九命所以尊有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注云功皆有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周旋可觀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俟其體長于教訓內懷至仁賜之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園囿不操賜之朱戶以明其勇猛勤疾執釵聲

欽定四庫全書

強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衛衛賜以鉞使
得辱殺敵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賜得爭征親

睦九族慈孝父母賜以鉞密以祀先祖其義蓋有備矣
然書傳亦自有異禮外傳云車馬以通遠代勞衣服以

飾體象德樂器以和情來戶以表飾納陛以升降鉞以
飾以鉞或德賞以聖術弓矢以征伐鉞密以享宗廟然

事於經無有明文厥自後世顧亦多有受其典者而大
率非家事是以劉頌梗越倫之事云漢之錫魏與夫魏

之錫魯俱非可以通行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
昌邑而奉宣帝悉無是舉亂舊典習權變非先王之制

也九錫之議竊謂無所施之文若因借於曹操安石秘吝

於桓溫是皆深達國體者也通典一衣服二朱戶三納

之士七鉞鉞八弓矢九桓密此本之公羊說非也又云
大國不過于九次國七小國五尤非公羊說一加服餘

同書目瓚駁漢儒之議當矣世莫知其誰氏蓋薛瓚云書目

及漢書序政皆不知為誰氏或云于瓚史記索隱以為
為瓚瓚非乃薛瓚也瓚有集注漢書極博通云

巽禪非求為異

聖人之事一不幸而庸儒以為美談重不幸而姦人摹
以藉口堯為天下七十載其明于憂患世故可謂悉矣

見丹朱之不肖不可以為天下于是謀賢而巽之巽于

欽定四庫全書

四岳四岳不受然後明揚側陋始得舜而庇位焉舜之

來也堯蓋不勝其喜也嬪以二女賓于四門冀之百揆

納于大麓凡可以試其更變而應世者索為之矣方是

時堯非固難之也天下重器授之不得而輕也及夫典

職數載績用既成于是舉天下而付之其付之也特不

得而不授也昔之試今之授皆堯之所不得已也夫以
四岳之賢付之以天下皆能以朝諸侯而不斷以予之

以四岳之親首膺異命皆可以承重器而亦斷不自受
乃皆屬之四海在下之一窮人然則重華之登舉而付

之堯何心於其間哉巽訟慢游天方廢之堯顧能達之
乎特亦不過行所無事在賢于賢在子予子唯天所命

而已矣夫天之所予豈偶然哉必其有德見于天下者
也天之所廢亦豈偶然哉必其有罪見于天下者也是

故君薨而世子生且猶不廢以世子為不得罪于天下
也不可予而予與可予而不俱廢命也黃帝而來皆

欽定四庫全書

予其子而武王不以予周公然則堯舜豈求為異也邪

借使朱足以授天下吾知其不以授之舜使其時而不
得舜吾亦知其必不授朱也舜之授禹亦若是而已矣

至于後世不求其故見爭傾之患作而堯舜之道愈隆
則以為有所矯為乃諄諄以為說而詭特之行行矣中

材之主循其名而昧其致不知德之不足事之獲已而
額額行之反道飾情以冀一時之名幾何而不亂邪吳

季札廢遺言而立王僚亂者四世宋宣公舍與夷而立

穆公亂者三世隱桓之胥賊之噲之失國可以監矣是

皆樂為堯舜之禪而不知其所以禪之所致也宋襄公
將遜目夷目夷不聽鄭穆公將遜去疾去疾不聽及楚

昭欲遜公子閻而子閻亦不之聽後皆無亂是三子者
非貪于名而為辭也非惡其富而不為也誠知一避之

為重而國為輕也使三子者從而利之則亦頻此亂矣
蓋嘗言之虛靜者可以集事而無欲者唯可為君世有

得道之士能化黃金丹砂一銖成金一銖成白鐵一斤

欽定四庫全書

得金四兩及遽求其人而授之寓其神於風監者數十

載矣其所閱者幾千人矣莫予叶也一旦得無欲者然

後誓而授之不得其人則寧沒而不授何也懼其贖貨

妄作而將及禍失吾知人之監也夫以燒金之術而受

之者必無欲而欲之者必不得而受則巽禪之事從可

知矣是故巽以天下非難也得其人之為難以天下巽

非貴也合于義之為貴堯舜之事豈求于異而可為哉

德又下衰亂臣賊子盜竊名器乃至矯飾詐偽致惡聲

於聖人曹丕之攘漢也登壇而顯言曰堯舜之事吾知
 之矣爰誅孟軻荀況以為不通禪代之變而自比于媯
 納納漢二女明勒麗石其襲偽業竊以僞囊天下非唯
 無恥乃有源流復以盜賊之行加之聖人何聖人之不
 幸邪嗚呼世無聖人使堯舜之道不尊為此曹玷表者
 庸儒之罪也昔姚萇固嘗令尹偉馳說苻堅求為堯舜
 之事矣堅且持之曰姚萇叛賊奈何擬之聖人夫以苻
 堅一介妄人猶知守此顧儒名而反惑之邪或曰若子
 之誨則異禪之事其不可行歟曰否不然也禪者聖人
 之事也自非得乎聖人則亂不止也堯為父舜為子則
 異禪為可行矣台嘗十復風雷之事感世之賢君尚慕
 美談多以禪而召亂而亂臣賊子售其姦者交接此以
 自蔽恐世之君子因以禪為德也勉為之道
 辯帝堯象 明辯高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春秋云成陽山 小成陽以山得名乃堯堊所在有堯城
 下有穀林是
 故名焉即庸俗所謂因堯城者 鄆城東北五里有堯城
 竹書紀年以為堯之末
 年總表為舜所囚在是演義因堯城在相之湯陰也獲
 堯丹朱于此使不得見西北十五里竹書所謂舜囚堯
 鸞謂是丹朱息沐之所非塞之瑣語云舜放堯于平陽
 而立其子俄又奪之而為謂任放朝歌獲堯既廢堯
 仍立其子俄又奪之而為謂任放朝歌獲堯既廢堯
 囚度舜之宮竹書而
 謂讓國為盛禮荒矣 抑嘗訂之蓋其遜位之後作遊子
 此漢人所以得述其近似而誣焉 漢志堯作游成陽
 游鄆也蓋武王之
 牧宮溟涖之沛宮周禮所謂國游者 三齊畧云廣國
 南有堯山巡狩之所登者頂有堯祠豈其所因哉 何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古今之事緒無窮而地理之差尤為難於究竟堯之冢
 在濟陰成陽堯母靈臺在南漢章帝元和二年使奉大
 牢祠堯于成陽靈臺是其處也今皆在濮之雷澤東南
 元和郡縣志堯母廟縣東南四里堯陵縣西三里堯即
 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一年紀載于碑正觀十
 一年禁樵採 而王充乃云堊崇山墨子則謂北教八狄
 春秋莫訖 道死南巴之市而堊蛭山之陰蓋儀儀爾 論衡曰堯葬
 冀州或云葬
 崇山儀基如漢世遼郡國陵與蒼梧舜墓之類非實葬
 所山海經云堯葬狄山之陽鄰善長以為非亦此類

清明之代可謂智乎因三思之是蓋魏晉之事而竹書
 又出於魏晉之間則其當時逢君之臣為主分謗而附
 益之不言而論爰復偵之燕之慕容盛晉之僉囊奸義
 者也嘗稱商之太甲而以伊尹事同夷羿耶敷之徒雖
 能初與之較而終以屈聽更譽其言之當而今竹書表
 有伊尹放太甲太甲潛出殺伊尹之言乃知逼于一時
 雷同詭隨謂白為黑者衆矣 韓非子之說甚明蓋戰國
 時已有此要竹書紀年云仲
 士即位居亳其御士伊尹仲士崩而自立太甲伊尹放太
 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太甲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郭緣之述征記成陽城東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
 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家上
 有祠廟而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
 有慶都陵于城為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脩義
 其葬處明白若此惡得云無言邪然述征記在成陽東
 而今之所識乃在成陽西北四十里穀林則古今疆場
 相出入有不同者郭氏所記乃小成陽小成陽在成陽
 西北五十里隸于河南有山曰成陽穀林在其下 高誘
 注呂

夫治古之事曲引而說之何不可哉知幾之妄必請得
 以佐其說而盡破之毋俾世迷得以引戈而議其後伯
 禹曰毋若丹朱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子創若是而史記

亦曰朱絕厥世據此附會則知幾之說宰矣鄉使知幾援此自證則將遜信之乎我無足也夫殄世者不繼世以有天下也豈絕滅云乎哉方堯之遜位也將遜之語

先聞于岳薦之前而使嗣之誠已見于側微之日及其出也然後女子賦詠試以百為如慈親之育其子舍飴

樞祿由小以高大豈若凶殘鬼類愒日玩歲處高據勢怙寵冒權而為偪邪舜之事實也以及之徵典則必使其從以之賓門則必使其穆逮其底績然後致自大麓格

于文祖若蒲輪而赴京緩轡取程自適而之遠非若輕猶少年不召自至衝尹突蹕蹶坑墜壑而後息也雖然

天豚鳧鷹之徒智不足以知聖人汚自昔然矣先聖垂世親堯舜之事二典自備顯學者自昧之舜之聰明堯實聞之及將使嗣位時尚在側微何有過換之事且舜之未舉也堯先以其事咨于四岳四岳不愛然後舉舜則是未得舜之時堯已有巽禪之意足見堯心本不為舜而興也此則則知聖人已知天下後世之有

安學而興也存其始末稍疑者不知天下之垂世矣而文忠公之跋亦何足邪謂俗本多作城陽獨此碑為成陽夫成陽與城陽正自二所成隸濟陰乃古之成昔成王封母

弟于成後遷於成之陽遂曰成陽十道志引左傳師入記武王封季載于成之陽漢於此置雷澤縣而城陽乃漢齊悼惠之子章所食之國今之兗州是矣不得為一也趙明誠黃伯思洪丞相皆有說其云

廷尉某姓名磨滅據漢廷尉仲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脩靈臺黃屋三十餘而靈臺碑言濟陰太守成陽令各遣大掾輔仲君則知為仲定矣至言漢受滿期

則又以為不知何語此蓋指言漢氏承秦之水運而已夫君子恥一物之不知而病聖賢之失世而公以為以遠

難明之事不知不害為君子君子博學而反約今也畫

道有所謂經亦有所謂權法有所謂正亦有所謂義經與正者常也權與義尤不得而廢焉舜之有天下受之

也受終文祖文祖者堯之太祖也及其立也則復格于文祖皆不自致其祖而祖堯之祖以其受之堯也權也

文祖皆不自致其祖而祖堯之祖以其受之堯也權也

父非可易也然則祖顓頊者特推其位之所自傳者祖之非祖也其宗堯也亦唯推本帝業之所從受而取之以為配也義也禘于員丘黃帝非虞氏在廟之帝也郊於國之陽帝嘗非虞氏在廟之主也由是言之顓頊豈虞氏之祖哉顓頊傳之帝嘗傳之堯是知堯亦祖顓頊矣然則堯舜之所祖為傳位者信也降及夏后天下為家于是而始祖其祖矣祖其祖常也故康成云有虞氏尚德其禘郊祖宗之人配有德而已皆非

虞氏之親也自夏而後稍以其姓代之郊鯨是也是鄭亦以舜為不出高陽矣然云尚德是不知權與義之說也蘇軾亦云受天下于人必告其人之所從受者虞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當為堯而文祖當為顓頊帝嘗舜禹之受天下也及堯舜之存而受命于其祖宗矣至有天下從而宗祖之謬以是知顓頊帝堯為虞氏明堂禘郊之祖幕而宗洎則祖宗于廟蓋自幕以來微在匹庶等禮亦無得而豫大祀祖宗于廟禮亦宜之此記禮

者所以唯識其禘郊之祖宗而遺其幕與替于其禮之盛者著之是經權之說也抑固攷之舜非顓頊之後有數驗史云自窮蟬以來微在庶人夫窮蟬既云帝子何得未幾微為匹庶一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而綴食之禮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舜既堯之五世從玄孫豈得御堯之女況以玄孫而尚高祖姑昭穆失當無是若者二也夫源流之最可攷者唯氏姓也故昔者帝王之姓各有所循非賜不改少昊青陽高陽玄冥高辛之姓皆累

世不易唯舜之姓非先王之姓三也且以所言舜為堯之從孫禹乃舜之從祖堯授天下于從孫舜受天下于從祖自其家人烏得謂之至公而能以天下予人哉顓頊之傳帝嘗何以不謂之傳賢不降之授帝烏何以不謂之巽位商周漢唐若此者亦衆矣胡得獨稱堯舜乎

唯堯能以至公之天下授之異姓在下之鰥夫故得為傳賢之帝唯舜能以所受之天下傳之外姓有有功之賢臣故得稱巽位之君四也八元八凱堯帝固多用之然

臣故得稱巽位之君四也八元八凱堯帝固多用之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論舜不出黃帝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不云堯舉者以其親也至舜則非其親而能用故于是美其能舉五也舜苟堯親非大相遠也顧豈不知而必資夫岳薦然後舉之歷試諸難如此之報而後授之若曰出于側微則舜之德聞非若顛項之出若水帝譽之出江水特出而授之蓋堯以為非所當授而授之則天下必將駭其為者故必歷試使攝及我存而俾之為政逮夫厭世而天下已安之矣是以堯假舜立而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晏然與鄉無以異者此其必不然六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也是皆經傳明證顯驗可得信者或曰禕竈之言陳水族也故昔史趙謂陳為顛項之族是則舜為水帝後矣曰不然此假類之言也竈知陳之將作而假類以驗之爾舜土屬也豈有近舍舜土而遂攀顛帝之水哉且昔帝王之裔多矣孰有與其所承之類終同者邪楚先火正故火為楚然吳回之父其王木也蜀又舍祖而依宗哉此皆賢哲有以知之宜不可以攷世者雖然隋之崔仲方亦嘗中史趙之說謂天時人事隨當減陳陳既減于

隨矣然陳之必毀隨之必興亦人事之必然者也若曰楚隨火屬則自古以來水必克火燭嘗有火克水邪且陳承土隨火且猶生之已酉土歲而顛反為殃乎其不由此明矣必以是知子羔子所以有虞夏禘郊祖宗或乃異代之間而孔子有召伯甘棠之答不獨為子羔發也

舜不幸以孝名

井廩事

孝道之難言以矣公西之養親若朋友處曾參之養親若對嚴主參之矜矜固不如損油油也父兄不淑孝悌乃章奇有吉參有哲而後孝之名始著龍逢比干忠著後世桀紂惡也伯夷后稷忠睦當日堯舜賢也忠臣不顯聖君之代孝子豈聞慈父之家哉舜之大孝此舜帝之不幸也韓忠獻言古者聖帝明王為不少矣而獨舜稱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事之常不足道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如之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列地以處之疏爵以榮之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難臣奚死焉諫而見聽終身不亾臣奚送焉言不用而難死之是妄死也諫不聽而亾送之是僞送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禍死事而立忠不為全矣是故大賢寡可書之節衰亂見易名之行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父兄必慈良則孝悌之名無所見矣帝舜不幸而以孝名後世豈其所欲哉自孟軻氏唱井廩之事而列女傳首著為工龍工之說且以為瞽瞍速舜飲二女與藥浴汪豕往終日不醉而史記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亦有匿空旁出之語故史通子非之謂使如是特左慈之為羊劉根之入壁者豈拘姜厄陳之事而柳榮且辨之謂聖人受命必有天祐高帝匿井脫項羽之追光武乘冰免王郎之逐或飛鳥或許言人謀天算世固有其傳矣抑嘗訊之親之於子既惡之而無道殺之可也又何井廩完浚之迂哉豈凶人之為不善亦猶有所愛歟晉獻公之欲殺申生也計誠決矣然且數年而先戮其傳則無道之心雖父子間有不得以直肆者聖人之事

固可理攷而不可以逆求也夫堯之所以舉舜者正以其父頑母嚚象傲而獨能諧以孝俾不格於姦爾既不格姦則瞽叟已底豫矣叟既底豫則井廩之事何自而舉乎凡此一皆未試用之前也逮其試用則有二女百官而奉之又何躬為井廩之事乎哉妻帝女備百官其責勢亦大矣象縱不仁可得施其志乎茲皆坦然可理曉者抑何至遻遻如萬子之云哉程氏訓井廩謂孟子方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不暇井廩是非之辨斯亦黨矣夫軻固曰奚為不知則是以為有是事矣雖然匪軻志也唯茲臣庶汝其於予治舜告臯陶語也鬱陶乎思君顧厚爾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而牽合之以為舜象之言此漢人之蔽也昔者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裴少期且譏之以其全作夫差亾國之辭也言以春秋事殊乖越然則規前屨後代有之矣奚獨於此而疑之哉且渠乞伏儒雅並之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乎正始偽脩混沌何代無有不弔昊天節南山也不慙遺一老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且動威以章周公之德况舜禹之事邪然則堯舜之所
以納之大麓者豈唯使之主祭哉實亦薦之天其所以
薦之天者抑以盡其命而已矣命者安亂禦妄之正理
也論語二十篇終之以不知命而今之君子皆曰孔不
言天命孔子之所與也曷不言哉與命與仁
豈不言仁後稷之
生鳥翼羊腓齊項之誕程乳羶姬名之曰棄其詳見生民
齊惠之妻蕭桐子有身賤不敢言生項公棄之野體乳之糞覆之故長名無野昆莩之棄野鳥
街肉東明之擲豕嘔馬噓是豈人為之哉昆莩生棄子
野鳥街肉飼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凶奴收養後王鳥孫棄離生東明棄小白中鉤棄疾
之淵豕嘔之棄之醜馬噓之後王扶羽
獸紐俱本天命漢高帝唐太宗夫豈項羽范增建成元
吉之所能謀邪陳橋之歸契丹自退祖暉與受
禪同日淵淵之
役絞車聞發中夜射
殺是與淳風之不肯去武氏肅宗之
不能圖祿山皆若有鬼神陰沮于其間者肅宗嘗召禪
山過東宮傳
祇將欲飛驚落泥而况河圖洛奧生民玄鳥之類卓然
其中自不至
見于詩書者多矣焉可誣哉奈何鈛槩之夫諱言符命
遂使小人不知天命皆自謂智角立黨與相擠以傾人

之家危人之朝者不勝舉至有因夫一夢一讖以訂國
而速殛者其視大麓之事為何如邪然則符命之說其
可廢哉彼以或者推言太過流入讖緯如孔熙世孟先
以速禍王莽公孫述之徒汙以篡竊而隋煬帝唐太宗
武韋之流又因之以濫殺于是歸罪三代受命之符舉
而廢去者亦矯枉過直矣不知聖人未嘗廢也

詔說

子曰詔盡美矣又盡善也及在齊而聞詔則三月不知
肉味抑不知詔籥之音何如其和而為之感之至於斯
邪予既紀虞帝觀唐書見后夔之論樂然後解矣竊曰
詔至矣乎一代之治至于樂而極矣而詔者又今古樂
之獨隆者也今夫黨巷之聲有不可常理詰堯舜之事
固難於鄙見俗情測也且書小藝也能草者不能為行
能隸者不能為真真行既得則或能今不能古其或極
真行備今古矣而胸中無千卷之資日用乏忠恕之行
以涵養之則筆下自然無千歲之韻故雖銀鈎蠶尾八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法具備特墨客之一長爾求其所謂落玉垂金流奕清
舉者一點不可得也此虞帝節詔之樂所以俟孔子而
後知歟樂之言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
獸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
允諧于有以見其音之能合天而幽明飛走無一物之
失其情也兩大之間理固有是而宋子京乃以為推美
舜德而侈言之謂鳳未始來獸未始感且樂作之朝廷
郊廟朝有宮室之嚴廟有垣墻之護郊有營衛之禁百
獸何自而至使自山林林林戢戢而參乎百工之間何
其怪邪又如祖考來格則見其上世闔然坐堂上乎吁
茲亦挾兩厓之見度聖人矣夫孝弟之至者通神明而
仁聲之感入人也深故一極其和則天地為之格鬼神
為之感而况于百物之顯者乎聲律氣臭先王之所以
通物類而交神明者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于是
有蕭鬱以達其氣化之而弗至喻之而弗及于是有鐘
鼓以達其聲至其聆鑿潛通冲虛軼軌而于子猷猥或
接乎其左右氤氳妙竭幽遠畢而鳥獸百物亦且咸得
其樂是故九變八變而天神地示舉為降出幽明之理
默然相契若祝而難集呼而地至有不可以言語詰者
蓋樂也者通倫類之鑰而置神明之輶也周禮六變而
天神降八變
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享說者以為大者易感小者難
格此何語邪或曰六水數者物之始而水成
乎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故天用六而地用八宗廟以
九所以法天之終數斯亦妄矣天下之物賦不成于地
哉且六變所致之物以羽物配天澤氣物配山林辨物
配丘陵毛物配棺柩介物配土祿與大司徒土地所宜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物皆不同焉又何邪聖人之于禮樂也惟致其至一
已樂作于此時物應于彼雖聖人亦安能必限其至于一
變二變之時哉唯致其至斯有以知其必降而出也蓋
所謂降出者非必如其所而時乎如足而詩云先祖是
聽而禮齊三日必見其所以為齊者又豈若釋氏
之後以或見齊其不見而以不見歸之于必見昔者秦
漢垂情祠祀數著光怪悉漢前朝陳寶一祠高文武宣
之代百三十有一見初元以後亦二十至此則陽氣舊
祠劉更生之所列者高帝時五來文帝二十六
武帝時七十五宣帝二十五比武帝
之為樂采詩夜誦文必爾雅而猶聞者興起用事甘泉
僮聲一奏而神光集壇師曠之作清角一奏輒有玄鶴

二八樓門之危再奏而列三奏于是廷脰長鳴舒翮迅舞杜鴻漸罷蜀副帥月夜率燕錦谷郵亭奏羯鼓曲四山後鳥皆翔飛忻鳴又于別野登閣奏之羣羊與犬忽皆躑躅變旋如其疾徐高下之節此則自然之聲有以感召非必牽挽而後獲其應也且鈞奏鶴舞歷代亦已多矣宣帝宗廟告白鶴集庭孝昭寢祠鴈五色集西河廟赤鶴下燭起房廣川廟殿鐘聲光明夜徧厥類非一皇甫政之為越泛月鏡湖有吹笛者俄而細浪旋湧二龍輔舟如聽夏仲御之刺水也折旋中流為鱗鱗之躍附鯉之引而風濤震駭雲霧宵冥白魚之躍舩者八九遽土作曲扣舷引轉而大風應至含冰漱雲雷雨響集連其集氣長嘯則煙塵頓起蓋樂自內作苟一氣之英合乎其內而中聲之和駿發其外則空穴為之來風丘岑為之出雨草木魚鱉翹搖咸若亦自然之理也變四時暖北方固有不得而不然者魚出聽馬仰秣顧常人有能之而况聖人御天賢者政樂熙孝治以媿仁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聲則其致神響之格飛走之感理宜然者且鳥獸之喜聲性與人同而鬼神之情亦樂音也樂五而况笙管有鳥之聲鐘鼓祝教有獸之音苟得其中則頑空跖實之等踰踰乎四海之內而率舞乎椒薄之間矣亦奚必蹠蹠虞氏之庭而曷止盤辟變之目前邪火木相感而然金水相際而流孰匪自然如必一為之說則事有不得而言者故孔子曰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况百獸乎

李後主演樂記曰鳥歌嘍嘍以其樂狂鹿鳴曰以其類聚情發于聲而流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夫樂是動焉其質而無心者也豈足乎哉方鴻漸之始樂于利州望喜峰見後鳥之感乃大歎曰若其于此稍致其功猶能及此况聖人御天而樂者政樂乎王充云鳥獸好惡聲其耳與人同何為而不樂則以率舞為司信而風雨癘病為虛言謂樂能亂陰陽則必能測陰陽如是則王者奚必俯身正行唯鼓陰陽之曲則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彼蓋以為一物一事即可以致其和夫亦豈知道德仁義政教為大樂之本也大抵溺於人者不可與言天狃於俗者不足以知聖夏王懋德山川鬼神以莫不寧而鳥獸魚鼈亦復咸若周王在囿應鹿仗仗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而說者亦以為是夸美之辭是則先聖仁人莫非

誑矣聞易水之歌者至于怒髮衝冠聆房陵之謳者至于流泣沾水則遜羣后諧庶尹非汎辭矣劉琨清嘯而羣胡為之長歎罷圍劉暉吹笛而羣胡為之倚泣郤去則格有首馴度實非溢語矣棠梨之花羯鼓而綻美人之草度曲而舞而况有情之鳥獸乎唐之園陵王晨衣而黃鵠下籜中呂一叶而黃鶯繞林然則鳳之羗羗又何足異邪雖然特類之相召鳥足上窮虞帝之妙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若夫南風報德之絃其所以阜財而解慍者雖目窮乎所欲逐耳窮乎所欲聞有不可得而及矣且時聞之子之如齊也遇童子郭門之外挈壺而俱其視精其行端子謂御者趣驅之曰詔樂作矣比至果聞詔焉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自正也又以正人不圖為樂之至于斯茲其所以悠然不覺發也嗚呼卒爵而樂聞孔子屢歎之寢夢而見周公學琴而見文王神交氣合千載一日其聞詔也其身固已揖遜乎

虞氏之廷際九官之肅穆而評合止之宜矣此所以一為感悅于至彌時猶口爽也惘然忘味夫又烏知耳目口鼻之在我而聲色臭味之在彼哉噉醜而口爽噉梅而齒固有兼旬不能飯者而未嘗知梅與醜者猶莫展也傳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以三月之字為音豈達聖人之口耳哉

夔論

自知審音者言有所不慙而非矜喜得其君者智無隱而必期有以自效蓋士君子之生世必期有以自見肯與區區草木同炎而共盡哉方虞帝之命九官也八官皆遜而夔獨無所遜且復昌言于帝前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於讀如鳥及益稷之論功也則又贊夫詔曰云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前之語夔之喜得其君而所以自期者後之語則夔之所以叙其樂之成果如其所期者有以見其收功必效而無言之不酬也夫以舜之樂得夫夔而益和夔之道遭夫舜而益章此夔之所以屢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道其功而不遜者誠所不慚故也昔在先朝李炤欲下其律乃自言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夫以炤之為樂而自許已如此則變之樂為可知矣李炤鍾見長編嘉祐元年

疑也劉薛王蘇林梅胡李乃以前語十字為益稷篇之脫簡復出亦何妄削聖人之經也邪大抵學者患在矜無間不為難者此變之所以自嘉其過遽許其君而不

管蠡而不識聖賢之事業衆之所難以聖人處之為甚易聖之所就以衆人觀之為甚疑遺屨失著之徒夫亦

則克祭則受福如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由學者德之為果然邪以小人腹度君子心不既指以夸讖

之辭哉明乎此則知變之所以自期為自信矣嗟夫變龍稷契等人也始帝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蓋是以典樂之官兼教事者其賢為可知矣而記禮者乃以為變不

達禮其知言歟方帝之命夷秩宗典三禮也夷巽之變則夔固非不達禮也唯其禮樂兼備特在當時知樂優

於禮爾教國胄子直寬剛簡不達於禮者能之乎唯直唯寬唯剛唯簡則知教之所由興矣而溫而栗無戲無

傲則又知教之所由廢而師道亦裕矣孰謂變其窮歟且昔重黎之舉夔為樂正也重黎欲求人以佐帝曰

樂者天地之精得失之節也變能和之以乎天下一而足矣故荀子曰知樂者衆矣而夔獨傳一也豈為不達

禮哉嗚嘻人之好樂也甚矣其不可奪也先王之時以樂合天下之情是故必命大賢深窮情致而後聞者日

聒是以無益於智又何有於物類之感而啟人之信喜哉人之化感尤在觀聽樂缺至此此釋之徒所以得竊其鼓舞之權取西戎俗蠻之樂而附之慈悲不忍之聲

則又比其鏡鉢八音者而易其為樂之名度以鄙猥辛

酸之語而叶之曲破以施之服舍之側于是乃有俛俛辟經而品校精否者果何為邪情實之相變理固至是故子嘗謂洒其金碧則釋者萎制其鏡鉢則釋者寂矣于是引而歸之先王之聲教以動化于天下則移風易俗吾知其不難矣又何俟于異世之變邪

申都

虞帝之未嗣也職為司徒故其後有司徒氏司徒之轉又為申屠勝徒申都之氏按漢功臣侯表張良以廐將

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則作信都信申古同音也然在史記作韓申徒而良傳復作韓司徒一也

王符言之詳矣潘夫論志氏姓篇云沛公之起良生屬馮沛公使韓信畧定韓也立橫陽君成為韓王而拜良

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曰司徒或為勝徒然其本共一司徒也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妄生事意以

為是乃代王為信都也由此觀之則知當時已自疑誤然申都之為司徒固也顏籀不知乎此直以韓申都為韓王信劉知幾直又以為韓名信都謂子長謬去都而

留信疎矣又甚

辯帝舜家

孟子曰舜生于諸馮即春秋之諸野冀州之地遷于負夏地卒于鳴

條東夷之人也在河中府安邑或云陳留平丘有鳴條也定陶鳴條義不得在陳留又

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帝記言河中又舜家信矣亦見廣川家學

失之禮記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為南夷之地不已疎乎

夫蒼梧自非五服人風燥劃地氣高瘴在虞夏乃無人

之境豈巡狩之所至邪方堯老舜攝也于是乎有巡狩

之事今舜既已老期勸劇形神告勞釋負而付禹則巡

狩之事禹為之矣豈復躬巡狩于要荒之外也哉是以

劉知幾之徒得以披厲王流彘楚帝遷邠及夏桀趙嘉

之事而疑舜禹之明德必嘗攷之象封有鼻今道州故墓

在于始興幽明錄云始興有鼻天子冢葬天子城即南

後賈南康昔人不明義均封于商故女英之冢在商

為何人乃象冢也見義均封于商故女英之冢在商

商均女英蓋隨子均徙于封所而死葬焉有說別見

欽定四庫全書

其餘支庶或封巴陵或食上虞采西域邑池陽與夫懷

戎衡山長沙無錫故其墓或在江華或在巴陵上虞湖

之浙虞帝之迹徧所在有風土記上虞有舜家郡國志

云上虞東有姚丘舜葬之所東又有谷林云舜生之地

復有歷山云舜耕于此而嘉禾降之又越之野封姚

山記以有舜父耕封而風土記有舜父庶之野封姚

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云民思之而立

風姚丘云舜東夷之人生于姚丘姚丘之汭損石又始

寧姚丘山在餘姚西六十上虞縣之東木作桃丘之始

寧界有舜所耕田始寧乃故上虞之南鄉也今有英北

亭虞淵皆在小江俗呼為公孫又對小江北岸臨江山上

有立石謂之損石俗呼為公孫又對小江北岸臨江山上

袁宇石謂之損石俗呼為公孫又對小江北岸臨江山上

乃有舜廟徐餘碑謂是舜之所都而營浦南亦記有舜

巡宿處而道州學西有虞帝廟營其它蓋不勝記如營

唐廟舊在太陽漢漢今不知處漢以來廟狀俱山下至

胡曾權廷唐始復之九疑廟初王經勸奉詔修歲春秋

降祠版蓋皆禹為天子帝之諸子分適他國其之巴陵

者登北氏蓋從之故其墓在于巴陵帝之第三妃帝

之三妃不得皆後于帝死既葬于陳倉則其先死矣

有黃帝孫漢妻陳倉倉自有墓則黃陵為登北

之墓審矣世以湘陰黃陵為舜妃墓而臨桂縣城北十

之葬俱經今江華有雙女冢十餘丈周二里亦云二妃

哀洲圍經以為二妃哭舜而名亦妾特舜女也唯登北

欽定四庫全書

氏從徒巴陵則其二女理應在焉故得為湘之神而其

光昭于百里是皆可而改者胡自氛氛而爭為堯之

二女乎舜之二女一曰宵明一曰嫫

在有之何邪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大荒南經

有陵臺帝舜葬岳山又海內北經有帝舜臺之類

說別見蓋古聖王以于其位恩沾于保隅澤及于牛馬

赴格之日殊方異域無不為位而墳土以致其哀敬而

承其奉是以非一所也顛覆堯湯之墓傳皆數出漢遠

國國皆起國廟亦若是也是則九疑之陵或弟象之國

所封崇爾漢惠帝元年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今山陽

廟六十七十所自四十里高廟也至元成時郡國祖宗園

旁立廟并京百七十六園中各有殿便殿不然商均窆

也大荒南經云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叔均之所葬

也而九疑山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非商均徙此因葬

之後世遂以為虞帝之墳邪山海經古書也第首尾多

鮮記云南方蒼梧之東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

沙零陵界中此世所憑信者蓋後人所增長沙零陵名

出秦漢非古明矣嘗又訊之大傳符子之書虞帝遜禹于洞庭

張樂成于洞庭之野于是望韶石而九奏則帝蓋嘗履

欽定四庫全書

洞庭而樂韶石亦既遜位而歸國矣通高後十八載乃

特立亦謂之韶石故集倦錄言帝得脩身之道治國之要睨目

端坐冉冉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八十龍之門泛昭回之

河其中有九疑山焉歷數既往歸理茲山是則九疑之

游特夢想之所屆者是以蔡離九疑碑辭乃云解體而

升而胡曾九疑碑圖且謂今無復墓然則蒼梧之藏有

其語而已矣真源賦云因南狩走馬逐鹿河中之壠焉

可誣也世遠論畧而諸生若信蒼梧之言為出于經而

予之言亦難乎為信也李白云重瞳孤墳竟何是則虞

帝之家不明自昔以為恨也王充謂舜禹皆以治水死

初樂聞桂林不期之說當矣然謂舜因天下無事肆親南

巡擊歸路殺而期而因葬之至此始皇孝武皇帝

後成禮又大妄矣書云陟方乃死說者以陟方為巡狩

孔氏謂升道南方以死韓愈非其說曰地傾東南南巡

巡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蘇軾

亦謂陟方猶升遐乃死為章句後學誤以為經文書云

商禮陟配天唯新陟王故汲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然

欽定四庫全書

則在位五十載陟者為紀帝之沒明矣蘇謂陟方猶升

紀年解者又何必區區以非五服之地巡狩所不至言

哉佛又謂伐苗民而崩于蒼梧伐苗

道于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愚

也非能必而據之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

即誣也予既考定有虞若三妃有鼻諸孤之墓一旦明

白歷歷可知如此抑不知予之愚誣邪韓子之愚誣邪

發揮六

堯舜用人

堯舜皆聖人也其為治則既無不同者矣然稽所以為治何其異邪方陶唐氏之用人也必須僉舉而後舉之又必反覆難疑然後用之至於虞氏咨俞一出諸已有其舉之莫或廢也未嘗一言以疑其臣下舉之之私與

人材之濫者朝廷之上急莫急於用人也而二帝之人奚大異也或曰堯不逮舜故每疑其臣舜德光堯故無敢繆舉此臯陶之所以為帝難之斯亦妄矣夫堯舜之為治豈容心於間哉亦善為應而已曰都曰俞安有二道一難而一易者正亦不得而不然爾且臯陶之所謂難之者非不知也堯自不易之爾伊尹嘗言昔者堯見人而知之舜任之而後知禹則成功而舉之三聖之舉異道而皆成功是則天下之知人莫堯若也今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三十七

曰不知人則何以得之於舜乎惟堯能不自信而舜唯不自任不自信故謀之人而參之已不以大臣之言而必從不自任故明之心而合之外不以獨炤之精而遂間使疑其下蜀以得人而亦何以為治邪雖然虞氏之時用人由已四族去而二八升陶唐之代反覆備至然四凶在廷則弗知去十六俊在野則弗知舉也是何邪說者曰史克之言是堯之不能爾噫亦厚誣矣夫所貴乎堯者以能允釐於百工也今也以抑元凱則克明俊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勸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奎

滕錄監生臣莊文煜

德為虛言長莩四凶則百姓昭明為妄語矣聖人豈徒言邪蓋莩僕之去也宣公不能而行父能之彼史克者恐宣公之以不能去為恥而行父以擅去之為專故借是以為釋爾乃若堯舜之為固皆以垂法於天下後世者也抑再質之十六俊之舉非一載也固有堯舉之者矣四凶之去亦非一載也固有堯去之者矣惟堯之時黎民變矣故十六俊不盡舉不足以損其猷萬國和矣故四凶不盡去不足以病其治不足損其猷是故知而

不舉將以訓後世之審官也不足病其治是故知而不
去將以訓後世之御姦也而舜也起微出側以立人極
苟不盡明於黜陟則不足以變天下之耳目是故納於
百揆則八元八凱不得而不舉賓於四門則流放竄殛
不得而不行是故昔不舉而今舉者將以訓後世之用
人昔不去而今去抑將以訓後世之屏姦也是固不得
而不然者雖然凶去俊舉朝廷清明而天下以治萬物
以安此其宜也俊不舉凶不去玉石雜揉而天下亦治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萬物亦安又何邪或曰禹之征苗受命於舜則舜之去
凶亦受命於堯也堯將禪舜恐天下之未安也故留四
凶以遺之去存十六俊以貽之舉俾其去取於一旦之
內而厭服於天下之心是一說也夫如是則堯舜固已
有心為之矣三聖之授受顧豈後世姦險相濟者若邪
舜之所以信於天下之人者亦豈俟於今日去凶而舉
俊邪天下固已信之於竭力耕田供為子職之時矣豈
猶是邪大抵堯之圖任一皆始謀於下故其所舉不得

俱當而其所任有不得而不難舜居山澤之中退藏於
密天下之材否平日已茂聞而熟詳之矣及一朝而達
之天下則材者為我用不材者自我去事至而應物來
而名以故不下几席而得其情又奚俟於反覆疑難而
後用哉况其所用稷契之倫皆出中命故或僉舉有不
待於難疑而後可也嗚呼人其果難知邪其人堯邪惟
堯而後與之合也桀邪惟桀而後與之合也非必不合
也人君惟去其如桀者而就其堯者則奚患乎不知堯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與桀也固嘗言之知人納諫君人之第一載也納諫者
非有甚患也特患乎人不我諫耳納之與否惟君人之
為之至於知人天下之至難者君能知人萬事畢矣堯
舜之所以治由此道也後世而有作者其能以外此乎

論治水先後

天下之事未始有人之不可為者也得其理則無不易
違其理則無不難方洪水之為患也堯求有以治之者
可謂急矣然以鯀則不治以禹則治之何哉得其理不

得其理而已矣夫水之居於天地之間也猶氣血之周
於人之一身也一身之間血氣之流無餘欠也方水未
又豈有餘乎壅之失其道而特行於地上爾及其既又
又非其欠也導之得其理而遂行於地中也孟子曰智
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又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禹之治之豈任智鑿於間哉亦不犯焉而已矣方行地
上伯禹治之必有所從始矣浩浩瀚瀚川原為一吾不
知畚畝之功何從而施哉後世之人見其功之無涯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不獲其迹求其說而不可得於是以為神聖之事非人
力之所能致遂引而歸之不可窮詰之域而怪誕之說
行矣為老子者至謂道有所謂金丹之靈得而餌之則
可以知萬物之名究川源之理而禹嘗得之未始不真
以為策雷電而役鬼物也不惟學者疑之始吾於此蓋
亦嘗疑之矣於是盡取凡禹貢之傳而讀之則無不以
為禹之施功自下而上始之於冀次之兗青徐而終
於雍雍土最高故治最後其說也蓋以禹貢之所叙九

州之次言之未嘗不笑之也夫上者水之源而下者水
之委也上者既已襄且懷之則下者淹沒而無餘矣今
也治之而先乎下萬萬無是理也吾固謂治水者必上
流始顧禹亦豈能倒行而逆施哉予乃屏衆傳攝伯禹
之書而復之目營手畫於九州之次而不得其說則復
稽之九州之次以求之又不得其說也於是退而求之
渠山之文而始得其說焉然後信予之所謂始上流者
斷不疑矣夫九州之別不在於水工方興之時而畚畝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工必先於水害尤急之處蓋別州者不緣乎其水而
治水者不限乎其州不緣乎水是故荆梁皆及於沱潛
沱潛者江漢之別也不限乎州是故壺口必載於梁岐
梁岐者梁雍之山也始於梁岐有以見上流之必先及
於沱潛有以見下流之居後事不愆矣子曰禹別九州
隨山濬川禹曰子隨山而刊木夫濬川刊木必隨乎山
者上流始也山豈可濬哉曰渠山者渠水而已是故四
列之山自正陰以至於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

河以及於江亦自北而南也漢汭及岐河之始功也至於王屋濟之始功也渭自鳥鼠洛自熊耳淮自桐柏此隆列之山也漢自蟠冢江起汶山此陽列之山也孰曰先後之次而不可見乎濬澮澗以距之川決九川以距諸海先下乎哉抑又求之堯水之害盛者莫過於河濟而短者極於渭洛河之害在於冀兗雍而濟之害在於兗青徐是故河濟則治其近而不治其源洛止於豫渭止於雍是故渭洛則附於河而不待致力蓋河一治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渭洛自從也且九州之地固非皆苦鴻也有甚者矣淮次於漢漢次於江江次於濟此小大之別也淮之所被者徐而江漢之所被者梁荆揚顧河之害則冀重而雍輕濟之害則徐輕而青重至於江漢則荆揚為尤多也今治冀而首於雍則治青者必先於徐而治揚荆者先於梁也必矣所謂水之道也夫惟自上而下故揚州惟一數淺原而兗青徐則無山事不愆也若夫九州之次則特沉洪既平之後分別疆界險其餘浸作其平陸

乎土定賦之叙爾以故自北而東之轉乎南然後折乎西以復於王所而九州之叙則又貢賦已定而銓次功績之輕重短長先難後易之次爾以故先河漢次江濟而末後於渭洛若夫涇則小而附於渭黑弱則又遐荒而尤大其功尤難故冠之河首俱非治水之先後也是則禹貢之書實非治水作也以定賦而附見伯禹之功也九川之列非出治水之時也乃史官所條難易之次也是故次渠山於九州之後而綴九川於渠山之尾斯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可見矣竊復索之水之功始於河而訖於河首於雍而終於雍徐兗梁荆往來經界皆非止乎一至今而曰雍土最高而治最後豈理也哉嗟乎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為耨也因苗而為教鯀之治水惟知以土勝水而不能從其就下之性於是堙其泄以逆犯之而激其怒故一行汨於下而五俱廢上帝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至於殛死禹乃嗣興從而渠之九疇乃錫九疇者出於理之自然而非人力私智之所致者也是故順之

則吉逆之則凶然則伯禹治之豈任智鑿於間哉直不犯焉而已矣嗚呼由禹而來惟商都河北時或墊圯然而遇圯輒遷故說無大害春秋之際山崩地震變故畢備然而獨葭河患則禹之功施於人者亦大矣後世之水患固無以加於伯禹者而一河之患詎未見其可治何邪亦舍順逆而已崇其防而慮其上此何見歟夫又安知鯀禹之所以為功哉興利之臣何至殘民而與水爭尺寸以盛涯壩之鬼歟予論治水之叙愴禹之功傷乎世之用鑿而不足以知禹也故重嘆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場帝水戲

隋煬帝蒙眊輕娟不脩政事荒於嬉戲大業間勅學士杜寶常脩水飾圖經一十五卷新成以上已會羣臣於曲水縱觀水飾有神龜負八卦出河進於伏羲黃龍負圖出河玄龜銜符出洛大鱸銜籙出翠鳩之水以授黃帝黃帝禱於玄扈鳳鳥降於洛上丹甲靈龜銜書出洛以授倉頡堯舜等坐舟浮河鳳皇負圖赤龍載籙出

河授堯龍馬街中赤文出河授舜堯舜觀於河渚值五老人來告帝昶堯見四子汾水之陽舜陶河濱黃龍負黃文符璽之圖出河授舜舜與百工相和而歌魚躍於水白面魚身長人奉圖而出授禹舞而入河應龍以尾畫地渠決水源禹從之治禹鑿龍門疏九河濟江而黃龍負舟玄夷倉水使者於是以山海經來既又遇兩神女神泉之上帝乙觀洛黃龍雙躍化為黑玉帶以赤文周公輔成王舉行舜禮榮光幕河其類凡七十有二以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七十二航貯之迷進為樂嗟乎名教之內其樂固自多矣何至於以聖賢為戲不亡何待
貢法非不善
彼哉龍子之言古也貢何為不善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者自治其田而貢其稅畝五十而以其五貢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畝七十而以其七助而徹則公私合併百畝而取其十畝矣貢者獻也助者藉也至於徹則徹之而已先王

之制名斯可見矣。貢何為不善哉？昔者先王制民之產，豈固欲為之數邪？不得已焉。爾五十而貢，此伯禹之與民約者，非可加也。蓋有損而已。今而曰校數歲以為常，豈先王之意哉？原禹之法，亦曷嘗不本之時邪？願後之人不違其宜而易之，以削是故有不善焉。可以是以而議禹之法乎？今也觀戰國貢法之弊，而以病禹，此何理邪？樂歲多取不為虐，豈君子之言哉？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是知夏氏雖曰定貢，蓋亦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輔之以補助之政矣。何特於周為亦助哉？黃帝之時，八家為井，故十利得一為公田。公田之有助亦已久矣。何特夏之為亦助邪？三代取民雖名不同，然取之以什一，初不變也。什一者仁義之政，而三代之中行也多乎此，則重之於堯禹而入於桀，有以傷乎民而不仁少乎此，則輕之乎堯禹而入於貉，無以養乎上而不義，皆非三代之中行也。惟貢則有末世不善之弊，而禹不能逆變於未變之前，助雖有久遠可行之善，而固不能專用於

已行之後。然則周兼貢助而以徹法取之，亦時更而事異。爾說者故謂周畿內用貢稅夫而無公田，視年之上下以為法。畿外用助制公田而不稅夫，因民之餘力以治野。詩曰：雨我公田，而周禮遂人興勸里宰歲時合耦於勸旅師聚野之勸粟，故勸為助。惟助為有公田，此則周之用助也。令地貢以司徒均地貢，以土均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以年之上下出欽法。此周之用貢也。惟其稅畝而用賦，則助之蘊已久矣。此孟子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所以特援詩以明助而不及貢，誠知當時之貢不善而欲滕侯之為助也。夫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畿外之邦亦自內外異矣。雖然皆什一也。九一者自井言而什一者自藉言也。自康成匠人之釋謂通率什一為正而顛達之徒乃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十而貢一，是則助之所取者重而貢之所取輕矣。豈孟子意哉？雖然夏商周之授田一矣，而其數不同者，則伯禹之時況於未遠九州之土固有見而未作，作而未久者，人功未

足以盡地利而可耕之地尚少，故家五十畝而授，訟厯商周人力浸廣，疆土益闢，是故商七十而周則百，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嗚呼！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則其法之略於夏而備於周可知矣。皇氏劉氏乃謂夏之民多，故家五十，商民稀，故七十，周民尤稀，故百。熊氏則謂夏之政寬，故一夫之地稅其半，商政稍急，乃稅其七，至周煩極，故盡稅之而費公彥復取六，遂上地與夫司徒四等據地之法為言。謂夏之貢據一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地家二百畝，甸百畝，而萊百畝，則二百畝而稅百畝，是五十而貢也。商之助法據六，遂上地甸百畝者，萊五十，故百五十畝而稅一百畝，是七十而助也。若周之徹，則據不易之地百畝而盡稅之，是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豈理也哉？夫又豈知三易之地，周室盡有而六遂之地與司徒之法已不同歟？夫不易之地家百畝，則遂人之上地田百畝也。一易之地家

二百畝，則遂人之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則遂人之下地田百畝。而萊倍也，是何周地益治乃多下地而夏商之世反無也邪？況乃遂人上地加萊五十，則既異於其說，反覆無據，則更以為司徒主鄙言而遂人主野而言，徒亦不知六遂加萊司徒三易高下之法，豈得以是論之三代之貢助歟？夏據一易固有上地，商據上地，豈無一易之田哉？且既曰皆什一而載師之征復二十而一，若二十而三，與十二不同者，載師之法征也，特征於有地之主，而非取於井牧之民也。嗟夫！閭師司稼，此貢也，非助也。以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出欽法，則歲以為常。豈夏后之法哉？孟子之言，蓋以救戰國一時暴取之弊爾。今夫九州之貢賦既有每歲之常矣，至於他時歲儉境驗乃復有錯出之賦，因時制變凶年，豈有取盈之理哉？惟其後世不善用之，知取必於每歲之常而無難出他等之時者，此其所以為弊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不全歟？惟昔太宗皇帝既平河東制和權之法，是時米

斗十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厥後物貴而糴不改遂為河東世患夫謂河東和糴為弊政則可謂太宗皇帝和糴之法不善則不可禹之貢法謂後世不善用之則可謂禹之法不善則不可今也漸於戰國之弊而以之議禹法是乃目熟無鹽白頭窪目之狀而議南威西子非必天下之正色者也吾故曰彼哉龍子之言古也賈何為而不善哉

辯塗山伯益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古往之事學士之言十失而九伯禹娶塗山而立記於巴渝又起祠於陸渾會於塗山而建碣於鍾離後指表於巴渝益先禹死而避啟於箕陰請章陳之陸渾乃三塗山故盟會圖云塗山在亳州非塗山國誤矣蘇鶚演義書塗山有四一會稽山二渝州三涿州皆置高廟四者文字音義所云塗山古國禹娶之地然以宣之當塗是為益謬矣夫巴東縣塗山巫山也以其近江禹生之地尤非詳紀注夫禹年二十而事舜舜命繼鯀治水蓋八載而後洪水乎洪水平然後作其九州故夏書云作十有三載乃同九州之同逾壯蓋數年矣方其作州也實始冀兗冀

充治然後作青作徐揚年三十娶於塗山以年計之正當急於徐揚之下故四日而亟往趨事則娶在壽春之塗明矣舜受禪時禹纔十餘歲又二十餘年而娶故呂之初亦不接於鯀極之日其去鯀極也遠矣十歲非能治水之時也顧達更謂舜攝之年九州治畢尤殊要並詳紀昔吳伐越蘧會稽得專車之骨使人聞諸孔子孔子以為防風氏之骨禹致羣神於會稽所戮者會稽棟山也一曰塗山即防山也故傳又云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守封禺之間塗山之會最近而最後至此帝之

所以誅之則會之塗為會稽之塗明矣地名改易最為煩亂今宜州南陵之東南有故當塗城及高塘記皆以當塗山之國應氏以為禹娶塗山侯國按今當塗乃太康二年之於縣縣成帝時以江北之當塗合入塗于湖者偶立當塗縣屬淮南晉州郡志云愍懷之亂郎那王潘出鎮揚州因徙北江南下金陵建大業衣冠禮樂郡邑之名並隨渡江

康堯之諸臣惟彭簪臯陶伯益為最壽臯陶年百有六而伯益逾二百年計其年亦皆前禹死矣烏有所謂避啟者乎臯陶當高辛氏之末事唐虞及禹受禪從之則年百六七十矣伯益乃高陽氏之子其猶子黎達事其父則高陽之胤益年不下四十應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如年二百六十始及禹之受禪且

致於書何嘗有遜益七年之事惟臯陶見禹受命之初亦不及禹之沒故其序曰綱佐而綱明粥諧言其建謀則明為高之終遜之德也止此孟子之失凡此之類書之則不勝書辨之則有不足辨者聊引其彙觸而長之可以三隅反矣

小弁序

小弁之詩刺幽王者按其序則太子之傳作焉然稽孟子乃以為人子之怨大者何哉夫既以為人子之有怨則是詩不得為太子之傳作而詩序不出乎孟子之前矣孟子之言或且妄乎曰不然人子之於親也惟欲用其情爾於吾親而不得用吾情是故時而至怨怨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情而已如其傳作之則是陳義以達其情者高子雖固豈得以為怨乎惟怨之生猶煙之方鬱也不有以抒之則其志不能以自見而為溝瀆之經矣故必有以抒而合乎義是亦聖人之所許者惟其非義不得其情此高子所以謂之小人也孟子曰親之過大不得不怨然則此詩為人子之心有愾而作明矣使由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其傳其怨豈得為愈疏乎且凱風亦非人為之作也曰若是則詩序彼皆非歟曰不然小弁人子之為詩也詩序聖人之所作也夫曰刺幽則其義已該矣而說者以為子之怨父不可以訓是以託諸其傳而已雖然中山勝趙臺卿俱謂伯奇所作劉更生且以伯奇為王國子正謂繼母欲立其子伯封而譖之王王以信之豈其然乎方幽王之璧申后而愛伯服將逐其太子宜白而殺之故太子作是詩而伯奇何稱焉伯奇尹吉之子也吉

甫領嗣妻之慙而伯奇黜固似之而非未足登也曹子建惡烏論云吉甫聽後妻之讒欲殺伯奇厥弟伯封求之弗得乃作黍離之詩俗云吉甫悟而遊於田見伯奇為鳥伯勞因體其妻斯固守信然韓詩亦以黍離為伯封作則伯封之作黍離也民莫不殺我獨子濯豈其傳之言哉跋取周道翰為茂草豈伯奇之言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夏氏戶口

衆寡為貧富而論相者亦以近郊戶口為優劣治亂之迹亦得見諸此也養民者君相之職也是故先王以天下為一家省刑薄賦歛所以懷保而存撫之者無不至視猶赤子惟恐其生之不蕃也成周之時司徒以保息愛養萬民歲終登籍則王拜而受之鄉官稽比較登其事尤悉故成王時生齒之息至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有七十三幽厲之亂黎民凋喪抵莊王十三年五千里外已非天子之御自公侯達民止千一百八十

百九唐志開元二十八年戶亦止八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一獨通鑑言天寶初天下妻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三十四皇宗帝時三司所上亦載唐戶九百八十二書莫見然仁宗宣帝時三司所上亦載唐戶九百八十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蓋為有據乾元三年校天寶損戶五萬八千八百三十三當是時雖河朔強梁民賦不入平便有其半亦匹其半矣以此校之通典為實僅少七千然唐志言減天寶戶五百九十九校之實僅少七千四又十萬則知天寶戶最數無非大約方水徽中天下進戶多上問戶部高履行隋唐戶因秦大業八百餘萬自是州縣率相偽增

四萬一千九百有二十三而諸侯之國猶千二百按公二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干戈鼎沸民不聊生故其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民蓋以身而為累矣已則又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則復以家而為累矣如此則奚望乎人之蕃息也自時厥後戰國縱橫生民魚肉秦築長城四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餘萬伊闕之敗首斬二十四萬長平之戰死者亦四十萬餘如十萬數萬若五七萬莫可殫紀然如七國之戍猶五百有餘萬秦項殘鷲斬殺

十有四萬奈何憲宗弗之或恤勤兵捃割閭越之俗乃至計產而育民迫餒餓往往相食嗚呼氏之生肅代德憲間可謂真不幸矣郭子儀請罷兵於前獨孤及請息疲於後而聽者蔑或聞生齒之虧全由橫歛李勃每為言而憲宗且不省方時氓民雖欲求同草木自生自死於天地間不可得也或曰有盛必衰有成必毀此天地之數也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隨高祖而煬帝繼之唐明皇而祿兒繼之盈極復虧固非人所能遏此胡寅所

無藝漢初平城兵才說三十萬而人之以萬數者僅逾二百逮孝文時六十年間休養生息煙火萬里不幸武帝窮奢黷武末年海內虛耗大半所謂代天地司牧者固如是邪降魏訖周或離或合蓋不足比齊高置校籍官納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有八隋氏平陳有戶僅四百萬三百九十九萬九千六百四十四即後周數大業二年乃至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煬帝承之遂恣荒淫首營洛邑月沒丁丁二百萬洛穿准引沁通涿還築長城率逾百

以謂博古者言自古人君養民至千萬戶則止謂三代不之見兩漢而下誠未有溢此者何獨不經而乃不知漢元始開戶至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年口五十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永壽三年亦至一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世紀元始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永壽戶千六百七我宋寶元之元戶一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七編年一千三百一十萬寶慶二年乃至千九百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七嘉祐三年一千八百八十二

萬丁男不足充以婦女亡死大半倍之大業之季乃至十室九空身喪國滅北史云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七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達於河自汶唐氏承之正觀末年戶猶不三百萬迨引河達於淮洛達於河自汶唐氏承之正觀末年戶猶不三百萬迨終天寶唐興百四十載而人戶僅比於隋乾元三年戶三百一十萬四千七百二十六時一百九十六州課戶一百三十四不課戶一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三十一二肅宗即位較戶籍祿山一亂損戶五百餘萬五年之間三又失其二矣所以然者徒內以一楊太真外一李林甫爾成難敗易可傷也哉通典天寶十四年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

百九十九萬見曾鞏太祖何獨不見之見哉仁宗宣帝嘗讀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頗問侍臣天下民籍簿詢不能對乃詔三司編修院檢閱前漢以來戶口上之國家首經戶部錢太祖皇帝初年三百一十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八戶才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宋末年州二百九十七縣戶已八百六十七萬七千九百五十七安養之效若此建隆元年吏部洛取諸道見在漢長吏以戶最在官戶口增耗為州升降未幾罷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按公二年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課故州縣希旨攤逃瘦蔽多以客而為主若為增者故伏無忘記每帝之即位戶口墜撮之田大數以見滋減帝以後且不復較則固其大畧者孝平以來莽眉繼起存者不十二三孝桓而後中卓迭作存者十一二矣民哉民哉不殆於無生哉嘗竊竊之唐虞伯禹升平者三百載而自湯至盤庚且二百年保民之主世出固非後世無事淺促者比戶籍於時又豈千萬而已邪然稽之傳禹平水後口才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雖云堯代水土初平民戶未息然塗山之會贅者萬國不以侯伯葛有甫千口而可國者人民財用在天地之間亦血氣之周於人之一身也豈有餘不足哉以隨平陳不三年而戶之增者五百萬雖云時平滋息亦豈能若是遽此則文帝好為吏事郡縣竭力按括所至雖能驟致富強而大業之亂已瓦解不可復故朝廷雖極富而郡縣已極貧兵籍至繁而民力已至困民之膏血今日已盡而明日之兵亦竭矣

魏太和間民苦戶調至更相隱冒三五十家而共一

戶楊突括隱戶畝田四百萬而民以重困開元中宇文融檢括隱戶差田一歲之間至收八百萬畝而生民之力亦盡戶置何若古先王與民為生後世不能與之為生則聽其自為生亦已矣又從股苦之征科日來疾視掬斂苟不至貧賤潰敗者不已此無以為生者所以於不忍之意如先王之季者豈惟民之罪哉昔簡子為保障而尹鐸捐戶數以寬民及韓魏亂而襄子獨免則前日之寬民者所以為襄子一旦之歸也民何罪哉虞夏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民養之既至教之又悉而無札瘥兵革之禍父子祖孫貫十數世為太平氓代天地之職者斯無媿矣故曰保民而王不能保臣民何為保王哉

闕龍逢

桀紂事多過實

凡事出於千百載之下不幸而不知其詳則宜疑以傳疑何至妄為之說哉闕龍逢桀之大夫也其當時之死君臣之間必有曲折第後世不得而聞之爾而為說者必從而溢之其可信邪竊嘗求之逢之入諫也是豈溢

惡之言哉上下之交亦有間言者矣其在竹書始以為諫瑤臺新序則以為諫酒池然其為諫一也及其死也韓子以為傷其四肢而劉向則以為拘之其事為疑然至符子則復以為就炮烙孰為信邪夫其說曰桀觀炮烙於瑤臺顧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為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者桀曰聽汝之諫得我攻之不得我刑之逢曰觀君之冠危石而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吾觀汝亡以知我之亡逢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以炮烙也遂赴炮烙速汲冢張華書則更以為諫長夜之宮而薦之以必亡之語桀曰吾之有民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以為妖言遂殺之夫危石春冰言之不倫顧豈逢之語而炮烙之事故之書則紂之行不聞其為桀也大抵書傳所記桀紂之事多出模倣如世紀等倒拽九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牛撫梁易柱引鉤中索握鐵流湯傾宮瑤室與夫璿臺三里金柱三千車行酒騎行炙酒池糟丘脯肉圃宮中九市牛飲三千丘鳴鬼哭山走石泣兩日並出以人食獸六月獵西山以百二十日為夜等事紂為如是而謂桀亦如是豈其俱然哉

外紀用此王充云既牛飲則必虎食矣若池在中庭非長夜矣車行酒則非池矣騎行炙則非林矣故傾宮中上旁流如池掛肉林中滂人取食戰走其中故云裸逐言無節度爾昔周公告康叔以紂用酒期於惡極無足說也使果引鉤索倒拽九牛此但力爾何預於亡而為至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夫吞珠給史一事也韓子以為伍員國事以為張丑弓影致疾一事也風俗通以為杜宣督史以為樂廣之客抱壘出灌一事也莊子以為漢陰丈人說苑以為衛之五丈夫逆旅人勸就國太公也說苑則云鄭桓公寒且作襦韓康伯也別傳則云張蕪誨為長者太史公謂渤海守於宣帝褚生以為北海守於武帝化不孝子仇覽傳謂蒲亭長於陳元謝丞書以為陽遂亭長於羊元挑土梗語戰國策謂蘇秦於李兌史記謂蘇代於孟嘗君體寢石有熊渠繇蘇季廣之異獻毒藥有荆王

燕王漢武之殊而獻空籠亦有淳子髡蔡無澤之不同
流傳轉妄莫可為紀新序楚熊渠見殺石以為虎射之
曰由基見矚石以為兇射之飲羽凌弓西京雜記則以
由李廣他矚石詩注則又謂晉公造弓禮石梁飲羽戰
國策有獻不死藥於荆王中射士奪而食之王欲殺士
對曰若殺臣是死藥矣遂不殺漢武內傳則以為東方
朔帝欲殺之云云顏師古云有語不死之藥於燕王以
既死尚求其藥○國事蔡無澤無語於齊中途失之以
空籠獻而君厚待之一以至芻說稗官此類尤煩如廣
以為淳子兒於楚王
異記玄恆錄俱有妻筆投果之言記言開元中有張李
至大理後調張謂張王恭伯謁裴滯見其妻持筆授以朱
至歸猶在錄則謂王恭伯謁裴滯見其妻持筆授以朱

折塵壁甃無理豈非過甚之言乎老子云世之將衰主
不行德誠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譴逆四時春秋廢其
和天地除其德大夫隱遁而不言輩臣推異而壞常邪
人諂而陰謀骨肉殊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
折廉墜壁無贏龜無腹著筮曰施云云蓋因此而演
之韓嬰詩傳更謂糟丘足望十里管子載言女樂三萬
晨諫端門而聞於三衢衆言殺亂蓋曰不如是不足謂
之桀爾徒使後世庸君僻主多為不義聞諫則拒曰吾
之罪未至於桀也豈不失諸故凡言桀紂之事者吾不
敢盡信也

李逸史仙傳拾遺俱有筮侯為婚之事史以為虛李二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湯之得天下也以仁而桀之失天
下也以不仁以仁存心豈有利於間哉應天順人不得
已焉爾孔子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
桀戰鳴條之野夫桀都安邑而湯都亳亳居安邑之東
而鳴條在安邑之西陟又出其西南河曲之南其去亳
與安邑也遠矣湯之致伐乃不從東逕擣安邑乃從下
反上至於陟而反下乃趨鳴條何邪此仁人之師也夫

京南史乃王整之言桀紂者特類於此昔祖伊始譎於
紂也惟曰淫戲自絕而已及武王數之靳涉剖賢爰忠
別孕斯已甚矣而史傳復有醜鬼脯鄂之文六韜更出
剗心等三十有七章焉故子貢曰紂之不道不如是之
甚也史記紂醜九侯脯鄂侯明堂位云脯鬼侯以享諸
侯伯於廟鬼侯者九侯也而潘人聞其美別孕婦見其女
媿伯之曰春秋齊露露生淮南子開其美別孕婦見其女
殺媿伯以為醜刑鬼侯之女取其珠則非殺鬼侯矣外
紀云九侯入女於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醜九侯鄂侯
爭而并聞之出 台嘗言之揚善毋過辭抑惡毋過飾

師必兼行而倍道今也不然而反迂邈遠餉以出於陟
蓋將以示桀衆而使之知備焉爾以故桀得出而逆戰
於鳴條之野事可明也嗟夫伐人之國又有仁焉予於
升陟見之矣而孔安國乃以為升道自陟以出桀之不
意仁人之師固出不意而襲人乎應天順人猶有慙德
襲人不意而何以為湯乎且既曰出不意矣而故反倍
道而緩期邪其不然必也夫襲非用兵之道九伐之法
無有也春秋之書襲特以見君人而行盜賊之事爾齊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揚善而過辭則人弗信抑惡而過飾則人弗戒夏桀之
惡好貨便佞戮諫嬖嬖一事足以亾矣說者又何必過
為之說而俾人之不戒哉汲冢古文冊書云桀飾傾宮
起瑤臺作瓊室立玉門而淮尸二子乃云為象廡玉牀
至謂其時至德減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植杜槁而縛
裂容臺搖而掩覆群犬獐而入淵豕街辱而席隄美人
挈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巖炭內闕而不歌飛鳥鐵翼走
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注水田無立苗路無莎蘋金積

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敵
秦人之銳士秦人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
之節制固不可以對湯武之仁義節制之兵已不事於
詐譎而况仁義之師乎劉子政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之
其職貢以觀其動桀怒召九夷之師九夷之師皆至尹
曰未可也明年又乏之召九夷夷不副矣於是興師以
伐之仁人之師曷嘗不以正哉而或者猶曰兵行詭道
有險可據彼不知恃我則據之有釁可乘彼不知備我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則乘之用兵之道期於取勝而已他匪計也是故古者伐國不問仁人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方天所贊李靖能因之遂破吐渾宋襄公不能乘之而徒守區區之仁義果敗於泓湯之所以由陋蓋出此道斯亦繆矣李靖曰正兵受之君奇兵將所有晉羊叔子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有交兵必尅日乃為戰不為掩襲陸抗對境行人不絕抗每告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自服也以祐且爾況湯武之師乎詭道兵家之所有也臨危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赴急所以濟其不及者是亦將家之事耳而湯奚事邪始湯之得尹也爰問之曰桀惡甚吾將伐之也如之何對曰可也而非可恃也予其為子往規之於是適夏告以君民之相須者而桀弗惠乃大淫昏大不克明保享於民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邑尹既反而復往為之酒保思入其誨而桀任是暴德誕為厥佚尹始醜夏復歸商而說之以伐夏故曰伊尹相湯伐桀知伐桀者非湯也伐桀非湯則其為伊尹矣時日害喪予及汝偕

亡則天下之民欲其亡也久矣尹湯固不得而已也戰鳴條而後誓非豫戒之兵也兵不豫戒衆志協也衆志協而尚伺人之不意乎然則桀之失天下非湯取之明矣天取之也天何以取之民取之也民取之則天取之天取之則湯取之矣湯豈容心於間哉因民而已故曰湯放桀所以定禹功也襲人之兵五伯不為而謂湯為之乎嗚呼孔氏漢儒之冠冕也其於書亦多闕矣謂文王內秉王心陽率諸侯事紂而武王之會盟津為卜諸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侯伐商之心既乃退而示弱且謂四岳為不得已薦舜而湯出桀之不意率由妄度嗟乎天下之妄說詎勝窮哉前史氏言高定七歲問父郟以湯伐君事父曰應天順人定日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此順人乎小子之言君子至今誦之而乃不詳其為啟誓非湯誓也彼皇甫謚者更以為桀醉不寤而湯伐之其足徵歟湯遜解下隨務光〇詳由在四庫中莊子曰湯伐桀因下隨而謀之不對又因務光而謀乃

用伊尹克商之後遜於下隨隨投桐水又遜於光光投盧水而死亦詳呂氏離俗覽云隨投桐水光投葉水紀元聞之恐其及已帥弟子跋於窾水三年申屠狄者聞之爰踣於河故列仙傳言湯伐桀因務光而謀光怒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遜之於光光遂負石而自沉盧水狄商時人鵬冠子云中河故墨子有中屠投河河伯分流之說雲甫謚以務光為黃帝時而梓襄劉向以為崔嘉謀之秋稱子胥洩治難以矣夫湯之伐豈其所欲哉應順天人拯民水火而已雖然其義則應順天人而其事則臣伐君也是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放桀而後有慚德而無喜色蓋湯之意躬以自厚誠恐啟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因以為利而叛其君者將以台為口實云爾然則湯之心豈以應順天人而自是哉唯不以應順天人而自是此仲虺之所以陳諭引義而廣釋之深有懼夫湯之憂媿不已而有害維新之政且將以破天下後世之見惑者嗟乎以湯勇智豈以天下動其心哉其克商而遜之蓋有之矣彼下隨務光其何以承之邪昔有堯嘗遜天下於許繇繇耻之而不受退逃

箕山莊周稱之且以為有子州支甫者亦蒙堯禪而舜亦嘗以天下遜之子州支伯與夫善卷北人無擇若石戶之農又有狐不偕者亦以為不受堯禪投河而死茲蓋戰國之際分義不明君臣相賊故周之論唯有所激然聖人之授天下豈如是輕哉此太史公所以致疑於下務而以許繇之事為虛語夫以天下遜此堯之至德也堯知天下之將爭且亂而欲以遜禪示天下後世之標則以矣其非一日也豈唯其子之不肖哉朱而不肖九子而俱不肖乎且舜之未見也其遜固非一人矣其遜四岳也則許繇已在其列矣許四岳之祚也說者又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奚必為異而以堯之禪為虛哉羅昭文云治天下者必曰陶唐氏有虞氏嗣天下者必曰無若丹朱無若商均足陶唐氏為聖人而朱均為不肖矣天下知朱均之不肖而不知商均之不肖在陶唐用朱均於不肖也陶唐將推大器於公也故以不肖名而廢之然後傳家不自我而家子不自我而子而不係乎朱均之首否也朱均蒙不肖名於後世也許繇之遠蓋其章著非寓言者呂正獻云許由不可謂無其人雖然事有大惑不可以不析墨子書言湯以天下遜務光既而使人謂之曰湯昔伐桀而遜於子欲

加惡名於子也光恥之遂投清冷之淵其在韓子亦云然則斯舉也果姑制為之名邪湯無是也

說林云湯伐桀恐天下言

已之貪也讓之務光恐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之云云此以小人之心腹而度之者列仙傳云務光耳長七寸即晉光也荀子作牟光類林遠士傳云禹跡之為上卿光投於河韓子亦云投於河而仙傳以為武丁欲相之投於梁水皇甫謐又以為黃帝時人其不一如此虛相之說右北平桐水在潁川或云在范陽清冷水在南陽西郭周下云此

無擇所投

至周書殷祝解則復以為桀遜湯之王位

夏人為之推遜豈其然邪噫嘻隋氏以唐王為相國加

之九錫而高祖以為魏晉繁文却之不受斯可尚矣然

以兵取而必欲云受禪於隋則猶未免末世之弊陋也

此成湯之事所以至末世為可言歟

小人勿用

易何為而作乎為小人而作也春秋何為而作乎為小人而作也小人之患何世無之不幸世衰封君世辟惑於聽察往往問君子於小人致其舞手蹈足於尺宅之前稔惡連禍無所遮避有似黎丘之鬼指以小人往往

左右顧而不得見當此之時亦可謂危矣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夫小人女子一皆陰類其肅殺之氣中於人也如商醜素雨受其害者日深月慘皆不得而知之自外視之固有似柔脆不能以自立而其為患則莫之禦也小子學易抑嘗即山澤之家而得聖人之寄矣少男少女艮兌之正也而其費乃至於為妾為閹寺閹寺男之賤而妾者女之賤也彼以一陰為悅乎外此以二陰為阻乎內陰幽險險其事正如也雖然上之人固有能知之矣然每弗之去而每近之者惟見善之不明與用心之不剛耽佚樂而好嬖媚爾天下固未嘗一日無君子亦未嘗一日無小人也惟所御之而已御得其道則君子之道勝而小人

從之化御失其道則小人之勢盛而君子從之去此安危治亂之所由分也君子小人義利之間果非甚難知也君子懷義小人懷利懷義者難進而易退懷利者易進而難退難進惟不苟合易進惟巧迎逢不苟合者人

之所嫌而巧逢迎者人之所喜喜故易親嫌故易踈易踈則責之備易親則待之恕待之恕則一遂足以蓋百非而百欺不足以為戾責之備則扶天之德不能蔽纖芥之踈一日之違可以沒千朝之績蓋責之備者每不以為君子而待之恕者常不疑其小人二者既渾則順己者必親而恪正者必遠理勢然也苟簡以鳩其身快暫而忘後恤此人之常情也是以中材之主常遠君子而近小人小人樂有為器近而功速君子行其所無事

業遠而道似踈是以喜功不好要之君常好任用小人而每至於速亂也君子有所恤小人無所耻有恤故每有所忍不耻故無所不為是以小人常勝而君子常窮此天下見治之所以常希濶也伊摯夏庖而興商姜牙商屠以王武百里奚虞之亡虜而霸秦韓信楚之亡卒而成漢苜蓿或袁紹之棄臣而彊魏燕之彊也樂毅去魏魏之起也崔浩辭晉此七君得之而七興彼七主去之而七喪何如是之憲憲也失度佐而有扈伐狐攻專而

驩堯放成駒權而三苗竄侯侈佞而桀奔左強諛而紂折優旃用而晉禍寺貂任而齊危患腐委而宋亂是數君者其好任小人則均而其身及於禍則又等也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使小人而可用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此先聖明王之所以嚴防而切戒之夫豈得已邪禍天下之首壞國喪家之具誠無先乎此也諸葛武侯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由興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由亡也故權德輿論西漢之亡以張禹東漢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

下者其可不深戒於此而佚樂輒媚之是好邪

路史絕筆

昔湯遷九鼎於亳至大同而有慙德武王布車遷九鼎於三巫及鹿丘而不進義士非之是以聖人刊書於君道則首以二典於臣道則始之兩謨皆以若稽古之言命之至商周氏之書俱不蒙焉豈非以堯舜禹皋益稷之事為可稽而商周之君臣有不足法歟曰若引辭李云曰若堯唐稽古作先李善引書皆作魯乃古書也若稽猶曰謹按云爾非訓順與如也兩謨者益稷合於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在子

陶故門人於堯曰之篇上記帝王之所以得天下以下於堯舜禹則贊其上下言帝王所以為治之道以下於堯舜禹則贊其執中至湯武則惟稱其罪已湯不執中邪蓋門人之學所得於聖人之意者如是此則路史之所以為終也且作會而民始叛五典由是而薄矣有虞氏紀論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紀論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其以是觀之論語免曰之說書獨不錄免言禹謨所記乃以爾萬方之語蓋聖人所見之博五為存去也或以為兩有脫錯安矣嗚呼聖人之心其

所以待天下者亦深而所以待後世者亦厚矣唐虞之時為君者揖遜乎其上也為臣者訏護乎其下天下未嘗爭且亂也湯武固聖矣然其事則放焉殺焉伊周固忠矣然其事則放焉攝焉不幸而不變必湯武伊周為之則忠且聖也或聞之不詳其事而襲其迹其能保其終無爭且亂邪是聖人以堯舜望天下後世之君而不願其為湯武之君以禹皋益稷望天下後世之臣而不願其為伊周之臣其所以待天下後世者可謂深且厚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後世學士不知出此而乃以為詩書始終之序皆出偶然無意至溫公作稽古錄爰始伏羲而終孔子遂以湯武之豈聖人之旨哉不然篤信明義崇德報功之前

非台敢稽

路史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三十八

宋 羅泌 撰

餘論一

路大之訓

太常主簿劉君清之逮泌之史何以謂路謨按爾雅路之訓大路寢路朝路門路鼓路車路服皆以大為之稱路朝路寢亦或用露故或者謂設之路側云露之外惟弗得其說爾夫路之所以謂大者臣不知也据遂人職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自遂上之徑至于川上之路凡五鄭氏謂徑通牛馬略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其說蓋本匠人王城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為諸侯之經涂野涂以為都之經涂差之諸侯之環涂五軌野涂三軌都之環涂野涂皆三軌則遂人之路容三軌道容二軌以至徑容牛馬理宜然也又按宮中街謂之壺廟中路謂之唐而堂涂謂之陣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為衢五達為康六達

為莊七達劇驂八達為之崇期九達為遠涂莫枝于遠莫小于徑莫大于路故免置言在彼中遠在彼中林以中林之德晦中遠之德顯也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以作好之利小作惡之害大也涂一曰旅亦謂之行所謂旅樹微行者國語司空視涂蓋藏其數而周禮量人掌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欲知所達遠近修否也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路史者亦大史之云爾公曰善是皇王大統領之義也無以易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海國

從北塞下仰視仰極且在入北凶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復北高而南下日月之道亦復在上從日南縱望斗南諸星仍復在南日月之道亦復在上會稽流沙乃九州東西極際今從流沙之西視日小大與會稽海上無異異戈之國去長安萬二千里西行百日至于條支國臨西海問之惟云長老傳聞有崑崙山未有至者韓愈送嶺南節度使書云海外雜國若魖浮羅流求毛

五龍紀

按十紀二曰五龍按春秋命歷叙云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遁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榮氏云五龍爰皇後君也昆弟五人入面而龍身然以五音五行分配為五龍之名如角龍木僊商龍金僊之類而以宮龍土僊為父又言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部法為龍之逆行無為之化為十二時神是天皇在五龍後矣矣酈元水經云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父與諸子俱僊治在五方亦見李善游僊詩注今上郡奢延膚施縣有五龍山蓋出治之所也故漢宣帝立五龍僊人祠于膚施亦著地理志按膚施今隸延安五龍山在焉有常原水黃帝祠九域志五龍池有黃帝五龍祠四在山上亦曰仙泉祠寰宇記五龍泉出山東一里平石縫雄吼甘美上有五龍堂而五龍谷水乃在耀之雲陽縣雲陽宮西南亦非上黨之五龍山也

杜宇鰲令

按諸蜀記杜宇末年遜位鰲令鰲令者荆人也舊說魚鳧畋于湔山仙去後有男子從天墮曰杜宇為西海君自立為蜀王號望帝徙都于郫或瞿上自恃功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岷山為蓄牧南中為園苑時鰲令死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至蜀起見望帝望帝以之為相後禮以國去之隱于西山民俗思之時適二月田鶴方鳴因號杜鵑以志其隱去之期一云宇禮之而淫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妻取之死為子鵠故蜀人聞之皆起曰我望帝也杜甫每每起歎所謂杜宇曾為曹帝王者据風俗通等鰲令化從井出既死尸逆江至岷山下起見望帝時巫山擁江蜀洪水望帝令令鑿之蜀始陸處以為刺史號曰西州自以德不如令從而禮焉是為蜀開明氏年號萬通生蘆保亦號開明時武都出五力士輔之開明子孫八代都郫九世至開明尚始去帝號稱王治成都自開明五世開明尚始立宗廟于蜀則猶在五帝時以今蜀記

望帝遠記周襄王至鰲令王蜀十一代三百五十年當始皇時號蜀蘆子霸王夫始皇時蜀滅久矣記言儀錯伐蜀蜀王開明拒戰不利退走武陽獲之樂史云在彭山縣則是張儀滅之也鰲水名也宇一作鸞音別縣在牂柯集韻音幣而刺史乃秦官故王充劉知幾以子雲之紀杜鵑荆尸為妄鰲令亦作鸞靈墓在郫西五里

野义落

落□羅剎也國在婆利東黑身朱髮獸牙雁爪碧眼與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林邑為市市必夜至常掩其面畏人之見之也大業三年常駿使赤土至其國野义夜义也國在北海海鬼之北三面抵海俗稱毛布夏服魚皮冬衣鹿豕不能乘馬北行月餘有所謂夜义城其人豕牙颯出頭有肉角數寸又蘇都匿亦有夜义城城中有夜义窟不知深極旁百餘家一年再于窟近設闢祭之或逼窟則烟出觸之輒死因擲尸魄其中博物志言獨南沈黎高山之中有物似猴高七尺而人行曰攫見婦女輒盜之入穴呼夜

义窟沈黎即今黎州漢源也西番部落尤切畏之狗國即五代胡峒所至兩面乃三國王頊所至此類種種悉著絕域見乃為異今釋所繪以怖流俗者蓋以佛國與之比近常所見爾

五勝相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至精交感應不待召予求五運譯之路史詳矣陽燧來火方諸致水箕動而風畢麗而雨土龍致浮桐魚鳴鼓獺膽分孟十膽鳴釜家灰傳漏啄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木愈鷓鴣區湯引勃鵲枝迷語堂蟻之氣舍之出火蚯蚓之塵背之起霧結中投地而兔走箴綴丹帶而蛇去狗舐藥而疊生蓬生地而沙不聚萬應不齊固亦有其故矣蟾切玉橘明珠油鑽針蓋解茶華化牛塩消瓜甘草硬角木賊軟牙碓錫以茹畫筆以蘆洒油以蜜濯錦以魚新衣拘駒然柳絮難蓋不得而誣也今夫魃甌裂毒疏釜致熱薑磁免爆礬線不熱翡翠屑金沙碎鐵雨將至七絃緩大風起痼疾發癩疾作而飽血動蠶餌絲

而商絃絕投醪醉士望梅止渴既呼出而響隨亦形休而影滅以至駝烟殺蛟犀火照怪磁石引針虎珀拾芥勃荷醉猫皂莢宜蟹黍以蟹散粟因酒壞麻得黍而瀉酒得麻而敗蒲荷憎油草木忌桂阿膠止濁犀株離水膠集弦屠狗者狗逐之屠牛者牛觸之理固可言言固可得而復君子舉其一隅淮南劉安之術未必能多而陀頭小人得其一二每以之而行惑固不可不識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三十九

宋 羅泌 撰

餘論二

重卦伏羲

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八卦成列斯小成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六十四矣小成者八卦自重者也造六畫者伏羲而六十有四者亦伏羲也故世紀云炎帝寃八八之體為六十四夫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伏羲之易也而曰八卦相錯蓋一貞一悔必相錯而後見故劉安云八卦可以識吉凶知善惡矣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則輔嗣之言為得其本然而洛誦之流俱以為文王重卦因揚雄之說而繆之也且昔聞之傳說之初赭衣而質春于囂既夢乘雲遠日而行于是筮之得利建侯是則前有豫矣滿招損謙受益謙與損益益稷之言不自後世改漁之離謂之小成可

也未耜之益與交易之噬嗑此小成哉然則不自文王斷可識矣若古聖人立創一事則必周旋反覆極其至而後已固非若後世苟且依違稍可行而遂止者伏羲之時八卦自重亦自詳于施用特未見之文字至連山與歸藏反易上下則爻象已大備而世弗深究降及文王拘囚羑里用以卜筮加竄繇辭更改行數以立大行之策使之可行而後文辭始詳遂名之以周易其所詳定固非為六十四實大衍之說也雖然行數之立亦其本有文王者致其法爾七百六十八卦三千八百四十之變而後二百五十有六其本然也此歷法之所以歷代不能改豈後世邪鄭夫謂文王易八卦之方而次六十四卦其可知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書契說

書之叙曰伏羲氏王天下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按書緯與孝經授神契則俱以為三皇無文故或者謂太昊結繩而治黃帝始有書契而班固鄭玄

馬融王肅之徒更以為文籍起于五帝斯大繆也夫三墳八索不自後世而易卦本草本于羲炎豈五帝之為哉嘗稽稽之先天之書始乾終夬而書契之作實取夬象是則書契之興出于羲氏有不疑者子國之言初未必究乎此蓋偶合爾而皇甫世紀遂爾從之善取據矣班馬之言穎達既已辨之亦謂遂皇刻石已在伏羲前則文字宜與天地並興況史皇固已作書伏羲固已作易豈後世哉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伏羲神農黃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帝之書謂之三墳焉得云無文邪且洞神論三元八會為三皇之前鳥跡之始雖世無有然無懷氏固已封泰山昭紀紀號播之山石其書略已見于尉律則是伏羲之有書契為不迂也又況無懷之前昭姓之後已自不少俱有鏡勒見之封丘葛得謂至黃帝始有書契乎

九井列山

世言神農生而九井自出按九井在賴山荊州記云江夏隨縣北界屬鄉村南重山也并在山北重壑周之廣

一頃一十畝內有地云神農宅神農生此神農既育九井自穿窟說汲一井則八井皆動寰宇記在縣北百里人不敢觸按今惟存一穴大木傍陸人即其處為神農社年常祠之亦引荊州記所言屬鄉村屬山下之穴神農所生穴口方一步容數人上有神農廟即荊州圖永陽縣西北二百三十里屬鄉山東石穴也高三十丈長二百尺謂之神農穴神農生于厲鄉者老子亦生于此故崔氏瀨鄉記以為老子教堂之故處祗今真源老子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祠北三里李母祠門內東院有九井述征記云汲一則八動然當塗南十里又有九井山伏滔記丹陽山南有九井五乾四通大江寰宇記穰之九井與江寧三井皆汲一則餘俱震而廣濟之靜林院亦有九井攷之院記乃開成中宗義所鑿為陰竇使相通引東曦水注之即今之九井寺固知曦井之相通附會者非一矣且若江寧三井在城南五里三井岡而縣復有烈山烈洲臨江中流上有神祠記或以為烈山氏之故跡乃伏滔記

之栗洲也其上有小山如栗王敦舉兵所至者輿地志云吳之舊津是矣內有小水商客停舟以避烈風而名亦曰深洲非古之烈山也

事始

傳曰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己夫物之始或創或基或因或革皆有自來此禮之所由始也故能知之則知禮之所自起知禮之所自起則禮之為有不由己而由人乎哉是則器械舟車宮室之為用可重而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因變之始尤君子所當致意焉者也魯侯有云君為故事何禮之拘彼衆云者飲食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欲其動之協禮難矣哉原智者之創物存乎記注曩之人哀之者亦已衆矣然而或猥或畧偽謬實繁稽之于事賢者為恠易曰斷木為杵掘地為臼白杵之利萬民以濟此神農氏之事也而新論以為伏羲黃帝內傳以為黃帝謂伏羲者蓋以呂覽赤萁杵白為伏羲之臣謂黃帝者蓋以世本雍父踐舂為黃帝之佐爾夫

神農之耒耜亦見于易其為斧斤作鉏耨則見于周書而皇圖要覽若世本則以為垂作耒耨字林又以耒耜為皋陶所作是伏羲先耕而為杵臼神農不以耒耜而耕而易傳之言且不信矣古史攷云神農之時民始食穀釋米加燒石之上而食之黃帝始有釜鑪火食之道始成斯蓋本之周書黃帝始鑪竈蒸穀為飯烹穀為糜燔肉為炙之說茲大繆也夫有火食則有烹蒸之事矣又孰有能定百藥之蒸炮不違一性而不能辨一穀之可蒸烹而有待于千百載之後人哉大抵始事之書最為無統紀原之作繆落尤繁彼琵琶齋築胡笳羌笛羯鼓胡床兜錦絳錦鞞敦塔寺之類不窮異方而惟以見于中國者為始猶云可也有如堯之羹紂之箸稷之隘巷舜之廬里伊尹之屨吾丘子之鎌庖之舞衣公劉之囊秦秦穆公之沐浴不究在昔而惟以見于傳者為始豈盡見邪又至以秋千為千秋之倒語則尋語聲而不知其為迂以拓跋為拓拔之轉稱則認字形而不識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其為妄指旃為穗認葢為梳是亦升謝堂覓鳳毛責坊州貢杜若者豈特見笑于一時哉

神農求雨書

大旱雩祭而祈雨大水鳴鼓而攻社被雩以青衣繫社以朱索此陰陽之義也神農求雨書曰春夏兩日而不雨甲乙命為青龍又為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巳不雨命為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為白龍又為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不雨命為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城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暴之如此不雨神仙積薪擊鼓而焚之漢董仲舒為請雨法春令縣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祠戶禁伐聚蛇八日為壇東門植八蒼繒祠共工八生魚玄酒膊脯甲乙日共十一青龍東方東鄉八僮衣青舞之田嗇夫青衣立里社通溝池置五蝦蟇螭雄雞老猴闔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焚老猴埋骨開泉夏令縣邑以水日家人

祀竈暴釜為壇南門外植十赤繒祠蚩尤十赤雞丙丁日共七赤龍南方南鄉七壯衣赤舞之赤衣而立通社燔雞猴如春祠季夏禱山陵無舉土令縣邑十日一徙市南門外五日家人祠中雷及稷以母□五壇帝旁植五黃繒戊巳日為五黃龍中央南鄉五丈夫衣黃舞之老者黃衣立通社立秋暴兵厄巫無舉火煎金器家人祀門祠太昊以九桐魚植九白繒庚辛日為九白龍西方西鄉九鰲白衣舞之司馬白衣立冬舞龍六日禱名山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祠玄冥以雜犬六壬癸日立六黑龍北方北鄉六老人衣黑舞之尉黑衣立他隨方色蝦蟆池皆如春儀雨至報以豚酒黍茅席無斷衣物鄉位各從方色四時皆以水日為龍開陰閉陽焚薪籬骨十日各異又奏江都王母收廣陵女子為人祀者視一月諸巫母聚郭門為壇以脯酒祭女擇寬便徙市毋納丈夫丈夫毋相從飲令吏妻各往視其夫到即起雨而止劉歆致雨其作土龍吹律諸方備具蓋本諸此

漢世旱則公卿官長以次零禮士人舞僮七日一易如故事自立春盡立秋郡國上雨澤以為農也故尸子云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日為穀雨旬五日為時雨萬物咸利故曰神雨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豈非太平之應哉

赤松石室

予游炎陵過西陽之鄉值雲陽老期我于山中觀赤松軒轅之壇寺後山之頂為歲祈所赤松子者炎帝之諸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侯也既耄移老襄城家于石室故齊孔稚玄館碑云赤松家于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今襄陽之境也而說者乃以為東陽之石室山故東陽記北山去郡三十里有赤松廟赤松澗云昔徐公遇赤松于此而酈氏水經亦謂赤松子遊金華山自燒而化故今山上有赤松壇載稽非也乃黃初平爾初平亦赤松子也炎世赤松迹在襄陽不在此按習鑿齒襄陽傳蔡陽界有赤松子亭下有神陂即南都賦所謂松子神陂者也神仙傳

云赤松子者服水玉神農時為雨師教神農入火炎帝少女追言與之俱仙高辛之時復為雨師而列仙傳有赤松子與者在黃帝時啖百草華不韋至堯時為木工故傳謂帝倍師之又云堯師之而道亦有黃帝問赤松子中戒等經此張良所以願從之游非末代之教矣然今西蜀峨眉衡陽在在俱有赤松壇壘豈其所寓邪雲陽之迹適于炎陵可得而詳也

臯禊古祀女媧

欽定四庫全書

雙媧言媧雙媧言媧神之也

路史

臯禊之神女媧是饜末世已失其源謂為城簡之所託者疏矣昔者駘美從譽郊禊則郊禊之禮古先之世有之矣城簡同列豈得為城簡哉而五經異義乃以為簡狄吞醜卵而生子後王以為媧官嘉祥從而祠之故王權為問謂舊注以言先商之時未有高禊生民禊祀以被無子而姜嫄祀上帝以生契則郊禊非立于生契之後鄭志譙喬答云先商之時自有媧氏被除之祀位在

在南郊以玄鳥至之日祠之彼其所禊乃于上帝至媧簡吞乙之後後王乃復祀之以配帝若昔先禊則廢之矣斯說為覈然乃不知其為女皇帝至商而祠簡狄迨周而祭姜嫄時各推其本而配之亦猶后稷之神古祠帝柱建周而易以棄事資沿革隨世而有變易此蔡邕所以謂媧神高辛以前之所舊有不由于高辛也東哲云臯禊者人之先也盧植乃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而萬物生于是以三牲請于高禊之神因其明顯故謂之高因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其求子故謂之禊而古有媧氏之官因以為之神斯得之矣秦廢典祀及漢武晚無子于是始立媧祠城南下洎北齊爰以太昊配之青帝壇之南郊旁隋唐因之及皇朝景祐四年乃以春分之日壇于南郊祠青帝而配伏羲與譽猶不及女媧云

蜡臘異

蜡報田之祭歲終合萬物而索饗者孔子曰一日之蜡百日之澤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春官宗伯以鬪辜祭

四方百物主日而配月百神從之致百物而用六樂籥章國祭蜡則歛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伊耆氏掌其仗取其老物以佚蜡氏掌除馱取其老物以息蓋有以勞之必有以佚之有以作之必有以息之故既蜡則飲酒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令得極歡而大飲所以休息之也雖然蜡與臘異臘也獵取禽以祭祖故禮臘先祖五祀在蜡後黃衣黃冠而祭謂之息民而蜡則祭日月星辰祠門閭公社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

欽定四庫全書

禮史

以從喪殺所謂大蜡大蜡天子之禮也是以漢唐蜡祭遍及五祀蜡則于郊臘則于廟蜡祭宗而不及天祭社而不著地以異于郊也玉燭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而異祭蓋亦以漢世季冬勞農大饗臘祭宗廟五祀同于一日爾按晉宋舊事魏帝遜位祖以酉而臘以丑高堂隆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者為祖而衰臘故木行之君子祖辰臘火以午戌木以卯未金以酉丑土以戌辰今魏土王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靜謂古

臘而以前七日辛卯大蜡和峴以為蜡者臘之別名遂援開元之事而以今所行者為非于是三祭同用戌其合矣乎

祭先飯

老者多僂佛者多羸僂故敢為妄慙故敢為誕理勢然也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飯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燿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爨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先卜先馬

欽定四庫全書

禮史

先牧先農先老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教也食祭祭所先進主人先進則先祭後進則後祭春官大祝辨其九祭一曰食祭而膳夫王食與肆師之饗食一皆授祭亦以報本反始也玉藻曰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徧嘗羞飯飲而俟命之品嘗然後惟所欲是故孔子侍食于君君祭先飯少施氏食子以禮而飽祭則作而辭疏食不足祭也客若降等則主人延客祭而後祭客不降等則遂先祭爪尚環魚

禮歲終祭蜡皆有常日而無正月祖祭之文漢以戌臘而以寅正午日祖蓋非經義黃精之君盛德在未而坤位于西南辰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為歲功祖祭之行惟丑者土之終宜如前未祖而丑臘魏名臣奏司農董遇之議亦謂土行之君且以未祖丑臘而魏臺訪議臣崇所議月令左氏俱不著日師說惟以盛祖而終臘此即隆之說也厥後宋德以水故子祖而辰臘周以十日祭神農伊耆下至毛介于五郊五方天地星宿四靈

欽定四庫全書

禮史

五帝五官嶽鎮下至原隰分方而合祭之故隋初因以孟冬丁亥蜡百神失厥所謂至開皇始以建丑用臘貞觀十一年房玄齡復按月令蜡法惟祭天宗其五天帝五人帝五地極俱非古典請除之而以季冬前寅蜡百神南郊以卯日祭社稷于社宮以辰臘饗宗廟五祀及開元定禮乃命三祭皆從臘辰以應土德益失之矣六

唐以季冬臘前寅蜡百神于南郊大明夜明神農后稷伊耆五官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岳鎮海瀆五田畷青龍朱雀麒麟鸞鵠虛玄武五方山

皇朝乾隆元年蓋用戌

尚膳而殺之序則徧祭之其不祭者惟水漿魚腊滷醬若餽餘餼此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泛祭而工所以賦茅鷄也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終食之仁吾于食祭見之矣孔穎達謂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必種種出少置豆間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是以王渙每食必絃歌而薦之蓋是意也今世固有當饋而祭者實本諸此其為佛者竊而做之既久而莫究其由則又引而入之佛鬼之說曰為鬼設也亦可噉矣據紀聞錄有謁薛相訥之子直者未食先祭直曰是奚為者客曰釋言曠野之鬼食人血肉而佛氏化之制為此戒且食而先施得其命壽延長直詰之曰若何妄邪何所有佛何者為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而子信之邪子俗人也若直亦可謂豪傑之士矣然錄所記乃謂子是空中有生雖天地有不制佛鬼奚為哉使直之死為果然耶是亦適與死會而山鬼得以憑虛乘鸞倡嚇而厭崇之爾

欽定四庫全書

禮史

奈何世俗更益崇信多見無識雖然世之誕妄豈惟二氏哉其在儒宗固有之矣謂寒食為介推謂五日為屈原與夫七夕牛女之類其與佛者中元目連等事何以異然而舉天之下奔走企羨至數十年而不可止君子于此可不致駁其流而微怪之是信耶據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哀公公賜之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噉桃公曰夫黍以雪桃也子曰丘聞之矣黍五穀之長而桃為下君子以賤雪貴不以貴雪賤則子之先飯特先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飯爾而先飯之祭未可廢也善乎王符氏論陰陽巫祝之說曰賢人君子秉心正直可與言也世俗小人醜妾婢婦淺陋愚戇漸染既成又數揚精而破膽矣今不順其精誠所向而彊之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是猶羸病之人且畏螻螻而欲俾之觀虎其與怖而死者又速矣今畏佛者類此

路史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四十

宋 羅泌 撰

餘論三

許繇

莊周書言堯遜天下于許繇許繇不受耻之而逃于箕陰且以為繇師鬻缺缺師王倪與被衣而意而子與巢父嚴僂方回皆許繇之友凡數人者迹不見于他傳故說者類以周為寓言靡事實太史公且疑之謂其不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遜禪之事而乃特稱箕山許繇之冢今據在登封東南

三十里為高三丈則不得謂無其人也呂氏春秋言堯

朝繇于沛澤請屬天下

朝者亦上見下之稱昔周公朝于窮巷之中覽牖之下者而七

是也而傳謂繇隱沛澤之黃城耕于箕山之下沛澤即

今之沛而黃城則今登封西南之負黍亭也馮衍顯志賦所謂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繇于負黍者京相璠云成

陽西南二十七里世謂黃城而西征記許昌城者為許繇之所居大城東北九里而近猶有臺曰許繇臺其崇

六丈廣三十步許由之所嘗登故諺史云由居箕山恬泊無欲先聘不就人咸高之因曰堯以天下屬之繇切恥之夫周之言固有或寓然鬻缺王倪豈類如疏者云哉益部傳云堯傳許繇非不弘也洗其兩耳世何徽焉魏子曰曰許繇立身守志存己不甘祿位于是洗耳不受堯遜此謙退之至也而樂錄等直謂堯以符璽禪為天子說者過之夫繇之避堯龍也退處箕山故其卒塋在是所謂箕公之神配五岳者許四岳之祚也堯之遜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于四岳則由既在舉矣豈得謂無此人耶王倪鬻缺其說如彼而洪慶善言長沮桀溺為沮如津溺示混今若濁無涉川濟難愈意夫堯之遜天下非遺天下託天下也繇之辭天下非輕天下重天下也程晏亦言堯勞于民求以託其民以繇能重天下之民故此託之而且以天下之民為重故不敢以輕受斯得繇之心矣是何魏惠將授國于惠施惠施不聽謂惠子曰古之有國必賢者也故受而賢者舜也是欲子之舜也傳而賢者堯辭而賢者繇是欲主之堯而子之繇也堯舜許

繇之作非獨傳舜辭也他行稱是今無他行而欲為堯舜許繇故惠主首布冠而拘于齊齊饑弗受惠子易衣變冠而走幾不出境故自行不可以幸必成史舉非犀首子王也犀首願欲窮之謂張儀曰請王遜先生國而先生為弗受則王堯舜而先生許繇矣行因請王致萬戶儀因令舉比數見行王聞而弗使也不辭而去由此語之由豈從為妄者資哉論高而過實弊之至也故君子之為遜顧時而已矣無故而為遜何取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夷齊首山

夷齊家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之說同而高誘乃以為洛東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預阮籍之徒咸以為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即今二山皆有夷齊家廟九域志兩從之戴延之竊以為疑按夷齊之蹤當在河東首山者雷首也是為中條一曰薄山一山九名即首山也據河南郡境界薄云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夷齊所居而黃太史猶以或者指武師

度孟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為是夫首山之名所在固不一曹大家云在隴西而今隴西有地曰首陽東有鳥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重言首陽則正在遼西今遼之和順東實有山曰首陽俱有祠廟其在吳郡亦有首山豈得偏為據耶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注家亦云蒲阪陽區山者俗號首陽而黃子且以為無餓死事按呂氏書夷齊如周至岐陽而文王已歿武王即位使叔旦說膠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革于次四內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又使召公就微子啟于共頭之下盟曰世為長侯守商之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各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其一以其一歸夷齊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哉非吾所謂道也昔神農氏時祀盡敬而不祈喜云云卑自高也今周見商之僻而遽為之其治尚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治商是以亂易暴也今天下聞周德衰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不若避之

以結吾行二子乃北行至首陽餓焉石曼卿云死蒲阪者恥周之事而死于堯舜之區庶幾見揖翼之風焉則亦非洛陽矣又孰有叩馬之事哉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而爾雅云芑白苗隄為舍人以為伯夷所食首陽之草也程晏以不食為飽以失仁為餒餓乃其飽死乃其生而李德裕且以聞媛不蔽為不智不義棄兄之祿不仁伊川程氏則謂止是不食其祿非餓不食聖言繳日而衆言猶不一惜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五旗五鹿

風后曰予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赤鳥曰旛西方白虎曰典北法黑蛇曰旂中央法黃龍常見河圖書五鹿五牙旗也為五色見青則舉青牙見白則舉白牙餘隨所見舉之以牙為鑄見出軍訣玄女兵法云伍胥請以朱雀之日正中時立赤色徵音絳衣之軍于南方以輔角軍以青龍日平坦立青色角音青衣之軍于東方以輔羽軍以玄武日人定時立黑色羽

音黑衣之軍于北方以輔商軍以白虎日入時立白包商音白衣之將于西以輔宮軍以黃龍之日日中建黃旗于中央以制四方五軍具四面攻之三日城果下爰制其陣而黃帝八陣之法車箱洞當金也車工中黃土也鳥雲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即月水也雁行鷺鶴天也車輪地也飛翼浮埽翼也在通俗文車當謂算皇林宗別傳部從事宿仲球柴車編荆為當是也

納音五行說

婚感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甲乙木丑未土子水而午火六者無一金而風后妃合乃以甲子乙丑甲午乙未為之金此出乎數者然也數之所合變之所由出也乾為天坤為地乾坤合而為泰德為父紅為母德紅合而為東干為君支為臣支干合而納音生是故甲乙為君子丑為臣子丑甲乙合而為金蓋五行之在天下各有氣性有材位或相濟或相克若成器未成器旺在受絕絕中受氣惟相妃而取之為不同爾此金數之所以雖同而又有海中沙中之異或

曰甲乙以相克取甲嫁庚乙嫁辛而甲乙遂有金氣故凡木必受金胎陽生于子水王之地故甲子乙丑為海中之陽金陰生于午火王之地故甲午乙未為沙中之陰金子陽之始午陰之始以甲加子乙加丑數之至午得庚至未得辛為陽索陰以甲加午乙加未數至子丑亦得庚辛為陰匹陽納于數也從甲至庚得七七為西方西方素皇之氣故甲子乙丑皆為金三為火九為木一為土五為水數其千不數其支此謂納音蓋亦旋宮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法夫妻子母相濟相克相上相下而吉凶之兆著矣草有莘與藟獨食之殺人合而食之則壽金錫兩柔合而煉之為剛理固如是然嘗怪代有所謂勸婚歷者以某命合某命則不利以某命合某命則大利或以生或以死未嘗不切笑之夫天地之間固有是理矣而決非此輩所能知者是書之所言決不究是理之所在父病推其子祿妻災課以夫年理固不易消而息之則思過半矣

鼓吹

蔡邕禮樂志云鼓吹岐伯所以揚武德也而劉歆定軍禮以為鼓吹不知誰造漢氏以雄朔野短簫鏡歌岐伯所造故陸機鼓吹賦云原鼓吹之所始蓋稟命于軒皇徐廣車服儀制云角前世書記所不載而帝內傳云元女請制角二十四說文及晉書志通禮義纂亦云然又云請制旗幟以象雲物鑄鉦鏡以擬雷聲鼓鼙以當雷霆皆元女之所請而徐儉角賦以為帝會羣臣所作清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大鼓謂之鼓
小者謂之應鼓

角者非也按周禮以鼗鼓小者謂之應鼓軍事六典樂錄說者云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命吹角為龍吟仰之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軍士多思歸于是減為中鳴尤更悲切故有長鳴中鳴吹角三部云

神荼鬱壘

傳

獲架之事從古而有今人家正旦門設神荼鬱壘為說漫汗按風俗通引黃帝稱上古有兄弟二人曰荼曰鬱律在度朔山桃下簡百鬼妄滑人者援葦索執以食虎

而漢舊儀乃引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害之鬼黃帝乃立桃人于門戶畫荼鬱壘與虎索以禦鬼其為說蓋如此獨風俗通作鬱律戰國策又作余與鬱壘厥義同也故集韻中壘音為律蓋神荼者伸舒也而鬱律者宛結之謂也周代多以荼為舒如公子荼夏后茶是也西京賦云靈鬱律于岩突聲鬱屈也沈佺文云鬱律構丹巘形鬱屈也而黑深又為王充亦云禮刻尊為雷形一出一入為相較之狀蓋鬱律者喂壘之類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也相較則鳴分裂魄然若裂射者氣射之聲也鬱律忽發中人則死其引山海經鬱壘與舊儀同惟括地圖言二神曰鬱曰律則失之矣且黃帝內傳云黃帝始儺而莊子有游島閔于雄黃逐疫出魅擊鼓呼噪與黃帝立巫咸之事則神荼鬱壘爆竹之事可知矣舉世多說故發之

鸞翮

山海經云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以文名

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軒轅之丘沃昊之國鳳鳥自歌鸞鳥自舞元命苞云火鷩鸞鸞運斗極言天樞得則鸞集演孔圖謂官以賢舉則在野帝軒題象鸞鳥來儀周公歸政制禮而鸞復見說文以為神靈之精難形赤色五彩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而孫氏瑞書謂是赤神之精鳳凰之佐狀類翟而五色鳴中五音肅肅雖喜則鳴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祀宰人咸有敬讓禮節親疎有序鍾律調協則至亦山窟氏之國標山之所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廣都之野而南禺之山乃多鳳凰鸞鸞鳥張華云鸞者鳳之亞也似鳳而白鸞初生類鳳久復五彩變易禮斗成儀云其音如鈴鬱鬱然也周成王時氏羌獻鸞鳥于是法駕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迥抱璞子云聞樂而舞至則國安樂其雌曰和而禽經亦謂雌和雄鸞爾雅注曰難趣郭氏按亦名鶩屈原云馳玉虬而乘鶩是也山海經蛇山有鳥五色其飛蔽日名曰鶩九疑之山五彩之鳥飛蔽一翮蓋即鶩也昔華陰辛綽連辟不至鶩

集其槐難首燕頷蛇頭魚尾五色而青多其高五尺光武詔問羣臣俱以鳳對太史令蔡衡曰凡象鳳者五色而赤多者鳳黃多者鶩鶩紫多者鶩鶩青多者鶩白多者鶩是鶩也非鳳也于是三公避位五鳳三年鶩鳳集長樂木上文章五色王阜世公為重泉令吏民向化鶩止學館阜使投官椽公沙疊為雅張樂擊鶩乃翠足垂翅應聲而舞棲止縣屋旬餘而去大抵鶩鳳多應仁孝嘉音聲而鶩尤識鍾律調則和鳴蹈節而舞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鳥甚愛之欲其鳴不能乃飾以金籠享以珍羞而鶩愈慶三年王妃乃言聞之鶩鳥見類而鳴懸其鏡以映之鶩觀影感契慨焉悲呃哀饗中宵一奮而絕范泰因作鶩鳥詩序敬叔異苑從而記之亦可見禽鳥之仁義矣

拓跋氏

十姓

後魏之先為拓跋氏至道武都洛陽乃為元氏魏法七分其國以兄弟分統之沙漠雄為南部大人為拓跋氏

生嵩北平宣王道武以其宗室之長改為長孫氏至孝文以獻帝長兄為紇骨氏次兄普氏為周氏次依樓氏為婁氏立敦氏為丘氏侯氏為萬侯氏叔父乙旃氏為叔孫氏疏屬車輓氏為車氏凡十姓又有八氏按廣信季敦傳云道武兄弟七人分為十姓丘其一也元氏之所出書傳最雜宋齊二史則以為降將李陵之後魏書序紀則以為後稷始均之後其說皆非據北俗謂土為托后為跋拓跋者以黃帝土王為言而宋書乃云索頭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虜其先李陵降匈奴單于妻以女字曰拓跋因氏焉蓋出崔浩之說當時衆議已相斥不行或竊以渡江約遂仍之乃若魏書序紀則因山海經始均生北狄而妄謂為拓跋之先又誤以始均為叔均而遂以為後稷其言始均事堯則是以為叔均矣俱妄也又按黨項自有拓跋等氏蓋其後盛于北土故唐表謂_後為鮮卑君而通典謂之東胡之別是殆又以拓跋為常譽厭越後矣愈非

鍾鼎

鼎者所以起樂者也可以正律呂可以調氣節可以協風聲可以和滋味可以抑虛浮垂則為鍾仰則為鼎故為國之重器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實一也若昔黃帝命榮後鑄十二鍾以協月筭以詔英詔而調政之緩急分五聲以正五鍾命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洗光四曰景鍾味其明五曰黑鍾引其常則固以起樂調政術也景當西方則白也故陳祥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道云景白也而康成云景明也士昏禮景為明衣則白可知矣然五鍾在大晟景鍾第一子時即命張康伯為之序固以為景者大也夫黃鍾者樂之所自出而景鍾者又黃鍾之自出黃鍾者樂之祖也九寸之律天之數也極其數而為八十一故景鍾之受八斛一斗以應乎天惟親祀則用之宮架之中以為宮固然則鼎者非必傳國之具也自左氏有楚子問鼎輕重之說且以為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太史公因言武王營洛周公使

召公卜居之安九鼎至秦昭時周器九鼎入秦而周遂滅周志九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始皇過彭城禱祠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故國事有武王謀遷九鼎每鼎用九萬人之說洎漢武猶欲省方出鼎而歷代每有冶鑄之議至萬歲通天之元遂鑄九鼎既成置之明堂之庭依方列之蔡州之鼎名曰永昌高一丈有八尺受一千八百斛冀充青徐揚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高一丈二尺受千二百斛各寫其州山川物象為銅五十六萬七百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二十一斤鍾紹京等分題之終亦無補于亂夫天下大器無可譬也惟譬之于鼎爾禹之九鼎不過圖九州之神竄使民知避入川澤而不迷不逢不若而已夏有亂政鼎遷于商商有亂政鼎遷于周武王克商定鼎郊廓卜世卜年天所命也而洛誥周公之作當時曾不之及抑亦不知左氏之說常切不信夫楚莊者春秋之賢君而輔之以孫叔敖願非前日之夷蠻頑俗也如其滅陳惑申叔時之一言而復之其入鄭也則又哀鄭伯之自

卑而許之平比其勝晉乃至不喜而懼則誦武之詩曰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爭諸侯何以和衆夫無德而爭諸侯且猶不肯況逼周而取之鼎乎包茅不入齊且致伐而況欲遷周鼎諸侯能舍之乎吾固曰問鼎之事左氏之罔無信可也隱諛之說黃帝火九鼎于荆山說者願謂黃帝之鼎有九太清中經又有九鼎丹法則黃帝之鼎乃丹釜之名爾故荆山經龍首記謂黃帝服神丹或曰三或曰九九即三三即一故鼎書曰以三為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十五河圖數也九鼎之所得焉以兩為十五乾坤數也十二律之所合焉積九鼎之所鍾引而伸之九州之所崇也五運之所建也十二律之所由生也是故起樂之具非傳國之用也

井田之法

黃帝制井以塞爭端八家為井旁開四道乃井其中而收之邑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十邑為都十都為師十師為州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

數詳諸葛武侯因黃帝丘井開方有九之制而為營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相連曲折相對合而為一則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見其形于所居之方為之八陣至李衛公又因武侯出軍斜谷之隘損八為六乃一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地平而中窪則為圓地歷山脚則為曲地正出入則為直前陞後廣則為銳故其對太宗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而為九五為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法四為正地所謂數起于五而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是所謂終于八則黃帝之法也井田之義居則為鄰出則為伍墾其地可以足食聯其民可以足兵辨其疆理可以習軍禮治其溝洫可以修阻固九軍之制井之夫也五軍之制井之方也四頭八尾井之畷也田廬在內溝洫在外井之固也安存同福危亡同憂井之義也未耜服勤戈戟之象服牛乘馬車騎之象合耦于鋤用衆之象凡此皆五帝三王之制寓于夫井

之間使民身服其業心知其義者也一有不庭不虞之戒猶將不費一財不擾一民而惟樂事勸功尊君親上之人以為扞禦腹心殺敵致果之卒政刑修于閒暇蓄積備于州閭故得錢穀甲兵之問不至于廟堂祭祀賓客之禮不徹于俎豆而其効乃至于威加四夷莫不來享惟井法也後之人能修其政則雖以區區侯伯一國之師猶足坐制敵國無敢旅拒為疆場患得其道也自商鞅開阡陌張說變曠騎為國家者不復知體國經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為政為州縣者不復以土地人民為政事官司者不復以經綸紀綱為法其所汲汲不過率歛百姓無名之入以養游惰不根之輩以當古人軍旅之任其弊乃至卒亂于官民殍于野而不暇給于是敵國盜賊起而乘之而向之所斂曾不足以給其餉向之所養曾不足以應于用于是內外蒿目而憂甲兵財用之不繼則復欲率凋瘵之戶調罷困之民裨補之此之謂水濟水名之曰益多如此而欲上下之洪寧未之有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四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袁謙履勛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芬
謄錄監生臣徐焄城

餘論四

諸為陵 少昊紀

地有興廢各因其時按休子言少昊生於稚華之渚其渚一旦化而為山凡物有數有闕軸轉動雌雄相就皆興廢之由也後世亦有子生而門出渚洲者昔襄陽以下二千里無洲渚臨沔張興世之生一旦門前忽生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嶼年歲增長及為雍伯洲遂至十餘頃三十國春秋殷仲堪堇流棺門前洲忽成峰夢徐彥伯達云君將為州已而果然江陵九十九洲古傳滿百則應天子桓玄破其一以應之隨即漂散及太青末忽一洲自立明年文帝即位元凶之禍此洲還沒泊高繼冲時李景威復告云舊傳江陵諸處九十九洲滿百則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中忽生一洲昨此洲忽漂沒若可愛也繼冲遂以納款伊闕大溪每僚佐有入臺則小灘泛出

世謂之御史灘牛僧孺為尉而灘出堂吏謂曰是分司爾若以西臺當有溪勅雙至牛視頃間俄溪勑雙下不旬浹果西臺方泰始中益州市橋忽出小洲道士邵碩謂當有貴王臨州厥後齊始興鑑刺益督二州加鼓吹凡此類固不少矣夫地固有沈沒波澤若隱土中者謂之伏龍以見時發不得為不信

五祀

五祀門戶中霤并竈見於儀禮自天子至士無隆殺司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服曲禮禮運禮器天子諸侯大夫同之惟五者家國之所皆有誰能去之自黃帝立五祀歷代守之無敢或廢世本言湯五祀故曲禮謂天子五祀歲咸康成以為商制漢志一戶二霤三竈四門五井白虎通義范粵高堂隆劉昭之說皆然後漢魏晉亦皆從之湯五祀戶井竈中霤行有行無門而月令書乃有行而無井康成做之以故隋唐以代井開元禮祀戶司命以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霤以季夏迨林甫詔修月令始復井而

絀行以神行神較於始行非冬祀也必欲祠行則湯之法去門為允惟戶即兼門而非家國可得廢者若天子之七祀乃有泰厲司命宮正舞師七祀自與五祀不相統也且以五祀四至三祀二祀一祀其說尤乖祭法諸侯五祀乃在厲命而去戶竈大夫三祀族厲門行適士二祀門行庶士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是則家無井竈而士庶無門井矣果合已乎鄭於祭法大夫與王有別故以周禮解之至於王制大夫五祀乃又以為有采地者無地則祭三而遽以曲禮為商禮祭法為周制其不達乃如此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又自為立七祀是二七祀矣夫王不過為羣姓祀為羣姓祀即自為矣烏有二哉記為羣姓立社又自為立社故說以為天子諸侯皆有私社以為私禱其有是乎乃若宗伯三祀禮祀實柴榘燎則祀天神之三禮酒正之三祀大祀天地宗廟中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小祀司中司命山川風雨如宗伯小祀之五祀康成以為五行之氣司農以為五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帝一云約祠烝嘗禘或曰展禽之說禘郊祖宗報之五祭五行之氣迎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故禮含文嘉云南郊北郊西郊東郊中郊兆正謀也注言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西郊七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兆域也謀者齋戒謀慮其事也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而外傳楚語謂天子徧羣神品物諸侯祭天地三辰其土山川大夫祀其先

禮言五祀及所自出士庶不過其祖諸侯何得及天地三辰哉此又外傳之妄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解廡 辨

解廡神羊也王充論衡云臯陶之時有解廡者如羊而一角青色四足性知曲直識有罪能觸不直臯陶跪事之治獄罪疑者令羊觸之故天下無冤許說文云如牛一名任法古者決獄命之以觸不直黃帝時有遺者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栢故因名薦薦字象獸有尾角及四足糝氏演義亦云毛青四足似熊

性忠直見鬪則觸不直聞論則咋不正古之神人以獻
聖帝而神異經乃云獬廌性忠直見邪則觸之困則未
止東荒之獸故立獄階東北依所在也田求子云堯時
有獬廌緝其皮毛為帳後書志云北荒中獸一角性烈
知曲直見人鬪觸不直咋不正者古說神羊能觸邪故
晉志法冠一名柱後解廌冠也斯亦繆說竊據解廌蓋
羊爾羊性自知曲直昔齊莊公之臣王國卑與東里檄
訟三年而不斷乃令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刲羊以血灑社讀王國之辭已竟東里辭未半羊起觸
之齊人以為有神則其性也字一作解羊豸廌並楚買
切大抵羊行多倒行而逆多豸亦然或音雉非王充
許氏之言吾不謂然

荷藤正今之佛者

好學而後釋者不能惑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者因惻隱之心充而大之造
倫類之極而其道曰仁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者因
羞惡之心充而大之造倫類之極而其道曰義人皆有

辭讓之心聖人因辭讓之心充而造之而其道曰禮人
皆有是非之心聖人因是非之心充而造之而其道曰
智是皆本之身出之性而皆人之所可能者聖人者惟
能充之不以害之爾故能充其惻隱之心而無害其
惻隱則無往而不為仁能充其羞惡之心而無害其羞
惡則無往而不為義辭讓之心充而無害則無往而不
為禮是非之心充而無害則無往而不為智茲非甚難
能也而人不之為者失於不能充而有以害之也孟子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曰人能充無欲害人心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能充無穿
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孺子入井而人不忍以其無
欲害人也苟能擴無欲害人心之心而充之則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真不為矣穿窬得財而人不為以為之非義
也苟能擴非義不為之心而充之則行一不義而得天
下亦真不為矣惟其不能充是故必穿窬必害人以至
傾險賊殺而莫之止火之始然一燭之寡及其充之可
燎原野泉之始達一勺之多及其充之可成江河大可

以保天下而或不足以保父母遠足以保四海而或不
足以保妻子豈有他哉安危治亂特在充不充而已今
夫執非有滯頑空肩摩背脇而不知所為充也多矣嘗
試語來農門荷蓑此正今之所謂釋者流也方子路之
從夫子而後也遇丈人之荷蓑者而問之見夫子乎否
夫子路之問之也固非真索吾夫子也識其索隱而託
其辭以問如亦能知有吾夫子之道乎否也丈人者固
亦察夫子路之問非索夫子故亦設之辭以應而植其

路史

杖以芸焉若人者固若漠然無人之情而不揆夫世者
子路識之抑將以敬而動之於是為之拱而不去而丈
人者果為子路一拱所動於是遽止子路宿至於殺雞
為黍以食而且見其子焉夫以一敬而動其心則非絕
無人情者也止宿具雞黍則非絕無友愛者也見其二
子則是父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皆森然具在咸
不得而廢矣父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既不可廢
則是生於世者顧得不揆夫世而絕人之情乎此子路

所以前告夫子而夫子遽使反見之夫夫子蓋亦見其
所謂入之情者具在而未嘗蔑故將使子路還告之以
長幼之節與夫君子之所以仕者且不仕無義可也長
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
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此夫子使子路反
告之之辭也而儒氓方領曾不之知乃更章分而絕之
前離別其說使聖人之意果泯而不復見豈不悲乎嗟
夫豚子猶食其死母乳鶴蒼且猶其死子懷父母之心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物皆有之何至員首方足卑陬克忍每絕入之情哉仁
義禮智入之所以為人而神之所以為神者也今而曰
吾以觀空而不俟於仁義禮智不俟於仁義禮智而方
且資小慧以為智摩頂放踵以為仁往來問勞進旅退
卒不可得而廢也仁義禮智卒不可廢而方且遺其父
母棄其君臣絕其妻子賊其肢體佹佹然以從事於外
豈其不知愛哉特放於利而不知其類不能充爾極於

不能充猶失其類而況不知其要者乎極於能充舜堯是矣極於不能充桀跖是矣充而不得其要釋者是矣故以堯舜之能充則為仁以桀跖之不能充則為暴而釋者之不得其要則為愚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人當有好仁者矣而不得其道者不好學也是故有不忍人之心而欲充之者必從堯舜而去釋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五十者帛七十者肉無父之孤皆有常饗此不忍人之政也封天下之君則俗自成矣均天下之田則人自足矣刑天下之暴則人自安矣任天下之賢則人自服矣此先王之治也一狗彘之不盡其性一雞鳥之不得其情彼固不自安矣奚至君臣朋友則方且過而弗之存父母妻子方且擯而弗之顧飢飢之不愧疾背之不察而方且佞佞從事於寂默曰吾觀空而達性其為愚不仁也甚矣吾固曰欲知先王之道而不他惑必自好學始好學而後釋者不能惑也

俗士不可為史

俗士之為史官孰有如李延壽之甚者乎其為南史也稱宋武北侵而寧朔將軍王玄謨夜遁就速將斬夢有教誦觀音經者因以獲免及作北史復稱盧景裕者以敗繫晉陽獄誦經而枷鎖自脫且謂有當死者亦夢沙門誨之誦誦臨刑刀刃為折及反訊之則高王經也一何猥俗之如是耶項見載記言徐羲之將殺也以誦觀音經比夜門開械脫遂免慕容之禁每切鄙之夫以二

此等皆小人倡之世之小人愚暗無識貪於欲得而輕於冒法及觸憲網又無計以自釋則惟起倖心冀空飛而隙窺是故易以誑惑一有誑之則牢結胸次而不可破而乃不知無是理也請以鄭伯有晉申生楚成王之事明之方伯有之報帶段也通國恐矣然伯有之出乃子皙攻之而後段始伐焉使其報怨必不先段而後哲今也不哲之報而急殺段亦昧所輕重矣此蓋人心之疑伯有者以而致之然爾夫以申生能報公之改莖而

曷不能報譖殺己之驪姬楚成王能使臣之改謚而願不能報親殺己之太子其昧於小大亦甚矣且將以為強魄邪則三十六弑君不聞報其臣以為忠亮邪則比干子胥不聞報其君由此觀之玄謨景裕等事足可知矣雖然以左氏之文猶未免俗則碌碌延壽者復何齒邪或曰延壽之書固有誦孝經而獲應者斯又罔矣孝經之作豈亦世俗妄為鬼神出沒之書邪梁使王固聘魏魏開之宴網設昆明固以佛語呪之一鱗莫獲斯特

一時巫祝小術今世固多有之此何足道而固以為異耶乃若宋如周以不信佛經而面墜長之類又何等俗語延壽真狐兔墜落之但偽也

誣鍾說

高陽記

大晟府有古鍾鍾六皆有款識云宋公成之誣鍾崇寧三年甲申之歲得諸南都崇福禪窟錫貢內府考其文宋器原其出宋地也於是詔與大晟即以法所謂得英鍾之器於受命之邦者誣傳皆作莖案樂緯叶圖徵

經今且具在偏袒之徒莫不攘是說以盪愚俗愚俗流通遂相信而不返然而冒法之徒臨刑懇切誦之者比比而竟不聞前效之一見豈李將軍之射虎出於一時偶然而不可以再效於後世邪抑當時實無是事而記事者因其俗說而無識以絀之邪不然則亦齊梁之際一時天地之間有此氛稷欲肆行於天下適茲二子天命未訖故山鬼得以託為靈響以驅一世之人於杳杳昏昏之地爾而延壽等輒爾特書亦可謂無識矣大抵

淮南鴻烈解與班氏之志俱言帝譽之樂曰五英顛帝之樂曰六莖白虎通議云六莖者言和律歷調陰陽著萬物也獨樂動聲儀以為六莖五莖案均釋言云六莖者能為天地四方六合之英而五莖者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疎矣夫六誣之作顛帝之所以文治美也由辛及商制始大備商亡畀周而其器制流在宋國其傳可得而知矣周備六代樂雲門咸池韶夏濮武莫不備有而英鍾猶以非作者不得著宋以商祚二王之後得用

其樂是以宋公獨得其傳蓋不誣矣成平公之名也宋

自微子二十有六世而平公之名始見於魯昭十年春秋之書年銘端合真可謂不世出之符者乎平公之立當簡王之十一年乙酉之歲即魯成公之十有六年距崇寧之三一千六百有八十載而其器適出受命之區復丁上聖臨患先烈制作之際得以協成治世之音端總清之盛舉也且以鍾雖出宋境而其寶則顛帝之樂也博古殿中古鐘之見為不少矣而於周鍾率上設衡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甬旁傳旋蟲或內實而側垂或仰通而中貫一皆振掉而不能安惟此鍾雙螭踞踞上為平鈕大晟之鍾實所取則且其垂之也正而鼓之也和無復振掉弗安之患此其所以遜越三代非五帝之盛樂乘以及此

甕生圻蠲

甕生圻蠲古嘗有矣昔周祖甲一產二子曰畧曰良許偃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唐勒生一男一女女瓊男貞茲世之所常有而圻蠲之事尤為昭彰詩人美后稷

之生不圻不蠲則古固有圻蠲者矣黃始六年魏守孔羨表言黎陽椽屈離妻王以去年十月十二日在草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生其母自若無他異痛今子母安全又廣五行記李勢末年馬氏姪從脇生子母無恙李宣妻樊生兒從額瘡中出及長將兵宋武時武寧揚歡妻姪女從股中生至齊猶在唐志大順元年賁州兵王全義妻孕漸下至股入足拇指痛折生珠漸大如柁何諶周致疑於陸終乎老聃蠲左釋迦蠲右夏后闢背此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予之不疑者公羊高風俗通西京雜記謂雙生者以後產為兄以其先胎而譙子法訓辨之謂野人之鑿語君子不測暗安知其胎之先後或曰禹逆生故刑背稷順生故不圻蠲逆生者子孫逆死故桀王討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懿奪邑而已充云妄也蟬生腹育開背而出天生聖子豈同腹育免吮毫而孕從口出簡狄吞乙則宜從口不調背梁嬴之字過期過期不生卜曰是將生一男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字之曰過期若后稷之

名棄豈吾欺哉

天地合祭

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人君之事天地正人子之事父母故知事父母則知所以事天地矣天明地察厥類惟章孰有南北郊祀之不明者乎人皆曰吾知信孔孟然知信孔孟而理不達猶無學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夫子之言也而有子以為非君子之言學惟其理而已是故違之者失而執之者又失老生常談吾知詩書之信而已其不在詩書者一切不取也詩云郊祀天地則天地必合祭他有顯證非所知也曰不然是可矣而未達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者謂用是以郊天亦以之而祀地言郊祀天地皆用此詩章爾般之祀四岳河海豈謂其合祭哉合祭天地此王莽之妄武后之失也而顧用之果為得耶夫聖人之為祭必求其類以為之數是必合其情而後神可交也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泰壇南郊之壇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折北方之坎壇於圓丘南坎於方澤北是故圓丘貴祀方澤貴祭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輕重高下陰陽清濁員方南北判然其不同矣父天圓丘母地方澤此則事不同也南郊就陽北郊就陰此則地不同也祭日南郊祭月北郊此則配不同也圓丘以南至郊方澤以北至祀此則時不同也郊遠而尊故以郊言祀近而親故以時紀此則名不同也郊以驛犢祀以黝牲則牲不同矣壇圓中規折方中矩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則制不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矣璧琮而禮蓋軫而祀則禮不同矣圓鐘為宮冬至於地上圓丘奏之函鐘為宮夏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樂不同矣神南面君北面示北面君南面則位不同矣夫不同者願若此而且謂其必合祭豈盡敬之道哉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社者所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者治國其猶示之掌中庸所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若郊社可合則禘嘗亦可合矣圓鐘以禮天神函鐘以禮地

示黃鍾以禮人鬼若天地可合則人鬼亦可合矣其不達乃如此抑嘗原禮之所失矣自秦而來雍鄜密上下四時以祀四帝祠天不於圓丘祠地不於方丘以為天好陰地貴陽乃兆天於高山之下兆地於澤中之圓丘漢又增之北時以祀五帝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以鶯路駉駒龍馬一非舊典此匡衡劉向之徒邪正同異之說所為起也元始之間始稍從正春秋天地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牢南郊而冬夏則分祭於南北尋以廢改至光武乃兆南郊於洛陽自是不復此康成王肅之徒所以有郊丘異用之辨及賈曾定為合祭之說而議者益紛惑唐初銳意禮制郊祀之臣訖無一定王全仲蕭嵩輩紛錯尤甚而君無可否玄宗爰復合祭南郊而尊敬之心曾不加於侈靡乃者韋軾劉安世之徒反覆辨論亦已備矣若軾之說既以合祭為是而安世則以合為未善雖卒從合而世之識者猶未以為得古議安世則亦豈無明

古誼者哉或曰二說其來遠矣聖人不作則若之何從曰郊之與祀自為二禮必異其方各從其時更欲盡事則以間歲為禮而重合之於明堂可矣圓丘方澤不可合也

燔瘞無玉

祭天燔燎祀地瘞埋蓋牲幣爾先儒以為俱有玉者謂以降神出示學者承襲遂以為燔瘞皆有玉莫之察者夫古郊祀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而兩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圭有邸以祀地未聞燔瘞之玉也天之常祭歲九則玉之燔者為九地之常祀歲二則玉之瘞者為二其所以用之常祀之外者又不勝一矣燔瘞之玉何其多邪以皆燔邪則玉不受火以皆瘞邪而泰壇之下泰折之側耕斨旦旦未見獲一玉者按六經緣祭祀而言玉者多矣無所謂燔瘞之玉也惟韓翀詩傳始有天子奉玉升柴加之於牲之說而崔靈運引詩之圭璧既卒以實之為燔玉且謂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為論燎玉之

差降而鄭注大宗伯職亦遂以為或有玉帛燔瘞而升煙夫以祀而言燔瘞之玉於百氏書曾不見大祀玉帛若圭璧既卒兩說此世以為見之經者猶不近情韓詩鄭注端未足據詳考肆師所用玉帛特禮神之用而非論燎玉之差降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爾其說以謂宣玉承厲之後遇灾知懼禱祠供給靡所不至而遂至於圭玉聲盡蓋所以美之也鄭氏以為禮神之玉又已盡者斯得之矣何自而指為燔且瘞哉禮運云祭祀瘞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繒是祭地不瘞玉而瘞繒然則燔於泰壇瘞於泰折無玉明矣若古輯瑞三帛二生一死贊則受而五玉之器則卒而復知此則祀大神無燔玉祭大示瘞繒而不瘞玉又可知矣高至膠膠曲臺儀省之間哉

天地各兩牲

不用牝

天地之祭牲各二降神之牲祀神之牲也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或曰實牲體焉所以降之也掃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也故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

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駢犢於地黜牲從其類也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鄭以陽祀為祭天陰祀為地祀神之牲於天用蒼於地用黃象其功也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而牲幣各從其器之色本其類也天地之祭俱有兩牲其來从矣尹詒云用牲於郊牛二而禮器乃云祭天特牲有以少為貴者此特謂享牛爾享牛主於祭若求牛則主在降神非所言者是故禮器言祭詔詒言郊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皆有所不及彼熊氏等乃以為郊惟一牲而祭有兩處分牲體以供之失所依矣切稽楚語禘祀之祭則有全蒸若分牲體豈得謂全蒸哉方唐顯慶長孫無忌等議始以蒼璧黃牲燔於泰壇加以騂犢而實之以俎四圭有邸則莫之於坐其後張說又以祭後方燔考之經乃不合蓋不知郊祀天地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有求神之牛而又有享神之牛也或曰孟春之月山川林澤犧牲無用牝則非孟春非山澤牲用牝矣郊特牲云

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鄭謂任子曰孕祭帝之牲必孕然後弗用則不孕之牝若可以祭帝矣曰否天地宗廟社稷牲惟牡也敢用玄牡此天地之牲也從以駢牡則宗廟之牲而奉時特牡者社稷之牲也孕者牝牡之為通非特為任子也奔騰之時牲雖牡通孕則非犢矣故弗食於天子弗用於帝蓋取所謂貴誠者非用牝

路史卷四十一

路史卷四十二

宋 羅泌 撰

餘論五

上帝

上帝之號曷為而不正蓋亦嘗求諸經乎有所謂天有所謂帝周禮或言天或言帝或曰上帝曰五帝曰昊天上帝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上帝非

天而非昊天上帝矣掌次大旅上帝張瓊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而司服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五帝非上帝而昊天上帝非五帝矣然則天帝果不同歟帝即天天即帝矣不同也天者元氣之統稱而帝者德之見乎用者也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及其氣之灑淑高廣而言則又謂之昊天上帝而水火木金土之帝居於五方位而

昊天若五帝羣然而祀列位乎上而非可一名者夫然後總而稱之曰上帝是三皇之數制臣不知也若昔虞帝肆類上帝而大師亦類上帝肆師類造上帝曰類曰旅則上帝果非一帝矣然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而司服主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則天宜為昊天上帝昊天上帝為天之見乎用者審也夫以司服昊天上帝與五帝之祀服有所不殊則五帝於昊天疑不降矣然以掌次祀旅所張之次乃不同焉則五帝於上帝為

有降者有所降顧得合乎昊天帝而同稱乎祀帝圓丘牲玉以蒼兆五帝於四郊玉以珪璋琥璜琮牲幣色從其方而迎之各以其氣至之日則五帝豈得同帝哉雖然昊天統五精而運化五帝佐昊天帝而毓物猶之子父非可離也是故昊天帝五帝六神之辨俱以禋祀同服大裘而皆用主邸則知有所分而又有所合矣類而稱之上帝孰不可哉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惟稷配天則有思文之頌惟文王

明堂則有我將之頌郊一明堂六尊祖而親考也豫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考者天而以配考者五帝也夫以大旅昊天帝在焉則上帝合而稱之為可訊矣明堂五室以配五帝其說古矣易孝經周禮之義何有殊耶至鄭康成傳以緯文乃以昊天上帝為冬至圓丘所祀之天皇大帝而且以為曜魄寶既復以為紫微宮中大帝又以為中宮天極天帝太

一其惑繆蓋如此是以漢魏而來祀號莫適漢既曰上帝又曰太一曰天皇大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隋唐又曰皇天上帝紛紛率爾顧不可懼乎夫天皇大帝星中之一而紫微大帝乃北極之號曜魄寶者北辰之神而太一則中宮天極勾陳口中之一明者也其於天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亦已別矣何得遽同稱哉嗟乎古人勤勤於禮意者常多而拘拘於禮文者常少祖之配天考之配上帝豈苟然邪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天而不及五帝抑未之

悉爾唐書新志天皇大帝為曜魄寶可矣乃復以為昊天
帝可乎今之郊祀昊天上帝既正上位而天皇大帝則
位下方斯合則矣而或且疑之亦不知變矣

六宗論

招虔以旌虔人不至召壇亡符楚壇守死况非類之祀
豈聰明正直者之所哉虔帝之初肆類上帝禮於六
宗於是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蓋由尊而之卑先後之禮
固有序矣六宗之神亞於上帝而世繇眇莫有能明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者諸儒之說既垂歷代之祀亦異必不知其果足以致
夫神之歎乎否也雖然請試為若謾言之夫自漢而來
諸儒之說無慮數百百家而其說有十四以為寒暑日
月星水旱者安國也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
康成也以為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也以為天地四方者
夏侯建歐陽和伯也以為乾坤六子者劉歆晁錯孔光
王莽王肅顏師古也其純於天者後魏之孝文則杜佑
李翰取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不同之說莫能詳究帝曰書言上帝六宗其文相屬上
帝稱肆而不禮六宗言禮而不禮其非祀地之用是祭
非祀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名且不別其祀地之用是祭
帝之事故稱肆以別之蓋六宗一祭也而今圖丘五帝
在焉乃郊壇總為一位 其純於地者晉之虞喜則劉
昭之以 處別論謂地有五色本天象之總五為一以成
五帝於郊壇總為一位 其純於地者晉之虞喜則劉
既從之然禮禮非地也 其純於地者晉之虞喜則劉
祭遂以為禮禮之名謂天宗地宗則許叔仲是矣 五經
云古尚書言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也天宗三地宗三
天宗曰日月星辰地宗曰河海岱日為昭宗月為陰宗月
為星宗岱為山宗地宗水宗海為澤 謂天宗地宗四方
宗祭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 謂天宗地宗四方
宗則司馬彪是矣 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時五帝之屬 季季命則以為不在天地四旁而在乎六
昏初遜廢之 季季命則以為不在天地四旁而在乎六
合之間劉邵則以為太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孟
康則以為天地間之遊神張迪則以為六代帝王張覺則
又以為三昭三穆各憑私臆不可典要嗚呼秦為不道
崇非類廢典祀焚滅詩書禮制於是乎失墜漢室隆興
草創取具自文帝甘泉汾陰祠祭天地而考成定南北
郊具列六宗壇增五帝至於平帝始建日月雷風山澤
而屬以星辰水火溝瀆此則本乎王莽 元始 安帝立天

地四方之中於洛陽成亥地比太社此則本兩夏侯始
年魏明帝則因王肅之言而從莽司馬氏則以摯虞之
請而從魏然俱不離孔晁之說而景初之復則亦劉邵
之說也 二 乃若張迪虞喜一無所據而孟康李邵又皆
繆本文玄曾何取哉 非主於祭而言二宗蓋指六合夫
從六氣之說乎則氣從天地為乎而祀之從六子之說
乎則卦乃象物為乎而祀之將從彪之說則宗止乎三
從許之言則宗不過二貫遠之說本許則鄭駁之矣馬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融之說本伏則杜非之矣俱不得其當也 三 昭三穆前
安石輩多取以為祭人鬼然穆非宗也夫祭有其舉之
莫敢廢也三昭三穆世何嘗廢祀此固不必議者且七
政既齊之後則惟及天神又焉有文祖 惟康成安國比
有事於在職衛之前而後於餘時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諸家言最能近而代莫之行者雖然宗之為言總也司
中司命實係文昌而好雨好風乃是箕畢以總而言是
特一宗爾豈得有實柴而復樵燎哉此鄭之失也郊之
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而不在宗矣
冬享司寒而四立各自迎氣則四時寒暑不在宗矣此
孔之失也然則佑之取魏亦有矣夫六天之說本出漢
世源於緯候而成於康成然魏氏以昊天上帝為首則
又非矣佑之所以取之蓋以昊天上帝周用禮祀而祀
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禮不屬於別祀不知
先王禮典莫有重舉上帝既已肆類豈復禮乎佑抑不
知漢之所祀自是泰乙故曰泰乙者天神之最貴其佐
為五帝是則非昊天帝矣然亦未敢謂安國是也暨復語
之宗亦祀之尊也 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而曰秩宗周
官主祀大神祇而曰伯宗天宗小宗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族之尊也老子曰萬物 雲漢虹蜺電雪霜
之宗言萬物莫不尊也莊周曰天地為宗故禮有天宗
則亦有地宗矣天宗者萬象之宗 雲漢虹蜺電雪霜
日月 土石金銀草木之屬非必
星辰而地宗者萬類之宗也 介之屬非主於山川求
之於傳又有河岱之宗河宗則萬水之宗 謂淵泉澗沼
屬非主於 謂淵泉澗沼
山川也 謂淵泉澗沼
山川也 謂淵泉澗沼
祭之如夷蠻戎狄之總名曰人爾王之事天明事地察
故於地
而加詳是四宗者所以及乎其不及而已矣然則幽宗
雲宗其不在六宗乎 日月既主於郊四時寒暑復各屬
於歲惟星一類實繫猶之在地之

山而水旱者陰陽之極數氏

事之尤切故二者自為宗或曰六宗云禮山川云望

則山川在望不在禮矣是故禮無禮地之文是不然禮者獨精之名爾大傳作煙則事止燔燎然劉昭曰埋則及於瘞埋矣且古書曰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也奚為而不併地如曰不然則安國之說庶乎其次矣他不足稽也安國之說出於祭法而附於孔叢子家語因之蓋孔氏之家世有是說故王充蘊軾一皆從之亦未敢以為為安也且將從孔說則必自上類帝至於羣神合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一而又升五帝於肆類而不禮於六宗禮日月於六宗而不與於郊類斯可矣何則郊祀而及於天地間之神古蓋有矣燔黍壇設黍折此則似乎類帝而合食矣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此則似乎六宗矣四時寒暑雖別有祭於此主日則日月決不可下齊乎六宗星為幽宗未大害郊既水旱為雩宗此自二類鄭改宗為祭殊矣坎壇以祭四方而又徧祭於百神山山川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此則合乎山川與羣神矣四方非山川丘陵又未盡於百

神此漢儒以意求之

是以漢世泰壇其中而五帝環壇其下以求當乎六宗而復壇設羣神以求合乎書之文是則禮類百神合之以為一也山川惟不望知徧走其地矣望者遙祭爾以山高可望而祭之川曰望者本山而言之漢岳渎各祠其處然不望則非也王肅治家語而輒自異之必有其說矣噫多言奚為後世必有堯舜文王周孔者出不由羣惑一斷以義則六宗之秩正矣於予與何有

魯郊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魯不幸而生於後世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魯之郊禘抑可知矣自王安石以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而成王報之以人臣不得用之禮告於神考說者於經不得其證則又牽引司約所謂治神之約為所主非常之禮實非常之功者以扇之而聖人之意以益繆夫魯之郊禘其非禮亦明矣當僖公三十有一年春秋始書郊而詩且著僖公之頌聖人之意不難見也是何說者猶以為未失郊禘豈諸侯之得用哉今也郊禘之名既

同而汲汲然取其禮之小異者以為可抑何脅邪周郊吳帝魯郊五帝周禘帝魯禘文王周郊日至而魯之郊孟春周牛以騂而魯之牛白牡此魯魯之疑其僭而自為之制也周祖后稷故禘帝魯魯祖周公故以為禘文王日至天帝用事之始故事天帝孟春五帝用事之始故以為祀五帝豈以無書三月郊若卜郊祀五帝之為得正無譏書用禘為禘文王之得宜邪享以言帝以言廟不忒則無爽矣卜不從鼠食牛死有天道矣何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謂春秋不懈而享祀之不忒乎皇皇后帝后帝非威仰矣享以騂犧騂非白牡矣騂牝赤脊公羊明文文十三而禘周公以白牡固明堂位之說也豈祭周公以白牡而魯公反騂牝乎日月之常有交龍袞龍之旂無日月周禮王建太常十有二旂而覲禮天子載大旂以象日月升龍降龍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蓋張旌以弧輻弧以輻而魯以龍旂承祀載弧輻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是名旂而實常魯之為制固已無毫末顧矣周禮在

魯果何信乎立五門設六官此春秋所為作予既論之而世未之明也孟獻子曰啟塾而郊郊而後耕是月以寅矣而穀梁子猶以為自正月至三月皆郊之時此經所以無書三月之郊宣三年之正月特書牛死乃不郊則他歲牛不死正月郊矣正月之郊乃建子之月也子服景伯謂吳人曰魯以十月上辛有事上帝先王季辛而畢自襄公來未之有改則魯固十月郊矣畢乎季辛則十一月矣故雜記曰正月日至有事於上帝七月日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至有事於祖此記禮之失自獻子也魯僭天子禮故正月日至郊天而配以稷比其祭祖則固用夏之孟故明堂位以六月祀周公於太廟今孟夏也獻子蓋將以尊其祖而以夏五有事此亦徒以二至為重也彼見魯郊不過三月則以為啟塾而郊見其及稷則以為祈農事一何邇邪雖然定哀以來郊皆正月又未嘗以十月郊禘之僭明自後世非成王與周公斷可識也魯用王者禮樂予既言矣今得而卒其說

麟木說

絕筆獲麟二論見發揮矣袁公之十四年至秦滅周凡三百二十有四年予敢謂孔子之知秦哉予謂昔魯端門有血書云趣作法聖人沒姬周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明日子夏往視之血書蜚為赤鳥化為帛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中有制作之狀言字字胡亥破先王之道也端門今在孔廟東南十一里春秋說題辭言孔子謂子夏復獲麟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錄之者此也故演孔圖云孔論經有鳥化為書奉以告天赤爵集之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仰應法是為赤制又云麟木之精蒼之滅也麟不榮也注謂見拽柴者觀此然後知予言之有由昔王通氏謂春秋以天道終而孔穎達云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言必及彗其亦有所承乎緯候之書吾不敢廢顧豈苟然已哉按孝經中契云丘見孝經文成而天道立乃齋以白之天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玄霜涌北極紫宮開北門召亢星比落司命天使書題號云孝經篇目玄神辰喬孔丘知元命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之得十七字餘文二十消滅飛為赤鳥翔摩霄雲解疑論云聖人不可不生受命而制作所以覺斯民覺後生也西狩獲麟知天命之去周赤帝之方起為周亡之異漢興之瑞及聞端門之命有制作之狀乃遣子夏等一十四人求周史記得

百二十國寶書修為春秋故春秋說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制法陳序圖錄又云丘水之精治法為赤制功西狩獲麟言赤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采薪獲麟也而何休乃謂孔子按錄知劉季當代周見薪者獲麟知為之出謂采薪有庶人然火之志明赤帝將代周西狩獲者從東而王西東卯西金明卯金之得天下又不書下三時者水絕火王漢興之應此過鑿也然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延康之元一年之中至十見於郡國石季龍開華林郡

端門當有血書西飛為鳥則非特緯書也書林作烏捨遺記

云夫子生時麟吐玉書故以為聖人之應也

麟難

麟果何物邪孔子曰麟以為畜故獸不狘剝胎殺夭則麟不至如此而已越自西狩筆絕而世之學士弗復知麟之為物於是羣起而要為之說曰瑞獸也曰仁獸也曰土畜也或曰木之精詩含曰北方元枵之獸騶冠曰西方之毛蟲陳曰中央軒轅大角之信蔡若是其不一也底言其狀則曰麇身牛尾曰狼項馬蹄曰黃色圓蹄曰狼額赤目而五蹄高丈二尺身備五色腹下茹黃角端帶肉含仁懷義居不羣行不侶音中宮羽步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芥不犯陷獲不羅網罟飲清池而遊樂土牡鳴遊聖牝鳴歸和春鳴扶幼夏鳴養綏秋鳴藏嘉冬鳴思邊食嘉禾飲玉英彬彬乎有文藻申申乎有樂章京房葛洪鴻冠廣雅與孫氏瑞應之書其說固多不離乎此矣麟和一作騶昌扶幼一作養畫若語其壽則或一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千廣或三千抱或云水土構精公羊或云陽氣所孕傳又云純陰之精子云歲星之散保云機星得則生冠運斗極何其紛紛邪按孝經右契春秋感精符麒麟一角明海內之共一也不剝胎剖卵則在郊矣自漢而來為祥說者咸謂麟生於火而游於土王者視明禮修好生惡殺動有儀容賢者在位不肖者退則見郊野禮斗威儀云君垂金而正政太平則在郊而春秋考異郵以為王者功平則至孝經緯亦言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麒麟臻故劉向謂帝王之著莫不先致四靈是以治平則至德盛則以為畜而三五歷紀遂記黃帝之世以麟為畜尚書中候亦謂黃帝時常在園囿而傳且記堯時每在郊椒廈世來遊於田遂使庸君想致學士妄談於是指鳥為鸞證鴟作鳳譬真假偽漫不可考嗟乎鉅商一獲而周室衰孝武一獲而漢祚微章帝何人而元和二三年間鄧國上麟者五十一安帝延光亦且三見孝獻

延康之元一年之中至十見於郡國石季龍開華林郡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延康之元一年之中至十見於郡國石季龍開華林郡

國上送蒼麟二八爰俾張司虔調之以駕芝蓋晉宋以降無代無有而孟蜀之邦乃至多於犬彘不知果何物邪公羊氏云麟非中國之獸也而瑞中國中國有王則至今并州有野麟其大如鹿則又非瑞物矣予聞唐文皇時龍支來貢天馬墮地無毛鱗生於肉目若黃金項若雞延股裏旋毛光成日月在處大鮮雲周覆之予以是真麟也餘子之言其亦出於想像而不足徵者載質之傳杜麒牝麟而書中侯則云麒似大麋一角麟似馬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而無角亦目斯迨得之釋獸亦謂麟如馬而一角不角者麒此雌雄之辨也終軍所獲一角五蹄蓋若鹿者果又何物耶然詩義疏中興徵祥書又謂麇身牛尾狼頭一角馬足而黃劉向謂其麇身牛尾圓頭一角含仁懷義擇土而踐則又繆矣嘉祐二年六月交趾貢二獸狀如水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瓜果必先以杖擊之然後食時以為麟田況云其與書史所載不同恐為夷人所詐而杜植亦奏其不似麇而有甲此必非麟番

商有辨之者特山犀也宋太始末武威進獸一角羊頭龍盟馬足父老亦莫之識按爾雅麇音麇皆一角然不言有鱗甲惟廣志言符枝謂其狀如鱗皮有鱗甲此迨近之而形乃如牛遂宣詔答為異獸斯為體矣方呂光入姑臧有麟正見百獸從之光遂僭即三河然則斯麟也其果祥邪果不祥邪

鄒虞績

古琴操云鄒虞者邵國女之所作也古者役不逾時不失嘉會邵國之大夫以於行役故作是詩也鄒者天子之囿虞者掌囿之官東都賦云制同乎梁鄒韓詩云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故九成宮頌云司馬奉駿之典虞之時益為朕虞故詩韓魯說鄒虞為天子掌鳥獸之官周南補亡召風鄒虞皆以吁嗟稱之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高彘戎擒獸以獻王命畜之東虞則今之虎牢矣自書大傳言散宜生等之於陵氏取怪獸白虎以獻紂尾倍其身大宗伯以白琥禱禮西方而孫炎以為白虎西方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義獸白質黑文一曰鄒虞劉義方詩疏作騶吳異義陸機遂謂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不食生物不踐生草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蓋取應信厚之說爾然山海經言林氏所出騶虞其說如枝相如所謂囿騶虞者今西河有騶虞縣則或自一物也歐陽公論蜀多端其說甚美然亦未可概語

商周之際

式稽書傳必不得於予衷則疑疑則求而未嘗不得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堯之於舜必有美祥武之於紂必有殯怨始嘗語矣然不敢按郵臆及後魏書張淵傳若四明山記乃得虞帝之事而商周之交猶昧也於是撫國事見希烏之言謂文王拘羑里武王羈玉門卒斷紂頭與韓非武身受訾湯身易名之說以知文武王嘗辱於紂三十一而末得其始末也暨稽呂氏首時乃云季歷困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者時未可也至武王而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則知周之

辱累世矣故非之喻者以勾踐之官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而殺夫差於姑蘓文王見罍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二十一又云越武王之王也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不病則是武王也而陽經且云食子羹於牖里莫自悔也至此而後南單之事見矣嗟乎商周之載一何惑邪釋諒聞而即戎載木主而示迷伐君之利歸於已而伐君之名施於父此昔人所以謂二子恥食其薇者也即按難二之言昔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而紂兵之文王懼請入洛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贖炮烙之刑仲尼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鄭長者言體道者無為也無見也此最宜文王矣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也義則然矣然文王胡得千里之地哉載觀呂氏順民之說則知文王之處岐而事紂者寃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嚴於是紂喜命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辭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

惡千里之地也得民心賢千里也文北面而躬事之武南面而三斬之敏而求諸何求而不得故凡事必有釁審其源循其委則千歲之至皆可矣何至盡百里之外意他山之草木哉

春秋用周正

烝冬祭也故周禮大司馬烝以仲冬而魯烝以正月是時王之正也春秋所紀抑不知魯史之舊歟夫子之革之歟商正建丑而伊尹奉鬻王歸亳若見厥祖若即位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若朝廟若復辟在歲首者商書皆以十二月紀是建不同而書不改夏之月也按在周書作周月也若以夏正紀則當云元年冬十有一月矣今不然而謂之王正月是以周王之正紀而夫子因之矣雖然以周正紀而猶冠以春者時王之四時也定之方中夏之十月周之十二月而城楚丘乃見於次年之正月紀其成也去年閏定中在十月不在十一月故說者謂在成則衛以十月城魯以十一月會之亦妄或曰春秋用夏正故四月鄭祭足取溫麥秋又取周之禾則春秋果用夏

矣是不然經紀以周而傳則亂以夏也穀鄧之來朝經書在夏而傳謂之春經以周而傳固以為夏此預所以又謂春來而夏行禮僖之五年正月朔日南至傳顧以周正說傳亦何常之有預特因其繆爾使春秋以夏正

則二月無冰十月大雪皆不得為異者何事乎書且在周禮有正歲有正月正歲為寅而正月則為子經書周時然子丑不得四年之正者固自若周以子正而周之書授民修祭猶切用夏時不易也郊以孟春建寅月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禘以季夏建未月也而康成謂孟春子之月季夏巳之月而左氏則謂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故說者謂魯無冬至之郊蓋欲見魯非僭宣之八年六月有事太廟固云巳月而明堂位以季夏六月禘周公非建巳之月矣正在人時在天先王有改正之文而無改時之實是故周官凡言正歲與田狩郊祀春夏秋冬皆本夏時四月維夏夏之初夏也六月徂暑夏之末夏也春秋之書舉中二以見四時則王正月當為夏之正矣而且不然豈

天之冬而周謂之春天之夏而周謂之秋乎此穀梁所以謂正月烝為冬祭之時正月狩非春田之禮四月郊為夏之始九月郊為秋之終則亦以春秋為夏正與二傳之說異蓋不知周之四時固不是律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宋 羅泌 撰

路史卷四十三

宋 羅泌 撰

餘論六

孔子生日

何惑乎儒學之衰乎皆儒者之不自尊其道之所致也夫聖人之禮法行乎天地之間萬物賴之而相生養者也一日或息則日月為之字蝕陰陽為之錯繆山川企走咸失其所豈止臣賊其君子賊其父而已哉顧佛何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為而且與之分曹而抗衡邪今夫我進賢曳珩玉享太牢而踞屋者其貴大亦極矣孰非先聖人之賜哉奈何乘高驥道廟闕則枵然不之顧觀籩豆什溝璫則忽然不之省而崇佛教奉錫侶則至於麀捐踟躕日虔禱月施給猶以未愜是何耶惟其學識不至衷無所見而將以圖荒唐之妄福也夫釋氏果能以福人邪則王公大人今日貴大不由佛教而願以進其身潤其家者一本先聖人而取之亦不知義命矣異時有假守古上鏡

款孔廟者目老桑門舞肘而過執而訪之曰吾由佛刹未始不肅而得無狀則對曰儒自敬我教而不自知其所以敬我有佛書未始漫泄方其暇時珍藏什襲飯之敬之及其出也又非盛服焚禮則弗敢以誦而今橫舍經籍取具污毀狼籍靡所不至齋閣為聚訟之宮庭廡乃博塞之闕何由興起守聞而怛之從而謝焉以今都邑橫舍實為無統所謂養士一皆無賴莫適者竊食其間而所藉生徒則皆先進之徒多方占寄以為他日濯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憲免責計成才鳥乎出哉嘗試語喪釋氏有所謂四月八日固非其實而走天下之人沈道虔葦累世奉事至推宅以為寺四月八日廣設圖像舉室慟哭流風如此而孔氏有一初度之辰曾無記者非惟無記正亦自不知之知夫孔子之道固不俟此以輕重逢掖之徒亦豈以斯而較彼然道尊在於師嚴而禮義存乎愛敬誠使天下橫舍能因夫子初度之辰畧為之識庸何傷四月八日亦非實定之日詳發擇恆星說予叢釋齋書見臧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

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恪瑤球子云宣父畧以元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歷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為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壬戌歲四月己丑卒乃敬王之四十三年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然或以為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在己酉則為年七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十有四不得為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祖庭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闡以為庚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為先聖人

孔子生日

鮮卑鳥丸

鮮卑者東胡也漢初敗於匈奴退保鮮卑鳥丸之山曰鮮卑亦曰烏丸隋圖經云卑在柳州東南二百里又棘城東塞外及遼西北百里亦有鮮卑山露宿菽飲柅靈之際盡并北匈奴地光和中亂檀石槐種為小種鮮卑破之魏初莫護跋部入遼西從討公孫淵封國於大棘城之北曰步搖子本廷為左賢王孫徒河涉歸鮮華風進拜單于二子長曰吐谷渾以馬致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甘松之南孫葉延為吐渾氏官俗頗同中國及卒兄弟繼立至夸呂號可汗百餘年還為慕容氏慕容鍾都督魏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自永嘉建國為吐谷渾隨有伏允死順為可汗順子諾曷鉢立封青海國王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起立襲可汗號生職特卒子非嗣龍朔五年土番并其地教徙朔方河東境俗謂退澤凡三百國絕次若莫獲遷徙河之青山以大棘城帝顛頊之虛徙焉四年康乃立四郡統馮子統遂王燕前燕後燕南燕皆其別也

唐國望都

堯山

唐今中山之唐縣也按輿地廣記堯為唐侯於此漢屬中山國今中山之新樂皆故漢之唐也有堯山唐水南有望都城望都里東北有中山故城一曰唐唐城張曜中山記之中人城也望都城東有堯故城俗呼為堯姑城世紀以為慶都山在望都南張晏皇父謚皆謂以升堯山南望都山因曰望都相去為五十里今在唐縣東北五十四里俗呼孤山一曰豆山而十三州志唐故城在盧奴北七十五盧奴今之唐也鄭元云城去望都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八十去中山城七十推驗宜為唐城北去堯山五里與七十五里之說合然城南無山以擬都山於是欲以唐城為望都城而北又無城以應唐城乃以唐城東南十五高昌城為望都城蓋不知道里之誤也雖然唐之為名在在有之而平陽安邑亦皆曰唐平陽即晉之臨汾正乃詩之唐國有姑射山按九域志唐水之上地正名翼一曰絳而總曰平陽成王滅之以封叔虞後更曰唐安邑今隸解故絳之翼城城西二十有唐城又并之平

晉北二里有故唐城寰宇記為唐堯所築夫平陽乃丹朱之封也徐才國都城記及元和郡縣志皆云翼城唐國帝堯裔子所封而晉陽縣北二里亦有故唐城云堯所築即燮父之所徙而河北縣南百二十八又有故堯城九域志威勝軍之臨漳城風土記亦云堯築而邢之堯山縣漢之柏人西十二有南蠻古城今相有古柏人城九域記引世紀為堯都縣東北二十二有柏鄉城故與趙都柏鄉縣東西中分城家記言堯所置有堯廟謂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堯登此覽洪水訪賢人者又河東之南二十八亦有堯山上有堯城水經以為唐堯所理而雷首亦謂之堯山有堯祠唐之堯山亦有堯祠張拙齊地記以為巡狩所登而河清西南八十五瑕丘東南七里洙西與滑之靈祠皆有堯祠上黨長子亦有堯水堯祠集古錄記堯祠碑二皆在濟陰九域志濟陰乃今有堯溝而九州志曹為堯廟堯之所開而名若寰宇所記堯迹尤多堯舜之祠天下不勝多矣張拙皆以為巡狩之所記有所不得

盡有如東海縣西北三里謝祿山上堯廟乃太始七年刺史劉崇之所立自以為堯後為之此類尤多今荆湖南北江西兩浙桂陽水明二水以來祠場不可勝紀廣記皆不能錄

克明峻德至時雖

聖人之德固無待而自明堯帝峻德所以克明者德性之明足以勝己之私而已大學說曰克明峻德自明也不明爾德時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倍無卿此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為幽也惟峻德之克明故於是可以親九族惟九族之既睦故於是可以平章乎百姓九族王之親族而百姓者百官之族姓也聖人之治必自近以及遠由親而之疎是故治國者必先家齊家者必先身此平章百姓之所以必先於親九族親九族者所以必自於明峻德而萬邦之協和黎民之於變又有待於百姓之昭明也九族惟其不睦故必使之既睦百姓惟患其不明故必使之昭明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使既睦也以其昭昭使人昭明也春秋傳曰克明峻德自修也以親九族親親也

平章百姓體羣臣也協和萬邦懷諸侯也黎民於變時雍子庶民也天下歸之此明德之效也大抵天下之不治常由遠人之不安遠人之不安常由諸侯之不度不能修身九族何自而親不能親親百官何自而辨故必正身而後內外順必親親而後職任當方晉季世宗賢摧落姦佞在朝悼子父子既非親賢國寶之徒又皆讒佞是故一時岳牧如口秦輩曾無畏忌而晉陽之甲與其為不睦也甚矣逆其禍兆豈不由於峻德之不明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此於變黎民所以必俟諸侯之協和而協和萬邦所以必俟百姓之昭明也典於親九族言以而下不言以於睦九族言既而下不言既甞上辭也程子以百姓為庶民孔氏以峻德為賢士未語

九族三族非異姓

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己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己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為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為曾祖父父自己孫視之則為高祖父父己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為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為玄孫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為九也五衰之等惟父與長子三年族莫重也以三為五則祖與嫡孫皆期以五為九則高曾曾玄為三月矣所謂三月殺也昆弟為期而從父之昆九月從祖之昆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五月族昆三月所謂旁殺也詳禮書六十其不曰五為七者服數盡於五也雖然高為三月則曾宜小功祖為期則曾宜大功以祖期言之則曾大功矣而為齊三月不以旁服加乎尊也禮齊三月而章以為曾祖是曾亦齊三月矣重其衰麻尊之也減其時日恩殺也此之謂上殺卑也此之謂下殺是以五為九也記曰閭門有禮則三族和矣詩書言九族而小宗伯士昏禮仲尼燕居惟言

三族蓋五喪之所止以上下言之則九而以等喪言之則衰以袒免所及自旁言之則又謂之六親一也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舉三則九見矣孔安國云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小記之言亦昭明矣而或者謂高非己之所逮事玄非己之所及見且出一族則其所睦為不廣於是執為異姓之說此何琦所以謂若但內宗有不足以贊帝堯之美徒亦不知所謂上下及者非及高玄之身其同出乎高祖旁殺服屬之內者皆是也夫亦豈知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世之難睦者惟在內族曾高外屬世曠事希簡薄有甚於外人者然竊疑之桓公六年傳以外祖父母子及妻之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若己之同族為九族而禮傳遂謂總以上恩所及妻之父與舅有服明在族也女適人而係姓為不異族故禮之戴書之歐陽夏侯白虎通議如淳之徒皆以為父母妻之族合則為三別則為九父之族別而四父五屬之內父之女兄弟適己女之子母之族別而三母之父母母之女兄弟適人者子母之族別而三母之女兄弟與其子妻之

族別而二妻之父姓妻之母姓至引伐木諸父諸舅角弓之兄弟婚姻與類弁之父弟甥舅以為實謂諸父兄弟者父之族諸舅諸甥者母之族而婚姻者妻之族也是不然伐木詩言親親以睦非九族也角弓父兄刺幽之詩類弁諸公刺幽之詩傳者以為不親九族非本指也葛蕭王族刺平之詩而以為棄其九族行葦美周忠厚之詩而以為能睦九族豈其然乎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昆此譬遠葉親族而謂他人為父母昆弟爾戚戚兄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莫遠具爾非他人也協比其隣豈其隣在族哉況在爾雅內宗曰族母妻之族曰黨父可以為黨而妻與母不得謂之族也白虎議云族者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合生相愛死相哀故謂九族斯亦悉其由矣嗟乎罪人以族此虛王之末政也堯親舜叙惟病施之不博然亦有畔止矣是故桀紂雖苛族止一宗秦襄以來立三族法張晏之徒猶以為父母兄弟妻子若莊子之言五紀袁紹之言五宗匡衡玄成所言

五屬不過父祖已與子孫莊子言六位老氏班志貴誼言六親不韋言六戚亦不過父母兄弟夫婦故賈高曰人豈不容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則非異姓斷可識矣奈何刻者濫誅無藝一人犯罪禁至三屬此章帝之所為惜而如淳者猶以為父母妻之族亦大妄矣漢誅黥布不及蚡也玄之駁之亦可謂明也矣異姓之服不過於總總不廢昏而士昏禮言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則亦父子之昆弟而已大功惟不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嫁娶妻黨豈妨於婚送哉
七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廟之中必有功者為太祖有德者為太宗此百世不遷者也後繼之君昭穆序位至其親盡則以祧去祧去之宗為毀廟之主四時祭之至裕而後得合食於太祖之廟祧廟無數若周家惟后稷為始祖文武二主有功德於民者為不遷之宗此一祖二宗也漢儒滋蔓遂以謂遠廟為祧有

二桃焉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墀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蓋以壇墀二祧足其為七斯亦罔矣夫宗廟之制雖親盡之主猶當藏之於祧何以壇墀為是暴之也此蓋因於金縢周公為三壇同墀為禱之文而以為祧廟皆當然爾或曰周之文武為不祧之廟自是以下皆迭毀降去之此亦非也廟者親事之主也祧者親盡別藏之主也入廟者為祔於出廟者為祧有祔者必有祧言祧則非廟言廟則非祧矣今乃以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祧足之為七豈理哉且既曰不毀又豈可名之曰祧廟邪
先水不禱
宋大水鼓用牲於社湯大旱禱桑林大水用牲是水有禳事矣水有禱禱堯胡為而不禳大旱致禱是早有禱賽矣早有禱水胡為而不禱曰水之有禱猶人之有水蠱也歲之有旱猶人之有癘疾也癘疾水蠱人之奇疹潦災旱燠亦天地之大疹也癘疾水蠱非善誦之可蠲

非禳禱之可免大水大旱豈善誦善禱之可移哉堯舜神聖委其然也是故不易政不致禱惟命伯禹益稷治之而已是蠱之必用醫癘之必以藥也伯禹益稷從而治之百川順流此亦天地之蠱癘而獲夫良工之起之也然則湯之致禱豈知不足於聖人歟亦示教也身有疾有不可不為善親有疾有不可不盡誠赤子冒疾藥之弗至抑坐視而弗軫乎抑將走羣祀而幸其功之一見乎然則湯之禱宋之鼓亦所以盡其誠而已矣故湯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次當晉之分自張十七至軫十一鶉尾楚分故魯襄二十八年歲淫元枵裨竈知楚子之死謂歲乘其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鳥尾為楚矣自氏五至虛九大火宋分故魯昭十七年星見火辰裨慎知宋鄭之火謂宋大辰之虛皆火房也則大火為宋矣然春秋戰國地每遷變三晉未分晉果何分秦拔西河魏當何屬周既東西何都而直鶉火陳滅於楚何自而入韓分前封後據又豈得如康成之所謂同時而當星次哉況乃中邦幾何三千以去夷蠻戎狄外更綿邈詳觀諸書蓋亦支離而未嘗究也按甄曜書次三十度度三千里以古九州方三千里果如所說九州纔當天分一度之廣九夷八蠻五戎六狄豈日星不臨哉古之國邑不過百里何常而得專次况古萬國周千八百又豈皆無受封之日而獨此十二國得當之乎七國之初天下唯燕魏韓魏趙地動巨數郡厥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豈趙魏之地歸秦而遂屬秦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星次說

費直書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域蔡邕月令章句以節氣當國分及皇甫謐作帝王紀復以月律配入辰次言之而事益支矣按蔡邕之說彘章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以至元枵小寒大寒居之為齊之分若謚之說星紀之次於辰為申謂之赤奮若於律黃鍾斗建在子吳越分野以至柘木於辰為寅謂之攝提格於律應鍾斗建在亥燕之分野此班鄭之說也鄭氏律說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而辰在星紀應鍾亥之氣十月所建而辰在柘木班固歷志蠡訾之初危十六度為立春中營室十四度為驚蟄元枵之初婺女八度小寒中而危初為大寒二子蓋原乎此夫星紀東北而吳越實東南降婁蠡訾戌亥之位而魯位實在東北齊表東海而星且北秦處西垂而次乃南故或以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為說武王克商歲在鶉火伶州鳩云歲之所在我周之分野則周屬鶉火故自柳九度至張十二度鶉火之次為周之分晉文即位歲受實沈董因所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君則晉屬實沈故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實沈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星乎秦乃周也不曰周而以東洛為周唐都京兆二郡既入畿內而說者尚謂秦分則是國易而地不易也吳楚齊晉春秋之末廣土所至一時配入而不知疆域雜亂之不可要也夫風俗之所以異以廣谷大川之異制也州郡雖改山川不移閩浙五嶺本自兩越荆揚徐梁正爾三楚亦何得以是制哉此一行所以惟取七宿之中唐僧一行記山河脈絡於兩界識雲漢升沈於四維分四象之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為紀據山河以分其野然亦未之盡也苟以封日則有絕而復續者或以姬而繼子封日既異前人又非而前星且不變邪禹貢無言保章之說惟不得而執也雖然彘章禍蔡大梁凶楚元枵見飢乎宋鄭星紀定占于吳越永嘉中歲白熒惑聚牛女間時謂吳越當有興王未幾是歲元帝登極故史臣謂星斗是祥符堅會謀南寇石越對以歲鎮牛斗福德所在而符融亦以吳越為不可伐蓋有不可誣者歲之所在為福所衝為災故師曠梓慎裨竈有得而言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在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越而吳不利皆以歲言之也龍宋鄭之星宋大辰之次陳太昊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屬也然衛顛頊之居則水屬矣吳越同分而史墨以為越得歲吳不應伐是又不可曉者昭公七年四月日食說者以為魯衛之惡春分之日在魯衛也十年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則齊薛之分矣前哲之言蓋亦自有所見要不必牽乎此餘如未然要以九州之分為正

唐書月令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敬授人時此帝堯之急政聖人以其首書民事之為重可知矣禮有月令世皆以為出於管子不韋之書故傅子云月令取呂氏春秋至杜君卿乃以為出於管子不韋編之以為十二紀之首漢世戴聖始取以入禮記蓋以管子有幼官四時之篇然亦不知周公已有時訓而時令解見之周書此蔡氏所以謂為周公之作孟冬祈來牟則建用子矣是周正也正歲合諸侯若諸侯之所稅非秦事也而或者猶謂周以六冕郊天以大裘玉輅

大常迎氣而月令車服並依時色况乃太尉奏有則非出於周代是亦不知劉安時則之訓本之月令而亦時有增損顧得謂漢時乎常切考之特亦本之夏小正爾小正之書顧亦本之前代炎黃顛譽一代之治斯有一代之時惟其來者甚速是故歷代傳寶以為大訓故雖有變易而其大者猶不得而易也頃見郭京易舉正序言我唐御注孝經刪定月令以知唐室當改古之月令矣中見斗南於世家獲唐板五經首帙為覓其本既禮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記以為先而以月令冠篇曲禮次之月令之篇則於每月分節與中氣而異言之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洵乎月朔差異中星見殊乃令零祀愆期水旱作沴事資革弊於是定以构建準攝提而刪之命集賢殿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等為之注此即唐志御定禮記月令一卷者爰表出之以見唐世猶以民事為重云淳熙新元四之日墨莊藏書

沈璧

書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十七年仲月甲日至於稷沈璧於河青雲起回風搖落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自河而出臨壇而止吐甲迴遘甲似龜廣九尺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帝乃寫其文藏之東序而世紀言堯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為握河紀今中候是也王元長云握河沈璧孫氏瑞圖云帝堯即位坐河渚神龍赤色負圖而至備載山澤河海之形國土之分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昔在唐與虞時見青雲際此也帝舜祗德欽象有光治象位者也至於稷興榮光迭至黃龍負圖卷舒至水畔置舜前舜與三公大司空禹等三十人集發圖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休氣充塞見考經藩侯陪位羣公皆就立如舜周公差應差應邪錯在契聖至於日昃榮光汨河青雲浮至青龍仰玄甲臨壇止濟止圖滯青龍靈仰之使玄甲所以周公視王公視聖人精明其文言周世之事五百之戒與秦漢事中候闕洛戒云若稽古周公旦欽懼皇天順踐阼即攝七年鶯鳳見鶯英生青龍銜

甲玄龍背書以上野王符瑞圖故中候又云周成王舉堯舜之禮沈璧於河白雲起而青雲浮乃有蒼龍負圖臨河然據考之亦黃帝之事爾以按野王符瑞圖云黃帝軒轅氏東巡省河過洛又沈握視將加沈璧沈璧象字象時代壇河龍負圖出赤文象文以授命出握河記龍魚河圖云天授帝號黃龍負圖鱗甲光耀從河出黃帝命侍臣寫以示天下河圖又言黃帝云予夢兩龍授圖乃齋往河洛求之有大魚沂流而至泛白圖帝跪受之而河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圖挺輔佐曰黃帝持齋七日七夜天老偕從以游河洛之書至翠鳩之泉大鱸沂流而至問五聖莫見獨與天老迎之蘭葉朱文五色畢見沈白圖以授帝見龜圖又云黃帝游於河洛之間至澤鴻之泉鱷魚負圖以授帝蘭葉朱文名曰錄圖前河圖亦云黃帝游洛水有鯉長三文身青無鱗赤文成字故世紀言黃帝時地震三日帝游洛水上見大魚三牲醮之天甚雨七日河流而得圖書則非止握河之說也

朱草赤草也可以染絳為服以別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光武中元年羣臣奏言地祇應靈而朱草萌生又有赤草生於水涯則非蕙莢矣云仙茅者誕矣

五老人

鄭元水經注云堯帝修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首山道河渚有五老游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童也言訖五老乃翻為流星以入昴事見論語比考云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

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咸曰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為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發曰帝當極百則禪於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以禪舜故任彥升宣還皇后令云堯見五老入於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

路史卷四十三

路史卷四十四

宋 羅泌 撰

餘論七

蕙莢 朱草

蕙莢歷莢也世紀云堯時蕙莢夾階而生每月朔則生一莢至月半而十五莢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晦而盡若月小盡則餘一莢厭而不落王者以之占歷應和氣而生舜亦如之一名仙茅故田俅子云堯為天子蕙生

無有惟五龍井遺縑在焉乃立祠即曰五龍祠貞元十九年也大觀四年二月賜號崇應政和侯封曰壽聖壽通壽寧壽成壽應云

陵臺說

大荒南經帝堯帝舜帝舜皆塋岳山而海內北經有帝堯臺帝舜臺帝舜臺之類非一夫帝王之冢曰陵亦謂之臺傳言禹殺桀柶其血腥不可以植乃以為衆帝之臺故帝嚳冢曰頓丘臺堯母冢曰靈臺鄴有魏文武甄后三陵臺張賓進所言三臺險固者也即在上世亦謂

於庭為帝成歷瑞圖云葉圓而五色日生一莢至十六則落一莢及晦而盡白虎通義云考歷得度則生書中候摘落戒云堯舜時皆有之周公攝政七年又生亦見伏書大傳或云朱草大戴禮云朱草日生一莢至十五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按孝經援神契云朱草生蕙莢則二物也注朱草者百草之精狀如小桑栽子長三四尺枝莖如珊瑚生名山石岩之下刺之如血其葉生落隨月晦朔亦如蕙莢則蕙莢之類爾三禮義宗云

之山黃帝堊南甲山曰橋陵亦曰橋山是矣蓋山者取其如山陵者取其如陵因謂之山陵爾風俗通云陵者天生自然故王公家稱陵或云秦曰山漢始曰陵殺有二陵豈漢始哉若臺者猶夷俗之言路

錄余氏墓

陶臣氏 烏陀氏

蕪州節度使錢元鍊之猶子文炳為元帥府判官檢校禮部尚書顯德中入京供奉飽文學善應對尤精青鳥之術開寶五年妻丘奄化訪吉兆於報恩禪宅之側古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松區中僧常泰者共疑叢薄掘岡當必昔賢墳竈不可重營炳執不從董役發之果古墓道版石數重梓廬灰盡惟一骸亞石間長逾丈所脛且二尺明比南金東一銅鑄傍縷青花西璧劍器亦且敗毀環環在靶佳玉所成合抱芙蓉瑩然精白炳心尤愛不聽役入因醉而下將攬其環忽一黑蜂狀如毬丸從劍下螫炳右眉間尋見悶絕輿還乃卒泰具掩之翌朝炳之丕子知玄方伸號辭遽亦冥然見一丈夫道貌古野身度丈餘魚鱗之

甲足色如金徒跳挺劍前語玄曰我帝堯之臣繇余氏也與陶臣氏烏陀氏佐禹理水以功封吳獲獲於茲當時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誠吉居之且安奈何而又

剛愎發吾版石顧已非義而乃更欲奪吾玉樞罪孰甚焉雖今擊死然方隸吾籍吾於冥間大有主治而父且無苦宜勿念悼知玄始甦錢公希白特為之紀以知宅墓凶吉始諸太古而冢訟之說為不可掩堯帝而來迄於開寶數百千載而精爽猶在足信定分之不可逾而

直諒忠忱之不泯也

路史

去凶年

四凶之去熙朝以來明經之士間有能知而先後之際猶不能究卒亦同乎為妄舜攝之初即分十有二州既而流四凶族命禹平水土平而後復為九州故得共工流於幽州四凶之去在十二州分後明矣在舜典自可見說者乃以為舜十二州在禹平水別九州之後顛倒失統程頤之徒咸謂舜在說明刑之中非先分州

而後殛胡益之徒至謂幽州崇山三危為共驩三苗先封之地而今乃流放而竄之鯀治水無狀嘗竄羽山今出怨故更殛死俱為碍理夫四凶皆當時世家公卿巨室用事之臣也莊子之言共驩苗民之罪皆在堯時陸德明云堯六十年放驩堯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

年竄三苗未知其所據雖頗不合然堯遜禪之意固在六十載後大戴記孔子之言四凶之去亦皆堯世而苗子國事淮南鴻烈皆言堯伐驩堯國事荀子亦言堯伐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共工周語言堯殛鯀則鯀之殛非舜明矣按舜紀云舜歸言於帝乃流共工周書則云共工又居重位而唐伐之是說學者往往以為非經有不之信然呂刑言遏絕苗民安國亦顯之為堯矣鯀與共工詳之正以誹禪見竄而世猶謂鯀以治水無功殛果足信歟夫有勞於民者先王一皆祀之鯀縱治水無成而仍作九載亦勤於民事者矣孰有至殛死者而使鯀不能啟其功於前則禹亦未能速收勤於後祭法之言鯀障洪水禹能修鯀

之功則鯀非無功也果無功殛則何得見於夏郊蕪子瞻云四凶之罪莫得其詳忽諸

呂梁碑

呂梁碑劉耽作字為小篆鈎畫訛泐間可認者僅六十言耽於傳無聞矣據碑之言皇帝登封之歲則蓋秦漢間人也碑中叙紀虞帝之世云舜祖襄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命禹行水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為可考質之於傳惟無向望且不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言出自黃帝諒得其正甲申秋七月觀於內相郭知章明叔家公異時亦常集錄古刻多六一先生之未見者二百斯其一也字勢權奇蓋莖之辨嗚呼有虞氏之明德千古被之而無斁者孰有世祀之不明者乎錄數千歲之後予得論而次之天未喪斯文哉呂梁者龍門也而彭城之東一亭亦有所謂呂梁蓋猶夷陸陸渾交趾等處之龍門云

歷山

歷山今河東縣之雷首山也其山九名一曰首陽臨河與大華對峙即謂歷觀揚雄所云登歷觀以望遠者樂史謂在偃師西北二十五里有舜廟舜井媯水泐水媯

南泐水 媯一作媯泐泐舜廟後周宇文護造地記云二馬融王肅社預袁甫諡皆 然後魏輿地圖上谷記下洛城西南四十有潘城城西北三里亦有歷山形如覆釜

下有舜替二祠云是舜居帝之蹤迹何聞至是而齊之歷城南五里又有歷山水經注云上有舜祠縣東復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舜井亦云耕處寰宇記在縣東百步云舜之所穿又有華水與歷山井通曾子固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康成謂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而負夏則衛地皇甫謐乃謂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為即陶丘乃定陶西南之陶丘亭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年其地必不大相遠今皆在魯衛間則歷山不得獨在河東遂以為娶後所居後世因有媯水而遷就

齊州二

之堂記 夫河中乃帝所生若所都而歷城古歷下也

其相去也遠矣耕漁之時徒以替叟不顧暫即荒野顧非日後就販之比其初未必遠去父母之側河濱雷澤

其說未悉按九域志濟南濮陽河中皆有歷山俱存祠廟而今秦地池陽澧陽始寧河縣上虞無錫亦皆有之

子列子云舜耕河陽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和志乃河東縣北四十之故陶城蘆氏演義云歷山有四一河

中二齊之歷陽縣三冀州四濮之雷澤雷澤不聞有二耕漁必不相遠即此為是今曹濮間有舜豢龍井定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城皆其蹤也然歷山何止四哉信都之歷山樂史亦以為舜耕在是援神契云舜生姚墟應邵謂與雷澤相近寰宇記在雷澤縣東十三里歷山在縣西北十六今濮之雷澤西北六十有小山孤立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

屬池目之姚墟邵謚緣之皆記舜耕之所而池之建德東十里更有堯城山縣南三十有堯城堯祠云堯巡所

至梁武於此立太原府縣北二十有舜城城有舜井有堯山上有堯舜二祠元和郡志謂是兩帝南巡所至

陶井曰舜井秋肅志歷山在東流縣東三十里高八十里上有堯舜二祠南巡所至本屬新門新安志在新門西八十五里寰宇記石梁山今有機山高五里龍山有澄水大抵古迹傳聞多謬如今六十湖縣北七里龍山亦有堯舜廟說亦以為

而周處記始寧界復有舜所耕田一山多杵因謂樾山而以具區為之雷澤以其中有大小雷山也王介甫從之妄矣夫使帝果南巡至是亦

何豫耕漁之日邪 風土記云大湖中有大小二雷山相距六十大雷高百二十丈長與東北浙東有餘姚上虞江為舜本上且以姚媯之名在在而是金之西城故有姚方媯墟杜佑謂舜生此而世本亦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謂媯墟舜所都在西城今長沙縣有瀉水云舜所都而上虞之損石號為公斨會稽又有媯水三撫之泉經之東入海圖經亦以為釐降之地祝阿故縣又有瀝水俗呼城姜水原有城英之廟水原山上有帝舜祠下開大穴為之舜井 寰宇記瀝姜水 充之泗源又有陶墟亦有舜井其西阜號媯亭山下之一漏澤方十五里指為帝之所漁不知此自桃墟謝息之所遷者又水經注上虞一曰虞賓太康地記為避丹朱之所而雷澤亦非一周處謂

是太湖故寰宇引尚書釋言謂在震澤若陽城漢漢澤縣墨子則言舜漁在此澤今在陽城西北十二寰宇記

為鳥號切矣郡國志言邑西今有地名舜田然今澤之益陽岳之沅江故梁之重華縣有虞帝城記亦謂是所

都而迷異記去湘水岸三十有相思宮望帝臺志為二妃之迹冷道臨武桂陽藍山等處悉有帝舜之祠藍山

更有舜水舜鄉縣西十五與永明西十五皆有娥皇女英之廟江華太平鄉有舜女寺即按歷城東南十里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廟山晏氏三齊記在縣東南後人思舜而置廟也湘中記云地有舜之遺風人民純樸故老猶彈五絃之琴為漁父辭莫不以為虞帝之居豈盡信邪

太尉

高書中侯握河紀云舜為太尉故帝王世紀云命為司徒太尉正月以太尉行事按月令命太尉贊桀後鄭注太尉秦官漢志亦云獨應氏官儀以為周官而康成中侯注首從其說與禮注相異故東晉據中侯以追難之

正義且因中候之言謂三王有司馬無太尉以為堯置
之而三王不置予者春秋元命苞云堯游於河赤龍負
圖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發視之而合誠圖言堯坐舟
中與太尉舜等臨觀鳳凰負圖授於堯赤玉為匣長三
尺廣八寸厚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章曰天赤帝符
璽而春秋運斗樞亦云舜以太尉之號即天子五年二
月東巡狩中舟與三公諸侯臨觀河黃龍五采負圖出
置舜前甕入水而前去黃玉為匣長三尺廣八寸有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白玉檢黃金繩芝泥封兩端章曰天黃帝符璽鳥文舜
與大司空禹臨侯博望等三十人集發圖玄色絳長三
十二尺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差歲之
大麓而河圖所云與此畧同則其為說又矣然呂氏書
孟夏命太尉贊傑不云太尉黃帝時太封為司馬是太
尉也周之大司馬至秦而為太尉漢武復為大司馬東漢復為太尉尉者自上安下之辭周官大司馬職進賢興功以作邦國王制司馬辨論官材皆贊傑逐良之事劉昭以為緯侯之書貴
尚神鬼動挾怪誕太尉官實司天虞舜作宰璿衡賦政

當是據位以書前職非虞氏之寔號蓋太尉之職寔舜
所掌遂以職同而追稱之非官之謬康成自注中候至
於禮學堂遠忘帝之職位哉蓋亦知之不發之中候而
發之月令也

小人之過必文

劉楨

同人於宗式吝之道而男女以同姓則其生不蕃故子
產曰內官不及同姓則生不殖內有四姬而晉侯之疾
不差婚姻禍福之階也是以君子不娶同姓買妾不知
其姓則卜之所以附遠厚別知自別於禽獸也胥季曰
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數異數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
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異
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穴毓穴滅姓是故娶避同姓
畏亂穴也昭公娶吳死不書姓若盧蒲葵娶慶氏而云
宗不避予呂后之妹歸於呂平茲何可據王莽嘗言姚
媯陳田王五姓予同族皆以為宗然至宜春侯女則遂
以為姓出各別納之稱之曰宜春氏豈知訢亦齊之王

邪臨淮陳矯劉頌近親養於姑陳而冒其姓及納頌女
則亦以為姚虞陳田同出於舜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
劉頌既婚婚劉疇太常非之則更以為鍾出鍾離胡同胡
母單復相婚不以共本為悔於是貽書下壺以謂堯舜
之婚正姓分絕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而荀崧
遽以為可吾乃不知堯舜大聖反為後世變情敗俗亂
倫無禮之魁也邪而禮傳遽有上古五世通婚與商人
六世相婚之說豈非小人冒禮者之自為地乎夫小人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犯義曷嘗不假聖人以藉口哉禮聖人之所性而聖
人禮之所自出也狂者嗜膚指醉者嘔土糞顧謂醒者
亦為之乎庾蔚之云同姓之婚易置矣而小人情巧又
益瑕在遠地無他與婚如可恕者假使又無與婚則將
遂與豕交之邪春官小史掌奠系世辨昭穆繫之以姓
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後世士大
夫譜系不著族無綴食之義而下失事宗之禮氏姓莫
別故王通曰任薛王劉崔盧之婚非古也何以視譜魏

氏春秋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而納司空忱女以為姓同
源異周室之後昌黎張仲娶范陽張璠女弟猶諳張卓
而後婚王伯瑛鄭康成高雋弟子而亦為子稚賓納王
處道之子於時清議盡無譏諍則知禮傳之妄有自來
矣而杜佑儒宗恢博冠代而乃亦有商以上婚不隔同
姓之說豈習見之稔而莫覺邪江南陶毅唐氏子也後
納唐女士有致議則更以為正自殊出以知非禮之人大
率一律故子嘗謂後世教失其本讀經史者恣為濫說
徒以資其所欲為爾讀書者之為多市井之不為渠不
信矣

瞽叟殺人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
子曰執之而已然則舜不禁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以
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孟子之言蓋以為受法者設也
而劉敞明舜以為凡聽五刑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商執作法可謂慘刻猶以太子為君

之貳不可刑乃刑其傳豈以為非孟子之言書
有皋陶為士亦替戾厥陳矣豈有殺人之事不得乎親

不格哉孟子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視天下歸己猶

草芥惟不得乎親則不可為人豈有不禁之事葉夢得

秦陶無執替之理舜亦無棄天下而逃之事以為替戾真殺人

何嘗執替戾舜未嘗竊之而逃以為替戾真殺人

而皋陶真執之舜真竊負而逃之失之遠矣夫春秋之

書殺大夫或曰公子或曰世子或曰兄弟公子未命大

夫者其重視大夫世子君之世嫡而兄弟母之昆弟其

見殺不以有罪無罪皆斥其君以明親親之道周制同

姓有罪不即市必致刑於甸師不與國人慮之也公卿

士庶則有議親公族有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

以體百姓也為人君而自賊其類不祥莫大焉宣帝之

詔父子之官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庇而存

之誠愛結於心忠厚之至豈能違之自今子匿父妻匿

夫孫匿祖妾匿其父母皆勿坐惟父母匿子夫匿妻大

父母匿孫誅仍請廷尉以聞豈有為天子父殺人而廷

尉得執乎曹操馬騰入麥主簿議罪而自刑割髮太子

馬蹄踐雷廷理依法而斬髡戮御唐黨仁洪坐贓百萬

當死五奏太宗閱其自首就戮方食徹案將法出之召

五品以上曰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失信今朕私黨

仁洪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命有司設革南郊進蔬飯

將請罪三日羣臣前後固請乃止夫唐臣猶不聽太宗

請罪南郊舜之諸臣豈聽其竊負而瀆海哉晉國有訟

士勾聽之士勾不明曲直要辭未合而曰天子所左右

位而天下之父子悅棄士不過失職而天下之君臣定

舜豈得為不君而陶豈得為不臣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四十五

詳校官麻吉士臣張濤

編修臣 袁謙覆勛

總校官麻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臚錄監生臣曹希颯

餘論八

即位書元非春秋立法

元年者史氏之本辭也君即位之一年稱元古之史皆然書云太甲元年維元祀而虞夏傳亦有舜元祀之文然則即位之年稱元其來久矣非春秋始為法也元者善之長聖人之所以見乎用者也夫哉乾元萬物資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此天之所為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地之所為用也體元者君之職而調元者相之事是故曰元后曰元聖曰元宰謂一為元者以其德於是乎始所以奉天地而為用爾古之君子必即位逾年而後改者將以重遠革必不敢以前之餘為今始也於其改也亦行告廟之禮而後行事此國史之記時政所以必書即位之年為始事或曰元善非也不有元惡何獨善然則稱元者直欲其奉元以養物而成德亦所以示正本謹始而已矣是

故君子必能盡人物之性而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能

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得丘民者願可不

自謹其所始與

原尸

于祭有尸見君子亂亂事神之盡也三代之時自天子至庶人祭皆立尸秦漢而來茲事廢矣故或者遂以是古重尸為執滯豈識聖人之意哉神依人而行者也宗廟有尸以盡孝也而自天地社稷山川羣小祀一皆有尸則亦以事父母之心事之也或曰今之像設方之于尸則尊且嚴矣得先王之意奚必古之拘哉曰不然尸與主二道古者尸主並用故祭五祀皆設主三祭而後迎尸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祭五祀于廟皆席于奧尸則設主尸內之而西後迎尸于門外之東中當牖下門則于門左極而後迎尸在門外之西皆三祭既徹而後陳俎饌各于庭前迎尸始宗廟之禮中當乃中庭據滌今俗所謂據神說為室也 特牲有主有尸而在逸禮裕于太廟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五廟七廟皆無虛立勝國之社有尸無主而邦國都鄙之社則有主無尸犯軼為壇苦芻棘柏為

神主亦有尸焉故坊記曰祭祀之有尸宗廟之有主示

民之有事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則有尸

可知矣一人發爵則七尸七廟矣發爵主尊故不酢酬譙周禮祭集諸侯之廟

有木主在尸之南為在尸上今之象設特古之主而已

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主立而埋重始用嗣尸虞而立

尸其主以桑練而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是未祔則

有重無主既祔則有主而無尸必虞而後立之也少牢

之祭有尸無主蓋裕則有主而不祔無主故自卿以下

無主者依神以几筵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叢聖人

之意豈茲俗之所知哉公羊云大夫闕君之食攝主而祔西國故徐邈等以為有重則宜有主矣昔禮孔悝反

主之義而魏清河王擇遂以為大夫士宜通立主不見識

聖人

之意嗟夫鬼神之事雖聖所不盡言然其制數亦有可

以見其情者大氏神鬼陰屬非附陽體則不可以見是

故尸以託之郊之祭也尸與王裘冕而士師逆尸者亦

裘冕舜入唐郊丹朱為尸晉祀夏郊董伯為尸則祭天

有尸矣周公之祭泰山召公為尸繹賓之尸高子靈星

而是三辰山川為有尸矣言登祇用一尸則祭統設同

几筵者也其在魯郊亦以祝延帝尸稷尸從之而公羊

氏白虎通五經異義俱以為祭天無尸則似失之祭天則地可知星有尸則日月可知山有尸則川流又可知白虎通謂天無形不可象故宗廟有尸而天無尸非也

聖人之制祭致敬而已豈係於有形無形哉覺鬻美神

祇祖考者也而五章俱有公尸訓者固以初章為宗廟

二為四方百物三為天地四為社稷山川五為七祀則

成周之世大小神祀皆有尸又可知矣推此而言則諸

侯之境內山川大夫有采地之五祀皆有尸也特牲者

士禮而少牢大夫禮也一皆有尸則諸侯有尸矣祭統

君執主瓊裸尸諸侯之尸也守祧王祭祀各以其服授

尸天子之尸也是自天子至庶人俱立尸矣始死無尸

尚其生也成喪必尸神始識也祭殤必厭示弗成也無

後必厭為無人也男女異尸以厚別也同凡二尸神所

合也夫婦共尸貴同牢也宗廟異尸近必詳也毀廟同

尸遠欲合也尸必以孫示成人也婦為尸坐不拜手不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路史

脫屣嫌燕媾也。祔用嗣尸尚質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以盡孝也。為人子者不為他人尸厭也。天子宗廟之祭以卿之孫行者為尸。諸侯則求於大夫之孫行者。皆以同姓之嫡昭穆同也。成氏云未喪之前形。在殯之日始立尸。天子不以公諸侯不以卿大夫不以家臣以避君也。天子不以子為己父之尸。諸侯不以己嫡為尸。卿大夫避上嗣。舉莫亦不以己嫡為己父之尸。是故子未立者。小子同姓之嫡而無父者。勝國之社稷小司寇為尸。司寇士師以法殺也。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大祝執明水火而號祝。隋轡逆尸令鐘鼓備亦如之。大喪始崩以肆轡。澆尸小祝大祭祀則逆齊盛送迎尸沃尸盥贊。隋贊徹大喪則佐大祝贊。澆以盤盛水共尸盥。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宗祀後尸大喪則魯人供魯以釁尸郊祀則節服。氏裘冕二執戈送逆之相尸者。延其出入詔其坐作。既喪令徹大夫于尸再宿一戒。士一宿不戒。君前三日而宿戒之。既得日乃宿戒尸明日。

朝服而筮之。大夫前祭一日。士二日。吉乃宿尸。祝備明日而祭。祥去要經而筮尸。練則繩。大祥則吉。服尸服。日而祭。卒者之上服。其士玄端。其妻宵衣。不以賤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尸祭之。尸服以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之。尸服以大夫父為士子為諸侯祭。以諸侯祭之。士其尸服以士罪也。為君尸者弁冕而出。乘之以几。卿大夫見者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掌次共張。司樂奏夏出入廟。蹕過者趨走以教。敬也。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尸之為用重矣。大夫為先。君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子。在廟中則全于君與父。

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父在廟中則全於臣與子是故君迎牲而不迎尸。大夫士以祝迎尸。天子諸侯則以士延尸于戶外。尸入升筵。東面坐視主人。西南立拜安尸。尸答拜之。遂坐。按祭君獻尸尸裸之后酌璋瓊尸祭之。啐之祭后朝踐既四獻而饋食於是薦熟乃變凡王及尸有倚住引尸入室。詔安尸尸縮酒啐之既六獻而後朝獻畢而交酢及九獻賓也。王與孤俱四獻諸侯為賓者一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

飲四庫全書 路史

飲九以散爵獻士。羣有司皆以齒示等也。既酢諸臣遂降冕而總千舞。大武以樂皇尸嗣子諸臣加爵三旅。餼武算尸。謾君與四卿餽之。夫人薦豆執杖執禮授之。執鐙尸。醉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尸飲三象賓飲一示民之有上下也。尸出尸上嗣食之。卒食告飽。主人醑尸尸醉。主人次主婦如之。賓長亦如之。利成祝入尸謾主人降祝。先尸從。遂出從尸者不出大門。所以交神明而明君臣之義。子事父之方也。夏立尸而卒祭有事坐之殷。

有以知其必臻必享也。夫神猶火也。火生無形。因物顯照。物盡而火熄。神本無方。因物顯用。物盡而神藏。是故火非可盡也。而在物者為可盡。神非可盡也。以其在物者有可盡之理也。古者于文火。聿于皿為盡。而火之盡者為燼。凡以是也。子曰鼓之舞之以盡神也。三日齋七日戒。凡以求合于氤氳縹渺間而已矣。白虎義曰。祭之所以尸以其虛無而寂寞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升自阼階。仰視棟楹。俯察几筵。其器存而人亡。思慕哀傷。無所寓。洩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其醉若神之醉也。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故侑神尸入舉。角安尸食為之節。及乎酌啐。啐尸有至。沽醉旅酬。降冕則尸弁而舞之。以盡神也。後世禮闕尸不復見。而夷蠻之中。容或存者。周隨蠻夷傳言。巴梁間俗。每秋祠祀。則里之美鬚面者。送迎而尸祝之。柳道之人。祭亦取于同姓之丈夫。婦人伴享。此則尸之餘事。而今巫童方士亦有憑身附。

飲四庫全書 路史

體之法其所以交神明猶有聖人之遺意獨在國家宗廟山川寂然亡矣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則固久疑之矣而魏高允元書文成乃以為祭尸久廢今俗或取貌之肖者為尸祭之為之宴好敬之如夫婦事之如父母損敗風化而杜佑更謂古人質樸華夷同俗故有人徇死祭立尸事非所宜用嗟乎彼亦豈知聖人之事親一毫髮之不盡則不足以致其孝而之所以交神明者有不可以盡言耶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鸞車有虞氏之路

大馭凡御路以鸞和為節鸞和君子之所以和心而養氣者也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而和應其所以和心而養氣者步趨不廢也乘車鸞在銜兵車在鑣而遣車亦曰鸞車則凡車必有鸞矣春秋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君子之行馬題有錫旂首有鈴豈特鸞和然皆不若鸞和之鏘鳴也故前者命以鸞後者命以和特言鸞車有虞之路者豈其制若三代之車與明堂位曰鉤車夏

后氏之路而司馬法夏后氏曰鉤車鉤車者先正也蓋由其輿前謂之鉤命之所乘與兵之先正貴賤雖殊其致曲一也鄭康成以鉤繫釋司馬之鉤車誤矣山車垂鉤伊古之瑞此鉤其轅非鉤車也

舜帝無為

為治有序

為者敗矣而無為之說為世患尤不淺虞帝之初闢四門明四目在璇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秩山川而觀羣后協時同律修禮詢岳命揆攷績其為動亦至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而先聖以為無為而治代之說者遂以為放準遺繩一無所事如道家者流所謂無為清虛放蕩汗漫而不可繫者於是滂洋恣肆禮法之外絀是非遣成敗聽其雜採而任其所自為權柄綱條一切委置不之或省而天下始大亂矣虞帝之無為豈如是耶夫其言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言臣則吾之鄰而鄰則吾之臣所相附者為相近也故其告諸臣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象作服汝明予

欲同律聲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所謂股肱耳目者予違汝弼豈其不事事哉汝翼股也汝為股也汝弼目也汝聽耳也俾禹司空平水土堯后稷播百穀禹司徒敷五教陶為士理庶獄垂為工利器用益為虞若上下伯夷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胥子龍納言典出納各職其職然後內外之節得而帝方以優游巖廊之上本仁祖義總弘綱而莫敢佚其為治固有序矣方鴻水之未平天下之事固無以大于水故首命禹及水既又大陸既作則惟食之為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急故次命稷富斯可教故次命禹徒善不足以為政故次皋陶而其化以大行于是命垂以給其器用命益以遂其動植而後神人可得和故次伯夷成其典禮又次之變以興其樂而王道此成矣然而天下之事尤防乎壅上之不下宣下之不上達則政不可得而治故卒命龍為納言而後上下以無壅一得禹而地平天成再得陶而民協于中得稷而蒸民粒得禹而百姓親得益而庶物蕃得夷而上下讓得夔而庶尹諧夫然故虞帝得以

被袪鼓琴端拱一室之上而天下治豈其不有為哉不自為耳故曰無為而治者非無為也任得其人而無事于屑為也故用歌曰陟天之命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蓋帝之所以無為而百工熙者凡以諸侯之汝為汝翼汝明汝聽也豈若是蔑禮節靡形體而自放于繩準之外與昔者孔子嘗欲無言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天地以生物為大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固未嘗有為也四時自爾行萬物自爾生而已天下之人非皆不可有為亦非皆不可以無為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有為者商賈之事而無為者佛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身之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地司牧者天下之人皆吾之人天下之事皆吾之事固可以商賈治佛老治哉賤商賈尊佛老固非至論用商賈與佛老治怨美雖殊其敗事一也故曰舜之無為六轡在手佛老之無為喪其兩肘此其所以無用

禹皋戒舜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子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方虞帝時皋陶矢謏曾微高絕之訓而惟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興邦之言也政之義黎民之所以明德繇此而已此帝之所以俞之而曰允若茲者言君臣之艱信如此也夫君臣之所艱不過舉善進言而已世之庸君從邇之言有不察也而況于嘉言乎此罔攸伏之所以為艱也在廷之英有不舉也而況于在野乎此無遺賢之所以為艱也堂下遠于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千里門庭之間有不及况况九洛乎此萬邦咸寧之所以為艱也志賢自與而羣且不可虛况于無告此不虛無告之所以又艱也有能奮庸不能無廢况于不顯此不廢困窮之所以又艱也凡是數者君之所以有邦而臣之所以致君者也昔之人能是者欽明文思之后而已所謂惟帝時克者顧不謂克艱耶雖然帝之及此豈其不可能耶特亦搗謙而不自多爾有天下者非不知德業之為高也然有其德者未必有其智有其智者未

必有其才有其才者又未必有其時與位也今也其德廣運則既有其德矣乃聖乃神則復有其智矣乃武乃文則又有其才而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則又有其時與位矣復何艱耶而禹益之言猶若是者抑亦以敬其君勉其為君之難而已故方其志于治則戒之以惟艱及其以為艱則又勉之以可致禹益之忠于是至矣禹益之為臣于是盡矣帝德廣運云云此指舜言也孔氏以為益之為禹曰帝念哉夫舜既立則羣臣之稱帝者皆指舜也如禹曰帝念哉夫天之下單曰帝德罔愆皆謂舜當舜之時舜謂堯為帝可也使益亦謂堯為帝則何以稱舜乎張子厚云此美舜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廉歌

治既定功既成此君臣廉歌詠太平之時也雖然聖賢之作豈徒然哉必有勸且戒也有不勸戒而徒為容悅之言是特中和樂職狎客之分韻者竟何補邪元首之歌此治定功成廉歌而不忘乎勸戒者也後世有如大風之歌謂之傑作可也然不過憶故鄉思壯士而已戒勵安在孝武而來芝房天馬之作為不少矣果何益也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安不忘危而有慮乎所忽之謂也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言股肱之臣樂于盡忠則元首有所興起而百工之職得其所也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者言率人臣而造事在于循法度以責其成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者言君明則臣良臣良而後衆事得而成也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者言君煩苛則臣不作臣不作此萬事之所以墜落也蓋君明則小人去而英賢尼英賢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尼故天下治君不明則英賢去而解謾職解謾職故天下亂其理然也雖然帝之歌先股肱而皋陶之歌則先元首何耶蓋有為之君常患不得其臣而有為之臣每憂不得其君患不得其臣故欲其臣之喜而後君有所起此僕臣正厥后以克聖也患不得其君故必其君之容而後臣有所作此后克聖臣不命其承也陳平有言上佐天子下使卿大夫得其職其亦體于斯乎唐虞之時主賢臣賢功成治定而歌詠之形一言之出不忘乎

勸戒茲其所以萬世式

胡益之堂上下樂說是非

益稷之謨載后變之論樂胡益之始以為序有不倫傳者錯之而以夔曰二字為疊出者夫八音與政通惟可以治忽也是故無其德而作之則逆有其德而作之則和聲和則氣和氣和則人和人和則天地之和應此理之自然而無疑者夫一變而祖考格羣后遜再變而百獸舞庶尹諧此堂上之樂應也再變而鳥獸踰階再變而鳳凰來儀此堂下之樂應也鳥獸率舞此近者聞而舞爾鳥獸踰階則遠者且興起至於鳳凰來儀則非時出之物亦感之而來矣蓋樂之入於物者其漸然也其文宜云夔曰於予丕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下管龔鼓合止祝鼓笙鏞以間鳥獸踰階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斯亦妄改聖人之經矣詔九變而鳳來儀豈一再變之功哉堂上樂舉其作而堂下之樂則舉其名豈非堂上之樂接物遠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而堂下之樂接物近接之遠故惟聞其作之聲接之近則見其所陳之器歟詳近畧遠亦紀載之法然爾

南風之詩

步隲疏云舜命九官則無所用其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下治南風之詩辭云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阜吾民之財兮樂書所云南風之詩生長之音也舜好生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權心故天下治鄭氏謂南風者長養之風以言父母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之長養於已也詩之南風亦言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之生長如萬物得南風而生者康成以為其辭未聞而聖證論引尸子家語以難之熊安乃以為凱風之詩其說異矣按纂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間以何習對曰孔孟問孟何人及誦其書至往于田號天怨慕之語帝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朕舍天下二千八百年矣秦漢典籍泯其帝圖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朕之泣怨已之不合

于父母何軻之不知答傳聖人之意願如是乎吁而不已拊琴而歌之歌曰南風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絳蕩蕩之化兮由自然熙熙兮吾道全薰薰兮思可傳歌訖鼓琴為南風詠發聲稱妙故南風之德大矣琴書云舜鼓琴黃河清其亦見之聲乎

舜為法于天下

古今有異時無異理彼已有異迹無異心吾心之所存即天下之矜式而今日之所設即後世之視效也古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聖人所以獨立乎百世之上而天下後世有所不能遺者豈他術哉本乎心之一理而已聖人者知夫天下後世之有待于我也故致察乎此心者有不得而盡蓋天下之理契于人心者即其所以形之吾心者也惟形之吾心者雖微而無媿則其所以契之人心者斯悠久而不渝苟在我者一毫不盡則推之于彼者斯厭棄而不繼矣音容之前有不約之妙形迹之表有不言之契有所待而後從固不若無所待而自化也約繩而信曷

若相信於繩約之先告語而爭孰若相孚於告語之外邪古之明王為不少矣而舜為法于天下行乎千百世

之上而清風之所存猶足以悚動乎千百世之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愈久而愈不忘者惟其有以使民不忘之道而所以先施之者有由也仁義之精一之則舜之動無媿矣是故未施信于人而人信之法度彰禮樂著則舜之行無媿矣是故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是皆此理之契于人心者也有是心吾有是理以是理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觸是心茲其所以行之萬世而無弊與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必不有天下者惟能有天下夫以一匹之夫而一旦與之天下正以君子處之恐未免入其心而舜視有天下與飯糗茹草時無以異禹視有天下與冠掛屐脫時無以異故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舜自舜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于我哉吾知修人紀立天極山龍珠冕柴立稱不穀而已矣漢滅諸呂召文帝于代而立文帝之初被詔也謀之羣臣又使宋昌觀變而後進西面而遜者三南面而遜者再是以一即大寶宇內平泰而幾致于刑措故曰惟無以天下者為可以託天下若昌邑賀日中逮晡馳百三十有五里從騎踵死於道烏足以有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餘論九

西王母

玉環 玉瑄

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也在爾雅為四荒之名据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昔西王母獻舜白玉瑄及益地圖注言神也亦見書帝驗期及世紀世本乃云獻白玉環及玉佩禮斗威儀云獻地圖及玉瑄集仙錄又言黃帝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在位西王母使乘白鹿授地圖舜帝在位復獻白玉環及益地圖舜遂廣九州為十二復獻白玉之瑄以和八風故事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中道舜祠下得筮白玉之瑄風俗通漢晉諸史呂覽樂書皆備言之說文堯舜祠下得筮玉瑄蓋皆以玉作瑄故能使神人和鳳來儀也竊按諸書言舜時瑞事尤多如金樓子言舜攝時有緩耳貫胸民獻珠珞拾遺記言羽民等獻黃布火浣之類多不足質按竹書穆王七年西王母來賓特不過西

戎爾大歷六年試西戎獻白環詩指此

黃陵湘妃

岳之黃陵癸北氏之墓也湘之二女虞帝子也歷世以為堯女舜妃者由秦博士之妄對始癸北氏虞帝之第三妃而二女者癸北氏之出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見諸汲冢甫氏之世紀山海經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者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庭山之神爾而羅含度尚之徒遽斷以為堯之二女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舜之二妃而以黃陵為二妃之墓鄭玄張華酈道元輩且謂大舜南巡二妃從征溺死湘江神游洞庭之山而出乎瀟湘之浦為是說者徒見堯典有二女之文即以為堯之女而舜之妃不復致考厥妄甚矣郭景純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豈應降小水而為夫人當為天帝之女斯亦繆者夫使天帝之女尤不應降小水而為夫人王逸韓愈從而辨之得其情矣且虞帝晚年亦既退聽而禪禹矣南狩之舉摠之伯禹

而二妃者俱過期顛孰有從狩之事哉今攷皇英之冢既各它見則此黃陵顯非二妃之窆而湘祠決匪堯女之

靈皆昔人之罔說知矣山海經云舜之二女處河大澤光照百里夫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託今湘神所保靈正百里所謂分風送客者乃正圓一同之間然則湘靈為虞帝之二女復何疑耶

沈存中云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而且謂之二女乃復不知位既久禪匪復陟方之事耶黃伯思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輩雖能以退之之辨為非然猶以為天帝之女與翁養源於湘江圖志述之斯亦惑矣紛紛失据以為舜女蓋自今始

女英冢

唐世記錄張尚書牧叢鞠盜有嘗發商州堯女墓者多得大珠鏤金寶器玉^五厥事甚顯公獨怪其史傳蔑記又謂堯女舜妃從死湘嶺不得在是且以玉^五寶珠非協茅茨之事一時名流劉禹錫輩亦舉為疑徵達識

之義矣予竊攷之舜子商均本曰義均見於山海經以其封商而謂商均商正今之商州按帝王世紀云虞帝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之冢在商則特舜崩之後隨其子均徙於封所故其卒葬在焉事允協矣又史傳之記不記哉彼亦豈知虞帝未始南巡與二妃初無從巡溺死之事皆記禮者之妄爾夫以帝果南巡二妃於時皆逾百歲豈得謂女而復此俱存哉堯舜固儉也然寶玉之類亦非必為深怪南陽張澹墓碑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刻白楸之棺易毀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元嘉既發甚多金器垂簾一皆金釘飾之先漢文帝勅治霸陵一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為飾故魏晉輩盜發掘陵瑜而霸陵獨得不相至元康間三秦人尹桓解武始發霸陵二陵潛聞之中金玉燦陳由此觀之則高墓之藏可理知矣况堯舜之儉朱均固未守也式求劉向當時對成帝者則霸陵之事固不得甚薄也况商均乎

鄧至 爰劍

後秦

後魏書鄧至傳像舒治者普水羌也自稱鄧至王舒彭內附拜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甘松縣子王請以封授子彭奮高祖乃拜奮建中將軍甘松子寰宇引舒彭者舒治之後也通典云自治至十代孫附於後魏故寰宇記鄧至羌敘云自治治至十世孫舒彭附於後魏孝文封甘松縣子然至嘉城縣敘乃以彭為治之子按後魏紀太和十七年鄧至王像舒彭遣其子舊朝貢以位授舊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當是奮字及鄧至傳則云其王像舒治遣使內附高祖拜龍驤將軍不云遣治高祖即孝文而紀傳所載曰彭曰治曰使為名不同在元和郡縣志則云像舒治子孫舒彭內附拜將軍開國以彭為治之子未詳何據恭帝初主據因亂來恭帝初爰劍者伯禹之初分帝之少子於西戎為羌秦厲公時有無爰爰劍爰劍為秦執歸南山賜支河子孫分種有羗牛種白馬種參狼種羗牛種越羗羌也白馬種廣羌也參狼種武都羌也與苗後異或以爰劍

燒當出三苗非也

景帝時研種畱何等求守隴西塞徙之狄道

故安武帝西逐諸羌乃渡湟塞令居塞始置護羌校尉於涼州部牛郡之曾孫忍舞子十七人為十七種忍九子研號研種十三世有燒當代雄姚罕之間居河北大允谷四世孫填良益貧收先零良卑滿侵甚為所敗良益盛奪榆中居復彊生岸滇度即滇吾生東吳迷吾統吾後益困依發羌吾曾孫麻奴收怨羌復振滇零大捷漢號天子遷那內附漢中元間寇西郡馬武有弋仲襄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長是為後漢云

黃熊化

昭七年傅子產云縣殛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梁武帝謂熊不入水當是能鼈孔穎達云神化不可以常言若云能鼈何由入寢若以夢化為不可常則可至矣以今東海祭縣廟者不用鼈與熊白豈化為二物耶人自為爾竊按能亦熊屬非指熊鼈而熊能亦並音弘又切之以奴來語云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是也故程晏

化黃熊評謂晉侯之祀有五不可而柳子厚非國語謂好事者之為之凡有為也然於雜記更謂化為玄魚其大千尺故鯨之字從玄從魚不知縣駘禹父而鯨鯨乃魚名王嘉云舜命禹疏川道岳遍日月之下惟不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鼈龜為梁逾峻嶺則神龍為負聖德所感而神化之事互說不同玄魚黃熊四音相亂蓋疑於此也王充亦云遠殛羽山又化而入羽淵非人之所得知而為鯨之初斯未可審且晉侯之夢象熊熊之占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自有所謂侯侯偶當自衰故子產因以言之後遂以為信爾又按瑣語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與傳又不倖矣大抵左氏多誣劉子玄復引之以為黃龍入門益為昏聽

啓母石

夏后氏生而母化為石此事之異聞者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石如薏苡吞之而生禹也淮南子修務云禹生於石注謂修己感石坼胸而生故說者以為夏后生而母復為石今登封東北十里有廟廟有一石號啓母石應劭劉安郭璞李彤隴粟王炯王韶竇革等皆云啟母歷代崇祀亦以為之啟母按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用事華山至中岳見夏后啟母石伏云啟母化為石啟生其中地在嵩北有少室姨神廟登封北十二里云啟母之姨而偃師西二十五復有啟母小姨行廟淮南子禹通轅塗山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為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為石禹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蓋本乎此事正與廣德所祠烏程張渤疏聖河夫人李餉至鳴鼓事正同見事實乃桐汭志謾錄等故記以為大禹之化厥有由矣雖然啟母之廟願野王盧元明等又以為之陽翟婦人嵩高記云陽翟婦妊三十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為母立祠曰開母祠則又疑后母矣歷載傳說故得而為之說無支祁

集仙錄云雲華告禹曰太上愍汝之志將授靈寶之文

陸策虎豹水制蛟龍讖邪檢兇以成汝功授上清寶文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導波決川奠五岳別九州天錫玄圭以為紫庭真人虞余庚辰按楚詞乃益稷之字雲華者云王母之女巫山神女也昔季公佐至永和九年從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古岳讀經第八卷奇字蠹毀不能解其後周焦君詳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召百靈投命夔龍桐柏等於君長稽首請命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禹因因鴻蒙氏彭商氏兜氏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狻猊縮鼻高頰青鯁白首金目雪牙頭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越疾利倏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投之烏木田烏木田不能制投之庚辰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水魃水靈山妖石怪奔號號繞者以千數庚辰以戰遂去頭瑣大械鼻穿金鈴徒之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永安而釋氏乃以為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

者惟僧伽以觀音大士應化於過去阿僧祇劫值如來三慧門入道以音聲而為佛事現化此土如李邕之三碑蔣之奇所傳三十六化近是而水母之事非也方永泰初李湯知山陽物嘗出焉詳予福地記

四載

淮南子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舟車橋肆窮廬固有所宜也許氏以為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坭地宜橋草野宜窮廬書言四載孔安國謂水舟陸車泥橋山標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夏本紀乃言泥乘橈山乘樰橈尸子作龜集韻同為祖芮切舊亦音橈而樰乃音鞠故河渠書溝洫志皆云泥蹈龜書言山即橋而志言山即橋諸儒皆以樰為丘遙切此以意言之音橈為橈爾按許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樰澤乘輶為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樰行險以撮行山乘樰行沙乘軌樰與標同力追切輶與樰同效倫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橈非輶也字宜音撮險所乘者書志作龜特省文借字代弗察爾

榻同蓋即標也當讀如濟潔蓋亦諸儒意會而音為累其作橋者殆榻之轉然禮韻直收橈於平聲云丘妖切字亦作鞦則又合橈樰為一矣集韻作鞦而以榻同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二物蓋皆車類竊詳其制橈當如蘇公馬之法而標則鞦之制爾周禮軍旅會同鄉師治其鞶鞶人鞶車駕鞶上為藩藩營鞶之以載任器然說文以鞶為大車駕馬則又非山乘者矣按禮士載柩以鞦軸大夫以上以輶輶狀如長牀穿棎前後著金而闢軸焉輶車摩下而寬廣自諸侯上有四周即其制也孟服謂木橈形如箕插行泥上徐廣以橋為直轅車一作鞶而應謂榻或作標人所引者如說非矣夫曰載曰乘則不應為履與板矣榻軌標是為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載內然在文字又言涉用髣髴於說者為乃鳥反茲又異矣

九藪

周語云豐殖九藪其在職方揚有具區荆有雲夢豫有圃田青有孟諸充有大野離有彗蒲幽有鑿養冀有陽紆而并有昭餘祁然爾雅書乃有十藪魯曰大野宋曰孟諸楚曰雲夢燕曰昭餘祁鄭則圃田而吳越間則有具區齊有海隅周有焦護晉有大陸而陽降乃為秦藪海隅大陸焦護既異且無彗蒲夫大陸晉地而焦護陽降皆在扶風方周公時秦未分地豈得與周並舉周亦何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由自謂之周而與秦並言哉且以海隅何得為藪而獨屬之齊耶傳云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今乃以陽紆屬冀圃田屬豫地理殊矣以鴻烈之九藪若從爾雅既無周魯而益以趙之鉅鹿則是與晉大陸為二也說文用職方說以圃田為甫田獯養為奚則自異爾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先王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風俗之所以異由廣谷

萑高山大川

大川之異制也是故鴻水平九州之地失疆理伯禹定

之必以高山大川為之準者本風俗之異也濟河為兗

州則專以大川為之界荆衡為荆州則專以高山為之

界荆河為豫華黑為梁則兼以高山大川為之界也兗

州東南据濟西北距河青州東北据海西南距岱豫州

西南荆山北距河水雒州西距黑水東据西河荆州北

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梁州西距黑水東据華山之陽

維揚東海而北淮徐東海而北岱南及于淮此所謂莫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高山大川也蓋以其地命州而不以其州分地有如兗

濟皆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北與在南哉云濟

河為兗州荆及衡陽為荆州則以濟水河水之間為兗

而荆山衡山之陽為荆矣蓋荆衡者萬古不徙之山而

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

衡而不減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分域者皆可得而

攷矣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

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界別山川定于以及夫治水之曲

折與夫田賦高下貢篚多寡以詔來世蓋前目而後凡

者體如是也雖然言某山某水者非必止乎此而言及

者亦未必至乎此揚不言南青雒之不言北則以其境

接蠻狄提封有所不常故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四十七

宋 羅泌 撰

餘論十

雲夢二澤

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為夢江北為雲以其跨江相比

而謂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以為一澤故杜預

以雲夢藪為巴丘湖鄴元謂自江陵東界為雲夢北為

雲夢之藪誤矣按左氏春秋傳昭公三年鄭朝楚楚子

田於江南之夢邵子之女生子文棄之夢中則江南之

夢澤定公之四年吳入楚楚子涉雒濟江寢於雲中即

江北之雲澤也雲土夢作又者雲在前為水所沒至是

而始得為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作至是始可作而又

之蓋夢地差高而雲下論者不知既以雲夢為一澤復

謂古經乃雲夢土作又者非也春秋文耀鉤云大別以

東至富春九江衡山皆雲夢也而子虛賦云雲夢方九

百里南有平原廣澤緣以大江而安陸有雲夢縣是合

而為一矣沈立云雲即今之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即

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自史漢亦然班生志地而華

容枝江夏之安陸皆有雲夢學者遂莫知所適從

宋山川記郭璞皆以夢為南郡華容巴丘湖則枝江也

方楚子之涉澗濟江以避吳兵而華容在楚之南安陸

在楚之東故或者謂避吳之行當不在此謂雲在江北

而以濟江者為指漢言之益繆

汴
字本用汝場音
思其從反易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汴流舊矣世咸謂隋場始創以幸維揚前此未有斯大

妄也夫地之下沮水必趨之理勢然也使古無汴其地

既高且仰則雖神禹不能使之行于地上况乎場汴也

者魏大梁也故東魏為梁州後周曰汴即漢之漕渠一

名葭若其渠厥利自秦氏徙平陰以開灌注後以開空

不填乃任水下扶溝入渦而通泗暨漢平帝時河汴久

壞其後汴渠東浸兗豫百姓怨歎會伏宮以樂浪王景

薦於是詔發卒數十萬從景修渠隄自滎陽東平千乘

海口千餘里十餘里立一水門相洄注渠成河汴分流稍復舊迹故樂俊言汴渠東浸日月彌廣知汴流古久矣夫卒數十萬修渠隄則是起自兩岸而汴行其中矣立水門以節度其上流則與今汴不異也事亦見關宗紀登卒乃謁者王魏太祖討董卓也從弟洪至滎陽為卓所敗太祖伐而不果義熙中劉毅通之以討秦始有湍流利漕及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濠舟師伐吳杜預抵書勸之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而濬亦謂將以成古今之絕倫而自汴河班師則汴之大小必不減於今也夫二帝之時都於中冀居河下流而八州貢賦必由河達帝所蓋堯舜在位重於用民故九州川瀆各有入河之道所以通朝貢來商旅而便轉輸也今之禹貢每州之末所紀是矣惟淮與河獨不相及而言浮於淮泗達于河者蓋由淮以入汴沂汴而入河也使其無汴淮泗奚自而達河哉此

則伯禹之前有汴已見矣我宋都大梁貢輸之來必由四河自江淮荆湖者道汴河自陝西者道河三門白波沂汴陳許諸州道石塘惠民河而京東者道廣濟河蓋趙京都必以達河為至此唐虞建都之本意也國初未太平興國六年始制汴河成運江淮六百萬石有定制石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黃河米豆八十萬石惠民河米豆六十萬石廣濟河米豆餘萬石青揚二州不言達此最登之數百實十倍景德已減完言浮于濟深達于河矣故于青直河已見於徐完也云達於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矣故於揚直云達于河也自大業初遣皇甫儀自苑曲引由淮濟以達于河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穀洛達河自汴渚引河通淮大發河南男女百餘萬濬開千里遊幸江都築堤時柳號通濟渠所謂隋河者特場帝因舊而濬廣之百姓怨苦因而號之爾坤元錄云宋武北征後復皆堙大業元年更令開通漕渠西通河洛南復江淮揚州江淮於此泛龍舟至江都轉交廣刑揚益越等州運漕及開元時齊游牧汴請開汴之下流自洪之隋河至淮陰北合為淮尋以河源勢急而塞則汴不起于隋益可知矣方楚漢之中分割界鴻溝文穎以為自滎淮下引河水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

淮泗會于楚即今之官渡水魏武袁紹相持之處故蘇軾疑此為汴謂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為汴上下百餘里間雖不可必而皆引河以達淮泗者至道中上閘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復為下渠一渠東經陽武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鑿川灌郡謂之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荅溝王吳所作浚儀渠東合濟至教山北兼郊之名場帝開汴自為通濟渠國家惠民金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水五丈清汴四渠合會所以無遺乏也會史謂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有不然者今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直南北而官渡直黃河爾故袁紹相拒沮授歎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官渡匪汴亦明矣鄭道元謂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予固謂伯禹之前有汴不易之論

數淺原

當為傳漢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博陽川在南古文以為數淺原音為數陽誤為博爾水經注云數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水經所載禹貢山水澤地凡六上山指名曰山水指名曰水而稱地者四流沙九江東陵數淺原也孔頴以為山者異矣按通典云蒲塘驛漢歷陵縣有數淺原西十里有博陽山以今縣南十三里有陽居山舊經依固以為數淺原名博陽山然縣境惟有一水流入大江人謂博陽川乃在此山東北與志不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合杜佑復析數淺原博陽山為二蓋以數淺原之水也十道四蕃志數淺原博陽水俱載饒州九江新舊博陽錄記饒魯公土通蒲塘驛辨土俗所呼蒲淺水蒲數音之博亦有之記則又以為博陽矣博陽之山不得而實爾按驛西數十里惟有一望夫山蓋望數爾尋陽志博陽山在德安縣南十三里望夫山在德陽縣西北十五高一百丈謂升此望數陽也隨志云益城望夫山或曰望君是也方輿志謂夫行役妻每登高而望籍土積高而為名然寰宇記巴陵當塗黎城德安皆有望夫之山

俱以婦人為說繆矣志言邑人或謂縣古有數淺原登此可以望之故名望數以今山下近村猶以數裏數外為名斯得之矣蓋望都之類爾今崇陽之西二百二十有雲溪山峭峻清流界道如帶即所謂數淺原也非博陽山

三江詳證

揚州文有三江而導水之文乃有中江北江釋者于是紛紛孔謂江自彭蠡分三以入震澤而鄭復以東逸為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南江歷代不決不知所謂三江非中北之江中北之江初無三江之名而三江原不入震澤也職方三江揚州之川郡國志韋昭等以吳郡南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之按此皆自會稽入海者自班固冒以南中北之名遂與派漢入滙之文相亂故或者疑南松等為是吳中小水不足名川子以派漢充之故志林云江于彭蠡分為三以入海然江自夏口合漢以入彭蠡即合為一自蕪湖出由秣陵京口至崇明入海何嘗有三桑欽許慎謂江

妄引淺證而罔之哉

賴自豫章入彭蠡派漢自漢陽合入彭蠡則合為一不為二矣然禹貢猶有中江北江之名者水性不同各自為道如涇渭之分流雖合而水不混惟涇渭有色可見而此則不見故鄭漁仲執此以為水入水則合豈有流至九江猶可辨其為江為漢而林之奇遂謂在禹之時彭蠡而下有此中江北江而今為一孔蔽於所不見蘇蔽于所可見不知之奇之蔽又有甚者夫派自夏口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合漢入彭蠡使其復出分為二江亦不辨其孰為漢孰為派矣况說二江去古未久其一遽失而徒不之知耶不知二江既入彭蠡雖合為一而自匯而下禹貢之文猶分江漢至于入海為說甚明初未嘗合則亦有其說矣蓋江漢既會則自東陵而畧彭蠡之側東流復出蕪湖初不與彭澤之水混故云東滙澤滙澤之水在其東也今華容青草湖中有大江在縣東一百里屈而南與湘沅二水合春夏漲冬入零陵則大江見則依舊自為

至彭蠡石城而分為二一為中江今大江一為北江浙江也然浙出于黔至餘姚定海而入海與長江正自隔絕故漢注又謂岷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徐陵為北江是一源而三目豈其然耶夫賴源于西章本曰豫水豫章之名始此而西章明有江南之號則亦可謂三江特此一江禹所不至禹貢不見學者有不之知夫以震澤在吳彭蠡在楚畧不相及今乃謂江自彭蠡分入震澤為北江是誤以揚州之文解之也三江既入震澤底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定者謂三江既入于海而震澤亦以致定此自二事非謂其入震澤此鄭所以謂三江分子彭蠡為三流東入

海然謂分於三流則愈疎矣且雷夏既澤灘沮會同雷澤在究灘沮在雍克東雍西亦自二事而安國亦以為二水會同于此澤蓋不知地理之所至也然又考之海內東經會稽之山在大楚南三江之首大江出岷山江海出蔓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皆入于海故郭

道也揚州言三江既入而于荆言江漢朝宗于海則同流而自為道可知矣唐許敬宗謂濟入河汝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此陸羽所以于揚子江心候南零之水而張江州亦記嚴灘揚子南零水之不同劉伯芻季季卿品天下水各有不同昔師曠易牙

俞兒張華王劭皆能辨于淄澠自有此理蘇子瞻謂中江江北江以味別之亦本乎是然以為江漢入澤而更分則又非矣入固未嘗合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導山之文自岷山至衡山過九江至于數淺源而導江自岷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陵今之巴陵與夷陵相對出于東西以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為東陵信矣唐志以今鄂州巴陵為是九江蓋在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按荆州文九江既殷鄭氏

九江詳證

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按荆州文九江既殷鄭氏

以為殷者多也謂九江從山溪所出其孔甚多以言治之難九江各源其下流合于江而非大江孔安國言江于荆界分為九道應劭遂以為自尋陽分班氏之志則以為在尋陽縣南皆東合于大江而以東陵為在廬江金蘭水經亦云金蘭西北以廬江郡有東陵鄉也不知金蘭乃在滙之下流非大江之所至許叔重云逸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于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入于彭澤所謂至于東陵東迤北也豈尋陽之區哉且以大水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受小水謂之過二水相受大小均謂之會河水東過洛汭北過淦水淦洛之水入河河水過之而已淦過三澗渭過漆沮亦猶是也自江分為九道則經當云播為九江不云過矣九江舊說一畎二白蜺三嘉靡四烏土五蚌六七虜八沙堤九廩為之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而會于京口桑落洲三百餘里而張須元九江圖乃有三里五洲白蚌菌州之名五洲即蜺而三里即畎也尋陽記則以為一鳥二白蚌三烏土四嘉靡五畎六

源七廩八提九菌源或作浮鳥土一作烏白水經書疏莊子義等往徃皆引為正晁百揆以為方俗所名於經無當桑落洲今在宿松西南百餘里十道四番志云江自鄂陵分派為九于此合流謂之九江口又云尋陽江有八洲一沙二人三九九江四葛五象六鳥七感八蚌曲折為九江洲與江州尋陽中流分界東武林洲洲之下尾故程大昌謂荆境至尋陽以東即為揚州孔應所以附會屬之別無古据安國言為九派未有其名至張僧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鑿張須元賈耽名而不同蓋出俗傳江何嘗九分哉逮蔣之奇乃以九江為今洞庭宜亦有所見矣竊攷漢志東陵之間自有沆漸元辰飯酉澧湘資九水皆合洞庭東入于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是在九江中而博物誌君山為洞庭山故張勃吳錄云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若尋陽則為揚境非荆地矣水經注言九江在長沙國不雋縣西北楚地乃今岳之巴陵洞庭在其西北則荆之九江為洞庭審矣雖然秦漢以壽春置九江郡殊失

所謂及英布為九江王而王莽更以豫章為九江郡劉歆以為湖陵九江入彭澤禹貢為辭也太史公云予登廬山觀禹迹九江口安得古之九江而觀之蓋自秦漢說者知尋陽為九江爾惠遠記廬山在尋陽南南濱宮亭北對九江而尋陽志九江在州西北二十五里皆率然之說爾太康地記以為湖漢元水入彭蠡者則又入贛之九水也益遠隔矣

辨究濟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予既證三江而究濟截河之說古今未替夏書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又東出陶丘北此伯禹所知也歷古地書皆知濟自河北至縣入河自河南滎陽而溢充濟二郡正以是名濟源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自杜預謂濟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自杜預謂濟為二而杜佑李吉甫樂史竇莘鄭樵輩遽援後志謂濟自莽末早塞不復截河南度而以水經依取禹貢為疏故唐高宗問許敬宗禹浮濟濬達于河何今濟濬斷不

相屬對曰充濟自溫入河洑地南出為滎澤又洑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南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深潔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河也澤自濟派至東武陽入非濟水入河也敬宗蓋亦本孔與河並驅而截河溢之意不知其時無復滎水汨出滎口者滎陽水受河流石門謂之滎口○滎澤在今滎濟使禹所命或以性同或一時衆流湊泛濟適溢從河南以出而名又奚必洑流之說然禹不必以一時暫溢之名移疑後世夫水之所出自以不同固有入而不合行而復出者昔郭緣之于河上源過書生問之何知濟與河上源通生曰洛水淬劍正與河水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北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洑行達滎陽而遂溢為滎爾今之歷下等處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阿膠止濁注吐下隔而疎痰以濟之性趨下清而下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病以今油水固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淤濁逆上之病以今油水固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

風亦各為隧豈謂必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曹南零會地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于江其文止此下有脫文充入于河其文亦止於此而溢為滌之上當更有導沈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為脫必以為誤此書生之竺疾也林之奇以為漢入江濟入河皆合而流大禹導水自此開

以支引之故猶蒙上之名亦以淺鄙測聖人者處州霸水金錢皆漏處州霸水滴滴以手及金鐵器承之皆漏惟餐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水流下如船亦然

欽定四庫全書
風之曰毛落而仙曰乾漏去也陸二萬里道
安西域記云石乾漏其國有婆羅門守護

延之江
日夜流脂水際河石開與象雖出以堆瓦之乃采入
且所謂延川石液者石炭烟重沈黑衣延川詩所謂
二郎山下雪紛紛

石煙多似洛陽塵弱水濁毛黑溪玄贛悉唐制角
出如脂而黑金鐵承皆漆去惟角可耐南人以塗
水上象至輒不去泥指以塗身即棄之如家畜

膩手婆羅門有草木手探亦腐取以乾骨石人守之
蓋亦謂之無哉

息壤
洪水滔天縣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山海經云帝怒令息生之土長而不窮如出入息息肉祀祝穀之高山詩序或在江陵莊嚴

帝之世無鹽危山土起覆象如馳道狀蓋息壤也江陵之壤鎮鎮水旱江陵圖經引錄云子城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去之一夕輒復如故在昔傳為息壤騰踐或死

昔高從誨鎮渚宮出經其處萬勝門外問書記孫光憲對以伯禹治水自岷至荆定彼泉原之穴慮萬世下有或泛溢爰以石屋鎮之蓋本之冥洪錄裴相歐獻

欽定四庫全書
之事也元和初裴宙鎮荆掘之六尺得一石模樓楹之

雨驟集爰屋而記之貽救者焉慶歷甲申尚書郎王

而石屋倉且露請掘取驗雖致水沙亦足為快因各

編亟以擊鼓萬擔以備俟旦從事者夕雷雨大至連近沾

時見滅大澆丙當以久旱發之數尺巨石如屋四面為

水見二百踏出之大雨而止未及窮其石城者因覆以屋後更加激湍增為風雷佛之像陳免佐易以詩神皇祐二年召融致仕始

龍負舟
呂春秋云禹自塗山南省南濟江黃龍負舟舟人恐禹

仰而笑曰受命于天竭力以濟生民生寄也死歸也奈何憂耶龍乃弭耳而逝淮南子云禹視龍猶蟪顏色不變龍弭耳掉尾而逝

用而不既其有無虛實按今江陵公安江有地名龍巢者乃龍負夏后舟處地常有龍即桑欽所謂龍穴水口者注云江浦右迤北對虎洲龍巢又在洲北其南有部

駕舟宋景平二年太祖入奉皇統至此有黑龍躍負帝舟左右失色帝謂王曇首曰此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

德以堪之至都即位蓋興帝之祥也江陵志云龍穴水口在石首縣十道四番志云二龍掉尾而去禹使逆之入此穴寰宇記亦云巴陵夏口蒲郡國志謂蒲有龍魚昔禹南濟兩龍夾舟之所以發夏后實有是事

十日
古今通占鏡云衆日並出天下分裂百官名設政令不行三日並出諸侯爭洪水出晉建興二年正月辛未三日出西方而東行後江東改元劉聰李雄作亂四年三

日復出其年帝蒙塵平陽五年五月庚子三日又見占

日三四五日見天下兵王者如其數建武元年亦嘗三日並矣見晉陽秋而太興三年五日並出後前秦後趙

乘時並起貞觀之初突厥亦記五日並見乾符六年十一月朔兩日出關三日乃沒夫天有十日居于陽谷在黑

齒之北一日居上枝九日居下枝次以甲乙迭運中土

君有失道則兩日並關三日出爭以至十日並出大亂之道山海經云浴溫原谷上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

注為騰其南隱出門聞之象百夫莫動乃靡以巨索牽

戴於烏夏桀之亂兩日並出商紂之世兩日又見其一將歿一方出故攷靈曜云黑帝之亡二日並照雖然興亡必並有德則興無德則喪此不易之道也顯德七年正月癸卯兩日固嘗見矣是時苗從訓從太祖出師見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曰天命也及夕六軍推戴由此觀之盾甲之事蓋有之矣歷代之書志更有多月者梁太清二年正月兩月相承見西方唐志貞觀初突厥言有三月連明攷之乃是當時推為突厥頡利之應雖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

云分域然日月正為中國之占顧得云頡利哉

天門

桀遷于垂所謂天門在澤之晉城太行之上天井關也地志言在高都通典云關南有大井泉三今謂之百巖可容百家關在井北故又曰百家戰國策謂桀之居左天門之險右天溪之阨是矣吳起曰夏后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而湯伐之羊腸即五行山昔武王欲築居五行周公曰五行險固

德能覆之則內貢迴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乃太行也是蓋戲而君子以為能持滿故袁子正書云桀有四岳三塗之險京山中南之固及在鳴條一朝而失其天下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豈固恃其險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